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珍珠令 (上)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第一章 两桩公案

“江湖”这两个字，不知是谁替武林道起的名字，把武林比喻江湖，那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

长江大湖，哪一天没有风浪，纵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一样波澜壮阔，后浪推前浪，滚滚不绝。江湖上也是如此，多少人争名夺利，弱肉强食。诡风添波，层出不穷，又何日无之？

今年春天，平静了一段时间的江湖，又扬扬地传出两则惊人消息。一是以毒药暗器驰誉武林的四川唐门，老当家唐天纵忽然失踪。一是以迷药、迷香名满天下的南海温家老当家温一峰，也在前一阵子无缘无故不知去向。

据说这还是年前的事，因两家子弟当时都守口如瓶，没有吐露只字，因此直到三个月后，才渐渐传扬开来。

四川唐门和南海温家，一在天南，一在地北，本来这两个老当家的失踪，怎么也连不到一起，但因两家老当家失踪的时间，同在阴历年前，已使人感到巧合，如若再听听江湖上盛传的谣言，那就更神秘更奇妙了！

据说两家老当家离奇失踪之后，家人都曾在老当家的枕头边捡到一颗黄豆大的珍珠。

捡到珍珠，也并不稀奇，只是这颗珍珠上，还刻着一个比蝇头还细的朱红“令”字，就因为珍珠上有这个“令”字，事情就显得不简单了。

“珍珠令”，江湖上几乎从未听人说过。“珍珠令”，它是代表某一个人？还是代表某一个组织？江湖上传说纷纷，但没有一个人能说究竟。

“珍珠令”劫持两家老当家，目的何在？如今已经过了三个月，依然石沉大海，没有一丝线索。除了两家的人还在到处寻访，“珍珠令”三个字，在江湖上轰传了一阵子之后，已是事过境迁，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四月清和雨乍晴，这是一个好天气！

开封城东大街的泰源当，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大当铺，座北朝南，光是墙头上那个大“当”字，就足有两丈来高。进门是口道木夜屏风，同样写着一个比人还高的“当”字，正好挡住了路人的视线。

穷得上当铺，总是伯人看见的。

这是下午未牌时光，泰源当门口，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是个青衫少年，看去不过二+出头，人生得挺俊，修眉朗目，文质彬彬，像读书相公，但头偏偏背了个三尺长的育布囊，那不像雨伞；

倒像是随身兵器，这和他这个人有些不大相称。

青衫少年跨进泰源当大门，穿过小天井，走近柜台前，轻咳一声，叫道：“掌柜的。”

老朝奉戴着花镜，正在帐台上打着算盘，慌忙站起身，望了青衫少年一眼，立时堆笑道：“相公要当东西？”青衫少年点点头，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颗穿着金线的珠子，递了过去。那颗珠子，足有鸽蛋那么大小，色呈淡黄，宝光凤寡，一看就知道是价值连城的珍珠。

老朝奉接到手上，用手掂了掂。抬目问道：“相公要当多少？”

青衫少年道：“五千两银子。”

凭这颗珍珠的价值，何止上万，但五千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老朝

奉可不得不慎重将事，眯起老花眼，总得仔细再瞧瞧。

这一细瞧，老朝奉一颗心几乎跳了出来。为什么？这颗珍珠上，赫然刻着一个朱红的“令”字！

老朝奉脸上一白，但随即变成喜色。这情形当然瞒不过青衫少年，但他却只作未见。

老朝奉故意端详了好一阵子，然后满脸堆笑，说道：“相公这颗珍珠，价值连城，要当五千两银子，并不算多……”青衫少年道：“那是说掌柜的要了？”老朝奉陪笑道：“只是五千两银子，不是小数目……”青衫少年道：“怎么，你不收？”老朝奉忙道：“不，不，小店开的是当铺，哪会不收，只是五千两银子，老汉作不了主，要请东家过目。”

青衫少年点头道：“好吧，那你就去请东家出来。”老朝奉道：

“相公是小店的大主顾，请到里面奉茶，老汉立即着人去通报敝东。”一边说话，一边已打开柜台右首一道大门，连连躬身道：“相公请到里面坐。”青衫少年也不客气，举步跨进店堂。老朝奉陪笑让坐，一名小厮立即端着一盅茶送上来。

老朝奉把那颗珍珠双手递还，说道：“相公先把珠子收好，等见了敝东，再取出来不迟。”青衫少年见他这般说法，也就接过珍珠，揣回怀里。

老朝奉跟那小厮咬着耳朵低低说了一阵。那小厮连连点头。

飞快的出门而去。

老朝奉陪笑道：“敝东住在南门，老汉已经派人赶去禀报了。”

青衫少年道：“多谢掌柜。”老朝奉乘机问道：“老汉还没请教相公贵姓？”青衫少年道：“凌。”老朝奉又道：“听相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青衫少年道：“颖州。”他好像不愿多说，是以回答得极为简短。

老朝奉陪笑道：“好地方。”这是客套话，青衫少年只是微微一笑，没有作声。

这么一来，老朝奉也无话可说了，取过水烟袋，燃起纸煤，呼噜呼噜的吸起烟来。

过了约有顿饭工夫，只见从外面走进一个身穿蓝布大褂、紧扎着裤管的中年汉子，这汉子生得紫脸浓眉，甚是魁梧。中年汉子身后，紧跟着那个赶去通报的小厮。

老朝奉赶忙放下烟袋，站起身，含笑道：“来了，来了。”青衫少年跟着站起，那中年汉子已经跨进店堂，目光打量着青衫少年，朝老朝奉抱拳一礼，说道：“胡老说的，就是这位兄台吗？”

老朝奉连连点头道：“是，是，这位就是颖州凌相公。”一面又朝青衫少年笑道：“这是敝东门下大弟子郑时杰郊大爷，敝东近年很少问事，大小事儿都是这位郑爷作主的。”

青衫少年拱拱手道：“原来是郑爷广郑时杰抱拳还礼道：“不敢，在下奉家师之命，特来请兄台在驾一叙。”青衫少年道：“在下是来典当东西的。”说得是，当铺是认货不认人的，能当则当，不能当则罢。

郑时杰含笑道：“家师听说兄台当的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要当五千两银子，按照同行规矩，上千两银子，就算大生意，须得双方面议，因此务请兄台在驾一行才好。”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只好走一趟了。”老朝奉陪笑道：“是，是，凌相公和敝东当面谈妥，那是再好没有了。”

郑时杰一抱拳道：“兄弟替凌相公带路广当先举步往外行去。青衫少年跟着走出店堂，老朝奉一直送到门口，连声说着：“好走。”

青衫少年随着郑时杰，穿过两条长街，走了半里来路，折入一条整齐宽阔的石板路，两边古木参天，一片绿荫。

郑时杰不知是有意试试青衫少年，还是无意的，踏上这条石板路后，脚下忽然加快，一路疾走。他外表虽没有施展飞行术，但健行如飞，平常人就是放腿奔跑，只伯也赶不上他的快速。

青衫少年跟在他身后，并没和他比赛脚程，走得不徐不疾，若无其事，但却始终和郑时杰保持了数尺距离，毫不落后。

这条石板路，足有二里来长，郑时杰一路疾行，走得极快，不消多大工夫，便已走到一座大宅院前面。在他想来，青衫少年可能已落后甚远，脚下一停，回头望去，却见青衫少年青衫飘忽，神色自若，跟在自己后面，也已停下步来，心头不禁大吃一惊，暗暗忖道：

“在少林俗家弟子中，自己素有神行太保之名，这一路疾行，除非施展陆地提踪轻功，决难有人赶得上自己，这小子脚力惊人，居然不在自己之下。”心念转动之际，不觉长长吁了口气，含笑道：“到了。”

青衫少年抬目望去，但见这座大宅院，屋宇重重，甚是气派。

这时两扇黑漆大门，早已敞开，门口垂手站着两个身穿青布长衫的青年汉子，眉目间显得英武逼人！这里就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金鼎庄”了！老庄主金开泰，还是少林俗家的掌门人，江湖上，大家都叫他金鼎金老爷子。

“金鼎”，就是金老爷子的外号，据说当年原叫他“一拳碎金鼎”，后来大家嫌五个字念起来不方便，索性就叫他金鼎。同时这“金鼎”两字，也含有一言九鼎之意。

青衫少年由郑时杰陪同，进入大门，越过天井，只见二门口，同样站着两个青布长衫的青年汉子。看到郑时杰领着青衫少年走入，立即躬身说道：“师傅在西花厅等候，要大师兄把客人请到西花厅奉茶。”郑时杰点点头，领着青衫少年一路往里行去。

穿过长廊，就是西花厅了！这是一间窗明几净的敞轩，庭前花木葱宠，假山流水，布置清幽，庭前阶上，同样伺立着两名身穿青布长衫的青年汉子，敢情他们全是金老爷子的门人。

青衫少年随着郑时杰跨进敞轩，只见东首靠壁一把高背椅上，坐着一个须发花白，红光满面的秃顶老者。他那炯炯目光，一眼瞧到大弟子领着青衫少年进入，立即含笑站了起来。

郑时杰脚下微停，回身道：“这位就是家师。”青衫少年趋上一步，双拳一泡，朗声道：“久仰金老爷子大名，承蒙见召，幸何如之外郑时杰忙向师傅低低说道：“师傅，这位是凌相公。”金开泰细长双目只是打量着眼前这位青衫相公。当然最惹眼的，还是他背在背上的那个长形青布囊，明眼人一望就知囊内是一柄长剑。

金老爷子打量归打量，右手一指，口中呵呵笑道：“稀客，稀客，请坐，请坐。”青衫少年也不客气，在他对面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接着，就有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青年，端上一盅香茗。

金开泰轻咳一声，含笑道：“凌相公台甫是……”青衫少年道：

“在下草字君毅。”金开泰又道：“府上？”

凌君毅答道：“颍州。”金开泰点点头道：“老夫听说凌相公有一颗珍

珠，要当五千两银子？”凌君毅道：“不错。”金开泰道：“凌相公能否取出来，给老夫瞧瞧？”凌君毅揉怀取出金线串的一颗珍珠，递了过去。金开泰接到手中，仔细看了一眼，缓缓抬目，说道：“老夫想请教凌相公一件事，不知凌相公肯不肯见告？”凌君毅淡淡一笑道：“金老爷子要问什么叩金开泰目光凝注，说道：“凌相公是否知知道这颗珍珠的来历？”

凌君毅道：“这是寒家家传之物。”“家传之物？”金开泰沉吟道：

“凌相公令尊如何称呼？”凌君毅道：“先父已经见背多年，金老爷子询及先父，不知是否和这颗珠子有关？”

金开泰道：“老夫只是随便问问，唔，凌相公剑囊随身，大概也是武林中人了？”凌君毅道：“在下略措拳剑，初入江湖。”金开泰细长双目中，闪过一丝精芒，点头笑道：“凌相公浊世翩翩，想必是武林世家子弟了？”

凌君毅道：“先父、家母俱不谙武功，在下粗浅功夫，是随家师学的。”金开泰口中“唤”了一声，问道：“不知凌相公尊师名号如何称呼？”凌君毅冷然道：“家师没有名号，也不愿人知。”金开泰一手摸着花白胡子，颌首道：“凌相公尊师，也许是一位不愿人知的风尘异人。”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从在下家侍的一颗珠子上，问及在下身世来历，若非对这颗珠子发生兴趣，当是对这颗珠子发生了疑窦……”金开泰微微一征，接着呵呵笑退：“凌相公误会了。”凌君毅语声一顿，续道：“金老爷子问的，在下都已据实奉告，在下也想请教金老爷子一事，不知金老爷子能否赐告？”金开泰依然含笑说：“凌相公请说。”

凌君毅道：“我想金老爷子也许看到过和在下这颗珠子相似的珠子？”金开泰脸色微微一变，笑道：“凌相公既是武林中人，自然也已听说过江湖上盛传的“珍珠令”了。”凌君毅点头道：“不错，在下前来开封，就是想见识见识盛传江湖的那颗“珍珠令”。”金开泰脸上掠过一丝异色，问道：“凌相公看到了吗？”

凌君毅剑眉一轩，朗笑道：“那就要问金老爷子肯不肯赐借一阅了。”金开泰脸色不禁一变，怫然道：“凌相公这话，好没来由？”

老夫这里，哪有什么“珍珠令”？”凌君毅道：“在下动身之时，就听说少林寺药王殿主持乐山大师失踪，留下一颗“珍珠令”少林方丈已把该珠交给金老爷子，难道会是空穴来风？”金开泰双目寒芒凝注。

沉声道：“你是听谁说的？”凌君毅神色如恒，悠然道：“出于家师之口。”

金开泰冷声道：“老夫方才听凌相公口气，只道令师是一位从未涉足江湖的隐世高人……”他底下的话虽未说出，却已极明显地表示出：“原来令师只是一个喜欢道听途说的江湖人。”凌君毅大笑道：“家师一向喜欢多管闲事，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依然如此。”

金开泰盛眉问道：“尊师究竟是谁？”

凌君毅道：“在下方才说过，家师没有名号，金老爷子一定要问，那只有从在下招式中，去找答复了。”金开泰面有怒色，沉哼道：

“如此说，你并非真的要当珠子来的了？”

凌君毅朗笑道：“彼此彼此，金老爷子见召，也未必是真的要和在下谈押当珠子的事吧？”金开泰作色道：“好个狂妄少年人。”这多年来，从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难怪他有气。

凌君毅敞笑一声道：“家师一生，从没把一个人放在他老人家眼里，在

下是家师唯一传人，又会把谁放在在下眼里呢？”这几句话，听得金开泰勃然变色，怒笑道：“很好，老夫正想看看你是何人门下外一面把手中那颗珍珠往桌上一放，道：“凌相公既然不是押当珍珠来的，就请把珠子收好了。”凌君毅道：“金老爷子说的是。”伸手取过珍珠，揣入怀中。

金开泰目中寒光飞闪，沉声道：“时杰。”郑时杰躬身道：“弟子在。”

金开泰吩咐道：“凌柏公既是冲着为师而来，你不妨跟他讨教几招，为师也许可以看出他的师承来头。”郑时杰道：“弟子遵命。”

说完，朝凌君毅抱抱拳道：“凌相公有意赐教，请到厅外去，地方较为宽敞。”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印证武学，不是长枪大戟，马上厮杀，只要有两三步路，就已足够，咱们在厅上比划几招，金老爷子也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郑时杰冷冷一笑道：“凌相公既然认为厅上已足够施展手脚，兄弟自无不可。”话声一落，又拱拱手道：“那就请凌相公赐招吧。”

凌君毅望着他含笑道：“在下从不先人出手，郑爷毋须客气。”他这是没把郑时杰瞧在眼里。

郑时杰是金老爷子的首徒，在少林俗家弟子中，称得上第一把好手，如今被凌君毅这般轻视，心头不禁甚是恼怒，沉笑道：“兄弟那就有磨了广暗暗吸了口气，当胸竖立的右手，正待劈出。

金开泰喝道：“时杰，且慢。”

郑时杰赶汇撤回招式，躬身道：“师傅有何吩咐？”金开泰道：

“凌相公远来是客，你出手不可太重了。”

不可太重，就是说，不可取他性命，但却不妨给他一个教训。

郑时杰道：“弟子遵命。”转过身来，左掌有拳，当胸一摆，说道：

“凌相公小心了。”左手一亮，右拳直取凌君毅左肩，使的是一记“穿花拳”凌君毅不避不让，直等郑时杰拳势逼近，才身形微微一侧，左脚跨进半步，左手抬处，已经拍在郑时杰右手肩背之上。

这一手奇快绝伦，他拍得虽轻，但郑时杰一拳击空，收不住势。

不由登登地往前直冲出去五步之多。

金开泰脸色微微一变，因为凌君毅使的这一手法，极似本门“十二擒龙手”中的“推龙入海”只是他使的是反手。

“十二擒龙手”，在少林七十二艺中，名列十二，乃是昔年达摩祖师门下弟子从《易筋经》中参悟出来的奇奥手法，除了寺中护法弟子，不传俗家弟子。

郑时杰身为金老爷子门下大弟子，第一招上，就被人家一掌推出去数步，脸上自然挂不住，口中沉哼一声，身子一个急旋，振臂抢攻过来，双掌连环劈击而出。他在第一招上，吃了大亏，拳势一变，使出来的竟是少林“伏虎掌法”。这套套以刚猛见称的武林绝学。

施展开来，威势极强，每一掌出手，都带起划空啸风，力能碎石开碑，因此有伏虎之名。”

凌君毅依然若无其事，双脚站立不动，只是上身向左右微侧，便已避开两掌。哪知郑时杰含愤出手，动了真火，第三掌由腕底翻起，使的是一记“手取豹胆”。闪电朝凌君毅左肋切到。

这一招快速无比，两人相距极近，而且凌君毅在闪避第二掌之时，身向左侧，身法也已用老，无法再行闪避了。

郑时杰看得暗暗冷笑，劲贯右臂，加速劈去，就在他掌缘快要接触到

凌君毅衣衫之际，突觉右腕一紧，已被对方扣住，心头不禁大惊，要待挣扎，已是不及！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凌君毅仍然一脸微笑，左手轻轻一抖，郑时杰一个高大身子，顿即离地飞起，摔出去丈许来远。

郑时杰身为少林俗家高弟，身手自是不弱，立即施展千斤坠，双脚落地，总算站住了桩。一张紫脸涨得通红，双目盯住勉强笑道：“凌相公果然高明！”正待纵身再扑！

金开泰目光如炬，已然认出凌君毅第二招使的，确是“十二擒龙手”中的“欲擒放纵”，而且又是左手使出，心头不禁猛然一凛，暗自付道：“莫非他会是那老人家的传人？”一念及此，不待郑时杰纵起，急急喝道：“时杰住手。”郑时杰听到师傅的喝声，慌忙垂手肃立，抬目道：“师傅，这……”他想说：“这不能算是弟子落败了。”

金开泰没让他说下去，拦着道：“不用比了，你不是凌老弟的对手。”郑时杰不敢多说，心里却实在败得不眼。

金开泰未予理会，忽然站起身来，满脸堆笑，朝凌君毅拱拱手道：“凌老弟请坐。”

他由“凌相公”忽然改称为“凌老弟”，口气就显得亲切了许多。

郑时杰听得暗暗纳罕不止，但他可以猜想得到，师傅见多识广，走然看出这位凌相公的来历来了。

凌君毅潇洒一笑，果然在原来的位于上坐下。

金开泰双目望着凌君毅，诚恳地道：“老朽想请教老弟一件事，不知老弟能否赐告？”他连“老夫”也改了“老朽”，显见对这位年轻人已另眼相看，不敢托大。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要问什么？”金开泰道：“老朽想请问的是，老弟令师，不知是否是一位出家人？”

凌君毅笑了笑道：“在下方才已经说过，家师没有名号，也不愿人知，金老爷子问的，在下深感抱歉，不能答复。”金开泰忙道：“没关系，凌老弟既然不便说，老朽岂敢多问。”话声微微一顿，凝目又道：“那么凌老弟真是为“珍珠令”来的？”

凌君毅道：“不错。”

金开泰又道：“凌老弟能否说得详细一点？”凌君毅道，“金老爷子一定要问，在下不得不说。家母去年年底，突告失踪……”

金开泰惊“唤”一声道：“令堂也是武林中人吗？”凌君毅道：

“不，家母不会武功。”

“令堂不会武功？”金开泰惊异地道：“这就奇了，莫非凌老弟认为令堂失踪，也和“珍珠令”有关吗？”凌君毅道：“在下原也不知道。”

这是家师说的，少林寺药王殿主持乐山大师失踪，留下一颗珍珠，要在下到开封来找金老爷子，看看那颗“珍珠令”是否和寒家家传的珍珠，有相似之处？”

金开泰道：“乐山师兄失踪之事，少林寺秘而未宣，江湖上可说从无人知道。凌老弟既是受令师指点而来，老朽也不好隐瞒，乐山师兄失踪之时，确实在他禅房中发现了一颗“珍珠令”因为少林僧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因此，侦查乐山师兄下落之事，掌门方丈交给老朽负责，这颗珠子，也确在老朽这里。”说到这里，起身道：

“凌老弟且请宽坐，待老朽去把珍珠令取来。”凌君毅道：“金老爷子请便。”

金开泰转身匆匆往侧门里行去，不多一会，只见他手中捧着一个黄布包从屏后走出，回到原处椅子上。打开黄布包，里面是一只小木盒，他小心翼翼地开启木盒，取出 - 颗拇指大的珍珠，说道：

“凌老弟，这就是“珍珠令”了。”凌君毅接到手中，仔细一瞧，只见这颗“珍珠令”也用黄线串着，正面有一个朱红“令”字，可说和自己家传的珠子，除了大小不同，几乎完全一样，连穿着珠子的金线上打的结，都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同，那是“令”字，自己珠子上，是用双钩刻成（沿字体笔划两边，用细线钩出，谓之双钩，即俗称空心字），而眼前这颗“珍珠令”上，却只刻着极细的笔划。

凌君毅目光一抬，问道：“金老爷子是否查出眉目来了？”金开泰微微摇头，苦笑道：“凌老弟纵然不肯说出师门来历，但令师既然要老弟到开封来找老朽，足见咱们渊源极深。

老朽不瞒老弟说，少林俗家弟子，在全国各地开设的镖局，分支不算，就有四十五家之多。这三个月来，老朽通令各地本门弟严密注意，同时在各地展开搜索，不但乐山师兄杳无消息，就是这‘珍珠令’也查不出一点眉目，老朽想是想到了一件事……”

他一手拈若花白胡子，语声忽然停了下来。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想到了什么事？”金开泰没有回答，沉吟半晌，才注目问道：“令堂会使毒吗？”

凌君毅一怔，继而淡淡笑道：“在下说过，家母不是武林中人，自然不会使毒了。”金开泰又道：“那么令堂是不是精于歧黄？”

凌君毅不假思索，答道：“家母也不懂医道。”金开泰轻咳一声道：“这就奇怪了，他们似乎没有理由劫持令堂。”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这话，在下听不明白。”金开泰微微颌首笑道：“这是老朽根据江湖上最近发生的三件事情，所作的判断。

如今令堂既非武林中人，不会使毒，不擅歧黄，竟也突告失踪。而令师又嘱老弟来找老朽，以令师之能，既然认为和‘珍珠令’有关，那自然是有关的了。只是这样一来，老朽的推断，就不成立了。”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推断如何，在下可以听听？”金开泰道：在乐山师兄失踪之后，江湖上同时传出岭南温家和四川唐门两位老当家，也在去岁年底，穷告离奇失踪，而且也同样遗留下一颗“珍珠令”这就证明三起失踪，尽管间关万里，实出同一帮人之手。”

凌君毅道：“家母失踪，贼人怎会没留“珍珠令”呢？”金开泰续道：“失踪的三人，四川唐门是以毒药暗器闻名四海，岭南温家，则以迷药著称，乐山师兄主持药王院，一生精研药石，因此老朽推想，这劫待三人的目的，不外两点……”

凌君毅神情一动，急着问迫：“是那两点呢？”金开泰道：“第一，是这帮人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中了某种剧毒，昏迷不省人事，也许已经眼过各种解药，均未见效，因此只有劫持四川唐门和岭南温家的老当家和乐山师兄三人前去诊治。这是好的一面，因为他们虽然劫持了三人，目的是去救人！”

凌君毅道：“坏的一面如何？”金开泰道：“第二点，也是坏的一面，

就是这帮人居心叵测，劫持三人，是想胁迫唐、温两位老当家交出祖传秘方……”

凌君毅道：“他们劫持乐山大师又为什么呢？”金开泰微微叹一声音道：“少林寺秘制“旋擅丸”能解天下奇毒，配制之法，历代相传，只有药王院主持一人知道。他们劫持乐山师兄，自然也是为“旋擅丸”的药方。这还是小事，如若他们除了唐、温两位老当家乐山师兄之外，还掳了其他精擅医药之士，就更可怕了。”

凌君毅道：“为什么？”

金开泰道：“那就证明这帮人正在进行一件极大阴谋，他们掳精擅毒药、迷药和精通医道的人士，是为了制造某种可怕的药物，去害更多的人！”说到这里，接着又道：“这帮人行踪诡秘，无迹可求，他们如若不留下这颗“珍珠令”岂非不落丝毫痕迹？”突然目光一注，问道：“凌老弟知不知道尊府家传的这颗珍珠的来历呢？”

凌君毅道：“在下不知道，自从在下懂事时起，这颗珠子，就一直配在在下身上。”

金开泰道：“令师也没对老弟说过？”凌君毅道：“没有。”说完，起身拱手道：“多承金老爷子指点，在下告辞了。”

金开泰道：“凌老弟且请再坐片刻，老朽还有一件事奉告。”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还有什么见教？”金开泰道：“除了四川门，岭南温家，江湖上还有一家使毒名家……”

凌君毅道：“不知是哪一家？”金开泰道：“龙眠山庄，只是他从未在江湖走动，鲜为人知。据老朽所知，“珍珠令”这帮人，似二尚未向龙眠山庄下手，老弟不妨多注意及之。”

凌君毅道：“多谢指教。”说完，从椅上取起布囊，往肩上。

背，大步朝外走去。

金开泰一直送到阶下，才由大弟子郑时杰代为送客。

郑时杰追随师傅十几年心知这姓凌的少年是个大有来历的人，送走凌君毅，回到花厅，忍不住何道：“师傅，您老人家看出他的来历来了么？”金开泰脸色凝重，徐徐说道：“他露了两招，都是本门“十二擒龙手”中的手法，而且是以反手使出，如果为师猜的不错，他可能是……”

郑时杰吃惊地道：“师傅是说他是那位师叔祖的传人？”金开泰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据说五十多年前，江湖上出了一个侠盗。侠盗，就是亦侠亦盗。他既行侠尚义，却也劫富济贫。因为他手脚利落，武功高强，平日又行踪靡定，大家只闻其名，没见过人，自然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一阵风”说他来去就像一阵风一般。“一阵风”有个怪脾气，就是嫉恶如仇，贪官污吏，土豪强梁，只要遇上，固然不肯轻易放过，江湖上两手血腥、作恶多端的黑造中人遇上他，更是遇上了煞星，轻则废去武功，重则当场毙命，休想幸免。后来不知怎的，江湖上忽然失去了“一阵风”的踪影，原来他已在河南少林寺剃度出家，做了和尚，法名大通。一晃就是二十年，照说佛门广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怎奈有一天，他被一个废去武功的仇家认出就是从前的“一阵风”。少林寺清规素严，寺里的和尚一听他就是杀孽如山的“一阵风”认为有玷佛门清誉，大家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把他废去武功，逐出乎去。

大通和尚自然十分气愤，说道：“我佛如来，既然不许我放下屠刀，我也不想成佛了，不过我一身武功，并不是少林寺学的，你们不能将之废去，至于我在少林寺学到的东西，离开少林，不便也就是了。”

大通和尚就这样离开了少林寺。当然，当时也有些僧侣想拦阻他，但他这二十年，在寺中潜修默练，一身武功，少林寺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他。

从此江湖上便多了一个嫉恶如仇，自称大通和尚的怪杰。

他使出来的武功，当然也有少林家数，只是他都用左手使出。

和少林招数反其道而行，因此大家又叫他“反手如来”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论辈分，反手如来还是当今少林方丈的师叔，也是金鼎、金开泰的师叔了。

天色还没全黑，开封城中已是万家灯火，大街上行人熙攘，叮叮当当的车马声，不绝人耳。此时正有一个肩背青布囊的青衫少年，穿越横街，朝街尾行来。这里正好有一条狭兄小巷，巷口幽暗处，站着一人，看不清池的面貌，但这时候站在黑暗巷口的人，不是地痞，也决不会是好路道。这人一眼见到青衫少年迎面行来，一缩双肩，两颗眼珠一眨不眨地朝青衫少年身上打量。青衫少年渐渐走近，打从巷口经过，这一刹那，那人从青衫少年身上，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青衫少年腰间，束着一条紫色丝绦，左首腰际，不是佩着一颗丝穿缀的明珠么？那颗明珠，正有龙眼大小，那人不再迟疑，慌忙闪身而出，追上两步，陪笑道：“相公，这是你老的信。”

青衫少年一怔，蓦地住步，一双炯炯目光，宛如两道霜刃，直追那人脸上。那人忙迭地塞过一封密柬，回身就走。

这青衫少年正是凌君毅，他手中拿着密柬，暗暗觉得奇怪，随手打开，低头瞧去，只见上面写着一行潦草字迹：“交黑岗河神庙外眇目人。”

凌君毅又是一愣迅快忖道：“这封密柬不是给我的，分明是这人认错了人了。”想到这里，立即抬目看去，那送情的人，这一耽搁，早已走得没了影子。

凌君毅心中一动，暗道：“看密柬上的语气，可能是江湖上人传递某一件东西，自己正为追查珍珠令而来，要不要到黑岗河神庙去看个究竟呢？”继而一想：“密柬上明明写着要把东西交给黑岗河神庙外眇目人，自己没有东西，去了又有何用？而且密柬落到自己手上，那送东西来的，没有这份密柬，也无法把东西送交地头。”一念及此，登时想到方才那人之所以会把密柬误交自己，一定是那送东西的人身材长得和自己差不多，自己何不在这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利自己相似的人来，让他把东西送交河神庙去，岂不是好？当下沾了些口水，仍把密柬封好，退到巷口，从肩头取下青布囊，放到墙角暗处，然后俯身从地下抓了一把泥土，胡乱往面颊上一抹，就靠若巷口墙壁，静静等待。

不多一会，果见西首街上，有一条人影，向这边走了过来，那是一个蓝衣人，背上果然也背着一个长形布囊，身材颀长，因相隔较远，看不清他的面相。那蓝衣人走得不快，但却昂首阔步，一副旁若无人的气概，不过转眼间的工夫，蓝衣人已经快到巷口。

凌君毅举目望去，这人年约二十四五，生得甚是英俊，只是神色倨傲，脸上一片冷漠。

凌君毅也等他走过巷口，才赶了上去，口中说道：“相公，这是你老的信。”双手把密柬递了过去。

蓝衣人脚下微一停顿，一手接过密柬，连头也没回，随手一掌，劈了过来。

凌君毅没想到他会突下杀手，要待出手封架，心中忽然一动，暗想：“他这是杀人灭口，自己可不能还手。”心念疾转，暗暗吸了口气，护住胸前要害，硬挨一下。

只听“叮”的一声，蓝衣人虽是连头也没回，但出手却拿捏得极准，这一掌正好拍在凌君毅前胸。

凌君毅口中发出一声闷哼，往后便倒。

蓝衣人挥出一掌之后，连看也没看，继续举步朝前走去。

凌君毅硬挨了蓝衣人一掌心中暗暗吃惊，忖道：“瞧不出他出手一掌，使的竟是内家重手法。”等那人走远，凌君毅立即一跃而起，取过青布囊，往肩头一背，远远尾随下去。

蓝衣人自然不会想到身后有人尾随，他施施然行去，到得北城，眼前已是数丈高的城垣，蓝衣人双脚一顿，身如长箭穿云，凌云而起，一下跃登城垣，再一点，飘然注城墙下落去。

凌君毅看得暗暗惊异：“纵起四五丈高下，在武林高手来说，并算不得什么，但此人年纪极轻，一身功夫，竟也如此了得。”

他心头愈觉可疑，更非看看这蓝衣人送去的究是何物？心念转动，人已跟着跃起，轻轻落到城垣之上。举目看去，只见一条人影，疾如流矢，朝北飞驰而去。

凌君毅不敢怠慢，一吸真气，飞身落地，施展轻功，追踪在蓝衣人身后，远远跟了下去。奔行了约有十里光景，前面来到一座小山前，敢情就是黑岗了。

蓝衣人到得小山脚下，飞行之势，忽然一缓，又复昂首徐行，大步朝山岗。上走去。

凌君毅看得暗暗好笑，心想：“这人装模作样，大概自负得很。”

黑岗既到，河神庙自是就在岗上。

凌君毅要看看他交给眇目人的究是何物，那就不能和他距离得太远，好在这座黄土岗上，一片杂木林，相当浓密，凌君毅闪身入林，藉着树林掩蔽，飞快登上山岗。旋见左方树林间，露出一道黄墙，原来此处竟是庙后，这河神庙庙门是朝北开的。朝北，面对黄河。

凌君毅不知眇目人的身份来历，可不敢丝毫大意，依然藉着林木掩蔽，悄悄从右首抄了过去。河神庙一共只有三间庙舍，凌君毅绕到庙门右侧，果见一个身穿突衣的眇目老人，静静站在庙前。过了会，才见蓝衣人缓步而来。

眇目老人慌忙趋上前去，连连躬身，陪笑道：“小的奉河神爷之命，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蓝衣人冷冷道：“你老儿左眼已眇，右眼倒是不错。”

眇目人陪笑道：“是，是，小的眇左不眇右。”蓝衣人道：“很好。”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纸包，递了过去，接着说道：“这东西干系重大，你可得小心。”

眇目人双手接过，又连连躬身道：“小的知道。”蓝衣人道：“好，你到了佳阳，自会有人告诉你送去哪里。”

眇目人又一躬身道：“小的知道。”蓝衣人冷冷一哼，双脚顿处人已破空飞起，一道人影，去势如电，朝山下投去。

凌君毅隐身附近，两人说的话，自然听得清楚，心头暗暗付道“这个小纸包里，不知究是何物？却是这般慎重。眇目人是转送东西的人，只不知下一站送交何处？送交何人？”继而一想：“方才蓝衣人著是没收到自己交给他的那封密柬，同样也不知道该把东西送交何人。由此看来，那小纸包中，不是价值连城的贵重珍宝，便是一件十分机密的东西。”他心中愈觉可疑，愈不肯轻易放过，决心纵涉万险，也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在他思维之际，眇目人已经匆匆离去。凌君毅从他脚步上看去，身手并不如何高明，比之蓝衣人，差得甚远，要追踪这样一个人，以凌君毅一身所学，自是轻而易举。但凌君毅为人精细，已从今晚遇上的曲折过程，想到这帮人行动神秘，推想那小纸包内，若是十分贵重而又极度机密的东西，决不会随便交给一个武功如上此差劲的眇目人转递，说不定暗中还有高手护送。一念及此，也就敢太以大意，直等眇目人走远，看清四周确实没有人隐伏，这才一闪身出林，往山下赶去。

眇目人一路急行，凌君毅远远尾随，可不敢跟得太近，为了不使人注目，连师傅要他佩在左腰的珍珠，也已收了上来。

这一个晚上，眇目人足足奔行了七八十里路程，等到天色大亮，已经赶抵枯县，扬长往城中走去。

凌君毅随后跟人城中，眇目人对城中街道，似是十分熟悉，先在街头摊上吃了一碗豆汁，几块米糕，才投入街尾一家叫兴隆的小客栈。

凌君毅知道他奔行了一晚，急需休息，当下就在那小客栈对面一个馄饨摊边坐下，叫了一碗馄饨来吃。

就在此时，一个头戴毡帽、身穿灰衣的汉子，从街头走来，径往小客栈走去，只看他脚步轻捷，就知是个会家，这时候投店，自然也是赶了一晚的路。

凌君毅心中暗暗一动，付道：“此人莫非是眇目人的同党？”

吃好馄饨，摸出几个制钱，付了帐，就朝小客栈中走去。住这种小客栈的，都是些贩夫走卒，天一亮，早就走光了，这时是最清闲的时候。

店伙一见有人进来，赶忙上来招呼：“客官，你是……”

凌君毅道：“住店。”店伙听说住店，连连哈腰道：“是，是，客官请随小的来。”

说完，领着凌君毅往里行去。

凌君毅边走边问道：“你们店里生意好不好？”

店伙道：“小店价钢便宜，生意还算不错。”接着又陪笑说道：

“要是像客官这样，早晨来投店的多几个，小店的生意就更好了。”

这话没错，昨晚投宿的一清早走了，接着又有人来投宿，一向房，岂不就抵得两间房了。说话之间，店伙打开一间客房，说道：“客官”这间房如何？”

凌君毅点点头道：“可以。”店伙道：“小的替你老泡茶去。”说着，正待退出去。

凌君毅问道：“你们这里，平日很少有人早晨来投有么？”店伙只好站住，答道：“早晨来投店的，都是隔晚赶了夜路的，最近地方上不大安宁，赶夜路的人不多……”忽然嘻的一笑道：“今天一早，连相公却有三位了。”

凌君毅口中嗅了一声，不经意地逗：“他们住在哪里？”店伙道小、店只有这边六个是房间，对面两大间是统铺，客官这间是三号房，另夕俩位客

官，比你老先来，自然是位 - 号二号房了。”

凌君毅心中暗道：“那是说眇目人佐的一号房，灰衣汉子任的是二号房了。”店伙迅快退去，一会工夫，泡了壶茶送来，陪笑道“客官，菜来了。”已结替凌君毅倒了一杯茶，放到桌上。

凌君毅故意打了个呵欠，说道：“我要睡了，你替我关上房门，不用再侍候了。”店伙连声应是，退出房去，随手带上了房门。

凌君毅听出隔壁那个灰衣汉子尚未睡觉，心想：“此人如果不是眇目人的同党，那就是和自己一样，追踪眇目人来的了。”取过茶杯，喝了一口，就解衣上床，躺了下来。

以他的武功，就算睡熟了，隔房两个人只要稍有动静，也决瞒不过他的耳朵。因为他们要出店去，就得经过他房门口，脚步声总会听得到，于是他安心睡了。

哪知睡没多久，却忽听隔壁房中有人怒哼一声：“好象伙，你倒滑溜得很广这句话，虽说得不高，但已足够使凌君毅惊醒，苗然坐起，侧耳听去，只听隔壁的灰衣汉子推开后窗，“嘶”的一声，穿窗而出。

凌君毅心中暗道：“莫非那眇目人已经走了？”这三间房，都有一个后窗，他在人房之时，早已看过，窗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此时不用说，那灰衣汉子已经追上去了。

凌君毅迅快下床，轻轻打开窗户，跃出窗外，果见二号后窗大开，灰衣汉子已经不见人影。再看一号房，窗户虚掩，眇目人也早已走了。凌君毅暗暗叫了声“惭愧”！不是那灰衣汉子那声咒骂自己还一无所觉，由此看来，自己江湖经验还是不够。回到房中，背起剑囊，开门出来。

店伙一见凌君毅走出，赶忙迎了上来，愕然问遣：“客官不多睡一回，就要走了么？”

凌君毅道：“够了，我还有事，晤，伙计，那一号房的房钱也由我付了。”原来他看到二号房的灰衣汉子，在桌上留了银子，但一号房的眇目人，却连房钱也没付。

店伙奇道：“你老认识那老客官？”凌君毅笑笑道：“同村。”

店伙替他结算了店帐。凌君毅曾听蓝衣人说过佳阳有人等候的话，从这里到佳阳，是一条官道，当下出得城来，就一路向南疾赶。

中午时分，赶到龙曲，这是一个小镇甸，只在镇口有一家面馆，面临大路，专做行旅客商的生意。这时正当午刻，小面馆中已经坐着不少人。凌君毅跨进面馆，目光一转，这间面馆地方不大，一共只有四五张桌子，每张桌子上，差不多都有了三两个人，那眇目人就坐在左首一张桌上，他叫了一壶酒，一盘卤菜，正在低头吃喝。

靠门口一张桌上，赫然坐着灰衣汉子，敢情怕人认出他是谁来，故意把毡帽压得很低，但凌君毅还是很快就认出他来了。

凌君毅刚一进门，伙计便很快迎了上来，把他领到中间一桌的空位上坐下，然后倒了杯茶，问要吃些什么。凌君毅也要了一壶酒和一盘下酒菜。伙计退走之后，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举目略一打量。座上食客，全是过路的行商，只有眇目人和灰衣汉子，是江湖中人。

这时店门口，又走进一个身穿青布衣衫的人来，这人身材瘦长，脸色黄中带青，跨进店门，目光一闪，就在门口一张桌上坐了下来，右手三个指头叩着桌面，大声地叫道：“喂，伙计。”他这三个指头叩到桌上，落指虽轻，

但桌面上的酒菜，却全都跳了起来！

灰衣汉子正在低头吃喝，酒菜跳将起来，立被溅得一脸一身。这一下灰衣汉子哪还忍耐得住，毡帽往上一推，伸手抹了把脸颊，目注青衣人，怒声哼道：“朋友没看到这张桌上，还有人坐着么？手脚也该放轻一些。”

青衣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冷冷地道：“你嫌我手脚重，不会搬到旁的桌上去？”

灰衣汉子见他不但没有歉意，居然要自己搬到旁的桌上去，一时不由气往上冲，怒哼道：“你拍桌子，溅了我一脸酒菜，还是我不对么？”青衣人冷漠道：“我叫你搬到旁的桌上去，有什么不对？”外面馆里的食客，听到两人吵了起来，都朝他们看去。

灰衣汉子目中精芒一闪，大笑道：“朋友这般发横，那是存心找门碴来的了。”

青衣人呸了一声，道：“找碴，凭你配么？”店伙慌忙赶了过来，满脸陪笑道：“两位客官，这是误会，大家都是出门人……”

灰衣人霍地站起，一探手褪下长衫布袋，刷的一声，掣出一柄雁翎刀，喝道：“来，咱们到外面去比划比划。”青衣人冷笑道：“你要和我动家伙？除非你活腻了，不想再活了。”

灰衣人怒哼道：“不知是谁活腻了。”

青衣人冷冷地道：“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既然你自己寻死，那不能怪我了。”说话之时，但见他左手微微一抬，青芒飞闪，直向灰衣人咽喉射至，不但去势奇速，而且无声无息。

就在此时，斜刺里忽然飞出一只酒杯，“叮”的一声，截住青芒，从灰衣人侧面掠过，又是“夺”的一声，撞在墙壁之上。大家回过头去，但见一支通体青绿，二寸许长的小箭，射穿杯底，一齐钉在壁上，杯底虽被贯穿，居然并未破碎。

灰衣人神色一变，大怒道：“朋友竟敢暗箭伤人！”突然欺身上去，左手一张，朝青衣人肩头抓去。

青衣人冷笑一声，左手一翻，旁人还没看清楚，灰衣人已经疾退两步，左手手背被划开一道血痕，伤处色泛青绿。

他只张了张口，连话也没有说出，就缓缓朝地上坐了下去。这原是一瞬间的事，青衣人看也没看灰衣人一眼，一双凶睛，却朝里首望了过来，一下子就落到凌君毅的身上，冷冷问道：“那酒杯是你掷出来的么？”凌君毅道：“不错，我瞧不惯你暗箭伤人。”

青衣人冷冷说道：“小伙子，你最好少管闲事。”凌君毅缓缓站了起来，目光一掠灰衣人，问道：“这位朋友怎么了？”

青衣人冷声道：“还有一顿饭工夫，就差不多了。”

凌君毅怒声道：“是你在他身上使了手脚？”青衣人厉笑道：“你说对了，他中了剧毒，自然非死不可。”

凌君毅脸色一寒，问道：“解药呢？”青衣人道：“解药自然有。”

凌君毅道：“那就快拿出来。”

青衣人大笑道：“笑话，要是给他解药，在下就不用伤他了。”凌君毅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伤了人自然就得交出解药，难道为了几句争执，你就非取他性命不成？”

青衣人道：“这是他该死。”凌君毅沉声道：“我要你交出解药来。”

青衣人看了凌君毅一眼，冷冷道：“我劝你少替自己找麻烦，年纪轻轻，送了性命，岂不可惜？”凌君毅双目神光陡射，喝道：“人命关天，我要你立时交出解药来。”

青衣人点头道：“小伙子，你一定要管，那我就告诉你，解药在我口袋里，你有本事，只管来拿吧。”凌君毅道：“如此很好。”缓步行了过去。

青衣人冷笑一声，右手抬处，呼的一声，迎面劈来。凌君毅正要擒他，遗出解药，一见他挥掌劈来，左手一探，朝他手腕上抓去。

他这一抓之势，暗含几个变化，但青衣人出手奇快，右掌还未劈到，突然收了回去，左手却又闪电抓出，袭向凌君毅右肋。凌君毅有手一沉，改抓为拂，朝下格去。双腕交击，两人各退一步。凌君毅只觉青衣人右腕坚硬冰冷，有如碰在一根铁棍之上，心头不禁暗暗骇然。

青衣人退后一步，并未立时扑攻，只是冷冷一笑，挥挥手道：

“小伙子，是你逼我出手的，现在你快回去料理后事吧。”凌君毅道：你说什么？”

青衣人道：“你还有十二个时辰可活，到时必死，快去赶办后事，还来得及。”凌君毅剑眉一剔，目注青衣人，冷声道：“你在我身上下了毒？”

青衣人狞笑道：“是你碰了我的手腕。”

凌君毅道：“你手上有毒？”青衣人道：“你说对了。”

凌君毅目中异芒一闪，傲然一笑道：“阁下一再用毒伤人，在下今天实在放不过你了。”陡然欺身而上，左手五指如钩，朝青衣人右臂抓去。

青衣人眼看凌君毅已中奇毒，仍能反击，心头大为惊愕。

尤其凌君毅年纪极轻，出手不凡，大有名家气度，一时不敢让他扣住脉穴，蓦地沉肩旋身，避开凌君毅攻势。凌君毅右掌当胸，仍然以左手迅快擒拿，所取部位，尽是人身要害穴道，手法奇奥绝伦，一望而知，他一身乞业，得自名师。青衣人一连闪过三招，在他想来，凌君毅抢攻过几招之后，身中之毒，也将发作，不须与之纠缠。因此避过三招，第四招一看无法闪避，左臂一横，自动送了上来。

凌君毅一把扣住青衣人左腕，但觉人手冰冷，好像抓住了一根铁棍，凝目瞧去，只见他左手色呈青绿，五指有如钢钩，露出锋利尖锐的铁爪。原来这人的左手，竟是钢铁铸成的一个假手，手上分明淬过剧毒！凌君毅五指用劲，扣住他的铁手，冷笑一声道：“阁下居然以铁手作兵刃，而且还淬过剧毒，当真恶毒得很。”

青衣人用力一挣，竟然丝毫没动，心中更是惊凛，一言不发，右手疾扬，猛向凌君毅当胸劈来。

凌君毅抬手迎着青衣人右掌击去，但听“叮”的一声，双掌交击，青衣人被震得后退了一步，但他那铁手，还是被凌君毅紧扣未放。

第二章 蓝衣主仆

青衣人又急又怒，大喝一声，身形抢进，右腕连挥，一只右掌，片刻间攻出三招。

他这三招绵密迅捷，快如闪电，迫得凌君毅后退了两步，但他左手还是丝毫没松，青衣人被他拖得往前跟进了两步。凌君毅有了这一瞬的机会，立即趁势反击，还攻了三招，指袭掌劈，使出来的全是杀手。他左手紧扣着青衣人的铁手，两人同样只有一只右手应敌。

这几拍近身相搏，虽然看不出惊人威势，但在行家眼中，却是凶险无比，生死之分，间不容发。出手之速，发招之快，着着如同电闪雷奔，数招交博，也只不过是刹那间秀！

青衣人没想到对方一个年轻娃儿，竟然身具这等上乘武功，最使他惊骇的，是自己左手剧毒无比，旁人只要沾染上少许，片刻之内，就会发作。但凌君毅一直紧扣着自己铁手，竟会毫无所觉，一时直被凌君毅迫得封架不迭，几乎无法还手。

正在着着后退之际，突听一个冷峻的声音喝道：“住手。”青衣人闻声忙道：“阁下放手。”

凌君毅右手攻势一停，左手仍然紧招着青衣人铁手不放，问道：“什么人外青衣人用力一挣，怒声道：“你还不放手？”凌君毅道：“你交出解药来，我立刻就放。”青衣人一挣未脱，心中大急，右手呼的一掌，朝凌君毅当胸印到。凌君毅屹立不动，但见他胸前衣衫榴然拂拂飘动。

青衣人一掌宛如拍在水面上，似虚还实。似有物，又似无物，掌力根本无法用实，心头方自一惊！凌君毅左手往左一带，右手闪电劈出，一掌切在青衣人右手肩背之上，左手一松，把青衣人朝地上摔去，青衣人哪有招架之力，呼然一声，摔倒地上，半晌动弹不得。

凌君毅目注青衣人，冷晒道：“你交不交出解药来？”

从有人喝出“住手”，到青衣人出手袭击，被摔倒地上，前后也不过一两句话的时间，只听先前那个冷峻声音说道：“好手法。”凌君毅抬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穿蓝衫的人，背负双手，当门而立。这人年约二十四五，面目俊秀，肩负一个长形布囊，站在那里，脸上一片冷漠之色，神情十分倨傲。

赫然正是开封城中遇见的那个蓝衣人！这时青衣人已从地上爬了起来，神色恭敬地朝蓝衣人躬身一礼道：“小的见过少主人。”

蓝衣人原来还是他的少主人。

蓝衣人冷冷一哼道：“你又在这里惹事了？”

青衣人道：“小的不敢。”蓝衣人举手一挥，青衣人规规矩矩地退向一边。

蓝衣人两道森寒目光打量着凌君毅，冷冷说道：“咱们好像哪里见过？”凌君毅道：“在下从未在江湖上走动。”

蓝衣人道：“阁下如何称呼？”

凌君毅并未回答，问道：“他是阁下的尊价？”蓝衣人见他答非所问，心头甚怒，眉宇间隐现杀机，冷声道：“不错，不知他哪里得罪了阁下？”

凌君毅傲然笑道：“尊价人店之后，与人发生争执，出手就放毒箭，被在下酒杯击偏，幸未伤人，不想他又仗淬毒铁手，暗下杀手。

在下觉得只是为了几句争执，就非把人置之死地不可，手段未免太过毒辣，因此要他交出解药来。”蓝衣人脸上一片冷峻，望了青衣人一眼，哼道：“是这样的么？”

青衣人不敢作声，蓝衣人道：“还不快把解药交给他。”青衣人不敢违拗，探手入怀，取出一个扁形磁瓶，倾出一粒药丸，递将过来。

凌君毅接到手中，朝蓝衣人点点头道：“多谢阁下。”蓝衣人目光一注躺卧地上的灰衣人，问道：“他是你的朋友？”

凌君毅笑了笑：“素不相识！”一面朝伙计道：“伙计，倒盅水来。”伙计连连应是，倒了一杯茶送了过来，凌君毅一手捏开灰衣人牙关，把一颗药丸送入灰衣人口中。

这时候，那眇目人早已悄悄站起，会过面钱，出门而去。

蓝衣人望望凌君毅，轻咳一声道：“阁下身手非凡，不知是哪一门派的高人叩凌君毅淡然一笑道：“在下凌君毅，不属于哪一门派。”

蓝衣人嘿道：“好个不属于哪一门派。”回身朝青衣人道：“咱们走。”转身往外就走。青衣人紧随地身后，出店而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他果然一路跟随眇目人，暗中保护。”忽然想起自己方才报了姓名，也应该问问他的姓名才是。

这时那灰衣人却站了起来，朝凌君毅拱拱手道：“多蒙相公柏救，在这里谢了。”凌君毅还了一礼，笑道：“，兄台不用客气。”

灰衣人摸出一锭碎银，招呼伙计说道：“这位相公的酒帐，一起付了，余下的不用找了。”伙计拨过银子，连声称谢。

灰衣人又抱了抱拳道：“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克耽搁，恕在下先走一步了/凌君毅眼看自己救了他性命，他连自己姓名也没请教。

就匆匆要走，分明是怕自己问他姓氏来历，心中暗想：只怕你还不知道蓝衣人主仆乃是眇目人一党，暗中保护他来的。”

但这话又不便明说，只好淡淡一笑道：“兄台有事，只管请便。”

灰衣人又一拱手，就大步朝店外走去。”

凌君毅目送他身形远去，愈觉眇目人传送的那个小纸包，必是件十分重要的东西，当下也无心喝酒，等得灰衣人去远，也自起身离店，往镇外行去。他知道在面馆中露了几手，只怕已引起蓝衣人的注意，对自己此后行动，实有未便。心念转动间，出了镇甸，行不多远，正好有一片浓密的树林横在前面，凌君毅不加思索，身形一掠，飞快地往林中闪入。就在他飞身入林之际，耳中突听一声娇叱：“什么人，还不站住？”声音方起，眼前音影一闪，香风扑面，一双白嫩如玉的纤手，飞快地当胸推到。

凌君毅连人影还未看待，左手抬处，一把扣住了那只推来的手腕。

“啊！”一声尖脆的惊叫，那只皓腕一颤，往后便抽，娇叱又起：

“大胆狂徒，你还不放手？”三寸弓鞋，悄无声息地飞踢而至。这一连串变故，发生于凌君毅闪身入林一刹那间！

凌君毅耳中听到的是又清又脆的娇叱，手中握着的是又滑又腻的皓腕，心头不觉一怔，赶忙松开五指，身形倏地往后飞退。定睛瞧去，只见树林间站口一个身穿淡青衣裤的姑娘，她双颊飞红，瞪若一对清澈大眼，满脸俱是羞怒之色，喝道：“好个贼子，你瞎了眼睛？”凌君毅望着青衣姑娘，怔的一怔，自己一时不察，抓住了人家手腕，本待向姑娘说上几句道歉的话。但给青衣姑娘这一骂，又不自觉剑眉微轩，忖道：“自己闪入林去之际，根本没见到人，那么是她看到自己入林，方迎上来的，再说也是她先出手，自己不扣住她的手，岂非就得挨她一掌？细想起来，自己并无不对？”想到这里，止不住微微一笑。

青衣姑娘见他只是贼眼的，盯着自己，没有说话，心中更气！

不，粉脸更红，她如今也看清楚了，自己面前竟是一个五面朱唇的弱

冠相公，站在那里，好不潇洒！不，他那微微一笑，好不可恶！分明是占了自己便宜，得意忘形！这下更是着恼，一张俏丽的脸，登时其的沉了下来，冷哼道：“下流贼子，你笑什么？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凌君毅双目之中，射出慑人寒芒，冷声道：“姑娘这是骂谁？”青衣姑娘一手叉腰，戳指着凌君毅道：“就是骂你，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

凌君毅被她骂得也不禁有气，冷声道：“姑娘到底讲不讲理？”

在下自问并无冒犯之处，你 - 下欺到在下面前，出手就打，开口就骂，难道还是在下不对么？”青衣姑娘被披嘴道：“讲理？你眼睛又没瞎，充军充到哪里来了？”

凌君毅道：“在下已经一再忍让，姑娘说话最好客气些。这座树林就算是姑娘家的，不准人进去，你也该先说清楚……”青衣姑娘娇靥骤然一红，发横道：“我不准你进去，就是不准你进去。”

凌君毅道：“为什么外音衣姑娘道：“不为什么，你乱闯，我就教训你。”

凌君毅见她蛮不讲理，不由冷冷一笑道：“在下不和你一般见识。”转身就走。

青衣姑娘气得粉脸发白，连连跺脚道：“你给我站住。”

凌君毅倏地转过身来，剑眉一扬，沉声道：“姑娘还待怎的？”

青衣姑娘道：“你欺负我，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就在此时，忽听一个娇甜得像银铃般的声音，从林中传出道：“小燕，你在跟谁吵嘴呀？”

青衣姑娘小燕脸上闪出音色，叫道：“好了，小姐出来了！”树林间，已经出现了一个身穿桃红衫裙的苗条人儿，一个娇美动人的少女！

凌君毅只觉眼睛一技，这姑娘不但有修长苗条的身材，白中透红的娇靥，芙蓉如脸柳如眉，加上那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闪着令人无法抗拒的神采。简直清丽若仙，美得不带人间烟火气！凌君毅一张俊脸，突然红了，他直到此时，才明白过来，青衣姑娘小燕何以要守在林前，不让自己入林，那是因为这位美姑娘在林内之故。

小燕看到美姑娘，立时俯身一福，说道：“小姐，这狂徒好大胆美姑娘没待她说下，柳眉微蹙，拦着道：“小燕，不许出口伤人。小燕道：“小姐，他……”

美姑娘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望了凌君毅一眼，说道：“我都听到了，是你先向人家出手，对不？”

小燕急道：“那是他……”美姑娘道：“不用说了，还不上前向这位相公赔个不是？”

小燕似是大感惊讶，急得粉脸通红，分辩道：“小姐，是他欺侮我，抓住小婢的手……”美姑娘道：“不许多说，快给人家赔礼！”

小燕眨动眼珠，望望她家小姐，又望望凌君毅，心头好像有些明白了，抿抿嘴，笑着应了声“是”走到凌君毅身前，欠身一福，娇声说道：“我家小姐，要小婢给相公赔礼来了。”凌君毅从没和女孩子打过交道，脸上不禁又是一红，连忙还礼道：“姑娘，说过就算，何必认真？”

小燕拿眼瞟着他，嘻的轻笑道：“瞧你，早这么好说话，咱们也不会吵起来了。”凌君毅笑了笑，转身欲走。只听娇甜的声音喊道：

“上这位相公请留步。”这句话，声若银铃，一听就知出自那位美姑娘之口。

凌君毅脚下马上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两道目光朝美姑娘望去，抱抱

拳道：“不知姑娘有何见教？小燕接口道：“我家小姐叫你，自然有事了。”

美姑娘道：“小燕，不许你多嘴。”她粉脸微醉，低低说道：“我看相公身手非凡，不知尊姓大名，如何称呼？”原来她叫住他，只是为了问人家姓名。

凌君毅道：“在下凌君毅。”

小燕眨着眼睛问道：“是不是双木林？”凌君毅道：“不，是壮志凌云的凌。”

小燕又道：“相公高名，是哪两个字？”美姑娘这回没有拦她，显然也想听得清楚一些。

凌君毅道：“君子的君，致果为毅的毅。”

小燕偏着头问道：“什么叫做致果？”

美姑娘甜甜一笑，道：“这是（左传）上的两句话，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小燕哦了一声，笑道：小婢知道了，那是说凌相公本领很大，有杀敌之艺。”

美姑娘叶味一笑，轻叱道：“你乱说什么？”小燕道：“难道小婢说的不对？”

凌君毅微笑道：“在下这毅字，是果决毅力的毅。小燕小嘴一撇道：“你早说毅力的毅，不就结了？”一顿，偏头看了美姑娘一眼，娇笑道：“我家小姐姓文……”

凌君毅拱拱手道：“原来是文姑娘，在下失敬。”小燕嘻的笑道：

“我还没有说完呢，小姐闺名婉君，和相公的名字有一个字相同，你说巧不巧？”

美姑娘脸一红，低低叫了声：“小燕。”

这声“小燕”，含有阻拦之意，但她真要不要小燕说出来，早该出声拦阻了，这叫做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小燕不服道：小姐问了凌相公姓名，自然也该把姓名告诉凌相公。”

文婉君白了她一眼，还没说话，忽听远处响起一声划空长啸，遥遥传来。

文婉君脸色微变，吃惊道：“是叔叔在找我啦，这怎么办？”

小燕道：“二庄主可能就会找来，依小婢之见，小姐和凌相公还是快到林内去躲一躲的好。”

文婉君脉脉含情地望口凌君毅，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凌君毅看她们主婢神色，似是有些惊慌失措，但他依然站口不动，问道：“在下为什么要躲？”

文婉君忽然幽幽一叹，道：“家叔脾气不好。”她目光凝注着远主处，说道：“但愿我叔叔不要找到这里来。”话声甫落，只听遥空又传来一声长啸，那啸声显然比方才近了许多。文婉君一脸俱是惊容，急急说道：“凌相公，时间无多，快跟我来。”转身欲走，但脚下却是没动，回头向凌君毅望着。

凌君毅满腹狐疑，及见文婉君春花般的脸上，似有乞求神色，心头感到不忍，乃点点头道：“好吧，在下就去林中暂避一下。”

文婉君感激地瞥了他一眼，双颊一阵红晕，转身朝林中闪人。

凌君毅略一迟疑，便跟着走人。小燕紧随两人身后，也闪人林中。

三人堪堪闪身人林，便见远处两点黑影，如飞而来。

凌君毅心中暗惊道：“这两人不知是谁，只看他们轻功造诣，一身武艺，

必然已臻上乘。”

正思忖之间，忽觉一只柔软的手掌，轻轻拉着自己右手，耳边响起清婉的声音说道：“凌相公，我叔叔就要到了，快些蹲下身子。”

凌君毅从没跟女孩子接触过，只觉一阵硷浓的花粉香气钻进鼻子，心头一阵狂跳，糊里糊涂地跟着蹲了下去，躲入草丛之中，但心头又止不住好奇，偷偷朗外望去。

这一瞬工夫，那两条人影，有如流矢划空，转眼已飞坠林外路中，那是一个身穿方铜长衫，腰系丝绦的瘦小老者，年在五旬左右脸色火红，双颧高耸，目光炯炯，肩后背着一柄阔剑。敢情就是文婉君的叔叔。他身后紧随一个黄衫少年，看去约二十出头，好俊的入品。剑眉星目，一脸如冠玉，唇若涂朱，就是嘴膺薄了些，鼻子也有些鹰，但已可算是千中挑一的美男子了，加上腰间悬一口绿穗长剑，当真是飘逸洒脱，兼而有之。

凌君毅打量之际，发觉文婉君拉着自己的纤手，不但没有放开，反而握得更紧，好像还有些颤抖！

那老者炯炯目光，飞快地一扫，一手摸着地那疏朗的胡子，轻咳一声道：“婉儿她们明明是朝这里来的。”

黄衫少年一脸恭敬之色，接口道：“老叔说得是，只不知婉妹会不会出什么岔子？”老者干咳了一声，回头笑道：“贤侄大可放心，凭婉儿一身所学，江湖上哪里都可以去得，还怕出事？也许她们在镇上歇脚，你随老夫到镇上去看看。”

黄衫少年恭身应“是”，两条人影迅即朝镇上掠去。

凌君毅暗道：“看来这两人是找文姑娘来的，她为什么要躲他们呢？”想到这里，忍不住回头瞧去，只见文婉君双颊之上，似乎有泪痕，心中更是觉得奇怪。文婉君似有所觉，赶忙松开纤手，盈盈站了起来，双颊飞红，羞涩地道：“我一时心中害怕，凌相公幸勿怪我失礼。”

凌君毅直起身道：“姑娘不用介意。”话声一顿，关切地道：“令叔很凶吗？”文婉君微微摇头，道：“不，叔叔平日很疼我，只是……”

只是我不想回去……”

小燕一脸焦急地道：“姐，二庄主和萧相公找来，我们还是快些走吧！”

文婉君轻叱道：“不用你多嘴，我知道，我不想回去，谁也休想逼我。”凌君毅忙道：“姑娘既然不愿和令叔见面，确是不宜在此久留。”

文婉君道：“再待一回没关系，其实我不是躲避叔叔……”微顿美目一注，深情款款地问道：“我看凌相公年纪不大，大概也是初走江湖吧？”

凌君毅道：“不错，在下还是第一次出门。”文婉君忽然展颜一笑，伸手从身边解下一个浅绿丝线织成的丝囊，里面盛若一个小巧扁形羊脂白玉瓶，随手递将过来，粉脸轻晕，低声道：“我和凌相公丐萍水相逢，无以为赠，这是寒家秘制的清神丹，专解各种迷香迷药，方凌相公走江湖，带在身边，也许有用。”转身低头而行。她没这丝主囊是她亲手织的。

凌君毅一怔道：“姑娘厚赐，在下如何能收？”小燕紧跟着小姐身后，走出林去，一边回头道：“凌相公，我们走啦，过些时候，一定要到岭南来看我家小姐呀。”

人影渐渐远去，凌君毅站在林前，只是怔怔发呆！他把玩着浅绿丝囊，鼻中依稀闻列一缕淡淡的幽香，耳边也好像还依稀听到小燕的声音道：“我家小姐手织的，凌相公看到丝囊，就如看到我家小姐一样。”就在此时，

突听有人冷冷说道：“朋友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凌君毅一身所学，造诣精深，有人近身，岂会一无所觉？

皆因他仍涉情场，此刻手把佳人所赠。睹物思人，难免悠然出神！

闻言不觉一惊，急忙抬目望去，只见面前站着—个黄衫少年，口噙冷笑，—双冷峻眼光，直注视自己手中丝囊。

凌君毅—眼认出此人正是方才和文婉君叔叔，同时在林前现身的那个少年，连忙把丝囊往怀中—塞。

黄衫少年冷喝道：“慢着，我问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

凌君毅傲然道：“阁下可是和我说话吗？”黄衫少年深沉—笑道：“这里还有第三个人吗？”

凌君毅道：“你我素昧平生，阁下有何指教？”黄衫少年不耐道：“我是问你方才手中拿的何物？”

凌君毅淡淡—笑道：“这是在下的东西，何劳阁下动问？”

黄衫少年道：“我觉得很眼熟，你拿出来给我瞧瞧。”凌君毅道：“这个恕难从命。”

黄衫少年脸色连变，倏地跨上—步，沉声：“你拿不拿出来？”

凌君毅眉锋—扬，淡淡笑道：“阁下想动武？”

黄衫少年似在思索着什么，凌君毅说的话，他竟似没有听见。

过了半晌，才道：“会是她的东西？”她？他指的自然是文婉君了！

凌君毅不期脸上一热，道：“阁下在说什么？”黄衫少年突然大声道：“不错，是婉妹身边佩带之物。”话声—落，两道杀机棱棱的目光，直逼凌君毅脸上，厉喝道：“你那丝囊从哪里来的？快说。”

凌君毅道：“你管我哪里来的？黄衫少年似是十分激动，冷喝道：“岭南温家的东西，怎会在你手上？……”

岭南温家！莫非那文姑娘姓温？凌君毅道：“我不认识岭南温家，这丝囊是别人送给我的。”… - 黄衫少年脸色大变，急急问道：“那人是谁？”凌君毅道：“朋友。”

黄衫少年道：“我问你是什么人？”

凌君毅笑道：“我的朋友，告诉你，你也不知道。”黄衫少年急迫地问道：“你说，他姓什么？”

凌君毅道：“文。”黄衫少年追问道：“是男是女？”

凌君毅笑道：“她是在下表妹。”黄衫少年道：“拿出来给我瞧瞧，只要不是温家妹子之物，我自会还你。”

凌君毅微摇头道：“阁下这是强人所难……”

黄衫少年目光—凝，冷冷道：“这么说，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凌君毅傲然笑道：“有时候，不吃敬酒，吃吃罚酒，倒也蛮有思”黄衫少年冷冷说道：“你既然要吃罚酒，我就成全你了。”

突然振腕—指，直取凌君毅前胸，喝道：“躺下。”出手—指，就取死穴，可见他心机何等毒辣。

凌君毅傲然笑道：“只怕未必。”话出口，人已轻轻—侧，向旁避了开去，就在他身形闪出之际，突觉—股拳风暗劲，袭在前胸之上。

凌君毅早已运气护身；这—记拳风，虽然来得突然，但为护身真气挡得—挡，幸未受伤，心头却是大感惊讶，道：“这股拳风，不知何时发出来的，竟有如此快速？”举目瞧去，只见黄衫少年右手握拳，停在胸前，并未

击出。这一瞧，心中更是骏然，暗暗叫了声：“无形拳！”

黄衫少年眼看自己随指暗发的一记“无形拳”明明击中对方前胸，而对方竟似若无其事一般，站立不动，不禁脸色微变，忖道：“原来他练有护身真气。”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两人虽然各自心生震惊，但却并未因此停手。

黄衫少年冷笑一声，右拳化拿，疾拍凌君毅左肩，左腕一沉，食中指，闪电般朝“气海穴”点到。凌君毅身形微侧，右手一招“怒龙推云”，反向黄衫少年右手迎击过去。左手似格非格，五指一拢，使的是“倒扳龙角”，轻而易举一把抓住黄衫少年食中二指。

这两招迅如闪电，先是“拍”的一声，凌君毅右掌和黄衫少年右掌击实。

黄衫少年但觉凌君毅掌心含蕴着一股极强的震力，身不由己被震得往右退出半步，同时又觉左手食中二指一紧，被凌君毅往后扳起。至此，本来对面的商人，黄衫少年左手被反到背后，身子也跟昔转了过去，变成背向凌君毅。

凌君毅右膝一抬，朝他屈股上轻轻一顶，左手一松，黄衫少年一个人朝前直冲出去四五步之多。

凌君毅也不追击，冷冷笑道：“抱歉，罚酒让阁下自己喝了。”

黄衫少年倏地回过身来，一张俊脸，色如铁青，锵的一声，抽出一柄耀目银虹，厉声迫：“你亮兵刃。”

凌君毅微晒道：“在下已经手下留情，阁下还不肯知难而退么？黄衫少年怒喝道：“今日有你无我，咱们在兵刃上分个生死强弱。”

凌君毅剑眉一拢，问道：“有此必要么？”

黄衫少年脸上杀气直透眉宇，冷冷道：“不用；唆，你再不亮兵刃，我一样要取你性命。”凌君毅朗笑一声道：“既然如此，阁下就不用虚情假意，只管放手施为好了。”

黄衫少年沉哼一声道：“好，你小心了。”喝声出口，剑点了过去。

凌君毅看他出手一剑，喻然有声，抖起碗口大三朵剑花，口中不觉赞道：“好剑法。”微一吸气，陡然向后退退出三尺。

黄衫少年见他只是后退了三步避开剑势，依然未亮兵刃，更是气怒。冷冷一笑，欺身直上，长剑挥动，接连攻出三剑他虽只攻出三剑，却已洒出漫天剑影，像浪潮汹涌，疾卷而来。

凌君毅长笑一声，疾然双手齐举，竟向一片剑影中抓去。”

一柄斩金削玉的宝剑，凌君毅竟然敢以一双肉手去抓他的剑锋。

这下连一向狂做自大的黄衫少年，也不禁大吃一惊！

要知他平日虽然目空四海，但究是武林世家弟子，见多识广，心中迅快一动，忖道：t`这小子如无独特手法，决不敢轻樱锋。他在不明对方手法之前，哪肯让凌君毅抓住长鱼出身形疾退半步，手腕一振，从剑尖飞射出千缕银丝，参差不齐，朝凌君毅当头罩落。

他这一招“万柳飘丝”几乎笼罩住对手，正面所有穴道，若是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一剑刺中敌三+六处大穴，这乃是甫湘萧家驰誉武林的七大绝招之一。

黄衫少年剑势甫发，凌君毅大喝一声，右手一竖，劈出一掌，左手闪电般向前抓出，夺取对方长剑。

这一掌一抓，几乎是同时发出。一掌出手，掌风排空，发如迅雷，把

黄衫少年千百缕银丝，当真像风吹柳条，悉数斜揭而起，摒出门外，左手五指，也恰在此时，快要搭上剑柄！

黄衫少年做梦也没想到对方功力会这般深厚，心头猛然一震，急急吸气后跃，暴退数尺。他哪里知道凌君毅使出来的这一掌一抓，乃是大有来历，拿是“牟尼印”，脱胎于佛门奇学《易筋经》；抓是“赤手搏龙”乃是“十二擒龙手”中的招数，只不过他是以左手使出，和少林招术相反。

就在黄衫少年往后跃退之际，林前忽然多出一个人来，这人来得悄无声息，没待两人再出手，急急喝道：“你们快快住手！”凌君毅转脸瞧去，来人身穿古铜长衫，腰系丝绦，正是那个红脸老者，文婉君的叔叔。

黄衫少年面上飞过一丝喜色，慌忙躬身道：“老叔来了。”红脸老者一双炯炯目光，打量着凌君毅，问道：“这位老弟是谁？你们怎会打起来的？”

黄衫少年道：“小侄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看到他手中把玩的丝囊，是婉妹佩在身边之物，就上前问他从哪里来的？他竟然支吾以对，不肯拿出来。”

凌君毅道：“胡说，那是在下表妹所赠，与你何干？”这话没错，天下女孩子，都会佩戴丝囊，表妹送给他的东西，岂能给外人观红脸老者一手摸着花白胡子、微微一笑，道：“你们两人，都是年轻气盛，这是误会，说清楚了也就算了，又不是深仇大怨，何用以命相搏？”

黄衫少年道：“但他手中丝囊，明明是婉妹之物，小侄绝不会看错！”凌君毅冷笑道：“阁下简直欺人太甚，天下只有你家有丝囊么？”

红脸老老呵呵笑遣，“你们争执的也就在此，一句话，就是少年气盛，谁也不肯让步，自然越说越僵。来，来，不打不成相识，二位都是少年俊彦，大家把话说开了就好，老朽替你们作个调人如何？”

说到这里，回头朝凌君毅含笑道：“老朽温一峡。”接着向黄衫少年一指道：“这是南湘萧家的老六，人称金环六郎的萧其清萧老侄……”他在说话之时，暗眸朝依然脸色铁青的黄衫少年使了个眼色，然后目注凌君毅，问道：“老弟呢？仙乡何处？高姓大名？”

凌君毅道：“在下颍州凌君毅。”温一峡道：“凌老弟身手非凡，不知和昔年名满武林的第一奇僧反手如来如何称呼？”敢情他已看出端倪来了。

凌君毅心头暗暗感到骇然，忖道：“此人不但武功极高，而且见识也很渊博，一下就看出我的来历来了。但你虽看出我师承，又怎知这是师傅有意叫我炫露的，师傅说，炫露师承，也正是掩蔽真正来历的法门，而他真正的来历，连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凌君毅迟疑了一下，才拾目道：“温前辈说的正是家师。”

温一峡脸上闪过一丝惊异之色，呵呵笑道：“老弟果然是奇僧门下，幸会幸会。”接着目光一转，道：“这么说来，令师还健在了，不知如今他人在何处？”凌君毅道：“家师行踪无定，在下也不清楚。”

温一峡连连点头道：“昔年令师行道江湖，也是云里神龙，见首不见尾，老朽只是随便问问。”凌君毅拱拱手道：“在下另有要事在身，不能耽延，请恕先走一步了。”

温一峡含笑道：“凌老弟有事，只管请便。”凌君毅向两人一点首，举步朝前行去。

温一峡目送凌君毅去远，脸上闪过一丝阴沉冷笑，转对萧其清道：“咱们跟他下去。”

萧其清道：“老叔也怀疑这小子……”他心中对凌君毅把玩的那个丝

囊，依然未能释怀。

温一矫微微点头，口中“唔”了一声，才道：“老夫觉得这小子在此地出现必有缘故。”话声一落，未待萧其清追问，急急追了下去。

凌君毅一路疾行，奔走了一段路，脚下忽然一停，目光迅快四下一掠，身形闪动，隐入路旁一片树林中。他一路追踪眇目人，由于方才在龙曲面馆露了一手，生怕已引起蓝衣人的注意，对他今后行动，多少有些妨碍。因此他出了镇甸，就想找一处隐僻的地方，易容改装，不想却无意中邂逅了温婉君主婢。

（小燕为了掩饰行藏，虽然诤称姓文，但凌君毅现在已知她们是岭南温家的人了。）凌君毅是反手如来的唯一传人，反手如来昔年来曾在少林寺出家之前，是江湖上有名的侠盗，精于易容之术，凌君毅对易容一道自然也师承有自。他闪身入林找了一处隐僻所在，立时动手化起装来。

没有多久，他已改扮成一个两鬓花白，颌下留了一把山羊胡子的乡下老头，打好包裹，把长剑贴身藏好，正待出林，忽听林外正有两人边说边走，一路行来。

凌君毅不由脚下一停，只听一个年轻人的声音道：“这小子倒滑溜得很，明明从这条路来的，怎会一下不见了。”

接着响起一个苍老声音，冷冷一笑道：“其实也不一定非跟踪他不可，老夫只是觉得……”只是觉得什么？声音渐渐远去，听不真切。不用说，这一老一少，正是温一峡和金环六郎萧其清了。

凌君毅听得一怔，暗道：“原来他们竟然缀着自己下来了，这倒真合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句话了！”继而又微微一笑得意地道：

“我若会被你们缀上，那就不是反手如来的传人了。”赶到太康已是上灯时。太康城地当南北要冲，但只有两条街，还算热闹，城中一共只有三家客栈，规模都不大。凌君毅在大街上转了一圈，很快就发现蓝衣人主仆正在街上一家酒楼上吃喝，他没进去惊动。接着化了些碎银子，跟三家客店的伙计打了交道，果然又很快就找到了眇目人落脚之处。那是在横街上一家又脏又小的客店里。于是凌君毅也就在这家客店住了下来。而且在店伙安排之下，他就住在眇目人对面的房间里。一晚无话，第二天一早，眇目人还没起床，凌君毅便已经走了，他出得城外，到了偏僻无人之处，又改换装束，扮成一什中年商人。这回他从店铺里买了一柄油纸雨伞，把长剑藏在雨伞里面，套上布囊，只露出一个伞柄，使人再也不会疑心他布囊里是随身兵刃，然后挑口包裹一路朝淮阳行来。

从太康到淮阳，不过六六十里路程，凌君毅扮作了中年商人，自然不能走得大快，一方面也是为了等候眇目人。中午时分，在老家集打尖，才看到眇目人急匆匆地打店前经过。

凌君毅跟着店，脚下加紧，一路缀了下去，太阳还未落山，就已超到了淮阳。凌君毅因眇目人已经到了地头，自然不肯放松，入城之后，依然远远尾随在眇目人身后而行。

眇目人到得城中，立时脚步放缓，大摇大摆地在几条大街上走了一转，然后向家叫做五福居的酒楼走了进去。

凌君毅也很快地跟了进去，目光一转，看到眇目人独坐在靠窗一张桌上，当下也就在相距不远的桌上坐了下来。

这时天色已黑，华灯初上，上楼来的食客渐多，眇目人一只独目，不

住地在人群中打量凌君毅自然知道，他方才在几条大街打转，和此刻上了酒楼，故意坐在最显著的位于，主要目的在引人注意。因为他赶到了淮阳，已经到了地头，不知把东西交给谁，那就只有让人家找他了。眇目人要了一壶酒，慢慢吃喝。凌君毅也要了一壶酒，慢慢吃喝。

眇目人不时注意每一个上楼的食客。凌君毅也在不时地注意每一个上楼来的食客。但直到酒客们酒醉饭饱，纷纷会帐下楼，始终没有一个人跟眇目人打招呼。如今酒楼上的食客，已是疏疏落落，没有几个人，眇目人敢情等得不耐。

忽又起身下楼而去。

凌君毅跟着站起，会过酒帐，扬长出门，远远跟了下去。眇目人脚下忽然一紧，穿过两条横街，一直往南行去，走了两里来路，地带已极冷僻。一会工夫，来到一座祠堂前，只见他回头望望身后，忽然双足一点，纵身上墙，逾垣而入。

凌君毅跟到词堂右侧，微一提气，悄然跃登围墙，举目望去，眇目人跌落天井，略为超越了一下，就举步朝正厅走去。

凌君毅哪还怠慢，足尖在墙头上轻轻一点，一个人化作一道轻影，疾如流星，抢在眇目人前面，射入大厅，目光迅快一转，飞身躲入高悬正梁间的一块横匾之后，这一下当真快得无以复加。这一座大厅，足有七间开阔，凌君毅从右侧掠入，眇目人武功平平，自然连风声也不会听到一点他敢情酒喝多了，显得有些气喘，进入大厅，就在中间一张祭桌上四平八稳地躺了下来。

就在他躺下没有多久，突听祠外接连响起两声闷哼，黑夜之间，万籁俱寂，听来自然十分清楚，那两声闷哼，就在祠外不远处传来，似是有人中了暗算发出的声息，眇目人悚然一惊，慌忙翻身坐起，但见一个瘦高人影就像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在厅前走廊上出现，缓缓朝厅上走来。

眇目人惊慌失措，颤声说道：“谁……”

凌君毅凝目瞧去，已认出这瘦商人影正是那左手装着铁手的青衣人！只见他走进大厅，便自停步，口中冷冷地道：“我是给你送信来的，你就叫右砂子？”

眇目人听说送信来的，慌忙迎上一步，陪笑道：“不，不，小的砂左不砂右！”瘦高人影哼了一声，探怀取出一个信封，递了过来，说道：“拿去。”

眇目人手接过。瘦高人出一语不发、转身往外就走。

凌君毅心头暗暗纳罕，忖道：“青衣人送信绪这眇目人，这情形和前晚自己送信给蓝衣人颇相近似，信中定是指示眇目人把东西送交何处？莫非还没到地头么？”眇目人接过信封，神色恭敬地送走瘦高人影，向信封上仔细看了一阵，回身走到祭桌前面。

“嚓”的一声，打亮火摺子，燃起一支蜡烛，伸手从香炉旁取出半支线香，凑在烛火上点燃，插入香炉之中，然后把那封信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

凌君毅躲在匾后，看他举动甚是古怪，心中暗暗纳的闷。忍不住凝足目自力，低头朝供在桌上的信封看去。

他内功精纯，相距虽远，但凝聚了目力，信封上的字迹，仍能清晰看到，那是：“燃起案上香烛，香尽始可开拆。”

凌君毅不知这写停的人弄的什么玄虚，但愈是如此，愈觉他们一路护送的那个小纸包，有着无比神秘！线香烧得很快，整个大厅，都被淡淡的香

烟缭绕，也很快渐渐散去，剩下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看来那半支线香，倒是上好的印度奇楠香。

眇目人一看线香烧尽，立即取过信封，拆了开来。

凌君毅低头看去，但见眇目人由信封内抽出一张字条，里面附有一颗白色药丸，字条上面一行潦草字迹，写着，“速将此丸吞下，出南门，限五更前抵达龙王庙。”

眇目人手中拿着那颗白色药丸，似是有些犹豫，突然间，他上身摇晃了一下，似乎支持不住，急忙把那颗药丸送入口中，随手拿起字条，在烛火上烧了。

就在此时，忽听“叮”的一声，一团人影，从神龛内一个筋斗，翻滚出来，跌倒地上。

眇目人大吃一惊，刷地横闪数尺，睁大双目，朝那人看去。

道：“难怪上面要我燃完线香，才能拆开，原来果然有人缀着我来。”

上面早有逾令，发现有人跟踪，杀无赦，你这个小妞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随话声，霍地从身边抽出一柄牛耳尖刀，缓步逼了过去。

突地有人大喝一声：“站住！”微风一讽，眇目人面前又多了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目注眇目人，冷喝道“你还不快滚？”光是那两道眼神，就冷得如同两柄利剑，眇目人和他目光一对，止不住心头发毛，连声应“是”，转身拔脚就跑。

这中年人正是凌君毅，他没理眇目人，走上一步，俯身有去！

绿衣少女双目紧闭，长长的睫毛，一张吹弹得破的嫩脸。

有如熟透了的苹果，红馥馥的，明艳动人。配着白玉如意般的直鼻梁，一张水红菱似的小嘴。这小妞最多不过十七八岁，脸上稚气未脱，娇婉可喜！

凌君毅心中明白眇目人点燃的那支线香，可能就是迷香，不然，信内不会附有解药，绿衣少女也不会闻到香烟，从神龛中翻出来了。既是迷香，自己也闻到了，怎会没事呢？他心念转动，登时想起温婉君送给自己的丝囊，曾说可解迷香迷药，当下伸手入怀。

取出丝囊，打开上地活节，登时清香扑鼻原来玉瓶盖上，有梅花形五个细孔，香气就是从细孔中发出来的。仔细一瞧，瓶肚上刻着“清神丹”三字，下首另有一行小字：“岭南温家庆制”。

凌君毅很快旋开瓶盖，才发现这小小玉瓶之内，竟有上下两层，上层装的是黄色粉末，香气正好从瓶盖细于中透出。取起装粉末的一层，下面装半瓶只有芝麻大小的黑色药丸。

凌君毅暗暗“哦”了一声，心中顿时明白，这玉瓶共分两层，上层装的粉末，瓶盖上还凿了五个细孔，那是专解迷香的药。所以要用丝囊盛口，就是要你挂在胸前，只要闻到了从瓶盖细孔中透出来的香气，迷香自解，就不足为害。玉瓶下层装的药丸，是专解迷药之用。那么绿衣少女中了迷香，只须把玉瓶凑上鼻子，让她闻闻就好，不用给她喂服药丸了。当下就把玉瓶盖好，然后俯下身去，把玉瓶细孔凑在绿衣少女鼻端，让她在呼吸之时，把药气吸入。

这样约摸过了盏茶工夫，绿衣少女果然恢地睁开眼来。当她一眼瞧到自己躺卧地上，身边蹲有一个陌生男子，心头不由猛地一惊，急急翻身坐起，尖声叫道：“你是什么人？你这是做……什么……”

她吓得脸色煞白，但这一坐起，发现凌君毅手中拿一个玉瓶，不像有

什么恶意。

凌君毅朝她微微一笑道：“姑娘不用害怕，你方才中了迷香，昏迷过去，在下给你闻的是解药。”

绿衣少女胀红双颊，睁若 - 双亮晶晶的美目，朝凌君毅福了福道：“是大叔救了我，我不知该如何谢你才好？”

这声“大叔”，听得凌君毅一呆，突然想起自己改扮了中年人，这才哑然一笑，一手摸摸额下短须，含笑道：“姑娘不用客气，在下路过此地，遇上眇目人正要杀害姑娘，岂能袖手不管？”绿衣少女脸上飞过惊诧之色，问道：“大叔说那眇目人要杀害我？我和他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凌君毅道：“那是因为他怕泄漏机密，杀害姑娘，只是为了灭口。”绿衣少女眨动着眸子，好奇地道：“他有什么机密呢？这人坏死了。”

凌君毅目注绿衣少女，只觉她生得秀丽活泼，娇憨动人，尤其吐语清脆，宛如百啭娇莺，不由看得怔怔出神。

绿衣少女发现凌君毅望着她没有说话，不觉微显羞涩，双颊飞红，低下头去，叫了声：“大叔！”她这一叫，凌君毅霍地回过神来，发觉自己有些失态，登时耳根一热，勉强笑了笑，问道：“姑娘怎会一个人躲在这里呢？”

绿衣少女脸上娇红未褪，说道：“我常听舅说，客店不是好地方，女孩子家单身投店，会被人欺侮，所以我就找到这祠堂里来……”凌君毅笑道：“后来看到眇目人越墙而入，你就躲到神龛里去？”

绿衣少女口个嗯了一声，忽然眼珠一转，说：“是了，我想起来了，在眇目人前面，明明有一条人影，抢先飞掠入厅，但一闪就不见了，我只当眼花，原来就是大叔，你是跟踪眇目人来的，对不对？”凌君毅暗赞道：“此女心思敏捷，剔透玲珑！”当下只是淡淡一笑道：

“在下也只是一时好奇。”

绿衣少女听说凌君毅果然是追踪眇目人来的，被她猜中了，脸上顿时露出喜悦之色，急急问道：“是了，大叔方才说那眇目人为了怕泄漏机密，才要杀我，他有什么机密？大叔一时好奇，才跟踪他到祠堂来的，不知是看到了什么奇事？”小姑娘好奇之心更切！

凌君毅道：“他是替人选一件东西的，在下看他行动诡异，才跟了下来。”

绿衣少女哪肯放松？追问道：“他送的是什么东西？”

凌君毅道：“在下要是知道，也不跟踪他了。”

绿衣少女目光一抬，问道：“大叔知道他要把东西送到哪里去么？”

凌君毅道：“好像是送到南门外龙王庙……”

说到这里，陡地想到自己不该告诉她，江湖险恶，万一她在好奇之下，偷偷跟了去，被蓝衣人主仆发现，岂是玩的？一念及此，就倏然住口，借话掩饰，问道：“在下还没请教姑娘贵姓？”

绿衣少女道：“我姓方……”她心里依然念念不忘眇目人送的东西，急着道：“南门外龙王庙，大叔，我们这时候追下去还来得及。”果然不出所料，这小组儿人小鬼大，动了好奇心了！凌君毅忙道：“在下方才只因眇目人行动鬼祟，一时好奇，才进来瞧瞧。”

江湖上各帮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隐密，不容外人窥伺，何况从这里去龙王庙，少说有六七十里路程，在下也不想去了，姑娘又何必冒这个险呢？”

绿衣少女红菱似的唇角一撇，哼道：“我才不伯他呢，大叔不去，我自己也会去的。”

哼，他用迷香把我迷倒，我非找他算帐不可，不然还当我好欺侮的呢！”糟糕，她使起性子来了！凌君毅暗暗皱了皱眉，劝道：“他点燃迷香，只是为了怕人偷窥秘密，并非存心对姑娘不利，姑娘何必和这种江湖歹人计较。姑娘一个人出门，自然有自己的事，还是在这里休息一晚，办自己的事去吧。”

绿衣少女道：“我是出来玩的，我没有事，大叔不去，我要走啦！”说完，转身欲走，忽又好像想起了什么，脚下一停，回过头来，望望凌君毅，问道：“对不起，我忘了请教大叔姓名了？”凌君毅道：

“在下颍州凌君毅。”

绿衣少女道：“我记下了，凌大叔再见。”凌君毅看她说走就走，心中大感为难，自己不该告诉她眇目人去龙王庙的话，她一个女儿家，万一出了差错，岂不是自己害了她么？想到这里，连忙叫道：

“方姑娘请留步。”

绿衣少女已经走到门口，闻言停步，回头问道：“凌大叔，你有什么事吗？”

凌君毅道：“姑娘一定要去，那就和在下一起去吧！”绿衣少女听说凌君毅肯陪自己同去，不觉咕的笑道：“凌大叔，你真好！”

她这一笑，有如百合乍放，苹果般的脸颊上，登时浮起两个小小酒涡，笑得好甜！

凌君毅不敢朝她多看，掉过头去，说道：“要去就快些走吧！”

绿衣少女点点头，两人走出天井，绿衣少女存心卖弄，双肩一晃，抢在凌君毅前面，飘然凌空飞起，超过高墙。这一式“紫燕掠波”着实使得轻灵！凌君毅跟着纵起，口中朗笑道：“方姑娘好俊绿衣少女不敢抬头，指指墙角，说道：那边有两个人。”人有什么可怕的？凌君毅暗暗笑道，“姑娘也只有这点胆子！”一面安慰道：“姑娘别怕，让在下去瞧瞧。”回头一看，果见墙角暗处俯伏着两、个人！

他眼光何等敏锐，一眼便看出其中一个，正是中午在龙曲面馆中见过的灰衣汉子，另一个不用说是他同伴了。

凌君毅突然想起方才青衣人出现之前，曾听到两声闷哼，莫非，他们已经遇害？心念动处，人已掠了过去，俯身一瞧，但见两人身子弓屈如虾，头脸色呈青绿，果然是中了暗算，毒发身死，那灰衣汉子毡帽跌落，顶门上赫然露出戒疤，原来竟是和尚！

凌君毅突然心中一动，暗道：“少林和尚，莫非眇目人送的东西，和少林药王殿主持乐山大师失踪有关？”绿衣少女站得老远，问道：“凌大叔，这两人怎么了？”

凌君毅缓缓直起腰来，说道：“已经死了。”绿衣少女机伶一颤。

道：“他们是眇目人杀死的么？”

凌君毅微微摇头，道：“不，凶手另有其人。”绿衣少女道：“是不是方才送信的那个人？”

凌君毅道：“可能是。”绿衣少女好奇地道：“那也是为了灭口？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着极大的秘密。”

凌君毅，怕她追问，忙道：“我们走吧。”

两人绕到南门，翻出城墙，一路朝南奔行。六七十里路程，说远不远，

说近也并不近，好在夜晚无人，一男一女便展开了轻功一纵身法。绿衣少女终究功力较逊，奔行了一阵，就双颊通红，娇喘吁吁，但她还是咬紧牙关，拼力奔驰。凌君毅瞧在眼里，心中颇觉不忍，只好把自己功力减到七成，这样一来，绿衣少女才算勉强跟上。

但绿衣少女立即发觉，柳眉一扬，红着脸道：“凌大叔，看来你一身功力，不在我舅舅之下呢！”

她舅舅是谁，凌君毅哪会知道？朝她微微一笑，问道：“令舅武功很高么？”绿衣少女道：“我舅舅武功自然很高，我和我表姐都是跟舅舅学的，我表姐就比我强，我笨死了！”她天真未凿，说得甚是稚气。

凌君毅道：“在下倒觉得姑娘年纪不大，一身武功，能有如此造诣，已经很不容易了。”绿衣少女柳眉一扬，说道：“我表姐只比我大了一岁，不但长得像滴凡仙子，武功也比我强得很多，我是她手下败将，可是我败得服服贴贴。凌大叔，你不知道她美得有多叫人心折，有时就想胜她，都不忍心胜她了。”

她娓娓的说来，声音固然娇脆动人，同时，也可看出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少女。纯洁得像晶莹美玉，没有一丝缎疵！她竭力捧着表姐，把她表姐说成“滴凡仙子”，其实她自己又娇又美，美得醉人，美得不可方物。

第三章 绿衣姑娘

凌君毅又没见过她的表姐，自然不好置喙，只得随口应着她。

两人边说边行，赶到龙王庙，差不多已近四鼓。这龙王庙，原是一个镇甸，地当淮阳之南，沈邱之北，镇上约有一二百户人家。两人一直找到镇西，才算找到龙王庙。两人进入庙宇，一堵黄墙，依林面江，倒也颇具规模，只是年久失修，使人有破旧冷落之感。两人到得庙前，只见离山门不远，地上蜷曲着一个人，黑暗之中，一动不动。

绿衣少女吃了一惊，微微却步，问道：“凌大叔，你看那个人是死，还是活的？”

凌君毅自然看到了，急忙掠上两步，伸手把那人翻了过来。这一瞧，口中不觉惊咦出声：“会是眇目人？”这蜷曲僵硬了的，不是眇目人还有谁？只见他头脸色呈紫黑，嘴角流出黑血，一只右眼睁得老大，连眼珠都凸了出来，形状十分怕人。这情形，一望而知是毒发身死！凌君毅暗暗忖道：“莫非又是青衣人下的毒手？”

他仔细检查了一遍，眇目人身上找不出半点伤痕，自己迟来一步，眇目人既已遇害，跟踪了两天，完全白费气力，结果一无所获。

绿衣少女站得远远的，看池半晌没有作声，忍不住问道：“凌大叔，这人你认识他？”

凌君毅道：“他就是眇目人。”绿衣少女道：“他死了么？”

凌君毅点点头。

绿衣少女又道：“他东西已经送到地头，那也是杀他灭口了？”

凌君毅心中突然一动，立即伸手向眇目人怀中摸去：果然眇目人怀里

的东西，已经被人掏去，什么也没有了。

凌君毅缓缓直起身来，口中不觉哼道：“好歹毒的手段。”

绿衣少女迎着问道：“凌大叔，你说什么？”

凌君毅道：“他是毒发身死，可能那信封中附的一颗药丸，是毒药。”

绿衣少女睁大眼睛问道：“那颗药丸，不是迷香的解药么？”

凌君毅轻咳一声道：“如果在下料得不错，那药丸可能有两层，外面一层，是迷香的解药，里面的却是一颗毒药，而且时间算得十分准确，正好在他赶到龙王庙之后，毒性也正好发作……”绿衣少女道：“他送来的东西，已经被人取走了，凌大叔，我们要不要追下去？”凌君毅方才在祠堂外发现少林僧人被杀，就已联想到眇目人送的那个小纸包，可能和乐山大师失踪有关，自然不肯放弃追踪。

眇目人虽已遇害，猜想他送的东西，定然还没到地头，因为东西若奉送到龙王庙为止，他们决不会任令眇目人横尸庙外，这样岂不是欲盖弥彰，更引人注目？东西若是还没到地头，那么只有这一阵工夫，送东西的人也不会走得太远，自己纵然不知是谁代替了眇目人，但只要找到蓝衣人主仆，就不难找到送东西的人。

他心念很快一转，微微摇头道：“在下只是一时好奇，方才不是姑娘要来，在下已不想多管闲事，如今眇目人已死，线索业已中断，还到哪里去找？”说到这里，望了绿衣少女一眼，接着又道：“方姑娘，江湖险恶，你单身一人，就算武功再好，但涉世未深，也不宜去窥探别人隐私，依在下相劝，姑娘还是回家去吧。在下原是过路的人，另有要事在身，不克奉陪，天色快亮了，前面就是沈邱，在下送姑娘进城，就要告辞了。”绿衣少女眨眨眼睛，嗤笑地道：“凌大叔，你既然有事，只管请便，我又不是小孩，自己会走，不用送了。”凌君毅还待再说，绿衣少女扬扬手道：“凌大叔，我走啦。”说完，转身飞驰而去。

被一个漂亮姑娘，一口一声地叫着“大叔”，这滋味并不好受。

凌君毅目送方姑娘苗条人影渐渐在黑暗中消失，心头好像失落了什么，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缕惘然之感，他忽然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不知名的绿衣少女，那是因为她天真、活泼，而带点稚气！

天色黎明，山风吹到身上，微有凉意！凌君毅目光迅快地一掠，身形忽然掠起，疾如鹰隼，掠上围墙，双足一点，长身越过天井，掠到前殿屋檐，身形再度掠起，超过屋脊，飘落后院。

龙王庙，只有这两进殿宇，敢情没有庙祝。凌君毅从肩头放下包裹，就在石阶上坐下，心中只是思索着那接替眇目人的人，会把东西送到哪里去？从龙王庙往西是商水、项城，往南是沈邱、临泉，往东是太和、阜阳，他计算从开封起，他们走的路线，是东南方向那么自己往太和、阜阳这条路去，该是不错！

主意打定，抬头看看天色，东方已透鱼白，当下探手入怀，掏出个小匣子，那是他随身携带的易容药丸，他知道有蓝衣人主仆路在暗中护送，自己只有时常改变容貌，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才不会引起对方注意。打开匣盖取出 - 颗洗穷药丸，涂到掌心，往脸上抹去，接着取出一面小铜镜，一手照着镜子，用干布轻轻拭抹，脸上的易容药物拭抹干净，如今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容貌，目注中，略有迟疑了一下，然后挑了一颗紫酱色的药丸，正待朝脸上去……突然墙头上有人“扑哧”一声轻笑！凌君毅心头一惊，霍站起身

来，沉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个娇脆声音应道：“凌大叔，是我。”一条纤小的人影，翩然从墙头纵落。

凌君毅怔得一怔，问道，“你还没走？”绿衣少女站在他面前，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只是凝注在凌君毅的脸上，忽然双颊飞红。

跺脚道，“好啊，原来你易了容，方才我看到的不是你的真面目。”

告诉我叫凌君毅，也是捏造的假名字了外凌君毅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讪讪说道：“在下凌君毅，倒是不假！”绿衣少女披披嘴道：“谁知道你是真是假？”

凌君毅道：“姑娘不信，那就说不清了。”绿衣少女眨眨眼睛，忽齷颜一笑道：“那你方才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凌君毅道：“在下并未瞒姑娘甚么。”绿衣少女道，“你不瞒着我，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脸上易了容？”凌君毅道：“行走江湖，易了容，不易被人注目。”绿衣少女谱着脸道：“依我看，你一定有着什么秘密，是不是为了跟踪眇目人，才易容的？”凌君毅看她一脸稚气，不忍隐瞒，只得点点头道：“不错，在下是追踪眇目人来的。”绿衣少女听说被自己猜对了，一时不禁喜形于色，咕的笑道：“那你一定知道他送的是什么东西了！”凌君毅道：“在下真的不知道。”

绿衣少女道：“那么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条路上的人？”凌君毅道：“在下也没弄得清楚。”绿衣少女冷哼道：“我不信。”凌君毅道：“事实加此，信不信由你。”绿衣少女道：“你对他们一无所知，怎会跟踪下来呢？”凌君毅就把自己在开封街上，有人误递密柬之事，大略说了一遍。

绿衣少女听得柳眉连挑，喜孜孜地道：“真好玩，凌大……”她凌大叔”叫顺了口，一时又叫了出来，但她只叫了“凌大”二字，忽然顿住，没叫出口来。

凌君毅笑道：“怎么不叫我凌大叔了？”绿衣少女披披嘴道：“谁叫你大叔，哼，你比我大不了几岁，还想叫你大叔，叫你凌大哥还差不多。”她把“凌大叔”改称“凌大哥”，是因为凌君毅忽然由中年人变成了少年郎，“凌大”二字不动，“叔”字改成“哥”字，原是顺理成章，极为自然之事。

哪知等到“凌大哥”三字出口，忽然又觉得不对，她一张脸也骤然红了起来，羞急地道：“我才不叫你凌大哥呢！”凌君毅笑了笑：

“随你叫什么都好，天色已明，此地不能久留，你且稍待，等我易好容再说。”绿衣少女道，“你易你的容，我又没碍着你。”凌君毅把手中一粒酱紫药丸涂在掌心，然后两手搓了几下，往脸上抹匀，转眼之间，一个肤色如玉的美少年，变成了紫膛脸汉子！

绿衣少女睁着一双点漆似的眸子，一眨不眨盯注在凌君毅脸上，哼的笑道，“真好玩，这和女孩子擦粉一样！凌君毅没有理她，又从小盒中取出一小段柳炭，一手照着铜镜，把两道剑眉加浓加粗。这一来，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绿衣少女好奇地问道：“喂，你这易容术高明极了，是跟谁学的？凌君毅收起小盒，随手揣入怀中，笑了笑：“自然是跟师傅学的了。”绿衣少女道“你师傅是谁？”凌君毅道：“抱歉，家师不愿人知，在下无可奉告。”绿衣少女道：“对不起，我不该问你。”

凌君毅眼看天色已经大亮，他因眇目人横尸庙外，难保不被过路的人发现，就催道：“此地不宜多留，姑娘没事，那就走吧！”说完，大步朝庙外

走去。”

绿衣少女叫道：“喂，你等一等。”飞快跟了上来。

凌君毅回头道：“姑娘还有什么事么？”绿衣少女道：“你怎么不等我一起走呢？”凌君毅问道：“姑娘要往哪里去？”绿衣少女凝眸问道：“你易了容，是不是还要继续跟踪下去？”

凌君毅道：“不错。”绿衣少女美目一睁，道：“我和你一起去好不好？”，凌君毅听得一怔，接着摇摇头道：“这个不行，姑娘千金之躯，怎能和在下同行？”绿衣少女红菱似的小嘴一撅，哼道：“你不愿和我同去，为什么要告诉我那些话？”凌君毅被她问得一呆，皱皱眉道：“那是姑娘好奇，退得我非说不可。”

绿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就是了，我既然知道，那就非跟下去不可了。”凌君毅依然摇头，说道：“不成，江湖险恶，姑娘家不宜冒险，再说，姑娘和我同行，也有不便之处……”绿衣少女眼圈一红。

气道：“又是不成，又是不便，明明是你嫌我……”话声未落，双手掩面，低头疾奔而去。

凌君毅呆得一呆，摇摇头，迈步向前行去。

中午时分，赶到界首，已是安徽境界，正行走之间，忽听小径前方传来一声：“卖馒头。”一个身穿蓝布衫裤的汉子，手托木桶迎面走来，到得凌君毅近前，含笑招呼，道：“客官要不要馒头？”凌君毅微微摇头，还未答话，猛见蓝芒一闪，一枚毒钉，直向咽喉激射而来！这一下变起仓促，凌君毅毫无防范那卖馒头的发出暗器，匆忙之中，就上身微仰，右手屈指轻弹，“叮”的一声，把那枚毒钉弹了开去。心头不觉大怒，沉声喝道：“你无缘无故骤下毒手，究是为了什么？”那卖馒头的汉子一击未中，没待他把话说完，双手一推，又把那只木桶朝他身上撞来。同时身形霍地疾退一，右手飞快拏出一柄蓝汪汪的钢刀。就在那汉子后退之际，林中又纵出两个身穿蓝布裤的汉子，手上同样执着蓝汪汪的钢刀，倏地左右一分，品字形拦在凌毅面前。？

凌君毅看也没看，待得木桶迫近身边，左手轻轻一挥，嘶的一声，比来时还快，木桶朝中间那卖馒头的汉子回敬过去。

卖馒头的汉子吃了一惊，身子一闪，让过木桶，那只木桶直飞出一丈开外，撞在一棵树身上。但听砰然巨响，木桶撞得粉碎，连那棵比碗口还粗的树身，也齐中折断，哗啦啦倒了下来。

中间汉子脸色一变，冷嘿道，“阁下身手果然高明！”凌君毅目中寒芒飞闪，冷然道：“三位这是什么意思？”中间汉子道：“阁下往哪里去？”凌君毅道：“我往哪里去，你们管得着？”中间汉子道，“咱们兄弟就是在此恭候阁下。”凌君毅浓眉微轩，冷冷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中间汉子道：“咱们认识的不是阁下，而是阁下怀里的东西。”凌君毅一怔道：“你们认识我怀里的什么？”中间汉子大笑道：“光棍里虽不揉砂子，阁下少装蒜。”凌君毅怒声道：“朋友不分皂白暗箭伤人，还拦住我的去路，在下倒要问问清楚，三位究竟是何居心？”中间汉子冷笑道：“很好，明人不做暗事，咱们来意，是要阁下把东西留下，这样够明白了吧？”

。凌君毅心中一动，暗道：“自己怀中，只有一颗家传的避毒明珠，和温婉君送给自己的一个丝囊，这三人不是觊觎自己的避毒珠，就是受金环六郎萧其清支使，强索温姑娘送给自己的丝囊来的。”想到这里，不觉朗声一

笑道：“不错，东西就在我怀里，不知你们要如何取法？”中间汉子道：“阁下想动手？”凌君毅冷笑道：“难不成要我双手奉上？”中间汉子道：“很好，阁下亮兵刃。”凌君毅冷傲地道：“用不着，朋友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

中间汉子眼中厉芒闪动，嘿嘿道：“阁下小心了。”日地逼上一步，钢刀一挥，带起一过蓝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凌君毅胸口。

凌君毅双眉微扬过：“你还差一点，站稳了。”身形微侧，左手已经一把扣住中间汉子执刀的右腕，轻轻往前一抖。

中间汉子口中惊呼一声，手中钢刀落地，人也立足不稳，踉踉跄跄地直退出去，几乎摔倒地上。左右两个汉子睹状大惊；暴喝一声，倏然期近，两柄钢刀同时劈到。

凌君毅冷冷一笑，身形飞快一旋，也没见他如何出手，只听两声闷哼起处，紧接着“当...当”两声，两柄钢刀也脱手坠落地上，两个汉子抽身暴退，左手握口右腕，两张脸已经涨得通红。

原来他们执刀右腕，各被凌君毅切了一掌，剧痛如折，虽是咬紧牙关，没哼出声，但头上青筋却已绽了出来。

凌君毅若无其事，嘴角淡淡一晒，道：“你们还想要我怀里的上西么？”说到这里，目光缓缓转到中间汉子身上，脸色随口一寒，冷声道：“你们三人中，朋友你大概是头儿了？你假装卖馒头的，以歹毒暗器偷袭在前，又恃强拦劫在后，只要看你们连兵刃上都淬过剧毒，足见平日是如何的为非作恶。今日遇上了我，本当驶去你们D身武功，俱也许你们是受人支使而来，姑且各废手臂，以示薄惩。”

中间汉子说自己三人在一招之间，已被对方废了右臂，不禁脸色死灰，-双凶眼，瞪着凌君毅，咬牙切齿地道：“阁下报个姓儿。”

凌君毅嘿然道：“你们还不配问我姓氏。”中间汉子自知比人家差得太远，厉哼一声，道：“咱们走。”凌君毅喝道：“慢着，你们把这三口刀带走。”三个汉子一声不作，俯身拾起钢刀，正待转身，忽然间，一齐木然站住。

原来这时从林间小径上，走出一个身材瘦小的黑衣老人，这老人一张瘦脸，又黑又干，嘴唇下撇，看去死板板，阴森森，不带一丝表H。他走出树林，一双三角眼骨碌一转，落到三个汉子身上，死样活气他说道：“怎么？你们没收拾得了，反叫人家收拾了？”中间汉子恭声道：“回七爷，这小子扎手得很力，的三人都叫他废了右臂。”

唐七爷道：“老夫的意思，你伤我手下三人，可以不计较。

但你一条小命，和怀中之物，两件之中，你只能保住一件。”

凌君毅道：“鬼见你愁，人未必见了你也愁。”

唐七爷阴笑：“好小子，你Z不知天高地厚”话刚出口，身形一晃，左手迅如电光石火，疾向凌君毅肩头抓来。这一抓，疾风咖然，一闪即至，端的奇快无比。

凌君毅早就蓄势以待，等到唐七爷左手距他数寸之时，突然跨步闪身，让开对方攫拿，左手呼的一掌，斜劈出去。唐七爷根本就未把凌君毅放在眼里，自以为一抓之势，迅准无比，一般江湖武师很少有人能够躲闪得过。对方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子，那还不手到擒来？哪知对方只是轻轻一闪，便已躲了开去，心头不禁怔得一怔，立时暗运功力，准备施展自己最拿手的“五丁开山掌”一举把对方击毙。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杀心甫起，凌君毅拍出一记“龙起云从”强劲掌风，业已迫到他的面前！

鬼见愁唐七爷究竟是久历江湖、成名多年的人，一看对方掌势风声劲急，立时把运集右手的劲道，迎着来势劈出，两股强劲掌力乍垛一接，顿时响起蓬的一声大震！

唐七爷这一掌，少说也用上了六七成力道，哪知双方一交之下，骤觉右腕一麻，身躯晃动，几乎扎不住桩，一身黑袍，也被对方逼来的掌风，吹得猎猎作声，心头大为凛骇！

他那张死板板，阴森森的脸上，也不禁飞过一丝惊异之色，两道冷电般的眼神，从头到脚，又把凌君毅打量了一遍，阴恻恻一笑，道：“小子不错！”“错”字出口，左手扬处，又是一掌当胸推来，接着狞笑道：“来，小子，你也接老夫一掌试试？”这话含有极大挑衅，好像是说凌君毅极难接得下来。

凌君毅少年气盛，岂肯服输？闻言浓眉一挑，朗笑道：“接你一掌，又有何妨？”右臂一抬，使了一招“神龙掉首”横掌挥出。

唐七爷袭来的掌势，原极缓慢，但等凌君毅右手递出，他掌势突然加速朝前一送，眼看双方掌力将接未接，他忽然左臂一收，又把推出的手掌收了回去，这一下送得快，收得更快。

凌君毅看得奇怪，哪知就在此时，突觉掌心似是被针刺了一下，五个手指立时感到一麻！

只听唐七爷恻恻阴笑道：“小子，你已中了老夫掌中针，老夫从一数到六，你就得躺下了。”

凌君毅心头一惊，连忙弯臂朝怀中探去。这不过一瞬间的工夫，凌君毅已觉臂弯麻木不仁，几乎无法弯曲，心中不禁大惊，暗道：“这姓唐的不知用了什么剧毒，竟有如此厉害？”但他终究发觉得快，五个手指，已经握住了怀中的“辟毒珠”。

这是师父告诉他的，这颗“辟毒珠”佩在身边诸毒不侵。

如果被喂毒兵刃暗器所伤，只要把珠子置于伤口，自能把剧毒吸出。他被对方“掌中针”所伤，握住珠子，那就没错。

唐七爷见他探手入怀，只当他想取解毒药物，不禁嘿嘿干笑道：“老夫掌中针，只有老夫独门解药能解，小子，你是死定了。”

凌君毅右手掌心握住“辟毒珠”但觉一缕凉意，由掌心透入，五指麻木之感，果然立时减轻了不少。心下一宽，闻言不觉双眉陡扬，大喝道：“在下和你何怨何仇，你竟然暗使毒针？”

唐七爷仰首向天，阴恻恻道：“老夫从不和将死之人多费唇舌，这叫做杀鸡取卵，弟了鸡，自能取卵。”

凌君毅听得大怒，俊目寒芒暴射，冷喝道：“老贼，你鬼贼居心，卑鄙无耻，不给你一个教训，你还当天下人都怕你的毒针了！”身形一闪而至，左手翻掌而起，闪电般朝唐七爷右肩拍去！

唐七爷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中了自己“掌中针”奇毒即将发作的人，还会淬起发难。

只听“叮”的一声，凌君毅的手掌，不偏不倚，已印在他左肩窝上。他口中闷哼一声，顿觉喉头一甜，两眼发黑，张嘴喷出一口鲜血，踉跄后退了几步，几乎跌倒！三个蓝衣汉子睹壮大惊，急忙跃上前去，一左一右把他扶住。

唐七爷脸色煞白，嘴角噙血，瞪着一双三角眼，骇异地道：“小子，算

你命大，老夫掌中针例无虚发，方才那一下竟会没刺中你！

凌君毅缓缓抽出右手，冷做地道：“刺中了，但你区区一支毒针，如何伤得了我？”掌心，赫然还有一个极细的针孔！唐七爷脸如土色，骇然道：

“你……你……竟然不畏剧毒！”凌君毅傲然挥手道：

“你可以走了，在下还有事待办。”说完转身就走。

唐七爷咬咬牙，厉声道：“小子，你留个姓名再走。”凌君毅连头也不回，冷声道：“凌君毅。”唐七爷望着他远去的人影，冷冷哼道：

“小子，老夫不会放过你的，”经过这一阵耽搁，已是未牌时光，凌君毅在路边买了几个馒头充饥，心中始终盘算着如何找出那接替眇目人之人。是的，自己先得找到暗中护送的蓝衣人主仆才成。傍晚时光，赶到太和，入城不久，瞥见街上人影一闪，一个灰衣汉子迎面走了过来。

那汉子两只眼睛，在凌君毅身上打量了一阵，忽然低声道：“你是凌爷？”凌君毅听得不由怔，问道：“朋友何人，如何识得凌某？”

灰衣汉子含笑道：那就不错了，在下奉老爷子之命，在此恭候凌爷大驾。”凌君毅奇道：“你们老爷于是谁？”灰衣汉子道：“老爷子就在鼎升楼，凌爷去了，自然知道。”凌君毅艺高胆大，微微一晒道：“好，朋友给我带路。”

灰衣汉子应了声“是”，转身向前行去。凌君毅随在他身话，缓缓而行。转过两条街，果见十字路口，有一家叫鼎升楼酒店，五开间门面，看去极是气派。

灰衣汉子领着凌君毅，进入酒楼，一直往里行去，穿过一重院落，已经到了后院，但见花木扶疏，曲廊通风，清幽已极。

灰衣汉子领着他绕过回廊，到了一间厢房门首，便自停步，躬身说道：“回老爷子，凌爷来了。”只听一个苍老声音说道：“快请，快请。”房门开处，迎出一个须发花白、红光满脸的秃顶老者，呵呵笑道：“凌老弟快请里面坐。”凌君毅看得不由一怔道：“金老爷子，你也到了太和？”举步走了进去。原来这红脸老者，正是少林俗家掌门金鼎金开泰。

这间厢房，陈设精稚，窗前一张小圆桌，四面围着四把交椅。

桌上放着一个白瓷菜壶，两个菜盅。这时还有一个身穿青缎大褂，扎脚裤的老者由椅上含笑起立，可见他们两人原在品茗谈心。

金开泰忙引介道：“凌老弟，老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老朽师弟敖叔寒，昔年人称多臂猿的就是，如今是这家鼎升楼的老板。”一面又朝敖叔寒道：“这位就是愚兄方才和你说的凌老弟了。”凌君毅打呈若敖叔寒，只见他面容清癯，约有五十四五，太阳穴高高隆起，两眼神光炯炯，一望而知是位内外兼修的高手。当下一抱拳道：“敖爷大名，在下久仰了，今日有幸得晤。”敖叔寒仕道：“不敢，凌老弟英挺不群，有如人间祥麟，兄弟听金师兄提起，就渴欲一晤为快。”

金开泰笑道：“大家不是外人，请坐下好说话。”三人围着小圆桌坐下。

凌君毅目光一抬，问道：“金老爷子亲自赶来太和，莫非‘珍珠令’已有眉目了？”金开泰微微摇头：“眉目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凌君毅道：“金老爷子此话怎说？”金开泰道：“凌老弟大概还记得，那天老朽合诉过你，除了四川唐门，岭南温家，江湖上还有一家使毒名家。”凌君毅点点头道：“金老爷子说过，那是龙眠山庄。”

金开泰道：“不错，龙眠山庄。这三个月来，四川唐门、岭南温家的老当家和乐山师兄都相继失踪，只有龙眠山庄祝庄主并无失踪的消息传出。可

见‘珍珠令’那帮人，还没向龙眠山庄下手。当然咱们也可妨妄推测，‘珍珠令’可能与龙眠山庄有关，因为那天老朽曾要老弟不妨多注意及之。”凌君毅点头道：“金老爷子高见极是，在下当时也曾想到这一点。金开泰微笑道：“那天老弟走后，老朽便接连接到门下弟子的报告，说是开封城中，忽然发现了几批行迹可疑的武坏人物……，凌君毅“噢”了一声。

金开泰续道：那天晚上，老朽一个师侄，法名了悟，从洛阳赶到金鼎庄，说是发现了主仆两人，行踪神秘，而且武功路数也有可疑。据他推测，极可能和‘珍珠令’有关，他从洛阳一路尾随下来，怕一人无法应付，因此老朽派了一个劣徒随他同行……”

凌君毅心中暗道，“他说的大概就是蓝衣人主仆了。”突又暗“啊”一声，迅快忖道：“昨晚祠堂外遇害的两人，正好一僧一俗，莫非就是了悟和尚和金老爷子的门人。”念转动着，但因金开泰正在说话，不好打断他的话头。

只听金开泰续道：“哪知到了第二天早晨，老朽又接连接获门人的报告，说在城中落店的几批武林人，一清早都走了，而且走的都是同一方向，老朽猜想此中必有缘故。

当天，又发现岭南温老二率着四五个从人，在开封打了个尖，匆匆朝陈留超去，温老二虽然经常在江湖上走动，但像这次仆仆风尘，赶来中原，想必也和‘珍珠令’有关，因此老朽觉得非亲自赶下来看看不可。”凌君毅等他说完，目光一抬，说道：“在下有一事未明，想跟老爷子请教”金开泰笑道：“凌老弟别见外，咱们原是一家人，你老弟有什么疑问，只管明说。”

凌君毅道：“在下这一路上，曾三次易容，改变面貌，不知金老爷子是如何认出来的？”金开泰一手抚须，呵呵一笑道：“老弟艺出前辈高人，一身所学，放眼江湖，已是很少对手。”凌群毅道：“金老爷子夸奖。”金开泰又道：“何况老弟又精擅易容之术，行走江湖，原不会再有纰漏，只是老弟初次出门，江湖经验，犹嫌不足。”

凌君毅道：“金者爷子说得是，在下江湖经验，确是浅薄得很，但金老爷子到底是如何认出来的呢？”金开泰笑了笑道：“老弟这一路上，定然和对方照过面，露了行迹，因此，有人在老弟的行囊上，作了暗记，老弟纵然三次易容，明眼人可以一眼就认出来。”凌君毅听得一愣，道：“在下怎么看不出来？”金开泰含笑指指青布囊下角，笑道：“就是这几点白粉，对方刺的极细，老弟不注意，自然看不止来。”

凌君毅经金开泰这一指点，果然发现布囊下角，有针头细的七个白点，不觉脸上一红，道：“不是金老爷子指点，在下仍将还一无所知……”说到这里，只听廊外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及门而止。

敖叔寒指脸问道：“廷英，什么事？”门外响起一个青年人的声音说道：“禀师傅，祥源栈的伙计给凌爷送来一封信。凌君毅听得一怔，暗道：“我刚到太和，有谁送信给我？”

金开泰神情一动！敖叔寒道：“进来。”房门开处，一个青衣少年手中拿着一个信封，走了进来。

敖叔寒问道：“祥源栈的伙计呢？”青衣少年道：“已经走了。”

金开泰道：“他有没有说什么人要他送来的？”青衣少年躬身道：“弟子问了，据那伙计说，是一个客官叫他送来的。”敖叔寒接过书信，挥了挥手，青衣少年躬身一礼，便自退去。

敖叔寒把信送到凌君毅面前，说道：“凌老弟，你的信……”金开泰道：“祥源栈有老弟的熟人？”

凌君毅接过书信，一面说道：“在下只有一人，刚到太和，金老爷子就命人见召，一脚来此，并无熟人。”金开泰浓眉微扰，说道：

“这就奇了！接着说道：老弟快看看信内说些什么？”凌君毅撕开封口，抽出一张笺纸，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字迹，那是：“书奉凌大侠阁下，令妹正在敝处作客，幸勿挂念。倘荷以怀中物见姬，至为感幸。

明日日落，当于八公山前，供候侠驾。”一笔字，倒写得十分秀逸，但下面并无具名。

凌君毅手中握着信笺，半晌作声不得，照信上的语气，他们劫持了自己妹子，要自己拿怀中物去赎，时间是明天日落时分，地点是八公山。

“怀中物”，他们凯觐的大概是“辟毒珠”，但自己孑然一身，那来的妹子？金开泰看他没有作声，忍不住轻咳一声，问道：“老弟，这封信，是什么人写来的？”凌君毅把信笺递了过去，说道：“金老爷子请看。”

金开泰并未伸手去接，迟疑道：“老朽可以看么？”凌君毅道：“金老爷子只管请看，不过是有人劫人勒索。”金开泰听到“劫人勒索”四字，不由双目乍睁，奇道：“会有这等事？”随既把信笺接了过去。

他只看了一眼，就脸色微变，哼道：“这是哪一路人，胆敢如此胡作非为？敖师弟，你看看这信上写的，这一带，有哪些黑道朋友这明明是冲着咱们兄弟来的。”敖叔寒看过信笺，两道眉毛一拢，沉吟道：“这一带，据小弟所知，并无黑道人物。八公山，只有一幢吴氏别业，但吴氏双雄虽是徽帮老大，却一向规规矩矩做生意，而且生意做得很大，全省都有他们的字号，也决不可能掳人勒索……”

金开泰道：“吴氏双雄？你说的是文武财神吴文辉兄弟？”敖叔寒连连点头道：“正是，正是。”金开泰凝目道：“敖师弟不是和他什弟兄很熟么？那就叫廷英去一趟，问问他们八公山那座庄院，是否空着？”敖叔寒道：“金师兄认为吴氏别业如若空着，可能给匪徒利用，作为藏匿凌老弟令妹之处？”金开泰颌首道：“应该如此。”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在下孑然一身，并无妹子。”金开泰奇道：“如此说来，他们劫持的并非令妹？”说到这里，不觉抬目闷道：“这帮人究竟要凌老弟拿什么去赎？凌君毅道：“他们可能觊觎在下家传的那颗辟毒珠。”金开泰神色一动，问道：“避毒珠？就是老弟要当的那颗珠子？”凌君毅道：“是的，这颗珠子，自小就佩在在下身上，直到家母失踪，在下临行时，家师才告诉在下，此珠可以辟毒。”

金开泰道：“老弟在路上，那颗珠子可曾被人照过眼？”凌君毅道：“没有，在下离开开封之后，就一直放在怀里……”突然想起中午在界首遇到鬼见愁唐七爷之事，随口道：“此人莫非是唐七爷？”

金开泰听得一怀道，“唐七爷？老弟说的是唐家老七？你怎会想到他头上去？”凌君毅道：“中午他在界首拦截在下，曾被在下所伤。”

金开泰脸色严肃，目光朝敖叔寒望了一眼，道：“唐家也有人赶来了，这些人纷纷在江南上出现，看来绝非偶然之事。”接着又向凌君毅问道：“老弟怎会和四川唐门起了争执？”

凌君毅道：“事情是这样的，他派人拦袭，口口声声要在下留下怀中的东西。”当下就把中午的遭遇，详细说了一遍。

金开泰忽然呵呵一笑道：“这也许是场误会，唐家老七可能认错了人。”凌君毅愕然道：“认错了人？”金开泰捻须笑道：“老朽方才不是说过，老朽一个师侄，法名了悟，他从洛阳跟踪主仆二人下来，据说他们身上，带了某一件东西，行踪极为神秘。据老朽所知，已有不少江湖高手，在暗中跟踪，老弟适逢其会，引起唐门中人注意，才有这场误会。”凌君毅道：“不瞒金老爷子说，在下也是一时好奇，跟踪他们下来的。”

金开泰目光一亮，大笑道：“原来凌老弟也发现了？”凌君毅道：

“这事该由开封说起，在下当时也并未发现什么，是对方送信的人，误把密柬交给了在下。”接着把自己一路所遇之事，除了温婉君送自己丝囊一节，略过不提，详详细细说了出来。

金开泰点点头，道：“老弟说的，和老朽知道的差不多，据老朽推想，这件东西，也应该快送到地头了。”凌君毅问道：“金老爷子亲自赶来，自然知道递送的人的下落了？”金开泰笑道：“老弟不用性急，老朽今晚把老弟约来，一则为了老弟行藏已露，而老弟自己还不知道，行走江湖，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其次，是老朽已派了几个小徒，轮流暗中监视递送那件东西的眇目人，老弟就不用再露面了。”

凌君毅道：“那眇目人已经在龙王庙中毒身死了。”金开泰笑了笑说：“不错，但接替眇目人的，还是一个眇目人，不过此人眇的是一只右眼。”凌君毅道：“原来如此。”正谈说之间，只见先前那个青衣少年又走了进来，朝敖叔寒躬躬身道：“师傅，酒菜已经摆好，可以请金师伯、凌爷入席了。”敖叔寒点点头，站起身，笑道：“金师兄，凌老弟，粗肴淡酒，不成敬意，咱们外面坐吧。”

金开泰站起身，呵呵一笑道：“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敖师弟这里，掌厨师傅手艺可真不错，据说他老子昔年当过宫里的御厨，替皇帝老儿烧过菜，几个拿手菜，还过得重赏，如今到了儿子手里，手艺还是不同凡响。”大家跨出厢房，外面是一个精致的小客厅，中间一张八仙桌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三敖叔寒摆手肃客，金开泰让凌君毅上坐，凌君毅执意不肯，两人谦让了一阵，还是由金开泰坐了上首，凌君毅、敖叔寒相继落坐。

青衣少年立即手执酒壶，替三人斟酒。

凌君毅道：“这位兄台，也一起来吧。”敖叔寒道：“他是老朽小徒谢廷英，凌老弟不用和他客气。”桌上菜肴不多，但果然每个菜都做得精美可口。

三人喝了几杯，敖叔寒目光一抬，说道：“凌老弟，你对方才送来的那封信，打算如何处理？”金开泰捻须笑道：“凌老弟既然没有妹子落在他们手里，极可能是他们弄错了人。近日来，岭南温家和四川唐门的人，都在这条路上出现，以老朽猜想，江湖同道，如果听到此讯，也可能会有人起来，因此，近日之内，也许会有事情发生，这封信上，既未具名，凌老弟不理也罢。”凌君毅道：“不，在下觉得此人既然跟来下书，在下非去会会他不可。”金开泰沉吟道：“唐家老七，一向心狠手辣，城府极深，才有鬼见愁的外号，凌老弟实在犯不着和四川唐门结怨。”凌君毅道：“不论是否出于误会，唐老七一见面就使毒手，在下给他薄惩，已是手下留情，此事而不在我，这次劫人勒索，据在下看，他们掳的虽不是在下妹子，但掳了人可能不假，此等行径，何异强梁，在下遇上了，岂能不管？唐老七这回若是再遇上我，不废他武功，也得教他躺上一年半载。”金开泰看地说到最后一句，目中寒芒如剑，隐现杀气，心中不由暗暗一愣，忖道：

“这位老弟，好重的杀气！”一面说道：“凌老弟坚欲前去赴约，老朽和唐家昆仲，还有过几面之缘，明日老朽陪你去一趟八公山，此事双方纯出误会，大家卖个交情，能化解就化解算了。”

凌君毅道：“些许小事，在下实在不敢劳动金老爷子，既然金老爷子和唐老七相识，在下不伤他就是。”金开泰是少林俗家掌门，在江湖上一言九鼎，名气不小，才有“金鼎”之称，这许多年，从没有一个人敢在地面前口出大言的。凌君毅少年气盛，这句话，口气未免太以托大。

金开泰却毫不在意，微微一笑，心想：“唐老七为人狠毒，唐门毒药暗器，更是名闻遐迩，精巧绝伦，使人防不胜防，我是怕你江湖经验不够，吃了大亏。”这也没错，在江湖上走动，本来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但别家的亏好吃，唯有四川唐门的亏吃不得。因为他们的毒药暗器，见血封喉，等到你吃了亏，就永远没有学乖的时候了。

酒醉饭饱，下人撤去残席，凌君毅站起身，拱拱手道：“今晚得蒙二位老爷子指点，获益非浅，时间不早，在下告辞了。”

敖叔寒一怔道：“凌老弟难得光临，不嫌简慢，总该在敝处歇宿一晚，明晨再走，何用如此匆忙？”凌君毅拱手道：“叨扰厨，已感盛情。对方把书信送来此地，足见有人暗中跟踪在下而来，因此在下想在夜晚动身，一则可以不让对方发现在下行踪，二来在下打算先在八公山踩踩对方来历，给在下下书的目的何在，和被掳的究是何人。

总比一无所知，匆匆赶去赴约，要好得多。”金开泰点点头道：

“凌老弟说的也有理，那就不用和凌老弟客气了。”说到这里，回头朝凌君毅道：“关于那眇目人，咱们目前虽不知他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既引起岭南温家和四川唐家的人一路追踪下来，想必和‘珍珠令’有关。老朽已命几个小徒，轮流在暗中监视，他的行踪，已在老朽掌握之中，老朽和小徒们约定了三种联络暗记，老弟记下了，就可和小徒们取得联系。当下就把三种联络暗记和凌君毅说了。凌君毅一一记下，就起身告辞。

敖叔寒道：“老弟慢走，此去八公山，少说也有二百里路程，我叫廷英替老弟备马。”

凌君毅道：“在下此去，必须隐蔽行藏，骑马实有不便，敖二爷盛意心领了。别过两人，飘然出了鼎升楼，一路赶到城垣下，忽然发现自己前面十丈远近，正有一条人影，飞纵急掠而前。那人身法极快，掠到城下，只见他轻轻一纵，便如凭虚御风，凌空而起，轻出飘落向城外。

凌君毅看得不觉一怔，暗忖：“此人不知是何来历，竟有这般高绝的轻功！”心中想着，立即脚下一紧，赶到城垣下，双臂一划，一式“白鹤冲天”跟着飞上城头。

举目看去，那条人影，这一瞬工夫，已在二十丈外，当下立即飘身落地，一路尾随下去。前面黑影飞掠之势，就如电闪风飘，异常快速，凌君毅提足真气，展开脚程，也只能保持二十丈距离，不把对方追丢，心头更觉惊奇：“看来此人一身轻功，还在自己之上！”

两人一前一后，沿着大路奔行。前面黑影有两次回头朝身后看来，都被凌君毅巧妙地避开，双方终究隔着二十丈距离，又在黑夜里，自然不易被发现。这样足足奔驰了一个更次，阜阳城垣，隐隐在望，前面那条黑影，忽然舍了大路，朝左侧一条小径上投去。

凌君毅因对方轻功已有如此造诣，武功自然也不会太低、为了不让对

方发觉，他不敢太过逼近，直等前面黑影过去了一阵子，才籍着树木掩蔽，缓缓绕了过去。这条小径拆向东，仅仅这一耽搁，前面黑影，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凌君毅耳目并用，搜索前进，走了里许光景，看到小径左首一片树林之中，隐隐有灯光透出！于是就循着灯光，朝林中寻去。走了不过百步左右，就发现那是一座庙宇，门前横匾上写着“插花庙”三字。

凌君毅四顾无人，悄悄跃上围墙，立即隐入暗处，伏下身子，举目朝殿上望去。大殿上点着一支红烛，正有一男一女，坐在香案前两张木椅上说话。左首坐的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美艳少妇，发挽召，一身玄色衣裙，美艳绝伦，眼波如流！坐在右首的，赫然是那蓝衣人！殿前走廊上，也站着一人，正是那左手装了一只淬毒铁手的青衣人。看他们坐的位于，玄衣美妇身份似乎还在蓝衣人之上，那么方才走在自己前面的那条人影，莫非就是玄衣美妇？

正心念转动间，只听那蓝衣人清朗的声音说道：“楚姨赶来，不知义父有何指示？”玄衣美妇微微一笑道：“你义父是不放心你，要我前来看看。”蓝衣人道：“楚姨来得正好，在下正有事情奉报。”玄衣美妇“嗯”了一声，眼波流盼，问道：“你有什么事？”

蓝衣人道：“在下日前曾在淮阳附近，发现岭南温家的人……”

玄衣美妇道：“是温一峡。”蓝衣人听得一怔道：“楚姨也见到他了？”

玄衣美妇人道：“还有呢？”

蓝衣人道：“还有四川唐家的老三、老七，也赶来了。”玄衣美妇臻首微点，嗤的笑道：“原来你也已发觉了，只是你还少说了一份。”

蓝衣人惜然道：“还有哪一路的人？”玄衣美妇道：“少林。”

蓝衣人啊了一声，笑道：“那贼秃只是少林寺门下第三流的角色，他从洛阳就缀着在下来，我已叫侯铁手把他收拾了。”原来那青衣人就叫侯铁手。

玄衣美妇“格”的一声娇笑道：“田大少，我说你忽略了一份，没错吧？蓝衣人又是一怔道：“还有一个叫凌君毅的，武功极高，在下看不出他的来历。”“凌君毅？”玄衣美妇沉吟了一下，才道：“田大少你说他武功高强，那就不会错了，只不知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从未听人说过。”

蓝衣人道：“此人不过二十出头年纪，生得甚是英俊，好像习惯使用左手。”玄衣美妇目中异采闪动，口中唤了一声，接着不经意地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辈。”说到这里，忽然嗤的一笑道：“我说的是金开泰。”蓝衣人一惊道：“金开泰也来了？”玄衣美妇吃吃笑道：“田大少不相信么？他人就在太和城里的鼎升楼。”

凌君毅听得暗暗一愣，心想：“这玄衣女人果然厉害，她连金老爷于住在哪里，都摸清楚了。”蓝衣人一张俊脸，微有怒容，哼道：“看来他们都是冲着在下来的了，不给他们一个厉害，跟到地头，可能会坏了咱们的事。”玄衣美妇格格一笑道：“田大少，这三拨人，都不好斗，咱们不能和他们明来，田大少只管办你的事，这些人交给我，保管没错。”蓝衣人道：“有楚姨这句话，在下就放心了。”

玄衣美妇微哼道：“少给我戴高帽子。”蓝衣人起身道：“楚姨别无吩咐，在下告辞了。”玄衣美妇嗯了一声道：“你先走也好。”蓝衣人躬身一礼，大步走出殿来，那侯铁手站在廊前，紧跟蓝衣人身后走出。

凌君毅目送蓝衣人主仆离庙远去，正待悄悄地退走，哪知这一转眼工夫，大殿上的玄衣美妇，竟也不见了踪影，心头暗暗一惊，暗忖道：“此女

一身武功，果然极高，自己居高临下，居然没看到她如何走的，下次遇上她，可得小心。”就在此时，陡听身后传来一声冷笑，响起一个娇若银铃的声音，回荡耳际，冷冷说道：“站起来，我有话问你。”声音入耳，凌君毅不由悚然一惊，急急回头瞧去，只见玄衣美妇就俏生生地站在身后不远，她那张芙蓉般的脸上，好像罩了一层严霜，两道寒刃似的眼神，直注着自己。

凌君毅心头猛震，立即功运百穴，迅速地转过身去，淡然一笑道：“姑娘好俊的轻功。”玄衣美妇冷峻地道：“你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的？”

凌君毅道：“在下路过此地，看到路灯，才找来的。”玄衣美妇干哎道：“你从太和城一直跟踪着我下来，你当我不知道么？玄衣罗刹真要有这样粉涂，就不用江湖上走动了。”原来她叫“玄衣罗刹！”凌君毅道：“不错，在下确是从太和城来的，那是因为看到前面十丈外姑娘的人影纵掠如飞，身法极快，一时触动好奇之心，才追了下来，唐突之处，姑娘多多原谅。”说着，拱了拱手。

玄衣罗刹轻轻披了下嘴，道：“说得倒容易？”凌君毅愕然道：

“姑娘之意……”拖长请气，目光一抬，朝玄衣罗刹望去。

玄衣罗刹忽然微微一笑道：“我要你跟我走。”

凌君毅道：“姑娘说笑了。玄衣罗刹脸又一沉，冷哼道：“我从不和人说笑。”凌君毅看玄衣罗刹在顷刻之间，忽然笑意迎人，忽然冷若冰霜，心中暗暗忖道：“这女人喜怒无常，看来不好应付。”就在他念转动之际，突觉微风飒然，似有两个人直向自己身后欺来，这两人身法奇快，等到凌君毅惊觉，已经到了身后一丈之内，凌君毅暗暗一惊，迅即向后旋过身去。

瞥见玄衣罗刹嘴角噙笑，摆了摆手，低喝道：“没你们的事。”这真是电光石火间的事，凌君毅一个旋身，原也极快，但等他转身之后，只看到两条黑影，疾扑而来，又倏然退去，快得如同鬼魅，一闪不见。

凌君毅心头又是一惊，暗忖道：“这两条黑影，不知是什么人，轻功也有这般快法？”玄衣罗刹双眉一挑，膘了凌君毅一眼，忽然盈盈一笑，柔声道：“好！说，你是不是易了容？”

凌君毅不愿和她纠缠，冷傲地道：“在下无可奉告，失陪了。”双足一点，纵身飞掠而起。

玄衣美妇格格笑道：“慢点，你还没答我所问，就想走么？”人随声起，右手向空一挥，从她袖中飞出一缕极细的线影，向凌君毅脚上飞射而至。

凌君毅腾空纵起，堪堪超过围墙，陡觉右脚好像被人拉了一把，一个身子突然往下一沉，不由自主地飞落地面。

紧接着一阵香风拂面而来，玄衣罗刹飘落在他面前，花枝招展，格的一声，娇笑道：“你怎么又不走啦？”

第四章 自命不凡

凌君毅身形一停，立即朝脚下看去，又并无异状，但方才跃起之时，分明有一股力道，扯着自己足踝，不觉冷声道：“你用什么东西，偷袭了在下？”玄衣罗刹眼波荡漾，格格笑道：“系足红丝。”右手轻轻一扬，“嘶”的一声，一缕细得几乎看不清的黑线，直向凌君毅当头激射而来！两人相距

极近，凌君毅见她突然出手，连忙闪避，却已不及，但觉自己发臂上微微一动，敢情已被她暗器射中，心头暗暗震惊。

只听玄衣罗刹轻笑道：别怕，你不是问我偷袭你的是什么东西吗？不会取下来瞧瞧？”凌君毅伸手在发兽上一摸，取下一支半寸长的绣花针，针孔上果然穿著一根极细的红线。一端握在玄衣罗刹手里，分明淬过剧毒！玄衣罗刹右手轻轻一振，扯动红线，把绣花针收了回去，嫣然笑道：“你看清楚了，我这针上，喂过奇毒，只要被它轻轻刺上一下，见血封喉。不过你放心，我方才只把针插在你鞋帮上，那是因为我话还没有何完，不许你走。”

凌君毅道：“你要问什么？”玄衣罗刹美目流盼，瞟着他笑道：

“多着呢，譬如你叫什么名字是何人门下，什么人叫你来的，你说清楚了，我自会让你走的。”凌君毅哼道：“在下无可奉告。”

玄衣罗刹哼道：“你敢在我面前这般说话，”凌君毅道：“有何不敢？”玄衣罗刹笑吟吟地道：“看来你还不知我是谁？”

凌君毅道：“在下如何不知？你是玄衣罗刹。”玄衣罗刹奇道：

“是谁告诉你的？”

凌君毅道：“是你自己说的，不然，我怎会知道？”玄衣罗刹秋波般目光忽然一寒，冷声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谁，总该听人说过，我心狠手辣，不好说话。”

凌君毅道：“很抱歉，在下今晚还是第一次听到。”玄衣罗刹怔得一怔，忽然格格笑道：“原来你是初出道的雏儿。”

凌君毅被她笑得脸上一红，说道：“在下无暇和你多说。玄衣罗刹挡在他身前，冷冷说道：“不成，你不说说清楚，就别想走。”

凌君毅剑眉一剔，仰首朗笑一声道：“在下要走就走，谁也拦不住我。”玄衣罗刹同样柳眉一挑，冷冷说道：“你就试试看！”

凌君毅道：“姑娘想和在下动手么？”玄衣罗刹微笑道：“你不是我的对手。”

凌君毅道：“未必见得。玄衣罗刹伸出一只又白又嫩的纤纤玉手，向凌君毅招招手道：“来，不信你就攻几招试试。”

凌君毅道：“姑娘要试试在下斤两，该由姑娘出手才对。”玄衣罗刹笑了笑：“也好，你接得下我十招，我就让你走。”

随着话声，左腕一抬，轻飘飘朝凌君毅肩头拍来。她这出手一招，似拍非拍，似抓非抓，手法奇诡，好像含着无数奇奥变化。

凌君毅身形斜侧，右掌直立，使了一记“天外来云”，正待封出。

玄衣罗刹身子突然期进，接着发出右掌，切向凌君毅左肋。她前后呼应，甚是佳妙，以致这一记横击的招数，陡然平添了数倍威力。

凌君毅毫不思索，左手手背一反，闪电般向玄衣罗刹手腕拂去。

玄衣罗刹被迫得收回掌势，凌君毅直立的右手，趁势直切出一道劲急内劲，进逼如刀，嘶然有声，十分凌厉。

玄衣罗刹真没想到眼前这个紫脸少年。出手会有这般功力，一时不禁怔了一怔，身形一闪，避了开去，口中轻哼道：“瞧不出你果然有几手。”对拆过两招之后，凌君毅已知玄衣罗刹果非易与，玄衣罗刹也意识到凌君毅的武功，比自己想像的要强得多，两人乍分又合，四掌翻飞，互相攻拆了三招。

玄衣罗刹骤地掌势一变，奇奥招数，迭连使出，把凌君毅逼得连连后退，几乎无法招架。

凌君毅心头暗暗吃惊，缓缓吸了口气，双手迅速展开反击，他一身功力，十分精纯，此刻但听掌风激荡，出手忽虚忽实，指掌同施，倏忽变化，难防已极，顿时把玄衣罗刹追退四五步”总算扳回了劣势。

凌君毅开始出手反击，他使的这一路手法，忽爪忽掌，杂以指法，出招攻敌，往往出人意料，招数之奇，似虚而实，似正而反，使人目眩神摇！玄衣罗刹出道以来，经过了多少阵仗，却从未见过这么一路怪异手法，心头越战越惊，娇躯一扭，忽然疾退两步，双手一敛，望着凌君毅问道：“你师傅究竟是谁？”凌君毅道：“家师不喜人知，在下未便奉告。”

玄衣罗刹粉脸生嗅，猛地一沉，冷冷喝道：“你少卖关子，我会叫你显出原形来的。”突然身形疾欺过来，一下逼近凌君毅面前，双手一扬，急抓而出，她双腕柔若无骨，这一抓，变化之多，超过五六招攻势，尤其她双手尖尖十指，指甲猩红。看去有些异样，极可能还淬有奇毒。

凌君毅急急后退半步，右手扬掌猛劈，左手一探，快速无比地朝玄衣罗刹抓来的右手迎去。他手臂微弯，五指似握，极像拿扣腕脉穴道，又像拍拂手肘关节，玄衣罗刹不明究竟，被迫赶紧撤手，那知凌君毅变招奇快，你缩回手去，他五指如钩，已然朝她香肩上抓落。

百衣罗刹右肩一沉，身形侧闪，右掌扬处，猛向凌君毅手背切到，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她手掌已扫中凌君毅手背，但在这电光火石之间，玄衣罗刹只觉对方手掌忽然向下一沉，翻到自己掌下，然后往上一抬，从凌君毅掌上，传来一般巨大潜力，竟然缘臂而上，直震得自己手臂骤然一麻，身子不由己地后退了三步。这一手当真快得无以复加，两条人影，倏地一分。

玄衣罗刹脸上闪过一丝笑容，死命地盯着凌君毅，轻轻喘息了两下，问道：“你叫凌君毅，对不对？”凌君毅听得一怔，他原想问她：

“你如何知道的？”但继而一想：“方才蓝衣人告诉过她，自己习惯使用左手。”想到这里，不觉傲然一笑道：“不错，在下正是凌某。”玄衣罗刹眨动着那双直勾勾的眼睛，忽然格格一笑道：“你莫要自命不凡，告诉你，你手背上，被我指甲划破了一条血痕。”凌君毅早就看出她指甲红得异样，极可能淬有奇毒，却故作不解道：划破一道血痕，又怎样？你认为你是你胜了吗？”

玄衣罗刹双手一伸，一双又尖又嫩，有如十根羊脂白玉琢成的手指，微向下垂，直送过来，娇笑道：“你看看我的指甲。”纤秀的指甲徐着凤仙花汁，红是红，白是白，会看得人怦然心动！凌君毅只看了一眼，便冷声道：“你涂过毒？”玄衣罗刹口中“嗯”了一声，说道：“你知道就好，我指甲上涂的奇毒，只须划破一点血影，就子不见午。”

凌君毅看看手背，哼道：“果然毒辣，难你叫玄衣罗刹了。”玄衣罗刹道：“我划破你的手背，我自会给你解药，只要……”凌君毅截着道：“不用了，在下不怕剧毒。”

玄衣罗刹星眸流盼，红菱似的嘴角一披，道：那你就走吧！”

凌君毅不愿和她纠缠，立即抱抱拳道，在下失陪。”纵身跃起，一几个起落，飞掠而去。

一口气奔出小径，折入大路，只听身后有人叫道：“小伙子，慢点走老夫有话问你。”听这口气，显然又有麻烦！凌君毅不禁皱皱眉，回头看去，只见数十丈外，正有一个高大黑影，徐步缓行而来，但他那双脚，行走起来，像是没沾着地一般，虽然他举足跨步，看上去像是徐步缓行，实则身法快若

飘风。十几丈远近，晃眼间已到面前。

这人身材高大，面如古铜，生得短眉细目，狮鼻阔口，身上穿一件长及膝的铜色外袍，赤脚，拖着一双铜履。光是这身打扮，就有些古怪。

凌君毅冷做问道：“是阁下在叫我吗？”铜袍人一双细目，落在凌君毅身上，眼缝中闪着精光，微微点头道：“不是老夫，这里还有谁？”凌君毅道：“阁下何人，叫住在下，又有何事？”铜袍人从喉底发出嘿嘿两声冷笑，沉声道：“小伙子，你好大的脸，依老夫的规矩，你只能答话，不许反问，知道吗？”凌君毅看他老！横秋的模样，甚是可笑，不觉傲然道：“那只是你的规矩，阁下可知我的规矩吗？”

铜袍人细目一睁，精芒迸射，问道：“你也有规矩？”凌君毅道：

“不错，我的规矩，不论什么人，都得先报姓名，必须够资格和我说话的，我才和他说话。”这话自然是气气对方的。

铜袍人听了凌君毅的话，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这一大笑起来，竟如敲锣一般，声音甚是震耳，笑到后来，愈笑愈高，但觉四山回应，震得耳鼓嗡嗡不绝！

凌君毅脸色微变，凛立不动，心中却是暗暗震惊：“此人功力好高！”笑声荏然而止，铜袍人一双眼缝中，神光既冷又厉，嘿然道：“既然都有规矩，那就要看谁的规矩行得通了。”话声一落，右臂缓缓举起。从大袖中，抽出一只色如古铜的怪手，五指钩曲如爪，每个手指，都长着半寸长的指甲，锐利如刀，朝凌君毅作势欲抓，原来那是一只铜手。”

凌君毅见过灰衣人侯铁手，一只左手，是铁铸的。铁铸的手就像铁爪，只能当作兵刃使用，五个手指，自然不可能伸缩自如。但眼前这人一只铜手，却和一般手掌无异，看他五指箕张，伸缩自如。

就在此时，奄听一娇滴滴的声音，在耳边喝道：“小兄弟，快退！”凌君毅听出这说话的正是玄衣罗刹，但他不见真章，哪里肯退，也凛立不动，直待对方古铜色的怪手，快要抓近，才突然右手运劲，手掌一翻，朝前格去。

铜袍人出手虽缓，但凌君毅这一格，出手却是快极，哪知手掌格在对方腕背上，竟如砍在铁柱之上，一动未动。对方一只古铜手爪，依然缓缓伸来，毫无阻延，已快抓上肩头。

凌君毅格出的右掌，一阵剧痛，几乎麻到肩胛，心头大吃一惊。

估不到对方一只铜手，竟有如此厉害，急急吸气退身，向后跃开。

铜袍人也不迫击，只是冷冷一晒，回头朝左侧一片树林沉喝道：“林内何人？偷偷的和这小子说些什么？凌君毅听得又是一惊，心想：“方才玄衣罗刹那一句话，明明是以‘传昔人密’玄功说的，他如何听到的呢？”

心念转动间，只听“嘶”的一声划空细响，顿时香风扑面，身边不远，已经多了一个玄裙曳地，俏生生的美艳少妇。她，正是玄衣罗刹！铜袍人瞥了她一眼，冷冷说道：“你来作甚？”玄衣罗刹格格笑道：“我不能来吗？”一双俏眼，瞟着铜袍人，问道，“你认识我？”这句话带着点惊异口吻！铜袍人目光冷峻，晒然道：“老夫不认认识你。”

玄衣罗刹格格一笑道：“你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你。”铜袍人道：

“你知道老夫是谁？”玄衣罗刹道：“你是南疆一奇铜臂天王，对不对？”凌君毅心中暗道：“铜臂天王？我怎会没听师傅说过？”铜袍人细目一睁，射出两道棱棱寒光，又打量了玄衣罗刹一眼哦声道：

中原武林，居然也有人识得老夫。”说到这里，微微颌首道：“那很好，

老夫不难为你，你快些走吧。”

玄衣罗刹格格娇笑道：“我要就这么走开，那就不用来了。”铜臂天王道：“你有什么事？”玄衣罗刹没有理他，笑吟吟地转向凌君毅道：“看来你真的不畏剧毒了？”凌君毅道：“在下早就说过，不畏剧毒。”

玄衣罗刹低低地道：“我当你少年气盛，不肯服输，才一路跟了下来……”凌君毅冷哼道：“在下没有死，你很觉意外是不？”玄衣罗刹白了他一眼，嗔道：“我是一番好意，给你送解药来的。”凌君毅听得不禁脸上一红，只得抱拳道：“如此说来，在下错怪姑娘了。”玄衣罗刹死命地盯了他一眼，才道：“你知道就好。”接着又道：“你既没有中毒，那就快走吧。”

铜臂天王冷哼道：“老夫没叫他走，有谁敢走？”玄衣罗刹笑吟吟地道：“你没听见是我要他走的吗？”铜臂天王道：“小娘子既知老夫名号，竟还替老夫妄作主张，敢是吃了豹子胆来的。”玄衣罗刹轻笑道：“这话不错，我若没有胆子，也不会叫他走了。”

凌君毅傲然道：“在下要走就走，谁也管不着。”玄衣罗刹朝他眨眨眼，一面又以“传音入密”说道：“铜臂天王称尊南疆，小兄弟不是我小觑你，你实在不是他的对手，还是我替你挡一阵，你快走吧。”她倒真是好心。

铜臂天王细目闪动，怒中道：“你们在老夫面前，鬼鬼祟祟，说些什么？”

玄衣罗刹笑道：“我催他走呀！”铜臂天王怒声道：“不成，这小子非留下不可。”玄衣罗刹道：“你要留下他，究竟为了什么？”铜臂天王铜臂伸动，冷冷道：“老夫要问他一个人。”

凌君毅道：“你要问谁？”铜臂天王道：“反手如来。”凌君毅道：“你找他有什么事？”铜臂天王道：“他人在哪里？”凌君毅道：“在不知道。”

铜臂天王道：“难道你不是他的徒弟？”凌君毅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铜臂天王嘿嘿冷笑道：“你方才和她动手，使的手法明明就是那老贼秃的路数，老夫还会看错不成？”原来他是看到了凌君毅和玄衣罗刹动手的招数，才跟下来的。

这声“老贼秃”，听得凌君毅心头火发，剑眉一扬，怒喝道：“没错，你说的正是家师，你找他老人家有什么事？和在下说也是一样。”

玄衣罗刹听说凌君毅果然是反手如来的传人，不觉深深地瞟了他一眼。

铜臂天王呵呵大笑道：“你果然是老贼秃的徒弟，那很好，快说，老贼秃现在人在哪里？”凌君毅道：“家师行踪靡定，在下无可奉告。”铜臂天王倏地跨上一步，朝指凌君毅道：“你是老贼秃的徒弟，你会不知追他躲在哪里？再不直说，莫怪老夫不饶你。”凌君毅大怒道：“我就是不说，你又能奈我何？”

铜臂天王一声明森冷笑，五个锐利铜指，向空抓了一把，厉声道：“所以老夫要把你小子留下，抓到小的，不怕老的不出来！”铜手伸动，大有朝凌君毅抓来之势！玄衣罗刹及时喝道：“慢着！”铜臂天王伸出铜手，在中途一停，回头喝道：“你要干什么？”玄衣罗刹道：

“你要找出师父，有本事，就自己去找，以你铜臂天王的名头，和人家徒弟动手，不怕江湖上笑你以大欺小么？”铜臂天王怒声道：“老夫一向不管这些，老夫已经找了老贼秃三十年，难得这小于是他的徒弟，老夫绝不能放过……”玄衣罗刹道：“不行，我说过让他走，就非让他走不可。”

铜臂天王两道细目一睁，精光如线，直射玄衣罗刹粉脸，嘿然道：“小

娘子，你真敢多事……”“事”，字出口，本来抓向凌君毅，又停在半路上的一只铜手，随着话声，缓缓朝玄衣罗刹抓去。

凌君毅在这一瞬工夫，已从青布囊中取出长剑，大喝道：“住手。”铜臂天王沉声道：“你愿意领老夫去了吗？”凌君毅手横长剑，凛然屹立，说道：“此事和这位姑娘无关，要我领你去见家师不难，你先得胜了在下手中宝剑。”铜臂天王看了他长剑一眼，忽然阔嘴一咧，冷冷笑道：“老夫要把你留下，自然会叫你输得服服贴贴。”

玄衣罗刹道：“小兄弟，你不是他对手，快退下来。”凌君毅道：

“此事和姑娘无关，你快走吧。”铜臂天王冷晒道：“你们倒是不打不成相识，好像颇有交情。”玄衣罗刹粉脸一红，笑叱道：“老不修，要死快哉，你乱嚼什么舌根？”

铜臂天王没有理她，沉喝道：“小子，你小心了。”铜手五指一张，向凌君毅抓来。

凌君毅自幼学剑，剑法出自家传，师父临行时虽曾再三告诫。

除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炫露，但眼看铜臂天王武功诡异，铜臂铜掌，坚逾精钢，自己和他徒手相搏，只怕无法自保，故而撤出剑来。

此刻他见对方探臂抓来，心中闪电忖道：“此人右臂纵然不畏刀剑、但其他部位，也还是血肉之躯，我何用怕他？”心念闪电一动，身形跟着飘进，一下欺到对方左侧，振腕 - 剑，横削而出。他这一剑侧身进招，剑发人至，使得快速已极，虽是一招普通的“玄鸟划沙”，但在他手上使来，却是潇洒灵活之至，显得剑上造诣十分精纯。

玄衣罗刹一双凤目之中，异光连闪，反手如来一生从不使剑，他徒弟居然精通剑术！

铜臂天王五指箕张，看上去来势极为缓慢，他本来存心只在拿人，但一看凌君毅剑势不弱，忽然冷嘿一声，朝他剑上抓到。他出手奇诡，变招更快，仅仅手臂一转，就已握住了剑身，左手一指，向凌君毅肩头点来。

凌君毅但觉剑身一震，虎口骤麻，更发现对方左手五指上，也套着黄澄澄的铜指套，闪电般点到，不由得大吃一惊，自己若是在不弃剑后退，便得被他铜指点中，赶忙撒手弃剑，使了一式“浮光掠影”，往后跃退出去。

铜臂天王右手夺下凌君毅的长剑，左手点出的一指，依然直点过来，口中喝道：“小子躺下。”只见他点出的食指，向前一送，套在直指上的半截铜指套，竟然脱手飞出，带着划空细啸之声，直向凌君毅左肩飞射而来！玄衣罗刹叫道：“小兄弟小心！”凌君毅一招之间，就被人家夺去长剑，正自惊骇无比，此时骤睹一点黄光，激射而来，心头不觉火起，朗笑一声：“来得好。”左手指处，屈指向那铜套弹去。

这一手。他使的正是少林寺七十二艺中的“弹指神通”但听“铮”的一声，那枚铜指套，被他弹出数丈之外。

铜臂天王数千年来，指无虚发，没想到一个毛头小伙子，居然身怀佛门奇功，把自己的铜指弹了出去，一时也不免微微一怔目射凶光，注视着凌君毅，嘿嘿冷笑道：“好小子，看来老贼秃连压箱底的本领，都传给你了。”玄衣罗刹格格一笑，道：“你们这一仗，一个长剑被人夺去，一个铜指被人震飞，该是秋色平分，谁也没沾到便宜……”铜臂天王细目含煞，怒哼道：“胡说。”玄衣罗刹地道：“谁胡说？难道你铜指被人弹飞出去，还不肯认输？”

铜臂天王铜指勾曲作势，怒喝道：“你给老夫滚开。”玄衣罗刹道：“我有一件事，想和你打个商量，不知你愿不愿意？”铜臂天王道：“老夫言出如山，没有商量余地，这小子老夫非把他留下不可。”

玄衣罗刹道：“我说的事，和他无关。”铜臂天王不耐地道：“那是什么事？”

玄衣罗刹嫣然一笑道：“我看你 - 身武功，十分了得，又有一条铜臂，甚合我的心意……”她这嫣然一笑，媚态横生！铜臂天王看得一呆，尤其听了她末后 - 句“甚合我的心意”，更不禁心花怒放。

他年届花甲，还是个老光棍，他望望凌君毅，恨不得他赶快滚开。

旁边多着这么一个人，有些话，为了顾全身份，就说不出来。

但他一张酱紫脸上，仍忍不住春风满面，连连笑道：“在下是个爽快的人，小娘子有什么话，只管请说。”他方才还一口一声“老夫”忽然变成“在下”敢情想年轻一些。

玄衣罗刹抿抿嘴，膘了他一眼，娇笑道：“你和这位小兄弟没冤没仇，让他先走了，再说不迟。”

铜臂天王听她说要凌君毅先走，正合孤意，连忙陪笑道：“小娘子说得是，在下找他师父反手如来，只是为了昔年一点小过节，想和他较量较量，咳，咳，其实也没有什么。既然小娘子这么说，在下自当遵命，自当遵命。”说到这里，回头过来朝凌君毅道：“小子，你可以走了。”凌君毅自然看得出玄衣罗刹风流成性，似是有意跟铜臂天王勾搭，铜臂天王年届花甲，居然也是个老色鬼。看来两人有一拍即合之势，心中不齿其人，俯身拾起宝剑，一声不作，转身就正。

铜臂天王早已心痒难熬，望着玄衣罗刹，走上两步，色迷迷：

笑道：“小娘子，那小子已经走啦，你有话，可以说了。”玄衣罗刹咬着朱唇，星眸流盼，轻笑道：“我说出来，你不会见怪吧？”铜臂天王和她相距不过二尺来远，鼻中隐隐可以闻到一阵阵从玄衣罗刹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一颗心跳得好不厉害？

自叹从前六十年，简直白活了，直到今晚，才领略到女人身上竟有这般香法！ - 面忙道：“小娘子只管说，在……下决不见怪……决不见怪。”玄衣罗刹一抖手中罗帕，抿抿嘴，娇声说道：“你不见怪，那我就直说了，我看你一条右臂，像是风磨铜台金铸制，而且掸头关头，运用灵活，比起我家十二铁手，高明得多，所以……所以……”铜臂天王急急问道：“所以什么？”玄衣罗刹道：“铜臂，不是铁手高了一级吗？所以我想请你去当我家铁手队的领队……”

天，原来只是要他去当领队，这误会可大啦！铜臂天王脸色沉，哼道：“你……要……老夫去当领队？”铜臂天王雄霸南疆，要他去当什么领队，岂不太小觑他了？玄衣罗刹掠掠鬓发，说道：“怎么，你不愿意？还是辱没了你的身份？老实说，十二铁手，原都是武林大大有名的人物。比起你铜臂天王也差不到哪里去，要你当他们领队，是因为你现成有一铜臂之放，还是我抬举了你”铜臂天王听得勃然大怒，厉喝道：“好贱婢，你敢寻老夫开心？”玄衣罗刹粉脸忽然一寒，冷笑道：“我看上了你这条铜臂，你就得去担任铁手领队职务，敬酒不吃，那只好叫你吃罚酒了。”玉臂一扬，一阵香风，迎面劈来。

铜臂天王毕竟久历江湖，心头蓦然一凛，飞身向后跃去，口中喝道：“贱

婢……”喝声未落，突然发觉身后有了警兆！须知铜臂天王一身功力极高，在他三数丈之内，只要有人欺进，不用回头去看，也能凭感觉发觉，只是这回等他有了警觉，身后那人已经欺到一丈之内！不！他从对方的鼻息中听出，欺过来的竟有两个人！他故作不知，心头部暗暗震惊，忖道：“这两人能欺到自己一丈之内，才被自己发觉，一身功夫，显然不在自己之下了。”玄衣罗刹星眸一抬，点头笑道：“也好，你们把他拿下了。”说罢，身形飘动，退了开去。那身后两人，互打一个手势，口中发出一声轻哨，双双纵身跃起，挥动手臂，朝铜臂天王扑过来。

铜臂天王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声，铜臂猛抡，和左首攻来的那人对拆了一招，身形一个急旋，飞起右足，向右首那人横扫过去。

这一瞥之下，他发现袭击自己的是两个育衣汉子，年龄都在四旬以上，最使他触目惊心的，是来人左手色呈青绿，五指勾屈如爪，看去锐利无比，闪着绿阴阴的光芒，分明还淬过剧毒：他不禁暗暗起疑，忖道：“她方才曾说，她家有十二铁手，都是江湖上大有名头的人，这帮人不知是何来历？”心念闪电转动，一面大喝道：“贱婢，你们三个一起上，也不在老夫眼里。”玄衣罗刹冷冷笑道：“你少冒大气，等到该由我出手的时候，我自会出手。”

语声中，只听“当”的一声金铁互击，铜臂天王的铜掌和左首青衣人的铁手硬碰了一下，震得二人各自后退了一步。

右首青衣人趁机欺近，左手铁爪“横剖龙肝”，猛朝铜臂天王横腰抓来。

铜臂天王闪避不及，迫得力贯铜臂，振腕格去。又是“当”的一声，铜臂、铁爪一触之下，右首青衣人被震退了三步，铜臂天王也站桩不住。他飘身后退了一步，心头暗暗感到震惊，这两人功力虽不如自己，却也差得不多！这时左首青衣人已再次欺到，出手如电左手铁爪，右手掌鲜红刺目，同时袭来，封闭了铜臂天王的退路。

右首青衣人一退又进，飞扑而至，青绿铁手一招“怒龙攫珠”隐挟风雷，直向铜臂天王当头抓落。

铜臂天王怒恼已极，口中大喝一声，身形忽然离地数寸大袖飞舞，向两人展开反击。

他号称南疆一奇，除了一条铜臂不算，一上武功，在武林中也足可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

但他哪里知道，和他动手的这两个青衣人，也是黑道中的一时之选，武功相当不弱。

双方三人都不用兵刃，但比用兵刃对搏，更来得险恶：三人近身相搏，愈战愈狠，铜指铁爪快得有如骤雨狂风，各找对方要害下手，只要任何一个稍微出手迟缓，就是横尸当场、不死也得重伤瞬息工夫、三人已拼斗了二三十招。铜臂天王愈打愈怒，也愈打愈惊。他估量以自己的武功、二十招之内，一定可以击败两人。但此时三十招已过，对方二人，两只铁手，互相配合，竟然愈战愈猛，愈攻愈狠！不，他突然发觉自己在这二三个招之后，功力似是在逐渐递减，本来力敌两人，还绰有余裕、稳占上风，但到了此时，已经渐渐打成平手，而且有每况愈下之势。

铜臂天王有此发现，心头登时明白过来，自己极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玄衣罗刹做下手脚。一念及此。不觉大吼一声，右手铜、向空一挥，从五个指尖上，激射出五缕细如喷泉的黄水！原来铜臂天王这只右手铜臂，乃巧匠特别精制，中间可蓄毒水，只要按动机簧，毒水便由指尖喷射而出。水雾扩

及一丈方圆，溅中人身，立工沃烂，使人防不胜防，委实歹毒已极！

那两个青衣人早经玄衣罗刹暗中以“传音入密”，授以机密，因此一见铜臂天王右手铜臂向空挥起，立即以最快速度飘身飞闪开去，等五缕黄水像喷泉般四散洒开时，两人早已退出一丈开外。但听一阵沙沙细声，黄水洒落地面，立时轰然爆起一片黄烟，一股浓重的恶臭，渐渐随风吹散！铜臂天王毒水洒空，心头更是愤怒，左手朝指着玄衣罗刹，厉声道：“贱婢，你竟在老夫身上暗施手脚？”玄衣罗刹格格娇笑道：“你到这时候才知道呀？”铜臂天王切齿道：“贱婢，你死定了！”四点金芒，突然电射而出！那是他套在左手五指上的铜指套。

玄衣罗刹惊叫一声，仰天翻跌下去。

铜臂天王哼道：“贱婢。老夫本无伤你之心，是你自己投死，怨不得老夫。”口中说着，正待上前捡取铜指，突觉一阵眩晕，上身朝前俯冲。几乎扑倒下去！就在此时，突听一声轻笑传入耳中，接着便觉“脑户穴”上被人点了一下两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玄衣美妇等吟吟地站在他身后，纤手一招。两个青衣人立即走了过来，垂手道：“三姨娘有何吩咐？”玄衣罗刹探怀取出一个玉瓶，倾出一颗绿色药丸，向左手青衣人递了过去说道：“给他服下此丸。”

左首青衣人应了声“是”。双手接过药丸，俯下身去，一手捏开铜臂天王牙关，把那颗绿色药丸，纳入他口中。

玄衣罗刹得意地一笑，说道：“带着他，咱们可以走了。”凌君毅一路疾奔，天色大亮时，赶到颖上，入城之后，找了一家客店落脚，就在房中静坐调息，渐渐进入忘我境界。等到醒来，已是中午时分，他要店伙送来饭菜，匆匆吃毕，换了一件长衫，佩好长剑，旋即会帐出门。

大白天，路上行人不绝，自然不能施展轻功，但是从颖上到寿县，少说也有二百来里路程，只好买了一匹牲口代步。一路纵马急驰，傍晚时分，赶到一处小村落，离八公山已是不远。路旁有一间瓦舍，挑着酒招，正是一家卖酒菜的小店。

凌君毅赶了大半天路，正觉腹中饥饿，心想不如在此吃些东西，再走不迟。当下翻身下马，把马匹系在路旁一株树下，转身朝店中走去。远远只见店中一个身穿土布衣裤的汉子，正在抹着桌子。敢情这时快近傍晚，行旅客商，急于赶路，不会再在路旁进食因此已经没有甚么生意。

凌君毅走到门口，问道：“店家，还有吃的东西么？”

那汉子抬起头来，打量了凌君毅一限，陪笑道：“东西是现成的，只是客官要进城去，就得赶快，再迟城门就要关了。”这话倒是一番好心。

凌君毅道：“在下不进城。”那汉子目中闪过一丝异色，道：“这里是双桥，再过去便没有集镇了，那要到哪里去？前面可没有宿头了。”凌君毅已在一张桌边坐了下来，说道：“在下还要赶路，有什么吃的，快给我送来。”那汉子又望了凌君毅一眼，连连点头道：“客官请稍坐，小的先给你泡壶茶去。说完，匆匆往里行去。

凌君毅看他脚步甚是轻快，心中突然一动，暗道：“这店家虽然一身土布装束，但走起路来，脚不扬尘，此处离八公山已近，莫要是对方的眼线？自己倒不能不防他一二。”思忖之间，那汉子已经泡了一壶茶送来，一面笑道：“客官请用茶，小店只有包子馒头是现成的。”凌君毅点头道：“你有什么，就拿甚么来好了。”那汉子答应一声，又走了进去。凌君毅虽然口中极

渴，但却不敢立时饮用茶水探怀取出温婉君送给他的丝囊，取了一颗“清神丹”纳入口中，然后拿起茶碗，一口唱了下去。

过了一回，那汉子已端着一盘包子走出来，笑道：“客官，包子来了。”他放下盘子，目光一溜，看到凌君毅已把茶水喝干，脸上万期而然露出喜色，伸手取过茶壶，又替凌君毅倒了一碗，笑道：“客官赶路辛苦，定然口渴，小店茶叶还其不错，是本地八公山出产的老山茶，颜色不好看香味浓了些，却能生津解渴。”凌君毅听他口气，已知茶中果然做了手脚，但自己预先服了 - 颗“清神丹”，不怕他捣鬼，一面点点头道：“这茶叶果然不错。”

取过茶碗，一口又喝了下去，一面又拿起包干，吃了起来。

那汉子看他又把一碗茶喝干，心中更喜，一手执壶，又替他倒了一碗。”

片刻工夫，凌君毅已把一盘包子吃完，随手取过茶碗，又喝了一口，抬头向那汉子问道：“客家，一共多少……”“钱”字还没出口，忽然一手扶头，口中“咦”了一声道：“不对！我怎么有些头晕！”

那汉子一直站在桌旁，闻言诡笑道：“客官大概急着赶路，有些累了。”凌君毅望著那汉子，攒攒眉道：“不对！我好端端的怎会头晕？莫非……你……你在茶水里做……做……了手脚？”说到最后几个字，口齿已经不清，头一歪，伏在桌上昏睡过去。

那汉子忽然笑了起来，得意地道：“小子，等你想到，已经迟了。”这时从后面屋里，又奔出一个汉子，问道：“这小子已经放倒了？”

原先那个汉子刚嘴笑道：“兄弟比平常加上了一倍，还会不把他放倒？只是这小子确实硬朗得很，平常人只要喝一口，就会迷糊，他连唱了三碗，还把一盘包子都吃下肚去，七爷说他不怕剧毒。”

方才我真还担心‘人口迷’对他不管用呢！另一个汉子道：“你留在这里看住他，我这就赶去给七爷报讯。”说完，立即向店外走去。他们说的话，凌君毅自然全听到了，约自己到八公山来的，果然是那鬼见愁唐七爷！他哪能容得对方赶去报讯？右手屈指轻弹，一缕指风，直向刚走到店门口的汉子背后射击！那汉子刚走到门口，穴道就被制住，定在那里，动弹不得。原先那个汉子，看他走到门口，就停了下来，不由催道：“你要去跟七爷报讯，就得快走，这小子的牲口。就拴在树下，你还等什么？”

那汉子穴道受制，口不能言，身不能动，自然没回答他。

原先那个汉子看他不言不动，心头暗暗嘀咕，大声道：“喂，崔老三，你怎么啦？”话声方落，忽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崔老三中了那，还是你去通知唐七爷吧！”

先前那个汉子听得大惊，举目四顾，店堂里只有凌君毅一人，依然伏在桌上，分明昏迷未醒。这说话的会是谁？心细有了蹊跷，骇然道：“你是什么人？”店堂里除了自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哪会有人回答？

那汉子挺挺胸，壮着胆子，向空抱抱拳，大声道：“是哪一位朋友跟在下说话，兄弟是四川唐门中人，奉唐七爷之命，在这里办一件事，朋友细是路过此地，井水不犯河水，就请高抬贵手。”凌君毅缓缓抬起头来，笑道：“我可以高抬贵手，但你也得实话实说。”

那汉子惊骇欲绝，睁大眼睛，说道：“你……没有迷倒？”他想逃，但不知怎的，两条腿竟然不听使唤起来。凌君毅望着他，淡淡一笑道：“你方才不是说过，你们唐七爷说我不怕剧毒，在下连毒都不怕，区区迷药，又如何迷得倒我？”

那汉子就站在凌君毅桌前，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额上早绽出黄豆般汗珠来。

凌君毅道：“朋友最好安静些，在我面前，你是逃不出三步。”

那汉子果然不敢稍动半步，结结巴巴他说道：“大爷你……

老是明白人，小的受人差遣，身不由己……”凌君毅：“少废话，我你，你们七爷人在哪里？”

那汉子道：“七爷就在八公山上。”凌君毅道：“在八公山什么方？”

那汉子道：“在……在吴氏别业。”凌君毅道：“你们掳了什人？”

那汉子道：“小的听说是一位姑娘，是……是你大爷的妹……

子。”“是我妹子？”凌君毅听得好不奇怪？他们不知从哪里掳了一个姑娘，竟然以讹传讹，硬把她当作了自己的妹子。心中想着，一面点点头道：“好，我不难为你们，但你们必须留在此地。”话声出口，凌空一指，点了那汉子穴道，说道：“你们穴道虽然受制，但过了子时自解。”说完，起身朝外行去，出了店门，解开结绳，翻身上马，一路行向八公山而来。

一会工夫，便已赶到八公山下，但见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大路，甚是平整，敢情直达吴氏别业。突然，前面传来一声沉喝：“来人下马。”这时天色已黑，但凌君毅目光过人，举目瞧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片树林，树林前面，一排站着四个身佩单刀的黑衣劲装汉子。

稍后是一个身穿蓝布长袍的老者，看上去年约五十出头，头戴一顶瓜皮帽，脸型瘦削，眼神充足，两边太阳穴高右鼓起。一看就知道是个内外兼修的高手，手上拿着一支两尺长的旱烟管，神情冷漠，只是打量着凌君毅，没作声。

凌君毅端坐马上，冷做地道：“什么事？”四名黑衣汉子中，有人开了口，说道：“你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凌君毅道：“我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你们管得着么？”那说话的汉子脸色一沉道：“你知道这条路通往何处？”

凌君毅道：“你说呢？”那汉子道：“你没打听打听清楚？”

凌君毅笑道：“在下打听清楚了才来的。”那汉子道：“这条路只通吴氏别业。”

凌君毅道：“在下就是到吴氏别业去的。”戴瓜皮帽老者听得不耐了，一摆手，止住那汉子再说，一面向凌君毅冷冷说道：“阁下到吴氏别业吉有何贵干？”

凌君毅冷笑道：“在下去做什么？何用问我？”瓜皮帽老者冷冷一晒道：“朋友如果不想招惹是非，我劝你还是回去的好。”

凌君毅剑眉一掀，朗笑道：“这是你们唐家要招惹在下，并非在下要招惹你们唐家。”瓜皮帽老者脸色微微一变，沉哼道：“你已知吴氏别业住的是什么人，还敢前来惹事？”凌君毅冷笑道：“在下若是怕事，就不来了。”瓜皮帽老者脸现怒容，沉哼道：“好个狂妄小子。”说到这里，手中旱烟管一指，向四个汉子吩咐道：“你们谁去把他拿下？”

他话声甫落，立时有两个劲装大汉一齐拔出单刀，一左一右大步朝凌君毅马前走来。

到得近前，同时扬起手中单刀，喝道：“朋友，是自己下马就缚呢？还是要等我们出手？”凌君毅依然潇洒坐在马上，笑道：“你们看着办吧！”两个劲装汉子，因凌君毅人在马上，古人说得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两人不约而同地单刀一抡，迅速地横刀马脚，口中喝道：“小子，你滚下来吧！”

凌君毅剑眉陡剔，沉喝道：“我马匹与你们何仇？”喝声出口，手一抖马鞭，“拍”的一声，正抽在右首汉子执刀的右腕之上。那子大叫一声，丢下钢刀，抱着手腕，蹲下身去。只要看他痛得满头大汗，便知这一记捱得不轻。

凌君毅一条马鞭，打得如闪电一般，这边堪堪抽下，鞭影已经到了左边，又是“拍”的一声，这一鞭却捆在左首汉子肩背上。

那汉子同样地大叫一声，单刀松手，一个人痛得满地乱滚！另外两个大汉睹状大怒，哈喝一声，双双挥刀扑了过来。但他们堪勘扑到马前，陡觉眼前人影一晃，根本连凌君毅如何飞身下马的都没看清，人已到了面前。四川唐门，三百年来，一直以毒药暗器名闻江湖，黑白两道中人，一来和唐门多少有点交情，二来对他们毒药暗器也不无顾忌，不愿和他们结怨。唐门子弟虽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无形中，却养成了他们以为江湖上无人敢惹的观念，就是连手下人，也难免一个个眼高于顶，盛气凌人。两个汉子一看凌君毅到了面前，便不打话，吐气开声，两柄单刀蓝光一闪，绞剪般向凌君毅身上劈去。

别看他们只是唐家的庄丁，四川唐门中人，平日既很少在江湖行走，长年无事，就在庄上练武耍刀。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一身精纯武功，平常江湖武师，不用三招两式，管叫你直着过来，横着回去，但他们今天遇上的却是凌君毅，这就好比撞上了大岁！

凌君毅飞身落地，就看到两道蓝汪汪的刀光，交叉劈来，不觉敞笑道：“又是两个废料！”双手齐举，十指箕张，分向两柄单刀抓去，他赤手空拳，居然敢向锋利而又淬有剧毒的刀上抓来。

两个汉子方自一怔，突觉刀势一沉，已被对方抓个正着。

两个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心知遇上了高人，急快用力往后一抽，企图收回单刀，哪知手中单刀，好像被大铁钳钳住了一般，哪能抽动分毫？凌君毅冷冷一笑，暗运功力，一股内劲，从刀上传了过去。

两个汉子只觉手腕一振，一直麻上肩胛，哪还握得住刀？

凌君毅轻而易举地把两柄单刀夺了过来，双刀左右一分，用刀柄朝两人拍了过去。

这用刀柄拍击，原是不成招术，但在他手中使来，却是别具一格，与众不同。那两个汉子糊里糊涂地被人夺了单刀，心中难免一怔，忽觉膝上一阵剧痛，口中“啊哼”一声，双双往地上跌坐下去。

凌君毅这连串的动作，快速绝伦，从马上飞身落地，夺下单刀，拍向两人，只不过眨眼间事！连站在林前的瓜皮帽老者，眼睁睁看着他伤了两人，有心出手抢救，都嫌不及，心头又惊又怒，他想不到对方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竟有这般高绝身手，一双阴隼目光，直注在凌君毅脸上，沉喝道：“阁下果然有些门道，难怪敢找上门来寻衅。”

凌君毅把夺来的双刀，随手往地上一掷，傲然笑道：“在下是践约来的，说不上上门寻衅，朋友若是不想赐教，那就上去通报一声，说凌某已经来了。”瓜皮帽老者听他说是践约来的，原想问清楚是和他订了约的，但听到后来几句话，言外之急，分明是说自己不敢和他动手。是可忍，孰不可忍？

瓜皮帽老者痰削脸猛地一沉，嘿然道：“很好，只要你胜得老夫，老夫

就给你通报去。”凌君毅朗笑道：“朋友说的，正合我意。”

瓜皮帽老者一声干嘿，旱烟管迅快地交到左手，右手一抬，一只乌黑的手掌已当胸向凌君毅印来。凌君毅看他手掌乌黑发光，暗暗叫了声：“黑煞掌！”但他岂肯示弱，右手凝足功力，朝前迎去，硬接对方掌势，但听蓬然一声大震，凌君毅接了瓜皮帽老者一掌被震得手腕一麻，他心知对方掌上练有毒功，迅速探手入怀，握住了“辟毒珠”。

瓜皮帽老者也被凌君毅的掌力震得血气浮动，连退三步，心头暗暗震惊：“这小子年纪轻轻，哪来这么深厚的功力？”心念转动，瘦削脸上，却不期飞起一丝狞笑，挥挥手道：“小子，你可以回了。”凌君毅卓然而立，讶然道：“怎么，在下落败了么？”

瓜皮帽老者一阵嘿嘿阴笑道：“小子，记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凌君毅淡淡一笑道：“朋友这话，倒是费解得很，你好像是说在下活不过今晚？”

瓜皮帽老者沉哼道：“老夫正是此意。”凌君毅含笑道：“这就奇了，在下怎会一点也感觉不出来？”

而且在下之意，还想请你上去通报呢！”这瓜皮帽老者乃是门副总管黑煞学耿士贵，平日原是城府极深的人，尤其他练的“煞掌”是用唐门独门毒药熬练，较之一般江湖上的“黑煞掌”，何止厉害十倍，击中人身，子不见午。眼前这年轻人，明明和自己硬对了一掌，剧毒由掌心缘臂而上，直攻心经，要比击中任何部位，传毒更来得快速。

但眼前这个年轻人，确实毫无中毒现象，他这份震惊，比刚才一掌被震退三步，还要骇异，目光炯炯，直盯着凌君毅，心头暗暗道：“这小子竟然不畏剧毒？”忽然点头道：“好，老夫给你带路。”

说完，转身向青石板铺成的登山大路上走去。

凌君毅傲然一笑，一手牵着马匹，跟随他身后而行。这条登山道路，宽阔平整，虽是一路往上行去，但丝毫不觉吃力，两进参天松柏，风声如涛！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半山腰。这里是一片相当宽敞的平台，虽在夜色中，凌君毅仍然看得清楚，平台四周围口白石雕栏遍种奇花异卉，清香袭人！正面是一座清水砖墙的高大门楼，横额上是用方砖砌成的“吴氏别业”四个大字，两扇朱漆大门，敞歼无阻，门口悬挂着一对巨大的灯笼，灯笼上却写若一个“唐”字，敢情他们是借“吴氏别业”暂住。

门口站着两名手抱单刀的黑衣汉子，面对着面，站在那里，跟泥塑木雕一般，一动不动，好不气派！黑煞掌耿士贵领着凌君毅走到平台中间，就停了步，回过头来，冷冷说道：“朋友请在这里等着，老夫给你进去通报。”转身向大门内行去。

凌君毅心中暗暗嘀咕：“看来这座吴氏别业摆在眼前的排场，可能四川唐门来了什么重要人物？”等了片刻工夫，便见耿士贵带着一个人走了出来。

这人也在五旬开外，浓眉、鹞目，身穿天蓝长袍，个于高大，看去甚是冷傲。就在这两人在大门口现身之际，从这座大宅院的左右两侧，同时像鬼魅般闪出八个头包蓝巾，身穿天蓝劲装，手抱蓝汪汪朴刀肋剽悍大汉。他们虽没向凌君毅围上来，但却迅速散开，远远地形成了包围之势。凌君毅负手站在平台中央，连看也没向他们看上一眼。

那蓝袍人在阶前站住，一双鹞目，精光如电，打量若凌君毅，向耿士贵沉声问道：“你说的就是此人么？”

耿士贵应了声：“是的”。蓝袍人目光一注，冷冷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来此何事？”

凌君毅傲然而立，恍如未闻。

那南袍老者脸色一沉，浓哼道：“小伙子，老夫问你话，你听到了么？”

“问我？”凌君毅徐徐转过身去，望了他一眼，说道：“最好先说……”凌君毅傲然而立，恍如未闻。

那南袍老者脸色一沉，浓哼道：“小伙子，老夫问你话，你听到……”“问我？”凌君毅徐徐转过身去，望了他一眼，说道：“最好先说……”

凌君毅依然背负双手，傲不为礼，只是口中“哦”了一声。巴天义面现怒容，说道：“现在你可以说出来意了。”

凌君毅道：“巴总管既然不知在下来意，那就去叫鬼见愁唐七爷出来，他知道。”巴天义浓眉微攒，道：“原来朋友是找唐七爷的，只是七爷不在这里。”

凌君毅冷笑道：“他可是敢出来见我？那也没关系，你们把劫来的一名女子，放出来就好。”巴天义听得勃然大怒，沉喝道：“好狂妄的小子，这里可容不得你撒野。”

凌君毅剑眉一轩，冷然道：“姓巴的听着，凌某应约而来，你们劫来的虽然不是我的妹子，但凌某既然来了，就得把那位姑娘带走，你叫唐老七赶快把人放出来。”巴天义道：“你小子胡说什么老夫告诉你七爷不在这里，你快滚吧！”凌君毅道：“吴氏别业中住的不是四川唐门的人么？”巴天义沉喝道：“小子，你知道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凌君毅道：“在下不管这里住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劫持了良家女子，在下就找你们姓唐的要人。”巴天义一阵嘿嘿沉笑道：“来向唐门要人？你好大的胆子。”凌君毅冷笑道：“光天化日，掳劫良家妇女，你们四川唐家，目中还有法纪么？”

巴天义气得双目圆瞪，大笑道：“老夫真没想到天下会有像你小子这样不珍惜自己性命的人。”说到这里，猛地一挥手道：“这妄小子，上门找死，你们把他剁了！”此话一出，四周八个蓝衣大汉，动作疾敏，本来站得很远，这一瞬功夫，已扑近平台中央！

他们似是接着八卦方位列阵，欺到凌君毅身前数尺，脚下一停，立即迅快地移动方位。

同时每人手中蓝汪汪的扑刀，也已迅速交错劈出。

刹那间，刀影如山，涌起一片蓝光，从四面八方凌君毅攻到。

凌君毅吃了一惊，暗道：“看来他们早有布置，这刀阵攻势严密，倒是厉害得很！”

心念转动，突然“呛”的一声，长剑出匣，一道青光，绕身而起，化作一片护身光幕，旋听左右前后，连续发出八声急如连珠的金铁交鸣！他一招之间，虽然封开了八人攻势心头却也禁不住暗暗一凛，忖道：“差幸自己看出刀阵厉害、早已有备，若是换了一个人，在这第一招上，就得吃上大亏。”这八人刀阵，大概是四川唐门的精锐劲旅，每一个人，都是久经训练，刀阵一经展开，但见一道道蓝汪汪的刀光，愈来愈是凌厉，交织成一片严密的刀网。

把凌君毅死死围住，裹入刀光之中。

凌君毅虽然不惧，但身在刀阵之中，被左右前后一波接一波的围攻，却也感到这八个人一经联手，此进彼退，相辅相成，穿插游走，十分难斗，

不但没有机会伤得对方，甚至拆封都有应接无暇之感。

凌君毅空有一身惊人之艺，竟然被八柄朴刀，连环交击，着着进逼，弄得手忙脚乱，施展不开。他哪里知道这是四川唐门的“八封刀阵”，虽不能和少林的“罗汉阵”，武当的“五行剑阵”相比拟，却也别具威力，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活着闯出来。那是因为四川唐门以毒药暗器驰名于世，这八个人不但精擅刀阵，手中使的更是天蓝化血刀。而且每个人都练有一种极厉害的暗器，最后，招“八仙献寿”，真如八仙过海，备显神通。

八种暗器，一齐出手，非把你弄个神形俱灭，才肯罢手。

凌君毅和他们打了七八个回合，只觉这八个大汉的了刀阵，缠人威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他不愿和他们缠斗，长剑疾抡，纵身而起。

哪知八人号称唐门八将，武功十分了得，你纵身跃起，他们也跟着飞跃而起，手中蓝色朴刀，依然分由八个方位，夹击过来。

第五章 剑破毒刀阵

这真是凌君毅出道以来，最使他穷于应付的一场恶斗，身形一起，突又疾沉而下！

这一下动作快速，避开了八柄毒刀的空中袭击，身形落地，立即一个急旋，正待冲出刀阵！哪知这八人久经操练，武功、心意，动作如一，配合得十分严密，八刀交织，一齐刺了个空，也立即跟踪落地，八人依然各占方位，丝毫不见散乱，八道光，又同时交叉攻到。总管巴天义脸色阴沉，站在阶上，适时喝道：

小子，你此时弃去长剑，束手就缚，还来得及。”

八个大汉听到巴总管的喝声，立即有人大喝：“小子，总管叫你弃剑受缚，还不住手？”一人出声，大家附和着略喝：“小子，快快弃剑受缚。”凌君毅身在刀阵之中，听得大怒，不觉剑眉一剔，朗声喝道：“姓巴的，我只是不愿多伤无辜，你当区区刀阵，真能困得住我？”喝声出口，右手长剑奇招突发，但见一道耀目光虹，从他边涌起，回扫而出，这一剑，正是他家传八剑之一的“龙争于野”！师傅曾经告诫过他，他家承的三种武学，行走江湖，不宜轻易展露，但此时他被迫得不得不使，刹那间，但听一阵急骤的金铁交鸣，八个蓝衣大汉都只觉眼前奇亮，右腕被震得发麻，八柄天蓝化血刀，同时被震脱手，飞出去！八个大汉全都被他这一招震慑住了，谁都不知道自己朴刀是如何脱手的，一时不禁望口凌君毅发呆！巴天义看得脸色大变，突然双手一拍，厉喝道，“你们还等什么？”这句话，等于是发出了最后命令！八个大汉悚然一惊，倏地后退一丈双手扬处，八股细碎蓝芒，千百点寒星，由八个不同方向，密集如雨，向凌君毅立身之处，激射而至！但凌君毅却在此时，已经到了巴天义身前，锋利的剑尖，一下抵在他喉结之上，冷冷说道：“姓巴的，你动一动，我就刺穿你的喉咙。”巴天义能当得上四川唐门的总管，一身武功，自然也不会弱到哪里，但他根本没看到凌君毅是如何欺过来的。他只觉眼前微风一飒，雪亮锋利的剑尖，已经点在自己喉咙之上，这是他作梦也想不到的事，一张脸登时煞白，硬是不敢挣动一下。

黑煞掌耿士贵就站在巴天义身边，他心机深沉，一看机不可失，一声不作，抡掌就朝凌君毅肋下印来，这一掌相距既近，他又是蓄意而发，自然快速无比！凌君毅好像背后长着眼睛，看也不看，左手疾翻，一招“赤手缚龙”，快得如同闪电，扣住了耿士贵的手腕，反手朝后丢出。耿士贵毫无还手余地，一个身子就像稻草人一般，手舞足蹈，直向广场中间摔了出去。差幸那八个大汉暗青子出手，忽然不见了凌君毅的影子，大家已经停下手来，不然，这位副总管必然成了飞靶！巴天义色厉内荏，直着脖子，头往后仰。口中厉声道：“朋友你要如何？”凌君毅冷傲地道：“带路。”巴天义额前汗水直冒，问道：“你……要见谁？”凌君毅道：“自然是你的主子。”巴天义着急道：“你……”凌君毅不让他说下去，忽然收起长剑，冷喝道：

“姓巴的，好好转过身去，向里去吧，我想你心里一定明白，在我凌某面前，有剑，没剑，都是一样，只要你敢有半点异动，我不会让你跨出一步的。”这话换在平时，巴天义死也不会相信，但此刻从凌君毅口中说来，他却千信方信，这年轻人一身武功，确实莫测高深，他说得出，做得到，天底下，没有人会把自己性命当作儿戏的！巴天义一声没吭，转过身去。他喉头前面，有形的剑，已经收回去了，但他可以感觉到，背后有一支无形的剑抵着他！

这是他多少年的经验告诉他的，这年轻人，凭他的能耐，实在惹不起人家，总算背后没被剑尖抵着走进来，这已是人家给他面子了。不，这是凌君毅故示大方，压根儿没把他巴天义放在眼里。在巴天义来说，虽是被人押着进去的，但在旁人看来，却像是领着凌君毅进去的，这总比剑尖抵着走要好得多了。他硬着头皮，走在前面，凌君毅宝剑早已返鞘，步履潇洒，跟着他进入大门。

二门前面，同样站着四名黑衣佩刀大汉，他们看到巴总管领着人进来，自然不加拦阻。进入二门，就可以看到大厅上灯火辉煌，阶上走廊间，左右各站着四名一色身穿黑衣、手捧天蓝毒剑的女子！

这八个女子，年龄都在四十以上，腰佩革囊，左手都戴着鹿皮手套，这阵仗虽是娘子军，倒也雄纠纠，气昂昂！大厅上。垂着湘帘，这时已从帘内传出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沉声道：“巴总管，老身听说有人破了咱们曲‘八卦刀阵’？”

巴总管慌忙趋前三步，朝阶上躬下身去，说道：“属下正是来向老夫人禀报，此人姓凌，要见老夫人。”凌君毅听得不禁一怔，心想：

“自己是找鬼见愁唐老七来的，几时要求见甚么老夫人？”

只听那苍老妇人声音说道：“人呢？”巴天义躬着腰；直：“启禀老夫人，属下已经把他带进来了。”

苍老妇人声音冷冷一哼道：“你们都栽了跟斗是不是？”

巴天义拭着汗水，不敢出声，苍老妇人声音缓缓说道：“好吧。你带他进来。”

巴天义应了声“是”，迅快转过身来，脸露阴笑，抬抬手道：“凌朋友随我进去。”说完，急步朝阶上走去。凌君毅没有作声，随着他举步跨上石阶，早有两名黑衣女子一左一右，掀起帘子。

大厅上四角挂着四盏官灯，中间悬挂着一盏莲花形的琉璃灯，因此照得整座大厅，通明如同白昼。上首一张紫檀雕花靠背椅上。

端坐着一个皮肤白净，面目冷峻的黑衣老妇人，一头白发，黑丝绒包

头，中向嵌着一块翠玉蝙蝠，手中拄着一支拐杖，看去当在六旬以上。

左右两边伺立着两个青衣丫鬟，腰佩短剑，在靠椅后面，站着一个人容貌艳丽的少妇，神态端庄，如果不是老妇人的儿媳，便是她女儿。

巴总管一脚跨进大厅，立即趋前几步，躬下身去，口中说道：

“属下给老夫人少夫人叩安。”唐老夫人一摆手道，“巴总管少礼。”

她口中说着，两道冷峻的目光，早已射到凌君毅身上，冷冷问道：

“巴总管，就是这年轻人要见老身么？”

巴天义应了声“是”一面回过身来，阴声道：“凌朋友要见老夫人，这位就是老夫人了，”凌君毅缓步走上几步，拱手作了个长揖，道：“在下凌君毅，见过老夫人。”

唐老夫人道：“年轻人，老身听说你在外面破了咱们唐家的‘八卦刀阵’真是难得得很！”口气十分冷峻，显然心头大是不快。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老夫人原谅，在下出于自卫，不得不尔、不过在下已经手下留情，不曾伤人。”唐老夫人脸色微变，哼笑道：

“那倒还是承你的情了，如若不手下留情呢？都把他们杀了是不是？”

凌君毅剑眉一挑，冷声道：“若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围着在下施放歹毒暗器，在下纵然不取他们性命，至少也要卸下他们八条施放歹毒暗器的臂膀来。”唐老夫人怒哼道：“年轻人好狂妄的口气，你把咱们唐家看扁了。”

凌君毅道：“老夫人这话就不对了，江湖黑道，以强凌弱，仗势欺人的事，大家虽是司空见惯，并不足奇。但四川唐门，声名久著，应该讲一个理字。”唐老夫人怒声道：“老身哪里不讲理了？”

凌君毅道：“老夫人若是讲理，那就不妨问问巴总管，在下应约而来，贵门中人，一再拦袭，在下若是不能自保，早就横尸山下了。”

唐老夫人道：“巴总管，他说的是真话么？”

巴天义道：“属下据耿副总管报告，此人上山寻衅，身手颇高，因此属下命他们布下刀阵。”唐老夫人道：“你没问他来意？”

巴天义道：“属下问了，他说咱们掳劫良家女子，他是要人来的。”

唐老夫人沉声道：“你们有没有掳劫良家女子？”巴天义惶恐地道“老夫人明鉴，咱们怎会做出这种事来？”，唐老夫人冷峻目光投向凌君毅，问道：“年轻人，你求见老身，就是向老身要人来的了？”

凌君毅道：“在下并不知道老夫人在此，也并未求见老夫人。”唐老夫人道：“那你是找谁来的？”

凌君毅道：“在下要找的是鬼见愁唐七爷。”唐老夫人道：“是老七掳劫了良家女子？”

凌君毅道：“不错，他掳劫了一个女子，误以为是在下妹子，要在下前来八公山赴约。”一面从怀中取出那封信柬，说道：“有信为凭，请老夫人过目。”当下就有一名使女走了过来，接过信柬，双手呈给老夫人。唐老夫人抽出信笺，看了一眼，双眉微微一扰，问道：

“你知道老七劫持的是什么人么？”凌君毅道：“在下并无妹子，他劫持的女子是谁，在下也不知道，但他劫持此女，是因在下而起，在下不得不来向他要人。”

唐老夫人不觉点头道：“这话倒是不错，唔，你可是跟他结过甚么梁子？”凌君毅道：“这个……昨日中午时分，在下路过界首，就被唐七爷和他手下围攻，声言要在下交出怀中之物，在下不知他要在下怀中何物？”当

下就把当时情形，以及上山赴约，又遭耿士贵和刀阵围袭之事，详细说了一遍。唐老夫人听得脸有怒容，朝巴天义冷冷一哼道：“巴总管，你这是在管些什么？人家以礼求见，老七糊涂，你也跟着糊涂，真把咱们唐家的脸都丢尽了。”

巴天义惶恐地连连躬身道：“属下该死，万望老夫人开恩。”唐老夫人道：“不用说了。老夫人呢？”巴天义道：“七爷没来这里……”

唐老夫人以杖顿地，怒声道：“你们立时主给我把老七找来，咱们四川唐门，居然做出掳人勒索的事来，传出江湖，叫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

巴总管连声应“是”，唐老夫人又以杖顿地，喝道：“还不快去？”巴天义不敢停留，急急往外行去。唐老夫人目光一抬，道：“年轻人，你听见了，四川唐门，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糕，明天中午以前，你可再来一趟吴氏别业。那女子虽然不是你的妹子，但老身还是要把她交还给你领回去，此事由你而起，你不会不答应吧？”

凌君毅拱拱手道：“老夫人吩咐，在下自当遵命。”唐老夫人一抬手道：“好，明天中午以前，你来找老身好了。”凌君毅拱拱手道：

“如此，在下告辞。”出了吴氏别业，一路展开脚程，赶到寿县，翻上城垣，找了一处隐僻所在，悄悄跃落。现在，他已潇洒地走在大街上了。

寿县，古之寿春，楚之郊都。东邻蚌埠。南接合肥，北距风台极近，西通颖上、六安，可以说是水陆交通的中心。这时虽已是初更，但大街上依然行人往来灯火通明，楚馆秦楼，丝竹之声，随风飘传。

凌君毅在大街上转了一圈，终于走入一条横街，那里有一家寿春客栈，闹中取静，门面十分气派。凌君毅还未走近大门，早有一名伙计迎了上来，哈腰道：“客官住店，小号有最高雅的上房，伺候周到。宾至如归。客官请进。”抢在前面，拉开大门。

凌君毅本来就是住店来的，大步跨进店堂，那名伙计迎着，把他顶到上房。然后打来洗脸水，又泡了一壶茶送来。

凌君毅解下长剑，挂在床头，洗了把脸，就倒了一盅茶，在窗口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心想着，自己从开封跟踪蓝衣人（如今知道他叫田公子）起，这数日来，竟然接二连三地遇上事故，看来江湖上确实已有许多人一路跟踪下来。他想到清丽绝俗、温文多情的温婉君，也想到娇憨动人、天真活泼的绿衣姑娘——他只知她姓方，旁的就一无所知？

他怀念温婉君，也更难忘姓方的绿衣姑娘。他觉得这两人有如春花秋月难于取舍。

男人知好色。则慕少艾，何况凌君毅是个多情种子，又是初坠情网。他怔怔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一会显出温婉君的纤影，向他脉脉含情地微笑！一会又变成绿衣少女的苹果脸，漾起两个小酒窝，暗暗格格地向他诉说着：她那个表姐，美得像滴凡仙子一样。

但他除了只知道她姓方，连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相思味有甜有苦，尝着苦也不肯抛。凌君毅只尝到一点甜还没有尝着苦呢！

他坐了一会，觉得头脑有些昏倦、也就解衣就寝，哪知上了床，却辗转不能成眠，远远听到更鼓已敲三更。

蓦地，他清晰地听到窗外，“嘶”的一声轻响，一道人影，带起一缕衣袂飘风之声，接着是极轻微的脚尖落地之声。紧接着悄悄地欺近窗前，这人

还屏着呼吸，在窗前站定下来。

这些，当然瞒不过凌君毅，但他要看看这夜行人有何企图，所以仍然佯作不知，不加理睬。

那夜行人在窗下待了半晌，听不到房中动静，似乎有些忍耐不住，隔着窗户，冷冷说道：“凌君毅，你出来。”这话说得不高，但即使凌君毅睡熟了，也定然可以听到了。

因为一个练武的人，纵然在睡熟之时，也一定会保持着相当的警觉。何况像凌君毅这等身手的人，应该在他欺到窗前之时，即已发觉，他等了半晌，敢情就是想等凌君毅发觉，就因为凌君毅没有动静，他才出声招呼的。

人家既已指名叫阵，凌君毅自然不好再装作不闻，口中低喝一声：“什么人？”一跃下床，披起长衫，一手已经摘下挂在床头的长剑，推开窗户，人如灰鹤，一下穿窗而出。

他飞出窗外，只见前面屋脊上，卓立着一条瘦小人影。

凌君毅看他似有挑衅之意，心头不禁火起，双足一点地面，身形凌空而起，朝那人飞扑过去。

那人影一见凌君毅扑来，立即飘然掠起，一连两个起落，到了临街一座民屋之上，脚下丝毫不停，一路穿房越脊。纵掠如飞，朝西逸去。

凌君毅因他指名叫阵，明明是向自己挑战，一时哪肯放松？暗暗提吸真气，身化飞虹，一路衔尾疾追下去。一个跑，一个追，宛如两点流星，划空飞射，不过片刻工夫，便奔到了城西一片荒郊。对方轻功虽然不弱，但比起凌君毅来，却逊上一筹还不止。这阵工夫，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逐渐接近，等奔到西郊，双方之间已只有三数丈距离了。奔行之间，前面瘦小黑影突然回过身来，手腕扬处，低喝一声：“照打！”一点黑影，直向凌君毅迎面打来。

凌君毅不防对方有此一着，急忙脚下一停，扬左手，一下把打来暗器抄住，那只是一颗石子。但就在他奔行之势一停刹那，对方也已停住身形，转过脸来。两人相距，此刻已不过一二丈远近，凌君毅举目瞧去，只见此人头戴毡帽，面如黄蜡，身材瘦小。一身黑色劲装，背负一柄长剑，看上去面貌有点猥琐，可是一双目光，却湛如秋水，明亮照人。他正在打量着对方之际，对方也目光凝注，打量着他。

凌君毅只觉眼前此人，自己从未见过，这四周也静悄悄的不像有什么埋伏，心中暗暗觉得奇怪，忍不住问道：“阁下把在下引来此地，不知有何见教？”那黑衣人低沉地道：“你就是凌君毅？”

凌君毅抱拳道：“不错，在下正是凌某，阁下如何称呼？”黑衣人冷冷说道：“你不用问我是谁。”

凌君毅道：“好，那么阁下总该说说来意吧？”

黑衣人缓缓从肩头撤下长剑，说道：“我听说你自恃武功高强、目空四海，很了不起。”凌君毅听得一怔，淡淡说道：“尊驾也许耳闻失实，在下从未自恃武功高强且不敢目空四海。”

黑衣人道：“我不管你是不是目空四海，我约你到这里来，就是要和你较量较量。”

你身上不是佩着宝剑么，咱们就在剑上分个高低吧。”凌君毅看了自己宝剑一眼，徐徐抬目道：“有此必要么？”

黑衣人道：“除非你不敢和我比剑？”凌君毅双眉微皱道：“剑是凶器，

咱们素昧平生，无怨无仇，何必非以兵戎相见不可？”

黑衣人长剑一指，道：“我约你来此，就是要和你分个高下，你既然来了，自是非比不可。”凌君毅道：“阁下受人怂恿而来？”

黑衣人斩钉截铁道：“没有人怂恿我，是我自己来的。”

凌君毅道：“那么阁下请回，在下恕不奉陪。”说完，转身欲走。

黑衣人冷喝道：“凌君毅，你给我站住。”

凌君毅道：“阁下还有件什么事！”黑衣人道：“你不能走。”凌君毅道：“为什么？”黑衣人一扬手中长剑，道：“此时此地，你想走，只怕我手中剑不肯答应。”凌君毅剑眉微扬，显然已有怒意，但依然忍了下去。说道：“阁下既然精擅剑术，须知学剑并非争一时意气用来逞勇斗狠的，在下不愿无故动剑。阁下可以走了。”

黑衣人叫道：“不行。”凌君毅道，“在下从学剑之日起，一直俗遵剑经铭言，决不轻易和人动手，”黑衣人冷笑道：“我不懂剑经铭言，今晚你只有在两种情况之下，可以离开此地。”凌君毅道：“哪两种情况？”

黑衣人道：“一种是你胜了我手中长剑，一种是你弃剑认输留下你手中宝剑。凌君毅目光寒芒飞闪，冷然道：“在下奉劝阁下，莫要逼人太甚。”

黑衣人眨动一双晶莹眼睛，冷笑道：“我原是找你比剑来的，什么叫逼人太甚？”凌君毅不耐道：“在下早已说过，不和任何人无故动剑。”

黑衣人冷冷 - 哼道：“你既不愿和我动剑，就得弃剑认输；不想弃剑认输，就得和我分个高低，我想反手如来的徒弟，总不至于是个懦夫吧？”

凌君毅双目寒光进射，突然之间，现出凛然神色，朗笑道：“阁下虽是激将之言，但凌某为了保持师门声誉，只好和阁下放手一搏了。”右手一探，锚的一声，撤出剑来。

黑衣人得意一笑，道：“你准备好了？”

凌君毅道：“且慢。”黑衣人道：“你有什么话说？”

凌君毅正容道：“在下宝剑，出必伤人，阁下最好小心些。”黑衣人怒哼道：“既然动手，就算被你一剑刺死，那也只好怪我学艺不精，你有什么绝招，只管施展好了。”

凌君毅道：“在下话已说明，阁下可以动手了。”

黑衣人早已等得不耐，口中道一声：“好！”“好”字出口，抖手一剑，分心便刺。

这一剑，出手极快，青芒 - 闪，剑尖已到胸前。

凌君毅因对方非和自己比剑不可，心知他剑上定有特殊造诣，因此丝毫未敢轻视对方。一见黑衣人挥剑刺到，立即身形一侧，挥手一剑，反击过去。黑衣人轻笑一声，剑如灵蛇。轻轻一滑，剑尖忽然朝上挑起，一点青芒，直点凌君毅咽喉。

凌君毅微微一怔，心中暗道：“此人剑法，倒是快速得很。”剑尖一竖，朝上削去。

黑衣人没和凌君毅接触，上挑之势，中途一变，剑光朝下直落，闪电般朝凌君毅胸腹划下。

凌君毅削出的剑势，居然封了个空，不觉一惊，忖道：“他这是什么剑法，竟有这般凌厉，看来自己倒不能轻估他了。”微一吸气，剑势跟着直落，朝黑衣人剑上拍去。

黑衣人迅疾收到，但在一收之后青芒连闪，却又一口气刺出五剑。这

五剑一气呵成，快得无以复加，名虽五剑，实则绵密无间，几如一剑！

凌君毅人随剑走，剑随势发，同样还了他五剑，不是封架，而是进招，轻灵快捷，以攻还攻，双剑交而不击，不带半点声息。

黑衣人似乎想不到凌君毅会在自己一轮快速抢攻中进招，不禁呆得一呆，脚下被逼得连退了两步，他一气之下，口中冷哼连声，身形直扑而上，手腕连摇，紧接着又是八剑，快速攻出，剑势连绵，如天机云绵，幻出一片缤纷光影，灿烂夺目，凌厉得令人眼花撩乱，目眩神摇。看来他是把压箱底的本领都使出来！

只是他遇上的是凌君毅，只听凌君毅朗笑一声：“阁下小心了。”突然之间，剑交左手，身如旋风，向左欺进，剑光陡盛，如匹练横飞，如闪电缭绕。

“锵”的一声，黑衣人八剑齐发，带起的缤纷剑光，一触即没，头顶一凉，手中长剑，同时受到极大震力，再也掌握不住，一下被震飞出去！“啊……”他发出了一声尖叫。

黑衣人一直话声低沉冷漠，听不出他究竟是男是女。这声尖叫，敢情起于仓促，无法掩饰，声音清脆而尖，分明是个女子！

凌君毅闻声一惊，急忙收剑停身，抬目望去。黑衣人头上一顶毡帽已被削落，一头青丝，披散下来，俯身拾起长剑，恶狠狠地盯了凌君毅一眼，扬手打出三点紫芒，一语不发，转身疾奔而去。

凌君毅没想到黑衣人会是女子，不禁怔得一怔，骤见三点紫芒，一闪而至，来势极快，直奔自己胸前。而就在将到胸前之际，本来的直射之势，忽然变为振翅翩飞，散将开来，一叮咽喉，另外两只，扑向双肩！凌君毅目光何等敏锐？已然看清黑衣女子打出来的，竟是三只紫色小蜂，心头暗暗一凛，急忙举剑一挥，朝三只紫蜂劈去。只听“叮”“叮”“叮”三声轻响，三只紫蜂被他一齐击落。个中又是一怔，暗道：“这三只紫蜂，原来竟是暗器，自己还当它是真的哩。”

心念转动，俯身从地上把三只紫蜂拾起，果然制作精巧，通体色呈浅紫，看去栩栩如生。蜂嘴上还有一支细如牛毛的钢针，色呈蔚蓝，敢情还喂过剧毒！在他俯身拾取紫蜂之际，还发现地上有一小撮削断了的青丝，随手取起，只觉乌油光泽柔细，还隐隐可以闻到一缕淡淡的幽香，分明是少女的秀发，自己和她无怨无仇，她非退着自己比剑不可，这会是誰呢？

他一手捏着那一撮秀发，一手拿着三只精钢制的紫蜂，心头不觉一动，暗道：“瞧这三只紫蜂，制作如此精巧，此女定是四川唐门中人！”他一想到四川唐门，登时想起晚间站在唐老夫人身后容貌艳丽、神态端庄的少妇，唐家的“少夫人”！哼，一定是她，不然她何用戴着面具来找自己？难怪一开口就说自己自恃武功，目空四海，非和自己较量不可。大概四川唐门中人，因自己破了他们的“八卦刀阵”，都有些不大服气，她才偷偷地跑来，找自己的麻烦。

明天中午，唐老夫人要自己再去一次吴氏别业，把自己不认识的“妹子”领回来，自己何不就把这一撮秀发，三只紫蜂带了去，当面交给唐老夫人，看她如何说法。主意拿定，就把这两件东西，往怀里一塞，转身飞纵而起，一路朝客店奔回。

回到客店，依然悄悄穿窗而入，挂好宝剑，解衣就寝。一宿无话，第二天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起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一撮秀发和

三只紫蜂，用纸包好，然后开门出去，招呼店伙，替自己送来洗脸水，盥洗完毕，吃过早点，看看时间不早，正待会帐出门。

忽听门外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只听店伙的声音陪笑道：“尊客要找凌爷，大概就是住在这一间了。”

凌君毅心中暗道：“自己在这里落店，并无人知，不知又是什么人来找自己了？”心中想着，脚步声已经及门而止，店伙堆着满脸笑容，抢先走入，说道：“客官就是凌爷吧？有一位姓巴的总管，来找你。”

他话声方落，身后的巴天义一步跨了进来，双手抱拳，陪笑道：

“巴某奉老夫人之命，特来恭请凌爷。”凌君毅颌首道：“原来是巴总管，在下失迎。”

巴天义望了店伙一眼，那店伙甚是乖巧，立即哈腰道：“总管请坐，小的告退。”慌忙退将出去。巴天义一脸制笑，拱拱手道：“昨晚之事，纯出误会，巴某多有冒犯，特奉老夫人之命，前来向凌爷负荆请罪。”他身为四川唐门总管，居然前倨后恭，说出请罪的话来。

凌君毅心中暗道：“此人老奸巨猾，不知又在耍什么花样，自己可得提防他一二。”一面淡淡笑道：“巴总管好说，昨晚在下也有开罪之处。”巴天义连忙陪笑道：“若非凌爷手下留情，巴某纵有几条贱命，也不是凌爷的对手。”

不待凌君毅开口，哈哈腰，又接道：“老夫人一早就着巴某前来迎接，巴某在店堂里已经等了一会，因为凌爷尚未起身，不敢惊动，门外马匹已经准备好了，凌爷如果别无他事，那就请动身吧。”

凌君毅点头道：“好，巴总管请！”巴天义躬躬身道：“班凌爷请。”

凌君毅也不再和巴天义客气，当先跨出房门，巴天义像伺候他主人一般，紧随凌君毅身后而行。两人走出店堂，凌君毅正待向柜上结算店帐。

巴天义凑上一步，含笑道：“凌爷店帐，巴某已经结清了。”

凌君毅道：“这个如何使得？”巴天义陪笑道：“区区小事，凌爷不用客气。巴某是奉老夫人之命，迎接凌爷来的，换句话说，凌爷就是咱们唐家的客人，哪有叫客人付店帐的道理？”

凌君毅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巴总管昨晚令部判若两人，越发使他莫测高深，但他脸上丝毫不露，含笑道：“总管这样太客气了。”巴天义道：“不瞒凌爷说，咱们老夫人从不轻易称许别人，但对凌爷却是十分看重，所以一清早就吩咐巴某来接凌爷。”

话声一顿，接着笑道：“说实在的，你凌爷年纪轻轻，别说一身武功，教巴某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风度、气宇，也教巴某万分心折，”他似在竭力巴结着凌君毅。

这点，凌君毅自然也早已感觉出来了。只不知他何以要如此巴结自己，闻言不觉淡淡一笑，道：“巴总管把在下说得太好了。”巴天义太阳穴上绽起青筋，忙道：“巴某说的是实话，就拿昨晚来说，你凌爷最难得的是胜而不骄，换了个人，谁都要用剑尖指着巴某，遗着巴某在前带路。而凌爷你以仁义待人，信得过巴某，巴某不才，泰为唐门总管，真要给凌爷剑抵后心，逼着领路，巴某活了五十六岁，江湖上也小有万儿，今后还有脸见人么？你凌爷，赏了巴某面子，巴某哪得不感激你凌爷呢。”

武林中人，争的是一个名，争的是一口气。巴天义说的也没错，但这话也只是表面说说而已，他巴结凌君毅，只怕另外有缘故。

店门外，早有两名唐门武士，牵着两匹骏马伺候，一见巴总管陪同凌君毅走出店门，立即把马匹牵了过来。巴天义让凌君毅跨上马鞍，自己才跨上另一匹马，然后两名武士也相继上马。巴天义一带马绳，在马上欠身道：“巴某替凌爷开路。”

一马当先，朝前驰去，凌君毅随在他马后，两名武士则随在凌君毅的马后。四匹马展开马蹄，出了县城，直奔八公山而来。

不过顿饭工夫，便已赶到八公山下，只见林前一排站着八名黑衣劲装汉子，一见巴总管回来，一齐抱刀施礼。

巴天义到得山下，在马上欠身，笑道：“凌爷是客，如今该凌爷前行了。”凌君毅道：“巴总管不用客气，还是你在前领路吧。”

巴天义道：“凌爷是客，巴某万万不敢。”

凌君毅看他执意不肯，也就不再客气，当先策马朝山道上行去。巴天义随护在后，不久到得吴氏别业门前。副总管耿士贵早在门前鸽立等候，一见两人到来，立即朝身边一名武士挥挥手道：

“凌爷到了，快快入内通报。”

这时另有两名武士迅快上前接住马头。耿士贵一脸堆笑，趋了上来，连连拱手道：“兄弟率命在此恭候多时了，凌爷路上辛苦，快请到里面奉茶。”

四川唐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如此好相与，实在使凌君毅想不出道理来。凌君毅、巴天义相继下马，巴天义摆手肃客道：“凌爷请。”

凌君毅含笑道：“还是巴总管请先。”

巴天义连说不敢，陪同凌君毅进入大门。刚走到二门，只见从里匆匆迎出一个身穿蓝纱长衫青年，含笑拱手道：“这位想必就是凌兄了，兄弟唐少卿，迎道来迟，多多失礼了。”这蓝衫青年，年约二十四五，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双目有神，只是两道眉毛浓了些，看去不但英挺，还显得儒雅。

巴天义忙道：“凌爷，这位就是少庄主。”凌君毅慌忙抱拳，道：

“原来是唐少庄主，在下久仰英名，幸会幸会。”

唐少卿含笑道：“兄弟昨晚听家母盛称凌兄英武，一举破了敝门‘八卦刀阵’，兄弟真恨不得早些和凌兄见面。”他说来诚恳，不像是客套话。

凌君毅歉然道：“在下孟浪之处，唐少庄主多多包涵。”

唐少卿爽朗笑道：“凌兄说哪里话来，昨晚之事，还是凌兄手下留情，这只能说咱们唐家的人以众凌寡，理屈在我。”凌君毅只觉这位四川唐门的少庄主儒雅豪爽，顿生好感，一面说道：“唐少庄主这么说，在下更觉不安了。”

唐少卿侧身肃客，含笑道：“兄弟和凌兄一见如故，凌兄如不嫌弃，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如何？”

凌君毅欣然道：“唐兄吩咐，兄弟敢不从命？”唐少卿喜道：“兄弟能交上凌兄这样一位朋友，真乃人生快事！”

凌君毅道：“唐兄过奖了。”两人进入二门，唐少卿陪同凌君毅边说边行，很快穿过一重屋宇。

唐少卿道：“家母在后堂等候，凌君请随兄弟来。”说着，直向后院行去。不大工夫，到得后院，唐少卿领着凌君毅走进后堂。只见唐老夫人手捧白铜水烟袋，端坐在一张紫擅镂花的靠手椅上，身后伺立两个使女，在替她捶背。昨晚伺立唐老夫人身边的那位少夫人，并不在场，敢情昨晚被自己削

落青丝，有些不好意思。凌君毅因自己和唐少卿一见如故，既然订了交，那三只紫蜂，一股秀发，自然不好再拿出来了。

唐少卿慌忙赶上两步，躬身道：“娘，凌兄来了。”凌君毅跟着上前作了个长揖，道：“晚辈见过伯母。”

唐老夫人含笑抬手说道：“凌相公请坐。”唐少卿道：“娘，孩儿和凌兄一见如故，已是兄弟论交了。”

唐老夫人看了他一眼，脸含慈笑道：“你倒抢得好快，年轻人与年轻人，也比较谈得来，这叫做惺惺相惜，”凌君毅和唐少卿相继在下首椅上坐下。一名使女端上香茗，替两人放在茶几上，然后退去。

唐老夫人望着凌君毅蔼然一笑，道：“昨晚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江湖上原有一句老话，叫做不打不成相识，如今好了，凌相公和少卿成了弟兄，凌相公的表妹，也过继老身做了义女。”

凌君毅听得奇怪，微微一怔，道：“晚辈的表妹？”他意思是说：

“我哪来的表妹？”唐老夫人笑道：“是呀，最近大家都在跟踪一个神秘人物，据说那神秘人物身上有一只小小的锦盒，可能是一件稀世之宝，据说连少林寺和岭南温家的人，都在暗中尾随。老七不知听了谁的话，误把冯京作马凉，拦不住你凌相公，却把你表妹给掳了来，这件事，老身昨晚已经听你表妹详细说明了。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凌相公也不用再掩饰行藏，快把脸上的易容药洗去了，让老身瞧瞧。”

唐少卿讶异地道：“原来凌兄还易了容，孩儿怎会一点也看不出来？”唐老夫人笑道：“人家凌相公是反手如来的得意高足，反手如来纵横江湖数十年，有几个人见过他庐山真面目的？”

凌君毅不知道唐老夫人说的自己表妹是谁，但不管她是谁，自己既和唐少卿订了交，和唐老夫人以子侄之礼相见，老夫人既然看出自己已易了容，要自己把易容药洗去。人家老夫人是一番好意，这也是礼貌，不好推辞，只得说道：“伯母吩咐，晚辈敢不遵命？”当下就从怀中取出一颗洗容药丸，在掌心涂了少许，两手轻轻搓匀，往脸上涂去，然后又取出一方棉布，轻轻在脸上阵拭抹。本来一张紫膛脸，经这一拭抹之后，唐老夫人，唐少卿，还有两名使女，都觉得眼睛一亮！

没想到武功卓绝的凌君毅，竟然是一个玉面朱唇，剑眉星目的美少年！温文清隽，简直不像是会武的人，本来，唐少卿也算得英俊了，但和凌君毅这一比，就比了下去。

唐少卿大笑道：“凌兄好俊的人品！”

唐老夫人像是丈母娘看女婿一般，越看越中意，蔼然点头，笑道：“凌相公品貌出众，该是金马玉空中人才是。”一面回头道：“春兰，凌相公来了，你们还不快去请大小姐、二小姐出来？”那个叫春兰的丫头，答应一声，匆匆往里奔去。

唐老夫人关切地问道：“凌相公今年贵庚多少了？”凌君毅欠身道：“晚辈今年二十一岁了。”

唐老夫人面现喜容，看了唐少卿一眼，笑道：“凌相公比你还小了三岁，比你妹子却大了两岁。”

回头过来，又道：“老身听说令堂也失了踪，也是‘珍珠令’那帮贼人劫持去的吧？”凌君毅道：“这个晚辈也不知道，但家师要晚辈到江湖上来侦查‘珍珠令’的下落，由此推想，家母一定也落在那帮人手里了。”

唐老夫人点点头，又道：“凌相公府上还有什么人？”凌君毅道：

“没有了，晚辈幼年丧父，和家母相依为命。”

唐老夫人含笑点头，还没说话，只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从屏后传来，接着香风飘动，俏生生走出两个绝色丽人！一个身形修长，体态苗条，穿口一身窄腰身的紫色衣裙，脸上有些红馥馥，但一双晶莹的美目，却闪着异样光采，飞剪般向凌君毅投来。另一个身材娇小，穿着一身葱绿衫子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天生娇憨的方姑娘。

凌君毅只知她姓方，连芳名叫做什么都不知道的绿衣少女！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方姑娘一眼瞄到凌君毅，秀美的脸上，登时绽出百合花般的笑容，一阵风似的迎了过来，欢笑道：“大表哥，你果然来了，前天我被唐七爷的手下掳了来，逼着要我说出表哥你的下落。我又不知道你去了哪里，昨天晚上，七爷把我送到这里来，我认了这里的老夫人做干娘了。”她哼哈格格他说得又快、又脆，一大串话，从她口中说出，听来十分悦耳。她一边说，一边又朝凌君毅眨着眼睛，这意思，自然是要凌君毅承认她“表妹”。

凌君毅直到此时，才知道唐七爷劫持的原来是她，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姑娘，居然一下变成了自己的“表妹”！本来嘛，一表三千里，你若是从五百年前仔细推算起来，老祖宗有一个妹子，嫁到了张家，老祖宗又娶了王家的姑娘，牵丝摸藤，一路排将下来，天底下的人，谁都可能变成表哥或表妹。

凌君毅自然看到小姑娘跟他眨着眼睛，春花般的脸上，虽然有点羞涩，但却流露着央告的神色。他含笑站了起来，说道：“前天唐七爷的信上，说他掳了我的妹子，要我用怀中之物，向他交换人质，原来是你。你一直没回去，偷偷地跟着我来作甚？江湖上可不是女孩子走的哩。”他这几句话，真是做表哥的口气。

方姑娘笑了，笑得好甜，一面朝他扮了个鬼脸，才道：“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为什么不能在江湖上走动？许多武林中人，都暗中跟踪下来，我只想知道那人一路传递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就行了。”说到这里，探怀摸出一个扁扁的银盒子，在凌君毅面前扬了扬，嘻笑道：“这是干娘给我的蝴蝶嘻哈哈出去，振翅会飞，这是唐门三种最精巧的暗器之一文卿姐姐使的是紫蜂镖……”紫衣姑娘粉脸微红，娇叫道：“苹妹，你不许乱说。”

“文卿姐姐使的是紫蜂镖”，这句话听得凌君毅心头一动。

唐文卿又羞又急，跺着脚，说道：“我才不像你呢，一口一声的‘表哥’长，‘表哥’短，叫不停口。”方姑娘理直气壮地道：“他本来就是表哥咯，我叫他表哥，有什么稀奇？不信我再叫给你看。”说到这里，果然大声叫道：“表哥，表哥，表哥哥……”

凌君毅皱皱眉道：“表妹，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也不怕唐伯母笑话？”方姑娘小嘴一噘，说道：“干娘她老人家才不会呢，就是你会教训人。”说话之间，两名使女已经摆好了酒席。

唐少卿道：“娘，酒席已经摆好，大家可以入席了。”

唐老夫人笑道：“凌相公是客，你该先请凌相公才对。”一面朝身后使女吩咐道：“凌相公不是外人，你们去请少夫人出来。”一名使女转身往里行去。不多一回，唐少夫人跟着走出。

唐少卿朝凌君毅抬抬手，道：“凌兄请。”

凌君毅忙道：“不敢，伯母请。”唐老夫人蔼然笑道：“这里虽然不是咱

们唐家，但目前老身住在这里，总算也是主人身份。凌相公是客，不用谦让了。”

方姑娘抿抿嘴，轻笑道：“大表哥，你今天是娇滴滴的客人呢！”

口中说着，目光故意溜了唐文卿一眼。

唐文卿脸上又是一红，但心头却是甜甜的。

大家谦让了一阵，还是由唐老夫人坐了上首，凌君毅坐了宾位，唐少卿夫妇和两位姑娘依次就坐。两名使女替大家面前斟满了酒。

八姑娘抢在第一个站起身来，双手捧着酒杯，说道：“干娘，我敬你老人家，也恭喜你老人家了。”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唐老夫人含笑道：“这丫头一张嘴好甜。”

使女立时又替方姑娘斟满了酒，她没坐下，等酒斟满了，举杯朝唐少卿夫妇说道：“大哥，大嫂，小妹敬你们二位”又把一杯酒了。她仍然没坐下去，等使女再斟满了酒，她一手托着杯子，朝凌君毅嫣然一笑，道：“大表哥，你知道我不会喝酒的，但在席上，我年龄最小，照理，我该一个个的敬过来，但我酒量小，最多只能喝三杯，因此大表哥和文卿姐姐，只好一起敬了。”

说完，果然朝两人举酒杯，一口喝干。唐老夫人看看凌君毅，又看看自己女儿，真是天作之合，一对璧人，心中更是高兴，不住地亲自夹着菜肴，往凌君毅碗里送。

唐少卿抬目看了自己妻子一眼，两小口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唐文卿平日里尽管刁蛮，今天却斯文得不时霞生双颊，但也不时地朝凌君毅偷偷看上一眼。这一席酒，直吃了半个多时辰，可说宾主尽欢，饭后，凌君毅起身告辞。

方姑娘道：“大表哥，我也要走啦，我们一起走好久？”凌君毅道：“表妹，你认了干娘，就陪老夫人多住几天，我还有事去。”

唐老夫人笑道：“凌相公，你也不忙，在这里多盘桓几日再走，你要办的事，老七他们已经跟下去了，自会有消息来的。”“唐文卿道：“苹妹，我不许你走。”方姑娘附着她耳朵，低声道；

“你这是不许他走吧？”唐文卿又羞又急，阵道：“看我饶了你才怪！”

伸手就呵。

方姑娘哈哼格格地笑道：“好姐姐，我不说了。”两个姑娘家又闹作了一团。

凌君毅朝唐老夫人道：“晚辈实在另有要事，不便久留。”唐老夫人点头，道：“凌相公既然身有要事，老身自不便强留。”一面回头朝身后一名使女吩咐道：“你去把老身那口剑取来。”

那使女答应一声，转身而去，一回工夫，捧着一口尺许长的古剑，送到老夫人面前。

唐老夫人接过短剑，说道：“老身无以为赠，只好把这柄剑送给凌相公聊增行色……”

凌君毅看出这柄短剑，形式古朴，定是一口宝剑，没待唐老夫人说完，连忙摇手道：“伯母厚赐，晚辈如何能收？”唐老夫人蔼然笑遣；“你和少卿一见如故，兄弟论交，你表妹又是老身的干女儿，老身也可以说是你的长辈，这剑就算是老身的见面礼，这总该收了吧？”

唐少卿也在旁道：“凌兄，家母既然拿出来了，哪有再收回去的道理，

你还是收下的好。”方姑娘笑盈盈地道：“是啊！大表哥，你再不收，有人心里会着急呢。再说你也不能辜负了干娘的一片心意呀。”

凌君毅还待再说，唐老夫人道：“凌相公，你再不收下，那就不给老身面子了。”

方姑娘一把从老夫人手上接过剑来，硬行塞到凌君毅手上，一面低低地道：“干娘要生气了呢。大表哥，你还不快向干娘道谢？”

凌君毅到了此时，只得把宝剑收下，一面作了个长揖，道：“伯母这么说，晚辈只有拜领了。”

唐老夫人满脸堆笑，说道：“这样才好。”她有意无意地瞧了女儿一眼，含笑说道：“说起这口剑，还是昔年老身先父从关外重金购买回来的。那年老身才满一周岁，咱们那边的风俗，小孩满一周岁，叫做抓周。在老身面前，放满了胭脂花粉，文房四宝，弓箭等物，让老身自己去抓，老身一把就抓到这口剑。先父就笑着说，这小丫头既然喜欢这口剑，将来就给她陪嫁，这口剑，就这样陪了老身几十年。”

方姑娘瞟着唐文卿，哈的笑道：“原来这口剑还是干娘的陪嫁。唐文卿双颊飞红，瞪了她一眼。唐老夫人蔼然一笑道：“老身虽然会几手剑法，但这口剑，随着老身，真是辱没了它，凌相公少年有为，直到今天，它才真正找到了主人。”

凌君毅道：“伯母夸奖，晚辈愧不敢当。”方姑娘喜孜孜地道：

“干娘眼光好，给它找的主儿，哪里会错？”

唐老夫人满脸欢愉地道：“二丫头这张嘴，真会说话。”

唐少卿和唐少夫人娇靥上微露笑容。唐文卿脸上，娇红未褪，也带着喜容，只是脉脉含情地望着凌君毅，看他把剑佩到身边。

方姑娘道：“大表哥，我们该走啦。”

凌君毅道：“你不在这里住几天再走？”方姑娘道：“我偷偷的出来，没告诉娘，如今已有好多天了，娘一定会惦记着我，我想回去，趟再来。”

唐老夫人道：“你们年轻人就是这般任性，出门怎好连娘都不告诉一声？好孩子，快回去，你既是偷跑出来的，干娘也不好留你了，凌相公还是先护送她回去再办别的事去。”方姑娘道：“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大表哥不用送我，我只去和娘说一声，再来看干娘。”

唐老夫人摇摇头，轻轻叹息道：“看来你比大丫头还要野，真是个野丫头。”

凌君毅朝唐老夫人作了个长揖，道：“伯母，晚辈告辞了。”唐文卿听说凌君毅就要走，眼圈不觉一红，粉脸上也登时流露出黯然之容！

唐老夫人点点头，转向唐少卿兄妹道：“少卿，你和妹妹一起送送凌相公和二丫头吧。”唐少卿应了声“是”。方姑娘走到唐老夫人面前，盈盈拜了下去，说道：“干娘，我走了”你老人家保重。”

唐老夫人说；道！孩子，你回去，可别忘了代老身问候你娘呀。”

方姑娘站起身，道：“多谢干娘。”唐老夫人又叮咛道：“你路上要听大表哥的话，莫要使小性子，干娘看得出来，你娇纵惯了，未必肯听你大表哥的话。如今这一带路上，有不少武林中人来往，你不可太住性，还是让你大表哥送你回去的好。”

方姑娘道：“干娘放心，我都听你老人家的就是了。”凌君毅方姑娘别过老夫人，唐少卿和唐文卿一直送出大门口，巴总管早已命人在门口准备好

马匹。

凌君毅回身道：“唐兄、唐姑娘请留步。”唐少卿道：“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和凌兄相叙？”

凌君毅道：“小弟办完了事，一定到四川去探贤兄妹。”唐文卿到了此时，顾不得羞涩，睁着一双凤目，含情脉脉地道：“凌大哥，你说了要算数呀！”

凌君毅笑道：“自然算数我一定会去的。”

唐文卿追问道：“你说个日期，什么时候到我家去？”唐少卿附和道：“对了，凌兄说个日期，免得我们望穿秋水。”

凌君毅想了想，道：“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唐少卿道：“不成，凌兄说得太远了。”

唐文卿燥首微侧，望着凌君毅，道：“凌大哥，我看就三个月吧，今天是四月十二，三个月后的今日，就是七月十二。”凌君毅道：“这个只怕……”

方姑娘没待他说出口，拦着道：“大表哥，文卿姐姐既然说了日期，那就这样决定了。”唐文卿感激地瞥了她一眼，问道：“苹妹，你呢，你什么时候来？”

方姑娘笑道：“我去看了娘，就会赶回来的。”凌君毅已从下人子中接过缰绳，跨上了马背。方姑娘也一跃上马，娇声道：“大哥，文卿姐姐，我们走啦。”

凌君毅在马上抱抱拳，道：“唐兄，唐姑娘请回吧。”

一面又朝巴天义、耿士贵两人拱拱手，道：“巴总管，耿副总管再会了。”巴天义、耿士贵慌忙躬身，道：“凌爷好走，兄弟不送了。”凌君毅一带缰绳，坐下马匹四蹄展开，当先朝山道上行去。方姑娘跟着也催动了坐骑，一面回头朝唐少卿兄妹扬着手。

唐文卿目含泪水，也急急抽出一条罗帕，扬手叫道：“凌大哥，你三月后一定要来……”两匹马走得不快，但已经渐渐远去。

唐文卿脸上挂着两行泪痕，还在怔怔地望着远方，其实马上人早就看不到了。唐少卿回头笑道：“妹子，我们进去吧，你只管放心，这件事，包在大哥身上。”

唐文卿脸上一红，道：“我不知道大哥在说什么？”踉踉脚，转身向门里奔去。

唐少卿微微一笑，正待转身。巴天义识趣地跨上一步，陪笑道：“说实在的，凌爷确不愧人中之龙。”

第六章 情丝如绵

两匹马离开吴氏别业，不多一会，已经转上大路。凌君毅回头问道：“姑娘要上哪里去？”

方姑娘一催坐马，和凌君毅并排走在一起，回过头来，望着他哈的笑道：“大表哥呀，你在和谁说话呀？”凌君毅道：“自然和你说话了。”方姑娘道：“好啊，离开吴氏别业，你就不认我这个表妹了。”凌君毅笑道：“我有你这样一位聪明美丽的小表妹，高兴还来不及，哪有不认之理？”

方姑娘甜甜一笑，忽然樱唇一披，气鼓鼓地道：哼，小表妹？

你老把我看作小孩子，你有多大？我今年已经十八了，谁说我小？”

说出十八岁，姑娘粉脸骤然红了起来。凌君毅道：“好，好，你不小了，你是大表妹。”

方姑娘得意地一笑，说道：“哦，对了，方才你来的时候，真急死了，我怕你当着干娘不承认我是你表妹，后来总算你认下了。”

凌君毅道：“你为什么说是我的表妹？”

方姑娘脸上一红，羞涩地道：“那你叫我怎么说呢？唐七爷手下几个人和我动手的时候，我已经说出是你的……你的妹子了，后来于娘问我，我只好说我们是表兄妹。”

凌君毅朝她笑了笑，道：“这真叫一表三千里，可惜我这做表哥的，直到此刻，还只知道我有个姓方的表妹，甚至连表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方姑娘春花般的脸上，飞起两朵红云，红得比花更娇，佯嗔道：

“好啊，原来你在套我口气。”

凌君毅瞧着她轻笑佯嗔的娇憨模样，不觉看得呆了，半晌没有说话。

方姑娘似有所觉，心头忽然跳得好快，脸上娇红未褪，更是热烘烘的，扭头道：“我偏不告诉你。”

凌君毅轻笑道：“难道做表哥的，不该知道表妹的名字？”

方姑娘眨眨眼睛，说道：“那你就猜猜看吧？”

凌君毅道：“一个人的名字，如何猜得出来？”

方姑娘抿抿嘴，笑道：“猜不出来，那就算了。”

凌君毅望望方姑娘，沉吟了一下，说道：“女孩子的名字，总离不开凤呀，兰呀，仙呀的，这些字里面……”

方姑娘没待他说下去，披披嘴，道：“我才不是呢！”

凌君毅道：“我话还没说完，你就插嘴了。”

方姑娘道：“好，依你说吧。”

凌君毅道：“像姑娘这般清丽娇婉，如花如玉，应该有一个更清雅脱俗的名字才对！”

方姑娘听他称赞自己，心里一喜，眨着一双水样清柔的大眼睛，含笑说道：“你已经说对了一个字了。”

凌君毅道：“慢点！我刚才说过什么……”用手扳着指头，接道：“我说的是‘清丽娇婉，如花如玉’是不是在这八个字中？”

方姑娘咬着下唇，轻“嗯”了一声。

凌君毅沉吟道：“我听唐姑娘叫过你苹妹。”

方姑娘又“嗯”了一声。

凌君毅道：“清丽娇婉，如花如玉……这八个字中的一个，配上一个‘苹’字……”

忽然俊目一亮，笑道：“如苹，对不对？”

方姑娘粉脸一红，惊喜地道：“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凌君毅道：“我猜得没错吧？”

方姑娘含羞点点头。

凌君毅道：那是因为我说过‘清丽娇婉，如花如玉’这八个字中，能配得上‘苹’字的，只有‘清’、‘婉’、‘如’三个字，而这二个之中，又以‘如’字最恰当。”

方如苹低着头，幽幽地道：“大表哥，你真聪明。”

凌君毅潇洒一笑，赞道：“这名字真美！”

方如苹胀红着脸道：“有什么好？”

凌君毅道：“这两个字和你一样的美，秀而不俗，清丽若仙。”

方如苹甜甜一笑道：“你很会说话。”

凌君毅道：“你想不想听个故事？”

方如苹偏头问道：“和我的名字有关？”

凌君毅道：“自然有关。”

方如苹“嗯”道：“你说说看。”

凌君毅道：“从前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群臣莫视，使人去问孔子，孔子道：‘这是苹实。’我过陈国的时候，听到童谣：‘楚王过江得苹实，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甘如蜜。’所以你笑起来，就像蜜一样的甜。”

方如苹心头感到一丝甜意，却故意小嘴一撅，啐道：“原来你在取笑我，我不和你说话啦！”一甩缰绳，坐下马匹，泼刺刺朝前奔驰出去。

凌君毅纵马追了上去，问道：“方姑娘，你究竟要上哪里去？”

方如苹回眸道：“你又不叫我表妹啦？”

凌君毅道：“在下和你说的是正经话。”

方如苹粉脸一绷，气道：“难道你叫我一声表妹，就不正经了？”

小姑娘这回真像受了委屈，连眼圈都红了。

凌君毅没想到一句话，会引起方姑娘误会，慌忙陪笑道：“在下只是一句无心之言，怎地生起气来了？我问你要去哪里，也是好意。”

方如苹哼道：“你管我去哪里？”

凌君毅道：“唐老夫人一再叮嘱，要我送你回家去。”

方如苹披披嘴，道：“丈母娘的话，自然要听了。”

凌君毅面上微有温意，说道：“你说什么？”

方如苹咕的笑道：“没有什么，你没听见就算。”

凌君毅见她天真刁蛮，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道：“好表妹，那你总该告诉我，你家在哪里？”

方如苹轻轻摇着臻首，嫣然一笑，道：“我想想还是不便告诉你。”

小姑娘这是故意放刁！凌君毅道：“那么你真的不要我送你回家了？”

方如苹悠然道：“谁说要你送我回去了？再说目前也不想回去。”

凌君毅听得一怔，道：“你不是说要回去探望令堂吗？”

方如苹道：“我想想，又不想回去了。”

凌君毅道：“那你要到哪里去？”

方如苹凝眸望着他，问道：“你呢？”

凌君毅道：“我？”

方如苹轻轻“嗯”了一声。

凌君毅道：“我说过另外有事去。”

方如苹美目一睁，笑道：“我跟你一起去。”

凌君毅道：“这个如何使得？”

方如苹道：“有什么使不得的？我知道，你要去追查眇目人送的那件东西，我也要去。”

凌君毅摇摇头，道：“不成，江湖险恶，实不宜你们姑娘家行走，你第

一次中了眇目人的迷香。第二次被唐七爷擒住了当人质，这两次教训，你应该记得。”

方如苹哼道：“那是我没留心，才着了他们的道儿，唐七爷手下的四个人，还不是全被我打倒了？”

凌君毅道：“好表妹，你还是回去的好，你把我当作大表哥，你就该听我的话。”

方如苹瞧着他，问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去呢？”

凌君毅道：“你是姑娘家……”

方如苹没待他说下去，披披嘴道：“我知道，你现在有了她，哪里还会把我放在心上？和我走在一起，生怕她知道了，是不是？”

凌君毅俊脸一红，道：“你胡说些什么？”

方如苹咕的轻笑道：“难道我说的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要我和你一起？”

凌君毅作难道：“只是……姑娘：…”

方如苹抿抿嘴，笑道：“我知道啦，上次你也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后来你走了之后，我就想改扮男装，再跟你下去。不料却被唐七爷手下几个混球坏了事，大表哥，明天我换上一身男装，不就结了么？”“说得好，换上一身男装，好像就没有什么不便了，这就是小姑娘的天真之处。”

凌君毅被她逼急了，眉峰微敛，说道：“你跟我同行，这……算什么？”

方如苹咕的笑道：“随便嘛，你说我是你表兄弟，亲兄弟，都可以。”

凌君毅听得好笑，忍不住笑道：“你要我跟谁去说？”

方如苹双眉一挑，喜道：“你答应了？”

凌君毅无可奈何地道：“好吧！”

方如苹满脸欢笑，喜得在马上跳了起来，说道：“大表哥，你真好！”

两人赶到寿县，方如苹兴匆匆地在街上买了几件男人衣衫和靴帽折扇等类的东西。

凌君毅因这一路上都未发现有金老爷子门人的暗记，显然那眇目人并未从这条路下来，因此他仍想赶回太和去。两人离开寿县，走没多远，就有一片树林。

方如苹叫道：“大表哥，你等一等，我到树林子里去换件衣服。”

说完，不待凌君毅答应，就飞身下马，提着一大包东西，匆匆朝林中奔去。

凌君毅摇摇头，只得停了下来，牵着马匹，在林前找了块大石坐下。不大一会工夫，方如苹已换了一身男人装束，身穿青衫，足登薄底粉靴，一手接着折扇，走了出来，喜孜孜他说：“大表哥，你看我像不像？”

凌君毅看她换了男装，真像一个粉装玉琢的佳公子，只是人嫌矮小了些，不觉颌首笑道：“像是像，不过看来最多只有十六岁。”

方如苹抿抿嘴，笑道：“只要像就好了，你是大哥，我是小弟咯。”

凌君毅笑道：“刚说你像，你就抿着嘴笑了，你几时看到大男人笑起来抿着嘴的？”

方如苹立时放下手来，说道：“大哥说得是。”

凌君毅道：“现在不要再一表三千里了？”

方如苹脸上一红，含羞笑道：“大表哥叫起来不顺口，如今我换了男装，还是我叫你大哥，你叫我兄弟的好。”

凌君毅道：“那你就得姓凌。”

方如苹道：“姓凌就姓凌。”话出口，突有所觉，羞得娇贾红到脖根，低下头去，跺跺脚道：“大哥，不来啦，你取笑我。”

凌君毅一怔道：“我几时取笑你了？我说的是实话，我们在路上既以兄弟相称，我叫凌君毅，你也该取个名字，叫凌君甚么的……”

方如苹忽然美目一睁，接口道：“凌君平，好不好？”

凌君毅点头道：“好，君平，这名字不错。”

方如苹挑着眉毛，嫣然笑道：“那么从现在起，我就是凌君平了。”

傍晚时分，赶到正阳关，就在镇外一处墙角上，凌君毅发现有人用木炭画了品字形三个圆圈，右下角一个圆圈，略呈橄榄形，这正是金鼎金开泰和他约好的记号！

凌君毅看得暗暗一怔，忖逗：“金老爷子亲自赶下去了！”

原来品字形三个圆圈，作橄榄状，暗示由左方来，向右转弯，尖端指向南方，是往南去的。

凌君毅在马上仰头看了看方向，暗自盘算，金老爷子从太和来，正是在正阳关的西北，到了正阳关向右拐弯南行，正是去六安的大路。那么金老爷子是朝六安方面下去的。

方如苹看他忽然停马，接着仰首望天，半晌沉吟不语，心中觉得奇怪，忍不住问道：“大哥，你在想什么心事呀？”

凌君毅“哦”的一声，道：“咱们走。”

本来正阳关是一处镇甸，这时该是投宿的时候。但凌君毅话声一落，立即掉转马头朝大路驰去。

方如苹催马跟了上去，问道：“大哥，你发现了什么？”

凌君毅道：“我看到金老爷子留的暗记，他已经亲自赶下去了。”

方如苹问道：“金老爷子是谁？”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就是少林俗家掌门，金鼎金开泰。”

方如苹道：“他和你约好的？”

凌君毅点点头，只是催马赶路。一阵急驰，差不多赶了三四十里的路程，果然每逢岔路，都有金老爷子留的记号，赶到天色全黑，已经到了迎河。这里只是二个小村，乡村地方，习惯早睡，灯火全熄，别说宿头，连吃的东西都买不到。

凌君毅在路旁停住下马，歉然道：“为了赶路，今晚连宿头都错过了，你在这里稍等，我去附近人家敲敲门看。”

方如苹嫣然笑道：“天色已经黑了好一阵子，附近居民早就睡了，不用再去惊动人家的。我走的时候，干娘在包裹里，给我用荷叶包了一大包肉饼，足够我们当一顿晚餐，吃饱了，索性趁着月色，再赶一段路程。”

凌君毅笑道：“你这位干娘，对你真好，将来我几时也要去找一个干娘才好。”

方如苹一跃下马，抿抿嘴，轻笑道：“大哥不用找干娘，该找个丈母娘才对，俗语说得好，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只要丈母娘看中意了，比干娘好得多。”

凌君毅道：“你怎么知道的？”

方如苹咕的笑道：“我是亲眼看到的呀！”

凌君毅知道她是何所指，心中暗道：“你这小丫头，居然取笑起我来

了。”

一面故意作恍然大悟之状，点点头，道：“这就是了，你亲眼看到的，那一定是令堂看中意了一位乘龙快婿，不知是哪一家的少年郎君，真好福气……”

方如苹羞得满脸通红，没待他说完，急叫道：“才不是呢！我还没有……”说到这里，又觉得说漏了嘴，急得直跺脚，不依道：“不来啦，你取笑我。”

说着，一面已从包裹里取出一包荷叶包着的肉饼，气鼓鼓地道：“拿去。”

凌君毅道：“你怎么不吃？”

方如苹道：“你欺负我，我就不吃，让肚子去饿好了。”

凌君毅知她使了小性子，接过荷叶包，温柔地道：“好兄弟，快坐下来吃吧，你不吃，愚兄如何吃得下？”

方如苹心头一甜，望着他，抿抿嘴，笑道：“看你以后还敢欺负我不？”

凌君毅忙道：“愚兄不敢了，只是兄弟，已经两次抿着嘴笑了。”

方如苹“啊”了一声，玉手一抬，又朝朱唇抿去，接着低笑道：

“我以前不是和你说起过，我有一个表姐，长得像天仙一般，她一刃一笑，又甜又美，我这个抿嘴的习惯，就是跟她学来的。”

凌君毅道：“我没见过你表姐，但你生来天真，娇憨，笑起来抿抿嘴，更是娇美动人……”

方如苹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娇靥红晕，似羞实喜，不自觉又抿抿嘴道：“真的？”

凌君毅道：“但你现在穿了男装，就不能时常抿嘴，叫人一眼就看出你娘娘腔来。”

方如苹点点头，望着凌君毅道：“大哥，这样好不？以后看到我再抿嘴的时候，你就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就会警觉了。”

凌君毅轻笑道：“其实，我最喜欢看你抿着嘴笑，那有多美？我还忍心狠狠地瞪你么？”

方如苹芳心甜甜的，但她故意小嘴一撇，嗅道：“不来啦！你又取笑我了。”一会工夫，两人已把一包肉饼吃完。

凌君毅丢去手上荷叶，说道：“这肉饼做得真好，皮薄馅多，味道鲜美。”

方如苹“咕”的笑道：“这肉饼是文卿姐姐做的，我也帮她做了几个，只是笨手笨脚，怎么也做不好，你吃到皮厚馅少的，那就是我做的了。”

凌君毅道：“皮厚馅少，也有一种好处。”

方如苹道：“什么好处？”

凌君毅道：“只有皮厚馅少的，才容易吃得饱。”

方如苹白了他一眼道：“大哥，你又取笑我了。”站起身，拍拍马头，回头道：“吃饱了，可以走啦，前面隐贤集，有一座王氏祠堂，地方很大，我们可以在那里歇足，等天亮了再走。”

凌君毅望了她一眼，奇道：“你如何知道的？”

方如苹甜甜一笑道：“这条路，我走过一次，自然知道。”

两人跨上马，又赶了二十来里路，才到隐贤堂。这时已是初更时分，找到镇甸西首，果然有一座王氏祠堂。

两人把马匹拴在祠堂门首，然后纵身进入围墙，越过天井，进入大殿，

看这祠堂，王氏在此地显然是个大族，殿上打扫得甚是干净。

凌君毅目光环顾，缓步走到大殿右角说道：“兄弟，现在差不多已是初更光景，快些静坐调息，养好精神，明日一早，就要赶路。”说完，就盘膝坐下，闭目调息。

方如莘终究是个女孩子家，偌大一座大殿，阴森森的，未免有些胆怯，跟了过来，走到凌君毅身边，傍着他身边坐下。她闭上眼睛，静坐了一会，但哪里静得下来？不觉侧着脸，低低叫道：“大哥，你睡着了？”

凌君毅道：“没有。”

方如莘道：“我也没有，明天中午，我们在马头集打尖，傍晚前，就可赶到六安城，那就可以好好睡一晚了。”

凌君毅道：“兄弟快别说话了，好好的闭目调息，这两天，也许可以赶上眇目人。

我们非得瞧瞧，他们行动这般神秘，传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方如莘道：“那眇目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凌君毅道：“不，那死了的眇的是左眼，如今那眇目人。眇的却是右眼。”

方如莘好奇地道：“他们为什么老是用眇目人传送东西呢？这中间也许有什么缘故。”

凌君毅没有作声，忽然轻如狸猫，一跃而起，低低说道：“有人来了，我们快躲一躲。”

方如莘根本没听到什么，还待再问。凌君毅低喝道：“快上去。”

左手握住方如莘玉臂，人已往上纵起，轻轻跃上横梁，一面低声道：“咱们躲到匾后去。”

方如莘被他握住手臂，但觉自己身子轻飘飘的，一下子便闪入匾后。这一行动，来得突然，她心头小鹿，止不住剧烈地跳动。每一座祠堂，都有许多匾额，什么“进士及第”“魁元”“殿元”“翰林”等等，只要子孙有了功名，祖宗面上，也增了光彩。

他们隐入横梁上一方上书“殿元”的匾额之后，刚刚藏好身子，果然听到大天井上有了声音，那是脚步声，一阵沙沙步履声，朝殿上走来。

只听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说道：“萧兄请”，他们走到殿前，忽然礼让起来。接着响起一个苍老声音呵呵笑道：“温二哥怎的和兄弟也客气起来了。”

随着话声，并肩走进两个人来。匾后，地方自然不大，方姑娘缩做一团，紧靠着凌君毅，她还是第一次和大男人靠得这么近，少女是最敏感的，她和他贴近的每一寸肌肤，都有些异样感觉，心头小鹿，还在砰砰跳动，但她并不想移开身子。

当然，狭环的匾额后面，隐藏了两个人，使她无法移动，何况来人已经走上大殿，她也不敢再动。最主要的，还是紧靠着他身边，她感到有一丝温馨，从心底升起，散布到全身，好像只有他，才会使自己感到安全！

凌君毅自然也不时隐隐可以闻到她的发香、脂香和少女身上特有的幽香，但他并没因这些迷人的甜香，感到意乱情迷，他那双星目，正一眨不眨投注在走进大殿来的两人身上！虽在黑夜之中，他依然可以清晰地看清两人面貌。左首是一个年在五旬左右，身穿海青长衫，头戴黑缎软帽，足踏逍遥福字履，胸飘五瓣黑髯的方脸老人。

右首是一个身穿古铜长衫，腰系丝绦，脸红如火，双颧高耸的瘦小老

者。这人凌君毅见过两次，正是温婉君姑娘的“二叔”，岭南温家二庄主温一峡。

他看到温一峡，登时想起第一次看到温一峡的时候，自己和温姑娘一起躲在林内，耳鬓厮磨，芳泽微闻。斯情斯景，和今晚仿佛相似，温姑娘温婉多情，她清丽的情影，又在他心上浮现……

突听温一峡口中“咦”了一声，说道：“这殿上既没有人，门外怎会拴着两匹马？”

方脸老者呵呵笑道：“这隐贤集王家，乃是望族，王氏祠堂，是公众的地方，拴牛、拴马，原是常有之事，温二哥何用多疑？”

温一峡道：“萧兄说得是。”

紧随两人身后，走进来的是一个黄衫少年，凌君毅知道他叫做金环六郎萧其清，看到此人，凌君毅登时心中一动，暗道：“温一峡称方脸老者‘萧兄’莫非方脸老者就是金环六郎萧其清的父亲，剑环双绝萧凤岗？”

萧其清身后还跟着两名家人，这时已在殿上燃起一对红烛，偌大一座大殿，登时大放光明。

凌君毅和方如苹两人，躲在匾后，不敢再探头往下偷看。

只听方脸老者说道：“温二哥不是也约好了董天王么？他何时能来。”

温一峡连忙含笑道：“是，是，兄弟行前，曾派人送了封信给董天王，他一口答应，赶来助拳，前两天据说有人曾在阜阳附近见到过他。”

方脸老者道：“这就奇了，前几天既然已到阜阳，就该和咱们取得联络才对。”

凌君毅心中暗道：“他们说的董天王，不知是不是铜臂天王？”

又听温一峡道：“兄弟也觉得奇怪，咱们一路都留下了记号，他应该看到了。”

方脸老者一手捻须道：“董天王生性刚愎，莫要出了岔子？”

温一峡笑道：“董天王生性虽然暴躁了点，但以他一身修为，武林中罕有对手，哪会出什么岔子？”

方脸老者道：“这很难说，兄弟这一路面来，发现少林俗家掌门金鼎金开秦，也到了太和，四川唐家老三、老七都在附近……”

温一峡道：“萧兄说得也是，兄弟要向萧兄报告的，除了少林和四川唐家之外，另外还有几拨人，更值得注意。”

方脸老者道：“温二哥说的是什么人？”

温一峡道：“一拨是主仆二人，主人不过二十四五，一身蓝衫，颇像贵介公子。那仆人左手装的是一只铁手，武功高强。这主仆二人，由开封一路下来，行踪隐秘，极为可疑。”

方脸老者似是十分注意，问道：“那仆人武功，可曾有人亲眼看到？”

一旁萧其清道：“孩儿曾亲眼看到。”

凌君毅听到萧其清如此称呼，暗道：“姓萧的老者果然是剑环双绝萧凤岗。”

方脸老者道：“你看到他和人动手么？”

萧其清躬身道：“是的，那是几天之前，孩儿看他一招结果少林‘了’字辈的一个僧侣，第二招就杀了金老爷子的一个门人。”

萧凤岗莞尔一笑道：“少林门人，武功也有强弱，寺里的僧侣还好一点，俗家弟子多半是纨绔子弟。”

温一峡道：“另一个也不过二十出头，姓凌名君毅，也是由开封跟踪下来的，此人时隐时现，行踪不定，他自称是反手如来门下，看他出手路数，也倒似不假……”

萧凤岗双目一睁道：“反手如来居然收了徒弟了？”

温一峡又道：“还有一拨，曾在三十里铺附近出现，看主像是官眷，听说主人是个女的，但扈丛人员，身手全都不弱，行踪也十分神秘。只在三十里铺出现了一次，就不曾再见，兄弟派人侦查，均无着落，好像是平空失了踪迹。”

萧凤岗沉吟道：“温二哥也没看出这行人的路数来？”

温一峡道：“那是敝庄两个庄丁在三十里铺发现的，兄弟只听他们如此报告。”

萧凤岗点头道：“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倒是一场热闹好戏。”

不过兄弟觉得这几路人马当中，咱们该和四川唐家取得联系……”说到这里，一皱眉道：“少林的人，怎会也来赶这场热闹？此中莫非……”话声未落，突听“刷”的一声，有人从围墙外越墙飞落天井中。

温一峡目光一抬，喝问道：“什么人？”

金环六郎萧其清道：“晚辈出去瞧瞧。”一个箭步，朝外掠去。

接着但见一个灰衣汉子，随着金环六郎身后，走了进来。

温一峡问道：“温禄，你可是发现了什么吗？”

那叫温禄的汉子慌忙躬身行了一礼，恭敬地道：“回二庄主，小的在马头集附近，发现董天王留的暗记，特地起来报告。”

温一峡双目一睁，道：“他画的什么记号？”

温禄道：“那记号画在路旁一棵大树上的，小的听二庄主说过，认出正是董天王的记号，因此小的已把树皮削下带来了。”

说着小心翼翼地把一片树皮，双手呈上，温一峡接过树皮，便已脸色微变，抬目道：“你在哪里看到的？”

温禄道：“小的在马头集一条岔路口看到的。”

温一峡即道：“那条岔路是通往哪里的？”

温禄道：“那岔路是通向三觉寺方面的。”

萧凤岗问道：“董天王暗记上可看出了什么？”

温一峡眉锋微蹙，说道：“这是紧急记号，表示他追踪一个或数个强敌，通知兄弟立即赶去。”

萧凤岗拂髯笑道：“董天王脾脆四海，自视极高，他能在暗记中表示遇上强敌，那么此人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人物无疑，我们那就赶上瞧瞧吧！”

温一峡点头道：“萧兄说得是，兄弟也是这个意思。”

站起身子向温禄挥挥手道：“你在前面带路。”

温禄应了声“是”立即转身朝外就走。

温一峡、萧凤岗同时跟着走出，金环六郎举手一挥，熄灭烛火，也急步跟了出去。

站在外面的两名汉子又紧随在金环六郎身后，一行人捷如飞鸟，转瞬之间，便已越墙而去，走得踪影全无。

方如莘轻轻吁了口气，道：“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下去吧。”

凌君毅因匾额距离地面，足有三丈来高，怕方如莘下不去，乃问道：“你能下去么？”

方如莘哼道：“大哥好像瞧不起我，三丈来高，我就下不去，还能在江湖上行走么？”

凌君毅道：“下得去就好，我是好意。”

方如莘披披嘴道：“好意，你处处都把我当小孩子看。”

两人跃落地面，方如莘拍拍身上灰尘，抬头说道：“大哥，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下去？”

凌君毅道：“跟他们下去作甚？”

方如莘道：“听他们口气，也是追跟眇目人下来的，那个叫董天王的人，留下记号，已经追下去了，只看他们走得这么匆忙，准有事故，我们跟着他们下去，就不会错。”

凌君毅摇摇头，笑道：“好兄弟，要都像你这伴，一会要追这拨人，一会又要追那拨人，那还忙得过来？”

方如莘眨着眼睛，问道：“依你呢？”

凌君毅道：“他们有他们的事，我们有我们的事，时间不早，还是早些休息的好，明天一早，还得赶路。”

方如莘没再说话，两人依然回到大殿右角，席地坐下，闭目调息。等到天色黎明，两人离开王氏祠堂，继续上路。

这条大路，一直通向六安，路上果然都有金开泰留的记号，两人纵马急驰，中午时分，就赶到六安。

凌君毅在六安城外就发现金老爷子的记号，似乎指向舒城，因此只在城外打了个尖，就上马赶路。

傍晚时分，到了桃溪，就再也看不到金老爷子的记号了。

依方如莘之见，这里离舒城已是为远，金开泰说不定就在舒城。但凌君毅却认为金老爷子如果去了舒城，定会留下记号指向舒城。一到桃溪就忽然没了记号，可见金老爷子是在附近发现了什么，连留记号都来不及，根本未去舒城。

方如莘道：“依大哥之见，咱们该怎么办？”

凌君毅眉锋微敛，说道：“我对这一带不熟，还是先找个农家问问……”

方如莘扬扬眉毛，哈的笑道：“我熟，大哥要问什么？”

凌君毅道：“我想了解一下附近的地理环境。”

方如莘道：“这个我知道，从这里朝东去是巢湖，南通舒城，往北的花字岗、董家岗，直通合肥。”；

正说之间，忽听一阵得得蹄声，传了过来。

两人回头瞧去，只见身后大路上，奔来一头毛驴，驴背上坐的是一个身穿青布衣裤的老头，弯着腰，双目微闭，任由那毛驴自己缓缓而行，瞧他坐在驴背上的那份悠闲模样，倒有几分像张果老口般！

凌君毅望了那老头一眼，原来在意，哪知就在他朝青衣老头望去之时，那老头也眯着眼缝，有意无意地朝两人望来。

凌君毅目光何等犀利，这一瞥之间，就发现青衣老头眯着的双眼，只有左眼有光！

只有左眼有光，右眼岂不是眇了？

凌君毅心中猛然一动，眼看青衣老头是朝舒城去的，就向方如莘道：“兄弟，时间不早了，咱们得快些赶进城去，再迟城门就要关了。”说话之时，暗暗向她使了个眼色。

方如苹暗暗觉得奇怪，因青衣老头没走出多远，不好就问，只好点点头道：“大哥说得是。”

她一带马头，和凌君毅靠得更近些，低声问道：“这人是谁？大哥认识他吗？”

凌君毅道：“我看他可能是咱们要找的人。”

方如苹惊奇她道：“什么，他就是眇目人？”

凌君毅道：“他方才眯着眼缝，朝我们看来，我看他只有左目有光，分明右目已眇。”

方如苹道：“不对，他若是眇目人，怎会从合肥来？”

凌君毅道：“金老爷子的记号，到了桃溪，就没有再看到，此时又发现了右自己眇的人，决非巧合。如果他确是我们要找的眇目人，那就证明他已经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故意在这里绕个圈子，抄小路到花字岗，然后再从花字岗来的。”

方如苹听得一怔，抬目笑道：“大哥真聪明，这道理，你不说，我还想不到呢！”

凌君毅道：“只不知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眇目人？”

方如苹道：“我们只要跟他下去，就知道了。”两人一面说话，一面早已手控疆绳，跟着毛驴走下去。

这时赶着进城的人较多，自然不会引人注目，进得舒城，已是上灯时候。前面毛驴上青衣老头，并不像从前那个眇目人行动鬼祟，他在大街上一家面馆门前下了毛驴，弯着腰背，蹩了进去。

这时正是晚餐时间，他赶路赶累了，先打个尖，进些饭食，自然没错，尤其像他这伴一个乡巴佬，当然不会进大馆子去。

凌君毅、方如苹看他进入面馆，不能跟着进去，恰好斜对面有一家酒楼，和面馆只隔一条街，两人就在酒楼前面下马。

早有伙计迎着上来，替两人接过马匹。

两人上得楼来，找了一处临街的座位，可以远远监视对方行动。店伙送上两盅茶，问两人要些什么。

凌君毅点了酒菜，等伙计退去，就悄声说道：“兄弟，你在这里监视他的行动，我去去就来。”

方如苹问道：“大哥要到哪里去？”

凌君毅道：“你监视前面，我要到面馆后面去，他如果就是送东西的眇目人，可能会从面馆后门溜走，这一着不可不防。”

方如苹眨眨眼睛，说道：“他不是有一头毛驴在门外么？”

凌君毅笑道：“我只是这样猜想而已，如果他发现有人跟踪，跟踪他的人，自然不会跟着他走进面馆出，都以为他有毛驴停在门口，等他吃完面一定会出来，他正好藉此溜走。”

方如苹道：“大哥绕到面馆后面去，万一他从前门出来呢？”

凌君毅道：“那就由你暗中跟踪，看他到何处落脚？我们仍在这里会面。”

方如苹听说要她独当一面，心头一直，不觉扬扬眉毛，笑道：

“我会的，大哥只管放心，这点事，我办得了。”

凌君毅道：“那我走了。说完，匆匆下楼，走到对面街口，果然有一条狭窄的小弄，此时天色已黑，弄内甚是黑暗。

凌君毅闪入小弄，默默数列第五家，正是那面馆后门。

当下找到了一个隐蔽之处，藏好身子，贴壁站定，双目一瞬不瞬，注意着面馆后门。

这样足足等了顿饭时光，果见一个瘦小人影，从面馆后门闪了出来，行色匆忙，朝左右一阵张望拔脚就跑。

凌君毅目光敏锐，已然看清那人正是青衣老头，他此刻腰背也不弯了，步履轻捷，朝小弄另一头飞奔而去。

凌君毅暗暗冷哼了一声：“果然是他，好个狡猾的东西，差幸我防到你有此一着，不然的话，又让你逃脱了。”心念转动间，人已迅快跟踪下去。

青衣老头果然是个老狐狸，奔出一段路，忽然脚下一停，回头朝后望来，但凌君毅身法何等快速，岂会让你发现？”

青衣老头看看身后无人追踪，就继续朝前奔去。穿出小弄，那是一条静僻的横街，青衣老头脚下丝毫不停，一路朝南奔行。这一带地势较为荒僻，不多一会，青衣老头已经奔到一处瓦砾场，他停下身子，又回过头来，向身后张望了一眼，然后迅速踏着碎瓦，超过瓦砾场，走近一座破落的墙门。

门外有一棵白果树，他俯下身去，数着树下一堆小石块，然后二走到门前，举手叩了三下。只听板门内有人问道：“这么晚了，是谁在敲门？”

青衣老头连忙陪笑道：“不晚，敲门的是我老独。”

门内那人问道：“你找谁？”

青衣老头道：“白果树下堆石头的朋友。”

门内那人道：“你数过了？”

青衣老头道：“数过了，一共是十八颗，你老哥好像少放了一颗。”

门内那人不再说话，两扇木门呀然开启，一个身穿蓝布衣裤、头盘小辫的老头，手中执着一支旱烟管，迎了出来，说道：“老哥请到里面坐。”

青衣老头并未立即进去，皱眉道：“老哥屋里怎么不点灯？”

头盘小辫的老头呵呵笑道：“你老哥看不清没关系，只要兄弟看得清就好。”

青衣老头见所有暗号对方全答对了，当下不再说话，举步跨进屋去。

头盘小辫的老头迅快掩上板门，回身道：“东西呢，老哥可以取出来了。”

青衣老头探手入怀，从怀中摸出一个布包，递了过去。

头盘小辫的老头也没多问，伸手接过，就塞入怀中，阴声道：

“老哥辛苦了，只是上面交待今晚老哥不能在城里歇脚，必须立时上路。”

青衣老头听得一怔道：“兄弟已经交了差……”

头盘小辫的老头说道：“上面要你立时上路，就是怕有人认出你老哥来，兄弟也爱莫能助。”

说到“助”字，右手一伸，手中已经多了一管黑黝黝的东西，“嗤”的一声，一蓬蓝芒，闪电般朝青衣老头当胸射到。

青衣老头口中惊“啊”一声，连转个念头的工夫都没有，蓝芒一闪而没，他身子跟着往后便倒。

头盘小辫的老头收起针筒，望了地上青衣老头一眼，笑道：“这是上面交待下来的，你老哥怨不得兄弟……”

说到这里，只见青衣老头身上冒起黄烟，尸体已在逐渐化去。

原来他打出去的一蓬蓝芒，竟是“化血毒雾”头盘小辫的老头话没说

完，忽觉背脊骨上一麻，机伶伶打了个冷噤！

就在此时，他身后忽然多了一个人，伸手从他怀中摸出一个方形的蓝布包来。这人正是跟踪青衣老头而来的凌君毅，他一下点了头盘小辫的老头的昏穴，取出小布包，迅快解开包布，里面是一个四方形的锦盒。打开盒盖，黄绞上放着一颗黄豆大的珍珠，穿系着金线。屋内虽黑，凌君毅仍可清晰看到珍珠中间，赫然刻着一个朱红的“令”字！

果然是“珍珠令”这和金老爷子那里看到的，完全一样。

凌君毅心中暗道：“只不知他们要把‘珍珠令’送到哪里去？”略一迟疑，就依然阁上盒盖，把蓝布包好，塞入老头怀中，然后在老头身上轻轻一拂，解开老头穴道，迅快退到暗处。

头盘小辫的老头打了个呵欠，揉揉眼睛，向着地上拱拱手，苦笑道：“老哥死得冤枉，但兄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老哥千万怪不得我。”

原来他只当青衣老头冤魂不散，遇上了鬼。话声一落，再也不敢停留，匆匆向外走去。

凌君毅立即远远跟在他身后而行。

头盘小辫的老头一头急走，不大工夫。来到一座土地庙前。

这不能说庙，只是路边用砖瓦盖的一间小瓦房，又矮又小，像是个神龛，里面塑的是土地公和土地婆。也没有神案，只有一个石香炉，供人上香膜拜，就只有这么简单。

头盘小辫的老头匆匆来到土地堂前，四顾无人，忽然掬起袖管，伸在石香炉中一阵掏摸，果然从香灰堆里，摸出一个寸许长的竹管。头盘小辫的老头拍拍手上香灰，然后拨开塞在竹管中的布团，倒出卷著的一个纸卷，就在此时，凌君毅又在他身后出现，一下拂在他昏穴之上，伸手接过纸条，打了开来。

只见上面写道：“明天日落前，送与桐城德字裕绸缎庄购五匹天青杭纺之人，不必说话，急速退出。”

凌君毅仍把字条卷好，塞入小辫者头手中，然后又轻轻一拂，解开他受制穴道。

头盘小辫老头打了个呵欠，把纸条往怀中一揣，随手将竹管丢入路旁草丛，就匆匆急奔而去。

这几件事，前后足足耽延了半个时辰之久，等凌君毅赶回酒楼，桌上酒菜，全已凉了。好在这时正当酒楼上生意最忙的时候，大家只当方如苹等人，谁也没去注意。

方如苹一见凌君毅回来，心头一喜，急忙迎着道：“大哥怎么去了这许多时光？”

凌君毅眼看满桌菜肴，全未动过，不觉关心地问道：“兄弟，你怎不先吃？”

方如苹道：“大哥有事去了，我自然要等你回来一同吃。”

凌君毅关切地道：“那你一定饿了。”

方如苹甜甜一笑道：“难道你不饿？”

凌君毅道：“自然饿了。”一面吩咐伙计，把酒菜重新热了送来。

伙计唯唯应“是”，端了菜肴下去。

方如苹替他倒了一盅茶，一面问道：“大哥，事情怎么了？”

凌君毅喝了一口茶，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方如苹惊道：“大哥一路跟了他下去，有什么发现么？”

凌君毅道：“今晚收获颇富，容我慢慢他说。”当下就把一切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方如苹一脸俱是惊诧神色，低低地道：“桐城德丰裕绸缎庄，买五匹天青杭纺的人？这算是到了地头没有呢？”

凌君毅道：“这就知道了，如果这人不再传递下去，那就是到了地头。”

方如苹道：“我们该怎么办呢？”

凌君毅道：“好在他送到的日期是在明天日落之前，我想先找金老爷子，商量商量。”

方如苹道：“我们来的时候，不是在桃溪找了好一阵子，都没找到金老爷子的记号么？”

凌君毅道：“但我在山南关看到金老爷子的记号。”

他双眉微摆，沉吟着接道：“山南关明明还有他留的记号，而到桃溪，就再未发现，莫非他在山南关附近，出了什么事……”

方如苹偏头问道：“你不是说金老爷子是少林俗家掌门么？他武功一定很高，哪会出事？”

凌君毅微微摇头道：“这很难说，如果不是出了岔子，山南关还有他的记号，何以到了桃溪，就找不到他的记号了？”

说话之时，伙计已把酒菜热好送了上来。两人匆匆吃毕，会帐下楼，小厮早已牵来马匹，在门外伺候，两人接过缰绳，牵着马，在街上走了一段路。凌君毅心中暗暗嘀咕，这一路上，别的武林人物，且不去说他，就以四川唐家、岭南温家和少林金老爷子等人来说，都是追踪眇目人下来的。就算金老爷子在山南关有事，没有赶来舒城，但眇目人已经到了舒城，何以城中看不到一个武林人物？

他想到昨晚在王家祠堂，听那赶来报讯的温禄说在马头集一条岔路口，发现董天王留的紧急记号，温一峡、萧凤岗便连夜赶去。

再想到自己在桃溪遇上眇目人，他是从北首花字岗大路出现。从这种迹象显示，“珍珠令”这帮人，早已发觉有人一路跟踪，不知使了什么狡计，把所有跟踪的人，一一加以引开了。

金老爷子在山南关忽然没有了消息，可能也中了他们狡计……想到这里，决定连夜赶回山南关去查看一番。

方如苹和他并肩走了一段路，看他一路都没作声，忍不住偏头问道：“大哥，你在想什么心事？”

凌君毅道：“没有什么，我只是在想，明天能找到金老爷子才好。”

正说之间，忽见迎面走上一个店伙模样的人，朝两人连连躬身，陪笑道：“二位公子，可要落店？小店房间雅洁，招待周到，二位公子把马匹交给小的吧。”

凌君毅抬头看去，果然见前面不远，一块招牌上写着“舒城客栈”四个大字，这就回头道：“兄弟，我们就在这里落店如何？”

方如苹脸上微微一热，点头道：“也好。”

两人把马匹交给伙计，凌君毅当先跨进店门，方如苹突然感到胆怯起来，低着头，跟在他身后，走入店堂。早有别的店伙迎着，哈腰道：“二位公子请到上房坐，小的替二位领路。”

说完，领着两人直向上房而来，走到一间房门前，伸手推门而入，陪笑道：“这间房宽敞舒适，前后有窗，原是小店接待贵宾官眷的。二位公子位在这里，再合适也没有了。”

他说的倒是不假，这间房果然甚是宽敞，陈设也比一般客房讲究。方如莘看了那张大床一眼，心头小鹿，止不住一阵乱撞，急急说道：“我们要两间房。”

店伙听得一呆，按着暗笑道：“这是双人房，可以住两个人。”

凌君毅忙道：“我们还要一间，不知还有没有？”

店伙点点头道：“有是有，不过比这间要小一些。”

凌君毅含笑道：“我们住惯一人 - 间，小一些没关系。”

店伙连连应“是”，又领着凌君毅与方如莘推开隔壁一个房间说道：“公子爷看这间房还可以么？”

凌君毅道：“可以。”两人回到大房间坐下。

店伙送上茶水，殷勤地道，“二位公子有什么事，只管吩咐。”

凌君毅道：“不用了，我们赶了一天的路，要早些休息。”

店伙唯唯应“是”退了出去。

凌君毅跟着站起来，说道：“时间不早，兄弟昨晚没睡，也该早些休息了。”

方如莘道：“大哥睡在这里，我去睡小房间。”

凌君毅笑道：“房间大小都是一样，你还和我客气什么？”

方如莘道：“大哥昨晚也是一晚没睡，睡在这里，舒服一点。”

凌君毅笑道：“我跟师傅练武的时候，他老人家经常不许我睡床，带着我到树上去睡觉，说这样可以提高警觉。他老人家睡在树枝上，还可以翻来翻去的转身，跟睡在大床上一样，还呼呼的打鼾。

我可不敢翻身，整夜都是提心吊胆的怕摔下去，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只要有一根树干，一样可以睡觉。”

方如莘“咕”的笑道：“那一定很好玩。”

凌君毅笑了笑，道：“几时错过宿头的时候，我陪你尝尝睡树干的滋味，今晚好好睡吧。”说完，举步出房，随手替她带了房门。

回到隔壁房中，闭上房门，一口吹熄灯火，过了一回，耳听方如莘房中已经没有声息，敢情她已睡了，这就立即轻轻启开后窗，飞身而出，然后又轻轻掩上窗户，长身掠起，一路施展轻功，快如离弦之矢，瞬息工夫，便已赶到城垣。

他脚下丝毫不停，轻轻一点，凌空飞起，一下越过城墙，如风飘落叶，飞落城外，提气继续疾行。不过顿饭工夫，便已赶到桃溪，就从桃溪往山南关，一路仔细搜索上去，依然没有半点迹象。但山南关一处墙角上，还留着金鼎老爷子的记号，明明是指向桃溪。

由此看来，金老爷子可能已经离开山南关，但他并没到桃溪，那么他会到哪里去呢？

凌君毅想到这里，登时心中一动，暗道：“对了，眇目人是从桃溪北首的花字岗来的，那一定是被眇目人引向了岔路。”

一念及此，立即从山南关向北，由小路上搜索行进。他从江家店，韩小店，雷麻店，到董家岗，花子岗，数十里方圆，逐步搜索，依然没有半点影子，也没有看到留下的记号。好像金老爷子并来到过这地方。他知道金老

爷子的为人，老成练达，他既在山南关留下记号，就算再匆忙，只要到过的地方，定然留下记号，但这方圆数十里，竟会一个记号也没有，好像金老爷子在山南关留下记号之后，就凭空飞上天了。

这只有一个可能，他已经着了人家的道儿。金鼎金开泰，是少林俗家掌门人，一身武功，决不会弱到哪里去，而且江湖阅历极丰，似乎不可能轻易上当。何况这一路上，并未看到姓田的蓝衣人主仆，只有一个眇目人，也非金老爷子的对手。

凌君毅想不出金老爷子突然失去踪影，其故何在。心中暗暗后悔，早知如此，今晚该截住眇目人，向他问问清楚，从花字岗回到桃溪，已经四更天气，只好废然而返。回转客店，仍由后窗回入房中，脱衣上床，盘膝运功，就已进入忘我之境。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听房门外起了“剥落”之声，接着响起方如莘的声音叫道：“大哥，你醒来了么？”凌君毅睁开眼来，已是红日满窗，日上三竿，急忙一跃下床，开门出去。

方如莘脸含娇笑，走了进来，说道：“你真好睡，看看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凌君毅笑道：“兄弟早。”

第七章 隔街望绸庄

方如莘嗤地笑道：“亏你还说早呢，我天一亮就起来了，本来还不想叫你，好让你多睡一会儿，但眼看客栈里的旅客差不多全部走光了，而你还没起来，才来敲门。”

说话之时，店伙送来洗脸水，凌君毅匆匆盥洗完毕，两人一同吃了早点。

方如莘低声道：“大哥，我们这时候就要动身到桐城去么？”

凌君毅点头道：“金者爷子既已失去联络，我们自然该赶去桐城，看看那个购五匹天青杭纺的是什么人。”

方如莘望望他，口齿启动，说道：“大哥，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答应？”

凌君毅道：“我们不是弟兄么？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出来，只要我做得到的，哪会不答应呢？”

方如莘道：“大哥，你真好。”

凌君毅道：“你究竟有什么事？”

方如莘道：“我想要你给我易个容。”

凌君毅道：“你是怕有人认出你来？”

方如莘口中“嗯”了一声，道：“大哥，好不好么？”

凌君毅道：“你要易容，自然可以，只是这里不成。”

方如莘道：“为什么？”

凌君毅笑道：“这里是客栈，你今天早晨起来，还是年轻相公，等到出去的时候，却变成了个老头子，岂不让人家看了起疑？”

方如莘道：“我才不变成老头子呢，嘴上生了一大把胡子，别扭死了。”

凌君毅道：“那你要装扮成什么样子的人呢？”

方如苹道：“自然还是年轻相公，只要看起来不像我就成了。”

凌君毅道：“要俊些，还是要丑些？”

方如苹脸上微微一红道：“自然要俊一些了，扮成丑八怪，自己看了也不舒服。”

凌君毅点点头笑道：“好兄弟，你只管放心，我会给你扮成天下最美的男子，我知道姑娘家都喜欢俊俏的。”

方如苹不依道：“大哥，你又取笑我了。”

凌君毅道：“好了，我们走吧！”

方如苹道：“好，咱们走。”

当先出了房门，两人会过帐离店，策马徐行，出了南门，走没多远，山脚下恰好有一处密林。凌君毅招呼方如苹下马，拴好马匹找了一个隐僻所在，开始替方如苹易容。

前后不过盪茶工夫，方如苹便另外换了一副面貌，虽然还是青衫少年，却变得长眉人鬓，朗目如星，唇红齿白，脸如傅粉，美俏犹胜于前。

方如苹从凌君毅手中接过小铜镜，左照右照，喜不自胜，娇笑道：“大哥，你这手本领真了不起，几时教给我好不好？”

凌君毅道：“这个容易，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有两天的时间，就可学会了。”

方如苹娇靥一红，说道：“我笨死了。”

凌君毅道：“只是有一点，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学得会的。”

方如苹道：“哪一点？”

凌君毅道：“声音，你学会了易容，还得改变声音，不然，你一开口就会被人家听出来了。”

方如苹道：“那要多少时间？”

凌君毅道：“少则一年半截，多则三年。”

方如苹道：“太长啦，我只要学会易容就好了，大哥，从明天起，你就教我，好不好？”

凌君毅笑道：“好是好，不过要拜师父。”

方如苹白了他一眼，道：“我叫你大哥还不够？”

凌君毅道：“你以前不是叫我凌大叔么？”

方如苹娇嗔道：“你还说呢！那是你存心占我便宜，扮着乡巴佬骗人。”

两人走出树林，纵身上马，继续赶路，未牌时光便已抵达桐城。

方如苹似是对城中街道十分熟悉，她一马当先，领着凌君毅穿过两条横街，折入东大街，伸手指指一家茶楼，说道：“大哥，时间还早，我们就在这里喝杯茶休息休息好么？”

凌君毅点点头道：“好吧，这家茶馆倒是不小。”

方如苹低低的道：“这里我和表姐一起来过，楼上雅座，甚是清静。”

凌君毅道：“你们真是两个野丫头，茶馆酒肆，竟也敢来？”

方如苹“咕”的笑道：“我和表姐也是扮作两个读书相公才上去的。”

凌君毅道：“有没有给人家看出来？”

方如苹道：“才没有呢！”

两人策马徐行，已经到得茶楼门前，早有茶楼伙计迎了上来，替两人拢住马头，含笑道：“二位公子，请到楼上雅座。”

两人上得楼来，方如苹走到靠北一排临街的座头，说道：“我们上次来，就是坐在这里的。”

凌君毅在她对面坐下，目光一抬，看到对街上有一家五间门面的绸缎店，金字招牌上，赫然写着；“德丰裕绸缎庄”六个大字。

茶博士问过两人要什么茶，便自退去。

凌君毅笑道：“兄弟，你找的座位不错啊。”

方如苹得意地笑道：“上次我和表姐一起来，就是到德丰裕替舅母挑衣料来的，结果我们每人都买了一套男装，回到客栈，就换了衣衫，出去逛街。”

凌君毅道：“难怪你对这里街道很熟呢。”

茶博士替两人冲了茶，又送上一盘瓜子。

方如苹伸手抓了一把瓜子，一边用银牙磕着，一边说道：“大哥，这里的街道，我要比你熟，等一会，那买五匹天青杭纺的人，由我来跟踪。”

凌君毅笑了笑：“好吧。”

方如苹挑挑柳眉，喜孜孜地道：“大哥，我们说好了，你可要在这里等我啊。”

凌君毅道：“你去了，我自然在这里等你。”

楼上雅座，就有这点好处，喝茶的人，都是文质彬彬，有的品茗谈诗，有的磕着瓜子下棋。诺大一座楼厅，静悄悄的，绝无半点喧哗，和楼下乱烘烘的情形，大不相同。

就在此时，从楼梯口定上一个人来。这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青布长衫，肩头背着一只朱漆小箱，嘴上留两撇胡子，看去约有五十来岁。像是走江湖的郎中，也有些像珠宝商人。

他上得楼来，目光迅速一扫，就朝凌君毅与方如苹两人座位右首一张临窗的空座走了过来，把朱漆小箱往桌上一放，摸着胡子，靠着窗栏坐下。

茶博士跟着过来，含笑招呼道：“客官要什么茶？”

“香片。”瓜皮帽老头两眼望了对街德丰裕绸缎庄一眼，随口说了这两个字。

凌君毅早就看到他了，趁茶博士和他说话之时，悄悄说道：“兄弟，从此时起，你莫要再说那件事了。”

方如苹听得一怔，回头望望瓜皮帽老头，但她看到的只是瓜皮帽老头的背影，忍不住凑近了些，轻声问道：“这人是谁？”

凌君毅朝她摇头示意，改以“传音入密”说道：“待会我再告诉你。”

方如苹听到耳边像蚊子叫的声音，而每个字都十分清楚，心知大哥是以“传音入密”和自己说话。但自己功力不足，没学过“传音入密”的功夫，心中暗暗忖道：“看来大哥一身修为，不在舅舅之下呢？”

凌君毅喝了口茶，笑道：“兄弟，听说你表姐生得很美，你倒说说看，她究竟有多美？”

方如苹撇撇嘴，轻哼道：“你管她有多美？你不是已经有了……”忽然住口不说下去。

凌君毅道：“我有了什么？”眼睛望着方如苹，轻“哦”一声，笑道：“我有了一个表妹。”

方如苹双颊飞红，啐道：“才不呢，我说的是干姐姐，人家甘裙寺相亲，丈母娘早已看中意了。”

凌君毅被她说得不禁脸上一红，笑着道：“兄弟说到哪里去了？”

方如苹看他脸红，心头好不得得意，哈地笑道：“难道我说的不对？那天我们离开的时候，人家含着泪水，只是向你挥手，可没跟我挥手呀。大哥坐在马上，也有点意乱情迷，我还会看不出来？”她说得高兴，不觉露出两排整齐晶莹的贝齿，赶忙伸手抿了抿嘴。

凌君毅笑道：“兄弟，你又忘了。”

方如苹“啊”了一声，放下手来，依然轻声笑道：“有一天，你看到我表姐，准会头晕。”

凌君毅道：“兄弟休得取笑，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

方如苹道：“爱美，人之常情，你看了娇艳美丽的花朵，你会不喜欢么？”

正说着之间，忽听大街上传来一阵得得蹄声，只听蹄声之杂沓，就可知道少说也有四五匹马。

凌君毅、方如苹不约而同地朝街上望去。但见五匹健马，从长街缓缓驰来。当先一匹马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浓眉鸱目的紫脸老者。身穿蓝布长袍，头上也戴着一顶瓜皮小帽，唇上蓄着八字胡子，面情严肃，策马行来，甚是气派。

这人后面，四匹马上，四名身穿天青劲装的汉子，腰跨单刀，看去雄纠纠，气昂昂。

五匹马走成一路，自然地使人猜想那个蓄着八字胡的紫脸老者，准是哪一个大衙门里出来的师爷。

方如苹一眼看到马上的紫脸老者，不觉口齿微微动了一下！

紫脸老者一马当先，到得德丰裕绸缎庄门前，便自停马。

他这一停了马，后面四匹马的汉子，立时也是一跃下马，其中两名汉子慌忙趋上前来，一名汉子替紫脸老者拢住了马头，另一个立即伸手去扶。紫脸老者这才缓缓跨下马来，极明显，德丰裕绸缎庄来了大主顾。一刹那间，绸缎庄里的伙计、帐房，全都迎了出来，像众星拱月一般，把紫脸老者迎了进去。

凌君毅、方如苹已对紫脸老者注意上了，他们隔着一条大街，凭窗眺望，德丰裕店堂中的动静，自然看得十分清楚。

绸缎庄里的帐房先生把紫脸老者让进店堂，好不殷勤，连声说着：“请坐。”

紫脸老者也不客气，大马金刀地在一张紫檀八仙桌的上首，坐了下来。只见一名伙计恭敬地端上香茗，另一名伙计立即捧上白铜水烟袋。紫脸老者拿起茶盏，轻轻喝了一口，就回过头来，跟帐房先生说了几句。

帐房先生弯着腰，连连陪笑应“是”，接着转过身向伙计们一阵吩咐。几名伙计立时着了忙，纷纷从陈列橱中，每人捧出几匹绫罗绸缎，送到紫脸老者面前。紫脸老者仔细挑选了一番，才朝帐房先生指指其中几匹，颌首示可。

伙计们就把几匹选剩下的，一齐送上柜去。紫脸老者又朝帐房先生说了几句，意思好像还要别的绸缎。帐房先生连连哈腰，亲自指挥伙计，打开柜门取出五匹天青杭纺，由伙计捧出店门，交与劲装汉子，先行在马上捆好。

方如苹看到伙计捧出五匹天青杭纺，口中几乎“啊”出声来。

在这同时，他们右首桌上，凭窗喝茶的那位瓜皮帽老头，掏出几枚铜钱，往桌上一放，背起朱漆小箱，匆匆下楼而去。

方如苹看他走得匆忙，立即低声问道：“大哥，你说这人是谁？”

凌君毅目光迅速向四周扫，才低声道：“他就是送‘珍珠令’来头盘小辫的老头，只是他今天戴了顶瓜皮帽。”

方如苹“啊”了一声道：“他匆匆下楼，那是送东西去了？”

凌君毅道：“五匹天青杭纺，捆在门口马上，这再显眼也没有了，他自然得把东西送去。”

这几句话的功夫，那瓜皮帽老头已经穿过大街，径直向德丰绸缎庄里走去。只见一名伙计迎着他招呼，这自然含有不让他乱闯之意。”

瓜皮帽老头朝伙计连连陪笑，一面背着身子指指紫脸老者，低声说了几句话，意思好像是说：“我是替那位送东西的。”

这回伙计向他歉然点头，抬抬手，说着：“你老请。”

瓜皮帽老头捧着朱漆小箱，跨进店堂，就朝紫脸老者哈腰请安。紫脸老者只略微颌首，目光一抬，向他问了一句甚么。

瓜皮帽老头堆着一脸掐笑，巴结地走上前去，然后把朱漆小箱往桌上一放，随身取出一个锁匙，打开铜锁，开启箱盖，伸手从箱内取出几串珍珠项链，凤钗，珠花，翡翠手镯和几个小巧精致的锦盒，一件件恭敬地放到紫脸老者面前，一面不佐地陪笑着说活话。

那颗“珍珠令”，敢情就装在锦盒之中。紫脸老者随手挑了七八件，其中就有两件是用锦盒装的，然后缓缓从袖中取出一张银票，交给瓜皮帽老头。瓜皮帽老头满心欢喜地接过银票，收起来漆木箱，千思万谢地退了出来，匆匆朝街上走去。这时德丰裕的伙计们，已把另外几匹上等绸缎包扎妥当，送了出来，交给劲装汉子，装上马背。

方如苹急急说道：“大哥，我们快走。”

两人会了茶钱，匆匆下楼，小伙计立时替两人牵过马匹。

方如苹赏了他一串制钱，翻身上马，当先朝街上驰去。

凌君毅原先只当她要追瓜皮帽老头，因为紫脸老者给了瓜皮帽老头一张银票，看看是哪家银号的，就不难查出紫脸老者的来历，但此刻他发现自己的猜想，根本不对，方如苹追的并不是瓜皮帽老头，她压根儿不是追人。

北门外，是一条石板路，看情形，本来就不是官道大路，行旅不多，两匹马一口气奔驰出四五里路。方如苹就舍了石板路，折入一条小径。这时已是黄昏时候，夕阳衔山，群鸟投林，远处山麓间，烟树苍茫，升起缕缕炊烟。

凌君毅心头觉得奇怪，他耐心再好，此刻也有些忍耐不住，一夹马腹，催马冲了上去，赶上方如苹马头，何道：“兄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呀？”方如苹回头朝他神秘一笑，说道：“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凌君毅道：“那是什么人？”方如苹咭地笑道：“见了他，我自会给大哥引见。”凌君毅道：“这人和咱们此行有关么？”方如苹一面不住地催马，一面答道：“大哥不用多问，到时自会知道。”她还是不肯说，那是故意放刁。

凌君毅皱皱眉锋，不再多言。两人坐下马匹，是四川唐门千挑百选的骏马，脚程极快，不大工夫已经奔行了一二十里路程。这一带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长松修竹，景物如画！凌君毅突然心头一动，想起金老爷子曾和自己提起过的“龙眠山庄”就在桐城西北。此处莫非就是龙眠山庄了？前面的方如苹到了一座山脚下，忽然一带马头，奔驰之势，立时缓了下来，她轻轻跃下马背，牵着马匹，朝一处浓密的树林中走去。

凌君毅跟着下马，问道：“到了么？”方如苹道：“还没有，我们先把马匹藏好了再说。”

凌君毅道：“咱们可是要去龙眠山庄？”方如苹惊奇地道：“大哥如何知道的？”

凌君毅道：“我只是猜想罢了，这里是龙眠山，除了龙眠山庄，还到哪里去？”“嗯。”方如苹口中轻“嗯”了一声，没有多说，只是牵着马匹，往林中走去。

这是一片浓密的松林，两人把马匹拴好，凌君毅凝重他说道：

“兄弟，龙眠山庄的人，虽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据说庄主潜龙祝文华，不但武功极高，而且还精擅机关消息和毒药暗器，你不可任性胡来。”方如苹道：“大哥只管放心，我们又不回去招惹他们。”

凌君毅追问道：“那你究竟要去找谁？”方如苹道：“大哥跟我来就是了。”她还是不肯明说。

凌君毅道：“好吧！”当下仍由方如苹领先，翻上小山，但见层峦拱峙，碧林千树，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大路，直达一座庄院，看来相距还有一里来路。此时天色已黑，远远望去，只能看到庄院黑压压的一片，似是覆盖甚广，那自然就是“龙眠山庄”了。

方如苹低声道：“我们下去。”

她从小山后面一条小径走下去，穿林而行，不多一会，已经绕到龙眠山庄的侧面。

龙眠山庄的高大围墙业已在望，方如苹脚下一停，回身朝凌君毅招招手。凌君毅掠到她身边。问道：“什么事？”

方如苹指指围墙，道：“从这里进去，围墙里面，有一条环绕会庄的宽阔石板路。

要进入庄去，必需穿越这条石板路，因此这条路上，防守甚是严密，前后左右，共有八处岗卡，每个岗卡两人，还有一头契犬。咱们从这里进去，就有一处岗卡……”凌君毅道：“我们要进去么？”

方如苹道：“自然要进去咯，不然，我们干么眼巴巴的赶来？”凌君毅道：“我们进去做什么？”

方如苹道：“那你就不要管了。”凌君毅摇摇头道：“好，我不管，那么我们如何进去呢？”

方如苹道：“我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咯，我们在跃上围墙之后，你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下就点住站岗的两人的穴道，等到契犬发现有人，就由我来对付。那时你就再解开两人穴道，但不可让他们发觉，以极快的身法，隐人对面一排房屋阴暗之处等我。”凌君毅道：“你如何对付契犬？”

方如苹笑了笑：“我自有办法，你只须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别的不用多问。”凌君毅心头暗暗纳罕，忖道：“她好像对龙眠山庄甚是熟悉！”方如苹斜瞧了他一眼，低笑道：“大哥你在想什么？咱们该进去了，再迟殷总管就快来了！”

凌君毅奇道：“殷总管是谁？”方如苹道：“殷总管就是刚才在德丰裕绸缎庄买五匹杭纺的紫脸老者，他叫殷天禄，是龙眠山庄的总管。”凌君毅道：“原来你认识他。”方如苹低头道：“不认识他，我会找到这里来？”

话声方落，突听远处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路声。

方如苹急急说道：“他们来了，大哥，我们快进去。”她纤纤玉手拉着

凌君毅的手，接着又道：“大哥，这道围墙，足有三丈来高，我纵上去，只怕会有声音，大哥你带我一把可好？”

凌君毅握着她柔若无骨的玉手，心头不觉一荡！方如苹轻声催道：“我们快过去。”

两人手拉着手，闪身出林，立即施展上乘轻功，宛如两点流星，快得令人目不暇接，眨眼之间，已掠过围墙外面的一片草地。就在仆近围墙之际，凌君毅低喝一声：“起！”

未见他蹲身伏腰，抖臂作势，只是足尖轻轻一点，便已带着方如苹凌空飞起，飘然落到围墙之上。举目看去，果见围墙内有一条平整的石板路，少说也有四五丈宽阔。墙下不远，正有两名身穿天青劲装的汉子，并肩站在那里。两人脚下，坐着一条契犬，看去十分机警，比人还难对付。

凌君毅未上墙头之前，手中早已准备了两粒小石子，脚尖一站定，掌心石子，也已分向两人袭去，口中低声道：“你快下去。”

方如苹不敢怠慢，身形一纵，朝下跃去。她身形未落，那坐着的契犬，已然警觉，“虎”地立了起来，全身褐毛，根根倒竖，正待扑起！

方如苹飘落地面，轻声喝道：“不许叫，是我。”

那契犬听了方如苹的喝声，竖起的狗毛，缓缓平复下去，低下头在方如苹衣衫角上，一阵乱嗅，摇着尾巴，作出亲昵之状。方如苹伸手拍拍它头顶，举步朝前走去，那契犬乖乖地跟着她走。凌君毅看得微微一怔，心想：“莫非她就是龙眠山庄的人。”

方如苹引开契犬，凌君毅立即飘身落地，举手在两个汉子身上轻轻一拂，身形快得夕。同流星一般，一闪而逝，隐入对面一排房屋暗处。这时召开马蹄声愈来愈近，好像已经到了庄前。

凌君毅正自四下打量，方如苹飞身掠了过来，轻声道：“大哥，我们走。”凌君毅心中有着许多疑问，但此刻又不便多问，只好默默的跟着方如苹走去。两人一前一后，藉着暗影隐蔽身形，一路朝前行去。方如苹对龙眠山庄的地形极熟，穿廊越屋，转弯抹角，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般，一会工夫已经穿行了几幢楼宇，都不曾被人发现。最后绕过一道长廊，这里敢情是一座花厅，左右两边备有一道月洞门。方如苹领着凌君毅，飞快地掠入右首月洞门。门内是一片小庭院，花木扶疏，有小池也有石桥，白石小径两边，放置着不少盆栽花卉。夜色之下，分外显得清幽宜人！石阶上是一排三间精致的书斋，敢情平日都是由花厅直通书房，因此阶上虽有两扇雕花长门，就很开启。倒是左首一排六扇花格子窗，却全都敞开着。

方如苹轻轻拉了一下凌君毅的衣角，悄悄隐入一排花树丛中，蹲下身子书房中燃着一支红烛，远望过去，但见四壁图书，琳琅满目。书案前面，一张逍遥椅上坐着一个身穿天青缎夹袍的人，正在静静地秉烛观书。因他侧身而坐，看到的只是半个侧影，无法看清他的面貌。凌君毅侧过脸去，正待向方如苹问话。方如苹神色紧张，竖起一根纤纤五指，挡住樱唇，示意他不可出声。就在此时。

只听月洞门外，长廊上传来一阵轻快的步履之声，到得书房门口，便自停住。

接着响起一个略带尖沙的声音说道：“庄主，属下回来了。”

凌君毅暗暗吃了一惊，忖道：“原来这观书的就是龙眠山庄的庄主潜龙祝文华。”只听书房中一个清朗声音说道：“进来。”

接着有人打开门帘，轻快履声，走入书房，就听尖沙声音说道：

“属下因天气就要热了，咱们庄上弟兄都得换季，这次到桐城去，便顺便带回来五匹杭纺。”清朗声音道：“夫人与小姐要你去买的东西，都买回来了么？”

尖沙声音道：“都买回来了，一共花了三百三十二两银子。”清朗声音道：“她们究竟要你买的什么东西，竟有这般昂贵？”

尖沙声音陪笑道：“七匹凌罗，四匹锦缎，不过二十四两银子。”

另外是小姐要的两支珠花和一串珠凤，就要一百五十两银子。属下临行时夫人关照过，要买就得卖两副，小姐有的表小姐也得有……”凌君毅听得心中一动，回头看了方如苹一眼。只听清朗声音“唔”了一声，问道：“你都送进去了么？”

尖沙声音道：“属下已经让彩花送进去了。”清朗声音道：“好……”接着问道：“你去桐城，可曾听到什么消息？”

尖沙声音道：“属下正要向庄主报告，前些日子从太和、颍州传来的消息，四川唐家老三、老七和岭南温家的老二，以及少林派的金鼎金开泰，和一向很少在中原走动的铜臂天王，都在这一路上现身……”清朗声音“唔”了一声道：“这些人不约而同的进入皖境，你可曾查出他们动机何在？”

尖沙声音道：“属下已经派出几名干练弟兄，扮作各种行商，暗中圈探他们的行迹，这些人的动机如何？一时还摸不清楚，但属下却在桐城接到三个派出去的弟兄的报告……”清朗声音道：“他们怎么说？”尖沙声音道：“据说这些人在阜阳，颖上到六安、舒城的这条路上，先后都失去了踪影。”

凌君毅听得心头猛然动了动，暗道：“这些人都失了踪！”清朗声音陡地问道：“你说什么？这些人先后都失去了踪影？”

尖沙声音道：“是的，据说他们原是各顾各的行动，既然一路下来，总该有个目的。但怪就怪在这里，这些人都好像先后钻入地底，没到舒城，就一个人也不见了。”清朗声音道：“会有这等事？”

尖沙声音道：“属下说的都是事实。”

清朗声音道：“那几个弟兄呢？”尖沙声音道：“属下已要他们继续详细侦查，限明日午前回报。”清朗声音道：“很好，不过这些人意图不明，咱们庄上，你得多派些人巡逻，严加戒备。”

尖沙声音应了声“是”，又道：“庄主还有什么吩咐？”

清朗声音道：“没有了。”尖沙声音道：“属下告退。”

接着一阵轻快的步履声，退出房去。这尖沙声音，自然就是在德丰裕绸缎庄看到的紫脸老者口龙眠山庄总管殷天禄了。他退出书房之后，青袍老人便从逍遥椅上站了起来，背着双手，走向窗口，仰天吁了口气，徐徐说道：“这许多人，会凭空失踪，这倒的确有些古怪。”他这一走近窗口，凌君毅从花树空隙间，立可清晰看清他的面貌。这位名震江湖的龙眠山庄庄主，看去不过四十四五，生得肌肤白皙，黑须胸飘，温文秀逸，倒像是读书人模样，只是双眉浓了些，双目炯炯如星，一望而知是位内家高手。

方如苹躲在花树丛中，看到青袍老人站了下来，走近窗前，心头一害怕，不由地轻轻扯了一下凌君毅的衣角。这一动，碰上了一支树枝，几片树叶，轻轻晃动了一下。枝叶晃动，声音虽细，青袍人两遭寒光如电，直向两人藏身之处，投射过来，口中冷冷喝遣：

“谁？”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有一股慑人的威严，两人到了此时，无法

再隐匿下去。

方如苹从花树丛中站起身来，低声应道：“舅舅，是我。”原来她是青袍老人的外甥女。

她应声出口，立即回身道：“凌大哥，快随我来。”说完，分花拂柳，俏生生地走了出去。她忽然从“大哥”改称“凌大哥”那是“大哥”这称呼，当着她舅舅面前，未免显得太亲密了些，姑娘家心眼可真不少。方如苹现身走出，凌君毅只好也跟着走出，两条人影，一先一后相偕越窗而入，走到青袍人面前。青袍人两道目光，扫过他们两人，尤其看了方如苹的一身装束，浓眉微微的一鼓，说道：“你是如苹？”方如苹咕的笑道：“我早就叫你舅舅了，不是我，还是什么人呢？”

一面朝凌君毅道：“凌大哥，这位就是我舅舅，龙眠山庄的庄主。”其实不用方如苹介绍，凌君毅早就知道青袍人就是龙眠山庄的庄主潜龙祝文华了。凌君毅只好双手抱拳，作了个揖道：“在下凌君毅，见过祝庄主。”方如苹在旁道：“舅舅，这位凌大哥，两次救了甥女的性命，我特地带来见见舅舅的。”祝文华目光冷峻，只是打量着凌君毅，微微颌首道：“凌老弟请坐。如苹，你去叫他们沏茶来。”

方如苹低低地道：“舅舅，我和凌大哥要在晚上来见你，就是不能让人知道，茶不用沏啦！”祝文华心中暗道：“这小丫头，连夜来见我，不知有什么事，这般鬼鬼祟祟？”一手捻须，目注方如苹，徐徐说道：“你们有什么事？”方如苹压低声音道：“我们有一件十分机密之事，待来禀报舅舅，”祝文华微感意外，讶然道：“什么机密之事？”

方如苹目光一溜，一本正经地道：“舅舅，这件事十分重要，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祝文华看她神色凝重，心头疑信参半，浓眉微拢，说道：“如苹，舅舅这书房里，任何人未奉呼唤不准擅入，你但说无妨。”方如苹道：“我知道，只是我看还是把窗户关上的好。”祝文华捻须道：“有这么严重么？”

方如苹口中“嗯”了一声，轻笑道：“方才我们躲在窗外，舅舅和殷总管说的话，我们不是全听到了？”转身走到窗口，关好窗户，随手放下了窗帘。祝文华已在上首一把椅子坐了下來、问道：“如苹，你娘在家可好。”方如苹摇摇头道：“我没回去。”祝文华道：“那你去了什么地方？”

方如苹脸上微微一红，看了凌君毅一眼，说道：“我在路上遇到凌大哥，就和他在一起。”祝文华的目光，同时转到凌君毅脸上，含笑道：“老夫看得出来，凌老弟年事虽轻，英华内敛，一身所学，大有可观，不知令师是哪一位高人？”凌君毅还没开口，方如苹抢着道：

“舅舅，你眼光真好，凌大哥是反手如来的徒弟。”祝文华动容道：

“原来凌老弟竟是佛门高僧反手如来的高足，老夫失敬了。”

凌君毅欠身道：“庄主好说。”方如苹听舅舅的口气，对反手如来似乎十分推崇，心头暗暗的高兴，一面低声说道：“舅舅，凌大哥是侦查‘珍珠令’这件事来的。”祝文华颌首道：“老夫曾听江湖传说，岭南温家和四川唐家两位当家无故失踪，家人曾在他们寝室之中，发现一颗刻着‘令’字的珍珠。前一阵子，‘珍珠令’三个字，确曾在江湖上轰动一时，但事过境迁，目前已经渐渐淡下来了，凌老弟侦查‘珍珠令’不知可有眉目？”方如苹抢着道：“舅舅，凌大哥因他母亲也在三个月前失踪了，是凌大哥的师父，要凌大哥到江湖上来侦察‘珍珠令’的。凌大哥第一步，就到开封去找金鼎金开泰，因为少林寺药王殿主持乐山大师，也在三月前神秘失踪……”

祝文华神情一震道：“少林寺药王殿主持也失了踪？老夫怎的没听人说起？”方如莘道：“这话说来话长呢，凌大哥，还是你来说吧。”凌君毅当下就把自己求见金老爷子，索观“珍珠令”当晚在开封街上忽然有人给自己一封密柬说起，说到自己如何跟踪眇目人，如何遇上方如莘……祝文华凝目道：“凌老弟可知那锦盒之中，究系何物？”

方如莘咭的笑道：“舅舅，你耐心听下去，就会知道了。”凌君毅接着又把鬼见愁唐七爷如何劫持方如莘，自己如何找上八公山……祝文华一手捻须，嘿然怒哼道：“四川唐门居然欺侮到你头上来了，如莘，舅舅几时也把鬼见愁抓来，吊他个三天三夜。”方如莘甜笑道：“不用啦，舅舅，我已经认了唐老夫人做干娘了。”

祝文华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方如莘道：“凌大哥找上八公山，一剑破了唐家的‘八封刀阵’唐老夫人把我找了去，就认我作她干女儿。祝文华道：“唐老夫人也到了江南？”方如莘侧脸朝凌君毅笑了笑：“大哥。还是你来说吧！”

话声出口，蓦地粉脸一红，当着舅舅，这声“大哥”不嫌叫的太亲了么？凌君毅道：“不止四川唐家，据在下所知，岭南温家还联合了南湘萧家和董天王做一路，另外少林的人，则以金鼎金老爷为首，一起跟踪下来。”祝文华皱皱浓眉，说道：“这运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引起这许多人的追踪？”方如莘朝凌君毅眨眨眼睛，凌君毅接着从离开八公山，在正阳关附近，发现金老爷子留的暗号。

自己两人就一路跟了下来。直到山南关，金老爷子的暗号忽然不见，好像他平空失了踪影，不仅金老爷子，就是其他两拨人（四川唐家和岭南温家）从山南关起，也都好像没了影子。祝文华一摆手道：“且慢，你们在王家祠堂遇上温老二和萧凤岗之后，就一直不曾见到他们？”

凌君毅点头称“是”。祝文华又道：“当晚他们匆匆离去，是因为发现了董天王留的紧急记号，才赶去的？”凌君毅道：“正是。”祝文华一手捻须，沉吟着道：“董天王雄霸天南，一身修为，非同小可他这紧急记号，就大有文章……”

口气微微一顿，目注两人，徐徐说道：“从山南关起，所有跟踪的人，全都没了影子，若说这三拨人，全被人家一网打尽，那是决无可能之事，他们同在山南关以北失踪，也许是被人家用计引开去了。”说到这里，忽然目光一凝，神色警然道：“他们在山南关以北，把所有跟踪的人，一一引开，莫非那递送的东西，已经快到地头了？”凌君毅听得暗暗佩服，心中忖道：“江湖上人都传说潜龙祝文华工于心计，机智过人，看来传言不虚。”方如莘双眉一挑，暗地笑道：“舅舅说对了。”祝文华道：“他们送到何处？”

方如莘道：“凌大哥，快说咯！凌君毅就把如何在花溪遇上眇目人，自己如何跟踪，制住头盘小辫的老头，打开锦盒，才知他们一路掩掩藏藏，运送下来的锦盒之中，赫然是一颗“珍珠令”祝文华手捻黑须，攒攒眉道：“一颗‘珍珠令’也用不着如此转折。”

他们故作神秘，莫非是故意引人注意，别有企图？”说到这里，目注凌君毅，问道：“凌老弟，后来如何呢？”凌君毅接着又把头盘小辫者头在土地堂香炉之中，取出指示，要他们把“珍珠令”送与桐城德丰裕买五匹天青杭纺的人。祝文华听到这里，脸色不由一变，问道：“你们有没有继续跟踪？”

方如莘笑道：“自然跟了。”祝文华道：那么你们已经看到头盘小辫的老头，把‘珍珠令’交给谁了？”方如莘抿抿嘴，轻笑道：“我们就在德丰裕对面茶楼上喝茶，看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不过那头盘小辫的老头，今天扮成了个珍宝商人，很巧妙地把‘珍珠令’夹在其他珠宝之中卖了出去，要是不知底细，只当他是替大太小姐买珠饰的……”祝文华目中寒光四射，沉声道：“会是他！”

方如莘道：“舅舅不相信？”祝文华目光缓缓看了两人一眼，沉吟道：“殷天禄随我十余年之久，平日尽忠职守，从无过失，如说他心怀异志，实在叫人难以置信……”接着口中“唔”了一声，望望凌君毅，说道：“凌老弟，你们在茶楼上守候，定是看得十分清楚，能否把当时情形，说得更详细一点？”凌君毅接着把当时经过，详细说了一遍。祝文华沉吟良久，才道：“他们把‘珍珠令’送与殷天禄，莫非想劫持老夫？”方如莘道：“我看就是这样。”

凌君毅道：“在下离开开封之时，金老爷子曾和在下提起过祝庄主。”祝文华道：“金开泰怎么说？”凌君毅道：“金老爷子曾说，‘珍珠令’这帮人，所劫持的人，都和用毒、解毒有关，武林中除了四川唐门，以毒药暗器闻名于世，岭南温家擅使迷香、迷药之外，祝庄主也是一位用毒能手……”祝文华听得脸色剧变，轻轻哼了一声。方如莘睁大双目，奇道：“舅舅，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老人家也会使毒？”

祝文华脸上神色，瞬即恢复，微微吁了口气道：“咱们祝家从未在江湖上走动，真是以讹传讹，因为你外公昔年曾在咱们庄前救过一位伤重垂死的老人。那老人养伤三月，临行之时，留下一张秘方。当时正当流寇猖獗之时，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放火杀人，弄得十室九空。那老人家嘱咐你外公，照方配制，把药末撒在离庄三里之外，布成一圈，可使流寇不敢侵入……”方如莘道：“那是极厉害的毒药？”祝文华点点头道：“不错，过没多久，果然有大批流寇来犯，凡是踏进咱们庄外周围三里的贼党，全部立即倒地死去。龙眠山庄赖以保全，外人不明真相，只当咱们祝家精于用毒，直到现在，大家还是这样传说着。”方如莘道：“舅舅，那张药方呢？”祝文华淡淡一笑道：“舅舅说的，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你外公并未把毒方传下来。”

方如莘道：“真可惜！”祝文华一手拂着黑须，徐徐说道：“由此看来，这帮贼人，买通殷天禄，意欲劫持老夫，大概也是为了那张毒方了。”方如莘道：“舅舅准备怎么对付他们呢？”祝文华面现怒容道：“我叫殷天禄来，问问清楚。”凌君毅已有好久没有开口，此时插口道：“祝庄主不可打草惊蛇。”

祝文华道：“老夫当面问他，不伯他不说不。”凌君毅道：“如若贵庄之中，已被贼人买通，或是已有奸细潜伏，那就决不只一两个人。

殷天禄在庄主面前，纵然不敢不说，但他可以隐瞒下几个人，庄主也不得而知。”祝文华叹了口气道：“凌老弟说得也是，唉，殷天禄随我十余年之久，竟然甘心通敌，想起来实在叫人寒心得很。”凌君毅道：“家母失踪，已有数月，据家师推断，可能也是被‘珍珠令’这帮人所掳。他们买通贵庄总管殷天禄，又传下‘珍珠令’来，自是有劫持庄主的阴谋，在下有一拙见，不知是否可行？”

祝文华目光一凝，抬目道：“愿闻高论。”凌君毅道：“在下之意，庄主暂时不宜声张，咱们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方如莘眨动 - 双大眼，问道：“你

要如何将计就计？”祝文华望着凌君毅，只是捻须不语。”

凌君毅道：“在下略施易容之术，由在下扮成祝庄主，任由他们。

劫持而去，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查出他们巢穴所在，也可以找出他们的首脑人物，和目的何在。”祝文华道：“此计不错。”凌君毅道：

“对在下而言，既可相机行事，救出家母；对庄主而言，也可暗中监视殷天禄行动，可把潜伏贵庄的奸细，一网打尽……”祝文华连连点头道：“有道理，咱们就依凌老弟高见行事。”

方如苹道：“凌大哥，你假扮舅舅，深入贼巢，我呢？你要我做什么呢？”凌君毅道：“你已经回到令舅庄上，可以洗去易容药物，在这里住上几天，目前江湖上呈现一片乱象，不宜再出去走动了。”方如苹道：“我不要，我这样子没人注意，可以在暗中跟踪他们，给舅舅传递消息。”祝文华沉声道：“如苹，你不许再胡闹了，凌老弟说的极是，你一个女孩子家，莫要再乱跑了，好好在这里住些时候，我会派人去通知你娘的。”

方如苹当着舅舅，不敢多说，只撅起小嘴，没有作声。祝文华道：“今晚不致有事，若有变故，也在明晚，凌老弟今晚可在老夫密室中权宿一宵。如苹，你决洗去易容药物，换上女装，回后院去。”

方如苹道：“不，舅舅，凌大哥说不定明天走，他答应教我易容术，趁他还没走今晚先教给我。”祝文华道：“易容术岂是一手就学得好的？等凌老弟回来，再跟他学也不迟。”

他哪知方如苹心中另有打算？方如苹道：“不，我今晚就要学，就是学上一点皮毛也好，凌大哥，你就教我，好不好嘛？”凌君毅拗不过她，只得点头道：“好吧，你既然要学，今晚我先教你简单的方法。”方如苹喜得跳了起来，说道：“凌大哥，你真好。”

凌君毅当着祝文华，被她说得玉脸一红。方如苹又道：“凌大哥，我要学的，就是现在我这种样子，你先教我专扮成这个样子就好了。”祝文华道：“你既然要跟凌老弟学易容，那就和凌老弟一起到密室里去。”方如苹听得奇怪，举目四顾，问道：“舅舅，我怎么不知道这书房里还有一间密室？”

祝文华微笑道：“书房里这间密室，原是你外公昔年练功之用的，连你舅母都不知道，你如何会知道呢？”方如苹好奇地道：“那么表姐也不知道了，舅舅，密室在哪里呀？”祝文华微微一笑，走近东首一排书橱前面，伸手轻轻一按，但见两排书橱，缓缓移开，露出一道门户。方如苹喜得“啊”了一声，高兴地道：“舅舅，原来这里有一道门户。”随着话声，轻快地朝里奔去。

祝文华沉喝一声道：“如苹站住。”方如苹奔出三步，听到舅舅的喝声，赶忙站住，回头道：“舅舅，你叫我做什么？”祝文华走上前去，伸手在门房上按了两下，才道：“现在可以进去了。”凌君毅看他举动，心中暗道：“自己听江湖传说，祝文华精擅机关消息，龙眠山庄到处都有陷阱，外人不明路径，寸步难行，自己和方如苹一路进来，却是丝毫看不出有何异样。但这间密室之中，却分明安着埋伏。”

祝文华从几上取起一盏精致的油灯，递给方如苹，说道：“你点上灯火，替凌老弟带路。”方如苹答应一声，点起油灯，回头道：“凌大哥，我们快进去吧。”当先朝密室中走去，凌君毅随着走人，身后门户已悄无声息地阖了起来。当下略一举目打量，只见这间密室，地方虽然不大，却收拾得纤尘不染，石首靠壁处，是一张雕花木榻，两边各置一个花鼓形磁墩。两侧壁间悬

挂着几幅名家书画，中间一张酸校雕花八仙桌，和四把高背木椅。左首一口书橱，放着不少古籍和玉石古玩，还有几个花蓝细磁葫芦形的药瓶，没有标签，不知装的是什么药物，看情形，潜龙祝文华也经常独自在这里修习内功。

方如苹把油灯放在桌上，嫣然笑道：“大哥，这间密室真不错，难怪舅舅经常一个人躲在书房里，一耽就是大半天，不准有人惊扰。”

她觉得十分新鲜，走到木榻上，坐了下来，手扶靠手，笑着道：

“这张木榻，大概是我外公练功坐的了，雕刻手工真是精细。”也不知她触动了哪里，木榻竟然悄无声息地向左移开，地上登时露出一个数尺见方的洞窟，一道石级，往下而去，原来竟是一条地道。方如苹坐在榻上，一个人随着木榻移了开去，心头不觉吃了一惊，急急一跃下榻，望着地上黑黝黝的洞窟，更是惊奇不止，低低说道：

“大哥，我们下去瞧瞧好不好？”凌君毅道：“不成，这是令舅的密室，你快快把机关复原了。”

方如苹道：“进去瞧瞧有什么要紧？他是我舅舅呀！”凌君毅道：“每个人多少都有他自己的秘密，令舅这间密室，连令舅母都不知道，他叫我们进来，这是信得过我们。”

我们岂能背着令舅，偷窥他的秘密？你快把它恢复原状才是。”方如苹道：“我是无意触动机关，也不知要如何才能把它恢复原状。”话声方落，只听祝文华的声音笑道：“老夫哪有什么秘密？这条地道，只不过是通向后园假山的捷径。昔年先父练功完毕，喜在园中散步，并无秘密可言。”随着他的话声，木榻已经自动地缓缓移动，恢复了原状。

凌君毅心中暗暗忖道：“这位祝庄主果然心计极深，他虽把门户阖上，却是并不放心，还在暗中监视自己两人。由此可见，他虽在书房中，仍能看到密室中的动静了，他此举世无异警告自己两人，不能妄动密室的一物。”想到这里，忙道：“方姑娘，你不是要学易容么？快过来，我们这就开始吧！”说完拉开一把椅子坐了下来，然后从怀中取出小木盒，打开盒盖，把易容应用之物，一件件放到桌上。方如苹听他叫自己“方姑娘”，心知那是怕舅舅窃听，不禁朝他甜甜一笑，就在凌君毅右侧椅上坐下。凌君毅取出一颗蜜色的洗容药丸，教她先把脸上易容药物洗去，然后教她如何画眉，如何勾眼，如何涂抹颜色，何处宜淡，何处宜浓。一面解说，一面拿着小镜子，在自己脸上，逐一示范，讲解得不嫌其详。方如苹兰心惠质，聪明过人，自然一学就会，领悟极快，但等她动手，依样葫芦地在自己脸上做起来，就不对了，还要凌君毅在旁点拨，洗去药物，从头来起。时近二更，书房门上，响起了“剥落”扣指之声，这是庄主祝文华每晚在就寝之前，使女送参汤来了。这是多少年来的习惯，若在平日，原是极平常之事，但今晚这扣门声，却使祝文华心头蓦然一动！每日的早餐，自己是一人在书房中吃的，但时当清晨，大白天里，贼党自然无法下手。午餐、晚餐，是在后堂和夫人，女儿一同进食，还有丫鬟使女在旁伺候，贼人也无法下手。

只有每晚这碗汤，从后院送来，时当深夜，书房中又只有自己一人，正是贼党下手的最好机会……心念闪电一动，立即沉声喝道：“什么人？”

门外响起一个女子声音答道：“小婢桂花，给庄主送参汤来了。”祝文华道：“进来。”门帘启处，桂花手托朱红漆盘，盘中放着一个精细磁盘，袅袅婷婷走了进来。放下漆盘，双手端着磁盘，送到祝文华面前，口齿轻启，说道：“庄主请用参汤。”祝文华端坐在逍遥椅上，两道冷电般的眼神，缓缓

投注到桂花脸上。桂花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心头最是敏感，她发觉庄主两道目光，只是盯着自己直瞧。这种情形，平日从未有过，心头一怯，双颊登时飞红，伺立一边，低垂粉颈，连头都不敢稍抬。

祝文华暗道：“这丫头口齿伶俐，既说是殷天禄引介来的，却又把殷天禄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一面故意点点头，伸手揭开盅盖，端起参汤，正待就唇喝去。桂花站在一边，偷偷地瞧了他一眼，脸上似有喜色。

祝文华看在眼里，脸上丝毫不露，敢情多汤太烫了，他没有喝。

重又放回几上，接着问道：“这参汤是你炖的？”桂花道：“是的，这是夫人吩咐的。”祝文华道：“你今晚送参汤来的时候，可曾遍上什么人？”桂花脸上微微一变，说道：“没……没有。”祝文华双目乍然一睁，沉声道：“你炖参汤之时，可曾离开过？”桂花渐渐感到不安，低着头道：“没有。”

祝文华浓眉一皱，说道：“这碗参汤，气味有些不对。”桂花失惊道：“不会的，这是庄主饮用之物，小婢不敢丝毫怠忽，也许今晚参放多了些，气味比平时稍浓。”祝文华冷峻一笑道：“是参放多了么？”

老夫难道连参味都会闻不出来？”桂花怯怯地道：“那么小婢给庄主去换一盅好了。”说着，伸手来端磁盅。

祝文华道：“且慢！”桂花惊惶失措，嗫嚅地道：“庄主有何吩咐？”祝文华道：“既然是你亲手炖的，你把它喝下去吧。”

桂花听得更惊，脚下连连后退，说道：“庄主喝的参汤，小婢天大胆子，也不敢喝。”祝文华道：“不要紧，老夫要你喝的。”

桂花脸上煞白，急忙道：“小婢不敢……”祝文华没待她说完，沉声道：“你敢违背老夫的话？”突然飞身而起，一把抓住桂花后领，左手在她下额一托，捏开牙关，取起磁盅，把一碗参汤，向她口中灌了下去。这一手，快速无比，桂花连哼都没有哼出，就被点了穴道，放倒地上。方如莘颖慧过人，经凌君毅在旁指点，不过半个更次，易容诀要，已领悟了十之八九。如今她已能把自己装扮成俊美满酒的少年公子，也能化装为白发皤皤、满脸鸡皮的瘦小老头，心头这份高兴，当真不可言喻。只有口音。一时间无法学得会，但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只要少开口，一样可以充得过去。方如莘一双充满喜悦的秋波，望着凌君毅，娇笑道：“大哥，早知易容有这么容易，这些天来，早该要你教我了。”

凌君毅笑了笑：“你虽聪慧过人，一学就会。但你学的只不过是初步功夫，真正要说完全学会，那还早着呢！”方如莘道：“难道我装扮的不像？”凌君毅道：“你装扮的自然像，但你只能装扮成少年人，老年人，如此而已。假如要你改扮成令舅，或是要你扮成我，你能扮得像么？”方如莘听得一呆，道：“你没教我，自然不会了。”

凌君毅道：“要扮像某一个人，就得细心观察某一个人的面部特征，这须要时间和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学得会的。”方如莘道：“那要多少时间？”凌君毅道：“这很难说，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有三两个月的时光，认真体会，也行够了。”方如莘脸上一红，“嗯”了一声道：“我笨死啦！”

就在此时，瞥见通向暗房的那道暗门，缓缓开启，祝文华一手挟着一个青衣女子，大步走了进来。方如莘慌忙起身，迎了上去。

问道：“舅舅，这人……咦，她是桂花！”祝文华把桂花往地上一放，方如莘望望凌君毅，依依地道：“凌大哥，你身入虎穴，可要小心呀。”凌君毅笑道：“方姑娘但请放心，我还没把这些贼人放在眼里。”

方如苹说道：“不，四川唐门、岭南温家的两位老庄主，都是雄霸一方的人物，武功自然也不会太弱。再说少林寺药王殿主持乐山大师，更是少林寺的一流高手，他们被劫持之后，一去就查无消息，足见贼党厉害，凌大哥千万大意不得。”凌君毅看她说话之时，一脸俱是关切之色，心头一阵感动，勉强笑道：“他们武功虽高，是被人家迷倒了运出去的，只好任人摆布，这就和我不同，我既未被他们迷倒，自会处处留心，你快出去吧。”方如苹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道：“那么我要到哪里找你去呢？”

第八章 李代桃僵

她当着舅舅面前，这句话是鼓着勇气说出来的，姑娘家要去找一个大男人，其心意不是表露得很明显了么？凌君毅道：“姑娘一个人不可再到江湖去乱闯了，等我救出家母，会到这里来看你的。”

方如苹心中暗暗说道：“不，我不要留在这里，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你。”但这话她只是心里在想，并没说出口来。祝文华自然看得出自己甥女情有所钟，但时间紧迫，急忙低声道：“如苹，桂花送来多汤，时间已经不早，你该走了。”

方如苹拿眼望望凌君毅，只好往外走去。祝文华一手捻须，说道：“凌老弟，你机智过人、自然毋庸老夫叮嘱，老夫在此预祝你顺利救出令堂，再来敝庄一叙，莫要让如苹望穿秋水。”凌君毅脸上一红，抱抱拳道：“多谢庄主金言。”祝文华微微一笑道：“凌老弟，恕老夫不送了，”凌君毅不再多说，便举步走出密室，身后两书上书橱，也缓缓阖起。这时方如苹端起漆盘，俏生生地掀帘走了出去。凌君毅缓步走近逍遥椅，舒适地坐了下来，闭上眼睛，暗中运气调息。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忽听门夕卜传来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接着响起殷总管尖沙的声音，在门口低声说道：“启禀庄主，属下有紧急之事面报……”

凌君毅当然没有出声。过了半晌，殷总管敢情没听到庄主的声音，接着说道：“庄主可是睡着了么？”他明知祝文华喝下参汤，此刻已经昏迷过去，但他还是不敢丝毫大意，话声出口，人却依然站立门口，并未进来。

这样又过了一会，殷天禄口中“噫”了一声，惊异地道：“这就奇了，庄主内功何等精湛，怎会睡得这么沉？”这话，正是他破门而入的理由了！殷天禄这回大着嗓门高声叫道：“庄主，庄主怎么了？”

这书房四周，早已布置了他的党羽，再大声叫喊，也不伯惊动了人。

他喊声出口，但听“砰”的一声，书房门被他一掌推开，门帘掀处，人已经冲进房中。目光迅速一瞥，发现祝文华双目紧闭，已在逍遥椅上昏睡过去。殷天禄故作吃惊，一步掠到椅前，急急问道：“庄主，庄主，你怎么了，快醒一醒。”

伸手在祝文华额前摸了摸，脸上飞闪过一丝阴笑，突然双手齐发，十指连弹，闪电般点了祝文华胸前八处大穴。凌君毅早有准备，默运护身真气，护住了全身穴道，自然不会被点闭要穴。但躲在密室里的祝文华，却不知道凌君毅已经练成护身真气，看得暗暗惊凛，心中想道：“殷天禄原是黑道

出身，武功本已不弱，近年又经自己点拨，一身所学，就是比之当代一流高手，亦无多让。他这连点八指，出手极快，认穴极准，凌老弟纵然未被他们迷药迷倒，但却仍然受制于人，无异是羊落虎口了。”殷天禄直起腰来，缓缓走近南首窗前，伸手拉开窗帘，开启窗户，从桌上取起烛台，向窗口晃了三晃。

过没多久，“刷”的一声，一道人影，穿窗而入。殷天禄慌忙迎上一步，拱手道：“侯兄请了。”

那飞身边来的是个瘦长青衣人，冷冷说道：“殷兄如期交人，此功不小。”

凌君毅听得心中一动，暗道：“这姓侯的莫非就是侯铁手？”但因两人都在身前，不好睁眼偷瞧。殷天禄干笑道：“侯兄好说，兄弟接到上面谕令，立即着手布置，差幸能如期交差，哪能说得上功劳？”说到这里，指指逍遥椅上的祝文华，说道：“祝庄主就在这里这书房四周，都已布下兄弟心腹，如何把他运走，悉听侯兄指示。”

瘦长青衣人道：“此事不劳殷兄费心，兄弟自会把他带走的，只是殷兄安排的出庄路线，该不会有何题吧？”

殷天禄道：“侯兄放心，决无问题。”瘦长青衣人说了声：“很好。”回身朝南首窗口，举手击了三掌。但听又是“刷”“刷”两声，两道人影飞快地从窗外掠入。

那是两个身穿灰衣的大汉，一个肩上，还背着一只麻袋。瘦长青衣人向两个灰衣大汉挥挥手，指着祝文华道：“把他装人袋中。”

两个灰衣大汉躬身领命，一个张开袋口，另一个抱起凌君毅身子，放入麻袋中紧紧扎好。瘦长青衣人道：“兄弟走了，这里该如何善后，殷兄不用兄弟交代吧？”

殷天禄连连点头道：“兄弟知道，侯兄请吧。”瘦长青衣人没说话，伸手向两个灰衣大汉打了个手势，飞身穿窗而出。两名灰衣汉子毫不怠慢，由其中一个背起麻袋，另一个紧随他身后，两人动作敏捷，跟着青衣人飞纵出窗，脚尖点动，不过两个起落，便已超围墙，消失不见。凌君毅被装在麻袋之中，他们说的话，自然听得一清二楚，只觉麻袋被人背在背上，起伏纵跃，不多一会，便已出了龙眠山庄。大概奔行了十几丈路，突然停了下来。

只听前面不远有人问道：“得手了吗？”接着是侯铁手的声音回道：“回公子，已经得手了。”凌君毅心中一动，暗道：“侯铁手称他公子，那是在开封街上遇到的蓝衣田公子了。”只听田公子道：“很好。”敢情田公子话声一落，转身就走，于是背麻袋的汉子也很快跟着奔行。

凌君毅细听脚步声，一共只有四个人，那是蓝衣人田公子，侯铁手和二名灰衣汉子。

只来了四个人，就敢深入龙眠山庄，劫持潜龙祝文华，虽说龙眠山庄已有埋伏内线，但这帮人的胆子，也算大到了极点！这回足足奔走了顿饭工夫之久，估计离龙眠山庄，少说也有十几里路，一行四人才又停下步来。

只听道旁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迎着道：“公子回来了？”田公子只用鼻孔“唔”了一声。接着有人打起车帘的声音，田公子一脚踏了上去。同时，背麻袋的汉子把麻袋从肩头放下，迅速解开袋口，两名灰衣汉子扶着凌君毅上车。凌君毅双目紧闭，装作昏迷，任由他们摆布，只觉车厢甚是宽大，两名汉子把自己放在右首，靠窗车厢坐定，便自退去，接着，侯铁手也跃上二

牢来，傍着自己坐下。

接着，车子开动了，驾车的扬起马鞭，在空中“劈拍”作响，于是马蹄声，车轮声，夹杂响起，车行由慢而快，车厢也随着起了轻微的颠簸。

凌君毅虽没睁开眼来，但可以想得到这辆马车，定是相当华贵、不但车厢宽大，装饰考究。就拿由两匹马拉着奔驰，车身只有轻微的颠簸这一点来说，也可见这辆车在打造之时，设计何等精细？凌君毅知道这主仆二人，武功极高，防他们瞧出破绽来，是以只是靠着车厢，任由车子颠簸，闭目养神。反正自己已经混进来了，他们自会把自己送到要去的地方，半途中用不着偷瞧。车上的田公子和侯铁手，也各自闭目而坐，谁也没有说话。两匹马奔行极快，真有风驰电掣之势。天色已由黑夜到了黎明，车厢中渐渐有了光亮，凌君毅更是特别小心，不敢丝毫大意。奔行的车子，渐渐缓了下来，终于在林边停住，两个驾车的汉子很快跳下车座。

树林前面，好像早已有人等候，这时只听有人趋近牢厢，隔着帘子，恭声说道：“小的褚松九，给公子请安。”

田公子连头也没动，只打鼻子里“唔”了一声。侯铁手冷冷地道：“你给公子准备的早点呢？快拿上来。”

那人连声应“是”，打开车门，恭恭敬敬地递上两个朱漆食盒。

侯铁手伸手接过，那人立时放下车帘，退了开去。此时早已有人卸去马匹，另外换了两匹健马，套好车子，敢情连赶车的汉子，也换了班，车子又开始向前缓缓驰去。

只听车后响起那姓褚的人的声音说道：“小的恭送公子。”

车上当然没人回答他。凌君毅心中暗道：“这帮人行事果然周密，这样就可以昼夜不停地赶路，只不知他们贼窝究竟设在哪里？”

侯铁手打开食盒，恭声道：“公子，请用早点。”田公子接过食盒，独自吃了起来。

凌君毅坐在边上，鼻中闻到一阵阵的香味，那好像是一盘牛肉蒸饺和一碗牛肉汤。看人吃东西，本来就会口馋凌君毅虽没睁眼，但鼻子可闻到了，一时只觉自己腹中甚是饥饿。

侯铁手伺候着田公子用过早餐，自己才打开食盒，草草吃喝完毕，随手把两个食盒扔出车外，一面说道：“咱们中午要不要给这位祝庄主准备的？”

田公子说道：“不用，他要十二个时辰，才会醒转。”凌君毅暗暗叫了声“糟糕”十二个时辰才能醒转，那就得整整饿上一天一晚了。

车行如飞，中午时分，赶到一处集镇，车在路旁停了下来，田公子和侯铁手，不用下车，果然又有人送上精致食盒，还有一壶酒香四溢的陈年花雕。赶车的也有人送来饭菜，在树荫下饱餐一顿，继续上路。要假装一个昏迷不醒之人，只须闭着眼睛，蜷伏不动就可以了，这本来是极为简单之事，什么人都会；但要你蜷伏一天一晚，原式不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如果换上一个平常人，这许多时间下来，一双尊脚，不麻得像有千百支针尖在扎你才怪。这一点，凌君毅当然不在乎，他内功精纯，闭目调息，体内气血保持畅通，自是不会有麻木之感！他最感难受是腹内空空，禁不起他们酒香肉香的诱惑，当真馋涎欲滴！

酒醉饭饱，田公子又仰起头，靠着车篷打起吨来。两匹健马展开脚程，车轮像飞一般朝前猛滚，一天时间，很快过去，天色已由黄昏渐渐黑下来了。

这一晚一天，据凌君毅的估计，少说也奔驰了三百来里路程，自黄昏时间开始，车子已经相当颠簸，如今车厢摇晃得更厉害了，赶车的皮鞭在空中不停地发出“劈拍”声响。显然这辆马车，已经从大路转入小径，再由小径转入山径，此刻正在向某一山区奔驰！

这样又过不差不多一个时辰，车行忽然又平稳下来，好像驰上了一条平整的眇石道路，车辆发出轻快的沙沙之声。

突听前面不远有人大声喝道：“天造地设。”凌君毅听得心中一动，暗道：“莫非已到地头，这人喝出来的，敢情是暗号了。”

心念方动，只听侯铁手探出头去，沉哼道：“不长眼睛的东西，你没看清这是什么人的车么？”

只听左右两边，同时响起四五个汉子的声音，说道：“属下叩见楚仙子。”侯铁手怒喝道：“混帐东西，车中是公子。”

那四五个汉子忙道：“属下不知是公子，还望公子恕罪。”车子早已驰了过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果然已到地头了。”

不大工夫，马车缓缓停了下来，驾车的汉子迅快地一跃下车，打起车帘。田公子回头向侯铁手吩咐道：“叫他们把祝庄主送到贵宾室休息，我立时去见义父。”说完，转身下车而去。

侯铁手跟着纵下车，朝不远处两个灰衣汉子招招手道：“你们把他扶进去。”凌君毅趁侯铁手下车之时，目光迅速朝车外一扫。

只见车子停在一座高大的庄院前面，这座庄院，是建在一处山麓间，四外山峦重叠，似是在群山之中。这时两名灰衣汉子已经奔了过来，跃入车厢，左首一个汉子立即取出一方黑巾，给凌君毅蒙上眼睛，这真是多此一举的事，被运来的人，本来都是昏迷未醒，何用再缚上眼睛？也许这是例行公事。

凌君毅自然任由他们摆布，那两个汉子半抱半扶，把凌君毅扶下车子，然后由一名汉子蹲下身子，背起凌君毅，往里行去。侯铁手走在前面，两个汉子跟在他身后。凌君毅虽被蒙住了眼睛，但他细心谛听，还可以辨别得相当清楚，侯铁手三人走的不是正门，而是向左首一道侧门行去。到得门前，另一名汉子很快趋上前去，越过侯铁手，在门上轻轻叫了三下。

只听“拍”的一声，门上打开一个小窗，一个苍老声音喝道：“什么人？”侯铁手慌忙接口道：“吴老，是我，侯铁手。”

那苍老声音“唔”了一声，又道：“令牌呢？”侯铁手缴验了令牌，接着便听侧门呀然开启，那苍老声音道，“进来。”

侯铁手率同两个汉子，大步而入，身后又响起一阵栓门落锁之声。侯铁手一行三人，鱼贯而行，脚下极快，凌君毅从他们转弯抹角的行动上推测，应该是穿行回廊，绕过了几重院落。未几又来到一道门前处，仍由那名汉子趋上前去，伸手叩了两下铜环，立即退下，这回，门扉开启之时，地上发出一阵轻微的震动，使人感到那门似乎十分沉重。

凌君毅心中动了动，暗道：“铁门！”侯铁手照例走上前去，缴验过令牌，回过身来道：“把他交给我。”

背负凌君毅的汉子口中应了声“是”，立时蹲下身子，把凌君毅放在地上。侯铁手双手托起凌君毅身子，说了句：“你们在这里等着。”就大步走了进去。这道铁门，在侯铁手走进去之后，又是一阵轧轧轻震，关了起来。看

来这里不但是道铁门，而且还是由机关操纵的。

凌君毅迅速付道：“此处防守如此严密，不知究竟是什么地方？”心念转动之际，但觉天风吹来，耳中依稀听到一片枝叶摇曳之声，宅院之中，听到风吹枝叶，那是到了后园。侯铁手下走得极快，但路径分明十分曲折，足足走了盏茶工夫，凌君毅鼻中闻到一股清香的兰花香气！就在此时，侯铁手忽然驻足，伸手在一道木门上轻轻扣了两下。

但听木门开启，响起一个娇脆的少女声音，说道：“什么人？”

侯铁手道：“在下侯铁手，奉公子之命，送人来的。”那娇脆女子道：“这人是谁？”

侯铁手道：“他是龙眠山庄庄主，你可得好好伺候。”娇脆女子道：“好，你把他送到里面去吧。”说完，便转身往里行去。侯铁手随在她身后，走入屋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这里大概就是贵宾室了。”有人打起门帘，接着娇脆女子又道：“你把他放在榻上就好。”侯铁手依言把凌君毅放到一张锦榻之上。

娇脆女子问道：“这位祝庄主要什么时候才会醒来？”这话对凌君毅十分重要！

只听侯铁手道：“大概在二更时分。”

娇脆女子轻“啊”了一声，道：“现在已经是初更了，还有一个更次。”侯铁手唔了一声，说道：“在下告退。”

娇脆女子跟着出去，关上了门，又回身进来，走近榻前，伸手替凌君毅解去缚在眼前的黑巾，然后技过一条薄被，轻轻替凌君毅盖在身上。只要看她的动作，定然是受过训练，善伺人意的俏丫头不知他们费了如许周折，把祝文华等人弄来此地，究竟有何目的凌君毅心中想着，却不敢睁开眼来，因为他可以清晰地听到娇脆女子的呼吸声音，她就站在锦榻前面，也许她正在打量着自己。不她打量的是龙眠山庄庄主潜龙祝文华。

凌君毅仰卧在锦榻上，连眼珠都不敢转动一下，因为眼珠动转动了，就表示这人快要醒了。此时他能感觉到的只是这张锦榻很柔软，很舒服，榻上的被褥都是绫罗的，使人觉得光滑轻暖。娇脆女子只站在榻前打量了几眼，就悄然退去。凌君毅一直等她走出房门，听到轻微的放下门帘声，他依然没有睁开眼来。这是临行时，师父一再交待他的话：“徒儿，以你自下的身手，江湖上已经没有不可以去的地方。只是行走江湖，武功只有三分可靠，还有七分，全靠机智。为师有一句话，你必须常记在心，那就是‘胆愈大方心愈细’不论遇上何事，都得谨慎行事。”凌君毅没有江湖经验，但他胆够大，心也够细。

这时，娇脆女子纵然出去了，他依然闭目躺卧如故，动也没动这不是他故意装作。

而是在默运玄功，凝神谛声，要是这间房中仍然有人的话。一定会有呼吸。过样又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凌君毅已可相信屋中确实没有第二个人，这才缓缓睁开眼来，他虽然睁的只是一条眼缝，但已可看得相当清晰！这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卧室，不但宽敞，而且美观，在柔和的灯光之下，室内每一件陈设，无不精致绝伦、放的位置，也无不恰到好处，使人觉得华而不俗！凌君毅只看了一眼，又闭上了眼睛，心中盘算着如何应付未来的局面，那似乎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时间又过了将近个把更次，房门口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

步声，凌君毅知道时间已到了，他躺在榻上，长长吁了口气，就沉声道：“什么人？是桂花么？老夫没有呼唤，你来作甚？”

随着话声，倏地睁开眼来，这一睁眼，他突然翻身坐起，目光转动之际，他给怔住了！这是故意装作、他两道眼神，紧紧盯在掀帘而入的青衣女子身上，一眨不眨，过了半晌，才惊异地道：“你是什么人？这……这是什么地主？……老夫怎会躺在这里的？”一口气，问出了三句，正显示他心头有着无比的惊讶！那青衣女子约莫二十来岁，有着颀长而苗条的身材，和一张甜美而妩媚的脸孔。欢胸耸得很高，胸口接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和一个金锁，左右两边，垂着两条又粗又黑的发辫。她生得自然很美，但除了美之外，她更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魅力，可以使大多数男人看了她，就会动心。她此刻一手托着一个白玉盘，一手掀着门帘，刚跨进房门，就遇上凌君毅一连串的问候。她脚下一停，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膘着凌君毅，嫣然一笑。这一笑，红菱轻绽，露出了那白玉般的贝齿，笑得好不妩媚！只听她带着三分娇羞，七分甜美的声音说道：“祝庄主醒过来了，小婢迎春，就是派在这里伺候祝庄主的。”三句话，她只回答了二句，她叫迎春，是派来伺候他的。

凌君毅已经跨下锦榻，脚下踏到又厚又软的紫红地毯，他依然望着叫迎春的青衣使女，问道：“姑娘快告诉老夫，这是什么地方？”

老夫怎会到这里来的？”

迎春瞧到凌君毅那双亮得发光的眼睛，一眨不眨盯在自己脸上直瞧，竟是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消生生走到榻前，把白玉盘中一只细磁瓷碗，放到紫榴茶几之上，说道：“这是小婢特地给祝庄主炖的参汤。”凌君毅一手捻着黑须，徐徐说道：“姑娘还没有答老夫所问。”

迎春低着头道，“我们这里是绝尘山庄，祝庄主是我家庄主慕名敦请来的贵宾。”她是派来伺候贵宾的，自然很会说话。“绝尘山庄？”凌君毅心中暗暗急索：“江湖上似乎从来听说过绝尘山庄过名称？”

他两道浓眉微微一摆，问道：“只不知你家庄主尊姓大名？”迎春微微抬脸，神色恭敬地道：“我家庄主姓戚，至于庄主的名讳，我们做下人的就不知道了。”明明她不肯说，却说得很婉转。

凌君毅听她这么说，就不好再问，一手捻须，又道：“老夫想见见你们戚庄主。”迎春目光轻抬，辄然一笑道：“我家庄主好不容易把祝庄主请来，奉若上宾，自然要来拜会祝庄主的，只是……”她迟疑着没往下说。

凌君毅望着她，问道：“只是什么？”迎春和他目光相对，又低下头去，低低说道：“只是，此刻已是二更天了，我家庄主已经睡了。”

凌君毅代替祝文华前来，旨在侦查母亲的下落，自然不便硬来，开言“哦”了一声，点头道：“很好，那么老夫只有等到明天再不戚庄主见面了。”迎春道：“正是。”

凌君毅忽然目射精芒，注定迎春问道：“姑娘能否说说你们怎么把老夫请来的？”

迎春微微却步，柔声说道：“小婢只知我家庄主仰慕祝庄主英名，才把祝庄主敦请前来。至于如何把祝庄主请来的，小婢也不得而知。”凌君毅微微一笑，颌首道：“好吧，看来一切只有等明天见了贵庄主再说了。”

迎春嫣然一笑道：“祝庄主果然是明白人，”她没待凌君毅开口，轻盈一笑，接着又道：“小婢是派在这里，侍候你祝庄主的，祝庄主若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小婢。”

凌君毅道：“好吧，如今没有什么需要，既然已是深夜，姑娘请吧。”迎春星眸一转，说道：“这碗参汤，是小婢特地替祝庄主炖的，快要凉了。”

凌君毅心中一动，暗道：“莫非她在这碗参汤之中，做了什么手脚？”迎春见他没有作声，抿抿嘴，轻笑道：“祝庄主只管放心，小婢决不会在参汤里下毒的。”

凌君毅大笑道：“姑娘可真善解人意，就算姑娘下了毒药，老夫也不在乎。”一手端起瓷碗，掀开碗盖，就闻到一股人参的清香，当下毫不犹豫，缓缓喝了下去。

迎春“咕”的笑道：“祝庄主真的不怕小婢下毒么？”凌君毅望着她捻须微笑道：“老夫相信姑娘不是下毒的人。”

他纵然扮作四十出头的祝文华；但是他眼中闪着的是青年人的光采，迎春每次接触到他目光，都会莫名其妙地脸红，这时不由自主地双颊飞红，低着头走上一步，说道：“祝庄主可以安歇了，小婢替你宽衣。”凌君毅一天两晚没进饮食，腹中原已十分饥饿，但喝下这碗参汤之后，顿觉精神大振，连饥饿之感也消失了，显然这碗参汤，真的没有什么。

他看到迎春脸上娇红未褪，伸出一双纤纤玉手，要来替自己宽衣解带，心中不由大窘，忙道：“不用了，姑娘自己去睡吧！”

迎春忽然低声道：“祝庄主昨晚眼下的迷药中，含有散功毒药，目前一身功力，十去其七，只保留下三成左右，小婢奉劝祝庄主，既来之，则安之。”凌君毅听得一怔，望着迎春说道：“姑娘好意，老夫感激之至。”

迎春双颊又是一红，低低说道：“小婢看祝庄主是一位英雄人的。”一面连忙点头道：“多谢姑娘。”

迎春收起瓷碗，朝凌君毅福了福道：“小婢告退了。”说完，转身掀帘而去。此时二更方过，原是夜行人活动最好的时间，但凌君毅知道，这座庄院之中，定然守备极严，自己好不容易混了进来，在没有见到他们戚庄主之前，实在不宜轻举妄动。因此，迎春退出房去之后，他也安详地回到榻上，一手熄去灯火，在榻上盘膝运功。

方如莘因自己假扮了桂花，离开书房，她知道舅母这时已经入睡，不用再去伺候，便急步回到桂花房中，掩上房门，她心中早已盘算好了，舅父宣告失踪之后，龙眠山庄定然会乱成一片，自己今晚刚从凌大哥那里学会了易容术，此时正好改扮男装，悄悄离开龙眠山庄，暗中追踪贼人去。当下移了一把椅子，在临窗一张小桌边坐下，取过梳妆箱，打开镜盒，一面从怀中取出凌君毅分给她的易容药丸，正待把脸上易容药物洗去。

突听窗下有人低声叫道：“如莘，快些开门。”方如莘听出是舅舅的声音，心头一怔，急忙收起易容药物，打开房门。祝文华很快闪了进来，一手掩上房门。

方如莘迎着问道：“舅舅，你是怎么来的？”祝文华微笑道：“舅舅是从地道里来的，桂花已经全招出来了。”方如莘道：“她怎么说？他们准备把舅舅弄到哪里去呢？”她关心的只是凌君毅。祝文华道：“她也不知道，她只是奉命督促殷天禄，把老夫迷倒，另有接应的人。”未待方如莘再问，接道：“此刻为时紧迫，舅舅无暇和你多说，你速去书房，告诉殷天禄，书房中另有一间密室。舅舅的‘绿云散’就藏在密室之中，你可领他到书架前面，假装找寻开启密室的机关，然后把他引入密室中去。”

方如莘睁大双目，问道：“什么叫‘绿云散’？”

祝文华道：“你不用多问，照我说的告诉殷天禄就好。”方如苹道：“我又不会开启密室的机关。”

祝文华道：“傻孩子，你只要装个样子就好，舅舅会在里面开启的。”接着催道：“好了，你快去吧。随手开了房门，一下闪了出去。

方如苹不敢怠慢，一口吹熄灯火，轻快地朝前院奔来，刚转出长廊，就看到殷天禄手中拿着一颗“珍珠令”，急匆匆迎面而来。

当他一眼瞧到桂花，急忙挥挥手，低声道：“在下已经将事办妥了，你快回房去，这里没有姑娘的事了。”方如苹压低声音道：“慢点！”

殷天禄听得一怔，忙道：“姑娘还有什么事？”方如苹目光转动，低声道：“这里不是说话之处，你随我到书房里去再说。”她已知桂花的身价，比殷天禄要高，因此口气极冷。

殷天禄慌忙应了声“是”，没再多说，转身走在前面，两人脚下极快，转眼便已进入书房。方如苹举目一瞧，南首窗户，都已关好，而且还放下了窗帘，看来殷天禄是准备拿着“珍珠令”向上房报讯去的。他这番布置，传人江湖，舅舅不就成了门不开，窗不启，神秘失踪了？由此看来，四川唐门，岭南温家的老当家，神秘失踪，说不定都有内奸，甚至连少林寺也不例外。

她正在打量之际，殷天禄凑上一步，低声说道：“姑娘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方如苹怕他听出自己口音，依然压低声音说道：“方才我忘了告诉殷总管，舅……”

她差点叫出“舅舅”来，但说了一个“舅”就急忙刹住，口气一顿，接下去道：“就……是……”她急中生智，声音说得更低：“就是庄主书房里还有一间密室，‘绿云散’就藏在密室之中。”“书房中密室？在下怎会一点也不知道？”殷天禄眼中神采连闪，急急问道：

“姑娘可知暗门在哪里吗？”

方如苹道：“我只看过一次，那是……”她假作思索之状，转身随祝庄主十余年，还不及姑娘才来三年，就有如此收获……”方如苹冷冷哼了一声。就在经时，但听一阵轻震，两排书厨缓缓朝两边移开，露出一道暗门。

方如苹故作喜容，兴奋地；道：“果然给我找到了。”突听舅舅的声音，以“传音入密”在耳听响起；“如苹，你要让殷天禄走在前面，记住，至少要和他保持五尺距离，不可太近。”方如苹知道舅舅精于土木消息之学，上次密室开启之时，自己一高兴，正要冲进去，就被冕莫出声喝住，看来这密室之中，定然有着极厉害的埋伏，心念一动，就低声说道：“现在可以进去了。”

殷天禄从几上取过烛台，走到暗门口，便自停步，凝足自力，朝里望去，密室之中，一片黝黑，哪想看得到什么？显然他也知道祝文华精撩机关消息，不敢贸然进去。方如苹看他踌躇不前，不觉冷笑道：“殷总管，咱们时间不多！”

殷天禄连连暗笑道：“是，是，兄弟是要进去瞧瞧。”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朝里走去。方如苹和他保持了五尺来远，跟着走入密室。就在方如苹跨进密室之后，身后两扇门户，已经悄无声息地闯了起来。

殷天禄究竟追随祝庄主达十几年之久，对机关消息，平日听得多了，自然也略通皮毛。此刻身后门户罔将起来，虽说没发出什么声音，但地底总有些轻微的震动。殷天禄反应极快，迅速转过身来，方才进来的门户，已经

变成一道墙壁，哪里还有门户的痕迹？

这一下，他一张紫脸，顿时变了颜色，一手拿着烛台，向方如苹问道：“是姑娘关上的么吗？”方如苹惊诧地道：“没有呀！我跟着你身后进来，连手也没动过一动。”

殷天禄耸然道：“不对，这道门户，既已开启，决不会自动关闭，看来这密室之中，另有操纵的人了。”方如苹心中暗暗骂道：“这人果然是个老奸巨滑。”一面故作害怕之状，说道：“这密室里会有谁呢？”

殷天禄脸色凝重，两道炯炯目光，直注在左首那张雕花木榻，沉喝道：“你是什么人，还不给我起来？”烛光照处，原来榻上当真直挺挺躺卧着一个人，身上覆着一条薄被，蒙住头脸，看不出是谁。

这密室黝黑如漆，无端看到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榻上，委实有些恐怖。方如苹要是事先不知道躺着的是她舅舅，准会尖叫起来。那人拥被高卧，对殷天禄的喝声，恍如不闻。

殷天禄怒哼道：“阁下再不起来，殷某就要不客气了？”那人依然没有作声。殷天禄双目炯炯，右手五指微屈，当胸待发，倏地直欺过去，一把掀起薄被。这一刹那，殷天禄目光直视，身子陡然一震，整个人几乎僵住了！他左手还拿着烛台，方如苹虽没跟上去，但仍可看得清楚，榻上仰着的是一位女子，长发披散，一张鹅蛋脸，色呈青绿，定着双目，连眼睛都是绿的！绿色，本来是柔和鲜艳的颜色，并不可怕。但人的脸孔，可绿不得，这一绿，就简直比鬼还要难看。

这女子正是桂花！一望而知她已经死了，是中了某种剧毒死的。方如苹从没见过这等恐怖的死状，她双脚发软，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赶忙移开双目，不敢再看。殷天禄为人何等机警？一眼看到榻上中毒而死的桂花发绿的尸体，立即意识到情形不对，霍地转身过来，目注方如苹，厉声道：“你是什么人？”

方如苹和他相距足有八尺来远，她早就听到舅舅“传音入密”要她站着不可再动，闻言不觉挺了挺胸，哼道：“你说呢？”殷天禄倒也不敢轻视于她，因为已经看出桂花身中之毒，正是龙眠山庄最厉害的“绿云散”而且她既敢把自己诱入密室中来，必有对付自己策，因此他不敢逼得太近，只是凝立不动，色厉内荏，缓缓吸了口气，说道：“你不是桂花？”

方如苹还未开口，突听一个清冷的声音，接口道：“她本来就是桂花。”殷天禄进来之时，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密室中除了榻上卧着的人，根本没有第四个人。如今已经知道躺卧的只是桂花尸体，那就再也没有第三个人了但这说话的人，明明就在密室中，而且说这句话的口音，他听了十几年，耳熟能详，不用看，就知道是谁。这一瞬间，殷天禄几乎如遭雷殛，心头不觉大惊，急循声望去，果见左首一座书橱前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人来。这人背负两只手，脸上还含着笑容，只是双目之中，射出两追森寒的目光，不怒而威，却直向殷天禄射来！就凭这两道眼神，殷天禄已确定他是真正的潜龙祝文华，丝毫不假！

他心念闪电一转，忖道：“难道那侯铁手接去的，不是庄主本人？”祝文华缓缓抬头说道：“殷天禄，你还有何说？”

殷天禄脸如死灰，汗出如池躬身道：“庄主恕罪……”祝文华一手捻须，一手依然背在身后，冷冷说道：“你说，你勾结的那帮人主脑人物是谁？”

殷天禄礼貌地道：“庄主明鉴，属一时糊涂……”他用眼看了方如苹，

又道：“这一切都是桂花出的主意，属下连对方来历，一无所知。”祝文华怒哼道：“你明知桂花是苹儿改扮的，还想抵赖么？”

殷天禄为人城府极深，他明明看到桂花中毒身死，躺在榻上他这么说，就是想从祝文华口中，套出这假扮桂花的人是谁。他心中，原已怀疑可能是庄主的爱女雅琴姑娘，没想到会是表小姐如苹。当然，方如苹也好，她是庄主的甥女，只要能一举擒住方如苹，自己就可以死里逃生，他听了祝文华的话，不觉又朝方如苹看了一眼。这一眼，他是暗中计算着三方面的距离，方如苹和自己相距约有八尺光景，而庄主站在左首书橱前面，跟自己和方如苹都相距在一丈二三尺左右。这是个好机会，除了冒险一试，否则以庄主的手段，自己只有一死！心念闪电一动，想到如何稳住庄主，自己才能向方如苹突起发难，当下放意装出一脸惶恐之色，连连拱手道：“庄主容禀……”突然一个急旋，身形横闪而出，朝方如苹飞扑过来。这一下，他出其不意，身法奇快无比，祝文华固然来不及出手救援，就是方如苹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向自己扑来，而且一下就欺到面前，心头不由大吃一惊，口中尖叫一声，慌忙往后退一步，但见殷天禄一只右手，已经朝自己肩头抓下！

就在此时，突听祝文华哈哈一笑道：“苹儿不用慌张。”话声未落，但听接连响起几声“嗒”“嗒”金铁交鸣！方如苹定了定神，举目看去，只见飞扑过来的殷天禄，手被铁环扣住，高高吊起，两脚足踝，也被地板上冒出来的两个铁环紧紧扣住。心中暗道：“难怪舅舅要自己站着，不可移动。”

殷天禄双手双脚全被铁环扣住，一个人连半分也挣动不得，不觉长叹一声道：“属下心智不如庄主，难怪都落在庄主计算之中了。”祝文华大笑道：“你探套老夫口气，早就存下计算苹儿之心，老夫连这点心机都没有，龙眠山庄还能在江湖上立足么？”话声微顿，接着说道：“不过今晚若不是苹儿赶回来报讯，老夫一样着了你们的道儿。”

殷天禄眼中闪过一丝异色，望望方如苹道：“表小姐怎会知道的？方如苹得意地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看到德丰裕门口五匹天青杭纺，就知道是你了。”

殷天禄脸色连变，没有作声。祝文华道：“殷天禄，你追随老夫已有十余年，平日尽忠职守，从无错失，怎会忽生异心，实在叫人寒心得很。”

殷天禄低首不言。祝文华脸色突然一沉，浓哼道：“别人也许不知老夫的手段，你随我甚久，应该清楚得很。”

殷天禄脸色惨变，说道：“属下追随庄主十数年之久，承蒙庄主厚待，不但未能报答，反而为人所用，实是愧对庄主。一失足成千古恨，属下只有一死赎罪了。”祝文华道：“老夫念你相随多年，只要你将功赎罪。”

殷天禄惨笑道：“迟了，庄主这话早一些说，也许还来得及，现在已经迟了。”祝文华目光直注殷天禄脸上，说道：“你说如何迟了？”

殷天禄道：“属下已经吞下了毒药。”祝文华神色微黯，说道：“你既能为人所用，怎么不能为我所用？”

殷天禄道：“属下是一死谢罪。”祝文华突然问道：“咱们庄上还有几个奸细？”

殷天禄张了张嘴，瞪大双目。祝文华目光凝注，看他张口形态，似是说的“八”字，急忙又问道：“都是你引进来的人吗？”

殷天禄不知有没有听清楚，一颗头好像点了一下，但却下垂了下来。

方如苹道：“舅舅，他死了么？”祝文华缓步走了过去，伸手在殷天禄

胸口按了一按，点头道：“死了。”

举脚在地上轻轻一跺，但听“嗒”“嗒”两声，扣在殷天禄手脚上的铁环，忽然放开，殷天禄一个身子“拍达”一声，跌落地上。祝文华一言不发，跟着跨上一步，从身边取出一个绿玉小瓶，用指甲挑了少许粉末，弹在殷天禄口鼻之间。

方如苹问道：“舅舅，桂花也是服毒自戕的么？”祝文华道：“她说她不是‘珍珠令’的人，愿意说出经过，她是被一个叫侯铁手的人买来，命她传递消息的，要我饶她一命，自然不肯服毒自戕了。”方如苹道：“那是舅舅杀死她的了？”

祝文华道：“不错，老夫看她举动，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话声未落，方如苹突然尖声道：“舅舅，他脸色也变绿了。”

祝文华道：“孩子，不用怕，你快随我出去，先去改扮一下，咱们今晚就得追下去。”方如苹听得一喜，问道：“舅舅是说追踪凌大哥下去？”

祝文华道：“不错，桂花和殷天禄都说不出‘珍珠令’那帮人的首脑是谁，贼巢在何处，咱们只好暗中跟随凌老弟下去，到了地头，也好给他打个接应。”方如苹喜得跳了起来，道：“舅舅你真好。”说到这里，忽然柳眉一蹙，说道：“但他们掳去凌大哥，已经走了快有一个更次了，咱们到哪里追去？”

祝文华微微一笑道：“舅舅早已派人用獒犬引路，暗暗尾随下去，而且要他们沿途留下标记，还怕找不到么？”方如苹喜道：“原来舅舅早就安排好了。”

祝文华一手捻须，微微一笑道：“不用说了，快回房改扮一下，我去收拾了庄中好细，咱们就好上路了。”方如苹道：“舅舅，这两具尸体……”她这一回头，口中不觉惊“咦”了声！

原来锦榻上躺著桂花和倒卧地上的殷天禄两具尸体，这一瞬工夫，都已不见，地上只剩下一小滩绿水。祝文华叮嘱道：“苹儿，还有一件事，你得小心，莫要惊动了你表姐。雅琴那丫头，也是个没缰野马，让她知道了，就非跟着去不可。”

方如苹道：“舅舅只管放心，我省得。”

天亮了，凌君毅刚下床，俏使女迎春便手端银盆，掀帘走了进来，眼波流动，嫣然轻笑道：“祝庄主，请洗脸了。”当然，这里是接待贵宾的宾馆，一切都是新的。这是新的一天开始，凌君毅是有为而来，倒是大有既来之则安之的风度。迎春等他盥洗完毕，伺候着道：“祝庄主早点要用些什么？小婢好吩咐下去。”

凌君毅乘机笑道：“你们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吗？”

迎春巧笑倩然，说道：“庄主为了适合贵宾的口味，特地从外地聘请了几个名厨，掌理厨事，就拿点心来说，苏扬川广面点，甜咸兼备，荤素俱全，只要叫得出名称，厨下就做得出来。”凌君毅心中不觉一动，一手拈须，沉声问道：“听姑娘口气，你们庄主请来的贵宾好像不止老夫一个？”

迎春抿抿嘴，笑道：“小婢也不清楚，这一带，几幢精舍，都是贵宾住的。”接着“嗯”了一声，扭动腰肢，娇声道：“祝庄主要些什么？”

小婢好吩咐下去咯！”凌君毅心中暗骂道：“好个狡黠的丫头！”一面含笑问道：“老夫早晨习惯吃稀饭。”迎春眨着一双发亮的眼睛，笑道：

“稀饭现成有，小婢再要他们配几式细点好了。”说完，转身欲走。

凌君毅道：“姑娘且慢。”迎春回头道：“小婢叫迎春，迎春花的迎春，祝庄主该叫小婢的名字，祝庄主的称呼，小婢可不敢当，万一给庄主听到，小婢就会遭到斥骂了。”

她没待凌君毅开口，接着问道：“祝庄主还有什么吩咐？”

凌君毅道：“老夫清晨起来，一向有散步的习惯，可以出走走么？”迎春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咱们这里，三面环水，水外环山，园中有四时不谢的花木，景色宜人，祝庄主是庄主请来的贵宾，自然到处可去。等祝庄主散步回来，早点也就送来了。”到处可去，难道他们不怕“请”来的“贵宾”逃走？

凌君毅道：“好，那么老夫就出去走走。”迎春替他打起帘子，凌君毅跨出卧房，卧房外是间宽敞而精致的客堂，阶前小庭院中，两排花架，放着二十来盆春兰，兰蕙盛放，清香袭人！

迎春抢在前面，替凌君毅开启了朱红木门，跟着走出，一面说道：“祝庄主初来，对咱们这里，地理不大熟悉，要不要小婢替祝庄主略作说明？”凌君毅拂须笑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迎春瞟了她一眼娇笑道：小婢读书有限，祝庄主咬文嚼字，小婢就听不懂了。”接着用手指点远处，说道：“这座花园，占地百亩东、南、西三面环水，北首是插天高峰的百丈峭壁，正南五楹华屋是绝尘山庄本庄，我家庄主就住在那里。由绝尘本庄沿廊向来，是‘撷古斋’。往北行，就到贵宾区，一共五幢精舍，咱们这里是第三幢‘兰苑’。

由贵宾区向西，是‘天启堂’。沿廊向南行是‘晚香阁’再过去是‘看剑阁’和‘撷古斋’一东一西，遥遥相对。中间有一座大假山，山上是‘朵云亭’，亭中可览全园景色，大概的情形，就是这样了。”凌君毅不住地点头，含笑说：“多谢指点。”

迎春嗤地笑道：“祝庄主这么说，折煞小婢了。”凌君毅手捻须，微微一笑，缓步向一条白石小径上行去。这座花园，果然占地极广，到处都是茂林修竹，花香鸟语，亭台楼阁，丹碧相映！人行其屯但觉清风徐来，俗虑皆涤，有谁相信大好园林，竟是江湖动乱之源的“珍珠令”发号施令之所！

凌君毅听了迎春的述说，对俗大一座林园，大致上已经有了一个概念，心中暗想：“自己初来，最好是到假山上的‘朵云亭’去，看看全园形势。”心念转动，就缓步徐行，向中间一条路上转去。不多一会，果然到假山前面。但见叠石成山，玲珑剔透，山石之间，遍植细竹，廊腰纒回，曲径凌空，极具匠思，虽是一座假山，也足有普通一座小山大小，十余丈高下，山上有亭，自然是“朵云亭”了。

凌君毅拾级而上，亭内朱栏曲折，装饰豪奢，凭栏远眺，果然全园景物，尽收眼底。

但凌君毅这一远眺，不觉怔住了！他昨晚虽在下车之时，被他们拥黑布蒙着眼睛，但在侯铁手出下车之后，他曾也记忆得清清楚楚。据自己推想，这后园位置，该是在大庄院后面，最多隔着一道相当高的围墙。由于被“请”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无意中服下了他们的迷药，而且迷药中，又被掺了散功之药，纵是武功再高的人，也只能保留下二三成功力，若要从相当高的围墙越墙而逃，已绝无可能。当然，他们一定也会在四周派上高手在暗中监视，严密防范，这不是光凭想象，事实也应该如此之事，但凌君毅此刻看到的，竟然全不是那回事。倘使女迎春说的没错，这座花园，三面环水，北首是插

天高峰，百丈峭壁，照说，花园南首，应改是大庄院，但此刻看到的只是五榴雕梁画栋的“绝尘山庄”。“绝尘山庄”南面，是一条足有十余丈开阔的江面，江对岸，垂柳如线，青山隐隐，哪有什么大庄院？再看东、西两面，同样是江水围绕，江岸绿树成阴，林外青山如屏！

第九章 黑帖

昨晚明明是马车直达大庄院前面，才下车的，如果是隔着一条江面，马车如何能够飞渡？自己明明看到高墙逾丈，庄院巍然，那座大庄院又到哪里去了呢？从昨晚到现在，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决不会被人转移到另一处地方。

他不敢相信。再回头北望，那座高峰插天，峭壁百仞，却有些眼熟，那是昨晚看到的大庄院后面的那座山峰。奇也就奇在这里，大庄院不见了，这座山峰却仍然存在，这就证明自己昨晚没有看错。

他心中愈觉惊异，也愈觉此中必有蹊跷！当然，纵有蹊跷，一时也无法找出它的所以然来的。“绝尘山庄”这名称起的一点也不夸张，三面环绕着十余丈宽的江面，确实与世隔绝，插翅难飞！凌君毅本来只是为了察看全园形势，如今心中虽然疑团莫释，但总算着清楚了，于是就循着原径，朝“兰苑”而来。

还有一点，使他感到奇怪的，他竟然没有遇上一个人，好像主人对他相当放心，压根儿就没有派人暗中监视他的行动。好像被“请”到“绝尘山庄”之后，就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到处可以任意走动。愈是这样，凌君毅的心头，疑念也愈来愈重。他们费尽心机，把这些“贵宾”请来，究竟有何图谋呢？总不至于把这些人供奉在花园里，当一辈子“贵宾”吧！

“兰苑”既然以兰名苑，在“兰苑”四周，盆栽的名兰，也确实不下数百盆之多。

一排排的高脚花架，脚下还放着磁碟，注以清水，这是防蚂蚁爬上去啣了兰根。上面是高大的凉棚，覆以芦帘。倘徉在芦帘之下，既可晒到一些微弱的阳光，也可以领受到天风的凉爽。凌君毅这时就在花棚下面，背负双手，仔细看着每一盆兰花，从这份闲情逸志上看去，他该是这里的主人，不是被一“请”来的“贵宾”，更不像是名动江湖的武林大豪。凌君毅原是有为而来，心中抱定既来之，则安之的主意，正因如此，恰好表现了潜龙祝文华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的独特性格。

这时，已经快近午刻，只见一名身穿青衣的使女，从白石小径上疾行而来，只看她身法之快，不想而知，轻功极佳。那青衣使女到得“兰苑”门口，仅和迎春说了两句话，迎春就领着她朝兰苑右侧的花棚下走来，凌君毅只作不见，依然背负汉手，逐盆看着盛放的兰蕊，连头也没回。只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走近身侧，便自站定，接着响起迎春的声音，叫道：“祝庄主。”

凌君毅“唔”了一声，一手捻须，缓缓回过身去。迎春说道：“敝庄主已在前厅恭候，特地打发春香姐姐来请祝庄主前去一晤。”

她说到这里，站在她身边的青衣使女赶忙闪身而前，躬身一福说道：“小

婢春香，见过祝庄主。”这便女同样生得眉目如画，婀娜多姿！凌君毅点点头道：“老夫正要拜会贵庄主，姑娘请在前面带路吧。”

春香又躬了躬身道：“是，小婢替祝庄主带路。”说完，转身走在前面。由“兰苑”通向“绝尘山庄”本庄，是一条较为宽阔的白石子路，两边种着不知名的花树，天风吹过林梢，树枝籁簇作响。凌君毅随在春香身后而行，心中突然一动，昨晚侯铁手把自己送来之时，也曾听到风吹树枝的声音，和这条路上仿佛相似，那么进入花园的通道，就在绝尘山庄之中了。不错，这座花园三面环水，绝尘山庄又在花园的正南方，极大可能是由地底秘道出入，才需要沉重的铁门。“绝尘山庄”是五幢坐南朝北的楼房，华宇庞然，气魄宏伟，画栋雕梁，美仑美奂！整座花园，只有到了这里，才稍稍看到一点江湖霸主的气息！那是在十几级宽阔的石级上面，四支大红抱柱两旁，挺胸凸肚，站着四名一身青色劲装、腰跨单刀的汉子。

春香领着凌君毅拾级而上，堪堪登上檐廊，迎面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前面，鸽立着一个中等身材的锦袍老人，当他一眼瞧到凌君毅时，立即呵呵大笑着急步迎了上来，洪声道：“兄弟久闻祝庄主大名，每以未能识荆为憾，侠驾远莅，真使蓬革增辉，丰勿介意。”

此人年约五旬，貌相清瘦，双颧高耸，双目奕奕光，个子不高，但声若洪钟，看来和蔼之中，另有庄严、高贵的慑人威仪，他这一迎了上来，春香立即从旁闪开。

凌君毅听他口气，自然就是“绝尘山庄”的庄主无疑，当下拱了拱手，淡淡一笑道：“这位大概就是此地主人戚庄主了？兄弟幸会之至。”

锦袍老人连连抱拳道：“不敢，兄弟正是戚承昌。”

凌君毅心中暗暗忖道：“武林中从无‘戚承昌’这一号人物，如果他不是用的化名，那么此人就从未在江湖上露过脸。”戚承昌未等凌君毅开口，呵呵一笑，抬手肃客道：“请，请，祝庄主请到里面奉茶。凌君毅由主人陪同，跨进这座雕梁画栋的大厅，一眼就看到厅上早已有三个人坐在那里。这三人，一个是灰袍老僧，面颊狭长，长眉细目，看上去年约六旬，正襟而坐，手中默默拨着一串念珠。

另外二个是蓝袍老人，生得浓眉凤脱方面大耳，黑须垂胸，年在五旬以上。还有一个是身穿棕色缎袍的老人，脸色白净，个子不高，身躯微胖，颌下留着一把苍髯，也在五旬左右。主人陪同凌君毅进入大厅，他们六道目光，不期而然地同时向凌君毅投夹。

就凭这一眼，凌君毅已可看出这三人都有相当精深的内功，但目光却是散而不凝。

戚承昌含笑抬手道：“祝兄初来，快请上坐。”凌君毅也不客气，泰然在上首宾位坐下。戚承昌陪同落座，立即有两名青衣使女奉上香。绝尘山庄的使女，敢情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年轻貌美，姿色动人！

戚承昌举起茶盏，说道：“请用茶。”

凌君毅取过荣盏，轻轻蹙了一口。戚承昌放下茶盏，站起身道“诸位大概都是闻名已久，尚未见过，兄弟替大家引见一下。”说到这里，首先指指凌君毅，说道：“这位就是龙眠山庄祝庄主，江湖上素有潜龙的雅号，三位应该不会陌生。”

凌君毅慌忙站起身来，抱了抱拳。坐着的三个人，也同时站起，三个眼中，飞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异色。灰袖老僧合十道：“原来是祝大侠，贫

袖久仰得很。”

戚承昌指了指灰袖老僧，说道：“这位是乐山大师。”凌君毅不禁动容道：“大师原来是少林高僧。”其实地看到在座三人之后，早已料到这个老僧是谁了。”

戚承昌看池面带惊异神色，不觉微微一笑，又朝蓝袍老人一指，说道：“这位是唐天纵唐老哥，四川唐门的老当家。接着又指指棕袍老人道：“这位是温一峰温老哥，岭南温家的老当家。”凌君毅心中暗道：乐山大师和唐温二位老当家全在这里，那么自己母亲，可能也就在这花园中了。”

心念闪电一转，陡地脸色微变，目注戚承昌，冷冷说道：“如此说来，戚庄主就是盛传江湖的‘珍珠令’主人了？”他曾听到迎春说过，他们在迷药之中，另外掺了散功毒药，服过他们迷药的人，最多只能保住三成功力。因此他双目虽然注定了戚承昌，但却把自己功力隐去十之六七。

戚承昌微微一笑，拱了拱手道：“岂敢，岂敢，这是江湖上人不明内情。以讹传讹，对兄弟诸多误会……”

凌君毅凛然道：“戚庄主把兄弟等人劫持来此目的何在？”戚承昌连连陪笑道：“祝兄这是误会，兄弟只是久慕四位大名，敦请侠驾前来敝庄，原是为了消弥一场武林毒劫，兄弟决无半点私心。此事说来话长，来，兄弟已命厨下准备了粗肴水酒，替祝兄洗尘接风也稍示兄弟一点敬意。咱们还是边吃边谈吧。”接着朝四人抬手含笑道：“大家请入席了。”

他貌相和蔼，话又说得很诚恳，使人无法不相信他。凌君毅奉了师父之命，查究“珍珠令”到底有种什么阴谋而来，自然不能与主人闹得太僵。当下微微一哼，脸上虽仍有愤容，但已忍了下去他装作得恰到好处，好像对戚承昌既有怀疑，也想听听他的意见戚承昌抬抬手又道：“请。”

大厅东首，是一道建造精细的圆洞门，此刻两片紫绒门帘，已由两个俏丽使女一左一右掀了起来。里面已经摆好了一桌很精致的酒席。主人戚承昌抬手肃客，含笑向凌君毅道：“祝庄主请上坐。”

凌君毅道：“不敢。”他向乐山大师抬抬手道：“大师少林高僧该请大师上坐”乐山大师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这酒席是戚老檀越替祝大侠接风的，贫僧怎敢逾越？还是祝大侠请。”戚承昌含笑道：“大师说的是，祝兄也不用客气了。”

凌君毅再三谦让，还是坐了首席，大家依欢入席。席上金杯玉箸，器具板尽豪奢，此刻早已摆满了菜肴，山珍海味，细切精制，拼出各式花样，足见厨师手艺之精。两名俏使女等大家人了席，立即捧银壶，给各人斟满了酒，只有乐山大师是以茶代酒。主人戚承昌首先举杯，说道：“祝兄驾临寒庄，兄弟为武林请命，先敬祝兄一林。”

“为武林请命”，这题目不小！凌君毅连说不敢，和主人对干一杯。接着大家相互干了几杯之后，话题渐渐进入正题。凌君毅道：

“戚庄主方才曾说把兄弟邀约前来，是为了消弥一场武林毒劫，个中内情如何，可得闻乎？”

戚承昌举杯一饮而尽，说道：“祝兄不问，兄弟也要奉告了。”微微一顿，接道：“事情先得从兄弟说起，咱们戚家和黄山万家，原是世谊，兄弟早年体弱多病，曾拜在石圃老人膝下，认作干亲……”凌君毅曾听师父说过，黄山大侠万镇岳的父亲，号石圃，在七十年前，曾有“黄山一剑”之誉。这位绝尘山庄庄主，居然还是石圃老人的义子！

戚承昌说到这里，目注凌君毅，道：“去岁暮春，我那义兄忽然传出死讯，祝兄大概也听到了。”

凌君毅点点头，“唔”了一声。

戚承昌面色一黯，徐徐说道：“他是被一种极厉害的掌功所伤，呕血而死。”

凌君毅故作惊容，口中又“哦”了一声。戚承昌又道：“他致死之因，是发现了一件危害武林的极大阴谋……”

凌君毅神清一动，忍不住问道：“什么阴谋？”戚承昌道：“那是我义兄在一处隐僻的山中，发现了三个昔年凶名久著的魔头暗中聚会，自号三元会，正准备派人向江湖黑道秘密传递黑帖……”

凌君毅讶异地道：“黑帖？”戚承昌看了其他三人一眼，点点头道：“不错，他们在黑帖上涂了一种奇毒，接到黑帖的人，都会身中奇毒，只有在他们规定的限期之内，向三元会投诚，才可保住性命。”

凌君毅动容道：“他们目的何在？”戚承昌道：“他们共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收罗江湖上所有黑道人物，统受三元会节制。

第二个步骤，是计划在三年之内，毒毙各大门派和所有反对他们的白道人物……”

凌君毅听得将信将疑，忧然道：“会有边等事？”乐山大师双目微圆，低喧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两名使女川流不息地上着热菜，当然，每一道菜，都出于名厨之手，色香无不极尽其妙！主人举起酒杯，嚷道：“来，来，大家请用菜。”

凌君毅喝了口酒，忍不住问道：“后来如何？”戚承昌夹了一筷菜送人口中，一边咀嚼，一边说道，“他们练成了一种毒汁，奇毒无比，只要沾上一点，立可置人于死，无药可救。我义兄听到他们这一阴谋，心中大惊，当时乘他们不备，偷取了一管。可惜就在他们待离开之时，却被人发觉，我义兄为人机警，怎奈双拳难敌四手，终于中了对方一记无形拳，负伤逃出。”

说到这里，面现凄容，续道：“他自知伤势不轻，但他偷出来的这管毒汁，关系整个武林安危，无暇顾及个人生死，当时就一脚赶到兄弟这里。当他说完经过，要我把这管毒汁，送到少林寺或武当派去时就突然吐血不止。兄弟看他情形不对，连夜把他送回黄山，已经不能说话，终于不治而死。”他神情黯淡，过了半晌，才又说道：“兄弟从黄山回来之后，一直想不出妥善良策，第一是兄弟从未在江湖走动。纵然把这管毒汁，亲自送去少林或是武当，只怕各派掌门人未必见信。第二是这管毒汁，是我义兄用宝贵生命换来的。

关系整个武林千百人性命，万一两派掌门人不加重视，予以搁置，我义兄的苦心岂不白费了？”

凌君毅只是静静聆听，没有作声。

戚承昌又接道：“因此兄弟决心单独负起寻求毒汁解药的任务，当时兄弟第一个想到的是终南方稀翁古不稀，他精通药理，夙有药师之誉。但兄弟赶去终南，始终没有找到方稀翁，后来听一个樵夫说，方不稀早在三年前已经谢世了，兄弟终甫之行，就算是白跑了一趟。”他举起酒杯，喝了一口，又道：“终南回来，兄弟就想到唐兄、温兄二位，一位是毒药暗器的大行家，一位是精专迷药的大行家，也许能解此毒汁之毒……”

唐天纵、温一峰同声说道：“戚庄主好说，但老朽惭愧得很……”

戚承昌摇了摇手忙道：“二位老哥毋须太谦，同时兄弟也想到了少林寺的乐山大师，主持药王殿数十年……”

乐山大师合十道：“贫衲也深感惭愧。”戚承昌淡淡一笑，道：

“兄弟久闻龙眠山庄祝老哥也是一位用毒的大行家……”

凌君毅曾听祝文华说过当年流寇侵犯龙眠山庄之事，当即拂须笑道：“戚庄主也许传闻失实，昔年先父在敝庄门前，救过一位伤重垂死的老人。那老人在敝庄养了三个月的伤，临行留下一张秘方，嘱先父照方配制，撒在庄外三里周围，终于阻遏了那批流寇的侵犯。但是那张秘方，先父逝世之后，遍觅不得……”戚承昌没待他说下去，连连摇手，笑道：“祝兄不可误会，兄弟只是为了寻求毒汁解药，并无觊觎秘方之心。兄弟当时原想携带毒汁，分别向四位登门求救，但仔细想来，此事如一经泄漏，不仅兄弟立时成为三元会的祭品，而兄弟遇害事小，只怕连这管毒汁，也都难以保全。兄弟再三筹思，最后不得不稍用手段，把四位请来。若有开罪之处，还望祝兄几位多多包涵。”

说到这里，朝凌君毅连连拱手。凌君毅心中不觉一动，一边拱手还礼，同时肃然起敬道：“戚庄主为了武林安危，煞费苦心，兄弟无任钦佩，兄弟略诸药性，能否替戚庄主分忧，就不得而知了。”

戚承昌眼看已把祝文华说服，目中异彩闪动，呵呵大笑道：“据说这种毒汁，集天下奇毒，炼制而成，咱们能否寻求出一种专解这种毒汁的解药，是另一回事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算无法求得解药，咱们也总算尽了心力，承蒙祝兄俯允，兄弟万分感激。”凌君毅道：“戚庄主好说。”目光一闪，接着问道：“除了在座三位和兄弟之外，不知戚庄主是否还请了其他的人？”

戚承昌毫不思索地答道：“没有，兄弟对此事特别谨慎，江湖上虽然不乏小有名气的用毒行家，但如是把那些人悉数请来，人数多了，难免泄漏风声，因此，除了四位，并未邀请其他的人。”凌君毅中暗道：“听他口气，说的不像假话，如此看来，母亲似乎不是人掳来的了。”一面故意微微点头道：“戚庄主说的也是。”

这一席酒，气氛相当融洽，误会解释清楚了，宾主之间自然尽欢而散。饭后，由主人戚承昌陪同，一行人出了“绝尘山庄”大厅。

循回廊向东，步行约百余步，便是古色方香的“撷古斋”。顾思义，这“撷古斋”应是藏书万卷的书房，但如今却把它隔成了一客室和四个小房间。客室是在中间，布置得相当精雅，全堂红雕花椅几，配以绣墩，四壁接着名人书画，真有室雅何须大之感。

戚承昌引着四位“贵宾”，进入客室，一面回头向凌君毅含笑道：“这里就是四位治事之所，这一间客室，是专供四位日常坐息之用。”

“治事之所？”凌君毅心中暗想：“治事之所，大概是研究那管毒汁解药的地方了。”心念转动之际，只见两名面貌姣好的青衣使女端着茶盏，送上茶来。

戚承昌道：“吟风，弄月，你们快来见过祝庄主。”两名使女走到凌君毅面前，屈膝一福娇声道：小婢叩见祝庄主。

戚承昌抬目道：“她们是派在这里，专为伺候贵宾的，祝兄今后如果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她们就是了。”凌君毅道：“兄弟想请教戚庄主，不知这里治事的情形如何？”

戚承昌大笑道：“兄弟也正要奉告。四位下榻之处，等于是四位临时的家，早出晚归。这里则是四位研究药物，寻求解药的地方。因为兄弟觉得这是件关系武林危机的大事，而这种毒汁，又是天下最毒之物，为了四位可以互相交换意见，有共同切磋之地，才特地拨出这间书房，供作四位治事之用。但也许四位在研究过程中不愿有人打扰，所以又替四位每人隔了一个小房间，既可以互相探讨，又可单独钻研，俾能早日有成，实乃武林之幸。”凌君毅点头道：“戚庄主设想非常周到。”

戚承昌站起身道：“祝兄的房间，是在右首后面一间，兄弟带你去瞧瞧。”一面朝其他三人拱拱手道：“大师和唐兄、温兄，只管请便。”乐山大师台十一礼道：“如此贫袖失陪了。”

唐天纵、温一峰也同时拱了拱手，各自朝自己小房间走去。

凌君毅略一注目，乐山大师的房间是左首前面一间，唐天纵的房间是左首后间，温一峰的房间是有首前面一间，自己房间，就在温一峰后面，和唐天纵隔着客室遥遥相对。

戚承昌一抬手道：“这客室后面，是一间药室，另有一名叫杏花的丫头，负责管理，这里所准备的药物，都是兄弟派人专程从各省精选来的最上等药材……”

说完之时，已经跨进药室门去。

凌君毅跟着走人，果见这间二丈见方的房屋之中，三面都排列着药橱，一名青衣使女见到庄主引着凌君毅走入，立即上前行礼。

戚承昌一摆手道：“这位是老夫新近聘请来的贵宾祝庄主。”

那使女又向凌君毅福了福道：“小婢杏花叩见祝庄主。”戚承昌接着伸手朝药橱一指，说道：“这里每一个抽屉都注明了药名，祝兄需用何种药物，可出自取，也可以吩咐杏花代取。药物如须如何泡制，均可命杏花去做，当然，祝兄如另有家传秘制，不愿人知，也可以自己动手，这里有关炮制器具，一应俱全。”

凌君毅颌首道：“兄弟记下了。”两人退出药室，回到客室，那名吟风的使女，已经打开了右首后间的房门。

戚承昌抬手肃客道，“这里就是祝兄治事的房间了。”两人相相入室，这间房也有二丈见方，东首和北首两处，都有四扇窗户，窗明几净，收拾得纤尘不染。靠东首窗下，放着一张红桧木书案，案上放着文房四宝，西首是一台叠橱，上面放着不少医经药典的书籍，下面两扇木门，上着一把铜锁。

戚承昌从身边取出一个锁匙，开启铜锁，打开下面橱门，里面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刀圭，研钵，药瓶，磁碟等用具。他双手捧出一个青磁葫芦小瓶，面色庄重，说道：“祝兄，这里面贮存的就是义兄万镇岳从三元会取得的毒汁，兄弟把它分成四份，这里约有半葫芦，此物毒性极烈，只须沾上一点，就毒发无救，祝兄千万小心。现在兄弟把它交给祝兄，务请特别珍惜，因为咱们一共只有这么一点，武林千百人的性命，全系在这上面了。”那青磁葫芦，只有寸许来高，他用双手递来，乃是表示郑重之意。

凌君毅也伸出双手，从戚承昌手中接过葫芦，说道：“戚庄主放心，兄弟省得。”戚承昌目中闪过一丝喜色，双手抱拳，朝凌君毅一拱到地，说道：“兄弟预祝祝兄成功，为江湖消弥一场毒劫，兄弟为千百武林同道请命，祝兄请受兄弟一拜。”

凌君毅心中暗暗警惕，付道：“此人如此作伪，当真是一个人物，自己

今后可得小心应付。”一面慌忙放下葫芦，还了一礼笑道：“戚庄主莫要忘了兄弟也是武林中人。”

戚承昌跟着大笑道：“有祝兄这句话，兄弟就放心了。”

戚承昌走后，凌君毅把那青磁小葫芦，依然放入橱中，锁上铜锁，然后走到案后，在一张高背椅上，坐了下来。这张高背连背上都垫着厚厚一层棉披，因此坐来十分舒服，心中想道：“绝尘山庄对自己等四个‘请’来的‘贵宾’设想得倒很周到，在工作疲倦了的时候，在这把高背椅上靠上一会，确能使人心旷神怡，忘记了疲劳。”

接着仰首向天，暗暗忖道：“戚承昌说的那番话，自然未必可信，但他劫持了四川唐家和岭南温家的老当家，既不是强迫他们交出祖传秘方，又不是胁迫大家替他炼制毒药，而他只要求自己等人，替他寻求毒汁的解药，看来他并无害人之心，那么究竟阴谋何在呢？没有害人之心，当然也不能称他有‘阴谋’但师父在自己临行之前，明明说‘珍珠令’后面，隐藏着一件极大的阴谋，要自己审慎侦查。师父说的话，自然不会有错，那么自己今后，该如何做呢？”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潜龙祝文华处置了庄中八名叛徒，并指派老管家祝福，暂代总管职务，重新部署了庄中戒备。一面留了封简单的书信，只说自己有事外出，要祝福在天亮之后，送与夫人。

等他诸事停当，方如苹也改扮好男装，匆匆赶到书房。

祝文华从书橱抽屉中取出一个亮银圆筒，和一个皮制的革囊。

一起递到方如苹手上，说道：“如苹，这箭筒上有两根皮带，你把它缚在左腕之上。”方如苹接到手中，新奇地问道：“舅舅，这是什么？”

祝文华道：“这是舅舅精心设计的袖珍连弩，里面装有一百二十支淬毒小箭，用时只须一按机簧，即可射出一支小箭……”

方如苹道：“那是袖箭咯？”祝文华笑道：“如是普通袖箭，还用丈以内的所有敌人。”

“啊！”方如苹睁大双目，惊喜地道：“舅舅，这袖珍连弩有这大威力？”祝文华微微一笑，说道：“你虽是从小跟随舅舅练武，但你们女孩子家天赋不足，练的武功，多半只能作为普通防身之用，若要追踪强敌，真和人家动起手来，那就不够了。”

方如苹小嘴一撇，说道：“原来舅舅教我们的，都不是上乘武功。”祝文华道：“舅舅方才说过，你们女孩子限于天赋，无法深造但你佩上这筒袖珍连弩，就算遇上强敌，也足俱了……”他没待方如苹开口，接着又道：“但舅舅还要提醒你一句，这连弩十分霸道而且在一盏热茶之内，就会毒发昏迷，半个时辰，没有解药，就会全身麻痹而死，不是十分危急，不可轻易发射。”

方如苹问道：“舅舅，解药呢？”祝文华道：“解药就在革囊之中，起下毒箭，内服外敷，各用一粒。另外舅舅还替你准备了一百二十支后备小箭，也在革囊之中。”

方如苹喜道：“舅舅，我干娘送了我一套镖，再加上这袖珍弩，敌人再厉害，我也不怕了。”祝文华脸色微沉，说道：“你和雅琴，都犯同一个毛病，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武林中能人辈出，岂可凭仗区区暗器，就目空一切？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莫要锋芒太露，处处小心，才不至吃上大亏。”

方如苹高兴地道：“舅舅，我们可以走啦。”祝文华道：“你且稍等，舅舅也要略事改扮。”说完，打开密室，走了进去。

，不多一会，祝文华从密室中走出，已经换了一身蓝布大褂，头戴阔边风帽，本来清懊白皙的脸貌，忽然变得像久经风霜似的，又黑又老，满脸都是皱纹，连一部黑须也染成了花白！方如苹看得不觉一匝，说道：“好啊，舅舅原来也会易容，你一直都没有教我们。”

祝文华微笑道：“舅舅这是最起码的易容术，一般江湖上的人大概都会。就是涂上些药物，不易让人认出真面目来，这算不了么，比起凌老弟，那就差得太远了。”方如苹听舅舅提到凌大哥，心头登时急了起来，催道：“舅舅，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祝文华摆摆手道：“慢点，舅舅还有一件事先要和你说明，就是离开龙眠山庄之后，咱们不能走在一起，你得落后一些，远远跟在我后面，就算打尖，落店，也不用招呼，只作互不相识。”方如苹道：

“那为什么？”

祝文华道：“据我推想，这条路上，说不定有对方眼线，咱们自以小心为上。”说到这里，挥挥手道：“苹儿，时间不早，咱们现在可以走了，你随我出去，我要他们到马厩里去牵两匹马来。”方如苹道：“舅舅，不用了，我和凌大哥来的时候，有两匹马，留在山外树林子里。”

祝文华点头道：“如此就好，走。”

东方渐渐透出鱼白，祝文华纵马疾驰，赶到晓天镇。这时路上，已有不少赶集的人，三三两两，向镇上走去。祝文华并没进入镇甸，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只朝镇外路口一间茅屋的土墙脚下瞥了一眼就策马朝西继续驰去。方如苹只落后半里来路，祝文华过去了没多久，她便也紧随着驰过了晓天镇，朝西奔行。这一带，是皖山山脉、北峡山脉和大别山脉的三角地带，远近崇山叠嶂，溪涧纵横，除了村落之间的小径，根本没有大路。祝文华早已派出两名得力庄丁，率领契犬，追踪凌君毅下来，一路都留下了记号，他按照记号由晓天镇，经磨子潭，中午时光赶抵大化坪。他为人精细，经过半天时间的跟踪，已给他发现了一件秘密：就是这一路上，他看到了路旁野草被车辆辗过的痕迹，而且这车轮痕迹一直和自己走的是同一条路。

这一带的山乡间，只有独轮车和骑驴、骑马的人，很少有超马车的。他从沿路的马粪判断，这辆马车，还是由两匹马拉着奔驰的。尤其在村落和村落之间，岔路极多，但这辆马车的痕迹，却始终在自己马前出现。因此他认为根本不用看路旁庄丁留朝记号，只要跟着车辆痕迹走，就没有错！当然，对方劫持自己（凌君毅）装在麻袋之中，为了掩人耳目，也只有用马车载运，最稳妥了。他头忍不住暗暗冷笑，当下就在镇口（大化坪）一家卖酒食的小店凉棚前面下马，走到一张方桌边坐了下来。

小店里只有一个老头招呼客人，这时倒了一盅茶送上来，含笑问道：“客人要些什么？”祝文华要了一斤黄酒，要他切一盘卤味，另外来一碗面。老头连声答应，堪堪退下，就听路上蹄声得得，一匹快马直向小店门口驰来。

祝文华只当是方如苹，哪知目光一抬，却见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灰布对襟衣衫的跨刀汉子，一手圈着马鞭自在棚下靠路边一张桌子坐下，朝小店老头大声吆喝道：“喂，老儿，快给我马儿上料，吃饱了，还得赶路呢。小店老头连声应“是”，匆匆向棚外走去。

祝文华是何等人物，一眼就认出那灰衣汉子生成一副獐头鼠目。正是

在磨子潭（地名）墙角边，鬼鬼祟祟偷觑自己的人，如今公然骑着马跟着自己下来，心中想着，不觉暗暗冷笑。这时方如莘策马赶到了，她装扮成一个俊俏书生，手持折扇，一派读书相公模样，在棚前下马，缓步走入棚下，在一张方桌前面站定，问道：店家，有什么吃的么？”

小店老头连忙陪笑道：“相公请坐，小店只备菜，牛肉、牛肚、猪心、猪耳朵、猪肠、卤蛋，面是阳春面，酒有上好花雕、绿豆烧，相公要些什么？”方如莘道：“就给我来四两花雕，切一盘牛肉、猪肠和两个卤蛋，再下一碗面就好。”

祝文华看得暗暗皱了下眉，心想：“女孩子家，喝什么酒？”小店老头陆续替三人切来卤味，送上酒壶，好先让他们慢慢吃喝。然后匆匆忙忙，回过身去，下了面条。灰衣汉子一面喝酒，但他眼角不时地瞄着祝文华。如果他就是贼党，也只是个小脚色，祝文华故作不知，神态悠然地据案独酌，过了一会，灰衣汉子喝完酒，把剩下的卤菜，往面上一倒，稀里呼鲁的几口，就把一碗面，连汤带水，一起喝了下去，抹抹嘴角，摸出些碎银子，往桌上一放，大声道：“老儿算帐。”

小店老头连忙陪笑道：“一共三十文。”他数了几十个制钱，找给灰衣汉子。灰衣汉子把零钱揣入怀里，大步走出凉棚，解缰上马，纵骑而去。祝文华看他走了，也立即会过店帐，翻身上马，跟了下去。他座下的这匹马，原是凌君毅骑来的是四川唐门百中挑一的良驹，健行如飞，一会工夫，便已追上那灰衣汉子。那灰衣汉子回头看到祝文华追了上来，立即催马朝前飞奔。祝文华冷冷一笑，蔓地一夹马腹，马匹展开四蹄，一下就从灰衣汉子的马匹边上擦过，越过了半个马头。祝文华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右臂舒展，一把抓住灰衣汉子后领，从马上提了过来。那汉子遇上祝文华这等高手，真是山羊遇上了老虎，除了手舞足蹈，口中杀猪般尖叫夕卜，哪里还有他挣扎的余地？祝文华左手轻轻一抖缓绳，马匹立时缓了下来，同时身子也早已离鞍飞起，落到地上。

目光一扫，正好附近有一块大石，当下有手把握着的汉子，就手往地上一摔，自顾自在大石上坐了下来。这一下，摔得真还不轻，但听“砰”一声，灰衣汉子摔了个狗吃屎，半晌爬不起来。只听祝文华冷冷地道：“说，你为什么跟踪老夫下来？”

灰衣汉子心知遇上了硬点，翻着白眼于，说道：“你老好不讲理，在下又没招惹你老……”祝文华道：“老夫行走江湖，眼里揉不进半粒砂子，朋友从磨子潭缀着老夫下来，准备去报讯是不是？告诉你，老夫面前，你敢从牙缝里进出半句假话，老夫会叫你吃不完兜着走。”

灰衣汉子哭丧着脸道：“在下听不懂你老在说什么？”祝文华双目精光陡射，冷笑道：“你听不懂老夫说什么？狠好，老夫马上会让你懂得！”

灰衣汉子在池说话之时，篡地从腰间掣出钢刀，口中狞笑一声，突然欺身而上，刀光一闪，朝祝文华当头劈落。这一下，出手极快，他钢刀劈出，凶光棱棱的眼睛，注定祝文华一眨不眨。但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祝文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而钢刀却劈右他身边数寸，竟然连他衣角都没碰到一点。灰衣汉子心头一惊，只当自己忙中有错，猛地哈喝一声，右腕迅快一转，钢刀横抡，又向为文华肩头平砍过来。这一下他看准了发刀，真要被砍上，祝文华一颗头，就得随刀落地，滚出去一二丈远。但那灰衣汉子一刀出手，只听刀风“嘶”的一声，竟然毫无阻碍。平砍出去，毫无阻碍，自

然没砍上人家脑袋，那就是说，这一刀又落了空！灰衣汉子更是大吃一惊，要待收势，已是不及，只觉从刀背上传来了一股极大力道一柄钢刀竟然直荡出去。不，钢刀去势又沉又快，他掌心发热，虎口骤麻，再也掌握不住，“呼”的一声，化作一道白光，脱手飞去。

祝文华依然好端端坐在石上动也没动，只是冷峻地道：“你现在相信了吧，落到老夫手里，想逃、想拼，都是没用的，还是放明白些，乖乖的说出来吧。跟踪老夫，是受了什么人指使？向谁去报讯？老夫也许可以网开一面，饶你不死。”

灰衣汉子钢刀被震脱手，似是吓得呆了，怔怔地站在祝文华面前，半晌不言不动，才苦笑道：“没有用，在下说出来了，一样难逃一死。”祝文华道：“只要你说出内情，老夫答应你不死，自然不会让你受到他们杀害。”

灰衣汉子摇摇头：“没用，你老武功再高……”突然身躯一阵颤动，缓缓向地上倒坐下去！

祝文华发现他情形不对，急忙低头看去，灰衣汉子经过一阵剧烈的颤抖之后，就寂然不动，伺时间，缓缓流出一片黑血！祝文华一手捻须，面情凝重，叹了口气道：“果然服毒自戕了，唉，这些人既有自我身死的勇气，何以没有说出对方内情，死中求活的勇气呢？”自语至此，从地上拾起钢刀，然后抓起灰衣汉子尸体，在林中挖了个坑，把他埋了，就纵身上马，继续向前赶去。

这一路，他仍然按照庄丁留下的记号赶路，那两迢车辙，也仍然在马前若隐若现的依稀可辨，过了雷石河，赶到漫水河，天色已近黄昏。祝文华暗自皱了皱眉，心中忖道：“再过去，已是大别山区，莫非贼窝就在大别山中？”

当下就在漫水河镇上，走进一家卖面食的小店，吃了些东西，眼看方如莘还没跟到，心中虽是惦念，但自己已把沿路暗记，告诉过她，她自会跟踪寻来。目前离贼窝渐近，她和自己拉长些距离，自然更好。想到这里，也就继续上路，由漫水河向西，山路渐见崎岖，两面都是高山峻岭，一条羊肠小径，盘山而上。这时天色已经昏黑，山林间不时传来一两声怪鸟的啼声，荒山黑夜，听到这种声音，会令人油生怖意！潜龙祝文华一身修为，已臻上乘，自然并不在意，只是他从漫水河一路行来，就不曾再看到两个庄丁留下的记号，心中不禁暗暗犯疑！当然，留记号的人，一定不会把记号留在太明显的地方，普通都是在墙角、树根，或是大石底下等较为隐蔽之处，此刻已是黑夜，这种隐僻的地方，自是不容易发现；但这话，只能对普通人而言，像潜龙祝文华这等身具上乘内功的高手，纵是黑夜，周遭救丈之内细微末节，依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没看到跟踪凌君毅那辆贼车下来的庄丁留下的记号，那就是没留记号了。那辆马车的车轮，一路上依然可以清晰的找到，如说两名庄丁走的并不是这条路，那么从漫水河来，并无第二条路。

这样又行了二十来里路，两面山势更见陡峭，再过去就洛龙门拗了。龙门拗，是狭窄的山径，两旁危石峻峨，除了长不大的松树，只有一些倒接的藤蔓，这条路，足有四五里长，要出了龙门拗，地势才稍见平坦。

潜龙祝文华正驰行之间，瞥见前面不远的山径上，伏着一团黑黝黝的东西，正好挡在路上，他马行迅速，就在发现那团东西之际马匹已经驰近。祝文华迅即勒住马缰，凝目看去，那团黑黝黝的东西，原来是一头契犬，蜷伏地上，一动不动。他目光是何等犀利，一眼便已认出这头契犬是自己庄上豢

养的，心头不觉一震，当下翻身下马，仔细一瞧，契犬业已僵死多时，但全身完好，找不到半点痕，似是被人用内家重手法击毙，又像是中了某种剧毒致死！

由契犬之死，两名跟踪下来的庄丁，极可能已被人家发现，难怪从漫水河向西，一路就不曾看到他们留下的记号。心念转动，自己一跃上马，奔行了不到三数丈远，前面又有一头契犬，僵卧路上不用再看，就知也是被人击毙的无疑。他催马急行，五里来路。

不过盪茶工夫，便已到山坳出口处，但见左右两边石崖上，离地三丈来高的两株矮松卞，一边挂着一人！祝文华仰首望去，那不是己派出来跟踪贼人的两个庄丁，还会是谁？只看他们双手下垂。

在树上一动不动，便知业已气绝身死。这一下，直看得他心头大为愤怒，此人杀死两头契犬，放置路上，如今又把两个庄丁吊在石崖上，分明是识破自己行藏，有意向自己示威。祝文华猛一提气，使了一式“潜龙升天”，从马背上飞起，长剑同时出鞘，朝左首石崖上扑去。但见剑光一闪，已把左边那一人缚着的绳子割断。双足在石壁上轻轻一蹬，身形横飞，扑到右首石崖，剑尖一撩，又把右首一人缚着的绳子割断，身子一沉飘落地面。他这一手当真快得无以复加，等到他飘身落地之后，才听“砰”“砰”两声，两名庄丁的尸体，一齐坠落下来。祝文华坐下马匹，果然不愧是唐门久经训练的名驹，在他腾身飞起之际，马匹也自动停了下来。祝文华收剑入鞘，俯下身仔细检查了两个庄丁的尸体，发现和两头契犬情形相同，身上找不到半点伤痕。所不同的，契犬身上，总究长着长毛，不易看出，两个庄丁脸上色呈紫黑，分明是被贼人用“毒煞掌”一类旁门毒功所伤，毒气攻心而死。当下就在崖下挖了个坑，把两具尸体埋好，口中低低说道：“老夫会替你们报仇的。”说罢，又复纵身上马，朝谷口驰去。

出了这道狭谷的谷口，地势顿显开朗，这是群山间的一处狭长平地，峻岭密林之下，青草如茵，这里就是大别山区有名的龙门坳。

祝文华心中已有戒心，出了狭谷，在马上略一打量，只觉这片草地，在黑夜之中，十分幽静，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但却有人站在那里！

一共是四个穿黑袍的人，他们就像四棵枯树，不言不动正好远远地把自己围在中间。

这四个黑袍人，自然是杀死契犬，杀死两名庄丁的凶手。他们如此地列阵以待，自然是在等待自己！就连他。

们站立的位置，也好像经过十分精确的计算，算准自己腾出狭谷，会在草地上停下来，他们站立的四个方位，正好把自己围在中间，不让自己有逃走的机会。当然祝文华也未必会逃。四个黑袍人穿着宽大的黑袍，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有一张同样的冷漠，同样死气沉沉的面孔，四个人同样双手下垂，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虽然并未携带兵刃。但祝文华坐在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神定气闲，从容有恃。光是八只眼睛，在黑夜之中一闪一闪，就像八点寒星，这四人的一身修为，可想而知，决非弱手。弱手就不会明目张胆，把自己围起来。就在他打量的这一瞬间，四个黑袍人，已经缓缓逼了上来，直到马前一丈左右，才行停步。潜龙祝文华自然不会把这四个黑袍人放在眼里，目光徐徐掠过，说道：“四位拦住老夫去路，意欲何为？”

只听正面的黑袍人冷冷说道：“老儿，你可以下马了。”祝文华道：“老夫还要赶路，为什么下马？”

那黑袍人冷冷说道：“因为你已经走到尽头了。”祝文华用手一拂须，微微一笑道：“只怕四位弄错了，这里北连西峰坳，西通青茗关，如何会是尽头？”

那黑袍人冷哼道：“老夫是说你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祝文华仰天大笑道：“四位未到人生尽头，如何知道老夫已经到了人生尽头？”

为首黑袍人一双冷厉目光，直注祝文华，冷声道：“听阁下口气，不像是个无名之辈，赶快报上名来。”祝文华道：“江湖上有句话，叫做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老夫姓名，说出来四位未必知道。”为首黑袍人嘿然道：“阁下口气不小，不知手底下如何？”

祝文华道：“四位拦住老夫去路，自然早已存下了出手之意，那就试试看吧。”为首黑袍人目光阴串，徐徐说道：“咱们一经出手，你老儿就非死即伤，只有一个办法，可免你死伤之厄？”

祝文华道：“什么办法？”为首黑袍人道：“你自残一肢，随我们去见天使。”

祝文华听得心中一动，暗道：“天使，这名称倒是新鲜得很。”一面故作惊异之状，问道：“你们天使是谁？”为首黑袍人道：“你自残一肢，老夫自会带你前去。”

祝文华一手拂着花白长须，朗笑一声道：“何不叫你们天使前来见我？”只听左首一个黑袍人怒哼道：“这老儿好狂，咱们不用再和他噜嗦，把他拿下就是了。”

祝文华目光环顾，微微一笑道：“就凭你们四人，能把老夫拿下么？”左首黑袍人怒喝道：“你敢小觑咱们？”倏然欺身飞扑而上，左手向外一探，闪电般向祝文华肩头抓来。

祝文华坐在马上，隐隐感到对方一抓之势，锐利如刀，心中不禁有些奇怪，忖道：“他使的是什么招法？”心念闪电一动，右手长剑已然出鞘，朝对方手腕削去。这一剑快如掣电，但听“当”的一声，劈在那人左腕之上。长剑劈在手腕之上，这人居然刀剑不伤，还会发出金铁交鸣之声！祝文华心头大是震惊，但那黑袍人也被祝文华剑上强劲内力，震得往后飞退出去。就这一怔神间，前、右、后三面的黑袍人，同时发出一声吆喝，腾身疾扑而至。祝文华带转马头，长剑抡回，带起一片耀目银虹，只听又是“当”、“当”、“当”三声连珠般的金铁交鸣。他一剑挡开三人扑攫之势，执剑右腕也被震得隐隐发麻。同时也看清了这四个黑袍人的左手，竟然全装着铁手！他心头更是暗暗惊奇：“四人武功极高，究竟是何路数？自己怎没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些以铁手作武器的人。”

他心念闪电转动，人已趁着一剑逼退对方三人之际，离鞍飞起，左手在马屁股上轻轻一拍。这匹久经训练的唐门良驹，果然深通人意，口中希聿聿一声长鸣，低头从斜刺里穿了出去。祝文华一下飘落地上，呵呵笑道：“四位要动手，那就一起上吧！”

四个黑袍人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儿，武功内力，竟然如此高强，他们四张木无表情的脸上，虽然看不出惊异表情，但八道眼光却掩不住惊愕之色，互望了一眼，没有立即出手。

只听为首黑袍人沉哼一声道：“阁下究竟是哪一路朋友？”祝文华笑道：“这话，老夫正想请教四位呢？”

为首黑袍人道：“阁下是不肯说了？”祝文华道：“四位也未必肯说

吧？”

为首黑袍人道：“阁下应该知道，咱们并不是怕阁下，只是想知道阁下来历，老夫好决定拿活的，还是拿死的。”祝文华淡淡一笑道：“悉听尊便。”

为首黑袍人目光凶芒一闪，朝其他三人抡手一招，沉声喝道：

“好，大家听着，死活不计，格杀勿论。”话声出口，人已随声扑上，左手闪电般抓出。另外三个黑袍人也同时发动，急疾扑到。祝文华仰天长笑道，“早该如此了。”长剑迅疾抢动，和四个黑袍人展开了搏斗。潜龙祝文华雄霸一方，果然有他惊人之艺，名下不虚，一柄长剑，矫若神龙，从他剑上发出阵阵寒芒，掸罔纵横，威风人面。因他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四个黑袍人全然摸不透他的剑路，四大高手竟被他凌厉剑势，逼得团团乱转。但这四个黑袍人武功同样诡异，再加他们左手乃是精钢铸制，五指如钩，不畏刀剑。祝文华虽然占尽了优势，一时之间，却也无法伤得他们。眨眼工夫，已经互拆了二十来招，祝文华心头不住暗暗震惊，忖道：“如以这四人的武功而言，足可当江湖上一流人物，而且武功路数也不尽相同，何以他们会同样的残去一条左臂，配上铁手？”

正思忖之际，突听远远传来一声大喝：“你们住手。”这一声大喝，声若铜锣，居然震得山谷回音嗡嗡不绝！

方如莘和她舅舅只落后了半里来路，祝文华逼问灰衣汉子，和在峡谷中发现了契犬和两名庄丁的尸体，她随后赶来，自然全看到了。只是舅舅一再嘱咐，路上必须和他保持距离，不可和他交谈故只得站在远处，直等祝文华上马走后，才策马继续前行。哪知刚到峡谷出口处，就听到四声金铁交击之声。方如莘心中一动，立即舍了马匹，缓缓闪出身去，纵上谷口一块大崖石，藏好身子，探首朝下看去，只见四个黑袍人把舅舅围在中间，双方只说了几句话，就动起手来。方如莘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是了，侯铁手的左手，也是铁铸的，这四个黑袍人主手同样是一只铁手，看来他们和侯铁手是一伙的人了。”

这时，远处又传来一声大喝：“你们住手。”方如莘但觉这声二喝，声若铜锣，直震得自己耳鼓发胀，不由得大吃一惊，急急举目瞧去，只见半里来处，正有两点灯光，好像鬼火一般贴地低飞，沿着脚，朝这边移来。心中更是骇异暗道：“这人还在半里之外，他的喝声，就震得自己耳鼓嗡嗡直鸣，如果当面大喝一声，不把耳朵震聋了才怪？”

这一声铜锣般为喝声乍起，四个黑袍人如响斯应，各自倏然后退。祝文华手横长剑，目光如炬，迅疾朝喝声来处投去，但见山道上缓缓转出六个黑袍人来！

这六个黑袍人和自己动手的四人，不但衣着相同，连死气沉的面貌也完全一样，他们两人一对，并肩走来，如同木偶。

祝文华看得暗暗心惊，忖道：“四个黑袍人已不易对付，如今再加上六个，看来今晚一战，凶多吉少，但愿如莘不要进来才好。”心念转动之间，只见六个黑袍人已经走到草坪右首，忽然左右两旁分开，像雁翅般站定下来。这时山道上又出现了一个高大人影，大摇大摆地走来，别看他举足跨步，慢条斯理，实则一跨就是两三丈，双脚像是没沾着地一般！祝文华一眼看出来人一身武功，高出黑袍人甚多，自然十分注意。凝目看去，但见来人身材高大，面如古铜，生得短眉细目，狮鼻阔口，穿一件长仅及膝的铜袍，赤脚，拖着一只铜履。祝文华身为龙眠山庄庄主，纵然平日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

对当今武林人物，识与不识，多少总有个耳闻，此时看到来人一身古怪打扮，基地想起一个人来，心头不觉大感震惊，忖道：“莫非会是南疆一奇铜臂天王？”

铜袍人的身份，一望而知高过十个黑袍人，这一点，只要看他站在六个黑袍人的上首，就是最好的证明。先前四个黑袍人虽然后退了一丈，但仍然把祝文华远远地围在中间，生像怕他逃走似的。看过平剧的人，都知道大元帅要出场之前，先是扛旗的龙套，然后是众将官，最后才是元帅。如今六个黑袍人，就像是龙套。虽然他们每个人的武功，在江湖上都是一流的。铜袍人站在他们上首，好比是将官。那么还有大元帅也要出场了？摆在眼前的情形，就是这样。潜龙祝文华心中暗暗嘀咕：照这情形看来，还有身份高过铜袍人的人，尚未到场，这铜袍人如果真是南疆一奇铜臂天王的话，那么还有谁比他身份更高呢？须知铜臂天王称尊南疆，目空四海，从不眼人，决不可能屈居人下。

祝文华想到这里，不觉目注铜袍人，问道：“方才喝令住手的，就是阁下么？”铜袍人细目圆睁，却像两只铜铃，精光四射，沉喝道：

“肃静，不得喧哗。”他一开口，就声若铜锣！

祝文华已可确定此人果真是铜臂天王无疑，但听他这种口气，简直像是人家的副官，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祝文华心中更是惊异不置，仰天长笑一声道：“看阁下这身装束，极似南疆一奇铜臂天王，却不知阁下几时当起人家跟班来了？”铜袍人双目圆睁，大声道：“叫你肃静，你就肃静，你老儿莫非不要命了？”这声大吼，直得隐身石崖上的方如苹，耳鼓欲裂，心头狂跳，几乎要“啊”叫出声来！

就在此时，突觉从身后传来一股无形力道，帮助她摄住心神，耳中同时听到一个细如蚊子的声音说道：“小施主不可出声，这是铜臂天王的‘金锣吼’。”方如苹心头大奇，暗想：“原来这人就铜臂天王，只不知自己身后的人又是谁？”心念一动，要待回头看去！

只听耳边又响起那细如蚊子的声音说道：“今晚形势，十分危险，小施主千万不可回头，铜臂天王耳目灵异，此处和他相距不到十丈，你稍一不慎，就会被他发觉。”这时，山道上又出现了两盏灯！那是两个一身青衣，眉目姣好的少女，手挑宫灯，并肩朝草坪上款款行来！黝黑的山野间，有了这两盏红灯，灯光照射，周毛围数丈，登时大放光明，这两名青衣少女只是挑灯前导，稍后还有一顶七宝装饰的华丽轿子，由两名黑衣彪形大汉抬着，大步进入草坪那两个黑衣大汉肩头斜接着一条红绸阔带，上面绣着四个黑绒大字：“代天巡狩”，这是什么口气？

华丽软轿已在草坪右首居中停了下来。两名青衣少女，手举宫灯，一左一右，在轿旁侍立。软轿经灯光一照，更是珠光宝气，华丽非凡！轿门前，珠帘低垂，看不见里面是什么人，但铜袍人和十个黑袍人却已神色恭敬地一齐躬下身去。光凭这份气派，就够唬人的！潜龙祝文华心中一动，他想到方才黑袍人口中曾提到“天使”，如今看了“代天巡狩”四字，不用说，轿中坐的自然是“天使”无疑，只不知这一“天使”又是何等人物？他虽已收起长剑，此刻岸然而立，渊停岳峙，看去十分镇静，但内心却止不住暗暗嘀咕。且早已把一身功力，提聚到十成，随时准备应付对方的突袭。华丽软轿中，这时忽然传出一个娇脆的声音叫道：“张铁手！”

声音如出谷黄莺，又娇又甜！祝文华没想到这位“代天巡狩”的“天

使”，竟是个娇滴滴的年轻女子。举目看去，只见方才和自己动手的四个黑袍人中，为首那人已急步趋近轿前，躬身道：“属下在。”

轿中女子声音问道：“你们已经问清楚他的来历了吗？”张铁手道：“他不肯说。”

轿中女子又道：“武功如何？”张铁手道：“属下合四人之力，未能胜得了他。”

轿中女子道：“当今武林，合你们四人之力，能挡之者屈指可数，这人会是谁？”她最后一句话，声音略低，好像只是自己在问着自己。

张铁手恭身而立，自然不敢回答。过了半晌，轿中女子徐徐说道：“好吧，你且退下。”

张铁手躬身应了一声“是”，往后退下。轿中女子朝左首青衣使女吩咐道：“你去请那位老爷子过来，我有话问他。”

第十章 代天巡狩

青衣使女领命走去一直走到祝文华面前，福了福道：“这位老爷子，我们仙子请你过去一见。”又是“仙子”，又是“天使”，这人头衔倒是不少。祝文华正想了解对方来历，这位神秘“天使”究竟是何方神圣。手拂长须，欣然笑道：“老夫正想见你们仙子。”

随着话声，大步走了过去，到得轿前数尺，脚下一停，拱拱手道：“仙子请了，辱承宠召，不知有何见教？”轿中女子“哼”了一声娇笑道：“老爷子武林高人，奴家今晚真是幸会了。”说到这里，接着说道：“你们还不给我打起轿帘来？”

这话正中祝文华下怀，一个女子，能统率这许多高手，自然会是无名之辈。如是垂着帘子说话，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只要起轿帘，自己多少总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轿前两名青衣使女了吩咐，立即一左一右撩起了珠帘。两盏宫灯，就在轿前，也正照到坐在轿中的女子脸上，这下看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只见这位“代天巡狩”的仙子，竟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美艳妇，穿着一身玄色衣裙，发挽官髻，蛾眉淡扫，眼波欲流，笑吟吟地朝自己望来！祝文华不由呆得一呆，自己虽是很少出门，但只要江湖上稍有名气的人，起码总有个耳闻，但眼前这美艳少妇，连南疆一奇铜臂天王都俯首听命，自己却连听都没听说过，江湖上几时出了这样一位神秘人物？

潜龙祝文华原是极工心机的人，一怔之后，立即干咳一声，三手笑道：“仙子代天巡狩，想必就是天使了？”对女人家，不好问她字，只要知道她姓什么，也就不难查出她的来历来了。

美艳少妇举起粉嫩的玉拿，贴贴鬓发，嫣然一笑道：“有劳老爷子动问，奴家姓楚，大家因我日常喜穿玄衣，就叫我玄衣仙子，倒老爷子见笑了。”“玄衣仙子？”祝文华依然一无所知。

玄衣仙子眼波一转，娇声道：“老爷子当代高人，奴家还没请教高姓大名呢？”祝文华心中暗暗冷哼：“此女果然厉害。”一面呵呵道：“老朽贺文彬，山野鄙夫，仙子这当代高人四字，老朽愧不上当。”

玄衣仙子“格”的一声娇笑，说道：“老爷子报的名号，只怕是真实姓名吧？”祝文华暗暗一怔，拂髯道：“也许仙子从未听说过老朽贱名，未必是老朽有意改姓隐名，再说老朽也没有改姓隐名的必要。”

玄衣仙子微微一笑道：“老爷子说的也是，只是依奴家看来，老日子上，好像易了容，不知奴家说的对是不对？”祝文华暗暗一凛，冷然道：“老朽也没有易容的必要。”

玄衣仙子娇笑道：“行走江湖，为了不致引人注目，易容也是常有之事，老爷子有没有易容，都和奴家无关，奴家想请教的，是老爷子一路深入大别山区，不知意欲何往？”祝文华朗笑一声道：“对了，老朽正要请教仙子，贵属无故寻衅，拦住老朽去路，意欲何为？”

玄衣仙子格格笑道：“贺老爷子不是看到了么？奴家职司代天巡狩，今晚巡到这里，我手下发现你贺老爷子单骑入山，形迹大无可疑，自然要盘问几句了。”祝文华冷冷一哼道：“仙子现在盘问清楚了么？”这话已显示出他不耐烦多事之意，你盘问清楚我就要走了。

玄衣仙子眼波流盼，娇笑道：“贺老爷子一句实话也没有，奴家问了也等于白问。”祝文华道：“仙子要待如何？”

玄衣仙子道：“奴家想请贺老爷子屈驾一行，等我叫他们查清楚了，自送贺老爷子出山。”祝文华双眉挑动，沉笑道：“仙子想依仗人多，和我动手了？”

霍地后退一步，正待抬手取剑。玄衣仙子轻盈一笑道：“奴家不用和你动手。”就在这一瞬之间，祝文华突然感到不对，原来他霍地后退一步，只是心里这么想想而已，他举足之下，左脚竟然并未往后退出。抬手取剑，右手也没有抬得起来，人体所有动作，都是由心里先有意念，要如何举手，如何投足，然后下达命令，要手足照看意念去做。

祝文华心念已动，就是要双足霍地后退，要右手抬腕取剑，但手足都不听指挥，没照他的意念去做。

祝文华这一惊，非同小可，脸色倏变，大喝道：“贱婢……”

玄衣仙子依然满面春风，娇声道：“奴家能请到贺老爷子，真是不胜荣幸。”说完，挥挥手道：“咱们可以走了。”两名青衣使女放下珠帘，两名彪形大汉拾起华丽软轿。

由南疆一奇铜臂天王为首，率领十个黑袍人，押着祝文华，紧随轿后而去。

隐身崖上的方如苹，看到这里，几乎要尖叫出声！只听耳边适时又响起那细如蚊子的声音，说道：“小施主，此时必须忍耐，千万鲁莽不得。”方如苹心头一凛，果然忍了下来，目送十名黑袍人，押着舅舅，随软轿而去。急忙回过身来，只见身后一丈来远处，站着一个小瘦小枯干的老和尚，双目炯炯，望着自己微笑。

心知遇上高人，慌忙检衽一礼，说道：“老师父，请你救救我舅舅。她情急之下，忘了自己身穿男装，居然检衽为礼。枯干老和尚忙也合十还礼，诧异地道：“小施主原来是位姑娘，方才被那玄衣罗刹擒去的就是令舅么？”

他这句“小施主原来是位姑娘”，听得方如苹脸上一红，暗道：

“自己真是急糊涂了。”一面点头道：“是的，他是我舅舅，老师父说的玄衣罗刹，就是轿中那个女子么？他们这一帮人，一定和‘珍珠令’有关的了？”枯干老和尚道：“老袖也不知他们来历，只是据老袖所知，这玄衣罗

刹十分厉害，目前落人她手中的，已有鬼见愁唐七爷，岭南温家老二温一峰，和老衲师弟金开泰等人……”

方如苹啊声道：“金老爷子果然也着了这妖女的道儿。”枯干老和尚道：“姑娘认识敝师弟么？”

方如苹道：“我不认识，我大哥和金老爷子是很好的朋友。”枯干老和尚目注方如苹，问道：“姑娘令兄是谁？”

方如苹道：“我大哥叫凌君毅。”

枯于老和尚口中“哦”了一声。方如苹急急问道：“老师父，你说四川唐门的鬼见愁唐七爷也被妖女擒去了？”

枯干老和尚道：“正是。”方如苹道：“老师父一定是少林高僧了，不知法号如何称呼？”

枯干老和尚道：“老衲灵山，泰主少林寺文殊院。”少林寺通常只有罗汉堂的僧侣在外走动，其余五院的人，从不外出，如今连文殊院的主持都亲自出来了，足见少林寺对“珍珠令”之事十分重视。

方如苹拱拱手道：“原来老师父是文殊院主持，小女子失敬之至，只是我舅舅被妖女捉去，我要走了。”灵山大师大道：“姑娘且慢。”

方如苹道：“老师父还有见教？”灵山大师大道：“姑娘能否告诉老衲，令舅是谁？”

方如苹道：“老师父见询，我也不好隐瞒，我舅舅就是龙眠山庄庄主祝文华。”

灵山大师身躯一震道：“会是祝庄主……”方如苹道：“老师父，救人如救火，我要走了。”

灵山大师急忙道：“玄衣罗刹十分厉害，又有铜臂天王助纣为虐，连祝庄主都不是他们对手，姑娘不可轻易涉险。”

方如苹哈地笑道：“才不是呢，我要把大哥和唐七爷的消息，赶快告诉干娘去。”灵山大师大道：“姑娘干娘，又是什么人？”

方如苹道：“我干娘是四川唐门的唐老夫人。”灵山大师奇道：“唐老夫人也来了么？”

方如苹道：“于娘现在就住在八公山。”灵山大师大道：“那么姑娘请吧，老衲也要跟踪玄衣罗刹下去，看看这帮人的巢穴，究竟在哪里？”说完，双脚顿处，人如灰鹤凌空，直向玄衣罗刹等人所去的方向，投射而去。

方如苹看得心中暗惊道：“这老和尚只敢在暗中尾随，好像很怕玄衣罗刹似的，看来我只有赶去八公山搬救兵了。”心中想着，就急急跃下石崖，纵身上马，急驰而去。

这是凌君毅到绝尘山庄的第二天，也是被戚庄主“请”来，为了“解救武林毒劫”，正式到撷方斋“上班”的第一天。早晨，他在“兰苑”用过早餐，就一路往“撷古斋”而来。跨进院落，弄月迎着道：“祝庄主来了？”凌君毅一手拂须，微笑道：“老夫既然答应了戚兄，总得稍尽绵薄的。”弄月走在前面，替他打开右首后间的房门，侧身道：“祝庄主请。”

凌君毅朝她微微颌首，举步跨进房门，从身边取出铜钥，开启木橱，取出贮毒汁的青瓷小葫芦，然后又取了刀和小碟等应用田之物一齐放到案上。弄月沏了一盏香茗，放到书案右角，说道：“祝庄主请用茶。”

凌君毅拿起青瓷葫芦，拔开瓶塞，小心翼翼的注了少许毒汁在小瓷碟中，然后塞好瓶塞，把青瓷葫芦收入橱中。回到椅上坐下，随手取过一支银

针，在毒汁中搅了两搅，但见针端色呈黝黑，果然毒性强烈无比，当下就低下头去，凑近鼻子，在针端闻了闻。

站在一旁的弄月，看得大骇，忙道：“祝庄主，这毒汁奇毒无比，中人立毙，你老可得小心。”弄月粉脸一红，说道：“小婢忘了祝庆主是大行家。”

凌君毅道：“这大行家三字，老夫可不敢当，姑娘提醒老夫，老夫心里总是感激姑娘的。”

弄月和凌君毅目光一对，只觉这位祝庄主，虽然黑髯飘胸，年在四旬开外，但一双明亮的眼光，却充满青春活力，叫人看后怦然心跳。她不禁粉脸微配，低着头说道：“祝庄主叫小婢弄月就好，千万不可这般称呼。”

凌君毅道：“那么老夫就叫你弄月姑娘好了。”

弄月感激地道：“祝庄主真好说话，那位唐老庄主和温老庄主来的时候，脾气可大呢，小婢和吟风姐姐都觉伺候不了。”接着又道：“祝庄主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小婢，小婢告退了。”正待转身退出。

凌君毅手上还拿着那支银针，忽然抬目道：“弄月姑娘慢走一步。”

弄月站住身子，问道：“祝庄主还有什么吩咐？”

凌君毅道：“老夫新来，不知这里的规矩，要向姑娘请教一事。”

弄月道：“祝庄主请说。”

凌君毅道：“咱们这里，共有四个房间，不知可否互相走访？”

弄月嫣然一笑道：“祝庄主言重了，四位是我们庄主敦请来的贵宾，行动不受任何限制，这里只是为了四位便于专心研究，不致分心起见，才隔为四个房间的。咱们戚庄主的原意，把四位集中在一起工作，就是要让四位探求解毒药剂之时，能各抒己见，自然可以互相走访了。”

凌君毅点点头，道：“如此就好，这毒汁十分厉害，他们三位也许比老夫知道的要多，老夫想先听听他们三位的意见。”

弄月道：“祝庄主没有别的吩咐，小婢出去了。”

凌君毅道：“没有了，你请便吧。”

弄月退出了之后，凌君毅也立即开门走出，他心中略为盘算，决定先走访乐山大师。

当下穿过小客室，走到左首前面一道木门前，举手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只听乐山大师的声音说道：“是哪一位？请进。”

凌君毅应道：“在下祝文华，特来向大师求教。”口中说着，人已推门而入。

乐山大师听说来的是祝文华，已从椅上站了起来，合十道：“祝庄主恕老朽失迎，快快请坐。”

凌君毅看他案上，什么也没拿出来，敢情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什么事也没做。

他进入房中，随手关上了木门，一面拱手道：

“在下是来向大师请益的。”

乐山大师连说不敢，让凌君毅在案前的一张椅子落座，自己也回到椅子上坐下，说道：“祝庄主枉顾，不知有何见教？”

凌君毅道：“在下方才仔细看了三元会的毒汁，觉得此物奇毒无比之外，看不出究系何种毒药？大师对药石之学，素有研究，不知是否已有端倪？”话声甫落，立即以“传音入密”说道：“大师认为戚承昌其人如何？”

乐山大师略作沉吟之状，其实地之沉吟，正是聆听凌君毅传音说话，然后微微摇头道：“老衲惭愧得很，直到目前为止，对毒汁系何种药物炼制而成，还一无所知。因为光凭观察，很难分辨得出，神农尝百草，药物必须用舌辨味，用鼻辨气，才能稍稍找出一点影子。但此毒汁奇毒无比，入口即死，根本无法辨其气味，只能就它的性质作探索，老衲这三个月，可说是交了白卷。”接着也以‘传音入密’说道：“据老衲观察，此中似有极大阴谋。”

凌君毅育点头道：“大师说得极是，此种毒汁，一来因为经过熬炼，大去本性，二来是几种剧毒药物混在一起，药性相乘，起了一种推波助澜之势，否则决无如此强烈。”接着又以“传音”说道：“大师可知他们究有什么阴谋么？”

乐山大师合十道：“善哉，善哉，祝庄主果然不愧是大行家，老衲也是如此想法，只是试验不出它的药性，如今祝庄主来了，咱们正好互相切磋……”接着“传音”说道：“这个老衲也说不出来，但决不是他说的为了消弥一场武林浩劫。”

凌君毅谦虚地道：“大师好说，大师精研药理，在下正要讨教。”

接着又以下“传音”道：“大师也是只中迷药，被他们劫持来的？”

乐山大师道：“哪里，哪里？，老衲对这瓶毒汁化验过多次，实在化验不出一点头绪来，不知祝庄主有何高见？”话声一落，又以“传音”说道：“正是。”

两人趁着研究毒汁，互以“传音”交谈。

凌君毅道：“他们在迷药之中掺了散功毒药，大师觉得如何？”

乐山大师道：“不错，老衲一身真气几乎完全涣散，如今大概只剩下十之一二，任你如何凝聚，也凝聚不起来。”

凌君毅道：“不知大师是否还能运气？”

乐山大师目光一抬，凝视着凌君毅问道：“祝庄主之意……”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大师不用多问，先请回答在下的话。”

乐山大师盼上飞过一丝疑惑之色，说道：“老衲勉强还能运行真气。”

凌君毅喜道：“如此就好。”

他探怀摸出“辟毒珠”，很快塞到乐山大师手中，说道：“大师双手合掌，把此珠合在掌心，然后缓缓运气，真气必须透过掌心，然后向全身运行……”

乐山大师见多识广。他暗暗朝掌中瞥了一眼，惊异地道：“这是骊龙辟毒珠，善解天下奇毒。”

凌君毅道：“大师快些合掌运气，先祛去了体内散功余毒再说。”

“传音”交谈至此，乐山大师微微颌首，接着始目扬声说道：“祝庄主务请宽坐，老衲近日时常感到体弱不适，要稍作调息，幸勿见怪。”

凌君毅忙道：“大师尽管请便。”

乐山大师不再多说，双掌合十当胸，缓缓阖上眼皮。凌君毅坐在他对面，也没再作声。这样足足过了顿饭时光，才听乐山大师长长地舒了口气，倏地睁开眼来。

凌君毅看他这一睁眼，双目神光湛然，可见体内散功之毒，已经尽祛，心头暗暗高兴，忙道：“大师觉得好了些么？”

乐山人师缓缓拈起，合十道：“有劳祝庄主久候，老衲已经好些了。”

他在合十之后，迅速把“辟毒珠”递了过来，一面以“传音入密”说

道：“多谢祝庄主赐助，老袖仗着‘辟毒珠’之力，总算把体内积存余毒清除了。只是真气涣散日久，大概要一两天始可完全恢复过来。”

凌君毅接过“辟毒珠”，也以传音说道：“恭喜大师”。

乐山大师道：“祝庄主解毒之德，老衲没齿不忘，只不知祝庄主有何计划？”

凌君毅道：“在下目前还谈不上有什么计划，只好静待时机，再作计较。”

乐山大师点头道：“祝庄主说的也是，据老袖数月观察，看来戚承昌为人城府极深，而且他决非主脑人物，纵有阴谋，一时也不易发现他们真正的目的何在，尤其只怕幕后另有主使的人。”

凌君毅想了想道：“大师觉得唐天纵、温一峰二人如何？”

乐山大师道：“老袖和他们数月接触，唐老施主和温老施主的遭遇，和老衲完全相同。戚承昌虽然刻意结纳，优礼有加，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老衲认为祝庄主不妨在暗中先替他们解去体内散功之毒，联合咱们之力，也许可以侦查出对方劳师动众，劫持咱们来此的目的，和这瓶毒汁的来源。”

凌君毅道：“大师此言甚是，在下自当相机行事。”

两人为了防范有人窥听，于是又交谈了一阵关于如何进行研究解毒（毒汁）之事之后，凌君毅才起身辞出，回到自己房中，故意又用银针沾了少许毒汁，作出攒眉苦思之状。

果然过了不多一回，只见房门启处，弄月俏生生地走了进来，嫣然一笑，道：“祝庄主辛苦了，午餐已经送来，请用膳吧。”

凌君毅放下银针，然后小心翼翼地取起那只贮放毒汁的小瓷碟，向橱内放去……弄月说道：“祝庄主，你老放着，让小婢来收拾好了。”

凌君毅郑重其多地道：“此物剧毒无比，而且据戚庄主说，毒汁只此一点，得来非易，还是老夫自己收拾的好。”说着已放好瓷碟，锁上了锁。

弄月娇笑道：“祝庄主真是一位谨慎的人，但愿这解药能在祝庄主手上发现。”

凌君毅一手捻须道：“姑娘说得好，这是为了解救武林一场毒劫，老夫义不容辞。”

但方才老夫和乐山大师研讨的结果，以乐山大师精研药石数十年经验，依然找不出一点头绪，老夫只怕也未必会有什么结果。”说到这里，脸上微现不豫之色。

弄月道：“祝庄主不过今天才来，哪会有这么快法？小婢相信，祝庄主一定会有成就的。”

凌君毅笑了笑：“姑娘很会说话，老夫也但愿如此。”跨出小客厅，中间一张小圆桌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酒菜。

吟风、弄月两名俏使女垂手伺立。此时乐山大师、唐天纵、温一峰也相继走出。这是“撷古斋”的午餐，只有四位“贵宾”共同进膳，当然不用主人戚承昌作陪。酒是上好的陈年花雕，菜肴不多，但却荤素俱备，件件精美可口。大家互揖入席，两名俏使女手捧银壶，替各人面前斟满了酒。

乐山大师仍是以茶代酒，他举起茶盏，呵呵一笑道：“老袖方才和祝庄主一席长谈，深佩祝庄主学识渊博，对医药一道，尤为精湛，老衲自愧勿如。这三月个来咱们无法探求的三元会毒汁的解药，有祝庄主参加研究，老袖相信必能在祝庄主手中完成，这是为武林解除一场浩劫的壮举，老袖谨以茶水

代酒，敬祝庄主一杯。”说完一饮而尽。

站在一旁的吟风、弄月，自然是戚承昌派来的眼线，她们听了乐山大师的话，不觉互望了一眼。

凌君毅慌忙举杯道：“大师掌理少林寺药王殿，对药理乃是当代权威，如此谬赞，在下实在愧不敢当，在下理当先敬大师才是。”

说着也举杯一饮而尽。

乐山大师微微叹息一声道：“老袖一生虽是研究药石之学，但老实说，对用毒一道，却是门外汉，这叫做学有专精，因此，对毒药、迷药这一门学问，就不如唐老庄主、温老庄主二位远甚。”

唐天纵、温一峰同声说道：“大师太谦了。”

乐山大师正容道：“老衲说的是实情，咱们撇开戚庄主专程把咱们请来，待如上宾，殷切期望咱们寻出毒汁解药不谈，其实三元会阴谋以毒汁消灭武林异己，不借造成弥天大劫，咱们都是武林中人，没有戚庄主发起，咱们也断难坐视的。”唐天纵、温一峰不知乐山大师这番话的用意何在，两人互望了一眼，口头上还是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同意。

乐山大师接着又道：“最难得的是咱们四人能够共聚一堂，朝夕相见，有互相切磋的机会。如果咱们四人还研求不出毒汁的解药来，那么武林这场毒劫，也就无法幸免了……”老和尚双手合十，一脸都是悲天悯人之色，接着又缓缓说道：“老袖方才说过，老袖对用毒一道，是门外汉，因此这解救武林剧毒劫的重任，就落在三位庄主身上了。”

老袖学识有限，只有从旁相助，聊尽一己之力了。也因此老袖建议祝庄主，该和唐老庄主、温老庄主多多交换意见，俾毒汁解药，得能早日完成，这一点，咱们并不是向戚庄主交差，而是挽救天下武林，向天下武林交差，老衲相信三位定能精诚合作。”凌君毅听得暗暗点头，心想：“老和尚借题发挥，说了一片大道理，敢情为了瞒骗戚承昌派在‘撷古斋’的两个眼线——吟风、弄月，便利自己和唐天纵、温一峰打交道。”

当下不觉站起身来，连连拱手道：“大师说得极是，在下正要向唐老哥、温老哥多多请益。”唐天纵、温一峰都是多年老江湖，自然听得出乐山大师的话中之意，似是要自己两人和祝文华通力合作，但心头却又止不住暗暗纳罕：“祝文华也是被绝尘山庄‘请’来的，他能有多大作为呢？”心中想归想，两人还是举手还礼道：“祝兄多多指教。”

凌君毅连说“不敢。”唐天纵，温一峰都是海量，大家心头有了默契，席间就谈得十分投机，杯到酒干，开怀畅饮，直到酒醉饭饱，吟风、弄月撤去残席，又替四人沏上了香茗，大家在小厅中坐了一会，才各自回到自己研究毒汁的房间中去。

午后未牌时光，凌君毅稍事休息，就去走访唐天纵，两人谈话的方式，也和乐山大师相同，藉着研讨三元会毒汁的话题，各以“传音入密”交谈。所不同的是凌君毅出示了唐老夫人所赠的短剑，然后简扼他说明了自己的来历，和乔装潜龙祝文华，混入绝尘山庄之事，最后取出“辟毒珠”替唐天纵解了体内散功奇毒。第二天上午，他又以同样方法，走访温一峰，也解了温一峰的散功奇毒。第一步，他总算顺利成功，同时也瞒过了吟风、弄月。但吟风、弄月每天都得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报告庄主，这却引起了戚承昌的怀疑。

他觉得潜龙祝文华一方雄主，被自己“请”来之后，纵然待以上宾之礼，但终究是失去了自由，心中不无愤慨，决不可能对毒汁解药，如此热心。

于是他“撷古斋”的吟风、弄月，和药室中的杏花，宾馆中的迎春，务必对祝文华特别注意。同时也命他义子田中璧，负责加强园中戒备，随时监视四位“贵宾”的动静。

凌君毅到撷古斋“上班”已经第三天了。三天来，他除了和乐山大师。唐天纵、温一峰互相交换心得，走访过三人房间，作过长谈外，未作其他活动。为了表示他正在积极研究解药，每天都要到药室中或多或少从药橱中取些药物，亲自又碾又研，十分忙碌。

三天工夫，他那间小房间中的案头上，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有药末，也有浸泡的药水，一进他的房间，就可以闻到浓重的药味。戚承昌当然不会相信他真的在研求解药，他认为他的积极配药，不外乎想解除他们所中的“散功奇毒”。这一点，他可以完全放心，因为药室中根本没有配制“散功奇毒”解药的一味主药，尤其进了“绝尘山庄”的人，也不怕你插翅飞去。

这是第三天的下午，午餐之后，凌君毅独自跨进了属于他的那间斗室，他心头开始感到沉重，因为经过三天来和乐山大师。唐天纵、温一峰的交谈，觉得自己虽然解去了三人体内的散功之毒，但无法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譬如：戚承昌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请”来？当然，他口中说的三元会要用毒汁毒害武林，自是不可尽信；但这毒汁来源如何？他为什么急于要寻求毒汁的解药？

乐山大师认为戚承昌只是奉命主持绝尘山庄，监视自己等人研求解药的人，他幕后定然另有主脑人物。这人是谁？他的目的何在？

自己来的时候，明明看到山麓下是座大庄院，何以“绝尘山庄”会三面环水，水外环山？照这情形来说，自己四人纵然功力全复，也插翅飞不出去。当然最严重的还是“毒汁”，据唐天纵、温一峰这两位用毒、用迷香的大行家表示，这种毒性奇烈的毒汁，实在无法配得出解药来。可能这帮人虽然拥有如此厉害的毒汁，目前因找不出解药，心存顾忌，不敢妄动，但这总是一件十分危险之事，设若他们真如戚承昌所说，对江湖黑白两道采取行动，这一场毒劫，委实是不可收拾。凌君毅坐在案前低头沉思，心中愈想愈觉得问题错综复杂！突然，他想到这许多问题的症结，全在“毒汁”之上，也全由“毒汁”所引起，如果能够找到解药，一切问题，也许都能迎刃而解！他想到解药，也登时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辟毒珠”。

“辟毒珠”善解天下奇毒，自然也可解“毒汁”之毒，一念及此，立时由怀中取出“辟毒珠”，小心翼翼在往在小瓷碟中的一“毒汁”上轻轻地沾了一下！这轻轻一沾不打紧，瓷碟中忽然响起“暇”的一声，好像烧红的烙铁放入水中一般，小半碟毒汁上，登时冒起了袅袅黄烟！凌君毅不禁吃了一惊，急忙朝“辟毒珠”上看去，差幸珠子丝毫无损！就在此时，但见房门启处，俏使女弄月一手提着一把铜壶，走来替凌君毅沏茶。

凌君毅眼快，连忙把“辟毒珠”藏入袖中。

弄月一眼看到小瓷碟上还在冒着黄烟，一双俏眼膘着凌君毅，嫣然笑道：“祝庄主怎不休息一会，又在试验了？”凌君毅抬起头来，含笑道：“老夫闲着无事，就拿几种药物，试试它的毒性。”

弄月道：“祝庄主真是热心……”随着话声，俏生生走近案前，正待替凌君毅沏茶，突然间，她口中娇“啊”一声，放下铜壶，惊喜地叫了起来道：“祝庄主，你成功了，快瞧！这碟毒汁，已经变成了清水。”谁说不是？小

瓷碟中冒起的黄烟消失之后，小半碟比墨还黑的“毒汁”已变成了清水！凌君毅方才因弄月突然闯了进来，只顾迅快收珠人袖，不但没有细看，而且还一口承认自己正在拿几种药物试验毒性。

此刻给弄月一嚷，心中登时暗暗叫了声：“糟糕！”这下给她瞧到了，岂不是给自己添了极大的麻烦？但却又不能不作出惊喜之状，当下目注瓷碟，佯作哈哈大笑。弄月一脸俱是喜色，朝凌君毅福了福，说道：“恭喜祝庄主，小婢早就知道祝庄主会研究出解药来的。”

凌君毅笑声一停，突然双目忙乱地环顾案上十几个大小药瓶，急得直搔头皮，说道：“糟了，老夫方才胡乱配合，各种药物都试了少许，也不知究是哪几种药物，能解毒汁之毒？”弄月嫣然道：“祝庄主已经成功地化去了毒汁，只要再试几次，自然就可以试出来的，这是天大喜讯，可惜咱们庄主不在……”

凌君毅心中一动，乘机问道：“戚庄主去了哪里？”弄月道：“小婢也不清楚，庄主是昨晚走的，大概要明晚才能回来。”说着，替凌君毅沏好了茶，一面说道：“庄主不在，咱们庄上由公子负责，祝庄主化解了毒汁，小婢立刻要向公子报喜讯去。”提起铜壶，转身欲走。

凌君毅道：“姑娘慢点走。”弄月停步道：“祝庄主有什么吩咐？”

凌君毅道：“姑娘说的公子，那是戚庄主的令郎了？”弄月道：

“田公于是咱们庄主的义子。”

凌君毅道：“不知田公子叫甚么名字？”

弄月道：“田公子上中下壁，”凌君毅心中暗想：“那蓝衣公子原来叫田中璧。”一面捻须沉吟道：“老夫之意，方才化去毒汁只不过是偶然之事，还不能确定已找到解药，如果说这是成功，那也只是成功的初步，还得继续多做几次试验，才能知道，因此老夫觉得此时还不宣告知公子……”

弄月娇巧一笑，道：“小婢既然知道了，若是不去报告公子，小婢有几个脑袋？”凌君毅道：“老夫实在只是无意碰巧，离成功还有一段时间。”弄月道：“但祝庄主化去毒汁，总是事实。”说完，转身匆匆而去。凌君毅看着她的背影，暗暗攒了一下眉，忖道：“自己已经把小半碟‘毒汁’化去，就算借口只是偶然发现，只怕也无法拖延得很久。”

只见房门启处，吟风闪身而入，笑吟吟地躬了躬身道：“小婢听弄月说，祝庄主在试验之中，把一碟毒汁化成了清水，小婢是特来向祝庄主贺喜的。”凌君毅手拂垂胸黑髯，呵呵笑道：“多谢姑娘，老夫只是无意中碰巧的而。”

吟风道：“那也是祝庄主的成就，小婢听说，这种毒汁天下无药可解，如今终于给祝庄主找出解药来了。”凌君毅道：“那还言之过早。”正说着之间，乐山大师、唐天纵、温一峰也闻讯走了进来，吟风立即退出房去。

乐山大师合十道：“阿弥陀佛，老袖听说祝庄主解除了毒汁之毒，真是可喜可贺。”话声一落，立即以“传音入密”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唐天纵为了好让凌君毅和乐山大师交谈，故意洪声笑道：

“祝兄果然高明，兄弟钻研了三个月，依然摸不到一点头绪，祝兄三天工夫，就把毒汁化解了。”凌君毅口中说着：“哪里，哪里？”一面却把方才用“辟毒珠”相试，被弄月撞见之事，以“传音入密”向乐山大师说了。温一峰接着笑道：“看来祝兄定可在短时间内配制出解药来了。”

乐山大师长盾微皱，沉吟了一下，说道：“‘辟毒珠’能解毒汁之毒，实是一件可喜之事，因为有了‘辟毒珠’，‘毒汁’就不足为惧。但这下传了

开去，戚承昌定然会逼你配制解药，敷衍一时固无问题，如若时间稍长，难保他不起怀疑。”凌君毅道：“那也只好应付一阵子再说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能够找出他们的阴谋何在？戚承昌后面，究竟有什么人在暗中主使？如能一举把些问题揭穿，自然更好。”

刚说到这里，只见吟风走入，躬躬身道：“启禀祝庄主，公子来了。”一阵轻快的步履声，及门而止，按着弄月就迅快地打开了房门。

只见一个发束金冠的蓝衫青年，脸含微笑，趋上一步，作了个长揖，恭敬地道：“小侄田中璧，即见祝伯父。”凌君毅一眼就认出他是从开封一路暗中护送“珍珠令”的蓝衣人，当下连忙拱手还礼道：“田世兄不可多礼。”

田中璧生得剑眉朗目，傲气逼人，但此时却是十分谦恭有礼，朝乐山大师、唐天纵、温一峰三人一一行礼，然后又向凌君毅道：

“小侄听说祝伯父方才化解了毒汁之毒，这是天大喜讯，也是天下武林之福，适当义父外出未归，小侄特来趋贺，同时想请祝伯父移驾‘看剑阁’一叙。”凌君毅心中不由一动，暗忖：“戚承昌外出未归，他邀请自己到‘看到阁’去作甚？”

但“看剑阁”自己没有去过，他既然见邀，去看看里面情形，岂不正好？心念闪电一动，当即拂髯笑道：“田世兄好说，既蒙见邀，老夫自当奉陪。”田中璧面有喜色，说道：“如此，祝伯父请。”

唐天纵目中闪过一丝异色，一面以“传音”向凌君毅说道：“这姓田的目光不正，凌老弟可得多加小心。”凌君毅朝乐山大师等三人拱拱手道：“兄弟少陪了。”

他在说话之时，暗暗向唐天纵点了点头。田中璧跟着向三人告辞，一面恭敬地道：“小侄替祝伯父带路。”说完，抢先走在前面。

“看剑阁”是在整座花园西南首，四周环水，中间是三间水阁，朱栏回绕，石桥九曲，它和“撷古斋”正好一东一西，遥遥相对。凌君毅由田中璧陪同，行过九曲桥，三间画阁矗立在水中央，四面都垂着湘妃竹的帘子，看去特别清静。人行桥上，但觉水清如镜，轻风徐来，有如置身水晶宫中！田中璧领着凌君毅刚到阁前，便见一名青衣使女掀帘而出，朝田中璧躬身一礼，说道：“仙子已在阁中等候，请公子陪同祝庄主人内相见。”说着，侧身掀起了湘帘。田中璧回身抬手道：“祝伯父请。”

凌君毅心内暗暗忖道：“不知她口中的仙子，又是什么人？”一面捻须笑道：“老夫初来，田世兄不用客气，还是你先请吧！”于是田中璧侧着身子与凌君毅同时进入水阁。这是一间布置得相当清雅的小客室，椅几都是用湘妃竹做的，上首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头挽宫髻，一身玄色衣裙的美艳少妇。

看到田中璧陪着凌君毅走入，眼波流动，笑盈盈的站了起来。

凌君毅一眼认出美艳少妇正是玄衣罗刹。这一点，他并不感到惊异，因为他早已知道玄衣罗刹是“珍珠令”一帮的人。田中璧慌忙朝上躬身道：“楚姨，祝伯父来了。”一面朝凌君毅说道：“这是楚姨娘，是义父的内亲，义父外出，绝尘山庄大小事情，都由楚姨娘作主。方才听说祝伯父化解毒汁之事，想见见祝伯父，特命小侄前去相请。”原来如此！

玄衣罗刹在田中璧说话之时，一双水灵灵的俏眼，只是盯着凌君毅打量，这时立即按口笑道：“贱妾久闻龙眼山庄祝庄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盛名不虚……”话声溶落，忽然娇“啃”一声，向田中璧埋怨地道：“田太少，祝庄主是咱们的贵客，瞧你尽顾说话，也不请人家上坐。”田中璧应了

声“是”，连忙抬手道：“祝伯父请上坐！”

凌君毅这时才有说话机会，他向玄衣罗刹抱抱拳道：“原来是楚姑娘，老朽幸会了。”随着话声，缓缓走到上首，和玄衣罗刹分宾主落了座。田中璧因没有玄衣罗刹的吩咐，只有站在边上，状极恭敬。一名青衣使女送上香茗。

玄衣罗刹美目流盼，举起茶盏，娇声说道：“祝庄主请用茶。”她目光瞥过站在边上的田中璧，说道：“我和祝庄主谈谈，你有事就出去好了。”

这就是要田中璧避开去。田中璧应了声“是”，躬身道：“小侄告退。迅快地转身退出了水阁。

凌君毅心中暗道：“她把田中璧支使出去，不知要和自己谈些什么？”心念转动间，目光一抬，抱拳说道：“楚姑娘见召，不知有什么见教？”

玄衣罗刹轻“恩”一声，目光只是凝注在凌君毅的脸上，缓缓说道：“祝庄主能在短短两天时间之内，就化解了剧毒无比，天下无药可解的三元会毒汁，实在是一件令人既兴奋，又惊讶之事。”凌君毅心中突然一动，说道：“楚姑娘怎知三元会毒汁，天下无药可解？”

玄衣罗刹被他问得不觉一怔，但立即银颜笑道：“至少在祝庄主化解这毒汁之前，还没有人能解此奇毒。”凌君毅察言辨色，自然看得出玄衣罗刹这句话，似是回答得十分勉强，心中顿觉怀疑，暗道：“莫非毒汁之毒，真是天下无药可解？”

一面干咳一声，说道：“在下原也并无多大把握，只是无意中碰到了奇迹，直到此时，在下仍然无法确定究竟哪几种药物互相配合之后，能把毒汁化为清水？因此在下本意，在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原不想惊动大家的。”

玄衣罗刹美目流盼，娇笑道：“怎么？祝庄主还想秘而不宣？”

凌君毅皱皱眉目，尴尬地笑道：“楚姑娘有所不知，在下今日只是偶尔碰巧，虽然化解了毒汁，也只能说是初步有了眉目，还须继续研究，把几种药物，分别多做几次试验，始可寻出结果来。”

玄衣罗刹举手轻轻贴贴云鬓，忽然脸容一正，问道：“不知祝庄主还需要多少时间，始能配出解药来？”凌君毅迟疑了一下，苦笑道：“这就难说了，在下虽然寻出几种能够化解毒汁的药物，但是否就能制成解药，还是无法逆料的。”

玄衣罗刹道：“祝庄主此话怎说？”凌君毅捻须笑道：“这话听来也许无法让人相信，但事实上说不定就会如此……”

玄衣罗刹道：“祝庄主高论，也许太深奥了，贱妾听不明白。”凌君毅脸色庄重，徐徐说道：“这道理其实很简单，譬如说，在下化解毒汁的几种药物，虽能克制毒汁，但其本身也是奇毒无比的，试问如何制成解药？固然解毒药物，多半是以毒制毒，可以设法减轻它们的毒性，但减轻之后，对化解毒汁是否仍能有效？却又成了极大疑问。”

玄衣罗刹听得住不住点头，说道：“此话倒是不错。”凌君毅微微一笑，心想：“要不是师傅平日也和我讲解了一些道理，今天岂不是给你难倒了？”接着说道：“因此，在下觉得纵然化解了毒汁，还谈不上发现了解药，这中间实在还有着无法估计的距离，在下也毫无把握可言。”

玄衣罗刹道：“但我希望祝庄主能够尽快找出解药来。”凌君毅道：“这个在下自当尽力而为。”谈话到此，应该结束了！

但玄衣罗刹似乎甚为健谈，她眼波一溜，风姿嫣然地朝凌君毅浅浅一

笑，问道：“贱妾听说祝庄主有一位千金，有沉鱼落雁之容，江湖上把她称做龙眠一凤，不知她叫什么名字，今年有多大了？”糟糕，她忽然问起祝庄主的女儿来了。

凌君毅暗暗皱了皱眉头，好在他知道方如苹有个表姐，年纪相差无几，方如苹今年十八，她表姐最多大上一两岁，那么不外乎十九、二十。方如苹虽然经常提起她表姐，只是从没说过她表姐的名字。但这也不要紧，只要玄衣罗刹不知底蕴，自己随着替她编造个名字也就行了。他心思敏捷，心念闪电般一转，立即呵呵笑道：“女今年十九，乳名如兰。”表妹叫如苹，表姐叫如兰，倒也顺理成章。

玄衣罗刹微微一笑道：“祝庄主，我这里个人，不知你老识是不识？”说到这里，回头叫道：“玉蕊。”一名青衣使女应声走出，躬身道：“仙子有何吩咐？”

玄衣罗刹道：“你去叫何东升进来一下。”青衣使女躬身领命，退了出去。

凌君毅心中暗暗嘀咕：“不知那何东升是什么人？她又为什么要去叫何东升进来？莫非他和祝庄主极熟？”那使女出去没有多久，就听她在帘外说道：“启禀仙子，何东升来了。”

玄衣罗刹道：“叫他进来，”帘外有人答应一声，湘帘掀处，走进个一身灰色劲装的浓眉麻脸汉子，入阁中，立即站定身躯，恭敬地朝上施礼道：“属下何东升，叩见仙子。”

“嗯。”玄衣罗刹俏目一挑，笑吟吟地道：“祝庄主还认识他吗？”

凌君毅心中暗道：“这何东升看来只是绝尘山庄一名普通武士，也许他去过龙眠山庄，见过祝庄主一面……”心念动处，立即一手拂须，说道：“这位何壮士，在下好像哪里见过，一时倒想不起来了。”这话虽然含糊，但大体上可以应付得过去。

玄衣罗刹似笑非笑地斜眼他一眼，才道：“何东升，还不快见过祝庄主。”何东升应了声“是”，转身向凌君毅抱拳躬身道：“小的何东升，见过庄主。”

凌君毅欠身答礼道：“壮士不必多礼。”玄衣罗刹“格”的一声脆笑，说道：“如此说来，祝庄主并不责怪他叛离贵庄，转而投靠敝庄的罪了！”

凌君毅心神猛然一震，何东升竟然会是龙眠山庄的人，自己连手下人都认不得，岂不露出马脚？但他心思敏捷，在这一瞬间，他灵机一动，目光之中，故意冷芒一闪，微露怒容，旋即敛去，一手拂着垂胸黑须，淡然一笑道，“连在下都成了贵庄之人，何况是祝某手下之人？”这话隐隐流露出愤慨之意，也正表现了潜龙祝文华为人深沉之处。

玄衣罗刹望着他嫣然一笑道：“何东升不容于贵庄，才投奔到这里来的，祝庄主不见怪就好。”一面回头向何东升问道：“你在龙眠山庄有几年了？”何东升道：“三年。”

凌君毅心中暗“哦”一声，忖道：“听他口气，大概是总管殷天禄引进去的党羽了。”玄衣罗刹又道：“祝庄主有一位千金，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你知道吗？”

何东升道：“小姐闺名雅琴，今年芳龄十九。”玄衣罗刹点点头，纤手一挥道：“好，你可以下去了。”

何东升答应一声，躬身而退。玄衣罗刹似笑非笑地看了凌君毅一眼，

半似调侃地道：“祝庄主怎么连自己千金的名字，竟然都说错了？”

凌君毅脸色微变，怫然道：“楚姑娘此话，不觉过份吗？”玄衣罗刹眨眨眼，笑道：“说句祝庄主不见怪的话，我总觉得祝庄主脸上，好像易了容……”忽然住口不言，双目只是盯着凌君毅脸上直瞧。

凌君毅心头暗震，嘿然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何须易容？”玄衣罗刹娇笑道：“是啊，我也这么想，但事情摆在眼前，又不容贱要不有所怀疑。”

凌君毅冷笑道：“楚姑娘这是说，你们请错人？”玄衣罗刹含蓄地笑了笑，道：“也许如此，只是我想你不会是有意代替祝庄主来的吧？”

“有意代替祝庄主来的。”这句话听得凌君毅心弦震动，左手暗暗蓄势，脸色一沉，嘿然道：“楚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玄衣罗刹娇声一笑，玉手轻摇，说道：“祝庄主且莫动怒，贱妾只是想把心中疑塞，弄个清楚，并无半点恶意。”

她不待凌君毅开口，接着又笑了笑道：“不管你祝庄主是真是假，仍然是绝尘山庄的贵宾。”凌君毅仍作不解地望了玄衣罗刹一眼，道：“楚姑娘此话怎说？”

玄衣罗刹忽然格格娇笑起来，说道：“真人面前，也无所说假了，昨晚我在龙门坳擒下一个人，和你祝庄主相比，似乎要真一些！”

“似乎要真一些！”这话说得含蓄，但已说明她擒住了真的潜龙祝文华！凌君毅本来还疑信参半，认为她故意拿话相试，但这回她不但说出时间（昨晚），也说出了地点（龙门坳），似乎不像有假！

不错！潜龙祝文华说过要来接应自己，如以时间来说，昨晚是第二天，他一路跟踪下来，也差不多，那么祝文华真的落到他们手中了？自己虽然不知道潜龙祝文华的武功如何，但以金鼎金开泰、岭南温一峰、南疆一奇铜臂天王等人，都在一路上相继失踪而言，可能全已落人“珍珠令”这帮人的手中，潜龙祝文华为她所擒，自亦可信。只是这些落在他们手中的人，不知被他们囚禁在哪里，莫非也在绝尘山庄之中？他突然想到母亲失踪已有一段时日，她老人家既不在贵宾区，那自然是与这些人囚禁在一起了，这座花园之内，可能另有囚人的地室！

玄衣罗刹见他半晌没有作声，娇柔地道：“你可是个不相信么？”

凌君毅突然心中一动，手持黑须，微晒道：“老夫确是不信天底下居然会有两个潜龙祝文华。”

玄衣罗刹娇笑道：“真的自然只有一个，嗯，你祝庄主如果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你去瞧瞧。”凌君毅道：“很好，老夫正有此意。”

玄衣罗刹站起身，笑道：“这该叫双龙会吧？两个潜龙祝文华会面，也算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凌君毅跟着站起，问道：“他人在哪里？”

玄衣罗刹含笑道：“祝庄主请随我来。”说完，转身向里间走去，她似是毫无提防之心，转身走去，整个背后要穴，就全都暴露在凌君毅眼前，而且双方距离，不过数尺。

凌君毅只要一伸手，即可一举制住她。但她从容举步，毫不在意，她似是估定凌君毅不敢对她下手。凌君毅确也投鼠忌器，是以只是随着而行，小客室后面，又是一个小间。

玄衣罗刹当先掀帘而入，回首笑道：“祝庄主请进。”

凌君毅左手当胸，捻着黑须，实则暗暗蓄势，跟着跨了进去。

他目光一瞥，只见东首壁下，一张紫檀雕花木榻上，仰躺著一个人。

这人面貌白皙，却生成的两道浓眉，黑须及胸，一望而知，果然和自己长得一摸一样！不，果然是潜龙祝文华！凌君毅不知他是真是假？不觉冷冷一哼道：“果然装得极像。”

玄衣罗刹斜睨了他一眼，娇声道：“你不相信他是真的？”凌君毅道：“楚姑娘方才自己说的，真的只有一个，你怎不叫起来，让老夫问问他。”

玄衣罗刹朝他笑了笑，接着道：“这位祝庄主只不过是睡穴受制，劳你的手，解开他穴道，你自己问他吧！”凌君毅沉哼一声，怕她使诈，左手暗暗提聚功力，缓步走近榻前，右手迅快地一掌拍开了祝文华的睡穴。那祝文华双目乍睁，缓缓从榻上坐起，神情显得甚是萎顿，但双目之中，却射出愤怒之色，望了两人一眼。

当他看到玄衣罗刹身边还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时，不觉微微一怔，沉喝道：“贱婢，你们要老夫怎样？”这一开口，凌君毅已听出他确是潜龙祝文华无误了，心头不觉暗暗吃惊。玄衣罗刹格格一笑道：“祝庄主何用生这么大的气？事情是这样的，咱们请来这位祝庄主，他不相信你是龙眠山庄庄主，奴家才特地陪他来见你的，我想你们一定认识，用不着奴家介绍吧？”

祝文华目中流露出惊异之色，望了凌君毅一眼，说道：“谁是龙眠山庄庄主？老夫不知道。”玄衣罗刹娇笑道：“祝庄主何用装作？”

你老被奴家请来，早已替你洗去了易容药物。如今两位祝庄主，闹了双包案，谁真谁假，两位心里自然明白。”

祝文华怒声道：“老夫一点也不明白。”一面向凌君毅喝道：“你是什么人？”凌君毅暗暗皱了下眉，心想：“糟糕，当时没防到会有这种结果，自己和祝文华没有约定暗号，这时要如何说才好？”心中闪电一动，突然哈哈大笑道：“二位串演得倒是真像，老夫是谁？你们在参汤中暗下迷药，又点了老夫身前五处大穴，你们心头自然清楚，何用再问老夫？”

他急中生智，这话暗中点出祝文华躲在密室里，自然看到殷天禄点自己穴道之事，假如眼前这祝文华是对方的人假冒，故意试探自己的，这话听了也不会注意，果然，祝文华目光一动，忽然以“传音”说道：“你真是凌老弟？”这下证实了，眼前的祝文华果然不假！

凌君毅藉着一手拂须，也以“传音入密”说道：“在下正是凌君毅，祝庄主怎会被他们擒来的？”

祝文华“传音”道：“老夫误中这妖女暗算……”

两人目注对方，假作打量之状，但他们刚说到这里，玄衣罗刹格格娇笑道：“两位谈好了么？”她纤纤玉手朝祝文华轻轻一抬，说道：“我想这位祝庄主还是休息一会吧，我们不打扰了。”凌君毅心中暗道：“这女魔头果然厉害，自己和祝文华以‘传音入密’交谈，都被她看出来。”

心念转动间，瞥见祝文华忽然打了个呵欠，困倦地仰身朝榻上躺卧了下去。凌君毅这一惊非同小可，暗道：“莫非是她使了什么手法？”

玄衣罗刹朝他嫣然一笑，抬抬手道：“祝庄主请到外面坐吧！”

凌君毅方才看她向祝文华抬了抬手，祝文华就躺卧下去，此时见她又朝自己抬手，赶忙屏住呼吸，往后退了两步，冷笑道：“看不出楚姑娘还是用迷药的好手！”

玄衣罗刹“格”的娇笑出声，眼波流动，盯着凌君毅，缓缓说道：
“祝庄主尽管放心，我已说过，不管你是真是假，仍然是绝尘山庄的贵宾，我不会对你使用迷药的，咱们还是到外面谈吧，请！”
凌君毅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依言退出。

第十一章 江上秘密

两人回到小客室，仍然分宾主落座。

凌君毅冷然道：“仙子还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玄衣罗刹笑吟吟地道：“你方才已和那位祝庄主见过面了，而且据我所知，你们也交谈过了，如今不用再提谁真谁假，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凌君毅道：“什么事？”

玄衣罗刹道：“就是关于毒汁解药的事。”她又提到“毒汁”解药上来。

凌君毅道：“在下说过……”玄衣罗刹不待他说下去，摇手道：

“我知道，你既然能化解‘毒汁’自然也会找出解药来的，也只有你配成解药，你们一真一假两位庄主，才能安然无恙地离开绝尘山庄。”

凌君毅道：“你这是要胁老夫？”玄衣罗刹娇笑道：“要胁太难听了，我这是交换条件。”

凌君毅皱浓眉，为难地道：“下在并无把握。”玄衣罗刹忽然口气一变，冷声道：“你必须完成，我给你十天限期。”

凌君毅道：“这个只怕不成，十天太少了，在下……”玄衣罗刹道：“十天，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依我的心意原想说五天的。”

凌君毅心中暗想：“有十天时间，我大概也可以查出你们囚人的地方了。”一面还是摇着头道：“十天，实在……”玄衣罗刹已经站起身来，说道：“不用说了，但愿你能在十天之内，找出解药来，否则……”

凌君毅跟着站起，抗声道，“否则又如何？”玄衣罗刹翠眉微蹙，说道：“十天交不出解药，只怕大家都不方便，好啦，我不送祝庄主了。”

凌君毅突然心中一动，她这句“大家都不方便”，可能说漏了嘴。“大家”也许是包括她自己，那是说他们幕后果然有人逼得很紧，限令十天之内，必须完成此一寻求“毒汁”解药的任务无疑。他不再多说，抱抱拳道：“在下自当尽力而为。”举步掀帘而出。出了水阁，穿过九曲桥，沿着育砖花径，一路行来，刚到假山前面，只见唐天纵背着双手，缓步从假山石径中走了出来，当他一眼瞧到凌君毅，立即迎着含笑道：“祝兄回来了？”

凌君毅连忙拱手道：“原来唐兄在此散步。”

唐天纵微微一笑道：“向晚时光，到亭上来看看夕阳衔山的景色，实在不错，这座亭子，应该改称夕佳亭才好。”口中说道，一面以“传音入密”问道：“凌老弟，那姓田的小子邀你到水阁去作甚。老朽和温兄怕你有什么麻烦，由我登亭监视，温兄就在假山后面的花棚下等待，准备给你老弟打个接应。”凌君毅笑道：“唐兄雅兴真是不浅。”两人沿着花径行去，凌君毅四顾无人，就把此行经过约略说了一遍。

唐天纵听得吃惊道：“祝兄已经落到他们手中？此事该当如何？”凌君

毅始起头，目光望着远处，徐徐说道：“玄衣罗刹以祝庄主为人质，胁迫在下十天之内研制出解药来，目前当可无碍，救人之事，倒也不急，最难解决的是这座花园，三面环水，插翅难渡……”

唐天纵说：“老弟不是说，你来的那天，看清楚山麓下是一座高大庄院，三面并没有水？”

凌君毅攒着眉道：“是的，在下百思不解的，也是在此……”忽然压低声音道：“以在下推断，出入地道，可能就在那座绝尘山庄的下面。”

唐天纵摸着花胡子，“啊”了一声。

凌君毅又道：“看剑阁是一座水树，但据在下看来，也许是他们囚人之处，不然，玄衣罗刹不会要我到‘看剑阁’去。”

唐天纵连连点头道：“有道理。”

凌君毅道：“如果看剑阁确是他们囚人之处，那么囚在阁中的不止祝庄主一人。”

唐天纵凛然道：“老弟是说老七和温家老二等人，都已落人他们手中了？”

凌君毅道：“很有可能，其中还包括少林俗家拳门金老爷子和南疆一奇铜臂天王，南湘剑环双绝萧凤岗父子等人在内。”

唐天纵想了想，不禁微微叹息道：“如果这些人真会全落在他们手里，凭咱们四个人，又怕也难与为敌，哪里还谈得到教人？”

凌君毅道：“那也不然，若凭武功，绝难把这些人擒来，也许都是中了他们的诡计……”

两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间走到花园东首。

这里已邻近江面，沿江围着一道朱红栏杆，栏外种着一排垂柳，放眼看去，十余丈阔的江面，平静如镜。隔江同伴种着一排垂柳，柳条拂水，青山如屏，真有青山隐隐水迢迢的诗意！两人手扶朱栏，望着江水，都感到心头如压重铅，除了从绝尘山庄找到秘道出口，否则救人难，渡江更不易。

凌君毅心中只是盘算着，这十天之内，自己如何踩探‘看剑阁’的囚人密室，如何侦查绝尘山庄下面的地底秘道，心中想着，不自觉地俯身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左手一挥，朝江心掷去。他这一举动，原是漫不经心的事。

凌君毅终究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童心未泯，若是换了唐天纵这样花甲老人，决不会俯身去拾起一粒石子，丢向江心玩的。凌君毅习惯用左手，这是从小跟师傅学的，因为他师傅是大名鼎鼎的反手如来，专用左手。因此他左手的功力，自然也强过右手，这一颗石子，虽是他无心掷出，但石子去势如箭，划过空中，带起“嘶”的一声轻啸！

唐天纵没想到他轻轻年纪，竟有这般功力，正待开口，但就在此时，却发生了奇事！

日日颗石子像流星般激射出去不过四五丈远，十余丈开阔的江面，射到四五丈处，还只在江心的上空，但却发出“笃”的一声轻响。

那颗石子居然会碰在轻波之上，被砸得粉碎！

这“笃”的一声轻响，自然引起凌君毅、唐天纵两人的注意，不约而同凝目朝声音来处瞧去，此时虽是傍晚时分，夕阳衔山，四野苍茫，但六七丈外距离，并不算太远，其实从栏杆到江边还隔着一段河堤，种着一排柳树，少说也有一二丈宽，加起来就有六七丈远了。两人自力一凝，便已发现江面五丈处，那荡漾的水面经石子一砸，居然还留下了胡桃大小一个黑点。凌空

掷出去的石子，固然会砸上水面？水面居然会把鹅卵石砸得粉碎！水面震碎石子，居然还会留下痕迹？这是多么怪诞之事！凌君毅、唐天纵两人先是一怔，继而相视一笑！因为这已证明四五丈外（距江岸四五丈外）的水面，并不是水面。

水面不是水面，那会是什么呢？

两人都已看出距离江岸四五丈外的水面，实际上只是一堵砖砌的高墙，只是巧妙地在墙上给上了波纹，和隔岸的垂柳。加上墙外青山，看去就像辽阔的江面，垂柳含烟，远山隐隐！因为栏杆的河堤上，种一排柳树，柳条拂水，本来就挡住了不少视线，使你有如雾中看花，分不清另一半江水，竟是图画。这一构想、设计，当真匪夷所思，巧妙已极！若不是凌君毅无意之中，投出这颗石子，真还识不透此中玄机。但话又说回来，此一秘密，纵被看出破绽，十余丈的江面，如今已只余下四五丈了，一个轻功极佳的人，要飞渡四五丈江面，并不太难。但难在四五丈江面之外，又有一堵四五丈高的围墙，墙下既无立脚之处，人终究不是飞鸟，就算你一下掠过江面，又如何纵得上高墙？

凌君毅、唐天纵相视一笑之后，不觉又皱起了双眉，看来虽然识破了十余丈江面的秘密，依然插翅飞不出去，纵然找到他们地底禁室，救出被囚禁的人，依然先得找出他们出入的隧道。

唐天纵目光迅快朝四周一溜，确定没有人看到他们投石的举动，立即低声说道：“凌老弟，我们还有十天时间，此事还得好好议议，此处不宜久留，走吧！”

凌君毅点点头，两人若无其事地边谈边走，各回宾舍。

每一位“贵宾”的晚餐都是在宾馆中吃的，戚承昌说过：宾馆就像是家。离开治事之所（撝方斋）就等于下了班，自然是要舒舒服服地在家里吃了。凌君毅吃过晚餐，照例都要在一片兰圃中散步，但今晚他心中有事，没有再去园外散步，独自坐在窗下一张逍遥椅上，闭目养神。他脑中不住地盘算着如何才能查出“看剑阁”的地下禁室，如何才能找出“绝尘山庄”出入隧道。这两件事，自然不能让“绝尘山庄”的人发觉，第二步才能计划救人之事。

迎春，确实是一个善伺人意的使女，她见凌君毅独自坐着闭目深思，知道他今天化解了“毒汁”，敢情正在思索着解毒药方。悄悄地沏了一盘茶，放到几上，轻声道：“祝庄主请用茶。”

凌君毅双目一睁，含笑道：“迎春，你去休息吧，这里个用再伺候了！”

迎春嫣然一笑道：“那么小婢告退了，祝庄主今天辛苦了，也该早些休息了。”说完，转身退出房去。

落在玄衣罗刹手中，因为这些人一路上先后失踪，却是事实。都和祝文华一样，听任玄衣罗刹摆布，竟无半点反抗之力，那么即使把他们救了出来，也无法离开“绝尘山庄”。

夜探“绝尘山庄”自然是一件冒险的事，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险也不成。

这时还不过初更，自然不便行动，他缓缓喝了口茶，看看时光还早，一口吹熄灯火，就在榻上盘膝而坐，调息行功。

过了约莫半个更次，忽然听到房门外响起一阵极其轻微的细碎脚步声！那人生似怕人发觉，每一步起落都极缓极轻，若非凌君毅修习上乘内功，耳

目特别敏锐，极难听到！

凌君毅心头暗暗惊讶，此人进入院落自己居然一无所闻，直到逼近房门，方始察觉，足见轻功之高。他潜入宾馆，找到自己卧室里来，到底是敌是友？是“绝尘山庄”的人还是外面来的？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际，来人已经到了门口，停下步来，此人行动似乎十分小心，到得门口，就再也听不到丝毫动静了。

凌君毅当然不肯鲁莽，心中暗道：“我倒要瞧瞧，你究竟是做什么来的？”那人很有耐性，过了半晌，依然静静地站着没动。

凌君毅已可听到对方微细的呼吸，但对方没有动静，他也仍然安详地坐在榻上，丝毫没动。这样又过了盏茶工夫，坐在黑暗的凌君毅，忽然嘴角微微在上翘了一下，他笑了，会心的微笑！

站在门外那人虽然没有动静，但凌君毅已经闻到房中多了一种淡淡的香气，那人之所以没有动静，敢情正在使用“五更迷魂香”一类的迷香。

天下用迷药一道，莫过于岭南温家，温婉君送给他的彩丝囊就挂在他贴身之处，玉瓶中装的是温家独门秘制专解迷香、迷药的“清神丹”，他还怕什么迷香？只是他心中暗暗觉得奇怪，这会是什么人？他使用迷香，目的自然为了迷翻自己，但迷翻自己的目的又是什么？

于是他缓缓地，悄无声息地躺卧下去，他要看看来的什么人，迷翻自己的企图何在，他只有假装被迷了，才能揭开这个哑谜。房中迷香的气味，在逐渐增加，如今已经弥漫一室！

又过了将近一刻工夫，门外忽然又起了一阵轻快而细碎的脚步声，及门而止，那是另外一个人，他到得门口，就压低声音问道：

“已经成了吧？”

原先那人低声道：“差不多了。”

后来的那人轻笑道：“他中了他们的散功毒药，一身功力，也只保住十之二三，看你还这般小心翼翼的干么？”

原先那人道：“咱们此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哪能不小心其事？”话锋微顿，接着问道：“里面的事，都办妥了吧？”

后来那人道：“自然都办妥了，人已运到，解药也到手了，只等咱们这里的事办完之后，你喂他服下解药，立可清醒过来。反正我走了，他们最多怀疑是我放走了人，决不会怀疑到咱们走马换将的这一手。”

两人在门外说得很轻，但凌君毅却听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就因为听清楚了两人的口音，使他感到十分困惑！你道门外的人是谁？原先站在门外施放迷香的，竟然是派在“兰苑”伺候自己的俏使女迎春。后来那人，则是玄衣罗刹的贴身使女玉蕊，听她们口气，好像要把谁救出去，来个“走马换将”，难道她们不是“珍珠令”的人？事情似乎愈来愈复杂了！

凌君毅更不想打草惊蛇，打定主意看个究竟。室中依然弥漫着迷香的袅袅青烟还未消散，房门启处，第一个掀帘进来的，正是迎春，她那迷人的脸颊上，稍微有些紧张，缓步走近榻前，看到凌君毅侧身躺在榻上，双目紧闭，分明已经迷昏，脸上不觉流露出一丝浅笑，上身微俯，伸出一只纤纤玉手，轻轻地翻开凌君毅眼皮，仔细察看了一阵。

凌君毅自然一动没动，任由她摆布，但他发觉迎春伸过来的手，还在轻轻地颤抖，心中暗暗觉得好笑。

他的假装昏迷，终于骗过这个俏丫头，她很快转过身子，朝门外轻声

道：“可以把人弄进来了。”人不知是谁，只听门外有人轻轻击了两掌，掌声很低，但却十分清脆，这自然是玉蕊击的掌声，女孩子连击掌的声音，都如此悦耳动听！

接着门帘掀起来了，两个青衣女子，扶着一个人，迅快的进入室内。玉蕊放下了门帘，紧跟着闪身而入。凌君毅眯着眼缝，看得清楚，两个俏使女扶进来的那人，赫然是潜龙祝文华！只看他双目紧闭，一望而知也被迷翻过去了。这下直把凌君毅看得大是惊诧，忖道：“祝庄主被玄衣罗刹囚禁在水阁之中，她们把他从地室中救出，再运来此地，如此大费手脚确竟是为了什么？”

只听迎春说道：“时间不早，玉蕊姐姐你们该走了。”

她从怀中摸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又道：“这是杏花姐姐抄下来的，祝庄主三次到药室去取的药物，都写在这上面了，你放好了，莫要失落了。”

凌君毅心中暗道：“原来药室中的杏花，也是她们同党，由此看来，这些年轻貌美的俏丫头，似乎都是另一个神秘组织的人，她们居然有这许多人渗入了‘珍珠令’内部！”

玉蕊接过纸条，揣入怀中。向两个青衣女子挥了挥手。两个青衣女子放下祝文华，就朝榻前奔来，熟练地凌君毅扶起，抬下锦榻。迎春、玉蕊两人又迅快地扶起祝文华，放到锦榻之上，直到此时，凌君毅才完全明白了，她们方才说的“走马换将”原来是要把自己换出去。她们此举，敢情也是为了自己化解了“毒汁”。这一点，只要看杏花把自己三次取的药名都记了下来，交玉蕊带出去。

即可证明。但她们又将用什么方法，把自己运出去呢？想到这里，另一个问题，又在他心头涌起，那是自己该当如何？是假装昏迷。

任由她们摆布，还是及时揭穿她们计谋？他脑中迅快地一转，权衡轻重，觉得这几个俏丫头，必然是另一个神秘组织派出来的人，她们几乎已渗透了“绝尘山庄”每一部门。自己如果任由她们弄出去，也许可以藉此见到她们的主脑人物，也许可以藉此弄清楚“珍珠令”这帮人的来历。他突然想起戚承昌曾经提到过的“三元会”，莫非这些俏丫头是“三元会”的人？于是他决定任由她们把自己运出去，再作一次冒险的旅行。

这时迎春已经从锦榻下面取出一只麻袋，玉蕊帮着张开口，两个青衣女子迅快地抱起凌君毅，把他装入麻袋之中，然后用麻绳扎紧了袋！

凌君毅心中暗道：“这倒好，自己被他们从龙眠山庄用麻袋运来绝尘山庄，如今又用麻袋把自己从绝尘山庄运出去了。”等她们扎好袋口，凌君毅用指甲轻轻在袋上戳了一个小孔。

只听玉蕊说道：“我们该走了，我们走后你就可以喂他解药，他醒来定然会问你这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你不妨告诉他，是住在这里的祝庄主把他救出来的。

他一定还会问你，住在这里的祝庄主哪里去了，你就说住在这里的祝庄主把他救出来之后，已经出去了，要他暂时忍耐。他如果再问，你就说旁的不知道好了。”

迎春点头道：“小妹记下了。”

玉蕊道：“好，我们可以走了。”

凌君毅心中暗道：“你们三个人，扛着麻袋，不知如何走法？”

他眼睛凑着小孔朝外望去，只见迎春和一个青衣女子走到锦榻横头，

轻轻地推开锦榻，掀起地毯，然后又取起两块地板，地上登时露出一个黑黝黝窟窿。原来锦榻下面竟是一条地道。玉蕊当先跨入窟窿，朝两个青衣女子打了个手势。两个青衣女子立即扛起麻袋，走到洞口，一个先下去，由迎春帮着把麻袋接下地道。

原来这条地道甚是狭小，只能匍匐而行。麻袋前面一个拉，后面一个推，缓缓朝地道中滑去，就这样，凌君毅被她们弄出去了。

就在当天晚上，二更时分，由龙门拗通向西峰拗的山径上，出现了一行人马！这一行人，都骑着马匹，为数当在二十骑以上，最前面一匹马上是一个浓眉鸷目的高个子，年约五旬，穿着一袭天蓝长袍，看上去甚是冷傲。他身后是八个头包蓝布，身穿天蓝劲装，背负朴刀的剽悍大汉。接着是三匹骏马，前面是一个身穿蓝纱长衫的美少年。稍后两匹马上，是两位美姑娘，一个着紫色劲装，一个娇小玲珑，穿的是一身葱绿衫裙。这三骑后面，是一顶蓝软轿。

轿后又是八匹马，马上是八个一式头包黑纱，身穿黑衣，背负长剑寻的女子，看她们的年龄，都在四十以上，腰挂革囊，左手都戴了鹿皮手套，一望而知是用毒的能手。

这一行人马衔枚疾走，黑夜之中，除了杂沓蹄声，就像一条黑色长龙，听不到一点人声。

他们刚出龙门场，走了半里来路，突听右首一片疏林中，传来一声断喝：“天造地设。”

当前一匹马上的蓝衫老者浓哼一声：“代天巡狩。”

只回答了四个字，但见林中人影晃动，转眼之间，就有十几名黑衣汉子飞快地在林前出现，列队肃立。一个领头的汉子朝蓝衫老者躬身施礼道：“属下郭子民不知天使莅临……”

蓝衫老者神情冷肃，朝身后打了个手势，他马后八骑蓝中武士同时右手一扬，似乎向空中洒出了什么，黑夜之中，除了看到他们的手势，什么也没有看到。但在这刹那间，林前地上忽然飞溅起一阵细碎的蓝色火星，火星一闪即灭，十几名黑衣大汉，一声不哼，全倒了下去。蓝衫老者理也不理，他只是朝后打了个手势之后，就依然领先朝前驰去。

他身后八个蓝中武士，同样地只在马上扬了扬手，马不停蹄地紧随蓝衫老者驰了过去。

一条黑色长龙沿着山脚蜿蜒行进，对林前十几名黑衣汉子，无声无息倒下去，浑似不见，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般。

从龙门拗到西峰拗，少说也有二十里路穆，这一段路上，接连遇上了七八处伏桩暗卡，但被当前马上的蓝衫老者一句“代天巡狩”镇慑住，纷纷现身行礼，也就这样悉数被八个蓝中武士一阵细碎的蓝色火星，一举歼灭，连尸体都迅快化去，不出半点声音，也不留丝毫痕。因此这一行人马，渐渐逼近西峰拗，一路之上刁斗不惊，惊讯全无。一刻工夫之后，他们已经到了西峰拗，远远望过去，但见山坳间，四面环山，呈现出一片平原。在北首一座高峰之下，矗立着一座黑压压的大庄院。夜色之下，看不到一点灯火，也听不到庄院中有何动静！

当前马上的蓝衫老者，目光凝注着那座大庄院，右手向空轻轻一举，这是示意后面的人停止之意，他后面八骑蓝中武士，立时带住缰绳，悄无声息地在林前停了下来。

这时身穿葱绿衫裙的美姑娘忽然催马上前，向蓝衫老者轻声问道：“巴总管，有什么情况吗？”

蓝衫老者微微摇头道：“没有，对方好像已经发现咱们了，庄中灯火全熄，看不到一点动静，分明已有准备。”

紫衣美姑娘也催马上来，披披小嘴，哼道：“已有准备，又能怎样？咱们本来就不打算偷袭，就和他们明着来好了。”

说话间，后面那乘天蓝软轿，也在林前停了下来，只听轿中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问道：“巴总管，前面怎么停下来了？”

蓝衫老者慌忙在马上欠身道：“回老夫人，这庄子里没有一丝灯光，可能已有准备，属下觉得不宜躁进。”

紫衣姑娘抢着道：“娘，咱们原是要和他们挑明了来的，还等什么？”

身穿蓝纱长衫的美少年笑道：“妹子就是这般火爆脾气，咱们纵是要和他们明来，但也总得把形势看清楚了。”

软轿中响起苍老妇人的一声轻笑，说道：“这两个丫头，一路上，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到了地头，哪还忍耐得住？巴总管，你去投帖好了，要他们庄上的主儿出来见我。”

蓝衫老者躬身领命，突然一领缰绳，当先向前冲了出去，他身后八骑蓝巾武士也即跟在他马后，飞驰而出。九匹马同驰，响起了一阵急骤的蹄声，驰过草坪。到得大庄院前面，蓝衫老者一下勒住马头，他座下的马匹久经训练，立时停住不动。

这一刹那，八名蓝巾武士也同时停下马来，在蓝衫老者马后，一字排开。黑夜之中，这一阵急骤的马路声，响若奔雷，自可传出老远，杂沓蹄声到得庄院前面，又突然刹住，立时恢复了黑夜的宁静。当然，这一阵蹄声，庄院里的人，定然早就听到了，但仍然丝毫不见动静。

蓝衫老者双目寒芒飞射，冷嘿一声，左手一抬，说道：“上去一个，叩门。”

当下八名蓝巾武士中，就有一个翻身下马，走上几步，举手擂着大门，高声叫道：“喂，里面有人么？”他奉命叩门，手上用劲，把铜环叩得擂鼓一般，又急又响。

过了半晌，只听一个苍老声音在里面问道：“什么人？深更半夜，门敲得这么响？”

这人缓吞吞的拨了门闩，打开大门，走了出来，乃一个腰背弯曲、老态龙钟的老头，手中拿一盏风灯，举灯照了照。

灯光照到门前骑在马上蓝衫老者和他身后一字排开的八骑劲装汉子，老头不由打了个哆嗦，惊慌失措地道：“大……大爷，你……你们这是做什么……来的……老汉只……只是替人家看院子的……”他似乎把这些人当作了打家劫舍的强人！

蓝衫老者目注弯腰老头，冷冷嘿了一声道：“老儿，你去通报一声，就说四川唐老夫人前来拜会贵上。”

原来那顶软轿中，正是四川唐老夫人，随来的还有唐少卿，唐文卿兄妹和方如莘姑娘，那蓝衫老者，则是唐门总管巴天义。

弯腰老头揉揉眼睛，摇头道：“大爷找错地方了，这里是咱们庄主的别墅，庄主一向住在城里，这里只是一所空庄子，除了老汉，再也没有人了。”

巴天义听得一呆，看对方弯腰驼背的样子，确像不会武功的人，当下

问道：“你们庄主姓什么？”

弯腰老头道：“戚。”

巴天义又道：“叫什么名字？”

弯腰老头不耐道：“庄主名讳上承下昌，是在乡的员外郎，这样够了吧？”

说完，也不待巴天义回答，转身走进去，砰然关起了大门，他敢情心头气愤，这一转身进去，脚下未免快了一些！

巴天义身为唐门总管，眼光何等犀利，虽然只是这么一点小节，如何瞒得过他？目中寒芒一闪，冷哼一声，沉喝道：“老儿且慢。”但那弯腰老头已关起了大门，再也没加理会。

就在此时，突听一声铜锣般的洪笑，传了过来：“老夫久闻四川唐门盛名，你们既然找来了，老夫正好领教领教。”声音洪亮，嗡嗡作响。

方如苹急步走近轿边，低声说道：“干娘，这人就是铜臂天王。”

软轿中，唐老夫人蔼然笑道：“孩子，没你的事，他们会收拾他的。”

唐门既敢来犯虎穴，自然早有准备。就这两句话的工夫，只见西首一条小径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面如古铜的铜袍人，正是南疆一奇铜臂天王。在他身后，同时出现了六个一身黑衣、面蒙黑纱的人。铜臂天王脚上穿的虽是一双铜履，但却步履如飞，来势奇快，他身后的六个黑衣蒙面人，身手居然个个极高，他们紧随铜臂天王之后，也丝毫不见落后。要知铜臂天王威震南疆，一身造诣，江湖上绝少有人是他对手，但他身后六个蒙面人中，至少有四个人的身手，和铜臂天王并无稍逊，这可以从他们奔行而来的身法上，看得出来。

巴天义能够当上四川唐门的总管，这点眼光自然有的，他心头暗暗震惊，却也并不怠慢，右手向后一挥，身后八骑立即各自带转马头，散了开去，布成阵势。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铜臂天王现身之时，还在十余丈外，但巴天义刚向身后打了个手势，他已一下到了巴天义马前，洪声道：“尔是四川唐门的什么人？”

巴天义在马上抱拳拱手道：“在下巴天义，忝为唐门总管，不知尊驾如何称呼？”这是明知故问。

铜臂天王洪笑道：“你既是唐门总管，连老夫都没听人说过？”

巴天义抱拳道：“恕在下眼拙。”

铜臂天王双目圆睁，怒哼一声道：“老夫董如海，人称铜臂天王，你们老夫人何在，叫她和老夫答话。”

巴天义故作吃惊道：“原来是董天王，在下失敬，老夫人就在南首林下，容在下前去通报。”

只听远处传来唐老夫人的声音说道：“不用了，你请董天王过来就是。”

巴天义在马上欠身道：“老夫人有请董天王。”

铜臂天王目光如炬，扫了八匹马上蓝巾武士一眼，看他们散了开去之后，仍各按方位，列成八卦阵式。他方铜色的脸上，飞过一丝不屑之色，咧嘴敞笑一声道：“这点阵式，岂能困得住老夫？”

巴天义道：“董天王既然不把区区阵式瞧在眼里，那就请吧。”

铜臂天王洪声道：“去就去，老夫倒要瞧瞧你们能把老夫怎样？”说完，果然大踏步朝前走来。

他一举步，身后六个蒙面黑衣人也相继跟了过来，巴天义脸上微微一笑，带转马头，紧随在六人身后，策马徐行。那列成阵势的八骑蓝巾武士，在这一瞬间之间，忽然一低而起，手抱天蓝化血刀，直立马匹之上。他们坐下八匹骏马，久经训练，不需有人指挥，阵式不乱，跟着铜臂天王等七人，相距数丈，远远移动，依然把他们围在中间。这时本来排列在天蓝软轿两侧的八个黑中包头。身穿黑衣的女子，也跟着一带马缰，在轿前散开，她们和八个蓝巾武士一般，同样各按方位，在三丈方圆内列成了八卦阵式，严阵以待。同样是八卦阵式，所不同的，这八个女子排列的阵式较小，是在里面一圈，八个蓝巾武士列的阵势较大，围在外面，是为外围。如以形式来说，这是双重的“八卦阵”。

铜臂天王目空四海，哪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大步行来，他身后六个蒙面黑衣人，相随跟进，先后进入了“八卦阵”内圈。

就在此时，那顶天蓝软轿忽然抬了起来，轿左一匹马上，是身穿天蓝长衫，腰悬长剑的唐少卿。轿右两匹马上是两位美姑娘，唐文卿，方如莘，这一下，铜臂天王等七人，就像进入了夹弄之中。

人家都骑在马上，只有他们七个人没骑马，这一被围在中间，所有马上的人，自然都要比他们高过半个人以上，就在这一瞬间，由铜臂天王为首的七个人，突然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

轿帘启处，响起唐老夫人的声音，说道：“巴总管，速喂他们解药，要留活口。”一面朝八个黑衣女子吩咐道：“你们开路，不论遇上什么人，不用多说，都给我毒翻了。”

巴天义早已指挥八名蓝巾武士，把铜臂天王等人拿下。八名黑衣女子一顿缰绳，八匹马当先，朝大庄院飞一般冲去。唐少卿兄妹和方如莘三骑也紧随软轿左右，驰过草坪，赶到大庄院前。天蓝软轿停下来了，八名黑衣女子早已跃下马匹，在阶前分两排站定，唐少卿、唐文卿、方如莘三人也一跃下马，两名随轿的使女，打起轿帘。

唐老夫人手拄金漆凤头杖，跨出软轿，凤头杖一指，道：“破门，咱们用不着再和他们客气了。”她这一声令下，只见为首一名女子，左手扬处从她掌心中飞出一黑影，直向包着铜皮的大门上投去，但听“轰”然一声巨响，火光一闪，烟硝弥漫中，两扇大门立被炸开！

方如莘看得奇怪，道：“文卿姐姐，这是什么暗器，竟有这般大的威力？”

唐文卿道：“我也不知道。”

唐老夫人含笑道：“这是火神罗渲的霹雳子，昔年他中了人家毒药暗器，幸好遇上少卿的爹，救了他性命，他送了咱们八颗霹雳子，不想今天倒用上了。”说到这里，挥挥手道：“走，咱们进去！”

八个黑衣女子早已撤出蓝汪汪的阔剑，分作两行，矫捷地冲入大门，两名使女点起灯笼前导，唐老夫人手拄金漆凤头杖，率同唐少卿兄妹、方如莘三人迈步而入。

刚到二门，只见方才那个弯腰老头一手掌灯，气急败坏地迎了出来，口中大声嚷道：“你们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为首黑女子沉叱道：“滚开。”随着话声，左手朝前挥去。

那弯腰老头走路都颤巍巍的，一副龙钟老态，但当他一眼看到为首黑衣人挥来的左手，戴着鹿皮手套，不禁脸色骤变，身形迅速地侧闪开去。这

一闪，他露出了马脚，他不但会武，而且身手极高。

但他闪出七八尺之后，立即一个筋斗，再也爬不起来。试想连南疆一奇铜臂天王都一声没吭倒了下去，他武功总高不过铜臂天王吧？

四川唐门这一次是破釜沉舟而来，他们使出了唐家历代相传，百年来从来在江湖上使用过的“唐门无形散”，这是唐门最厉害的毒药了。撒出之后，遇风即化，无色无味，无影无形，一丈之内，只要闻到少许，立即中毒昏迷，一盏热茶功夫，如果没有解药，就会毒发身死。

进入二门，里面是一个大天井，超过天井，迎面就是大厅，那弯腰老头说的倒不像是假话，诺大一座庄院，此刻依然黑沉沉的不见半点人影，果然是一座空宅！方如莘一手仗剑，一手紧握着袖珍连弩，闯进大厅。唐文卿也不落后，和方姑娘并肩而入，唐少卿怕两位妹子有失，急步跟了进来。

唐老夫人在两个使女提灯前导下，缓缓走上大厅，拢拢眉，说道，“你们这两个野丫头，把这里看作八公山吴氏别业的大厅了，一点也不小心，往里就闯，要是人家有什么埋伏，你们退都来不及。”

方如莘咭笑道：“干娘，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厅上真要有贼人埋伏，我早就把他们解决了。”

正说之间，只见总管巴天义急匆匆奔入大厅，向唐老夫人拱拱手道：“启禀老夫人，咱们擒住的七个人，都不是敌人。”

唐老夫人道：“不是敌人，那是什么人？”

巴天义道：“除了铜臂天王，其他六个蒙面人中就有七爷在内……”

“老七？”唐老夫人惊怔地道：“你说六人当中，也有老七？其余五人是谁？”

巴天义道：“属下认识的少林俗家掌门人金鼎金开泰，岭南温家老二温一峡，南湘萧家的老庄主剑环双绝萧凤岗，还有两个年轻人，大概是他们的门人子弟。”

唐老夫人听得耸然动容，沉喝一声道：“好毒辣的手段，这明明是要利用被他们擒住的人，先与咱们打个两败俱伤……没想到被咱们先下了手。”

接着问道：“他们人呢？是否已经清醒了？”

巴天义道：“没有，属下觉得这些人可能神志受了某种药物所迷，敌我不清，因此不敢让他们完全清醒过来……”

唐老夫人颌首道：“你想得也是不错，那就让他们暂时昏迷着好了。”

巴天义应了声“是”。

唐老夫人接着又道：“巴总管，我看还是把他们弄到大厅上来，咱们得先搜搜这座庄院。”

巴天义应了声“是”立即退下，指挥八名蓝中武士把昏迷中的铜臂天王等人，一齐运入大厅，这时七人蒙面黑纱已经撕下，方如莘认出其中一个青衣劲装少年，正是剑环双绝萧凤岗的儿子金环六郎萧其清。

唐老夫人朝巴天义和八名黑衣女子吩咐道：“你们分头给我搜索，遇上贼党，尽管先下手，如有发现，立即以哨声传警联络，快去。”

巴天义躬身道：“属下遵命。”

他因八名黑衣女子原是守卫内宅的人，不属他管辖，当下向八女拱拱手道：“咱们分左右两路，包抄搜索，兄弟这一路进去，韩姑娘一路可从右首进去，咱们在后院会合。”

韩姑娘，就是八个黑衣女子为首的一个，闻言点点头道：“巴总管说得

极是，咱们就这么办。”

当下两拨人迅快地往后宅而去。唐丈卿待这两拨人走后，悄悄地向方如莘使了个眼色，然后又偷偷向她娘啾啾嘴。

方如莘暗暗点了头，走近唐老夫人跟前，说道：“干娘，我和文卿姐姐也出去看看。”

唐老夫人道：“你们两个丫头，少给我玩花样，咱们明着来，占据了他们大厅，对方却隐而不见，到现在还不见一点动静。人家能把这许多成名人物擒来，决非无能之辈，也未必会伯了咱们。如今咱们是在明里，人家是在暗里，你们莫要乱出主意，多惹麻烦。”伸手朝厅外一指，又道：“你们也不看看你们大哥只有一个人仗剑站在那里，你们该去帮他照应才对。”

方如莘道：“干娘，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咯。”话音甫落，突听站在门口阶上的唐少卿朗喝一声道：“什么人？”

唐文卿一拉方如莘的手，说道：“妹子，我们快出去瞧瞧。”两位姑娘翩然掠出厅去。

只听门外传来一声：“阿弥陀佛。”同时从大门外走进三个身着灰色僧袍、手按禅杖的老僧，大步而入。

方如莘眼快，一下子便认出人中间那那个瘦小枯干的老僧，正是那晚在龙门拗石崖上见过的少林文殊院主持灵山大师，心头暗喜，忙道：“唐大哥，他们是少林寺的高僧。”

紧随在三个老僧身后的是一长列灰袖芒鞋的少林僧侣，一个个手持禅杖，腰悬戒刀，缓步而入。

灵山大师看到方如莘，立即合掌道：“阿弥陀佛，女施主已经在此，想必唐老夫人已来了。”

唐少卿拱手道：“晚辈唐少卿，家母就在厅上，诸位大师请。”

灵山大师合掌道：“原来是唐少庄主，贫袖灵山，忝主少林文殊院。”接着介绍他左首一个身躯高大的老僧，乃是罗汉堂主持普山，右首的老僧是达摩院主持镇山大师。

唐少卿连连拱手为礼，然后陪同三位高僧一齐进入大厅。

唐老夫人听说少林寺也有人赶来，早已迎了出来。唐少卿又替母亲引见了三位高僧。

唐老夫人连说幸会，脸上规出一片慈和的笑容，说道：“老身正嫌人手单薄，孤军深入，难得三位大师赶来，总算有了后援。”

正说话之间，忽见门外又走进一个身穿青缎大褂，扎脚褂，腰间插着一只竹节烟管的瘦小老头，他身后紧随着三个青衣劲装汉子。

青褂老者朝灵山大师拱手说道：“小弟在庄外四周详细察看，只见这座庄院依山而起，一进高过一进，最后一道围墙，足有五丈来高，似乎显得待别，而且在墙外，数丈远近，都是荆棘密林，无法超过，除此之外，别无可疑之处，也不见一处暗桩。”

灵山大师点点头道：“老衲那晚明明亲眼目睹那个自称‘天使’的女子率同铜臂天王等人，进入此庄……”话声一顿，接着说道：

“敖师弟，来，来，你先见过这位四川唐门的唐老夫人。”旋又向唐老夫人说道：“这是贫袖师弟敖叔寒，江湖上人称多臂猿的便是。”

唐老夫人含笑道：“老身久闻敖大侠的大名，今晚幸会。”

敖叔寒连忙抱拳道：“不敢，兄弟已有多年不在江湖上走动了。”

罗汉堂主持普山大师道：“老夫人一路行来，进入此庄，不知可曾遇上拦截？”

唐老夫人笑道：“拦截倒是没有，从龙门坳至此，路上确实遇到几次对方的暗桩，盘问咱们来历，都由寒门已总管料理了。但到达此地之后，忽然出现铜臂天王率领六个蒙面人，声言要见老身，已被老身拿下，才发现这几个蒙面人中，有寒门老七，和贵派金鼎老爷子及南湘剑环双绝萧老庄主等人。”

灵山大师听说师弟金开泰、铜臂天王、剑环双绝等人已被唐老夫人拿下，心头暗暗震惊，忖道：“四川唐门以毒药闻名于世，那是中了他们的毒药暗器了？”

敖叔寒身形一震，脸上不自然地道：“他们人在哪里？”

金鼎金开泰，是少林派俗家掌门人，如今被四川唐门擒下了。

对少林派终究脸上无光。

唐老夫人蔼然一笑，伸手指指大厅西首壁下，说道：“他们全在地上躺着，只是此时不能去惊动他们。”

敖叔寒道：“那是为什么？”

唐老夫人道：“他们全似被人迷失神志，敌我不分，这是对方一着毒辣棋子，目的自然是要让咱们先拼个两败俱伤。老身不得已只好略施小技，先把他们毒翻过去，此刻仍在昏迷之中，但敖大侠尽可放心，老身用毒极有分寸，包准无碍。”

灵山大师合掌道：“善哉，善哉，老袖那晚亲见龙眠山庄祝庄主，只是几句话工夫，就被那个‘天使’所擒，想来也是神智受迷，唐门素以毒药驰誉武林，只不知神志迷失，是否有药可解？”

唐老夫人道：“大师好说，一个人的神志迷失，各家用药备异，如若错投解药，反而有害，不经仔细检查，无法确定，因此老身只好暂让他们昏迷不醒。”

突听一阵脚步声传了进来，总管巴天义跨入大厅，看到灵山大师等人，不觉微微一怔。

唐老夫人道：“巴总管，搜索结果如何？宅中没有人么？”

巴天义脚下一停，欠身道：“启禀老夫人，此宅前后共有四进，属下和韩姑分两路搜索，发现到处积尘蛛丝，确已久无人住。”

唐老夫人还未开口。灵山大师长眉微皱，接口道：“这个不可能吧？三天前老袖由龙门坳暗中尾随那个自称‘天使’的女子乘轿进入此宅，他们的巢穴，定然在这座庄院之中……”

话声未落，突然耳边响起一缕细如蚊纳的声音喝道：“小和尚，接住了。”

“嘶”一缕劲急风声，已经射到脑后。灵山大师不由吃了一惊，急忙一偏头，伸手向空抓去，接是接住了，但一股大力，震得他脚下浮动，再也站不住桩，身不由己地向前冲了两步。这是有人以“千里传音”说话，除了灵山大师，别人自然无法听到。连那一缕劲风也决速如电，又是从他们身后射来，就是站在他边上的普山、镇三两位大师都没发觉，所有在场的人，只见到灵山大师忽然偏过头，伸手往后抓去，接着一个人就脚下踉跄，向前冲了两步。

普山、镇山同时大吃一惊，急急问道：“师兄哪里不对了？”

这原是电光石火间事，灵山大师早已稳住身子，发觉手掌中接到的只是绿豆大一个纸团，心头更是震惊不已，要知灵山大师乃是少林寺有数高手，一身功力，已臻上乘，此人投掷过来的，仅仅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纸团，居然震得他往前冲出两步之多！此人功力之高，简直骇人听闻。灵山大师今年已是七十开外的人，在少林寺是长老的地位，这人居然叫他“小和尚”。但他究竟是佛门高僧，心念微动，立即想到此人可能是一位前辈高人，掷给自己的这个纸团必有启示。一念及此，来不及回答两个师弟，肃然转过身去，神色恭敬，双手合十，躬身向空行了一礼。普山、镇山大师眼看师兄举动离奇，但又不好追问。

灵山大师合掌行礼之后，才暗自从掌心取下纸团，摊了开来，那是只有指头宽的纸条，上面用木炭写着一行小字：“四进佛堂，推开佛龕。”

灵山大师目光一瞥，心中暗暗点头，一面回身向巴天义打了个问讯道：“巴总管方才曾说这座宅院共有四进，不知第四进是否有一座佛堂？”

巴天义道：“不错，第四进堂屋之中，确有一座佛堂。”

灵山大师微微一笑道：“那就是了，‘珍珠令’这帮人的巢穴入口，可能就在佛堂之中了。”

敖叔寒惊异地道：“师兄如何知道的？”

灵山大师把手中纸条，传递给大家看了，一面把方才有人投掷纸团的经过，低声说了出来。当然，他不会说有人叫他“小和尚”的。

唐老夫人道：“既然有高人暗中指示，事不宜迟，咱们快进去瞧瞧。”

灵山大师道：“金师弟等人昏迷未醒，咱们这里，也得派人留守，敖师弟，你和郑杰三人留在厅上吧。”

唐老夫人也吩咐总管巴天义率领八名蓝中武士，留在厅上。

当下由韩姑等八名黑衣女子领路。唐老夫人亲率唐少卿兄妹、方如莘，灵山大师也率同两位师弟普山、镇山及十个僧侣一路朝后进而来。

这第四进院落，已是最后一进，四周种着参天方柏，进入这座院落，就使人有阴森萧瑟之感！

一行人穿过青草丛生的天井，跨上石阶，迎面一间宽大的堂屋，当中果然有着一座神龕，供的是观音大士神像。人名黑衣女子当先走人，分向左右站定，唐老夫人和灵山大师等人相继走人。罗汉堂主持普山走在最后，摆了摆手，示意十八名护法弟子在院落中列阵戒备。灵山大师走上几步，朝观音大士神像合掌行礼，然后缓缓退下。镇山大师早已跨上两步，举手朝神龕推去，哪知推了一阵，神龕依然纹风不动。

唐文卿道：“娘，暗门一定在神龕后面，既然推不开，咱们不会用霹雳子，把它炸开来么？”

唐老夫人点点头道：“你说的也是，这种机关消息，不懂开启之法，是打不开的，即使打开了，只怕也会有什么厉害埋伏，倒不如把它摧毁了的好。”说到这里，就抬头道：“三位老师父请后退几步，韩姑，你把它毁了就是。”

于是，大家一起退出数丈之外。韩姑躬身领命，从身边皮囊中取出一颗核桃大的铁丸，扬手向神龕中投去。但见火光一闪，登时一声轰然巨响，一座高大神龕和观音大士神像，立被炸成粉碎。灵山大师双手合十，连念“阿弥陀佛”不止。龕后，果然露出两扇铁门。墙脚处已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但铁门依然完好，并未震塌，韩姑娘不待吩咐，扬手又是一颗“霹雳子”直向铁门上掷去，又是一声轰然巨响，两扇铁门也立被炸开，望进去黑黝黝的，

似是一条甬道。

唐老夫人一挥拳道：“你们往里搜。”

八名黑衣女子由韩姑为首，分作两行，举步向南道中走去。

唐老夫人率同少卿、文卿、方如苹三人，和灵山大师、镇山大师鱼贯而入。

普山大师走在最后，他要八名僧侣，留在堂屋中，守住人口，然后率同十名僧侣，随后跟入。

这条甬道不过十丈来远就到了尽头，当前一墙石壁，挡住去路，韩姑脚下一停，抖手又是一颗“霹雳子”向前掷去。轰然巨震之后，尘灰弥漫，几乎使人无法睁目，当前那堵石壁已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八个黑衣女子因有蒙面黑纱，护住头脑，已经相继从壁窟窿中飞跃而入。唐老夫人、灵山大师等人，也一起越过窟窿，到了里面，里面似是一座大花园，朦胧夜色之下，但见树影参差，不少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再看立身之处，是在一座画栋雕梁、金碧辉煌的楼宇之前，迎面有着十几级宽阔的石阶，自己等人就是从石阶中间炸破的窟窿中走出来的。这时，四周暗影中，已经出现了数十个手持兵刃的黑衣大汉，远远地把自己等人包围起来。

方如苹娇哼一声道：“好啊，原来他们都躲在这里，总算给我们找到了。”接着又道：“干娘，这些人还想包围我们呢，让我们给他们一个厉害……”

唐老夫人蔼然笑道：“二丫头，他们用不着你去收拾了。”

话声甫落，突见四周出现的那些黑衣大汉，忽然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只不过眨眼工夫，这数十个人，已经全数摔倒地上，这些人，自然全是中了“唐门无形散”连哼都没哼出声，就倒了下去，再也没动一动。灵山大师看得暗攒眉，唐门毒药，果然歹毒无比，口中不由低宣了两声佛号。

就在此时，石阶上厅门启处，两个青衣小鬟，手挑宫灯，缓步走出，在阶上左右分立。接着一阵环佩丁冬，一个头挽宫髻，一身玄色衣裙的少妇，一手扶着小鬟肩头，缓步走出。

只见她柳眉斜挑，杏眼流波，一张吹弹得破的瓜子脸，配着玉管似的鼻梁，红菱般的小口，楚腰一握，莲步生香。好一个妖娆动人的天生尤物！

那玄衣少妇才在阶上现身，方如苹立即退到唐老夫人身边，低声说道：“干娘，这妖女出来了，她就是自称代天巡狩的玄衣罗刹。”

唐老夫人微微点头，说道：“别嚷，咱们且听她怎么说法。”

玄衣罗刹眼波流转，桃花般的脸上，飞过一丝惊讶神色，檀口轻启，娇声说道：“你们是什么人？备夜破墙而入，究是做什么来的？”

灵山大师双掌合十，朝阶上行了一礼，说道：“女施主请了，贫袖灵山，忝主少林寺丈殊院，今天是与师弟达摩院主持镇山，罗汉堂主持普山，找寻失踪数月的药王殿主持乐山师兄来的……”

玄衣罗刹冷冷一笑道：“原来老师父是少林寺的高僧，听说少林寺是名门正派，怎么你们寺里和尚失了踪，却找到咱们庄上来了？老师父一定是认为咱们绝尘山庄窝藏了和尚，才冕夜破壁而入，也明明是看绝尘山庄庄主外出，只有我这个妇道人家住在后花园，好欺负了。老师父率众恃强而来，到底想对我怎么？持械夜入良家，非好即盗，你们是要搜、要劫？还是要把贱妾掳上少林寺去？”她声音娇柔，词锋也着实犀利。

灵山大师究是有道高僧，平日又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一时竟被她问得答不上话去。

唐老夫人冷冷一哼，喝道：“姑娘少逞口舌之利，你是什么人，还当咱们不知道么？”

玄衣罗刹眼波一转，落到唐老夫人身上，讶然道：“这位老婆婆也是少林寺的人么？”

唐老夫人嘿然道：“老身是四川唐门来的。”

玄衣罗刹故作不解地道：“四川唐门？那是什么地方，我从来没听人说过。”

唐老夫人微笑道：“姑娘有没有听说过并不重要，老身只告诉你一句话，你们用‘珍珠令’为记，掳了乐山大师，岭南温家堡温老庄主，龙眠山庄祝老庄主和拙夫等人。

现在老身和少林高僧已经找到了这儿，老身劝你还是把所有劫来的人，一起释放出来的好，否则莫怪老身手段毒辣。”

玄衣罗刹举手贴贴鬓发，脸露惊奇说道：“这位老婆婆你说些什么？要贱妾放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

就在此时，雁翎伺立唐老夫人身后的八个黑衣女子，突然同时一声轻叱，扬手向空一挥，她们既非挥手发掌，也不见撒出什么暗器，好像只是空打了个手势，这举动，看得灵山大师等人暗暗奇怪。

唐老夫人微晒道：“老身早就料到你玄衣罗刹练成无形毒粉，这点伎俩，如何瞒得过老身？”这话听得三位少林高僧莫不凛然变色。

原来玄衣罗刹方才举手轻贴鬓发之际，竟然施放无形毒粉，玄衣罗刹脸色微变，忽然格格娇笑道：“老太婆，你果然有些门道，只不知你怎么知道我是玄衣罗刹？”

方如苹抢着道：“你在龙门拗摆出代天巡狩的阵仗，我和灵山大师都在石崖上亲眼目睹，你还想赖么？告诉你，被你们用药迷失本性的铜臂天王、金老爷子、剑环双绝等人，已经全都醒过来了，你们还有什么伎俩？”

玄衣罗刹格格笑道：“小姑娘，今晚你们占尽了上风，我一个人孤掌难鸣，还有什么伎俩？不过你们最好莫要忘了，乐山大师和唐老庄主等人还在我手里，你们逼急了，也莫怪我玄衣罗刹心狠手辣。”

唐老夫人心头暗凛，沉哼道：“你敢？”

玄衣罗刹格格笑道：“我有什么不敢？”

就在此际，忽见四道黑影，划空而来，泻落阶前！

那是一僧三俗，当前一个是面颊狭长的灰袖老僧，手待念珠，年在六旬以上。第二个是方面大耳，浓眉凤目的蓝袍老人，年在五旬以上。第三个是身穿棕色缎袍的微胖老人，个子不高，脸皮白净，颠下留下一把苍髯。第四个身穿青袍，貌相温文，年约四十四五，但却生成两道浓眉，黑须飘胸。这四人正是绝尘山庄“请”来的“贵宾”，乐山大师、唐天纵、温一峰和祝文华。

灵山、镇山、普山三位大师，一眼瞧到乐山大师，立即趋前几步，合掌躬身齐道：“师兄脱困出来了？”

乐山大师合掌还礼，口中低宣一声佛号，说直：“愚兄和三位老庄主就住在园中，闻讯赶来，唉，此中经过，说来话长……”

这时唐老夫人也瞧到了老伴，惊喜交集地道：“老头子，你没事吧？”

唐少卿、文卿跟着上来，垂手叫了声“爹”。

唐天纵拂髯笑道：“还好，总算凌老弟来了之后，替大家解去了散功之毒，不然，今晚还冲不出来呢！”

方如苹早已一下抢到祝文华面前，叫道：“凌大哥，你知道我舅舅被囚在哪里么？”

祝文华道：“如苹，我就是你舅舅。”

方如苹眨动双目，惊异地道：“那么凌大哥呢？”

祝文华道：“舅舅误中玄衣妖女暗算，被囚禁在一处地室之中，今晚凌老弟把我救出地室，他已经走了。”

方如苹道：“他没告诉舅舅到哪里去了？”

祝文华道：“舅舅醒来之时，已经在宾馆兰苑之中，不曾见到凌老弟。”

只听唐老夫人忽然“咦”了一声，道：“妖女逃走了，大家快追。”

原来玄衣罗刹眼看大势已去，趁大家说话之时，带着三名使女，悄然退入厅去。大家听到唐老夫人的喝声，回头看去，果然不见了玄衣罗刹的踪影。温一峰没和人叙话，身影一晃，当先抢上石阶，但扑到大厅门前，忽然脚下一停，站住了身子。此时，乐山大师和三个师弟，以及唐天纵、唐老夫人、祝文华等人，也都赶了上来。

温一峰伸手往后一拦，说道：“大家止步，厅内有诈。”

大家闻声停步，凝目向门内望去，只见大厅上黑黝黝的，好像有一片烟雾，遮住了视线，使人看不清一点景物。

乐山大师皱皱眉道：“好像是一片黑烟。”

唐天纵冷笑一声道：“这是‘蚩龙毒雾’，烟中有毒，大家不可造次。”一面回头问道：“夫人可曾把‘蓝磷弹’带来？”

唐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应用之物，自然全带来了。”说到这里。

朝身后打了个手势。

韩姑立即抢身而上，左手弹处，三点蓝芒，直向厅中射去，但听“彼”的一声轻响，爆出无数蓝色火星，那些蓝色火星在雾一般的黑烟之中，立时燃烧起来。站在厅外之人，依稀可以听到黑烟中连续不断地发出“滋”“滋”细响。

“蚩龙毒雾”遇上了“蓝磷弹”，正是遇上了克制，如汤沃雪，不消半盏热茶工夫，弥漫厅上的黑色烟雾，业已燃烧净尽。蓝色火星也随之熄灭，大厅上重又恢复一片黝黑，韩姑等八个黑衣女子不待吩咐，手持天蓝化血刀，一掠而入。

唐天纵夫妇、乐山大师等人相继入内，少林寺十名僧侣，左手执着火把，右手持杖，紧随众人身后，鱼贯而入。

大厅上登时灯火通明，但哪里还有玄衣罗刹的影子？

唐天纵浓眉一掀，大声道：“大家快些搜查所有房屋。”

挥手一掌，劈开了左首厢房木门。

第十二章 人去楼空

但大家分头搜索的结果，“绝尘山庄”五楹楼宇，都不见有人，不但玄衣罗刹没了影子，就连平日伺候的丫鬟使女也一个不见了。

巍峨高楼，人去楼空，顿成一座空宅。

温一峰怒道：“这妖女走得好快！”

祝文华仔细打量了一阵，走到厅后屏风后面，伸手在壁间连接了两按，只听一阵轧轧轻震，地板缓缓下沉，露出一个圆形人口，一道石级往下延伸。

唐天纵坦然道：“地道！这妖女从地道中逃走了。”

温一峰道：“咱们快追。”

祝文华道：“据兄弟看来，这条地道，可能通向园外，妖女此刻，只怕早已去远了。”

乐山大师目光环视，说道：“咱们既然发现这条地道，自该下去看看，只是这座花园之中，还有不少房屋，也得逐一搜索一下。尤其方才老袖等四人出来之时，曾遇上几个拦截的人，全被咱们制住，因为时间仓猝，只把他们放倒林边，就匆匆赶来。这里正主是一个叫戚承昌的人，据说外出未归，除了玄衣罗刹，还有戚承昌的义子田中璧，此人今晚一直不曾露面。目前咱们人手不少，老衲之意，似可分为三拨，两拨搜索全园，一拨由地道追踪，就算找不到正主，擒住几个贼党，至少也可以问出一点‘珍珠令’这帮人的头绪来，不知诸位对老擅越之言以为如何？”

唐天纵、温一峰、祝文华都表赞同，当下便把所有人手分为三拨。第一拨：祝文华、温一峰和普山大师率同四名少林僧侣，并由韩姑和另一个黑衣女子随行，以防对方施毒，进入地道搜索。第二拨：乐山、灵山、镇山三大师，串同六名少林僧侣，两名唐门黑衣侍女，由“绝尘山庄”向东，搜索“撷古斋”“贵宾区”第三拨：由唐天纵夫妇率同文卿兄妹、方如莘、四名黑衣侍女，由“绝尘山庄”向西，搜索“看剑阁”“晚香阁”“天启堂”至假山南首，和第二拨会合。

分配停当，三拨人马，立时采取行动，分头进行搜索。

半个时辰之后，由祝文华、温一峰，普山大师为首的第一拨人马，又由屏后地窟人口回到厅上，不多一会，第二拨，第三拨也相继回来了。三拨人马搜索的结果，竟同样地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看到。屏后地窟这条隧道，不但通到“看剑阁”，水榭底下的囚人石室，而且还一直通向庄外一处森林之中。

玄衣罗刹等人，既已逃出庄外，那就鸿飞冥冥，无法再追，因为这里正当大别山中，俗大山区，知道往哪里去找？搜索花园的两拨人马，也同样一无所获，不但平日伺候的几个丫头一个不见，就是方才阻拦乐山大师等四人离开“宾馆”被放倒的几个黑衣人，也已失去了踪影。偌大一座花园，多少亭台楼阁，俱已人去楼空，成了一座空园。等大家会齐之后，仍由“绝尘山庄”前面被炸毁的石级窟窿中鱼贯而出，回到前面大厅。多臂猿敖叔寒上前见过乐山大师。唐天纵吩咐巴总管，给七个昏迷不醒的人，铜臂天王、剑环双绝萧凤岗父子、鬼见愁唐老七、温一峡和金开泰师徒喂下了解药。

不过盏茶工夫，七人相继醒转，看到大厅上围着许多人，不禁大奇！

铜臂天王双目圆睁，望着温一峰，大声道：“温老大，这是什么地方？”

金开泰看到乐山、灵山等四位大师，全在一起，也不觉怔了一怔，惊喜地道：“乐山师兄已经脱险了。”

大家劫后重逢，见了面，自有一番叙说。

方如苹眼看所有失踪的人全已找到，只是不见了凌大哥，心头闷闷不乐，一个人缓步跨出廊前，仰首望着当空皓月，低低地道：

“凌大哥会到哪里去了呢？”

只听身后响起唐文卿的一声娇笑，说道：“如苹妹子，我知道你在想谁了。”

方如苹脸上一红，轻啐道：“你才想他呢！”

凌君毅哪里去了？这确是一个谜，所有失踪的人已在“绝尘山庄”找到了，唯独不见了凌君毅，而“珍珠令”也仍然是一个谜。

安庆府东大街的南北和，是城里首屈一指的大酒楼。酒好、菜好、地点好，门面也气派，价钱最公道，但最难得的还是大师傅的手艺。一般酒菜馆，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向都以地方菜相号召，譬如有的是京津馆，有的是四川馆，有的是浙江馆，还有山西馆、湘菜馆、粤菜馆等等，地方不同，口味各殊，你是什么地方人，就会上什么地方的馆子。但南北和不同，他们的第一特色，就是南北口味，应有尽有，只要你叫得出什么地方的名菜，他们一定做得出来。因此，不论什么人，到了安庆，就得上南北和，南北和的生意，也愈来愈兴隆，五开间的门面，门庭若市。

这时正当午牌时光，南北和面前，来了一匹洁白如雪的骏马，那马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雪鬃霜蹄，配上银鞍、银蹬，更显得那马点尘不染，神骏非凡！马上是一个青衫相公，看上去不过十六八岁，生得面如傅粉，目若秋水，唇红齿白，俊美绝伦！你别看他是个文弱书生，束腰带上，去悬挂着一柄镶嵌精致的长剑，别有一股翩翩英气。

青衫相公才一下马，便有店里小厮迎着上来，躬身招呼道：“相公请上楼雅座，牲口交给小的就好了。”

青衫相公一手递过缰绳，旋即转身朝里走去。这时正当晌午，楼上五座大厅，食客盈座，差不多已有九成光景。

楼梯口一名伙计瞧到青衫相公，慌忙躬身道：“相公可是一位？”

请到这里来。”说着走到前面引路，把青衫相公领到靠窗口的一张空桌上落座，然后倒了一盅茶送上。

青衫相公点过酒菜，那伙计便自退下。青衫相公目光转动，眼看全堂食客都是些商贾行旅，乱哄哄的十分喧哗，他似乎感到有些心烦，轻轻攥了下眉，就别过头去，独自浏览街景。不多一会，只听伙计在身边陪笑说道：“这位相公只有一个人，你老就在这里坐吧！”

青衫相公回头看去，只见伙计领着一个身穿布劲装的青年走了过来，在自己对面，拉开板凳，让客人坐下。那青年看去约莫二十六七岁，剑眉朗目，面貌清瘦，肩头背着一个青布囊，露出黄色丝穗的剑柄，一望而知是个练武的人，只不知是哪一门派的弟子。

那劲装青年从肩头退下剑囊，随手往桌进一张板凳上一放，就朝青衫相公抱抱拳，含笑道：“打扰兄台，实在过意不去。”

青衫相公淡淡地道：“不要紧。”话声出口，不觉脸上微微一热。

劲装青年随着就在青衫少年对面坐下，伙计送上香茗，一边伺候着问道：“客官要些什么酒菜？”

劲装青年道：“我还要赶路，酒不用了，你给我炒两个菜，来一盘馒头，越快越好。”

伙计唯唯应“是”，就拉开嗓门吩咐下去。

劲装青年取起茶盘，喝了一口，目光一抬，含笑道：“兄弟还未请教兄台贵姓？”

青衫相公脸上又是一热，道：“小弟祝靖。”

劲装青年道：“幸会，幸会，原来是祝兄，在下万人俊。”

祝靖道：“久仰。”他似乎不擅词令，或是不大喜欢说话。

万人俊看了祝靖放在窗槛上那柄镶嵌精致的七星剑一眼，若有所思，接着又道：“祝兄身佩宝剑，自然也精于剑术了？”

祝靖脸上一红，说道：“小弟只是胡乱练练，哪里谈得上精于剑术？”

万人俊爽朗地道：“兄弟和祝兄一见如故，何须客气，只要看祝兄人品如玉，名剑风流，就非等闲之辈。兄弟能和祝兄萍水相逢，实乃人生快事……”说到这里，忽然神色一黯，说道：“若非兄弟身遭大故，今日该当和祝兄痛饮几杯……”

祝靖听他说自己“人品如玉，名剑风流”，脸上更是红，连他底下说了些什么，都没听见，只是淡淡地道：“万兄好说。”

正好伙计送上饭菜，这就取起筷子，说了句：“万兄恕小弟先吃了。”

万人俊只觉得这位祝相公甚是脸嫩，想来还是初出茅庐，一面含笑道：“祝兄只管先请。”祝靖也不客气，就自顾自低着头吃喝起来。

过了一会，伙计替万人俊端来两个热炒和一盘热气腾腾的馒头。万人俊取过一个馒头，撕了一块，塞入口中，接着又夹起一筷菜，一阵咀嚼，笑道：“南北和的菜，做得真是不错。”

祝靖只是低头吃饭，没有理他。万人俊看他没有说话，也只好自顾自地吃喝。但就在两人低头吃喝之际，他们桌子的横头，忽然多了一个人！万人俊立时警觉有人走近，而且已在自己桌边站定下来，不禁举目瞧去。祝靖也发觉了，也抬起头来。

站在两人桌子头的，是一个甘四五岁的青年，一身蓝布紧身衣，背负斗笠，腰插一柄铁剑，浓眉，紫膛脸，双颧微突。此时紧闭着阔嘴，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射出慑人的光焰，盯着万人俊，一眨不眨，好像有些不怀好意。

万人俊目光一抬，问道：“兄台找谁？”

那蓝衣人冷冷的道：“你。”

万人俊并不认识此人，心头暗暗奇怪，忍不住道：“有何见教？”

蓝衣人问道：“你是黄山门下？”

黄山门下都用黄色剑穗，那是因为黄山万家在三十年前，一连担任过三任武林盟主，黄色剑穗成了黄山万家的特别表志，为江湖上所公认。

万人俊道：“不错，在下万人俊，请问兄台是哪一路朋友？和黄山有过节吗？”

那蓝衣人冷哼口声道：“从石门来的，我叫许家骅。”

听到“从石门来的，姓许”，万人俊脸色惨变，目注蓝衣人许家骅问道：“你是六合剑许振寰的什么人？”

许家骅道：“先父。”

万人俊空然大笑一声道：“哈哈，巧极了，万某正要上石门山去。”石门许家，是海内闻名的六合门名家。六合剑许振寰，以剑术驰名武林，据说在他剑下，从无走出七招之人，因此大家就以六合剑相称。

许家骅冷笑道：“我也正要找你们黄山世家去。”

万人俊切齿道：“那很好，咱们遇上了，该找个地方叙叙。”

许家骅道：“阁下只管划道。”

万人俊略一思索道：“南门教场口如何？”

许家骅冷做地道：“很好，在下先走一步，两位不妨吃喝饱了再来。”

他敢情把祝靖当作是万人俊的同伴，话声出口，不屑地瞥了祝靖一眼，转身疾步走去。万人俊气得脸色铁青，要待喝阻，告诉他祝靖不是自己一路，但许家骅走得极快，已经下楼去了。他脸上有些尴尬，朝祝靖歉然道：“他误会祝兄是我一路的，祝兄幸勿介意。”

祝靖从没在江湖走动过，但觉两人口气不善，好像约在南门教场动手。他不知两人有什么怨仇，但从他们神色上看，两人都咬牙切齿他说着话，似乎结怨甚深。当下淡淡一晒，哼道：“他既然约了我，我自然也非去不可。”

万人俊为难地道：“这……唉，这事和祝兄无关。”

祝靖冷笑道：“万兄说得倒是轻松，他既约了我，我若是不去，岂非向人示弱？我是从不向人示弱的。这叫做初生犊儿不怕虎，初走江湖的人，都有一股狂傲之气，等你慢慢认识了江湖，你就会锋芒尽敛。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那要吃多少亏，上多次当，才能学得到。”

万人俊听得不觉一怔，随即说道：“祝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兄弟和姓许的一家，仇深似海，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种江湖寻仇之事，祝兄局外之人还是不去的好。”探怀摸出一锭碎银子，往桌上一放，朝伙计招招手道：“连这位祝兄的帐，一起算了。”接着回头朝祝靖作了个揖道：“祝兄前途保重，兄弟若是不死，后会有期。”

说完，一手拿起青布剑囊，转身大步下楼而去。

祝靖怔怔地看着万人俊的身形在楼梯间消失，心头暗付道：

“万人俊是黄山世家的子弟，那许家骅则是石门许家的人，这两个人都不像是坏人，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怨？”心中想著，人已随着站起，佩好长剑，疾快地举步下楼。

酒楼小厮一见祝靖跨出大门，立即陪笑道：“相公请稍候，小的去牵牲口。”

祝靖一摆手道：“且慢，我要到大街上去看一个朋友，马匹暂时寄着，我回头来取。”

那小厮巴结地道：“没关系，相公只管请便。”祝靖曾听万人俊说过南教场口，当下就一路朝南门赶去。那是一片草坪，荒草丛生，草坪中间，面对面站着两个青年，正是许家骅和万人俊。祝靖为了明了两人结仇经过，就借着一排溜木丛隐蔽行藏，缓缓移近。

只听许家骅冷声道：“阁下只有一个人来么？”

万人俊道：“在下本来就只有一个人。”

许家骅道：“你那同伴呢？是不是埋伏在树林子里，偷放冷箭？”

万人俊怒声道：“你这是什么话？”

许家骅冷哼道：“难道许某说错了？”

祝靖明知道自己行动，已被许家骅识破，心头一气，长身跃起，口中哼道：“我是你约来的，又有什么不对？”

万人俊脸上微有不悦之色，说道：“祝兄怎么也跟来了？”

祝靖冷冷一哼道：“你说什么？跟来？我何用跟什么人来？这位许朋友也约了我？”

许家骅大笑道：“来了最好，黄山世家的人，一个人也不能留。”

万人俊目射凶光，厉声道：“阁下说的正合我意，石门许家的人，我也不会放过一个。只有这位祝兄，并非黄山万家的人，咱们是在酒楼上萍水相遇，和你我这场搏斗无关。”

许家骅道：“只要他不出手，我便不会把他视作仇敌”说到这里，“锵”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剑身狭长的铁剑，沉喝道：“咱们可以动手了。”

万人俊点头道：“很好。”缓缓从青布囊中，抽出一柄青铜长剑。

许家骅手中狭长长剑一振，切齿道：“姓万的，你听着，我许家焯要凭手中长剑，向黄山万家索回咱们石门许家大小二十八口的血债。你们黄山万家的人，个个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阁下只管施展，在下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万人俊目射奇光，厉喝道：“住口，尔父许振寰，率同一伙见不得人的蒙面盗贼，夜袭万氏山庄，杀死我母亲和庄中一十九口，我立誓要把尔父子碎尸万段，方雪我胸头之恨。”

许家骅大怒道：“好个贼子，明明是尔父率众夜袭石门山杀死我家二十八口，你还敢血口喷人。”

祝靖听得暗暗奇怪，心想：“他们两人都说对方父亲串众夜袭，此中莫非有什么蹊跷？”

万人俊道：“你才是贼子，血口喷人。”

许家骅道：“咱们多说无益，看剑。”刷的一声，狭长长剑，斜刺而出。

万人俊喝一声：“来得好。”挥手一剑，迎击过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出手，都十分辛辣，但见人影一合，就接连响起锵锵剑鸣，展开了一场快攻。

祝靖眼看两人说打就打，不觉皱下眉，大声叫道：“喂，你们快快住手，听我一言。”

但两人都是血气方刚，一腔仇火，一旦动上了手，哪肯罢休？

双剑如风，惟恐对方不死，对祝靖的叫声，浑如未闻。

祝靖见他们不加理会，心头不禁有气，跺跺脚，哼道：“活该，你们不听劝告，只管打去，和我有什么相干？”一赌气，正待回身就走！

只听耳边有人“嗨”了一声，接着说道：“你是劝架的，怎可一走了之？”

祝靖听得一怔，回头看去，哪有什么人影？心下不禁大奇，举目四顾，偌大一片教场上，除了交斗双方与自己，根本没有第四个人，若说自己耳朵有毛病，方才明明有人说话，决不会听错。

正自惊异不置，只听那声音又道：“喂，娃儿发什么愣？再不上去劝架，就要闹出入命来了。”这回，祝靖听得清清楚楚，这人在他身后说话。迅快转过身去，依然看不列人影，一时不禁大凛，这人明明在自己身后说话，怎会看不到他。心头忽然起了一丝寒意，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声音在耳边道：“我就是我。”

祝靖道：“你难道没有姓名？”

那声音笑道：“你说对了，我老人家确是没有姓名。”

祝靖在他说话之时，突然以最快迅速的身法，一下旋过身去，但依然没见到人的影子。

只听那声音又在耳边响起，说道：“你不用回头，就是转上几圈，也看不到我老人家的。”

祝靖道：“你是鬼？”他说出“鬼”字，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寒颤。

只听那声音低笑道：“光天化日，哪会有鬼？我老人家是活菩萨，你信不信？”

祝靖扭扭头道：“我才不相信呢？”

那声音笑道：“不信也好，但你得赶快上去，把他们劝开来才行。”

祝靖道：“他们打得这般激烈，教我如何劝法？”

那声音道：“这个不用担心，你且抽出剑来，使一招‘天道中和’往两个人中间挑去，我老人家自会助你一臂之力。”他没待祝靖开口，接着道：“‘天道中和’是武当派的一招剑法，你会不会使？就是把剑朝前平刺而出，然后剑尖往上挑起就行。”

祝靖道：“就这么简单？”

那声音道：“劝架嘛，自然愈简单愈好，唉，娃儿，你不用多问，只要装个样子就好，一切都有我老人家呢。”

祝靖道：“就算把他们分开，他们就肯不再打了么？”

那声音道：“等他们住下手来，你再听我老人家的吩咐行事。”

祝靖细听那声音，低沉之中，显得有些苍老，心知自己遇上了一位前辈高人，当下点头应道：“好吧，我就照你说的话去做。”他想了想，又问道：“你是自己不能现身劝架么？”

那声音笑道：“有你娃儿替我老人家办事，我老人家现不现身都是一样。咯，你快上去吧，记住，你不用管他们两人攻拒的剑势，只用‘天道中和’一挑就行。”

祝靖心头好奇，依言抽出长剑，举步朝前走去。这时万人俊和许家骅已经打到了紧要关头，两柄长剑以快攻快，但见剑光缭绕，快如电闪。

“黄山剑法”以沉稳著称，大开大阖，隐挟风雷之势。石门许家是六合命名，“六合剑法”以点刺为主，是以门人子弟使的长剑，剑身狭长，剑法展开如万点银雨，漫空飘洒。据说练到上乘境界，振腕一剑，可同时刺中人身三十六处大穴，可见发剑之快。

祝靖走到距两人八尺远，便已感到眼前寒光飞旋，锋芒逼人，简直分不清人影剑影，不知该从何处出手才好。

脚下方一踌躇，只听身后又响起那声音说道：“我叫你不用管他们，你就不用管他们，来，举剑前挑！”祝靖声音入耳，只觉执剑右手忽然不由自主地往前挑去。说也奇怪，长剑糊里糊涂朝前一挑，顿时出现了奇迹！

但闻“叮”“叮”，两声轻响，万人俊、许家骅两柄急速猛攻的长剑，立时如铁遇磁，一齐搭在自己剑身之上，再也挣动不得！两人齐齐大吃一惊，急待收回，但剑尖就像粘在祝靖剑上，哪想抽得回去？

万人俊双目通红，大声道：“祝兄，我和他势不两立，你最好莫要插手。”

许家骅怒吼道：“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此时，祝靖身边又响起那声音道：“娃儿，你现在该告诉他们，你是奉了师傅之命，替他们两家解围来的。”

祝靖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难道他们也没看到我身后有人？”

一手依然架着他们两支长剑，缓缓说道：“两位暂请住手，在下奉家师之命，特地赶来替你们两家解围来的。”

万人俊道：“祝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这不是寻常梁子，祝兄何须横加干涉？”

许家骅道：“不错，我和他誓不两立，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用不着旁人劝。”

祝靖微微一笑道：“二位都说对方令尊率众夜袭，杀了你们全家，此中只伯另有隐情……”

只听那声音在耳边笑着赞道：“娃儿，这话说得要得！”

万人俊道：“祝兄说得是，先父早在一年之前暴病身故，怎会率众夜袭石门，这贼子根本就是胡说。”

许家骅怒声道：“你才胡说，明明是你那老子率众夜袭，杀害我全家，先父就死在万老贼剑下的，如何还会率众夜袭黄山，这明明是血口喷人，反咬一日。我和你们万家誓不两立，小贼，看掌。”

他们长剑粘在祝靖剑身之上，无法抽得回来，他话声出口，抡起左手，“呼”的一掌朝万人俊迎面劈去。

万人俊岂肯示弱，冷笑道：“谁还怕你不成？”同样左手一挥，举掌迎击而出！这一下，两人近身相搏，双掌很快就接实了，但两人掌势一接，就感觉不对。因为自己的掌力，根本没有和对方接触，在自己两人中间，好象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劈出去的掌力，全被挡住，就像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可望而不可即，根本冲不过去。

两人心头各自暗暗一凛，忖道：“这姓祝的不知是何来历，年纪不大，但是一身功力，竟有如此高深！”

祝靖自然看得清楚，心知定是躲在自己背后那人把两人隔开了。但奇怪的是，两人就站在自己身侧，何以会看不到自己背后的人？同时心中也暗暗嘀咕：“听他们两人口气，好像互指对方父率众夜袭之事，其中果然大有蹊跷。”

只听那声音又道：“好，你现在可以放下剑来，告诉他们，冤有头，债有主，要打也应该把事情弄清楚。”

祝靖依言道：“二位兄台且请伎手，冤有头债有主，二位要打，也总该把事情解说清楚了再打。”说完，缓缓收回长剑。他长剑一收，两人同时觉得剑上一松，收回剑去。

万人俊道：“祝兄要叫我们如何才算把事情弄清楚呢？”

祝靖还没开口，只听那声音道：“你要他们两人，各自把经过情形说出来听听。”

祝靖随即说道：“兄弟奉家师之命前来，因这件事，其中可能另有蹊跷，二位兄台能否把当日经过情形见告？”

两人听他这么说，只好先行回剑入鞘，各自退后了一步。

万人俊道：“祝兄叫他先说好了。”

许家骅冷笑道：“先说就先说，事实俱在，我不怕什么人抵赖得掉。”

祝靖眼看两人针锋相对，仇恨极深，不觉暗自攒了下眉，说道：

“二位兄台，请坐下来再说吧。”

万人俊、许家骅没有作声，果然依言在草地上盘膝坐下。

祝靖故意在两人对面品字形坐下，心想：“这回你在我身后该也躲藏不住了。”心念方动，只听那声音依然在耳边说道：“好哇，你娃儿这是故意和我老人家为难。”他人居然仍在身后。

祝靖心头愈感震惊：“这人就在我身后，对面两人怎么会视若无睹？莫非是隐形人？”

只听那声音又道：“你叫姓许的娃儿开始说吧！”

祝靖目光一指，朝许家骅道：“许兄可以说了。”

许家骅目射凶光，恶狠狠瞪了万人俊一眼，说道：“那是半个月前的晚上，不过初更时分，我二叔振声无意中发现山下有十数条人影，朝山上飞奔而来，迅即禀报家父，一面要大家小心戒备，并由二叔和兄弟率同几名庄丁，隐身庄前，看看来的是哪一路人物……”

他微微吸了口气，继续道：“那天正好是十四，月色甚是明亮，兄弟和二叔，堪堪在庄外伏好身子，那十几条人影，已经赶到庄前。

只见为首一人，红脸黑髯，身材高大，穿着一件青葛长衫，手提一把松纹黄穗长剑。

二叔一见此人，口中不觉咦了一声，立即纵身跃出，迎了上去，口中说道：“万盟主侠驾蒞临，兄弟许振声迎逐来迟，还请怨罪。”兄弟听二叔口气，来人竟是昔年当过第二届武林盟主的托塔天王万镇岳，也就跟着二叔身后走了过去……”

万人俊没待他说完，冷笑道：“这就不对了，先父早在一年前业已去世，哪会人死一年之后，再在石门出现？”

许家骅怒声道：“我说的是真真实实的事，难道还是捏造的不成？”

只听那声音道：“你要姓万的娃儿莫要插嘴，先听姓许的娃儿说完了再说。”

祝靖乃道：“二位莫要争执，兄弟方才说的蹊跷，就在于此，万兄请暂忍耐，且听许兄说完了再说不迟。”

许家骅续道：“万镇岳含首答礼，问道：‘许二兄好说，令大兄在家么？’二叔连连点点头道：‘在，在。’一面向兄弟吩咐道：‘家晔，你去禀报你爹，说黄山万盟主来了。’兄弟应声还没出口，万镇岳突然沉声道：‘不用了。’话声未落，就拔剑向二叔刺了过去，二叔在全然无备之下，被他一剑刺死……”

祝靖道：“那时许兄就站在令叔身后，有没有出手？”

许家骅道：“二叔吩咐兄弟时，兄弟已经跨上一步，就站在二叔右侧，但万镇岳出剑实在太快了，二来这一突然的变故，也太出人意料，兄弟除了听到锵然长剑出鞘之声，和眼前电光一闪，二叔已经倒卧血泊之中。心头不禁大惊，抬目朝万镇岳望去，只听老贼沉声笑道：‘老夫饶你不死，替许家留个后代吧！’挥手一掌，朝兄弟拍来……”

祝靖道：“许兄没有还手，就受了伤？”

许家骅切齿道：“老贼使的不知什么怪异手法，兄弟只觉心头一震，就摔出三数丈外”一跤跌坐地上，除了心头明白，全身功力若废，眼睁睁地看着老贼率领十几个面蒙黑布的贼人，冲入庄去。庄中顿时人声鼎沸，传出一阵阵金铁交鸣之声，可怜寒家二十人口，就在贼人突袭之下，全数罹难，家家父母俱都中剑而死……”

只听那声音道：“你要他仔细想想，还有什么遗漏的吗？”

祝靖依言问道：“许兄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许家骅想了想道：“没有了，贼人手脚做得十分干净，许家二十八口，除了家父母身有剑伤，死在万老贼剑下，其余的人，伤口各有不同，足见来人使用的兵刃，十分驳杂，有的似是死在暗器之下，但却找不到一件暗器，也没有遗留任何证据。”说到这里，满眶热泪簌簌而下，朝指着万人俊切齿

道：“这血海深仇，就要你来偿还。”

祝靖怕两人又起争执，连忙拦着劝道：“许兄暂请稍安，也请听听万兄述说。”一面回头朝万人俊道：“现在该万兄说了。”

万人俊道：“那是去年暮春，家父外出访友，大概半个月之后，由我义叔护送回来，说是中了人家暗算，回到家中，不能说话，终于不治而死。”

只听那声音道：“你问他托塔天王是中了什么人的暗算，伤在何处？”

祝靖问道：“不知令尊是中了什么人的暗算，伤在何处？”

万人俊道：“先父回到家中，已口不能言，据义叔说，先父是什一处山中遭人暗算。”

他老人家负伤之后，因自知伤势极重，无法赶回家中，就奔到金家寨义叔家里，只说出中的是‘无形掌’七日之内必死，要义叔多多照顾寒家……”

祝靖问道：“万兄说的这位义叔是谁？”

万人俊道：“义叔姓戚，讳承昌，原是寒家世谊，义叔从小就认先祖作干爹，中年曾作过一任员外郎，早已在家纳福。”

只听那声音似乎有些不耐，催道：“你叫他快说，我老人家还有事要去办呢。”

祝靖道：“府上遭到袭击，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万人俊道：“是十六日晚上。”

许家骅插嘴冷笑道：“寒家是十四日晚上遭到贼入屠杀，先父已身故两天，如何还能率众夜袭黄山你们世家？”

万人俊没有理他，继续说道：“自从先父去世之后，家母悲伤成疾，卧病不起。那晚也差不多是初更方过，兄弟从家母房中回到书房，就听到前院传来大声叱喝和兵刃击撞之声。等兄弟赶到前院，只见十数名黑衣蒙面人到处追杀无辜，庄中家丁，已有不少横尸血泊之中，那些黑衣人个个武功高强，出手十分毒辣。六叔雷公万六材正在和为首一个使长剑的黑须老者拼博之中，兄弟只听六叔急怒之下，厉声喝道：‘许振寰，黄山世家和你们六合门何怨何仇？你居然不顾江湖道义，率众夜袭，赶尽杀绝……，兄弟才知那使长剑的黑须老贼，就是六合剑许振寰……’”许家骅冷嘿道：“真是活见鬼了。”

只听那声音道：“你问他，就只有六合剑许振寰一人没有蒙面么？”

祝靖依言问道：“万兄看清楚了吗，那些黑衣人中，只有六合剑一个人没有蒙面么？”

万人俊道：“正是。”

那声音道：“叫他说下去。”

祝靖道：“后来呢？”

万人俊道：“当时兄弟看得大怒，正待拼剑，旁听有人喝了声：

‘躺下。’兄弟只觉脑后被人击中一掌，当场昏了过去。等到兄弟醒来，天色已经大亮，贼人也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但奇怪的是兄弟昏死了大半夜，醒来之后，竟然丝毫没有负伤。兄弟至今还想不明白，那一掌何以只击昏兄弟，而不把兄弟杀了？但当时庄上到处都是敝庄惨遭屠杀的尸体，惨不忍睹，兄弟急急奔到家母房中，两个伺候家母的使女俱已中了毒药暗器而死，家母……”他说到这里，不禁泪如雨下，接着道：“她老人家也直挺挺死在床上，主肩渗出黑血，分明也是中了贼人暗算，只是找不到一枚暗器，后来……兄弟发现家母右手，紧握一枚暗器。”

许家骅忍不住道：“六合门从不使用暗器，只不知那是什么暗器。”

万人俊道：“一颗只有茴香大小，色呈乌黑的星状之物。”

他说到这里，祝靖耳边那声音道：“问他有没有带来，给我老人家瞧瞧。”

祝靖道：“不知那暗器万兄可曾带在身上？”

万人俊道：“就在兄弟身上。”

祝靖道：“万兄可否取出来给小弟看看？”

万人俊道：“自然可以，”探手入怀，取出一个小小青布包。就在此时，突然有一条人影，疾如鹰隼，划空而来，落到万人俊面前。

乌光一闪，一柄细长的长剑，剑尖一挑，已将万人俊手上小布包挑了过去，双脚一顿，破空飞起。这一手当真快得无以复加，三个人根本连影子都没看得清楚，东西就被人家抢走！

万人俊首先警觉，口中大喝一声，霍地站起，正待纵身追去，只见那条腾空飞起的人影，忽然在半空中连翻了两个筋斗，砰然一声，跌落草地之上。

直到此时，大家才看清楚这人一身黑衣，瘦长身材，面如黄蜡，就像一头刚从山林中窜出来的黑豹，在地上一个虎跳，挺身而起，转身就跑但他刚纵出去一丈来远，忽然身躯一震，定在那里，再也动弹不得，这种情形，看得三人又是一怔！

突听一个苍老声音哈哈大笑道：“在我老人家面前，凭你这点微末小技，也敢来作怪？”

这声音既似来自天空，又像就在三人身边，直听得万人俊、许家骅二人大是惊异，不由举目四顾，但四月有什么人影？祝靖心知这黑衣人就是和自己说话的那位老人家制住的，心中也暗暗凛骇不止。这位老人家不见人影，也没见他出手，不知是如何把黑衣人制住的。

只听那黑衣人厉声道：“老贼你是什么人？躲躲藏藏算得什么人物？你也不打听打听大爷是何来历？”

那苍老声音哈哈大笑道：“你小子还不配问我老人家是谁？不过你敢对我老人家出言无状，那就得薄施惩罚。好，你自己给我掌嘴！”说也奇怪，那黑衣人果然双手齐举，左右开弓，在自己脸上，“劈劈拍拍”打了两个耳光。但三人看得出来，这两个耳光，决不是黑衣人心甘情愿打的，他那双目之中，迸射出怨毒之色，但却色厉内荏，不敢作声，这真把三人看得呆了！

只听那苍老声音又道：“好了，你们万、许两家的事情，已经不用我老人家多说了，你们两个娃儿，也不用自相残杀，一切因果，不妨问问这魔孙子，我老人家有事要走了。”

万人俊、许家骅同时仰首向天，恭敬地道：“多蒙老前辈指点迷津，万望赐示名号。”

但四周寂然无声，哪里有人回答？显然这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前辈高人，已经走了。

万人俊朝许家骅拱拱手道：“许兄，咱们两家血仇，幸蒙这位老人家指点，不但消解了兄弟和许兄一场误会，还替咱们截住贼人，冤有头，债有主，咱们得好好从此人身上，追究出残杀咱们两家的主凶是谁来。”

许家骅歉然道：“万兄说得极是。”两人同时走到黑衣人面前，万人俊伸手从他怀中，取出方才被抢去的布包，随手打了开来，里面果然是一颗色

呈乌黑、状若茴香的八角形暗器。

万人俊神情激动，目含泪光，颤声道：“许兄请看，这就是兄弟从先母掌心取下来的暗器了。”

许家骅道：“万兄先把此物收起，如今既有活口，咱们不怕他不招。”万人俊依言包好布包，揣入怀中。

许家骅狭长细剑，剑尖直指黄蜡脸黑衣人咽喉，切齿道：“你已落在咱们手中，要想活命，就得好好回答咱们问话。”

那黑衣人在两人走近之时，早已闭上了眼睛，一言不发。

万人俊冷笑道：“许兄说的话，朋友想必听到了，咱们要找的是真凶正主，朋友只要说出主谋的人来，咱们可以饶你不死。”

那黑衣人依然傲然挺立，紧闭嘴唇，对两人说的话，不理不睬，恍若未闻。

许家骅看得心头不禁冒火，指着他咽喉的剑尖，微一用力，喝道：“小子，咱们说的话，你听见了么？”

他手上长剑，何等锋利？这一稍微用力，剑尖已经刺破了黑衣人的皮肉，只见一缕黑血从他颈间渗出。人血都鲜红的，但黑衣人流出来的竟然是黑血！比墨还黑的黑血。

万人俊看得心头一动，忙道：“许兄，情形有些不对。”

许家骅听得一怔道：“哪里不对了？”就在这两句话的工夫在见黑衣人从颈间流出来一缕黑血，流到衣襟上，衣衫登时渐渐起了腐蚀。颈间，本来只刺破了一点皮肉，但这一瞬间之间，伤口已经溃烂，渗出来的黑血，愈流愈多。整个颈项和前胸等处，也逐渐起了溃烂，而且蔓延极快！

万人俊怀疑地道：“许兄剑上淬过剧毒？”

许家骅已经看得呆了，忙道：“兄弟从未在剑上淬过毒……”

话声未落，目光一注，发现自己手中长剑剑尖上，竟也乌黑如墨，心头不觉一惊，口中也随着“咦”了一声。万人俊自然也看到了，心中同样觉得十分惊奇，突然灵机一动，一声不作，右手抬处，剑尖一下挑破黑衣人右肩衣衫，同样在他手臂上轻轻刺了一剑，又是一缕黑血，从他臂上渗出。万人俊急忙收回长剑，朝剑尖上一看，果然也乌黑如墨，与许家骅剑尖上相同，生似淬过剧毒一般！

心头暗暗吃惊，忍不住，道：“好厉害的剧毒！”

许家骅道：“莫非他早已死了？”万人俊点头道：“不错，大概他自知生路已绝，服下了极为强烈的毒药。”

许家骅轻轻叹了口气，道：“看来这条仅有的线索又断了。”万人俊道：“他还留下了一柄长剑，咱们不难从他剑上、找出他的来历来。”

“哦！”他好像忽然之间，又想到了什么，接着说道：“还有那位祝兄，既是奉他师父之命，来替咱们两家解嫌，兄弟觉得他师父定然知道咱们两家的仇人是谁。”

许家骅道：“不错。”随着话声，两人不约而同转过头去。皆因这一阵工夫，未见祝靖跟着过来，只当他已经离去，哪知回头看去。

祝靖一个人仰首向天，怔怔地站在那里，好像在想什么心思！

看到两人朝他看去，立即含笑走了过来，问道：“二位兄台可曾问出口供来了？”他立身之处，和万、许二人不过两丈来远，居然连黑衣人一个身子在逐渐溃烂都没看到！

不，这一阵工夫，黑衣人一个身躯，血肉几乎已经化尽，只剩下一具其黑如墨的骨骼。

甚至连骨骼都在逐渐腐蚀，但却依然矗立在草坪上，并未倒下。敢情他在死去之前，早已站定了桩，双脚陷入地面，足有四五寸深，才支持着没有倒下去。原来就在万人俊、许家骅两人朝黑衣人走去时，祝靖原也想跟过去看个究竟！但就在他刚要举步之际，只听那苍老声音又在背后响起，说道：“喂，娃儿，你在这里站着，我老人家有话和你说。”原来这神秘老人还没离去。

祝靖喜道：“你老人家原来还在这里。”那苍老声音道：“娃儿，你说得轻声些！”

接着说道：“老人家已经到了渡口，又回来的。”

祝靖道：“你老人家可是想到有什么事，还未办妥么？”苍老声音道：“差不多，但你只说对了一半，我老人家是找你娃儿来的。”

祝靖道：“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差遣？”苍老声音道：“差遣是没有的，只是我老人家忘了见面礼。”

祝靖道：“你老人家要给谁见面礼？”苍老声音道：“自然是给你了，方才你叫了我老人家师父，师父岂能白叫？做师父的总该给些见面礼才是。”嘻嘻一笑，接着道：“我老人家穷归穷，出手可不寒酸，来，娃儿，时间不多，我老人家还有事去，要传你两手，记住了，这叫‘抓狗式’……”

祝靖声音入耳，突觉一股大力，从身后传来，自己左手竟不由自主地缓缓举起，五指一张即屈，朝前扣去，然后轻轻往下一顿，拍腕松手。手法十分简单，什么人都可一学就会。祝靖暗暗惊异，他从身后传入自己左手的这股力道，居然能像自己指挥自己的手一般，伸缩自如，这份功力，简直不可思议，难怪方才那黑衣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

心念转动之际，只听苍老声音又道：“还有一记，叫做‘打狗式’……”话声甫落，祝靖但觉自己左手，忽然朝身后挥去，这一记也十分简单。

祝靖想到自己家传剑法中，有一招‘寒梅迎春’，右手长剑剑尖斜指，划起一个小圈，左手剑诀就是向后斜挥。老人家这记“打狗式”，就和向后斜挥的剑诀差不多，这比方才那一招“抓狗式”，还要简单得多。这位老人家一身武功，可说已臻化境，他方才还说他穷归穷，拿出来的见面礼可不寒酸，但他教自己的这两招庄稼把式，祝靖几乎要笑出声来。这种招式，只能打打普通野狗，如若遇上自己庄上的虎契，你手一伸，不被咬断才怪！只闻苍老声音哼，道：

“小娃儿，你可是觉得我老人家教你的手法太简单了，不够奇奥，对不对？不信，回去跟你老子试试，我老人家可以保证，连你老子都得摔上一个大筋斗。”

这话祝靖自然不信，心想：“你当我爹是谁？”苍老声音又道：

“我老人家也懒得和你解释，你自己慢慢琢磨，自会须悟，莫要小看了这两记打狗招式，练纯熟了，一世不受人欺。好了，我走了，赶得回来，咱们今晚就在南北和楼上见。”这回，他是真的走了，没有再作声。

祝靖听他把两招简单招式说得如此神妙，心中虽有些不信，但因这位老人家的武功，实在太高了，又使他不得不信。这就依照方才左手徐徐举起的动作，演练了一遍，因为这招“抓狗式”手法很简单，自然一学就会。再练第二招“打狗式”，左手往后轻轻一挥，自然也悉中规中矩，丝毫不难。

他试过这两记招式之后，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何以这位老人家却说得如此郑重！听他口气，好像这两记招式练熟了就天下无敌一般！不，这位老人家游戏风尘，但他决不会骗自己，莫非这两招简单招式之中，隐藏着高深武学不成？想到这里，忍不住又把“抓狗式”、“打狗式”，重新练了一遍。

说也奇怪，你觉得它简单，再简单也不过，这回慢慢地一琢磨，竟然觉得并不简单了，但他所能体会的，也只是有此感觉而已，要问他如何不简单，却又说不出来。当然，有这点感觉，已经够了！祝靖不是呆头鹅，他已从这点不简单的感觉，坚信自己想的不错，这两记简单招式之中，果然隐藏着高深武学，一时仰首向天，欣喜欲狂。

当祝靖看到黑衣人血肉尽腐，只剩下了一副乌黑的骨骼，挺立如故，不觉机伶伶打了个冷襟，吃惊道：“他怎么了？”许家骅道：“他服毒死了。”

万人俊正从地上拾起黑衣人那柄细长乌黑的长剑，说道：“他这柄长剑上，也淬了奇毒，而且这种毒，显然不是普通毒药，江湖上使用的人不会大多，不难查出他的来历来。”许家骅道：“万兄，令堂临死之时，手中握的那枚暗器，也淬过毒药，而且这两件东西上，显然是同一种剧毒。江湖上以用毒驰名武林的，莫过四川唐门，咱们去一趟四川唐门，就可知道了。”

万人俊因黑衣人全身溃烂，他挂在腰间的剑匣也染了血污，跌落地上，蚀成斑斑铁锈，不敢去取，手中只是握着乌黑长剑，朝祝靖抱抱拳道：“兄弟和许兄两家误会成仇，幸得祝兄令师及时援手，消除两家误会。只是这贼子服毒自戕，一句口供也没问出来，因此兄弟想请教祝兄一件事。”祝靖道：“万兄要问什么？”万人俊道：“祝兄奉尊师之命，特地赶来替咱们两家解去嫌怨，定然知道杀害咱们两家的仇人是谁了？”

祝靖道：“兄弟不知。”万人俊道：“祝兄纵然不知，想来尊师定然清楚，只不知尊师名号如何称呼？”祝靖脸上一红，悻悻说道：

“不瞒万兄说，兄弟跟随万兄而来，只是出于好奇。到了此地之后，遇上一位隐身高人，他要兄弟出面，先劝二位住手……”

许家骅插口问道：“祝兄也不知道这位隐身高人是谁吗？”祝靖红着脸道：“不知道，当下就把方才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许家骅叹了口气道：“这么说来，这位老人家纵然知道咱们两家的仇人是谁，咱们也休想找到他老人家探问了。”万人俊沉思道：

“据兄弟所知，武林中高人虽多，但具有像方才那位老人家那样神通广大的，只有一位，而且方才他老人家插手的经过情形，也和那位前辈高人游戏风尘的习性，颇为相似……”他不愧是黄山世家出来的，平日见多闻广，敢情已经想到这位隐身高人是谁了。

许家骅问道：“万兄说的这位高人是谁？”万人俊道：“反手如来。”

许家骅双眉一掀道：“万兄说得不错，只是这位老人家神龙一现，不知道去了哪里，又如何找得着他？”祝靖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不知他们说的反手如来是什么人，但又不好多问。

万人俊道：“北峡山隐居着一位高人，道号知机子，对武林掌故最是熟悉，而且还善知过去未来，此地离北峡山已是不远，咱们去找他问问，也许知道这柄淬毒剑和八角星暗器的来历，不知许兄意下如何？”许家骅道：“兄弟也听说知机子其人博学多闻，善解天下疑难，去问问他也好。”

万人俊看了祝靖一眼，问道：“祝兄是否也有兴趣，和咱们同去北峡山一行？”祝靖道：“兄弟另有事去，恕不奉陪了。”

万人俊道：“祝兄既然另有事去，后会有期，咱们就此别过。”许家焯也拱拱手道：“祝兄珍重。”两人相偕别去。

祝靖原无一定去处，只因那位隐形老人说过：“赶得回来，咱们今晚就在南北和见。”因此，他决定留下来，晚上可以见到这位神秘莫测的高人。这时看看时间，差不多只是申牌时光，回到南北和，取了马匹，就在东大街上，找了一家叫做高升栈的客店，准备先落下脚来。”

门口一名伙计接过马匹，另一名伙计连连哈腰，说着道：“相公请进。”祝靖跨进店堂，脚下一停，说道：“我不喜吵闹，可有清静些的房间？”

那店伙连声应道：“有，有，小店后边，最是清静不过，相公请随小的来。”说着，领着祝靖往里走去。这是最后一进院落，庭前放着十几盆花卉，果然十分清幽。店伙打开右首一间客房的门，陪笑道：“相公请看，这间房又清静、又宽敞，后院没有闲杂人等进来，最适合像相公这样的读书人居住了。”

祝靖举目看去，房间果然相当宽敞，后窗外，是一片菜畦，打开窗户，清风徐来，这就点点头，表示满意。客店伙计都是势利眼，巴结着打来洗脸水，又沏了一壶香茗送上，才行退去。祝靖随手关上房门，洗了把脸，眼看天色还早，就在房中练习那位隐形老人传给自己的两招手法——“抓狗式”和“打狗式”这回，他完全相信这两招手法名称虽然俚俗，其中却隐藏着高深武学，因此，练习之时，专心一志，十分认真，同时动作也施展得相当缓慢。哪知练了半天，这两记招式，明明隐含玄机，但你越把它看得深奥无比，却又平淡无奇，毫无玄奥可言。这样又反复练习了一阵，终于给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这两记招式，你不可把它看得太深奥，因为看得太深奥了，就会运气行功，练得十分缓慢，这样一来，就失之呆板，毫无变化可言。但如果你把它看得大简单了，同样失之草率，里面隐藏着的变化，就使不出来。总之，这两记招式，必须出乎自然，灵活使用，才能恰到好处。他有了这一发现，心头暗暗高兴，道：“自己钻了半天牛角尖，其实还是这么简单。”

这时天色已经渐渐昏暗下来，店伙掌上了灯，一面伺候着道：

“相公晚餐上街去吃，还是要小的去吩咐厨下，替你老准备几式可口酒菜？”

祝靖道：“不用了，我已和朋友约好。”店伙连声应是，退了出去。

祝靖佩上七星剑，翩然出门。这时大街上，已是万家灯火，行人络绎，比白天还要热闹。祝靖生得脸如傅粉，唇若涂朱，加上一双水样晶莹的眼睛，俊美已极，只是个子瘦小了一些，但穿着三寸高的粉底靴，看上去一样身长玉立。一时把走在大街上的姑娘们，一个个看得着了迷，眼波流盼，眉目传情，心头暗自询问着：“这是谁家的少年郎君？”

祝靖自然并不知道，他走到南北和，径自登上二楼。跑堂的眼光有多尖，一下就认出祝靖中午来过，连忙迎上一步，含笑招呼道：

“相公来得正好，还有一个这靠窗的雅座。”

说完领着祝靖走到靠窗的一张座位，陪笑道：“这里面临大街，相公一面喝酒，一面可以划览夜景，咱们城里的姑娘，白天不敢出门，都是晚上约着同伴，出来逛街。相公这座位，正好看到姑娘们花枝招展的从大街上经过。”他因祝靖是熟客，才显得特别巴结。

祝靖年少脸嫩，被他说得脸上微红，点了酒菜，就一手托着茶盅，别过头去，欣赏街景。这里正当十字街口，两边商店，灯火辉煌，行人熙攘往

来，还不时有一二辆马车叮当过市。一阵阵弦管清唱，因风传来，当真比白天热闹得多。

就在他打量之际，无意中发现对街一家绸缎店的门口，站立着一个黑衣人，正在仰首朝自己看来！不，他也许是闲眺，自己不也是看到他了么？心中想着，不觉移开目光，朝别处看去。突然，他心头一动，迅快忖道：“不对！这人脸如黄蜡，又穿着一身黑衣，不是和校场中凌空飞泻，抢走万人俊的布包，后来眼毒自戏的黑衣人，形状相同么？”一念及此，急急再回头看去，那黑衣人却已走得不知去向。

这时正当夜市最繁盛的时候，酒楼上的食客愈来愈多，五间大厅，坐了个满堂。人一多，就乱哄哄的嘈杂起来，猜拳喝令，和跑堂的尖声吆喝，响成一片！跑堂送上酒菜，一面陪笑道：“实在对不起，今晚客人多，教相公久等了。”说着，替祝靖斟了一杯酒。

祝靖道：“不要紧。”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敢情他不会喝酒，在喝酒的时候，微微攒了一下眉。跑堂的陪笑道：“相公读书人，好说话，这些客人，菜上慢了，就会拍桌子……”

正说着之间，忽听楼下响起一个破竹似的声音，大声唱道：“穷和尚，和尚穷。没单挂，没庙住。不烧香，不点钟。赤脚走十方，破钵挂西风。为修五脏庙，行脚酒肆中。

遇上有缘人，酒肉来斋供。”

第十三章 酒肉和尚

猜拳的两人，看得又气又怒，左首一个喝道：“和尚，你这是什么意思？”穷和尚笑嘻嘻地道：“两位施主为了一杯酒，争得面红耳赤，穷和尚是出家之人，与人为善，替二位施主把酒喝了，不就没事了么？”口中说着，随手在盘中抓起三四片卤牛肉，往嘴中塞去。

右首一个怒声道：“你怎么可以用手抓菜？”穷和尚笑道：“喝了酒，不吃些菜压一压，很快就会醉。施主布施几片牛肉，让穷和尚带它上西天佛国去走一遭，正是莫大善举，福德无量。”说完，已经走了开去。

右首食客气愤地道：“真是酒肉和尚，岂有此理。”穷和尚嘻嘻直笑，又高声吟了起来：“肉要红烧酒要醇，流连酒肉在风尘。芒鞋破袖住人笑，不是龙华会上人。”他那破竹似的喉咙，怪声怪气，却自以为韵味十足，洋洋自得。一边走，一边又东张西望，朝这桌看看，朝那桌望望，一直走到祝靖的桌子边上，忽然脚下一停，笑嘻嘻他说道：“还是这里清静些。”他朝祝靖合掌一礼道：“阿弥陀佛，小施主一个人坐在这里，看来和我佛有缘。穷和尚这顿斋，总算是有着落了。”也不待祝靖答话，拉开板凳，就在对面坐了下来。

祝靖眼看这穷和尚虽然疯疯颠颠，但他口中唱的道情和刚才那首诗，不但深含禅理，也称得上是好诗，他家学渊博，平日除了学武，也兼及待丈，因此对穷和尚不觉肃然起敬，拱拱手道：“大师父只管请坐。”穷和尚嘻嘻直笑，点头道：“小施主深具慧根，果然和我佛有缘，穷和尚说不得只好叨扰了。”话声一落，拍着台子，放开破竹喉咙，大声叫道：“堂倌……堂倌……”

跑堂的赶忙跑了过来，皱着眉头，说道：“和尚，你嚷什么？”穷和尚倒挂八字眉一挑，两眼一瞪，看了跑堂的一眼，道：“堂倌，你是酒楼上专门伺候客人的，对不对？穷和尚上得起酒楼，就是客人，这和和尚两字，也是你叫的么？”

跑堂的道：“那么要我叫你什么？”

穷和尚道：“你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跑堂的道：“酒楼里，喝酒吃荤，从没出家人上来过，我怎会知道？”

穷和尚道：“好，就算你不知道，那就由穷和尚教你吧，遇到和尚不能叫和尚，要叫大师爹爹。像我穷和尚这样，年纪老的，就得叫一声大师爷爷。”跑堂的道：“我只听人家叫大师父，老师父，哪有叫大师爹爹，大师爷爷的？”

穷和尚大笑道：“原来你知道，哈哈，大师父和大师爹爹又有什么不同？难道你父亲，不是你爹爹么？”跑堂的不耐烦道：“好了，好了，你要吃什么？”

穷和尚道：“你不叫我大师爹爹，我佛如来一生气，就会罚你跌一跤。”跑堂的道：“我跑了十几年的堂，从没跌跤过，你还是点菜吧，只是咱们这里不备素菜。”

穷和尚道：“好，好，穷和尚从不念经，自然也不用茹素了。”跑堂的道：“那你就点吧。”

他就是不肯叫他大师父，穷和尚道：“你听着，先来卤牛肉一大盘，鸭翅膀一盘，花雕二斤，再要厨下做一个鸡丝火腿鱼翅羹，炒虾仁，红烧蹄花，再加清炖香肉汤一大碗。”他一个人居然点了这许多菜。

跑堂的道：“小店不卖香肉。”穷和尚道：“穷和尚知道你们这里不卖香肉，你不会到对面弄堂口去给我买一碗来？”

跑堂的道：“好吧。”转身就走。穷和尚喊道：“卤牛肉、鸭翅膀、花雕二斤先来。”

跑堂的没有作声，到柜上打了个转，又空着手走了过来，但他还没有走到穷和尚面前，突然脚下一绊，身子往前一冲，砰的一声，摔在楼板上。这下摔了个狗吃屎，差幸他空着双手，没端酒菜，但也摔得不轻。他满脸通红，爬了起来，一手摩着膝盖，一跷一跷地走了过来。穷和尚大笑道：“阿弥陀佛，穷和尚不是说过，你不叫我大师爷爷，我佛如来会生气的，如今果然应验了。”接着“咦”了一声，问道：“我要你卤牛肉、鸭翅膀、花雕先来，你怎么没送来？”

祝靖听得心中不禁一动，但自己就坐在穷和尚对面，根本没看见穷和尚有何举动。

跑堂的有些气愤，冷笑道：“你叫的菜，一共要二两七钱三分银子。”

穷和尚两眼一翻，气道：“你当穷和尚吃不起？”

跑堂的大声道：“咱们这里，白吃白喝的人，每天看得大多了，你一个人，要了这许多菜，分明是存心……”穷和尚听得大怒，霍地站起，一把抓住了跑堂的后领，尖声道：“存心什么？你说我穷和尚存心讹吃来的，是不是？告诉你，穷和尚人虽穷，如果没找到有缘人，就不会坐下来点菜。你不问问清楚，就狗眼看人低，若是在我穷和尚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把你从楼窗口摔到大街上去。”他口中说着，一手已把跑堂的像抓小鸡般提了起来，手一伸，就提着他向槛外伸去。

这下直吓得跑堂的大声呼救，叫道：“大师爷爷饶命，小的有限不识泰

山，你……你老千万松手不得。”全堂吃客眼看穷和尚一手提着跑堂的伸出窗槛外去，全都吃了一惊。穷和尚听得嘻嘻一笑，把手缩了回来，往楼板上放，说道：“你早叫我一声大师爷爷，不就没事了么？”接着伸手朝祝靖一指：“你问问这位小施主，穷和尚这一顿酒，是不是他请的客？”

跑堂的吓得灵魂出窍，放到地上，双脚一软，差点跪了下去。

祝靖忙道：“这位大师父说的不错，他要什么，只管送来，酒帐全算在我的帐上。”跑堂的哪敢再说，诺诺连声，退了下去。穷和尚嘻嘻一声，叫道：“喂，别忘了卤牛肉、鸭翅膀、花雕二斤先来。”

这回，酒帐有了着落，跑堂的也吃了苦头，哪里还敢怠慢。一会工夫，就端着一盘卤牛肉，一盘鸭翅膀，两个一斤装的锡壶，一起送上来，一面给穷和尚面前摆好杯筷。

穷和尚早已等不及，一把抓过酒壶，凑着嘴咕嘟喝了一阵，用他又脏又破的袍袖，抹抹嘴角，笑道，“痛快，喝得痛快，唔，小施主不要客气，来，来。”口中说着“来”，也不用筷子，伸手往盘中抓起几片牛肉，往嘴里塞去。祝靖看他一副几穷凶极恶的吃相，暗暗攒了下眉头，说道：“大师父请，在下酒量有限，已经差不多了。”

穷和尚抓着一只翅膀，一阵乱啃，说道：“小施主是读书相公，斯文得简直跟小姑娘一般，像我穷和尚酒肉不忌，却时常三月不知肉味，今晚饱餐一顿，就可以饿上三个月，哪有什么差不多的？”一手又抓了几片牛肉，刚刚塞入口中，右手又抓起酒壶咕咕直灌。他一张嘴，又是酒，又是肉，几乎忙得喘不过气来。祝靖听穷和尚说他像小姑娘一样，不禁脸上一红，没去理他。好在穷和尚忙着吃喝，也没工夫和祝靖说话。这时正是酒楼上生意最好的时候，全堂爆满，猜拳赐令，响成一片。

祝靖不住地举目四顾，他要等的那位神秘老人一直没来，却来了这位一股馋相的穷和尚，吃相馋，还不要紧，最讨厌的是他说话带骨头，疯疯癫癫，没有分寸。只见跑堂的双手捧着一个大海碗，三脚两步走了过来，说道：“大师父，香肉来了。”

他这一走近，不由看得一呆，一大盘卤牛肉、一盘鸭翅膀、两壶花雕，只这一阵工夫，已经一扫而空！

穷和尚一听香肉来了，赶忙伸手去接，一边嘻嘻笑道：“跑堂的，快给我添酒，再来两斤，吃香肉不可没有酒，快快……”接过海碗，也没往桌上放，凑着嘴就喝。这碗香肉汤，热气腾腾，谁都看得出滚烫无比，穷和尚端着就喝，好像越喝越有滋味，连汤带肉，往口里直吞。等跑堂的送上酒来，一大海碗滚烫的香肉汤，已经进了穷和尚的肚里。跑堂的放下酒壶，穷和尚也正好放下海碗，就抓起一把酒壶，对着嘴灌。跑堂的回身就走，接着端来了一盘炒虾仁，一盘红烧蹄花，放到桌上，正待退下。穷和尚招招手，叫道：“堂倌，慢点。”跑堂的可不敢再得罪他，问道：“大师父有什么事？”穷和尚笑道：“添酒。”

跑堂的讶异地道：“小的方才已经给你老添来了。”穷和尚笑道：“你添来的酒，都已经流进我穷和尚的肚里去了，你再送两斤来。”

他喝酒比喝水还快，转眼工夫，就喝下了四斤花雕，他一边说话，也没和祝靖客气，双手端起一盘炒虾仁，用筷子一阵乱拨，像风扫落叶，唏哩呼噜连吞带咽送下肚去。放下空盘，又把一大盘红烧蹄花移到面前，正好跑堂的又送上两壶酒来，穷和尚连忙仰手去接，一面说道：“快拿来。”接过酒

壶，又直着脖子就喝。他好像永远吃不饱一般，眨眼工夫，又把一壶酒喝完，搥搥袖子，拿起竹筷，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着红烧蹄花。

这是他自己说的：“肉要红烧酒要醇”，红烧肉自然最合胃口了。邻居几张桌上的食客，都被穷和尚的惊人食量，看得目瞪口呆，大家几乎忘了吃喝，只是看他一人表演。

祝靖等了许久，那位神秘老人一直没来，先前，他还认为这穷和尚出口成章，一定是一位游戏风尘的诗僧，自己闲着没事，可以和他谈谈诗文。哪知穷和尚只顾吃喝，忙个不停，而且吃相之馋，俗不可耐，愈看愈觉俚鄙，索性转过头去，凭栏看着街上景色，心中大是不耐。这要换在平时，他早已起身走了。如今一来那位老人家对他有传艺之恩，二来，他也渴望见见那位神秘的隐身老人，因此只好耐若性子干等。

一大盘红烧蹄花，转眼盘底翻天，穷和尚敢情觉得太油腻了些，舌头咂咂嘴唇，打饱嗝，伸手抓起酒壶，又喝了两口。跑堂的又端着一个大圆盘的鸡丝火腿鱼翅羹送来。

穷和尚放下酒壶，伸了个懒腰，摸摸肚皮，笑道：“看来差不多了。”跑堂的心中暗道：“你早该差不多了。”但口中却连应了两声“是”，陪笑道：“大师父可是吃不下了。”

穷和尚眯着眼睛，傻笑道：“我自己点的菜，我总得把它吃下去。再说，难得有人请我大吃大喝，光是这盘鱼翅，就得化一两二钱银子，不吃岂不可惜？”敢情他酒也喝得差不多了，眯着眼睛，连说话都有些不大清楚了，跑堂的看他望着自己傻笑，心头有些发毛，不敢和他咯索，正待退走。

穷和尚道：“堂倌，再给洒家来两斤花雕。”跑堂的吃惊道：“你老还要添酒？”穷和尚手里拿着酒壶，说道：“这里已经不到半斤了，没有酒，这盘鱼翅羹如何送得下去？”跑堂的这一阵子，上菜添酒。

差不多只伺候他一个人，闻言连连点头道：“好，好，小的给你添酒去。”

穷和尚道：“慢点，你别以为穷和尚喝醉了，酒里可以兑水，告诉你，只要掺上一滴水，和尚都吃得出来。”跑堂的道：“大师父放心，小店规规矩矩做生意，酒里哪会掺水？”

穷和尚挥挥手道：“去，去，不掺就好，还不快去把酒拿来？”跑堂的果然又送来了两壶酒，前后已是八斤。穷和尚打着酒嗝，端过大圆盘，又低下头去，大吃大嚼起来，这回吃相更难看，不大工夫，已把一大盘鱼翅吃了个精光。然后又伸手取过酒壶，把两斤花雕一起灌了下去。才醉眼迷糊，酒气醺醺地站起身子，双手拍着他那如瓢大腹，哈哈大笑道：“今天你吃得痛快了啊？这得归功于这位小施主和我佛有缘，布施斋供，功德无量，阿弥陀佛。”他双手合十朝祝靖行了个礼，踉跄着朝外走去。

但他只走了三步，忽然又回过身来，醉态可掬地朝祝靖嘻嘻一笑，说道：“小施主也不用再等了，你等的人，今晚不会来了。”祝靖听得大奇道：“大师如何知道的？”

穷和尚大笑道：“你知道的，穷和尚自然知道；你不知道的，穷和尚也知道；穷和尚不知道的，还有谁会知道？”随着话声，已经摇摇晃晃地扶着楼梯下楼。祝靖看着他疯疯癫癫，摇摇晃晃下楼而去，突然心头一动，曾经想起万人俊说过，那神秘老人，可能就是反手如来。自己虽然不知反手如来是准，但这人既称如来，自然是和尚了。莫非这穷和尚就是反手如来？

“不错，就是他！不然他怎会知道那位老人家和自己有约？又怎会知道

他不来，只有他已经来过，酒醉肉饱走了，才不会再来，才要自己不用再等。”心念闪电一转，急急站起，招呼堂倌，问道：“一共多少银子？”跑堂敢情早就算好了帐，立即笑道：“回相公，一共是四两三钱三……”

祝靖没待他说完，随手取了一锭五两重的银子，往柜上一放，说着：“多的不用找了。”说完，快步追下楼去。他和穷和尚前后不过转个念头的时光，但等他追出酒楼门口，哪里还有穷和尚的影子？这时夜市虽没有华灯初上时那么热闹，但行人往来，还是不少，若不知他往南往北，就无从追起。再说，他要是存心不让自己知道，你就是追在他背后，也休想追得上他。祝靖站在酒楼门口，望着大街上往来的行人，怔怔地出了会神，就举步朝街尾走去。回转高升栈，走到幽静的后进，已完全像住家一人除了西首厢房还有一点灯火透出之外，其余几个房间，都已熄灯就寝，听不到一点人声。月光照在阶前，明澈如水，显得分外清幽。

祝靖走到长廊尽头，举手推开房门，突然，他脚下停住了！因为他发现已经有人先在房中，一个人静静坐在窗下一张椅子上。

房中虽没点灯，但窗外明亮的月光映照之下，房中并不太暗，这一刹那，祝靖已看清楚这人一身黑衣，脸如黄蜡，赫然正是酒楼上看到站在对街绸布店门口朝自己偷看的那个黑衣人。祝靖心头暗暗哼了一声：“此人果然是冲着自已来的。”

黑衣人目光一抬，看他推开房门之后，只是站着不动，不觉微微一笑道：“你站在门口、可是不敢进来么？”祝靖冷笑道：“我还当自己走错了房间呢！”

黑衣人缓缓站起身来，说道：“你没走错。”祝靖举步走入，目光直注对方，哼道：“那是朋友走错了房间了。”

黑衣人道：“我也没有走错。”祝靖道：“此话怎说？”

黑衣人道：“因为我在等你。”祝靖道：“你等我有何事？”黑衣人眨动眼睛，深深地注视着他说道：“我要和你谈谈。”祝靖道：“你要和我谈什么？”黑衣人一笑道：“你好像怀疑我来意不善吧？”

他这一笑，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这和他那张冷酷的蜡黄的脸孔，太不相称了。

这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若是生在女子口中，这女子必定会是个绝色佳人，只可惜这副细致洁白的牙齿，竟生在冷酷蜡黄的男人脸上，那真是生错了地方。但祝靖并没注意到他生硬的笑容，也忽视了他笑的时候那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只是冷冷说道：“就算你来意不善，又能怎样？”黑衣人显然没有恶意，他又深深地盯了他一眼，说道：“这是你的房间，我来找你，至少是你的客人，瞧你这般模样，岂是待客之道？”祝靖似已感到不耐，双眉微攒道：“你有话就请说吧。”黑衣人道：“我想你对我这副装束，应该不陌生吧？”祝靖道：“不错。”黑衣人道：“你两个朋友去了北峡山？”

“嗯。”祝靖目光凝视着黑衣人黄蜡般的脸，说道：“你都知道了？”黑衣人又露齿一笑道：“我知道的，只怕你还未必知道呢？”

祝靖冷漠地道：“你还知道什么？”黑衣人徐徐道：“你两个朋友，只怕有去无回了。”

祝靖突然睁目道：“你说什么？万人俊……他们有了危险？”倏地跨上一步，左手一探，一把扣住黑衣人的脉门，顺手往下一顿，五指一松，黑衣人一个人竟毫无还手之能，居然被他摔一个大筋斗，跌坐地上。原来祝靖心

头一急，无意之中使出了那记“抓狗式”来。

他一见黑衣人被他摔倒地上，霍地又跨上一步，右手“呛”的一声，掣出七星剑，剑尖直指对方咽喉，喝道：“快说，你们又有什么阴谋？……”

但他焉知黑衣人一身武功，其实甚是了得，虽然一时不备，被他一记怪招所制，只是他剑尖还没遇到，黑衣人他已经身子一缩，滑溜得像泥锹一般，在地板上一下滑出去八尺来远，挺身跃起，同时也锵的一声，撒出一柄二尺四五寸长的短剑，气道：“你这人真不识好歹，我若要害你，你早就没命了。”祝靖似是没有听见他说些什么，只是冷笑一声道：“我不会杀你的，你说，你又有什么诡计，要去害万人俊他们？”

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他和万人俊只是萍水相识，并无深交，但一听到万人俊有危险，他就心头焦急得紊乱如麻，这大概是缘吧？

也就是古人说的惺惺相惜了。黑衣人一漾手中短剑，冷冷说道：

“你若要我说，也不是难事，第一是胜了我手中宝剑，第二是我胜了你，也会告诉你的。”这人敢情是天生的牛脾气。

这若算是打赌的话，胜了他手中宝剑，那是他赌输了，自然要说；但他胜了祝靖，那是赢家，该可不说了，但他却答应祝靖，胜了也会告诉他的。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方才被“抓狗式”所制，心里不服气，要和祝靖在剑上比划比划，至于祝靖问他的话，他本来就存心告诉他的。但这也不对，他怎会对外人泄漏他们内部的秘密呢？祝靖是个生性高傲的人，闻言冷笑一声道：“就这么办，我若是败在你剑下，你就不用说了。”

黑衣人道：“那你是想知道你朋友的消息了？”祝靖听他提到万人俊，心头不由大怒，眼睛里发出火花，哼道：“你当我胜不了你了“你”字出口，长剑倏进，飞刺出去。

黑衣人身形一侧，不退反进，剑光一闪，避剑还击，朝祝靖左肩削去。祝靖见他身法奇特，心头暗暗一凛，身子半转，出手加快，眨眼之间，刺出了三剑。黑衣人一柄短剑，十分灵活，身如逆水游鱼，左右摆动，祝靖刺出的三剑，却是贴着他的身子错过，连他衣服也刺不到一角。但他短剑，却剑光连闪，既快又毒，剑剑不离祝靖身前大穴，剑剑俱是杀着。只是他每一剑都在递到一半，还未刺到之际，就中途撤了回去。显然，他是手下留了情。祝靖心头着实恼怒，剑法展开，使得更快，恨不得一剑把对方杀死。

两人倏进倏退，在房中打了十几个照面，祝靖身上已经有了汗水，他把几乎最拿手的剑法，都使了出来，就是胜不得黑衣人分毫。心头是又惊又急，突然心中一动，故意剑法一滞，露出空门。要知黑衣人手中使的是一柄短剑，只有二尺四五寸，比起祝靖三尺三寸长的七星剑，实足短了将近一尺。因此他不论攻拒，都得配合他逆水游鱼般的身法乘隙进招。此刻一见祝靖露出空门，身形倏然滑进，剑光一闪，改削为拍，用剑身朝祝靖执剑右手脉门上拍来。这一记若是给他拍中，祝靖长剑就得脱手了，就在此时，他突觉右腕一麻，已被祝靖一把扣住了脉门。一点剑尖，同时抵在他咽喉之上。

祝靖得意地道：“还不放下手中短剑？”原来他在情急之下，使了一记“抓狗式”，果然劲而易举地把黑衣人制住。黑衣人眨着一双深沉的大眼睛，光芒闪动，既是愤怒，又像赞赏似的，披披嘴道：

“你就只会这一手。”

祝靖道：“只要把你拿下就行了，你还不放下短剑，从实说来？”

黑衣人轻微地挣动了一下，说道：“快些放开，我说就是了，我不是为

了给你送信来，还会在这里等你？”

祝靖意外地道：“你是给我送信来的？”黑衣人目含幽怨，说道：“你还不相信？”

祝靖心中暗道：“这人怎么有些娘娘腔！”一面缓缓收回长剑，说道：“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我自然会相信。”

黑衣人道：“那你先放开我。”祝靖心想：“谅你也逃不出去，放开就放开。”心念一动，口个说了声：“好。”果然五指一松，放开了黑衣人手腕。

黑衣人也把短剑收入鞘中，然后举手一把摘下包在头上的黑布，但见一堆乌云似的秀发，立时披散下来。祝靖惊异地道：“你是女子。”

黑衣人展齿一笑，又从脸上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这下由蜡黄而冷漠的面子，登时变成了少女娇美的粉脸，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娇羞不胜，欲言又止。祝靖望着她，惊异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黑衣少女脉脉含情地道：“我叫黑玫瑰。”

祝靖问道：“你们都是女的？”黑玫瑰道：“不，他们是黑龙会的人。”

祝靖道：“你不是黑龙会的人么？”黑玫瑰微微摇摇头，赧然道：

“实不相瞒，我原是百花帮的人，被派在黑龙会，目前我任务已了，就要回去了。”她不待祝靖问话，接着又说道：“只因相公两个朋友，前去北峡山，已被他们知道，黑龙会用飞鸽传递消息，一日千里，只怕相公两个朋友还未赶到北峡之前，他们早就张网以待。我欲助无能，故此不揣冒昧，特来相告，相公最好是追上他们，劝劝他们，对那枚毒药暗器，不可再追究下去了，否则，黑龙会的人决不会放过他们的，就是相公，也是少管闲事的好……”

她在说话之时，迅快地挽起秀发，包上黑巾，倏地站起身来，接着说道：“好了，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也该走了，相公玉体珍重。”

话声一落，莲步轻盈朝处走去。但她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过头来，这一瞬工夫，她已经覆上了蜡黄面具，只有那双清澈的大眼睛，含着无限情意，望了祝靖一眼，转身疾奔而去。

祝靖看得暗暗好笑，心想：“这小娘儿大概对我动了情了。”黑玫瑰飞身上屋，出了客栈，就飞身落地，一路朝南奔行。

刚到三宫殿附近，就见前面不远处，似有两个黑幢幢的人影，口左一右站在路旁。

要是没有月色，黑夜里不走到近前，绝难发现前面有人，但今晚正是月半，也就是朔望，月色大佳，那两幢黛影，既不是树，自然是人了，黑玫瑰为人何等机警，一见前面有人，伺立路旁，敌友不分，她哪肯自己送上去？脚下立时停了下来。她方一停步，却发现对方两个人影，已经缓缓移动，朝自己逼来。黑玫瑰依然站着没动，但她右手已暗暗握住了剑柄。这紧原是一瞬间的事，那两个人影已如鬼魅般到了自己面前。黑玫瑰这下看清楚了，这两个人一色黑布劲装，一个脸如黄蜡，另一个脸如死灰，黑沉沉的，看上去有些阴森。黑玫瑰一眼就认出站在前面的那个黄蜡脸，正是和自己同来的黄字二十七号。

他不是已经跟踪万人俊、许家焯去了北峡山么？此时忽然见他和灰脸人同时在这里出现，不觉暗暗一惊，慌忙躬身一礼，说道：“属下黄字二十八号，见过巡主。”原来那灰脸人叫做“巡主”，“巡主”敢情是黑龙会的职称。

灰脸人阴恻恻道：“二十八号，你知罪么？”黑玫瑰心头一震，但她脸

上戴着面具，自然丝毫不动声色，只是惶恐地躬躬身道：“属下不知犯了什么罪？”

灰脸人冷冷一哼道：“大胆”丫头，在我面前还想抵赖么？”黑玫瑰道：“巡主明鉴，属下真的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触犯了会中的哪一条规章？”

灰脸人沉哼道：“你真的不知道么？好，二十六号，你告诉她。”

黄蜡脸汉子应了声“是”，冷漠地笑了笑：“属下此次临行之时，奉有郝堂主密令，认为二十八号颇有可疑之处，要属下随时注意你的行动……”黑玫瑰道：“我又不是郝堂主的手下，他如何会知道我可疑不可疑？”

黄蜡脸汉子道：“你是水堂主手下，郝堂主这道密令，自然是受水堂主委托的了。”接着说道：“九号服毒自裁之后，我故意说要跟踪那姓万、姓许的两个小子下去，其实咱们在金神墩有人，根本用不着我跟踪，我那么做，只是为了看看二十八号的行动，有无违纪之处……”黑玫瑰冷笑道：“我哪里违纪了？”

黄蜡脸汉子阴笑道：“今晚你去高升客栈作什么的？”黑玫瑰冷冷说道：“我因那姓祝的留在安庆不走，想去睬睬他的盘子，这有什么不对？”

黄蜡脸汉子道：“你和他说了些什么？”黑玫瑰冷笑道：“你既是暗中跟踪我去的，自然都看到了，何用再来问我？”

灰脸人道：“是你在问我？”黑玫瑰望了灰脸人一眼，欠身道：

“巡主还是问二十七号吧，属下自思并无过错。”

灰脸人道：“你不必再辩了，放下兵刃，随我去见水堂主。”黑玫瑰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右手紧握剑柄，说道：“既然巡主不信属下之言，我自己会去面见水堂主的。”灰脸人一双死灰色的眼睛，注视着黑玫瑰，徐徐说道：“=十八号，你敢抗命么？”说着话，从怀中取出一条黑色细链，链子上还有一个精制小巧的铁锁，当的一声，往地上一掷，喝道：“你自己戴上吧。”黑玫瑰眼看对方取出刑具，心知分辩无用，不由得后退两步，冷笑道：“巡主硬要入人于罪，咱们回堂去说好了。”话声一落，转身欲走。

灰脸人大喝一声道：“大胆贱婢，你想逃么？”黄蜡脸汉子不待吩咐，刷的一声，窜身而出，拦住了黑玫瑰的主路。黑玫瑰眼看事已至此，说不能的只好硬闯了，心念一动，口中轻哼道：“你要和我动手？”“手”字出口，紧接着叱道：“让开。”左手一抬，短剑出鞘，一记“春城飞花”，幻起一片剑花，朝黄蜡脸汉子当胸卷去。她这下抢先发动，剑光飞洒，辛辣无匹！

黄蜡脸汉子没料到她竟敢当着巡主面前，抢先动手，一时不敢硬接，足尖一点，飞退数尺。同时掣出长剑，咳目喝道：“贱婢，你真敢动手！”剑尖一颤，直向黑玫瑰扑来。黑玫瑰不待对方欺近；娇叱一声，剑发如风，接连刺出八剑。这八剑，剑势连绵，剑剑俱是杀着，数尺方圆内，尽是错落剑花。

黄蜡脸汉子一着失去先机，除了封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心头大是骇异，一面招架，一面大声说道：“巡主，你看这贱婢使出来的，是什么剑法？”口中喊着，人已被逼得连退了四五步之多。黑玫瑰志在脱身，下手自然绝不留情，接连几剑，把黄蜡脸汉子逼退，哪还停留？双足一点，乘势掠出去一丈来远。但就在她第二次纵身掠起之际，突然身躯一颤，砰的一声跌坐地上。

只听灰脸人一阵嘿嘿冷笑，举步走了过来，阴恻恻说道：“贱婢，凭你这点能耐，逃得出鄢某手下么？快说，你是什么人派到会里卧底来的？”一

手从黄蜡脸汉子手中接过长剑，剑尖振动，连拍了黑玫瑰身上六七处穴道。黑玫瑰身落人手，索性闭上眼睛，一语不发。

灰脸人冷哼一声道：“鄢某面前，你想装死，那是自讨苦吃了。”

手中长剑忽然倒了过来，用剑柄朝向黑玫瑰胸口敲落，这下敲得不重，但手法显然和一般点穴不同。只见黑玫瑰身躯一颤，口中同时闷哼出声。

黄蜡脸汉子诧异地望望灰脸人，说道：“这贱婢倔强得很，让属下给她个厉害……”灰脸人微一摆手，阴恻恻笑道：“不用你动手，不出一盏茶功夫，本座不怕她不招。”黄蜡脸汉子将信将疑，不敢多问。

“唔。”灰脸人一手托着下巴，“唔”了一声，续道：“你去把她的面具揭下来，她已经不能算是本会的人了，不能再戴本会面具，本座先把她的罩子收回来再说。”黄蜡脸汉子躬身领命，走上前去，伸手从黑玫瑰脸上揭下了面具。这一揭下面具，他发现黑玫瑰一张轮廓俏丽的粉靥，此刻已是一片苍白，额上绽出一粒粒的汗珠，心中暗暗惊奇，慌忙把面具双手呈上。灰脸人把面具揣入怀中，神情平静地在路旁一块大石上缓缓坐了下来。这一阵功夫，黑玫瑰脸上的汗珠儿，已经愈来愈密，像黄豆般绽出，不住地从脸额上滚下。

同时她整个身躯也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颤抖，满口银牙，咬得格格作响，显然她是正在以最大的忍耐和一种撕心挫骨的剧烈痛苦挣扎。

没有呻吟，更没吭半声气。只是咬紧牙关，默默的忍受。她身份既已暴露，就横上心认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这一瞬间，竟然被折磨得狰狞如鬼。黄蜡脸汉子目光投注在黑玫瑰的脸上，心头也不禁暗暗凛骇：“不知鄢巡主使的是什么手法？竟有这般厉害！”

灰脸人静静坐在一侧，简直是铁打心肠，他好像看了黑玫瑰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感到十分满意，阴森一笑，缓缓站起身子，又倒握着剑尖，用剑柄在黑玫瑰左乳下部位轻轻点了下。这下敢情是解除手法，只见黑玫瑰坐着的人，突然机伶伶一颤，就软软地瘫痪下去，委顿于地。灰脸人翻着一对死灰眼睛，嘿然道：“二十八号，你尝到滋味了吧？告诉你，这不过是本座先教你试试一点样品，好的还在后头，本座倒要瞧瞧你究竟有多大的耐力。”

黑玫瑰嘶声道：“你杀了我吧！”灰脸人阴笑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不招出什么人派你卧底来的？本座不会让你死。”

黑玫瑰又缓缓闭上了眼睛，没再作声。灰脸人哼道：“本座不相信你是铜浇铁打的身子，你再说，那就别怪本座心狠手辣。”

三个指头拈着剑尖，又缓缓地朝黑玫瑰胸下点去。就在此时，突听右侧一棵大樟树后面，有人娇哼一声：“住手。”这声娇喝，声音又清又脆，一听就知道是个女子，而且还是年轻女子！灰脸人伸出去的剑柄，果然停住了，他那双死灰眼睛，转向朗喝声来处望去。

大樟树，足有数人合抱，覆盖如伞，这时从树后出现了两个苗条人影。前面一个约莫十八九岁，身空一件藕丝衫，玄色长裙，一张清丽绝俗的粉脸，在月光下，更显出她美得不带人间烟火气。稍后一个是青衣少女，额前覆着刘海，胸垂两条乌黑有光的长辫，看去是个使女，却也同样生得秀美伶俐。灰脸人看清来人只是两个小姑娘，不觉阴森一笑道：“看来你们是一伙的了，那就正好，自己送上门来，免得本座多费时间了。”

藕丝衫姑娘柳眉一挑，叱道：“你胡说些什么？我只是路过这里，看不惯你用恶毒的手法，对付一个已无抵抗能力的姑娘。”灰脸人翻着死灰色的

眼睛，阴恻恻地笑道：“就凭你们两个小丫头，看不惯又待怎样？大爷偏要你看。”手中倒持剑柄，随着话声，又缓缓朝黑玫瑰胸前点去。

青衣少女一手叉腰，怒叱道：“好个贼子，在我家小姐面前，你还敢撒野。”

灰脸人道：“大爷有何不敢。”藕丝衫姑娘一双清澈如水的凤目中，隐含薄怒，清哼一声道：“你只要再碰她一下，我就废了你一条右臂……”

灰脸人大笑道：“小丫头，大爷要是随便给人唬住，那也不叫天狗星了，你瞧着吧！”他点出的剑柄，去势极缓，这时已快要点上黑玫瑰胸上了！

藕丝衫姑娘纤手就在此时忽然抬起，叱道：“你真要我出手？”

灰脸人右手剑柄，眼看就要点上，突然间，他感到不对，伸出去的一条右臂，竟然一阵麻木，再也递不出去。心头方自一惊，握着剑尖的五指一松，手中长剑“当啷”一声，跌落地上！

黄蜡脸汉子同样吃了一惊，低声问道：“巡主，你怎么了？”灰脸人骇然失色，低喝一声：“走！”一顿双脚，身形掠起，电射而去。

黄蜡脸汉子一见巡主负伤而逃，哪里还敢停留，紧随着灰脸人身后，飞掠而去。眨眼工夫，两条人影就消失在黑夜之中。青衣少女哈的笑道：“没用的东西，一下就吓跑了。”

藕丝衫姑娘正容道：“你别小看了他们，这两人身手极高，我只是趁他不备，才能得手，若是真的动起手来，我们只怕不是人家对手呢！”接着说道：“我们快过去瞧瞧，这位姑娘不知伤得重不重？”

莲步轻移，走到黑玫瑰身边，俯身问道：“这位姑娘不知伤在哪里。

是不是被他们制住了穴道？”黑玫瑰委顿在地，睁着双目，有气无力地道：“多蒙小姐赐救，只是我……我不行了。”她眼睛眨动之际，忍不住滚落两颗晶莹泪珠。

藕丝衫姑娘轻轻唉了一声，道：“你究竟伤在哪里，快告诉我。”

黑玫瑰微微摇头道：“小姐不可动我，我是中了那厮的歹毒暗器……”

藕丝衫姑娘道：“你中了毒药暗器，不要紧，我身边带有解毒灵丹，也许可以解你身中之毒。”黑玫瑰凄然道：“没用，我中的毒药暗器，毒性剧烈无比，天下无药可解，我没有毒发身死，只是天狗星为了逼问口供，截住我身上六处经脉，剧毒被暂时闭住了而已……”

说到这里，她望望藕丝衫姑娘，说道：“小姐仗义相救，我有一件事奉托，不知小姐能否赐助？”

藕丝衫姑娘问道：“你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只要我办得到，自当尽力。”黑玫瑰感激地道：“我先谢了。”

藕丝衫姑娘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说道：“你说吧，到底什么事？”黑玫瑰凄然道：“我贴身处有一个小革囊，这东西不能落入黑龙会人的手里，因此我只有奉托小姐了……”

藕丝衫姑娘问道：“这革囊一定很重要了，不知你要我给你送到哪里去？”黑玫瑰道：“革囊并不重要，也不用送到哪里去，我只是求你把它用火化去就好。革囊中有一小块薄铁片，中间镂刻了一枝空心的玫瑰花。明天早晨，请这位妹子随便在墙角处，把薄铁片倒转过来，就是花心朝下，用墨汁涂在墙上，有两三个地方就够了。

这样我的同伴，很快就会知道我已经死了。”

藕丝衫姑娘点头道：“好，我答应你。”黑玫瑰又道：“此事十分隐秘，

涂的时候，千万不可让人看到。”

藕丝衫姑娘双眉微蹙道：“我和小燕从未在江湖上定动，不知你是哪一帮派的人？”黑玫瑰道：“我不敢欺瞒小姐，我是百花帮的人。”

小姐既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最好不要向人提起今晚之事。”

藕丝衫姑娘点点头道：“我知道，各帮各派，都有它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人家的。”黑玫瑰道：“那就麻烦小燕姐姐，把革囊取出来吧，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青衣少女道：“我来拿。”她蹲下身去，伸手从黑玫瑰贴身处，取出一个小小革囊。黑玫瑰看看天色，目含泪光，凄然道：“还有一点，我差点忘了，革囊中有一个黑色小瓶，等我死后，就请小燕姐姐拔开瓶塞，把药末洒在我脸上。”

青衣少女随手打开革囊，取出一个黑色小瓶，问道：“是不是这个？”黑玫瑰点点头道：“是的。”接着抬头朝藕丝衫姑娘道：“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就请小姐替我解开穴道吧。”

藕丝衫姑娘皱皱眉道：“解开穴道，不就剧毒攻心了么？”黑玫瑰道：“不错，我身上六处经脉虽遭闭住，但过了半个时辰，剧毒仍能逐渐渗入，那时痛苦尤甚，不如一下解开穴道，任由剧毒攻心，反而毫无痛苦，还望小姐成全才好。”

藕丝衫姑娘惘然良久道：“我从没杀过人，这教我如何下得了手？”黑玫瑰道：“杀我的是天狗星，小姐这是救我，如果小姐不解开我的穴道，由于六处穴道遭闭，剧毒发作较缓，人虽昏迷，但心未死，这份活罪，就比死还惨。小姐，我是将死的人，你解开穴道，我可少受些折磨。”

藕丝衫姑娘又看了她一眼，才凄楚地点了点头道：“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就替你解开穴道吧。”说完，缓缓弯下腰去，要待伸手心头又是不忍，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这句话出口，泪珠忍不住夺眶而出。黑玫瑰凄然一笑道：“谢谢你，没有了。”藕丝衫姑娘拭拭泪道：“那我……唉……我……我实在下不了手。”

黑玫瑰突然间，身躯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脸色剧变，颤声说道：“毒……性……已……已经……发作……了，小姐……快……

快……”这不过一瞬间的事，她张了张口，已经常经说不出话来。看情形，剧毒业已渗过闭住的经穴，正在逐渐发作了！藕丝衫姑娘眼看黑玫瑰张口结舌，已经不能出声，只得伸手朝她胸臆间推去，解开她受制穴道。这一堆，只见黑玫瑰身躯陡然一震，一张本来惨白的脸上，登时渐渐发黑，嘴角间缓缓流出黑血！

藕丝衫姑娘看得心头机伶一颤，轻轻叹息道：“好歹毒的暗器！

唉，小燕，她叫你药粉洒在她脸上，你就快洒吧，我们也该走了。”

青衣少女答应一声，拿起药瓶，拔开瓶塞，壮起胆子，把药粉洒到黑玫瑰的脸上，一面说道：“小姐，我们快回客店去吧。”

她脸色发白，敢情有些害怕。藕丝衫姑娘微微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受人之托，把这东西用火烧了，再回去不迟。”

青衣少女道：“小姐要在这里烧么？”藕丝衫姑娘道：“不，这里总是路上，给人看到了不好，我们到前面那座破庙里去烧。”

青衣少女道：“小姐想得真周到。”就在这两句话的工夫，黑玫瑰的尸体，已经渐渐化去，地上只剩下了一滩黄水。

青衣少女不由得吃了一惊，失声道：“小姐，你……快瞧，她怎么……

化……化去了！”藕丝衫姑娘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说道：“是了，她要你洒在脸上的药粉，一定是化骨丹之类。我曾听爹说过，江湖上有些恶毒的黑道中人，身边就带着化骨丹。杀了人只要用指甲挑着弹上少许，尸体就会化成一滩黄水，用以毁尸灭迹。她不愿让人知道她的来历，才要你洒上药粉，不留痕迹。”青衣少女道：

“真可惜，早知道这瓶是化骨丹，方才就该留一些下来。”藕丝衫姑娘道：“我们又不去杀人，这种歹毒东西留着有什么用？”

两个姑娘家走近三宫殿，这是一座年久失修，没有香火的破庙，两进殿宇，除了前面一进还算完整，后进大半都已坍塌，月色之下，荒草凄迷，呈现着一片幽暗阴森。青衣少女机伶地道：“小姐，这里不可久留。”

藕丝衫姑娘笑了笑：“谁说我们要在这里久留？把东西烧了，自然就回去了。”一面从青衣少女手上，取过革囊，随手打了开来。里面一共只有三件东西，那是一块薄薄的铁片，镂空雕刻着一朵玫瑰花，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和一支银钗，钗头是一朵绢制的紫色玫瑰花，此外就别无他物。藕丝衫姑娘拿起铁片，交给青衣少女，说道：“这大概是她们的暗记了，她要你到大街墙角边，用墨涂上几处，我们把东西用火烧毁，趁着夜晚没人的时候，给她一起办完了，也了却一件心愿。”

青衣少女道：“她人都死了，为什么还要叫我替她留记号呢？”

藕丝衫姑娘笑了笑：“她要你把这朵玫瑰花花心朝下，是不是？”

花朵都是朝上升的，花蕊向下，不就表示她已经凋谢了么？”

青衣少女道：“但涂在墙角边，有谁会去注意它呢？”藕丝衫姑娘道：“我想她们百花帮的人，可能经常打这里经过，这是她们自己人的联络记号，自然很快就会发现。”

她一边说话，一边莲步轻移，缓缓走到石香炉前面，回头道：“小燕，你身边不是有火种么，快拿来。”青衣少女应了声“是”，从身边取出一个精巧的火筒，递了过去。

就在此时，突听一阵马蹄声。

由远而近，传了过来。

藕丝衫姑娘忽然转过身来，低声道，“有人来了。”青衣少女道：

“小姐快些烧了，我们走吧！”

藕丝衫姑娘道：“来不及了，他们好像就是朝这里来的，我们决躲一躲。”说话之时，目光迅速一转，正殿神龛完好，塑的三尊神像端坐其中，神像比人还高，足可藏得两人。这就一把拉起小燕的手，低喝一声：“快随我来。”两人跃上蛛网尘封的神龛，堪堪蹲下身子，马蹄声已经到了门口。这一阵马蹄声，少说也有三四匹马，只不知他们这么晚了，到破庙里来作甚？庙门前，已经有两个人影朝里走来。

殿外月色皎洁，看得清楚，这两人一个中等身材，穿的是青布长衫，另一个身材颀长，穿的是茶色团花绸长衫，背上都背着长形布囊，那是随身兵刃，足踏粉底快靴，步履十分轻快，一看就知两人身手不弱。只见他们跨进大殿，四点寒星的目光，朝四下一阵打量，接着一左一右绕过神龛，朝后走进。他们好像在搜索什么。

过不一会儿，就从后进退出。中等身材青衫人说道：“潘兄，就在这里吧！”

那身穿茶色绸长衫的点点头道：“尚兄说得是，这里地势较僻，那就在

这里好了。”说话之时，中等身材的青衫人已经“咳”的一声，晃亮了火揩子，大殿上登时火光熊熊，照得大亮。藕丝衫姑娘赶忙拉了一下小燕的衣角，把头缩低了些，藏入阴暗之处，侧着脸朝外窥望。这时又有两个人扛着一只麻袋走了进来。左首一个身材瘦小，像是读书相公，右首一个则是书僮。他们扛着那个麻袋，看去十分沉重，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只要看他们深更半夜扛一只沉重的麻袋到破庙里来，说不定是来分赃的了。

主仆两人把麻袋扛到神案前面，轻轻放下，那少年相公长吁了口气，朝前走进来的两人说道：“总算到了，明日一早，到了江边，上面自会派人接应，二位的任务也完成了，走这两天，真是辛苦了二位。”那中等身材的青衫人和穿茶色绸长衫的同声道：“姑娘好说，兄弟等职司护花，这是份内之事。”原来那少年相公是一位姑娘。

这时那书僮已从身边取出一支蜡烛，点燃了插在烛台之上。

躲在神龛后面的藕丝衫姑娘心头不禁暗暗焦急起来，忖进：“看情形，他们要在这里过夜了，自己两人藏身龛中，如何出得去呀？”

正思忖之间，只听又是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到得庙门前停住，接着从庙外走进一个青衣人来，只见他手中捧着一大包东西，急步走人。少年相公看到他就急着问道：“你找到江老大了么？”

青衣人走到少年相公面前，把一大包东西放到地上，一面喘着气道：“找到了，哦，玉蕊姐姐，小妹听到了一个重大消息……”少年相公抬眼道：“瞧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究竟听到了什么消息？”她一边说话一边伸出一双白嫩纤细的玉手，缓缓打开纸包，原来这一大包竟是食物，里面有包干、馒头和许多卤菜，包子还在冒热气。

那叫玉蕊的少年相公目光一抬，说道：“二位使者，大家快坐下来吃了。”先前进来的两人，方才自称“职司护花”，现在玉蕊又称他们“使者”，敢情他们还是护花使者！于是大家围着一大包食物，席地坐下。

那青衣人和那书僮，并肩坐在少年相公玉蕊的右首，接着说道：“据说绝尘山庄已经毁了。”“绝尘山庄毁了？”少年相公听得神情一凛，愕然道：“你是听谁说的？”青衣人道：“是江老大说的，这消息错不了，江老大已经得到上面的指示，要他在兴隆茶楼接应咱们逃出来的人。”

少年相公道：“你可曾听说是什么人毁了绝尘山庄？”

青衣人道：“据说是四川唐门的老夫人和少林寺的人联合行动。”少年相公又道：“戚承昌不在，那玄衣罗刹呢？”

青衣人道：“逃走了，详细情形，外面的人还弄不清楚。”少年相公又道：“那么位在贵宾区的四位呢？”青衣人道：“据说，玄衣罗刹还打算把他们四个人作为人质，好让四川唐门和少林寺的人投鼠忌器，哪知四人身上的散功毒药，早就解去了。就在四川唐门和少林寺的人攻入园中时，四位贵宾也突然现身，玄衣罗刹眼看大势已去，只好从地道中逃走。”

少年相公兽然道：“少林乐山大师和唐天纵、温一峰，在绝尘山庄耽了几个月，都没有出事，自从这位祝庄主一到，他们身散功之毒，就全解了，说不定就是他捣的鬼。”这话听到躲在神像后面的藕丝衫姑娘耳里，不觉猛然一震，暗道：“原来爹是他们劫持的。”

只听青衣人忽然压低声音说道：“玉蕊姐姐，对了，据说咱们换进去的，才是真正的潜龙祝文华，咱们弄出来的，是假货。”少年相公道：“只不知这人是谁，他能解无药可解的‘毒汁’之毒，也解了乐山大师等人身中的散功

毒药，可见此人是个擅于用毒的人了。”

青衣人咕的笑道：“咱们不是正需要这样的人么？”她话声甫落，围坐着的五个人，忽然身于摇了两摇，好像打盹似的，一个个歪着身子，躺倒地上。

藕丝衫姑娘已经站了起来，娇声道：“小燕，我们下去。”

青衣少女哈的笑道：“小姐，原来是你把他们放倒了。”

藕丝衫姑娘一下跃下神龛，说道：“我是为了救一个人。”

青衣少女跟着跃下，奇道：“小姐要救人？人在哪里？”

藕丝衫姑娘道：“装在麻袋里。”随着话声，人已经走近麻袋。

青衣少女跟了过来，问道：“小姐知道麻袋里装的是谁么？”

藕丝衫姑娘微微摇头道：“不知道，但他一定是正派中人，我们既然遇上，岂能袖手不管，让他们把地掬去？”

青衣少女道：“小姐，要不要把袋口绳子割断？”刷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雪亮的绣鸾刀，正待朝紧扎袋口的麻绳上割去。

只听麻袋中忽然有人说道：“小燕姑娘，不可用刀割。”

青衣少女吓了一跳，吃惊道：“你还会说话？”

麻袋中人轻笑道：“在下又不是哑巴，自然会说话了。”

青衣少女道：“你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叫小燕？”

麻袋中人道：“小燕姑娘，你先把绳子解开，让在下出来，再行奉告。”

藕丝衫姑娘心中暗暗奇怪：“他们把这入装在麻袋之中，事先若是不把他迷翻过去，至少也该点上他的穴道，不可能把神志清醒的人，装在麻袋里的。”心中想着，一面向小燕点点头道：“你把绳子解开来。”

青衣少女依言解着绳子，一边说道：“我知道，你是听小姐叫我名字，你才知道的，对不对？你耳朵倒蛮灵的。”

第十四章 疑神疑鬼

绳子解开了，袋口敞开，麻袋中人缓缓站起身子，从麻袋中跨了出来。这人身材颀长，穿着一件天青长衫，看去约莫四十四五，生得面貌白皙！黑须飘胸，只是双眉浓了些，使人觉得有一种无形的肃杀之气。浓眉下面是一双充满智慧的丹凤眼，亮得发光，就像能看透人的心底一般，叫人不敢与之直视，藕丝衫姑娘很少在江湖上走动，自然不认识此人是谁，但她第一眼看到这人一双发光的眼睛，就好像极熟，芳心不由得“咚”地一跳！

黑须人双手抱拳，作了个长揖，含笑道：“在下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温姑娘。”

藕丝衫姑娘听得更是一怔，睁大了水样晶莹的妙目，施了一礼，轻启樱唇，低低地道：“不知前辈如何认识小女子的？”

黑须人微笑道：“在下易了容，难怪姑娘认不得了。”

小燕瞧着他，插嘴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黑须人道：“在下凌君毅。”

“凌君毅”这三个字钻进藕丝衫姑娘的耳里，一张粉脸登时飞起两朵红云，既惊又喜！

凌君毅，不就是她芳心萦绕的人儿么？但她还没作声，小燕脸露惊异，抢着道：“你是凌相公，怎么一点也不像，凌相公哪来的长须？”

凌君毅笑道：“在下方才说过，在下是易了容。”他伸手从怀中掏出彩丝囊，在小燕面前晃了晃。

藕丝衫姑娘粉脸更红，说道：“小燕，是他，你连凌相公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么？”

小燕咭的笑道：“真好玩，凌相公为什么扮成这副模样？”

凌君毅道：“在下扮的是龙眠山庄庄主祝文华。”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目注藕丝衫姑娘说道：“对了，在下曾在绝尘山庄遇到姑娘令尊，相处了三日……”

原来藕丝衫姑娘正是温婉君。她没待凌君毅说完，急着问道：

“我爹怎么了？”

凌君毅道：“令尊和少林乐山大师、四川唐门老庄主，同被绝尘山庄请了去，而且中了散功之毒，一身功力，十去七八……”

温婉君双眉微拢，失声道：“那怎么办？绝尘山庄究竟是些什么人？”

凌君毅道：“姑娘但请宽心，令尊和乐山大师等三人，已由在下用辟毒珠替他们解去了身中之毒。方才听他们说，好像绝尘山庄已被四川唐门老夫人联合少林高僧所破，那么令尊等人也已脱困了。”

温婉君道：“绝尘山庄破去的时候，凌相公不在场么？”

凌君毅笑了笑道：“在下已经被她们弄出来了。”

他看了地上一大堆包干、馒头，卤菜一眼，笑道：“在下被她们装在麻袋里，已经整整两天没吃东西了。”

小燕道：“他们一直没给你东西吃？”

凌君毅道：“她们用薰香把在下迷翻，又点了几处大穴，一个昏迷不醒的人自然不用吃东西了。”随着话声，走到那堆食物面前，席地坐下，老实不客气，伸手抓起一个肉包子，吃了起来。

温婉君、小燕一起跟了过去，小燕好似想起什么，啊了一声，问道：“凌相公，你方才为什么不要我用刀割绳子呢？”

凌君毅笑道：“在下只是想出来吃些东西，仍然要回到麻袋里去的，你把扎袋口的绳子割断了，岂不是引起他们疑心？”

温婉君脉脉含情地望着他问道：“凌相公故意让他们掳去，那是想深入虎穴了？”

凌君毅点点头道：“姑娘说的是，家母失踪，已有数月，在下改扮祝庄主，进入绝尘山庄，也是为了寻找家母。”

温婉君脉脉含情地道：“凌相公可要我相助么？”

凌君毅感激地道：“在下任由她们掳去，只是为了暗中侦察家母下落，并不和她们正面冲突，在下自信还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姑娘盛情，在下谢了。”

温婉君瞧着他，低声道：“但你总是进入百花帮重地去，一个人，人单势孤，教人如何……”从她口气听来，这句话应该是：“教人如何放心得下”，但她只说到一半，脸上一红，便低下了头。

凌君毅看着她娇羞模样，心头不禁一荡，忙道：“在下身边有姑娘所赐的‘清神丹’和寒家家传的‘骊龙辟毒珠’不惧迷香，不畏剧毒，若凭真实武功，纵入龙潭虎穴，在下也自信足可自保。”说到这里，潇洒一笑，接道：“在下眼前唯一要姑娘帮忙的，就是等在下吃饱了，重行进入麻袋之中，有

烦小燕姑娘依然把袋口扎紧，最重要的是莫要让这些昏迷的人看出破绽来。”

温婉君臻首轻点道：“我知道。”

小燕轻笑道：“凌相公被他们掳到百花帮去，那是无异进入众香国去了，凌相公可得小心，不要被她们迷住了。”

凌君毅被她说得俊脸一红，说道：“小燕姑娘说笑了。”

温婉君听了小燕的话，不由得心头微微一震，一面轻叱道：“小燕，不许乱说。”

凌君毅忽然哦了一声，问道：“姑娘怎知她们是百花帮的人？”

温婉君道：“今晚我们在无意中遇上一个百花帮的人，方才听她们说话的口气，该是百花帮的人无疑。”

凌君毅沉吟道：“百花帮，她们和绝尘山庄应该是另一个不同的神秘帮会了。”

他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肉包子，才填饱肚皮，站起身来，笑了笑道：“今晚要是没遇上姑娘，在下还得饿上几天哩！”

小燕眨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哼的笑道，“凌相公，你是不是要回到麻袋里睡觉去了？”

凌君毅道：“正是。”

小燕道：“我看你再带几个馒头，包一些卤菜，好在麻袋里吃，要不要小婢给你包一包带着？”

凌君毅笑了笑道：“不用了，我想此地离他们巢穴不会太远了，到了那里，她们总会让在下好好吃一顿。”回身朝温婉君拱拱手道：“姑娘珍重，在下失陪了。”说完，仍然跨进麻袋，说道：“有劳小燕姑娘，仍把袋口扎紧了。”

小燕娇笑着替他拉起袋口，仍用麻绳扎好。

温婉君隔着麻袋，低低嘱咐道：“凌相公诸事小心。”

凌君毅道：“姑娘走时，可得把蜡烛吹熄，然后再把他们解醒过来。”

温婉君道：“你只管放心，我不会留下一点痕迹的。”一面朝小燕吩咐道：“小燕，你快去给他们闻上些解药，咱们该走了。”

小燕答应一声，凑着麻袋说道：“凌相公，我们走啦！”

凌君毅坐在袋中应道：“再见。”

小燕取出解药，用指甲挑了少许，轻轻弹入五人鼻孔。温婉君一口吹熄蜡烛，两条人影轻若惊鸿，翩然朝庙外掠去。

大殿上好像吹过一阵凉风，烛火熄了，烛芯还有余火未灭。躺在地下的五人都蓦然清醒过来。中等身材姓尚的青衣人一跃而起，立时打亮火揩子，点燃了蜡烛，大殿上重又一片明亮。穿茶色绸长衫姓潘的已经锵的一声，掣剑在手，旋风般飞掠出去，一下跃登上屋。姓尚的也身形掠动，朝后进射去。少年相公玉蕊眨动一双俏目，清脆地吩咐道：“寥花、萍花。你们快去看看麻袋是否有人动过？”

寥花、萍花答应一声，双双走了过去，但麻袋依然好好的横放在神案左侧，寥花仔细察看了一阵，抬头说道：“没有呀，袋口扎得好好的，一点也没有动。”

少年相公玉蕊道：“这就奇了，方才咱们怎会无缘无故昏了过去？”

书僮寥花道：“方才大概是一阵风吹熄了灯烛，我只觉得眼前一暗，哪里昏过去了？”

萍花接着道：“是啊，我也好好的坐着，只觉灯火一暗，尚使者就亮起了火揩子。”

少年相公玉蕊微微摇头道：“不对……”话岸未落，人影一闪，穿茶色绸长衫姓潘的已经掠了回来。

少年相公玉蕊问道：“潘使者可曾发现什么吗？”

穿茶色绸长衫的摇摇头道：“兄弟飞身上屋，这一带民房不多，至少可以看得到半里方圆，但未见有何动静。”

这时姓尚的也从后进走出，接着道，“后进也没有半点人影。”

他们都忽略了地上的食物，至少肉包子已经少了十来个，但谁会想到有人乘着烛火一暗，进来偷吃食物？因为方才他们五个人，正在围坐着吃东西，少了几个肉包干，自然是自己人吃了的了，而且在他们的感觉上，只不过是烛火一暗的工夫而已。

书僮寥花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噤，骇然；盘“玉蕊姐姐，莫要是这里有鬼。”

萍花听得心头发毛，张口结舌地道：“对了，方才那阵风，吹到身上，是有点寒飕飕的！”

少年相公玉蕊心中虽觉可疑，但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一面叱道：“你们别胡说，东西已经凉了，大家快些吃吧。”

祝靖听黑玫瑰说出万人俊路上有了危险，心头不知怎的，有着无比的焦急，这一晚，竟然连眼睛都没闭上。好在自己有一匹浑身似雪的玉龙驹，比平常马匹快过甚多，万人俊、许家骅两人虽然早走了半日。自思一定赶上他们。天色黎明，他便洗梳完毕，付过店帐，骑上玉龙马，赶着出城。

祝靖从没出过远门，但这条路，他最是熟悉不过，一路纵马急驰，中午时光，就赶到桐城。一路上竟然没看到万人俊、许家骅的影子，心头更觉焦的。也没进城，只在城外大路旁的一家面摊子前面下了马。把马匹拴在树上，跨入松棚，找了个座头坐下。

伙计倒了盞茶送上，一面问道：“相公要些什么酒菜？”

祝靖道：“你给我下一碗素面就好。”

伙计看他一身衣衫，是个有钱人家的相公。却只叫了一碗素，只当自己听错了，接着陪笑道：“相公不喝些酒么？”

祝靖不耐道：“我不喝酒，快些给我下面，我还有事去。”

伙计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多说，唯唯应是，退了下去。这时正当中午，要赶路的人都没进城去，就在路边打个尖，好继续上路。

因此城门外这一带，就有四五家酒食摊高挑酒招，一到中午，居然生意兴隆，座客常满。祝靖进来的这一家，是路口第一家，占了地理上的便宜，每天都是优先满座。这时松棚下四五张桌子，都已坐满了。这些人大部是短靠褐衣的贩夫走卒，一坐下来，就把尊脚搁到板凳上，敞开胸膛，大声叱喝，大碗喝酒，就是身上，也经常有一股汗臭味儿。他们瞧到祝靖是个白脸书生，文质彬彬的模样，倒也自己识相，尽管四张桌上挤满了人，祝靖还是独占一席，谁也没往他桌上挤。

这时，又有两个人并肩行来。这两人居然也是读书相公，一身青衫，看去约莫十六人岁，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好俊的人品！

他们好像只是出城散步来的，本来不打算打尖，但年纪较小的一个看到祝靖拴在树下的玉龙驹，口中不觉轻“咦”了声。

目光抬处，望了祝靖一眼，低低说道：“二哥，咱们就在这儿打个尖吧！”
年纪较大的一个看看满棚都是袒胸露臂的老粗，不觉双眉微微一皱，轻声道：“你要在这种地方打尖？”

年纪较小的笑了笑：“二哥，你附耳过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年纪较大的讶然道：“你有什么秘密？这样说不好么？鬼鬼祟祟的，让人家看到了……”

年纪较小的没有待他说下去，轻笑着道：“秘密自然是个秘密，你快附耳过来，我才能告诉你。”年纪较大的“哦”了一声，拗不过他，只得偏着头，附耳过去。年纪较小的在他耳边低低说了几句。

年纪较大的目中闪过一丝异采，含笑点头道：“好。”

两人并肩走来，到得棚下。年纪较大的走上一步，朝祝靖拱拱手道：“兄台这里还有人坐么？”

祝靖忙道：“在下只有一人，二位请坐。”

伙计端上茶来，问道：“二位相公要些什么？”

年纪较小的道：“给我们切一盘卤菜，先来四两花雕。”

伙计退下之后，年纪较大的道：“三弟，我们还要喝酒么？”

年纪较小的笑道：“既然打尖，喝点酒润润喉咙咯！”

他没待年纪较大的开口，口中“哦”了一声，又接道：“二哥，你方才不是说，拴着的那匹马浑身似雪，没有一根杂毛，也想托马贩子买一匹么？”

年纪较大的道：“我也只是说说罢了，这伴神骏的马，干中挑一，都挑不出来，你到哪里去买？”

年纪较小的道：“那可不一定，小弟去年就曾见过一匹，和拴在树下的这一匹也差不多，骑马的还是一个美娇娘。唉，说起那位姑娘，真是美得像月里嫦娥，谁要看她一眼，回去保管会害相思病。”

年纪较大的嗤的一笑道：“你害了没有？”

年纪较小的道：“小弟也差不多失魂落魄了好几天。”他忽然凑过头去，低“噢”一声道：“二哥，你知道那美姑娘是谁么？”

年纪较大的摇摇头道：“我又没有见过她，怎会知道？”

年纪较小的声音说得更低，凑近去，道：“那姑娘就是人称龙眠一凤的祝雅琴祝姑娘，听说还会武功。”

他声音说得虽轻，但祝靖和他们同一张桌子，自然也听到了，脸上不由得微微一红。

年纪较大的轻笑道：“还好，你没把她娶过来，否则她会武功，你做丈夫的吃不完还得兜着走。”

祝靖双眉一挑，面有怒容，正好伙计给他端上面来，堆笑道：

“相公请用面了，”接着另一个伙计替二位青拎相公切了一盘卤菜端上，另外是一小锡壶的酒。

年纪较小的斟了一杯酒，送到祝靖面前，含笑道：“这位兄台也请喝一杯。”

祝靖冷冷地道：“我不喝酒。”

年纪较小的道：“兄台何须客气，我们萍水相逢，可说三生有缘，小弟还未请教兄台贵姓。”

祝靖看了他一眼，只见他脸含微笑，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直瞧，不觉脸上一红。要待不说，人家含笑相问，在礼貌上说不过去，

当下只好冷声道：“祝。”

年纪较小的不由啊了一声，道：“原来是祝兄，小弟失敬了，莫非拴在树下的那匹玉龙驹，就是祝兄的？”

祝靖一碗面只吃了一半，就放下不吃，从身边摸出一锭碎银放到桌上，起身往外就走。一碗素面，不过二文制钱，他一锭碎银，足有四五钱重。

伙计起忙叫道：“相公留步，小的还没找你银子。”

祝靖头也没回，跨上马背，朝大路上绝尘奔驰而去。年纪较小的与年纪较大的相视而笑。

年纪较大的低声道：“你把他气跑了。”

年纪较小的轻笑道：“咱们快追下去。”两要酒菜也不用了，取出一锭碎银，朝桌上一放，匆匆离座。

祝靖一路纵马疾驰，赶到三十里铺，正好路旁有一个卖茶的棚子。他驰近茶棚，一眼瞧到万人俊、许家骅两人，就坐在棚下喝茶，心头一喜，慌忙一跃下马，走了进去，笑道：“万兄、许兄、原来在这里，总算让兄弟找到了。”万人俊、许家骅同时站了起来。

许家骅道：“祝兄请坐。”

祝靖在两人餐桌横头上一张板凳上坐下，卖茶的老头过来招呼道：“相公喝什么茶？”

祝靖随口道：“清茶。”

万人俊望着祝靖问道：“祝兄一路赶来，有什么事么？”

祝靖脸上微微一红，说道：“没有事，我会老远的赶来？”他没待万人俊再开口，接着问道：“万兄、许兄，路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万人俊诧异地道：“没有呀，祝兄遇上了什么事了？”

祝靖吁了口气道：“那是他们还未发动。”

许家骅道：“祝兄可是听到了什么消息么？”

祝靖微微一笑道：“许兄猜对了，昨晚兄弟遇上一个百花帮的人，她告诉说黑龙会贼党可能要在途中对二位不利……”

万人俊目射奇光，向许家骅问道：“百花帮？黑龙会？这两个名称，兄弟从未听人说起过，许兄知不知道？”

许家骅道：“兄弟也从未听说过。”

万人俊道：“祝兄，那百花帮的人怎么说的？”

说话之时，卖茶老头送上一壶清茶。

祝靖等老头走开，才轻声把昨晚回转客店，黑玫瑰已在房中等候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万人俊目中寒芒飞闪，沉吟道：“黑龙会，那一定是江湖黑道的秘密帮会了，他们和咱们两家，究竟何怨何仇，要如此赶尽杀绝？”

许家骅剑眉扬动，说道：“咱们正要找他们，他们既然找上来，正好给他们一个厉害。”

祝靖微微摇头道：“这些人诡计多端，古人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兄弟急着赶来，通知二位，也就是怕二位不知就里，就中了人家暗算。”

万人俊道：“多谢祝兄关爱。”

祝靖脸上微微发热，星目含光，说道：“自家兄弟，何须客气？”

许家骅道：“时间不早，咱们该上路了。”

万人俊摸出几枚制钱，放到桌上，三人一同站起身来，跨出茶棚。

万人俊脚下一停，问道：“二位知不知道知机子隐居北峡山什么地

方？”

祝靖道：“兄弟听说知机子隐居北峡山七星岩，只是没有去过。”

万人俊道：“只要有地名，就好找了。”

祝靖牵过马匹，他因万人俊、许家骅都没骑马，就把缰绳一圈，拴在鞍上，任由玉龙驹随在自己身后而行。

万人俊回头道：“祝兄不用客气，既有牲口，只管骑乘。”

祝靖道：“不用了，这里到山下不过六七里路，大家边说边走，不是很好么？”

许家骅由衷地赞道：“祝兄这匹马，真是千中挑一的神驹，奔驰的时候，四蹄如风，此刻跟在你身后，驯如羔羊，实在教人羡慕。”

万人俊大笑道：“教人羡慕的何止是马？祝兄风度翩翩，人如玉树马如龙，行走江湖，不知有多少闺女，为他动了芳心，可惜我没有妹！，否则这门亲事是攀定了。”

许家骅接口道：“不错，可惜兄弟也没有妹子。”

祝靖脸颊飞红，赧然道：“二位仁兄，怎么拿兄弟开起玩笑来了。”

三人脚下加快，不多一会，便已赶到北峡山下。但见崇山峻岭，连绵起伏，不知七星岩究在何处？就在三人驻足打量之际，一条小径上，走出一个樵夫，肩上挑着一捆柴，迎面而来。

万人俊立即迎上前去，拱拱手道：“请问老哥，可知去七星岩如何走法？”

那樵夫望了三人一眼，用手朝东一指，说；道：“从这里往东，约莫三五里路，有一座摩天高峰，就是七星岩了。”说完挑搬着柴担，往山下而去。万人俊看他健步如飞，心中不觉一动。

许家骅道：“咱们快走。”

万人俊目光注视着那樵夫后形，说道：“此人健步如飞，像是个会家子。”

许家骅笑道：“他终日在山上砍柴，就算不会轻功，也练得健步如飞了！”

万人俊微微摇头道：“兄弟觉得他未免来得太凑巧了。”

许家骅道：“这时已是申牌时光，山上砍柴的人，也正该下山了，莫非万兄怀疑他是贼党么？”

祝靖想起黑玫瑰的警告，觉得对方决不会轻易罢休，但一路上竟然毫无动静，莫非他们已选择了地点，前面有什么埋伏？心念转动之际，只听万人俊道：“兄弟只觉此人不无可疑罢了，其实就是贼人不来找咱们，咱们也要找他们去呢，走吧！”

说完，当先朝东奔去。

三人一路奔行，玉龙驹也紧随在祝靖身后，蹄声得得，跟了下来。三五里路，转眼就到，果见一座高峰，巍然矗立在群山之间，峰峦高秀，松色葱郁，山下清溪迂回，流水综综。三人沿溪而行，走了一箭来路，但见一座小山腰上修葺千竿，茅屋三楹。

万人俊脚下不觉一停，说道：“这里只有这座茅屋，想必就是知机子隐居之所了。”

许家骅道：“万兄说得是，咱们上去问。”

三人走到小山脚下，祝靖回身抱着马头，用手轻抚马颊，低低说道：“玉

龙儿，你就在这里，不用上去了。如果发现有人来了，就长嘶一声，知道么？”玉龙灵驹深通人性，眨着马眼，果然低低嘶了一声。

祝靖道：“好，我们走了。”说罢，随着万、许二人，朝一条登山小径上走去。

万人俊到得茅屋前面，便自停步，高声问道：“里面有人么？”

只听茅屋个有人应道：“是什么人？”

万人俊道：“在下兄弟，求见知机子道长。”

木门呀然开启，走出一个年约六旬，面颊瘦削，额下留着稀稀疏疏一把黄须，身穿一件破旧蓝布长衫的瘦老头。朝三人一阵打量，问道：“三位找知机子有什么事？”

万人俊听对方口气，似乎就是知机子本人，但在他心中，知机子在江湖上名气不小，应该是仙风道骨，貌相清瘤的隐逸之士，但面前此人，秃顶黄须，五官猥琐，全身上下，一把骨头架子，找不出半点灵秀隐逸之气。心不觉微感失望，只是既然来了，只得拱拱手道：“老丈莫非就是知机子道长了？”

瘦老头一手摸着黄须，微微一笑道：“老朽正是知机子，三位请到里面坐。”

万人俊抱拳道：“果然是道长，在下兄弟久仰大名，特来请益。”

说着，跨进茅屋。

茅屋中只有一张木桌，四条木凳，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物。

知机子把三人让进茅屋，干咳一声，歉然道：“老朽山野之人，长年难得有贵客临门，蜗居简陋，不足待客，三位请坐吧。”说话之时，已在上首一张木凳上坐下。

三人相继落座，万人俊道：“在下兄弟，打扰道长，想请道长指示迷津。”

知机子道：“三位可是要老朽卜卦么？”他居然绝口没问三人姓名来历。

万人俊道：“道长盛名久著，对江湖掌故知之甚谐，在下兄弟想请教道长一件事。”

知机子道：“什么事？”

万人俊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包，随手打开，里面是一颗八角形的星状暗器，双手递过，说道：“追长见闻渊博，不知是否见过此种暗器？”

知机子看到那枚星状暗器，脸色微微一变，连同布包一起接过，仔细察看了一阵，才沉吟着道：“老朽惭愧得很，只能看出这暗器上淬的剧毒，见血封喉，毒性极烈，至于此种暗器，倒是从未见过。”依然把布包递还给万人俊。

万人俊自然看得出来，他初见暗器，脸色有异，显然不肯实说，这就接着说道：“那么道长是否听说过江湖上有一个叫黑龙会的秘密帮会呢？”

知机子手捻黄须，呵呵一笑道：“老朽隐居此地，已二十年之久，对江湖上的事，可说隔阂得很。不过老朽可以奉告的，在二十年前，江湖上并无黑龙会这样的帮派。”这话等于没说。

万人俊望了许家骅一眼，意思是说：“看来咱们这趟是白来了。”三人心头，都不禁大感失望。

知机子似是看出他们心意，三个手指，捻着黄须，微微一笑道：

“老朽山野之人，不履江湖已久，有负三位枉顾。但老朽略语封文，不

妨替三位卜上一课，也许可以从封象上看出一些端倪，稍报三位远来的雅意，未知三位意下如何？”

知机子精于卜策，善知过去未来，在江湖上是有名的，他自己说出愿意替三人卜上一课，三人自是求之不得。

万人俊音道：“还望道长指点迷津。”

知机子缓缓站起身子，目光一抬，说道：“三位请随去朽来。”转身朝东首一间房中走去。

万人俊、许家骅、祝靖三人随着他相继而入。这是一间厢房，但知机子把它隔成了两间，前面一间敢情是他的封室，正中间悬着一幅八卦图。一张案桌，桌上放著香炉、封筒、六枚铜钱、一杯神水和朱笔、纸砚，案后放了一把奇子，所余的地方，已是不多。

后面一间，门口接着一道布帘，敢情就是他的卧室了。

知机子伸手一指，示意三人站在案桌前，他却大模大样地在案后椅子上坐下，然后打石取火，燃起三支线香，口中念念有词，把三支线香，一支一支地插入香炉之中，一脸庄敬肃穆，朝三人说道：

“三位要什么，可面向我背后八卦图，默默在心头祷告，不可出声。”

三人依言站到案前，微微抬头，目注壁间高悬的八卦图心中默默低声祷告。知机子伸手把六枚铜钱放入竹筒，右手轻轻摇了一阵，然后把铜钱一枚枚摆列案上，凝目注视在六枚铜钱之上。过了半晌，徐徐抬头，目光落到三人身上，神情显得有些诡秘，说道：“现在请三位自报姓名。”

他卜封的规矩，和旁人有些不同。

万人俊道：“在下万人俊。”

知机子目光转到许家骅脸上。许家骅道：“在闲研益枵。”

知机子目光又转到了祝靖的脸上。祝靖道：“在下祝靖。”

忽听山下传来了一声“肴幸宰”玉龙驹的长鸣。

知机子眼中忽然闪过一丝阴沉笑意，一手取起封筒，往桌重重一拍，大笑道：“三位还不倒下，更待何时？”喝声甫出，万人俊、许家骅、祝靖三人，但觉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双足发软，不约而同朝地上栽倒下去。

凌君毅蜷缩在麻袋中，又是一个晚上过去了。天色黎明，少年相公玉蕊便率领书僮打扮的萍花、寥花，和两个“护花使者”，把麻袋装上马匹，五匹骏马，蹄声得得，出得城门，直奔江边而来。

安庆濒临长江北岸，正当水陆交通要冲，这沿江一带，帆桅如云，埠头两边，茶棚、酒肆林立，车辆牲口，往来行旅，都要在这里渡江。但见人头攒动，穿行如梭，到处都是嘈杂人声。玉蕊等五匹骏马赶到江边，就有一个船老大模样的人，迎了上来，拱手笑道：“小老儿见过花公子。”

少年相公玉蕊问道：“你就是江老大么？”

那船老大神色恭敬，答道：“是，是，小老儿正是江老大。”

玉蕊问道：“你的船在哪里？”

江老大伸手一指，道：“就在前面，小老儿替公子带路。”说罢，转身朝西行去。

走了一箭来路，果见江边停泊着一艘双桅篷船，五人相继下马。只见船舱启处，从跳板上走下四个身穿紫色劲装的汉子，朝玉蕊拱拱手，由为首一人说道：“兄弟等是奉命迎接公子来的。”

玉蕊点头道：“你们辛苦了。”一面朝萍花、寥花吩咐道：“你们先把麻

袋搬上去。”

萍花、寥花答应一声，两人扛起麻袋，朝船上走去。

那两名护花使者一齐抱抱拳道：“花公子路上顺风，在下兄弟不送了。”

玉蕊道：“二位请便。”

穿青衫的和穿茶色长衫的两人又朝玉蕊拱手一礼，说道：“如此，兄弟们告辞了。”各自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四名紫衣劲装汉子直等玉蕊走上跳板，进入中舱，才相续上船。江老大跟着上船，命水手撤去跳板，启碇开船。

如今凌君毅已由蜷曲着身子的麻袋中，舒适地躺在柔软的木榻上了！那是玉蕊上船之后，命萍花、寥花把他从麻袋中搀扶出来放到榻上的。然后她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倾了一粒白色药丸，放入茶杯之中，命寥花倒了一杯开水，灌入凌君毅口中，说道：“他要一盏热茶工夫才会醒来，你们随我出去。”三人悄悄退出，随手掩上舱门。

凌君毅自然全听到了，等她们出去之后，缓缓睁开眼睛，目光转动，只见舱中收拾得十分洁净。四面壁上，接着浅湖色缓慢，黄漆地板，光可鉴人，除了自己躺卧的一张软榻之外，临窗有一张小方桌，桌上覆以抽纱台毯，两把桃木椅子，如果不是船身在轻微的晃动，舱底传来有节拍的水声，你根本不会想到这间雅洁的小房间，会是船舱。

凌君毅心中暗暗忖道：“百花帮，只不知她们是怎么一个帮会。”

但有一点已可确定，百花帮中，好像都是女的，而且每一个人都用花名作她们的名字。这真是一趟既香艳，又有趣的旅程！

她们把自己从绝尘山庄偷天换日地弄了出来，究竟目的何在？

要把自己送到哪里去呢？长江水道，上溯赣鄂，下达江苏，由此看来，百花帮的果穴，可能就在长江沿岸了。

门外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凌君毅迅，快地闭上了眼睛，舱门开启，房中响起了细碎的声音，进来的只有一个人。

凌君毅暗暗忖道：“看来她们已经换上了女装。”等那女子走近榻前，凌君毅故意打了一个呵欠，倏地睁开眼来，第一眼就看到一个身材苗条的青衣使女，俏生生站在榻前！

这青衣使女年约十六七岁，鹅蛋脸，配着新月般的秀眉，一双黑白分明的俏眼，粉颊生春，带点少女的羞怯，长得不算太美，却是十分清秀，另有一种撩人的韵味。

青衣使女眨动一下眼睛，说道：“祝庄主醒了么？”

凌君毅自然认识，她就是两个书僮中的寥蓉花，却故意“咦”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人？迎春呢？”迎春，是绝尘山庄中伺候他的使女。

寥花柔顺地躬躬身道：“小婢寥花。”

凌君毅目光转动，又道：“这是什么地方？像是在船上？”

寥花应了声“是”。

凌君毅面有温色，重重地哼了一声，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要把老夫弄到哪里去？”

寥花畏怯地道：“小婢不知道。”

凌君毅虽知她是在撒谎，但看她一副怯生生的模样，也就不忍逼问。

寥花拿眼望望凌君毅，娇柔地问道：“祝庄主可要吃些点心么？”

凌君毅道：“老夫还不饿。”

寥花又道：“小婢给祝庄主沏茶去。”说完，转身欲走。她急着要走，

自然是要去向玉蕊报告了。

凌君毅自然知道她的心意，微微一笑道：“不用了，老夫还不渴。”

寥花手指揉着她的秀发，为难地道：“小婢不会侍候人，祝庄主可是不高兴了？”

凌君毅道：“老夫没有不高兴呀，只是老夫想找个人问问，不知这船上可有负责的人么？”

蕴花道：“祝庄主稍待，容小婢去请玉蕊姐姐来。”

凌君毅道：“玉蕊就是伺候玄衣罗刹的那位姑娘了？她身份很高么？”他这两句话，是有意问的。上句问玉蕊是否是伺候玄衣罗刹的使女；下句是问玉蕊在百花帮中身份可是很高。这话当然问得很含糊，但惟其含糊，才能使人在听时发生错觉，顺口回答出真情来。

果然，寥花应进：“是的。”

凌君毅听得暗暗好笑，一面点头道：“好，你去请玉蕊姑娘来，就说老夫有事问她。”

寥花答应一声，急步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只见玉蕊莲步细碎，掀帘而入，朝凌君毅福了福道：

“祝庄主召唤贱妾，不知有什么事？”她姿色不恶，这一回换回女装，别有一种诱人的妖媚之态。

凌君毅含笑：“老夫有一件事，想请教姑娘。”

玉蕊道：“祝庄主言重，不知你想问什么？”

凌君毅道：“老夫想知道姑娘奉命把在下达往何处？”

玉蕊道：“这个么……”

凌君毅道：“姑娘可是不愿说么？”

玉蕊盈盈一笑道：“祝庄主最好是换一个话题，只要贱妾可以回答的，自当奉告。”

凌君毅心中暗道：“好个狡猾的丫头。”一手捻须，颌首道：“好，那么老夫问你一件事，姑娘是楚仙子的心腹，当知绝尘山庄，究竟是何来历了？”

玉蕊沉吟道：“他们……”

凌君毅道：“姑娘可是也不肯说么？看来咱们不用谈了。”

玉蕊看了他一眼，像是无可奈何地道：“他们是黑龙会的人。”

凌君毅道：“黑龙会？老夫从未说过这个名称。”

玉蕊道：“他们行踪十分隐秘，纵然在江湖活动，也未为人知，祝庄主自然从未听人说过了。”

凌君毅道：“戚承昌在黑龙会是什么身份？”

玉蕊道：“大家都叫他庄主，在会中是什么身份，贱妾就不知道了。”

凌君毅道：“那么楚仙子呢？”

玉蕊道：“贱妾只知她是四大天使之一，负责南路巡察。”

凌君毅道：“他们劫持乐山大师和老夫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那‘毒汁’么？”

玉蕊道：“应该是的。”

凌君毅道：“姑娘不是黑龙会的人吧？”

玉蕊身躯微震，道：“祝庄主怎知贱妾不是会中的人？”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姑娘若是他们的人，就不肯泄露他们的机密了。”

玉蕊道：“看来祝庄主倒是个有心人了。”话声甫落，突见寥花在门口

掀帘说道：“玉蕊姐姐，你出来一下好么？”

玉蕊站起身，问道：“有什么事吗？”人已随着走近门口回身道：“祝庄主，贱妾暂且告退。”突然屈指轻弹，从她袖底弹出一缕指风，袭向凌君毅的昏穴。她出手奇快，又是暗施袭击，凌君毅故作不知，坐在椅上没动，心中却是暗暗惊异，忖道：“瞧不出此女身手极高，自己倒是小觑她了。”

要知凌君毅修习过护身真气，只要意念一动，即可却敌，玉蕊出指虽快，如何制得住他？玉蕊眼看他端坐不动，迅速闪出舱去，轻声问道：“究竟是什么事？”

寥花道：“江老大发现咱们船后，有两艘快艇，远远尾随着下来。”

玉蕊道：“莫非是黑龙会的人？”

寥花道：“祝庄主……”

玉蕊道：“不要紧，我已经点了他穴道。”接着由寥花回身掩上了舱门，两人相继离去。

凌君毅微微一笑，起身走近窗口，伸手在窗纸上点了一个小孔，凑着眼睛，朝外望去。但见江水连天，风平浪静，看不到一点影子，想来那两艘来船，只是远远尾随，相距尚远。

就在此时，突听一阵哗哗水声，从舱后传了过来，接着便见一艘快艇从三丈外斜斜掠过水面，飞快地驶了出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看来双方快要动手了！”

玉蕊匆匆回到后舱。萍花神色紧张，招招手道：“玉蕊姐姐，快来看，那两艘快艇，已经愈来愈近了。”舱后是一排纱窗，她就站在窗下，朝船尾张望。

玉蕊缓缓步近，说道：“咱们能不露面，还是不露面的好，来人自有他们对付。”

她口中的“他们”，自然是指四个紫衣汉子了。话声一落，人已经走近纱窗，俏目一抬，果见两艘快艇，裂波破浪而来。那两艘快艇，来势极速，好像是冲着前面这条船，衔尾疾追！但就在快到相距十丈左右时，两艇突然左右分开，从船尾包抄过来，越过船头，笔直朝前驶去。玉蕊脸含怒容，气愤地道：“该死的东西，这明明是向咱们挑衅咯！”

只听舱门口响起江老大的声音说道：“姑娘，这两艘快艇，来路有些不对！”

玉蕊缓缓转过身去，说道：“江老大，你看清楚他们船上是什么人么？”

江老大道：“他们遮着船篷，除了操舟的是个黑衣汉子，小老儿没看到在舱的人。”

玉蕊点点头道：“他们既敢公然挑衅，不会不露面的。”

江老大道：“小老儿是向姑娘请示，咱们……”

玉蕊道：“你不用理会，照常行驶就是了。”

江老大应了声“是”，正待退下。

玉蕊叫道：“江老大。”

江老大赶忙站住，躬躬身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玉蕊道：“你在安庆多年，水道上情形极熟，近日是否有黑龙会的人，在江上出现过？”

江老大道：“不瞒姑娘说，小老儿从前未听说过黑龙会这三个字，尤其

这一带江面上，一向平静，从来没遇上今天这样的事情。”

玉蕊睁道：“那果然是冲着咱们来的了。”一面挥手道：“没你的事了，啊，还有，你仍得在安庆混下去，如非万不得已，不可泄了身份。待会若是双方动起手来，你和船上弟兄，都不必插手，只算是被雇的船好了。”

江老大答应一声，便自退了下去。

玉蕊刚回到椅子上坐下，只听萍儿低声叫道：“玉蕊姐姐，咱们后面又出现了两艘快艇。”

玉蕊向道：“方才过去的两艘呢？”

萍儿道：“还没看到。”

玉蕊道：“他们出动四艘快艇，看来是想在江面上动手了。”

话声刚落，只听寥花叫道：“玉蕊姐姐，方才过去的两艘快艇，又回过头来了。”

玉蕊倏地站起身来。走到左首窗下，举目望去，这时风轻波平。水面如镜，船后两艘快艇，正在逐渐逼近！她伸手从怀中取出一面小铜镜，身子半侧，朝船头看去，果见方才驶过去的两艘快艇，回头过来，朝自己船头迎面驶来。四艘快艇在水面上组成了合围之势，缓缓逼近，已把自己这条船围在中间。

自己这条船去势未停，船头两艘快艇又是迎着驶来，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忽见左首快艇上舱门启处，走出一个身穿黑衣长衫，脸如死灰的汉子卓立船头，喝道：“喂！船家你瞎了眼睛，还不快停下来？”

同时右边那条船上，舱帘口掀走出两名黑色劲装，脸如黄蜡，手执长剑的汉子。看情形，他们果然要在江面上动手。江老大已得玉蕊吩咐，立时依言缓缓停下船来。船后两艘快艇，也在此时，减缓了速度，渐渐逼近。大船已在江面上停下来，船身正在打着横，江老大和几名水手，面露惊容，手忙脚乱，竭力地稳住了船身。

前舱突然开启，缓步走出一个身穿紫色长衫的中年人，目光一掠来船灰脸人，冷声唱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诸位持械拦船，意欲何为？”

在紫衣中年人现身之时，他身后跟着走出两个佩刀紫衣劲装汉子。

那灰脸人目光冷森，瞧了紫衫中年人一眼，问道：“阁下是什么人？”

紫衫中年人道：“在下南昌万胜镖局陆建南。”接着面容一正，问道：“在下已经报出字号，朋友也该亮个万儿了吧？诸位拦江截舟，意欲何为？”

灰脸人冷笑；道：“三个逃婢，居然还雇了保镖的？告诉你，咱们是追缉逃婢来的。”

陆建南轻哼一声道：“朋友想是找错了人，敝局承保的是南昌花公子，江湖道上，道义为重，务请诸位赏敝局一个薄面。”

灰脸人眨动一双死灰眼睛，阴恻恻一笑道：“大爷从来听说过南昌有什么万胜镖局，来呀，给我上船搜。”

右首艇上，两名黑衣汉子答应一声，快艇突然冲上来，两个汉子纵身一跃，凌空朝大船飞扑而上。

陆建南嗔目喝道：“朋友不顾江湖道义，那就莫怪敝局出手无情了。”口中说着，朝身后两个紫衣劲装汉子挥了挥手。

两个紫衣劲装汉子早已掣刀在手，一闪而出，正好截住了飞扑上来的两个黄蜡脸汉子，立即在船头甲板上展开了一场恶斗。

灰脸人哈哈一笑道：“看来你陆朋友不见棺材不流泪，即大爷就成全你了。”足尖一点，使出“一鹤冲天”身法，平空升起二丈多高。朝陆建南迎面飞扑过来，五指箕张一招“飞鹰攫蛇”，当头抓下。

陆建南看他出手怪异，倒也不敢大意，右脚后退一步，左手振腕一指，朝灰脸人右手腕门点去。

“穿云指！”灰脸人一声怪笑道：“朋友居然是华山门下。”

身形直落，双足踏实，募地一步欺入中宫，左手一招“排云运掌”，直劈过来。此人出手奇怪，掌势劲急，逼得陆建南身不由己地又退了一步。但陆建南也不是弱手，他在让开灰脸人掌势之后，右手迅快地掣剑在手，刷的一声，长剑趁势贴地扫出。这一招，避敌攻敌，一齐动作，当真快疾如电。灰脸人直欺过来，骤不及防，几乎吃了大亏，百忙中双足一点，跳起一丈多高，才算避过陆建南扫出的一剑，陆建南一击得手，哪还容他还手，口中大喝一声，同样一跃而起，剑演“拨开云路”，跟踪飞袭。灰脸人腾身跃起之际，也已掣剑在手，立时挥手还击。“锵……”两人在空中互击一招，身形乍分，同时坠落船面。

灰脸人脚踏实地，怒笑一声，一柄乌黑狭长的长剑，怪招连绵，急如骤雨般攻来，剑势诡异，十分凌厉。陆建南果然是华山派的人，一手“华山剑法”，轻灵飘逸，进退如风，招招精妙绝伦。两人这一动上手，各展所学，两柄长剑，一像银蛇乱闪，一像乌龙搅水，打得剧烈无比。这时后来的两艘快艇，也已绕到大船船头，小艇上，各站着一个人。

前面一艘，站着一个人身穿青布衫的汉子，脸型瘦削，肤色黄中带青，生相阴狠。稍后一艘，是一个面貌俊美，神情居傲的蓝衣公子，腰悬长剑，飘然临风，看去甚是洒脱。

这两人像是主仆，就在他们快艇驶近大船。还有两丈来远时，青衣汉子募地双臂一划，纵身朝大船上飞扑过来。此人身手十分矫捷，脚尖在船头上一划，身形闪动，飞快地从刀光剑影中穿过，朝船舱扑去。就在此时，但听一声叱喝，一个紫衣劲装汉子当门而立，拦住去路，手中长剑一抖，幻起两朵剑花，分刺青衣人两处大穴。青衣人不闪不避，左手一抬，疾向长剑上撩。这一下，大出紫衣劲装汉子意外，他居然敢用肉手来抓锋利的长剑？就在这一愣之际，突听“当”的一声金铁交鸣，紫衣劲装汉子一柄长剑，已被对方锁住。原来青衣人一只左手，色呈青绿，五指有如钢钩一般，露出锋利尖锐的铁爪！他左手竟然是钢铁铸成的假手，只要看它绿得刺目，就知铁手上还淬了剧毒！这原是电光石火间事，青衣人铁手一下锁住紫衣劲装汉子长剑，右手呼的一掌，迎面劈出。

紫衣劲装汉子武功也不弱，但因长剑被锁，一个失神，左肩已被掌风扫中，他虽是见机得快，没被打实，但也着实不轻，只觉左臂骨痛欲裂，人也差点栽倒地上，他趁着身子侧倾，突然飞起一脚，朝青衣人心窝踢去。

青衣人口中冷哼一声道：“螳螂脚，原来你还是螳螂门的人。”

左手铁爪，顺势朝他脚踝上抓落。

紫衣劲装汉子左臂负伤，身手自然没有初交手时灵活，但他知道此刻性命交关，只好咬紧牙关，后退一步，冒险递招，发剑攻敌，希望能够多支持一刻是一刻。

青衣人一着得手，铁手挥舞如风，右手跟着接二连三地劈出，直把紫衣劲装汉子逼得险象环生。这时船头上一阵阵急骤的金铁交鸣声中，突然传

出“噗通”一声，正在和抢上船来的两个黄蜡脸汉子苦战的两个紫衣劲装汉子，其中一人受了伤，跌入水中，另一个身上也负了重伤，但仍在奋力苦战不退。陆建甫眼看手下镖师，不是人家的对手，形势危急，心头气愤填膺，双目尽赤，一柄长剑，剑光如幕，奋力攻拒。无奈他的对手灰脸人剑招诡谲多变！打到百招左右，依然谁也占不了谁的上风。

两个黄蜡脸汉子，原是和两个紫衣劲装汉子捉对厮杀，此时一个紫衣劲装汉子负伤落水，没有了对手，就挺剑朝另一个紫衣劲装汉子夹击过来。那紫衣劲装汉子本来已经只有招架之力，这下腹背受敌，以一敌二，战了不过数合，就被正面敌人一剑扫过，把他一条左臂砍了下来。紫衣劲装汉子大叫一声，登时痛昏过去，他背后的黄蜡脸汉子飞起一脚，把他踢下江心。

陆建南急怒攻心，口中大喝一声：“我和你们拼了！”手腕一振，长剑幻起一片剑花。他存了拼命之心，一味抢攻，剑如轮转，着着刺向那灰脸人的要害。这一轮急攻，几乎不计本身安危，灰脸人自然不会和他作同归于尽的拼命打法，只得退让躲闪。这一来，却被陆建南抢得先机，咬牙切齿，攻势更见凌厉，直追得灰脸人连连后退。那蓝衣分子一直站在小艇上观战，此时突然飞身而上，他身形奇快，蓝影一闪，便已落到船头，凌空一指，点向陆建南的穴道。陆建南正在着着进击之中，突觉腰上一麻，一时收势不及，扑倒船板之上，一柄长剑也刺入了船板。

灰脸人赶忙收剑，朝蓝衣公子拱拱手道：“多谢公子相助。”

蓝衣公子道：“鄙巡主不用客气。”

原来那灰脸人就是天狗星。

天狗星转过身去，一手抓住陆建南衣领，一手按在他后心，转朝青衣人道：“侯兄请住手。”

一面朝紫衣劲装汉子阴恻恻喝道：“这位朋友听着，你们陆镖头已在鄙某手里，你不想他送命，就给我站到达上去。”青衣人撒招后跃，回到蓝衣公子身边。

那紫衣劲装汉子左臂负伤，本已落尽下风，此刻眼看陆建南又落在人家手中，双目紧闭，似是被点了穴道。同来四人，已只剩下自己一人，不仅孤拿难鸣，而且也投鼠忌器，只得闻声收剑，长长吁了口气，怒声道：“你们这些人，究竟是哪一条道上的？咱们万胜镖局走南闯北，从未开罪江湖同道……”

天狗星没待他说完，截着道：“朋友不必多说，在下早已告诉过你们陆镖头，咱们是追缉逃婢来的，与你们镖局无关。现在咱们田公子在此，快去叫你们事主儿出来，等咱们搜查过全船之后，即可放行。”

突听一个清朗的声音接着说道：“我就在这里，你们待械拦路。

刀伤镖师，形同盗匪，究竟想要怎样？”

随着话声，从船后大舱中，走出一个头戴儒巾，身穿青衫的少年公子。他身后一左一右跟着两个书僮，缓步朝船头走来，这三人正是玉蕊和寥花、萍花。

紫衣劲装汉子看到玉蕊主仆三人，脸有愧色，低头抱拳道：“在下等人深惭技不如人，未能尽得保护之责，以致惊动公子……”

玉蕊微一摆手，道：“这不能怪你们。”

蓝衣公子一双星目，冷厉如刀，只是盯注在主仆三人面上，好像要从他们三张脸孔上，找寻什么似的，一面徐徐问道：“你们从哪里来，往何处

去？”

第十五章 权且护花

玉蕊冷声道：“我一定要回答你么？”，蓝衣公子道“本公子问你的话，不论你愿不愿意回答，都得回答。”

玉蕊追“为什么？”

蓝衣公子道：“就凭本公子。”

寥花在旁道：“公子，你是读书之人，犯不着和他们逞强，他问你什么，你就好好回答他，不就没事了么？”

玉蕊无可奈何地道，“好吧，我告诉他。”说着，目光一抬，朝蓝衣公子道：“在下花向荣，从安庆来，往南昌去。”

蓝衣公子在她说话之时，微微侧过脸去，朝身旁的青衣人暗使了个眼色。青衣人一声不作，右手扬处，两点绿光，直向寥花、萍花两人面门射到。寥花、萍花随着玉蕊出来之时，早已提神戒备，暗暗注视着对方几人的举动，此时一见青衣人打出两点绿光，两人同时迅快地翻腕撤剑。但见寒光一闪“当”“当”两声金钱交鸣，两支二寸来长色呈青绿的短箭，已被剑尖拨开，跌落船板之上。她们拔剑拨箭，好快的手法！

蓝衣公子目中异采一闪，朗笑道，“好个贱婢，你们逃出绝尘山庄，改扮了男装，我就看不出来了么？如今当着本公子，还不快快束手就缚，听候发落。”

玉蕊看了他一眼，冷冷说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

蓝衣公子怒哼道：“玉蕊，你还想抵赖么？”

玉蕊依然冷静道：“阁下说话最好有个分寸，在下花向荣，堂堂南昌府的生员，谁是什么玉蕊？”她处变不惊，倒是十分沉着。

蓝衣公子面现郁怒，抬手一指道：“侯铁手，你去把她拿下了。”

原来这蓝衣公子正是绝尘山庄庄主戚承昌的义子田中璧，那青衣人，就是侯铁手。

他们是奉命追缉三个逃婢而来的。

那侯铁手听到蓝衣公子吩咐，身形一闪，掠到玉蕊面前，冷声道：“玉蕊，你还要我侯某动手么？”

玉蕊气得脸色发白，愤然道：“真是反了，你们敢这般侮辱斯文，硬把堂堂花某，当作潜逃的丫头使女，真是岂有此理？”

侯铁手道：“少嗜嚏，你不肯束手就缚，侯某就不客气了。”

右手一探，五指箕张，朝玉蕊肩头抓来。

玉蕊如今改扮成了读书相公，岂肯和一个家奴动手？脚下后退半步，回头道：“花福，你去接他几招。”

花福就是萍花，答应一声，闪身而出，手中短剑一指，喝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对我家公子发横？”

她说打就打，刷的一剑，朝侯铁手右腕削去。

侯铁手沉笑一声道：“小丫头，你是萍花，还是寥花？”左手铁爪闪电般往剑上抓来。

萍花短剑一抖，幻起三朵剑花，分刺侯铁手胸前三处大穴。侯铁手不闪不避，左手疾向上撩，硬接对方一招。在他想来，不管她萍英，寥花，只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丫鬟，能有多大的武功？怎么也难当自己一击。这一接之势定可把她手中短剑震飞出去。哪知事情大出侯铁手意料之外，他铁腕在上撩起，但听“当”的一声，萍花短剑虽被封住，竟然未被震飞出去。心中不禁暗暗吃惊，忖道：

“看来这小丫头的武功，并不含糊！”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际，萍花短剑一沉，中途突然变招，疾向侯铁手小腹直划而下！

这一招‘一叶知秋’剑势快速之极，但听“嘶”的一声，侯铁手胸前衣衫，竟被萍花剑锋划破了尺许长一条口子。

侯铁手心中大怒，左手飞舞，展开快攻，但见一片青绿光影之中，幻起七八只乌爪般的铁手，朝萍花迎头抓下。

萍花不敢怠慢，短剑如风，同样以快打快，舞起一片剑花，护住全身，剑花倏现倏没，变幻迅速，以攻还攻。两人登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恶斗。天狗星因田中璧不但是绝尘山庄庄主戚承昌的义子，而且还是自己顶头上司郝堂主的得意门人，自然要着意巴结。

此时一见侯铁手和萍花动上了手，他不待吩咐跨前两步，阴声道：

“你们三个丫头，在田公子面前，还敢出手顽抗，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剩下的一个紫衣劲装汉子，突然一跃而出，手横长剑，厉声喝道：“你再敢逼上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天狗星阴恻恻笑道：“朋友要送死，还不简单，鄙某只须举手之劳，就可了你心愿。”锵的一声，掣出一柄乌黑狭长长剑。

玉蕊侧脸道：“沈镖头，你左肩伤势未愈，不宜动手，只管退下来，此人由花禄收拾他好了。”

花禄，自然是寥花了，她听到玉蕊的暗示，闪身抢出，说道：“公子要我收拾他，沈镖头还是让我来。”话声甫出，短剑一记“寒梅报春”，直指天狗星左肋。

天狗星长剑一拨，封开寥花一剑，哪知百花帮人，都练有一套“百花剑法”，一经动手，剑花一朵接一朵，两朵三四朵，联绵不绝。

女孩儿家天生体力不如男人，但她们这套剑法，精巧灵活，足以补体力之不足。天狗星一手剑法辛辣诡异，但和寥花连打七人招，仍是无法占得半点优势，心头不禁大怒，口中连声吆喝，一柄狭长细剑，左右盘旋，翻起一片乌云，寥花暗暗咬紧牙关，手中短剑，同样使得风狂雨骤般，朵朵银花，随没随生，丝毫不见逊色。

田中璧眼看侯铁手、天狗星两人连对方两个小丫鬟，都久战不下，双目寒星飞闪，冷峻一笑道：“看来你们果然大有来历，今天更是放过你们不得！”随着话声，举步朝玉蕊逼来，喝道：“玉蕊贱婢，你亮出兵刃来，本公于要在十招之内，取你性命。”

玉蕊早知今日之局，无法善了，只因田中璧一身武功，十分了得，自己决不是他的对手，故才一直力持镇定，并曾叮嘱萍花、寥花不可轻举妄动。后来侯铁手出手偷袭，发出两支淬毒袖箭，原是试探性质，不料萍花、寥花沉不仗气，亮出了短剑，以致暴露了身份。

此刻眼看田中璧举步朝自己逼来，实逼处此，已是非战到底不可，不

由得横上了心，点点头道：“田公子一再相逼，看来咱们是不分个生死存亡，决难罢休。在下说不得只好舍命一拼了。”说话之时，已经脱下身上青衫，露出一身劲装，右手“呛”的一声，抽出一柄亮银短剑，凝立不动。

田中璧目光冷峻，冷冷说道：“贱婢还不承认你就是玉蕊么？”

玉蕊道：“你我鹿死谁手，尚在未定之天，等你胜了我手中短剑，再问不迟。”

田中璧目中杀机隐射，沉静一声，缓缓抽出长剑，但他依然忍了下去，长剑一指，说道：“你们只要交出那个假扮祝文华的人，本公子仍可剑下留情，放你们一条生路。”原来他追踪赶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追索假扮祝文华的人。此无他，还是为了假祝文华化解了“毒汁”之毒。

玉蕊冷冷一笑道：“田公子口出此言好生可笑？咱们还未动手，胜负未决，你这些话，岂不是多说了么！”

田中璧脸色铁青，冷哼道：“很好，本公子把你拿下了，不怕你不说。”

玉蕊应声道：“在下正是此意。”

话声未落，只听田中璧怒喝一声：“贱婢看剑。”眼前锐风劲疾，冷气袭人，一道青寒剑光，飞击过来。

玉蕊原是故意激怒于他，一见他含怒出手，心中暗喜，急忙纵身斜跃，右手剑锋一转，将敌剑桂开，短剑突然刷、刷、刷，拨扫如风，一刹那间刺出了三剑。

田中璧冷笑一声，挥剑反击，一长一短，两口宝剑，寒光飞洒，立时像飞云掣电般狠杀起来。只见剑花错落，冷电精芒，随着吞吐进退的剑尖冲击，斗到急处，宛似百十条银蛇，在朵朵银色花丛中乱窜，双方各展所学，这一轮猛拒快攻，当真凶狠绝伦。斗了二三十招，玉蕊突觉手腕剧震，短剑与田中璧的长剑相撞，响起一声响亮的金铁交鸣。

两支剑都是百炼精钢所铸，各无损伤，但玉蕊是个少女，气力自然远逊田中璧，这一招双剑交击，玉蕊就被震得脚下浮动，身不由己后退了一步。

田中璧一招得手，长剑一抖，寒光闪闪，劈面刺来。玉蕊剑走轻灵。一个“拗膝撩步”，飘风般转到了田中璧右侧，剑招倏吐，疾刺敌人右腰。

田中璧冷笑一声，待得玉蕊剑锋刚要沾衣之际，脚下募地后退半步，身形跟着急转，使了一招“左右逢源”，右剑下劈，左掌上扬，剑劈掌拍，同时攻到。

玉蕊剑招使老，心中暗叫一声：“不好！”要待撒招，已是不及！

田中璧这一剑势沉力猛，但听“当”的一声，玉蕊短剑被震脱手，坠落船板之上，同时拍出的左手也迅如奔雷，当胸印到。

玉蕊心头大惊，一时顾不得拾取宝剑，身子急急往后跃退，才算避开了对方这一掌。

她喘息未定，田中璧朗笑一声，长剑挥了半个弧形，举步直欺过来，冷喝道：“你再不束手就缚，莫怪本公子剑下无情。”

他话声甫出，突听一个清朗声音接口道：“田公子，我看你该停手了。”

田中璧听得话声来自身后，心头不觉一惊，急忙转过身去，喝道：“什么人？”

他这一回过头去，只见船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面蒙黑纱的青衫人。只见他衣袖随风飘忽，站在那里，意态潇洒，长笑一声，说道：“田公子不认识区区在下么？”

这一瞬间，田中璧发现那个叫陆建南的镖头，本来穴道受制，此刻已经站了起来。

天狗星手下两个黄蜡脸汉子，本来是看管陆建南的，如今反被人家制住了穴道，木立当场，一动不动。不，还有！和萍花、寥花动手的侯铁手、天狗星，本来已占上风，此刻也好像被人制住了。一个铁手箕张作势，一个长剑凌空刺出，但都原式定在那里。

萍花。

寥花已经收起短剑，笑吟吟地站在边上。

不用说，这都是青衫蒙面人的杰作了，他在船头上现身之时，侯铁手、天狗星还在激战之中，他趁人不备，突施袭击，自然容易得手。但无论如何，此人能在举手之间，不动声色，一下就制住了侯铁手、天狗星，武功之高，也是十分惊人！

这一变化，直看得田中璧耸然失色。本来己方已经完全占了优势，就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蒙面人在船头现身，形势顿时改变，落得反胜为败，满盘皆输。

田中璧杀气大炽，怒声道：“他们是阁下制住的么？”

蒙面人点头道：“不错，区区看不惯你们仗势凌人，拦江截船。欺负人家三个姑娘……”他一口道出玉蕊三人是姑娘家。

田中璧怒哼道：“阁下是什么人？”

蒙面人大笑道：“田公子既然识不得区区在下，我纵然说出姓名来，你还是识不得我，对么？”

田中璧又气又怒，口中大喝一声：“好！”长剑疾发，剑风震荡，一道匹练，连人带剑朝蒙面人激射过来。这一招驭剑击敌，但见剑光暴涨，扩及五六尺方圆，席卷而来，势道凌厉无匹。蒙面人空着双手，自然不敢硬接，双足一点，跃起两丈来高。田中璧看他跃起闪避，口中冷笑一声，身形一躬，招变“白虹贯日”，带转剑光，也像弩箭一般飞射而起，如影随形，往上冲去。蒙面人纵到两丈高处，突然使了一记“云里翻身”，已从身边掣出一柄短剑，迎着田中璧扑下。

“锵”！半空中响起一声龙吟般金铁击撞之声，两人凌空硬接了一招，人影倏分，同时泻落原地。

田中璧武功高强，耳目何等敏锐，方才锋刃相交，听出声音不对。目光一注，登时发现自己手中一柄百炼精铜长剑，剑尖已被对方削断了寸许长一截。心头又惊又怒，一张俊脸，气得通红，大喝一声，蹿身飞扑，剑挟劲风，又急攻过来。

这一下，他含愤出手，剑光如轮，招招狠辣，眨眼之间就攻出了一十三招。

蒙面人轻笑道：“田公子好重的杀气。”身形左右闪动，有如风摆杨柳，飘忽靡定。

田中璧剑发如风，何等快速，但你刺到东，他就闪到西，你刺到甫，他就闪到北，就是没有还手。田中璧这一十三剑寒芒流动，剑光如银蛇乱闪，几乎笼罩了一丈方圆，也几乎把蒙面人一个人圈在剑光之中，看去每一剑都像要刺中对方，就是毫厘之差，每一剑都从他身旁擦过，兀自连衣角也刺不到半点。一时逗得田中璧双瞳喷火，几乎气疯了心，口中大声喝道：“朋友既敢挺身挡横，怎么不敢接本公子几剑，像这般躲躲闪闪，又算得什么，难

道你师娘就只给了你一口短剑，没教你剑法？”

蒙面人突然站定身子，冷冷一笑道：“田中璧，我是给你留面子，好让你知难而退，既然你想见识我的剑法，那就小心了。”

话出口，他手中握着的那柄只有尺许长的短剑，突然迎风一振，登时漾起八九道剑影，朝田中璧身前错落飞来。这八九道剑影，长短多差，虚实难辨，变化倏忽，不可捉摸。

田中璧自幼练剑，精于剑术，只道是一片幻影，因为一般剑法，也常常幻起一片剑影，只是使你虚实难辨，实际上只有一支是实，其余的都是幻影。他心中暗暗冷笑，不待对方剑影近身，右腕疾翻，长剑一招“分光击影”，同时洒出一片寒光，不退反进，迎着对方剑影击出。双方一迎一往，来势何等快速？剑影寒光乍然一接，登时响起连珠般的“叮”“叮”轻震。这一下田中璧轻敌躁进，估计错了！对方这八九道剑影，如果只有一剑是实，其余都是幻影，就应该只有一剑接实，哪会接连响起九声剑鸣？既然发出九声剑鸣，那就没有一剑是幻影了。这原是电光石火间的事，田中璧已然觉出不对，对方每一剑都削下了自己一截剑身，九剑下来，一柄三尺长的长剑，已经只剩了一个剑柄。

蒙面人脚下忽然一停，收住剑势，冷冷说道：“田中璧，你该认输了吧？”

田中璧原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出道江湖，从未受人这般奚落，心头急怒交攻，大喝一声：“打！”手腕一抬，一截剑柄，当作暗器，脱手朝蒙面人迎面打去。剑柄出手，五指钩曲，一记“毒龙探爪”，闪电般朝对方当胸抓落！要知方才两人一迎一往，双剑交接，相距不过三尺，田中璧这一突起发难，相距既近，自然使人猝不及防。但见剑柄脱手后，疾若流星，一下就射到蒙面人面前，他钢爪般五指，同时也已触到蒙面人胸口的衣衫！

蒙面人似是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直等飞射而来的剑柄，快到面前，才上身微仰，手中短剑一竖，“当”的一声，把剑柄劈作两截了这真是快得如同掣电，田中璧五指箕张，也在此时触到蒙面人衣衫，正待抓落，突觉脉腕一紧，已被蒙面人扣个正着。心头猛吃一惊，还待奋力挣脱，哪知蒙面人比他还快，左手一指，像是使了一招“顺水推舟”，向前轻轻一连。田中璧简直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身不由己，一个人就腾云驾雾般地直飞出去一丈来远，砰然一声摔倒在船头甲板之上，差点就滚落江心去。

田中璧一身武功终究不弱，他在跌下之时，四肢用力向上一提，一记“金蝉戏浪”，直跃而起，站定身子，双目厉芒闪动，恶狠狠地瞪着蒙面人喝道：“阁下报个万儿，田某立时就走。”

蒙面人早已收起短剑，笑道：“在下用不着报万儿，胜负已分，阁下带着手下走吧，咱们迟早会碰面的。”话声一落，走得比田中璧还快，飞身朝江上停着的一艘快艇跃去。

蒙面人从现身到飞身落艇，前后最多不过一盏熟茶工夫，直把百花帮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直到此时，玉蕊看他要走，才急忙叫道：“这位大侠请留步。”蒙面人早已跃落快艇，好像没听到玉蕊的喊声，自顾自运浆如飞，朝船后驶去。这艘快艇，原来也不是他的，却是田中璧等人的四艘快艇之一。

这时田中璧也已解开了侯铁手、天狗星和两个黄蜡脸汉子的穴道，低喝一声：“走。”率着手下，飞身跃落快艇。

他们来时是有四艘快艇的，此刻蒙面人乘去了一艘，大家只得分乘三艘，鼓浪而去。

江老人在双方激烈拼搏之际，已命水手把落水的两个紫衣劲装汉子救起，敷上了刀创药。

玉蕊目送蒙面人乘坐的那艘快艇，从船头绕到船尾，突然去势加快，像箭一般冲浪驶去，心中暗暗觉得奇怪：“这人方才突然在船头现身相救，走的时候，又乘走了田中璧他们的快艇，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陆建南眼看着玉蕊望着船尾，怔怔出神，忍不住道：“花公子是否看出此人来历来了？”

玉蕊微微摇头道：“此人武功高绝，出手奇快，我看不清，也想不出他的师承来历……”

寥花插口道：“这人会不会是祝庄主？”

玉蕊“呵”了一声，急着说道：“咱们快去瞧瞧。”

知机子在卜卦之前，点燃了三支线香，然后要万人俊、许家骅、祝靖三人自报姓名，毛病自然出在那三支线香上面。因为香上加了迷药，你一经开口说话，吸入自然更多，焉得不被迷翻过去？就在万人俊等三人仆倒地上，知机子得意地仰天大笑一声，离座站起之际——

突听茅屋外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屋里有人么？”

知机子微微一惊，沉声问道：“什么人？”

清朗声音道：“我们是找知机子先生来的。”

“我们”，那是说来的不止一人了！知机子皱皱眉，看了倒在地上的三人一眼，掀帘走出，只见来人已经走进屋中，站在客堂之上，那是两个身穿青衫的读书相公，年约十七八岁，生得玉面朱唇，好俊的人品！

知机子一手捻着疏朗朗的几根黄须，朝两个青衫相公一阵打量，干咳了一声，问道：“两位有什么事？”

年纪略大的一个含笑道：“我们是来请知机子先生求卜的，你就是知机子先生吧？”

知机子道：“二位来得不巧，知机子不在家。”

年纪略小的一个眼珠四处乱转，咦了一声道：“他们人呢？”

知机子道：“相公说什么？”

年纪小的说：“我们三个朋友，比我们先来一步，怎么不在这里？”

知机子眼中闪过一丝异色，哦了一声，微笑道：“相公说的，可是三位年轻人么？”

年小的道：“是啊，他们中间，有一个是我表兄，他们到哪里去了？”

知机子阴笑道：“不错，方才确是有三个年轻人，来找知机子，老朽告诉他们知机子不在，他们已经走了。”

两个青衫相公互望了一眼，年小的说：“不会吧，我表哥的马匹还留在山上，他人怎会走了？”

知机子不悦道：“老朽一把年纪的人，难道还会骗你们不成？”

年小的忽然轻笑一声道：“我看你一定就是知机子先生了，表哥一直不让我们跟着来，说知机子先生不喜闲人打扰，又说卜卦要虔诚庄敬，人不能来的大多。是不是表哥故意要你出来说他们已经走了，把我们支开，对不对？哼，我才不信呢！他们明明就躲在里面。”

知机子脸色倏变，身形一闪，拦在前面，喝道：“站住。”右手横出，

一掌朝年小的肩头拍来。就在他手掌拍出，还未碰上年小的肩头之际，忽觉手背上像是被毒蚊子叮了一口，整条手臂，突然力道尽失，麻木不仁，心中不禁大骇，急忙低头看去，只见自己手背上赫然插着一支闪着青莹莹光的锈花针儿。

知机子看得脸色大变，骏然道：“唐门青芒针！”这句话的工夫，他感到两条腿也在逐渐麻木。

唐门“青芒针”毒量不重，却是专门用来制敌的，打中四肢，敌人立时会四肢麻木，失去抵抗能力。

年纪较大的冷笑道：“不错，你还有些眼光。”

知机子望着年纪较大的相公，苦着脸道：“你相公……是……是唐门……”

年纪较小的咭的笑道：“你不用多说，好好给我站着。”

就在此时，东首厢房门帘掀处，闪出两个手执单刀的黑衣劲装汉子。

西首厢房同样的门帘一掀，也闪出两个手执单刀的黑衣劲装汉子。这四个黑衣人身手颇为矫捷，闪入堂屋，人影倏然一分，刀尖远远地指着两个青衫相公，已把他们围在中间。

年纪较小的目光一溜，披披嘴道：“你们这要干什么？”

站在他对面的一个黑衣汉子狞笑道：“龟儿子，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自己找死，可怨不得老子。”

年纪较小的道：“我们是找知机子来的，谁找死人？”

那汉子道：“老子是说你们两个龟儿子死定了。”

年纪较大的似已不耐，一双星目，隐射寒光，冷峻地道：“兄弟，别和他们噜嗦，这些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把他们打发了就是。”

年纪较小的点点头道：“二哥说得是。”抬手之间，但听“锵”的一声，从身边抽出一支两尺七八寸长的宝剑，那年纪较大的也在此时从身边掣出长剑。

方才发话那黑衣汉子轻蔑地大笑道：“这两个小龟儿子。还是会家子。”

知机子站在边上，说道：“他们是四川唐门的子弟。”

年纪较大的叱道：“你敢多嘴，本公子先劈了你。”

他冷峻目光跟着一扫，长剑指点着四个黑衣汉子，说道：“你们哪一个先来领死？”

方才那黑衣汉子道：“你们四川唐门，和咱们本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你们硬要闯到这里来多事。既然进来了，就算你是天王老子的独生儿子，也不能放过。”说到这里，单刀一晃，另外两个黑衣汉子一声不作，朝年纪较大的身前扑来。那说话的黑衣汉子和另一个汉子也同时单刀一举，欺身直进，朝年纪较小的扑来。他们四个人，正好两个对付一个。年纪较大的手持长剑，站着没动，两个黑衣汉子一个欺到他右侧，单刀疾发，削向他持剑右臂。一个欺到面前，单刀递出的招式，却是十分平实，刀光一闪，直探心腹。

年纪较大的仍然没动，直等对方两把单刀，快要沾身，他才发出一声冷笑，突地后退半步，抖腕发剑，划出一道森冷的剑光。但听“当当”两声，封开了两人的刀势，回腕一剑，横扫而出。那两个黑衣汉子一身武功，却不是弱手，身形轻轻一闪，便自避开一剑，随又举刀还击。两人联手，双刀如风，着着指向年纪较大相公的要害。年纪较大的手中一柄长剑，施展开来，十分了得，剑光如匹练缭绕，幻起重重剑影，没有几招工夫，以把两个黑衣

汉子的刀招压了下去。两个黑衣汉子联手合击，以他们平日搏斗的经验，竭力配合施展，依然无法占得半点优势。

这对另外两个黑衣汉子也已和年纪较小的动上了手，而且已经占了上风。年纪较小的是一柄短剑，他功力较浅，对付一个，还差不多，要他以一敌二，就显得力不从心，十儿招下来，渐渐落了下风，短剑左封右架，剑势支绌，现出败象，心头又气又急，大声道：

“你们两个该死的東西，真要惹火了我，就要你们的命了。”

他左首黑衣汉子大笑道：“好个龟儿子，你少冒大气。”

单刀一紧，刷刷两刀，斜劈过来。年纪较小的急忙举剑封架，被逼得连退两步。那黑衣汉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手中单刀一晃，迈步直欺过来，喝道：“龟儿子，你现在明白了……”话声未落，张口“啊”了一声，突然翻身往后倒去。另一个黑衣汉子，眼看同伴无缘无故地往后倒去，心头不由大吃一惊，一个失闪，被年纪较小的剑锋划过，割破了肩头衣衫，虽未受伤，却已气馁，双足一顿，往后跃退。

年纪较小的左手一指，喝道：“你也休想逃走。”从他袖底，射出一支细小短剑。

那黑衣汉子要待躲闪，已是不及，但觉执刀右腕，一阵剧痛，单刀“当”的一声落到地上，身子晃了两晃，也跟着倒了下去。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和年较较大的动手的两个黑衣汉子，两人联手，本来就占不得半点上风。此时瞧到两个同伴中了人家暗器心头难免慌张，吃年纪较大的相公一剑，刺中右首那人的左肋。那汉子怪叫一声，夺门逃出，另一个更不敢恋斗，双足一顿，窜入西首厢房中。

四个贼人，两个直挺挺地躺在地下，两个逃走，只有知机子依然呆若木鸡，站在那里，这时苦着脸道：“两位相公，贼人死的死，逃的逃，两位饶了老朽吧！”

年纪较小的冷哼了一声道：“贼人，难道你不是贼人一党？”

知机子道：“这是天大的冤枉，老朽知机子……”

年纪较小的披披嘴，截住他话头，问道：“你不是说知机子不在么？”

知机子叹了口气道：“相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朽方才说知机子不在，就是暗示二位，快点离开此地，因为老朽受了他们四个贼人胁迫，不好和二位明说。”他本来就生相猥琐，这时哭丧着脸，更是一副可怜相。

年纪较小的冷笑一声道：“我表哥他们呢？”

知机子连连陪笑道：“在，在，他们三位，只是中了迷香，相公饶了老朽，我立时去取解药。”

年纪较大的收起长剑，从身边取出一粒解药，递了过去，冷声说道：“你起下青芒针，把这颗解药吞下就好。”

知机子于左手接过解药，连声追谢，起下右手背和腿弯上的青芒针，迅速把药丸纳入口中。年纪较大的望望地上两个黑衣汉子，回头问道：“兄弟，你袖箭上淬过毒，这两人还有救么？”

年纪较小的哇的笑道：“这是我舅舅给我的袖珍连弩，今天还是第一次用，舅舅说过，只要半个时辰没有解药，就会毒发身死。”

年纪较大的道：“你有没有解药？这两个人要留活口。”

年纪较小的道：“有，解药在我革囊里。”

知机子听了两人的话，不由目中闪过一丝异色，他服下青芒针解药，

这时手足已能活动，连忙伸手一指道：“二位公子，请随老朽来，令友就在东厢封室之内，老朽这就去取解药。”举步定到来厢卧室门口，掀起帘布。

他这一掀帘布，果见地上躺着三个人，正是万人俊、许家骅和祝靖。

年纪较小的挥挥手道：“你解药放在哪里？快去取来。”

知机子陪笑道：“解药就在老朽房内，老朽这就去取。”说着很快朝东厢后房走去。

年纪较小的已从身边革囊取出“袖珍连弩”解药，走到两个黑衣汉子身边，伸手取下袖箭，给他们在伤口上敷好。

然后手指疾落，点了他们穴道，忽然口中轻“咦”一声，道：“这两个人怎么死了？”

年纪较大的道：“你不是说要半个时辰，才会毒发身死么？”

年纪较小的道：“是呵，但他们……”话未说完，忽然又是一声轻“咦”，说道：“二哥，这是不是你的青芒针？”

“我的青芒针？”年纪较大的道：“在哪里？”他话才问出口，已经看到两个黑衣汉子的胸口上，每人都端端正正插着一支青莹莹的锈花针儿。那正是“青芒针”，“青芒针”有一寸来长，但插在两人胸口，只露出一点头针屁股。唐门“青芒针”，毒量虽轻，但刺中心窝，就是毒量再轻，也一样会死人。

年纪较大的突然双眉一挑，怒声道：“好个贼子，咱们上了他的当了。”

年纪较小的道：“二哥是说……”

年纪较大的道：“知机子，他明明是贼人一党。”

年纪较小的道：“是他用起下来的‘青芒针’杀了他们？”

年纪较大的的道：“这还用说？”

年纪较小的道：“他为什么要杀他们呢？莫非是怕他们说出什么来，才杀人灭口？”

年纪较大的点头道：“说对了，算你聪明。”

年纪较小的得意一笑，道：“上个月，我和表哥 - 路上，就看到好几次杀人灭口的事……”

年纪较大的嗤的笑道：“瞧你，开口就是表哥、表哥的，一天总得提上几遍，是不是很想他？”

年纪较小的一张脸涨得通红，啐道：“难道你不想他？你比我还想得厉害呢？”

年纪较大的也把脸涨红了，口中“喀”了一声道：“谁像你整天地放在嘴上？”

年纪较小的道：“我放在嘴上不要紧，谁像你放在心上，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

年纪较大的飞身扑了过来，气道：“小鬼头，你乱嚼舌根，看我饶不了你。”

年纪较小的慌忙跃了开去，双手护胸，口中连声说道：“二哥。

好了，好了，小弟下次不敢了，我们快进去瞧瞧，别让知机子跑了。”

年纪较大的道：“他早就跑了。”

年纪较小的转身走进东厢，说道：“那怎么办？这三个人中了迷香，没有解药，如何是好？”

年纪较大的跟着走人，说道：“他说进来取药，只是想趁机逃走而已，我们当时也没想到，中了迷香，根本不需要什么解药。”

年纪较小的奇道：“不需要解药，那么他们怎么会醒？”

年纪较大的笑了笑：“用凉水朝他们脸上一泼就好。”

年纪较小的咭的笑道：“这么简单？”

年纪较大的道：“不信你就试试。”

年纪较小的目光一溜，从案头取过一杯“神水”，朝三人脸上泼去。说也奇怪，凉水泼到三人脸上，三人顿觉神志一清，口中“啊”了一声，各自睁开眼来，翻身坐起。

万人俊当先一跃而起，朝两人拱拱手道：“是两位兄台，出手救了在下三人？”

年纪较小的笑了笑：“难道还会是知机子救醒你们不成？”

许家骅流目四顾，问道：“不知知机子那老贼哪里去了？”

年纪较大的道：“知机子已经逃跑了。”

年纪较小的走到祝殖前面，笑道：“表哥，你不认识小弟了么？”

祝靖听他叫自己“表哥”，不觉微微一怔，望着年纪较小的，抱拳问道：“兄台如何称呼？”

年纪较小的咭的轻笑道：“表兄真的健忘，这也难怪，咱们虽是表亲，但只见过一次面，也许表兄真的想不起来了，不知雅琴表姐可好？”

祝靖脸上骤然一红，惊奇地道：“你……”

年纪较小的抢先说道：“小弟凌君平。”忽然一把拉着祝靖的胳膊，往边上走了两步，才附着她耳朵，细声道：“表姐，我是如苹呀！”

原来她竟是方如苹，祝靖是她表姐，自然就是祝雅琴了。

祝雅琴（祝靖）又是一怔，迅快转过脸来，一双星目盯在方如苹的脸上，道：“你是……”

方如苹轻声道：“我脸上易了容。”

祝雅琴听她的声音，果然是方如苹，急忙低声嘱咐道：“你不许说穿。”

方如苹低笑道：“彼此彼此。”

祝雅琴握住她的纤手，直道：“表弟，这位是谁？快给愚兄引见引见。”

方如苹低低说道：“她是四川唐门的二小姐唐文卿。”一面伸手指着那年纪较大的道：“这是小弟二哥唐文庆，文章的文，庆贺的庆。”

祝雅琴慌忙拱手道：“原来是唐兄，兄弟久仰了。”

唐文卿含笑道：“兄弟也久闻祝兄大名。”接着祝雅琴又替万人俊、许家骅两人，互相引介，大家又说了些寒暄话。

万人俊道：“不知唐兄、凌兄两位，怎会找到这里来的？”

方如苹笑道：“这事说来凑巧，小弟和唐兄路过桐城，看到表哥一个人在路旁进食，神色匆忙，朝北赶路，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暗中跟了下来。”

祝雅琴道：“对了，我方才依稀听到马嘶声，大概就是你们上山来了，啊，表弟，你们和知机子动了手么？”

方如苹道：“岂但动手，外面还死了两个贼党呢。”当下就把方才之事，详细述说了一遍。

许家骅道：“可惜这两个贼人死了，不然，从他们口中，也许可问出贼党的情形来。”

祝雅琴道：“所以知机子老贼才要杀他们灭口。”

许家骅道：“老贼走得匆忙，他房中也许留下什么东西，待兄弟进去瞧

瞧。”说完，一手仗剑，朝后面一间房中走去。

万人俊道：“不错，咱们正谈仔细搜一下才对。”话声甫落，突听门口响起一阵“扑扑”之声。

万人俊为人机警，脚下一停，伸手朝几人打了个手式，要大家站着别动，然后轻轻掀起布帘，往外瞧去。但见一只灰色信鸽，已在茅屋前面停下来，心头不禁一动，急忙一晃身，轻快地走了出去。

那只灰鸽似是久经训练，见到生人，立即展翅飞起。

万人俊哪肯容它飞走？俯身拾起一颗山石，抖手朝灰鸽打去，身形也跟着腾空纵起，飞掠出去，伸手接住了坠鸽。

祝雅琴跟着走出，问道：“万兄，那是什么？”

万人俊双手捧着鸽子，回身走过来说道：“是一只信鸽。”

这时唐文卿、方如苹、许家骅也相继走出来。万人俊问道：“许兄可曾发现什么吗？”

许家骅摇摇头道：“没有，老贼房里，除了几件衣衫，什么也没有。”

万人俊已从鸽子脚上，取下缚着的一截竹管，随手倒出一个纸卷，打了开来，只见上面写着：“迅即调查安庆码头兴隆茶楼江老大来历，此人与劫持假扮祝文华之逃婢案有关，切切毋误，鄙。”

祝雅琴看到“假扮祝文华”字样，心中暗暗纳罕，忖道：“不知道是什么人假冒自己父亲？”

万人俊随手把字条递给大家看，同时说道：“逃婢案？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江湖上好像事情愈来愈多了。”

方如苹却突然跳了起来，摇着唐文卿玉臂，喜形于色道：“二哥，表哥有了下落了，咱们快到安庆去。”

祝雅琴奇道：“表弟，你说什么？你表哥是谁？”

方如苹脸上一阵红晕，望望唐文卿，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我慢慢再告诉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快到安庆去。”

祝雅琴看了万人俊、许家骅两人一眼，问道：“万兄，许兄，去不去安庆？”

万人俊道：“兄弟和许兄要找的是黑龙会贼党，照这字条看来，这逃婢案既和黑龙会有关，咱们自然也非去不可。”

祝雅琴喜道：“那么我们仍然是一路了。”

她这一脸喜色，看在方如苹眼里，心中暗暗一动，忖道：“看来表姊对万人俊钟了情。”女孩儿家的心事，自然只有女孩儿家看得出来！

双桅帆船，又扯上了风帆，满载清风，在江面上破浪前进。舱门开了，身穿天蓝长衫，胸垂黑须的假祝文华，依然凭几而坐，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房门口的布帘，被一只细腻白嫩的纤纤玉手掀了起来！

玉蕊和萍花、寥花三人相继走入。她们已经换回了一身女装，莲步细碎，显得特别轻俏，三人走进船舱，寥花就悄声道：“看来不是他了。”

万才玉蕊临行时，曾点了他的穴道，此刻他依然好好的坐着没动，自然不会蒙面人了。玉蕊回头看了寥花一眼，意思是叫她不许多说，然后缓步走到凌君毅近前，弯下腰，仔细察看了一阵。这回她相信了！因为方才自己点了他“期门”穴，直到此时，他左乳下的衣衫，还有黄豆大一粒微微下陷，显然他没有动过。自己要在离舱之时，出指点他穴道，倒并不是想制住他，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试试他的功力是否已经恢复了，因为被“请”到绝

尘山庄去的“贵宾”，都眼过“散功毒药”，一身功力，十去八九。但据说，在四川唐门和少林僧侣联手攻入绝尘山庄之时，四位“贵宾”的功力都已恢复，玄衣罗刹才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那四位贵宾中的祝文华，就是自己移花接木换进去的，如果其余三人都已恢复功力，他（假祝文华）

自然也恢复了。她怀疑那天晚上，自己等人在三官殿突然迷昏过去，和今天船头上突如其来的蒙面人，就是这位不知来历，假扮潜龙祝文华的人所为。因此，她要在走到门口之际，出其不意，以指风点他穴道，他丝毫没有警觉，也毫无反抗，就让自己制住了穴道，即可证明“散功毒药”仍然留在他体内，并未解去。如今已可证明那天在三官殿捣鬼的不是他，今天在船头出现的蒙面人也不是他了。

不是他，那会是谁呢？自己大船停在江心，那人既没乘船来临行之时，乘走的是黑龙会的一艘快艇。这般辽阔的江面，他何以一定要紧傍着自己这艘船，从船头绕到船尾，然后加快驶去？但自己看得清楚，那艘快艇在驶到十来丈外，去势就缓了下来，而且艇上已经空了，蒙面人也失去了踪影。除了他潜水离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傍着自己大船，从船头驶向船尾之时，突然以最快身法。

回到大船之上。快艇经他双足用力一顿之势，就像箭一般往前射击，一直冲到十丈之外。这推想自然十分合理，但如今也推翻了，自己这条船上，除了这位“祝庄主”，别无可疑之人，蒙面人不是他，会是谁呢？

第十六章 百花帮主

玉蕊站在凌君毅面前，只是怔怔的望着他，没有作声。萍花轻声道：“玉蕊姐姐，你不是要解开他穴道么？”玉蕊心中突然一动，点点头，一掌拍开他受制的穴道，口中轻轻叫道：“祝庄主醒一醒。”

凌君毅轻微一震，睁开眼来，望望玉蕊，道：“老夫居然凭几睡熟了，不知现在是什么时候？”玉蕊嫣然一笑道：“午牌已过，该用饭了。”

萍花、寥花两人，已把手中提着的酒食放到桌上。玉蕊回头看了两人一眼，说道：“你们出去好了。”萍花、寥花答应一声，相偕退出。

玉蕊轻柔的道：“祝庄主请用饭吧。”凌君毅站起身子，只见小方桌上摆着四菜一场，还有一壶酒，却只有一副杯筷，不觉问道：“姑娘用过饭了么？”

玉蕊道：“贱妾已经在外边吃过了。”她取过酒壶，替凌君毅斟满了酒盅，盈盈一笑道：“舟中准备的只是些粗肴水酒，祝庄主将就着用吧！”她这一笑，看去甚是抚媚。

凌君毅心中笑道：

“这倒也算醇酒美人！”当下也不客气，举步走到桌边一张椅子坐下，举起酒杯正待就唇，忽然放下酒杯，问道：“姑娘们把老夫从绝尘山庄中救出来，究是有何目的？”

玉蕊望了他面前酒杯一眼，含笑道：“祝庄主可是怕贱妾在酒中下毒么？祝庄主若是不放心，这杯酒，先由贱妾喝下去好了。”

凌君毅大笑道：“姑娘答非所问，那是存心不肯说。老夫已被绝尘山庄

下了散功之毒，功力尽失，姑娘何用再在酒中下毒，这个老夫倒是放心得很。”举杯一饮而尽。玉蕊淡淡一笑，又替他斟满了酒，道：“祝庄主能解他们‘毒汁’之毒，自然不伯有人酒中下毒，说来倒是贱妾多心了。”

她借题发挥，轻轻把话头转向了“毒汁”，这自然是有心探他的口气。凌君毅为人机警，哪会听不出来？心中一动，暗道：

“看来他们果然是为自己化解了‘毒汁’之毒，才把我弄出来的。”一面故意摇摇头道：“说起化解‘毒汁’之事，老夫连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玉蕊道：“连四川唐老庄主，以用毒驰誉武林，都无法化解，祝庄主只化了三天工夫，就把‘毒汁’化成清水，这自然全凭学识经验而来，决非偶然之事。”凌君毅心中暗暗好笑。付道：“小丫头居然想套我口风。”

抬目望着玉蕊，喝了口酒，微笑道：“姑娘是否认为老夫有把握能研制出‘毒汁’的解药来？”玉蕊理了一下长发，嫣然笑道：“还用说，祝庄主不是已经化解了‘毒汁’么？”

凌君毅道：“老夫因此想到，姑娘奉命把老夫从绝尘山庄弄出来，也许是有求于老夫吧？”玉蕊避开他盯在脸上的灼灼目光，笑道：“祝庄主神目如电，观察入微，贱妾也不用否认了。”

凌君毅乘机道：“既是如此，姑娘何以还不肯对老夫实说？”

玉蕊道：“是贱妾不能逾越权限，因为以贱妾的身份，有些话，是不能对外人透露的。”

凌君毅笑道：“但姑娘是哪一帮的人，要把老夫送往何处，这些姑娘总可以见告吧？”玉蕊面有难色，沉吟了一下，道：“不瞒祝庄主说，我们是……百花帮……”

凌君毅其实早已知道，闻言微笑道：“百花帮，这名称不但新鲜，而且也香艳得很，大概贵会都是女的了？”玉蕊粉脸微赧，点了点头。

凌君毅又道：“送老夫何往？”玉蕊道：“这个贱妾无法奉告。”

凌君毅道：“那是一处十分隐秘的地方？”玉蕊只是轻“囁”了一声。

凌君毅又道：“只不知贵帮帮主如何称呼？”

玉蕊眨动了一下大眼睛，俏皮的笑道：“等祝庄主和敝帮帮主见面时，你自己问她吧。”凌君毅含笑道：“姑娘可是不敢说么？”

玉蕊笑道：“祝庄主不用激将，帮主身份崇高，贱妾是她属下，帮主的名讳，自然不敢说。”凌君毅道：“姑娘很会说话。”

玉蕊脸又一红，婉然低笑道：“贱妾若是会很会说话，也不会被祝庄主套出这许多话来了。”凌君毅道：“姑娘并无失言之处。”

你告诉老夫的话，本是老夫应该知道的事。”

玉蕊淡淡一笑，坐在一旁不再多言。舱中突然静了下来。

凌君毅虽然还想和她说话，但看她忽然变得一脸庄容的模样，也只好忍下不说了。

匆匆饭罢，萍花、蓉花收去残肴杯筷，又沏了一壶茶送上来。

玉蕊站起身子，福了福道：“祝庄主请慢慢品茶，贱妾告辞了。”莲步细碎，朝舱外走去。

一连两天，除了由萍花、蓼花按日寸送来饮食，玉蕊就不曾再进来过，敢情她对凌君毅有了戒心，言多必失，因此不敢再和凌君毅交谈了。

凌君毅也没走出舱去，但他听得出，自己住的这间舱外，经常有人监视，不用看，也知道是万胜镖局的陆镖头和他几个手下。和凌君毅只有一

板之隔的后舱(应说是中舱的后间),是玉蕊和萍花、蓼花的住处。玉蕊两天没到凌君毅房间里来,她躲在舱后,暗中不时的从一处板壁缝中偷窥着凌君毅的动静。凌君毅时常可以看到一点亮晶的眼光,在板壁缝中闪动,但却只作不知,任由她去偷看,反正她也看不出什么来。

这两天时间,一路下来,倒是十分平静,再也没有遇上黑龙会的人。这是第二天的晚餐之后,天色已经全黑,船只似是驶进了一处港湾。本来嘛,天色既黑,航行的船只,就该找一处避风所在过夜,这原没错。但今晚天已黑尽了,还在继续行驶,而且这条港湾,好像叉港极多,行驶中的船只,不时在左转右转,这可从船只的不时左右倾侧体会得出来。船上设备极佳,就是没有灯烛,这时全船上下,一片漆黑,不见一丝灯光,水手舵工,只是摸黑行驶。这样足足航行半个时辰,直到初更时分,船行之势才逐渐缓慢下来,接着听到水手们下锚停船和浪花击岸的声音,敢情已经靠岸了。

就在此时,只听舱门上起了剥落叩指之声,接着响起葵花的声音说道:“祝庄主睡着了么?”

凌君毅故意“唔”了一声,问道:“什么人?”

蓼花在门外道:“小婢蓼花,特来请祝庄主上岸的。”凌君毅问道:“已经到了么?”

蓼花应了声“是!”凌君毅道:“你且稍等,老夫就来了。”

故意侵吞吞的穿好衣服,才开门出去。只见蓼花手上提着一个黑皮灯笼,四周遮得不透一丝灯光,只由灯笼下方透出微弱的光亮,照到地下,使人可以看到两三步路远近,不致跌跤。

她看到凌君毅启门走出,立即躬身道:“夜色甚黑,祝庄主请随小婢来。”说完,当先朝前行去。

凌君毅道:“姑娘手上这个灯笼也太暗了。”蓼花轻笑道:

“灯笼是照路用的,只要看得见走路就好了。”

凌君毅目能夜视,就是没有灯笼,也看得清楚。船停在一处荒僻的江边,岸上不远,是一片树林和黑影朦胧的山岭。萍花就站在岸上,手中也提着一盏黑皮灯笼,似在迎接自己。岸上数丈外。散布着几个黑幢幢的人影,那正是镖头陆建南和他的四个手下,手持刀剑,凝神戒备。不用说,那是怕自己逃跑。

凌君毅只作不见,随着蓼花走向跳板。

蓼花侧身让路,说道:“祝庄主好走。”

凌君毅缓步跨上跳板,萍花在前,葵花在后,提灯照路,走上崎岖不平的芦苇斜坡。

又走了一箭来远,黑暗之中,停着一辆黑漆的篷车。

萍花脚下一停,提高灯笼,回身道:“祝庄主请上车。”车前坐着一个身穿黑色劲服的车把式,已经一手掀起了车帘。

凌君毅登上篷车,只见玉蕊已坐在车中,接着萍花、蓼花各自吹熄灯火,也相继登上车,分在两边坐定。驾车的放下车帘,立时跳上车座挥动马鞭,驱车向前奔去。车内一片黝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各自肃然而坐,谁也没有说话,更是一片寂静。最使凌君毅吃不消的既非黑暗,也非半寂,而是车行颠簸之际,不时可以闻到从三位姑娘身上散发出的幽香,引入遐思,几乎情不自禁!当下长长吁了口气,一手捻须,问道:“怎么,还没有到么?”玉蕊正襟危坐,闻言抬起头来,理了一下鬓发,婉然笑道:

“祝庄主还可以休息一会，到了贱妾自会奉告。”

凌君毅道：“姑娘好像不愿和老夫说话？”玉蕊道：“祝庄主是敝帮的贵宾，贱妾怎么敢有此存心？只是敝帮规森严，言多必失，贱妾只好少说些话了。”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老夫心中确有许多话想问，看来不到地头，是无法获得解答的了。”

玉蕊道：“祝庄主说的是，贱妾职位低微，祝庄主要问的话，只怕贱妾想答也答不上来，等到了地头，自有接待祝庄主人员会给你满意答复。”言罢，背倚车篷，闭目而坐。

凌君毅心中暗道：“这丫头极善做作，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

只听一阵马蹄声从车后传来，敢情陆建南等人在车后护送，他们自然也是百花帮的“护花使者”了。篷车颠簸甚烈，三女倚车壁而坐，各自闭着眼睛，她们自然不是真的睡熟，只是故作矜持罢了。凌君毅也只好困上眼皮，在车上坐息。这样又过了广顿饭的时光，颠簸甚烈的篷车，忽然间平稳下来，轻快的发出沙沙之声，敢情已经驰上了平整的道路。又行了盏茶光景，车身忽然一停，接着听到四五丈外有人开启大门的声音，篷车又开始蠕动，朝前驰去。这回行驶了不大工夫，便又再次停了下来。

只听驾车的说道：“花公子，已经到了。”

玉蕊明明穿着女装，还称她“花公子”。

百花帮的人，姓花，这倒确是最妥切也没有了。

车把式已掀起车帘，萍花、蓼花当先下车。玉蕊看到凌君毅闭着双目，只当他睡着了，轻声叫道：“祝庄主醒醒，咱们已经到啦。”凌君毅倏地睁开眼来，问道：“到了么？”

玉蕊颌首道：“祝庄主请下车吧。”凌君毅跨下篷车，只见两个青衣少女各自执着一盏轻纱描花宫灯分立两侧。目光一瞥，敢情此处已在一座大宅院之中，前面一进高楼嵯峨，篷车就停在大天井中，四周回廊曲槛，院落沉沉。

玉蕊随着跨下篷车，抬手道：“祝庄主请。”两名青衣少女不待吩咐，立即提灯前导。

凌君毅也不客气，跟着两婢向前行去，穿过一道腰门，已是另一个院落，一排三间，小庭前，花木扶疏，甚是幽静。两个青衣使女把他引到左厢，推开房门，便自停步。

玉蕊道：“祝庄主请进。”凌君毅跨进房中，但见窗明几净，布置雅洁，左首靠壁处，放着一张雕花木床，被褥俱新。玉蕊随着进入房中，含笑道：“这是替祝庄主准备的卧室，右厢是一间书房，不知祝庄主是否住得习惯？”

凌君毅一手捻须，笑道：“很好，既来之，则安之，老夫还可以随遇而安。”玉蕊微微一笑道：“祝庄主是敝帮贵宾，祝庄主认为可以，作主人的也可以心安了。”

说话之间，只见一名青衣使女端上脸水，盈盈一福道：“祝庄主请洗一把脸。”玉蕊朝青衣使女一指道：“她叫辛夷，是派在这里伺候祝庄主的，祝庄主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她好了。”

凌君毅朝那叫辛夷的使女看了一眼，只见她年约十六七岁，生得眉目如画，十分清秀。脸上还薄施脂粉，白里透红，但使人觉得有些不大自然。

辛夷经玉蕊一说，立即躬身道：“小婢见过祝庄主，祝庄主有什么事，

只管吩咐小婢好了。”

玉蕊道：“祝庄主路上劳顿，该安歇了，贱妾告退。”凌君毅心中暗道：“你回转百花帮，自然急于去向帮主报告此行经过了。”一面含笑道：“姑娘一路辛苦，也该早些休息，只管请便。”

玉蕊转过身子，款步朝房外行去。凌君毅走到窗下，洗了把脸，还未坐下，辛夷已捧着一盘香茗送上。

凌君毅接过茶盅，浅浅喝了一口，放到几上，说道：“老夫要睡了，姑娘不用再在这里伺候了。”

辛夷眨动俏眼，略现羞涩，说道：“小婢是奉派伺候祝庄主来的，自然要伺候祝庄主宽衣解带，等祝庄主睡下了，才能退出去。”凌君毅听得一怔，连连摇手道：“这个不用了，老夫自己会脱衣，不用人伺候。”

李夷粲然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细齿，说道：“祝庄主一大把年纪了，由小婢伺候你，又有什么要紧？再说小婢如若伺候不周，给总管知道了，只怕要责罚小婢。”凌君毅道：“不，不，老夫不习惯别人脱衣，你只管去睡吧。”

辛夷只得躬躬身道：“既是如此，小婢告退了。”凌君毅忽道：“姑娘且慢！”

辛夷道：“祝庄主有什么吩咐？”

凌君毅问道：“你们总管是谁？”辛夷道：“总管叫玉兰，祝庄主有事么？”百花帮的人，果然都是以花为名。

凌君毅道：“老夫只是随便问问，你去吧。”辛夷退出卧室，随手带上房门。

凌君毅望着她后影，暗暗付道：“此女脸上果然戴着面具。”

他因身上有家传的“骊龙辟毒珠”和温姑娘所赠的温家“清神丹”，既不畏剧毒，也不怕迷药。虽是身入虎穴，但因不用耽心遭人暗算，也就心无所惧。何况看她们费了不少心力，把自己从绝尘山庄弄出来，自然是有求于自己。此时眼看夜色已深，自己初来，明天自然会有很多的事，当下就宽衣上床，坦然入睡。

这一觉睡的十分香甜，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着衣起床，开了房门。

辛夷早已站在室外伺候，看到凌君毅，立即巧笑嫣然躬身道：“祝庄主早安。”

凌君毅颌首道：“姑娘早。”辛夷俯首道：“祝庄主干万不可这般称呼，小婢担当不起，你叫小婢名字就好了。”接着匆匆道：

“小婢替祝庄主打洗脸水去。”转身朝屋后奔去。不多一回，辛夷打来洗脸水，等凌君毅盥洗完毕，她已在外间小客室中，放好了早点，娇声说道：“祝庄主请用早点了。”

凌君毅跨出房间，辛夷立即替他拉开椅子，伺候他坐下。

凌君毅暗付道：“这丫头年纪极轻，虽然脸上戴着面具，但看去亭亭玉立，想来面貌也不会太丑，而且处处善伺人意，服侍唯恐不周，显是百花帮经过严格挑选训练出来的了。”心中想着，也不客气，就在椅上落座，自顾自地吃毕早点，辛夷又送上了一方洁白的面巾。就在此时，只听院中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丽人，俏生生从外面走了进来。那丽人除了一头乌黑如云的秀发，全身洁白如雪，连她的秀发上也束着白色续带的香花，看去身材纤秀，飘飘欲仙。

辛夷一眼看到白衣丽人，低声说道：“祝庄主，总管来了。”

凌君毅听说这白衣丽人就是百花帮的总管玉兰，立即站了起来。

这一瞬功夫，白衣丽人已经跨进客堂，朝凌君毅福了福道：

“祝庄主远来，恕贱妾失迎。”凌君毅慌忙拱手道：“姑娘言重，老朽如何敢当？”

两人这一对面，凌君毅只觉她柳眉如画，杏眼如星，配着瑶鼻、樱唇，骨肉匀称，淡雅之外另有一种高华的气质，只是在晨曦中看去，脸色稍嫌苍白。

凌君毅心中暗暗赞道：“百花帮果然人才济济，就以这位总管而言，姿色秀美，有如凌波仙子，何以都要戴上人皮面具？”

要知反手如来五十年前，就以精于易容见称武林，凌君毅是他唯一传人，对一个人的脸上，经过易容，或是戴了面具，自然一眼就看得出来。

白衣丽人嫣然一笑道：“贱妾小字玉兰，乔为敝帮总管，还望祝庄主多多指教。”

凌君毅一抱拳道：“老朽久仰了。”

玉兰双眸凝注，淡淡笑道：“祝庄主听谁说过贱妾了？”凌君毅被他问得一呆，拂须笑道：“姑娘芳名，老朽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但贵帮崛起江湖，巾帼奇女，别树一帜，为武林吐异彩，却又不为人知，这就非普通江湖儿女所能做到，也自然是贵帮总管总理帮务之功，老朽对贵总管，确是久仰的很了。”

玉兰星目眨动。流露出喜色，嫣然娇笑道：“祝庄主不但风趣，而且很会说笑，只是把贱妾说的太好了。”顿了顿，接道：

“敝帮主听说祝庄主来了，甚是欣喜，待命贱妾来请祝庄主前往一晤。”凌君毅道：“老朽到了贵帮，自该拜会贵帮帮主。”

玉兰道：“敝帮主已在仙春馆候驾，贱妾替祝庄主带路。”凌君毅道：“不敢，姑娘前面请。”

玉兰朝他低头一笑，道：“祝庄主随我来。”转身朝外行去。

凌君毅没有说话，随在她身后走出院落，一路穿廊而行，这座宅院，楼宇重重，廊腰漫回，极尽曲折。玉兰脸上分明戴着制作精巧的人皮面具，掩去本来面目。此时她走在前面，凌君毅看到她颈后肤如凝脂，发如轻云，这缓步行法，婀娜身段，轻盈若仙，一身洁白的曳地衣裙，随着款步摆动，隐约可以看到她纤细的腰肢，不胜一握，任何人跟在她身后，都会油然而生遐思！何况从她身上随风吹来的淡淡幽香，沁人心脾。凌君毅不是好色之徒，但这时也不由的他心神飘忽，有些浑淘淘的感觉，连经过些什么地方，都没看清楚。

一会功夫，已经来到一处花木清幽的楼字面前，但见画栋雕梁。丹碧相映，门额上一方小匾，题着“仙春馆”三个古篆。

玉兰脚下一停，回身道：“到了，祝庄主请进。”

凌君毅含笑道：“还是姑娘请先。”玉兰回眸一笑，领着凌君毅朝里走去。穿行回廊，朱栏曲折，槛外一片花圃庭院，种植着各种珍贵的盆景花卉。三间敞轩湘帘低垂，门前站着两个青衣佩剑少女，看到玉兰领着凌君毅走来，一齐躬身施礼，轻声道：

“帮主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总管请陪同贵宾进去吧。”说罢，一左一右伸手掀开门帘。

玉兰抬抬手道：“祝庄主请。”凌君毅微一颌首，缓缓跨了进去，里面

一间宽敞而精致的客室，窗明几净，收拾得纤尘不染，连黄漆地板都光可鉴人。

四壁上张挂着名人书画，陈设精雅，华而不俗，一张紫檀椅上，端坐着一个身穿鹅黄衣裙，面覆轻纱的女子。这时看到玉兰陪着凌君毅走入，已从椅上盈盈站起，轻启樱唇，说道：“祝庄主侠驾远莅，贱挈有失迎迓，还望祝庄主恕罪。”声音娇脆，宛如出谷黄莺。

凌君毅不禁暗暗一怔，这黄衣女子，自然是百花帮的帮主无疑，但听她的声音，年纪似是极轻。

玉兰已在凌君毅身边，轻声说道：“祝庄主，这位就是敝帮帮主了。”

凌君毅即呵呵一笑，抱拳道：“帮主领袖群芳，老朽幸会之至。”百花帮主左手轻轻一抬，说道：“祝庄主请坐。”

凌君毅手捻飘胸黑须，微微欠身道：“老朽谢坐。”老实不客气在她左首一张椅子上坐下。

玉兰等帮主坐下，也在她下首一张椅子上落座。一名青衣使女端上香茗。

凌君毅轻咳一声，目光一抬，朝百花帮帮主拱拱手道：“帮主要玉蕊姑娘从绝尘山庄中把老朽接来贵帮，不知有何见教之处？”“接来”，话中实有“劫来”之意。他和百花帮主对面而坐，因对方脸上覆着一方轻纱，无法看清她的面貌，只觉她一双秋水双眸，透过面纱，闪着晶莹的光采。

百花帮主娇脆的道：“见教不敢当，玉蕊把祝庄主请来敝帮，事前没有征得祝庄主的同意，贱妾以百花帮主的身份，在这里跟祝庄主赔礼，实是敝帮有求于祝庄主，还望祝庄主多多原谅才好。”她说来娇柔婉转，悦耳动听，就算是满怀怒气的人，也会转怒为喜，何况凌君毅有为而来，根本一点气愤也没有。

闻言一手捻须，微微一笑道：“帮主言重，只不知是什么事，还请帮主明言，老朽洗耳恭聆。”他目光灼灼，只是盯注在她面纱之上。

百花帮主似有所觉，面纱中那双清盈目光，避开他的视线，缓缓说道：“此事关系敝帮至大，敝帮把祝庄主请来，务望祝庄主赐助了。”

凌君毅道：“此事对贵帮既然重要，老朽能力所及，极愿效劳，帮主但请说明内情，容老朽考虑考虑。”百花帮主欣喜的道：

“祝庄主是答应了？”

凌君毅道：“帮主还未说出究是何事？”玉兰陪坐一旁，插口道：“对这件事，祝庄主已有卓越成就，想来也不算难事了。”

百花帮主轻哦一声道：“如蒙祝庄主俯允相助，敝帮自有重谢。”凌君毅淡淡一笑道：“老朽方才说过，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之事，老朽能力所及，极愿效劳，不在重谢二字之上。”

百花帮主似是微有赧然之意，俯首道：“祝庄主胸怀磊落，恕贱妾失言了。”玉兰道：“帮主，此事还是由属下告诉祝庄主吧？”

百花帮主点点道：“也好。”玉兰望了凌君毅一眼，说道：

“黑龙会劫持四川唐天纵、岭南温一峰和少林乐山大师，在绝尘山庄研制‘毒汁’解药，历时半年，一无进展，后来又把祝庄主请去，据说祝庄主只化了三天时间，就把‘毒汁’化成清水，不知是否属实？”这话不是明知故问？

凌君毅拂须笑道：“不错，事情倒是确有其事，不过……”

忽然沉吟不语。

百花帮主问道：“不过什么？”

凌君毅道：“那是老朽自己也想不到的事。”玉兰眨动眼睛，问道：“祝庄主此话怎说？”

凌君毅道：“不瞒二位说，老朽当时也毫无把握，只不过是胡乱拿些解毒药物，把几味熬汁试试，把几味研成细末，也投入试试，不料无意之中，竟把‘毒汁’化解开了。

哈哈，等到‘毒汁’化成了清水，老朽却已经记不清究竟是哪几味药配合一起，发生了解毒作用了。”玉兰道：“这个容易，祝庄主至少已有化解‘毒汁’的初步经验，此后不难找到解药方。”

凌君毅连连摇头道：“难，难，老朽说过，当时只是无意中得之，实在毫无把握。”玉兰微微一笑道：“祝庄主在绝尘山庄，三天之中，一共取用了七十一种药物，每种药物的名称、份量，敝帮已经取到一份详细的药单。化解‘毒汁’的药物，自然在这七十一种药物之内，祝庄主只要仔细研究，不难找得出来。”

凌君毅早已知道玉蕊把自己从绝尘山庄换出来的时候，已经从颀古斋管理药室的杏花手中，弄到药单。如今既已知道她们是“百花帮”，而那管理药室的杏花，也是以花为名，分明也是百花帮的人了。但他却故作惊奇，说道：“贵帮连老朽在绝尘山庄三天之中取了七十一种药，都知道了？”玉兰娇笑一声道：“百花帮虽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情能瞒得过我们，敝帮想要的东西，就算是天下最机密的，也一样可以弄来。”

凌君毅惊异地望着两人，一手捻须，迟疑问道：“贵帮究是要老夫做什么？”玉兰嫣然笑道：“祝庄主博学多能，经验丰硕，何不猜上一猜？”凌君毅故意搔搔头皮，问道：“莫非贵帮也要老朽研究‘毒汁’的解药不成？”

百花帮主娇脆的笑道：“祝庄主果然目光如炬，一猜就中。”

凌君毅心中一动，问道：“贵帮和绝尘山庄都要寻求‘毒汁’解药，到底是为了什么？”玉兰道：“这个恕敝帮要暂时守密，不能奉告，但贱妾可以代表帮主，以敝帮名誉和全体帮中姐妹的生命，向祝庄主保证，此举只是为了解除‘毒汁’之毒，并无丝毫害人之意。如果此言若有半点虚假，百花帮声名扫地，全帮姐妹均不得好死。

贱妾这样说，祝庄主总可以相住了吧？”这话等于起了重誓。

凌君毅忙道：“姑娘言重了，老朽相信就是。”

玉兰含笑道：“祝庄主那是答应了？”凌君毅此次任由玉蕊把他从绝尘山庄，运到百花帮来，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找寻母亲，但如今却又引起了他的好奇之心！绝尘山庄，不，黑龙会，为了寻求“毒汁”解药，不惜千方百计，劫持唐天纵、温一峰、少林乐山大师、潜龙祝文华四人。如今又冒出一个百花帮，也不惜千方百计，把自己弄来，其目的居然也是为了“毒汁”解药。

他们为什么要解“毒汁”之毒？“毒汁”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莫非这中间隐藏着某一极大秘密？引起这两大帮派的明争暗斗？他心念不住的转动，依然猜不透双方争着想解“毒汁”之毒的谜。

百花帮主看他只是沉吟不语，忍不住问道：“祝庄主不说话，可是不肯赐助么？”她话声娇柔，别有一种使人无法拒绝，也不忍心使她失望的力量。

凌君毅要找寻母亲的下落，是否为百花帮所劫持？如今又多了一件心

事，要查究“毒汁”的来源，和他们(指黑龙会和百花帮)争着化解“毒汁”之毒的目的何在。这两件事，都得在暗中进行，也需要时间，他自然不会拒绝她的，否则就不用来了。

当下故作犹豫了一下，才缓缓抬起头来，说道：“好吧，老朽答应了。”百花帮主一双水样情盈的眼睛，从面纱之中，透露出喜说的神色，粲然笑道：“当真么？”

凌君毅道：“老朽既然答应了，自然算数。”百花帮主伸出一只莹自如玉的纤手，轻轻贴着面纱，说道：“这太好了，我知道祝庄主一定会答应的。”凌君毅目光看到百花帮主那只嫩若春笋，柔若无骨的纤手，暗道：“这位百花帮主肌肤、神态，无不优美动人，只不知她生的容貌如何？”这不是说凌君毅好色，任何一个男人，见了百花帮主这样一位姑娘，谁的心里都会有此想法。

玉兰问道：“帮主还有什么吩咐么？”百花帮主娇声说道：

“祝庄主已经答应了，其余的事，由你去办好了。”玉兰恭敬地应了声“是”。

凌君毅眼看谈话应该到此为止，这就缓缓力站起。抱拳一揖，说道：“帮主别无见教，老朽该告退了。”

玉兰身为总管，是陪着凌君毅进来的，凌君毅站起来了，她自然也跟着站了起来。

但在站起之时，却暗暗朝百花帮主使了一个眼色。

百花帮主忽然看了凌君毅一眼，娇柔的道：“祝庄主且请宽坐。”凌君毅只得回身坐下，问道：“帮主还有什么见教？”百花帮主朝玉兰道：“你也坐下来。”

玉兰微微一笑，依言坐下。

百花帮主脸向凌君毅，徐徐说道：“贱妾还有一件事，想请教庄主，不知该不该说？”凌君毅手捻拂胸黑须，微微一笑道：

“帮主要问什么？”百花帮主迟疑了下，道：“贱妾说了出来，祝庄主不会见怪吧？”

凌君毅呵呵笑道：“帮主认为有说的必要，但说无妨。”百花帮主道：“贱妾觉得祝庄主既已慨允相助，咱们之间，便应该精诚合作，贱妾那就只好直说，但祝庄主如有碍难之处，贱妾也并无勉强之意。”凌君毅心中暗道：“不知她要问什么，却要这般绕着圈子说话。”一面手拂长须，爽朗笑道：“大丈夫事无不可对人言，只要老朽可以奉告的，自无隐瞒之理。”

百花帮主轻轻“哦”了一声，道：“如此就好。”她一双盈盈秋水，透过面纱，凝注在凌君毅的脸上，徐徐说道：“贱妾听说玄衣罗刹在龙门助擒住了一位老人，经用洗容药水，洗去他脸上的药物，才知他竟是龙眠山庄的祝庆主。

那时，他们已从龙眼山庄把你请去，绝尘山庄之中，这下却有两位潜龙祝庄主，而且玄衣罗刹还特地把你请到看剑阁去，和那位祝庄主见了面，此事自然不会有假的了？”玉蕊是百花帮的人，这些事情，百花帮的人自然全知道。

凌君毅点点头道：“帮主说的，确有其事。”

百花帮主娇笑道：“那么贱妾想请教的，也就在此不知两位祝庄主，孰真孰假？”她话声出口，忽然又补充道：“贱妾方才说过，祝庄主若是不愿

回答，贱妾决不勉强。”凌君毅轻咳一声，笑道：“帮主兰心蕙质，领袖群芳，可不也猜上一猜？”百花帮主咬着樱唇，脆娇笑道：“祝庄主不说，这个贱妾就猜不出来了。”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帮主纵然不说出来，心里也已经有所怀疑了。”

百花帮主道：“你说我心里怀疑什么呢？”凌君毅道：“怀疑老朽并不是祝文华。”百花帮主追问道：“那么你是不是祝庄主呢？”凌君毅道：“不是。”

百花帮主似是微感意外，眼光一亮，急急道：“你真的不是祝庄主？那你究竟……”凌君毅道：“在下凌君毅。”百花帮主轻哦了一声：“你是凌老丈，这么说，你脸上定易了容，对不对？”

凌君毅道：“不错，在下假扮祝庄主，混入绝尘山庄，是为了找一个人去的。”

百花帮主似是并未注意他这句话，只是望着凌君毅，道：

“凌老丈既肯坦然见告，如今到了敝帮，似乎不用再假扮下了，不知是否肯以真面目和贱圭相见？”凌君毅心中暗道：“我只当这位百花帮主很少出门，听口气，又极稚嫩，原来却是极工心计，得寸进尺，说来又极婉转，使人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心念转动，接着朗笑一声道：“可以，但在下先洗去易容药物之后，帮主是否也以真面目和在下相见？”百花帮主道：“凌老丈可是要我取下蒙面轻纱？”凌君毅道：“在下觉得这样才算公平。”

百花帮主娇笑一声道：“好吧！”伸手缓缓从脸上取下了蒙面轻纱。轻纱取了下來，凌君毅面前出现了一张美秀清丽的粉脸，蛾眉淡扫，星目如水，配着樱桃般一点绛唇，看去约摸二十三四岁。领袖群芳的百花帮主确有高华朔雅之气，富贵春花之姿，纵非人间绝色，却也如花似玉！凌君毅忽然掀须大笑，说道：“在下假扮祝庄主，瞒过了戚承昌和玄衣罗刹，不知帮主、总管二位是否瞧得出破绽来？”百花帮主睁着一双清莹大眼，在凌君毅脸上，仔细谛视了一阵，不觉嫣然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编贝细齿，说道：“凌老丈易容之术，神乎其技，贱妾一点看不出来。”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帮主既知在下精于易容，那么人皮面具就是制作的再精巧，也瞒不过在下的了。”百花帮主闻言不觉一怔，说道：“凌老丈果然神目如电，贱妾确是戴了面具，这是敝帮订的规矩，不以真面目示人。”凌君毅道：“像玉蕊她们，混入绝尘山庄，也不是真面目么？”玉兰道：“那是特别情形，自然是本来面目了。”

凌君毅道：“但咱们是交换条件，帮主要在下以真面目相见，自然也要取下面具来才是。”百花帮主微作沉吟，说道：“凌老丈既然坚持要贱妾取下面具来，贱妾只好现丑了。”说完，果然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张比蝉翼还薄的人皮面具。她这一取下面具，凌君毅突觉眼前一亮，心头跟着一阵鹏鹏跳动。

他认识的姑娘，像温婉君，清丽朔静；方如苹，娇婉纤丽；

唐文卿，明艳爽朗，都是绝色佳丽。但眼前的百花帮主，却另有一种高贵气质，娇美如花，明艳照人，不愧是国色天香，群芳领袖！龙分夜雨姿娇态，天与春风发好香！

百花帮主取下面具，粉靥上飞起两片红云，赧然道：“不怕凌老丈见笑，本帮的人，见过贱妾本来面目的，也只有寥寥几人……”

她清澈如水的眼睛，看了玉兰一眼，说道：“咱们为了表示和凌老丈坦诚相处，我已破例取下了面具，你也取下来，让凌老丈瞧瞧吧！”玉兰道：“属

下遵命。”随着话声，也揭下了面具。

如果说百花帮主是娇艳的富贵牡丹，那么玉兰就是名副其实的玉兰花。冰肌雪貌，绰约姑射仙人；琼楼玉宇，轻盈广寒仙子！

凌君毅看得又是一呆，暗暗付道：“看来百花帮和总管玉兰，都不过是十九二十来岁，这般年轻貌美的少女，居然在江湖上别树一帜，创立百花帮，和刀头舐血的武夫共争长短，岂非奇事？”

玉兰比百花帮主稍为练达了些，但当着外人之面，取下面具来，也不禁玉颊生霞，臊了凌君毅一眼道：“凌老丈现在该满意了吧，要如何才能洗去脸上的易容药物？”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在下身边带有洗容药丸。”说罢，一把扯下假须，伸手入怀，取出一个小小木盒，取了一颗蜜色药丸，在掌中轻轻滚动。收起木盒，双手互搓，往脸上抚摩一阵，然后取出一方白色面巾轻轻拭抹干净。不过眨眼工夫，一个黑须拂胸的半百老人，忽然变成了剑眉朗目，唇红齿白的美少年！百花帮主方才还口口声声叫他“凌老丈”，这下直看得她双目神采一闪，粉脸骤红，口中忍不住惊“啊”出声。

玉兰也同样深感意外，脉脉含情的注视着他，浅浅笑道：

“凌公子竟然这般年轻，倒是出入意外之事。”

凌君毅潇洒一笑道：“二位姑娘不是比在下更年轻么？一个贵为一帮之主，一个贵为一帮总管，在武林中独树一帜，英雄出巾帼，岂非更出人意料么？”百花帮主一颗芳心，直到此时，才算渐渐定了下来，她手上拿着那张藏如蝉翼的面具，并未立即带上，双目一抬，盈盈凝注，檀口轻启，说道：“凌公子才俊，定是博学之士，只不知令师是谁？”凌君毅道：“帮主垂询，只是家师歇隐林泉，一生不愿人知，在下深感抱歉，无可奉告。”百花帮主婉然一笑道：“令师想必是一位世外高人，凌公子既有碍难之处，不说也罢。”说到这里转脸朝玉兰道：“凌公子初来，乃是本帮的贵宾，你可曾安排洗尘宴么？”

玉兰欠身道：“属下正要向帮主请示，洗尘宴要安排在中午还是晚上？”凌君毅慌忙摇手道：“帮主不可客气，这个在下如何敢当。”百花帮主粲然一笑道：“你到了我们这里，贱妄乔为主人，替你洗尘接风，乃是稍尽我地主之谊，何况敝帮还得仰仗凌公子鼎力赐助。”一面回头说道：“那就中午好了。”玉兰应了声“是”，又拿起面具，覆到脸上，用掌心轻轻在鬓角贴好，起身朝外行去。

小厅上，如今只剩下百花帮主和凌君毅两人了。就因为他的都已显露了本来面目，一个年轻英俊，一个娇艳如花，两人心头都有些忐忑不安，自然没有先前来得自然。

过了半晌，百花帮主举手拢了拢鬓边青丝，抬目道：“贱妄方才好像听凌公子说过，你化装祝庄主，混入绝尘山庄，是为了找寻一个人，不知你找的是谁？”

凌君毅道：“家母。”百花帮主惊异的道：“你找寻令堂？”

凌君毅双眉微蹙，答道：“家母失踪已有数月，至今尚无眉目。”百花帮主一双水样轻柔的眼睛，只是凝着凌君毅，含笑道：

“我看凌公子神仪内莹，目光清朗，分明身怀绝艺，不像是中了绝尘山庄散功之毒、武功已失之人，你任由玉蕊把你从绝尘山庄接出来，那是怀疑令堂在敝帮了？”凌君毅听得暗暗一怔，忖道：

“我只当这位百花帮主娇柔如花，年事极轻，不像经常在江湖走动之人，看来她还相当厉害！”

本来嘛，以一个双十年华的少女，能够领袖群芳，当上一帮之主，自然不是简单之辈。

他心念迅快一转，含笑道：“帮主可是怀疑在下来意不善么？”

百花帮主微微摇头道：“不，我一点也没有怀疑。”接着幽幽的说道：“贱妾看的出来，你凌公子是一位正人君子。”凌君毅道：“帮主夸奖了。”

百花帮主浅浅一笑道：“贱妄自信这点眼光，还是有的。”眨眨眼睛，问道：“凌公子既是为了找寻令堂而来，肯在敝帮留下来，帮敝帮的忙么？”这倒真是难题，自己哪里真的是研究出“毒汁”解药来了？但眼下自己对“毒汁”来源，还一无所知，自然不好和她明言，闻言爽朗一笑道：“在下既已答应，说了自然算数。”

百花帮主喜道：“多谢凌公子，关于令堂失踪之事，贱妾当密令敝帮各地姐妹，协力查记，以报凌公子相助之德。我想快则三天，迟则七日定有消息……”她语声微顿，接着问道：“只不知令堂姓氏名讳，如何称呼？”凌君毅道：“家母姓铁，她老人家的名讳，在下就不知道了。”百花帮主沉吟道：“那是说，令堂只是凌铁氏了，贱妾虽然很少在江湖走动，但只要江湖上稍有名气的人，贱妾多少总有耳闻，但令堂凌铁氏这三个字，贱妾却是从未听人说过？”

凌君毅道：“家母不诸武功，也从未出过门，帮主怎会知道。”百花帮主奇道：“令堂不诸武功，不是武林中的人，怎么失踪的呢？”目注凌君毅，一张春花般的娇屈之上，流露出关切之色，接着问道：“那么令堂可有仇人么？”

凌君毅道：“家母秉性慈祥，除了勤俭持家，从未结怨于人，哪有仇家？”百花帮主轻轻叹息了一声道：“这就奇了，呢，令堂高寿多少，怎样一个容貌，公子能否为贱妾说的详细一些，贱妾好教帮中姐妹，替公子各处打听打听。”

凌君毅看她一脸关注之色，说的十分认真，这就说道：“家母今年四十六岁，但平时体弱多病，看去却有五十出头，脸型清瘦，两鬓也已花白。”百花帮主点点道：“公子但请宽心，贱安定当倾敝帮之力，替公于找寻令堂。”她翠眉微蹙，接着说道：“只是令堂不是武林中人，找寻起来，就较为困难。但贱妾相信，敝帮耳目遍布江湖，迟早终会有消息的。”这话虽是宽慰之言，但她说的甚是认真。

凌君毅感激的道：“帮主厚意，在下甚为感激。”百花帮主忽然双颊飞红，望了凌君毅一眼，幽幽的道：“凌公子如不嫌弃，不知肯把我当你的朋友么？”这句话，她生似费了很大力气才说出来的，话声出口，竟然羞涩的抬不起头来。

凌君毅心头不由“吟”的一跳，俊脸微红，勉强笑道：“帮主言重，在下得识帮主，已感荣幸，我们现在不就是朋友了么？”

百花帮主目光只是瞧着地下，手中轻轻揉着那张人皮面具，轻声说道：“我是说……”话声未落，只见玉兰缓步走了进来，欠身说道：“帮主，凌公子，厅中酒席已经摆好，可以入席了。”

百花帮主并未再戴面具，只是把面纱朝脸上一覆，盈盈站起，说道：“酒席已经整治好了，凌公子请。”话声娇柔，依然带着些羞态。

凌君毅慌忙拱手道：“贵帮如此隆情招待，在下实在愧不敢当，帮主请。”

当下由百花帮主和玉兰陪同凌君毅，出了“仙春馆”，绕廊而行，进入一座花厅。

厅上早已摆好酒席，四名身着青罗的少女，垂手侍立。看到帮主陪同进来的贵宾，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不由呆得一呆，立时迎了上来，一齐欠身为礼。

百花帮主抬手肃客，低声说道：“凌公子请上坐。”

凌君毅连说“不敢”，却只得坐了宾位，百花帮主也从容在主位落座，玉兰跟着在帮主下首坐下。二名青衣少女立即手捧银壶，替三人面前斟满了酒。

百花帮主当先举起手中酒杯，眼光流盼，娇声说道：“凌公于远来，敝帮无以为敬，这杯水酒，聊表贱妾一点心意。”说罢，凑杯香唇，一饮而尽。

凌君毅慌忙端起酒杯，说道：“在下该敬帮主的。”和她相对干了一杯。

百花帮主等待女又斟满了酒，再次举杯，嫣然笑道：“凌公于慨允赐助，这杯酒，算是贱妾代表敝帮，向公子致谢。”

凌君毅惶恐的道：“在下对‘毒汁’毫无把握，帮主这个谢字，在下实在不敢当。”

百花帮主娇笑道：“凌公子已有初步成就，研成解药，指日可待，贱突只是预祝公子成功，公子请干了吧！”凌君毅笑道：

“帮主盛情，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只是在下量浅……”

百花帮主不待他说完，接说：“我也不会饮酒，只此两杯为限，你看如何？”凌君毅道：“帮主这么说，在下只好饮了。”言罢，相对一饮而干。

玉兰站起身道：“凌公子，帮主两杯为限，是帮主只敬你两杯，贱妾敬你的这一杯，可不在两杯之内，还望公子赏脸，贱妾先干为敬了。”说罢，举杯就唇，一口干了。

凌君毅望着她，只好也干了一杯。

百花帮主举起玉箸，说道：“凌公子请用些菜，只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她语声娇柔，喝了两杯酒。粉脸微酡，星眸如水，说来含情脉脉，似是对凌君毅十分关心一般。

凌君毅面对两位绝色佳人殷勤劝酒，心头冗是感到忐忑不安，闻言忙道：“帮主太客气了，在下什么口味都能吃，何况酒菜如此丰盛？该是在下吃过的酒席中，最好的一席了！”百花帮主甜甜一笑道：“那你就该多用些！”

四名青衣少女川流不息的上菜，每一道菜都是色香味俱佳。

宾主三人，边吃边谈。凌君毅几杯下肚，先前拘谨不安的心情，已渐渐放宽，和两女谈笑自若起来。只是他假扮祝文华已有多日，说话之时习惯的用手去拂垂胸长须，引来百花帮主和玉兰的轻笑。这时突听远处响起几声叱喝！

百花帮主神情一动，微微蹙眉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玉兰迅快地站起身来，说道：“属下出去瞧瞧……”话声甫落，但见一名青衣少女神色匆忙，急步奔丁进来。

玉兰迎着问道：“你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

那青衣少女道：“启禀总管、方才园中发现了敌踪……”玉兰听得一呆，道：“会有这等事？潜入园中来的，是何等样人？”

育衣少女道：“来人武功极高，好像没有惊动前面，是从水道来的……”就在此时，只听花厅外响起两个少女的声音，叱道：“你们哪里来的？还不快快站住？”

接着只听一个苍劲的声音，冷声道：“老夫三人从湖上经过，发现俗大一座花园，随便进来看看。你们这些丫头，居然仗着练过几招，敢对老夫等如此无礼？”话声此时已在花厅外面。

这时正当大白天里，百花帮根本重地，居然给人轻易闯了进来！玉兰此时无暇多问，急匆匆朝外行去。

百花帮主一张春花般的娇脸，也微微变色，伸手入怀，取出面具，很决摘下面纱，戴到脸上。

凌君毅虽然不知来的是什么人，但猜想得到百花帮已有强敌寻上门来，这就说道：“帮主有事，只管请便。”百花帮主一双秋水般的眼睛，望着凌君毅，问道：“来的是你的朋友么？”

凌君毅摇头道：“不是在下的朋友。”

百花帮主轻轻吁了口气道：“不是你的朋友就好。”接着偏头问道：“凌公子可要出去看看？”

凌君毅道：“方便么？”百花帮主浅浅一笑道：“你如果想出去瞧瞧，贱妾就陪你去。”

凌君毅心中一动，潇洒笑道：“只要没有不便，在下倒想出去瞧瞧。”

百花帮主温婉的笑了笑，盈盈站起，道：“那就走咯！”一面回头朝身后一名使女低声吩咐道：“火速传令下去，在没有弄清来人身份之前，叫前面的人不用进来。”一名使女躬身领命，闪身朝左侧一道门户奔去。

百花帮主行若无事、和凌君毅并肩走到花厅门口，便自停步。凌君毅隔着帘子望去，只见玉兰白衣飘忽，站在阶上。阶前一片草坪上一排三个人，面向花厅而立。中间一人，身穿黑色长衫，赤脸浓眉，额下疏朗朗一把花白胡子，肩头一柄长剑，双目炯炯如电，约有五十以上年纪。在他左首是一个身穿半截麻衣，貌相奇丑的汉子，目中隐射蓝芒，看去有些古怪。右首站着一个人身着青衣的中年人，背上也背一柄长剑，脸色白净，只是白得没有血色。这三个人神情诡异，一望而知来意不善。在这三人不远处，围着四五个手持短剑的青衣少女，自然是百花帮的人了。

玉兰神色镇定，目光掠过三人，注视着赤脸老者，徐徐问道：“光天化日，三位无故闯入私宅，究竟有什么事？”

她不愧百花帮的总管，语气之中，虽有责怪之意，但说来不卑不亢，使人感到她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赤脸老者阴森一笑道：“姑娘就是这座花园的主人么？”玉兰微晒道：“这里是我家的花园，我自然是主人了。”

赤脸老者道：“姑娘贵姓？”玉兰冷冷说道：“我们素不相识，似乎没有通名问姓的必要，三位擅入民宅，所为何来？”

赤脸老者道：“老夫方才说过，老夫三人只是从湖上经过，看到这里有一座花园，景色不错，随便进来看看。”

玉兰冷笑道：“我家园门未启，三位如何进来的？”赤脸老者道：“兴之所至，区区围墙，自是阻拦不了我等三人。”

玉兰气道：“我们是善良百姓，三位闯进来，有何图谋？”赤脸老者道：“姑娘弦外之音，可是说老夫三人不是善良百姓了？”

玉兰道：“光天化日，你们越墙进来，自然是有图谋的了。”

赤脸老者阴测测笑道：“姑娘手下，这班丫头身手不弱啊！”

玉兰冷然一笑道：“这么说，三位是有意上门寻事来的了？”

赤脸老者双目精光一闪，嘿然道：“姑娘说的也差不多。老夫风闻鄱阳湖中，新近有一帮小女儿，出没江湖，兴风作浪，老夫特地亲来瞧瞧，究竟是否确有其事？”

凌君毅听得暗暗付道：“原来这里是在鄱阳湖中。”只听玉兰冷笑道：“鄱阳湖湖面辽阔，你们只怕找错了地方了。”

赤脸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夫本来也以为此处花园，极擅亭台楼阁之胜，可能是退隐林泉的官宦世家，富贵门第，只是进来瞧瞧而已，但如今老夫的看法又不同了。”玉兰道：“如何不同？”

赤脸老者道：“老夫在江湖上混了数十年，难道还会看走眼？”玉兰道：“那又如何？”

赤脸老者道：“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气候！”

玉兰道：“看来你是有意来寻衅呢？”赤脸老者道：“不错！”

百花帮主这时插口道：“阁下既然找上门来，明人不做暗事，阁下能否见告身份？”赤脸老者看了百花帮主一眼，道：“你又是何人？”

玉兰道：“她就是这庄院的真正主人。”

赤脸老者道：“庄院主人，总该有个名号吧？”玉兰道：“告诉你不无妨，本庄院的主人姓花，即以告诉你们，你们也该见告一下名号了吧？”

赤脸老者哈哈一笑，道：“好！老夫黑龙会内三堂堂主郝飞鹏！”说着指着他右首的道，“这位是老夫的义弟柏奇寒！”又指左首那位的道，道：“这位也是老夫的义弟蓝豪。”

凌君毅暗忖道：“黑龙会竟然明目张胆找上门来了！”不由向百花帮主瞥了一眼。

百花帮主道：“黑龙会？怎么没听人说过？”

郝飞鹏嘿嘿干笑，道：“不用装糊涂了，咱们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不清楚的吧？”百花帮主道：“有这种事？”

郝飞鹏道：“难道不是？”

百花帮主道：“既然郝堂主一定如此说，我们也无可奈何，只是郝堂主来此究竟何为？”郝飞鹏道：“话以说明，老夫再用不着绕什么弯子，来此就是为了找人！”

百花帮主道：“不知你们要找的是谁？”郝飞鹏道：“龙眠山庄庄主潜龙祝文华。”

凌君毅心中暗道：“他们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

百花帮主淡淡一笑道：“这就奇了，你们要找龙眠山庄祝庄主，该到龙眠山庄去才是，怎么找到我们花家庄院里来了？”郝飞鹏嘿嘿干笑道：“老夫已经查得清清楚楚，姑娘何用抵赖？”

百花帮主怫然道：“你这是什么话？我们花家的人，从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何曾抵赖？”郝飞鹏道：“好，那么老夫请问，昨晚有一条船，从安庆来的，船上是什么人？”

百花帮主道：“那是我十三妹和两个随行使女。”

郝飞鹏道：“令妹叫什么名字？”百花帮主道：“她叫花玉蕊。”凌君毅暗付道：“如此看来，她果然缺乏江湖经验，黑龙会已经找上门来了，她还

说出玉蕊的名字来。”郝飞鹏双目精光陡射，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她。”百花帮主道：“怎么，我十三妹得罪了贵会么？”

郝飞鹏阴森一笑道：“玉蕊姑娘带回来了什么？”百花帮主道：“我要她到安庆采力、药材去的，带回来的自然是药材了。”说到这里，反问道：“郝堂主不能找龙眼山庄祝庄主么，追根究底，问我这些话做什么？”她口齿稚嫩，好像没有一点江湖经验，使人相信他好似全不知情一般！郝飞鹏多年江湖，听了她的话，心中也不觉有些怀疑，嘿嘿一笑道：“潜龙祝文华就是被令妹玉蕊掳来了。”

百花帮主道：“会有这种事？哦，我才不相信呢！”回头朝身后一名使女吩咐道：“你去叫十三妹来，说我有话问她。”那使女躬身领命而去。

凌君毅看的暗暗好笑，付道：“她这般做作，那是存心戏耍他们了。”只听百花帮主口中轻“呢”一声，眼波一抬，朝凌君毅嫣然一笑道：“凌公子，你站着累不累？茉莉，你去端两把椅子来。”

她身后另一名青衣使女答应了一声，转身从后花厅中端出两张锦披椅子，放到廊上。

百花帮主生似娇慵无力，在右首椅上坐下，侧过脸来，含情脉脉的道：“凌公子，你也陪我坐下来咯！”她故意装出娇滴滴的模样，其实是丝毫没有把对方三人放在眼里。

凌君毅被她这般亲切的招呼着，不觉得俊脸微微一红，只好在椅子上坐下，只听耳边响起百花帮主极细的声音，说道：“待会儿有好戏瞧呢！”

这时只见远处长廊上环佩叮咚，一个身穿浅绿衣裙的女子，扶着两个青衣丫鬟，款款行来。凌君毅一眼就看出这三个人，正是玉蕊和萍花、葵花，但她们脸上，都已戴了面具。虽说戴了面但女子脸上，只要薄薄的施上一层脂粉，该红的地方红，该白的地方白，就不容易瞧得出来。男人可不同了，你戴了面具，总不能淡妆浓抹，涂脂抹粉，人家看到你一张死板板的面孔，一眼就可瞧出来。玉蕊人还未到，一阵香风，先飘了过来。

她缓步穿过长廊，走到近前，一眼瞧到百花帮主身边坐着的凌君毅，不觉微微一怔！她怎么也没想到，一路同船同车，相处了这么多天的半百老头假祝文华，竟然会有这么年轻，这么俊美。她若是没戴面具，说不定这一眼，就会霞生两颊，娇羞不胜！她看了凌君毅，就无暇再去看阶前站着的三个人，目光渐渐低了下去，细碎莲步，显得有些急促。

走近百花帮主身边，低低的说道：“大姊，是你叫我的么？”

直到此时，她才目露惊异的瞥了郝飞鹏三人一眼，接着问道：

“他们是谁？怎么跑到咱们花园里来了？”百花帮主含笑道：“他们是黑龙会的人。

从安庆一路跟踪你下来的。”

郝飞鹏和他两个义弟，六道眼神，冷肃的盯注在玉蕊身上，没有说话。

玉蕊又横了他们一眼，忽然冷笑道：“我们花家从没和江湖上的人有什么过节，他们干么要跟踪小妹？”郝飞鹏阴森的道：

“你就是玉蕊？”蓼花叱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姑娘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郝飞鹏怪笑一声道：“你们三个难道不是从绝尘山庄逃出来的？”萍花抢着道：“你们才是从绝子绝孙山庄逃出来的！”她敢情因自己说的可笑，不禁诘的笑出声来了。

郝飞鹏双目精光进射，一般冷肃，哼道：“江湖道上，各帮各派，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们三个潜入绝尘山庄卧底，已是不够同直义气，不想你们临走时还把敝会请去的祝庄主掳走，岂不欺人大甚？”

玉蕊气愤的道：“大姐，这人在胡说些什么？”郝飞鹏道：“老夫今日是向贵姐妹讨个公道来的。”

好久没有开口的玉兰这时忽然插口道：“你怎不说是上门寻事来的？”郝飞鹏嘿嘿阴笑道：“黑龙会不是寻常帮派，也并不怕事，但为了顾全江湖义气，老夫对姑娘说的上门寻事四字，还须加以修正。”

玉兰道：“如何修正？”郝飞鹏道：“老夫来意，只希望姑娘们把祝庄主交与老夫带走，不伤两家和气。”百花帮主啞的一声娇笑，道：“看来咱们两家的和气是伤定了。”

郝飞鹏脸色微变，阴恻恻笑道：“如此说，姑娘是不肯交还祝庄主了？”百花帮主淡淡说道：“我们交不出祝庄主，这和气不就伤定了么？”郝飞鹏点点头道：“老夫一再表明态度，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并非怕事……”百花帮主道：“我们说祝庄主不是我们掳来的，你郝堂主也不会见信，那你只管搜好了。”

玉兰愤然道：“大姐，人家不怕事，我们也不必怕事，花家庄院若是任人来搜，我们姐妹以后还能在江湖上走动么？”玉蕊接口道：“是啊，他们既不按江湖规矩，投帖拜山，擅自闯到咱们花园来，还口发狂言，盛势凌人，根本没把咱们花家姐妹放在眼里，这种人还和他们客气什么？”郝飞鹏沉笑道：“姑娘所谓不客气，又当如何？”玉兰平静的道：“咱们也不为己甚，只是要三位屈留几天，等你们黑龙会首领亲自来赔个礼，即可放人。”

郝飞鹏脸色一变，仰首向天，怪笑道：“姑娘口气不小，就凭你们能把老夫三人留下来么？”

第十七章 神龙出云

只听另一个女子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难道你们还想走么？”

但见从对面一座假山洞中，走出一个身穿绿衣的少女，经边插一朵梅花，手仗长剑，缓步而来。走到花厅前五丈来远，便自停步。这绿衣少女身后，紧随着四个一身劲装，手执长剑的青衣女子。绿衣女子脚下一停，她们便一字排开，抱剑肃立。就在绿衣少女现身的同时，东首花径上，也走出一个一身红衣的少女，鬓边插着一朵桃花，也是手仗长剑，身后同样四个劲装的青衣少女。西首花径上也走出一个身着黄衣的少女，鬓边插一朵菊花，身后也跟着四个劲装青衣女子。

她们也同样走到离厅前四五丈处站定，身后四个劲装女子，同样一字排开，抱剑肃立。这一来，正好把郝飞鹏三人远远围在中间。

凌君毅心中暗付道：“这三位姑娘，鬓边都插着花朵，分明是一种记号，如以花名来做她们名字，那么穿绿衣的应是梅花，穿红的是桃花，穿黄衣的是菊花了。”郝飞鹏目光冷森，朝四下一瞥，嘿嘿干笑道：“就是这点阵仗么？”

他身为黑龙会内三堂堂主，数十年来，见识过多少阵仗，自然不会把

百花帮这些人放在眼里。

玉兰当阶而立，微笑道：“你们如是心中不服，那就不妨动手试试。”

郝飞鹏道：“不错，老夫是要动手试试。”梅花(绿衣少女)笑道：“红脸老头，你不肯束手自缚，那就领教姑娘几剑吧。”

站在郝飞鹏右首的青衣中年汉子柏奇寒目中冷芒飞闪，说道：“堂主，兄弟来会会她。”郝飞鹏微一颌首道：“好，你小心些。”

柏奇寒刷的一声，从肩头撤下长剑，脸上一无表情，抬目朝梅花道：“就是姑娘一人出手么？”梅花冷冷说道：“难道还要几个人出手不成？”

柏奇寒冷笑一声道：“很好。”右手长剑，缓缓举起。

梅花长剑一摆，回头朝身后四个青衣少女吩咐道：“你们随时准备给我拿人。”

四个青衣少女同声应道：“小婢们省得。”柏奇寒白皙的脸上，飞过一抹冷峻的杀气，哼道：“姑娘小心了。”

他举剑十分缓慢，但话声出口，长剑突然匹练般激刺而出，发如惊虹，奇快无匹。

梅花身形一侧，轻轻闪避过去，正待还击！只听柏奇寒一声冷笑，长剑疾抡，一口气攻出了八招，剑势如雷电交击，挟带一片尖风，无数剑影急袭过来！

梅花长剑护身，似乎没有还手的机会，只是身形飘动，左封右架，不住的闪避。须知一般人，在一轮急攻之后，剑势总有稍微缓和的时候，但柏奇寒却在攻出八剑之后，根本不容梅花还手，剑势方自一缓，左手连挥，紧接着又攻出八掌。这八掌比方才八剑，更来得快速，但见四面八方尽是柏奇寒掌影，绕着梅花团团转。光是掌影，还不要紧，他每一掌出手，竟然还挟带着凛到的奇寒之气！刹那之间，掌影漫天，寒风砭骨，梅花东飘西闪的人影，已被那弥空的寒冰之气所笼罩，看去只余下勉强招架之功。

凌君毅坐在走廊上，距他们的战场，尚在数丈之外，只觉那柏奇寒挥掌之际，掌风余势所及，犹是森寒逼人！心头暗暗惊骇，付道：“此人名叫柏奇寒，练的也是旁门‘寒冰掌’一类功夫，梅花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罗衫，只怕抵挡不住……”心念转动，忍不住抬眼朝百花帮主望去。只见百花帮主神色平静，似是对梅花的身陷险境，根本无动于衷。当然，她脸上戴着面具，就算焦灼，旁人也看不出她的表情来的，但她那双盈盈秋水般的眼神，也丝毫没有焦灼之色！

凌君毅正感惊异，百花帮主忽然侧过脸来，朝他浅浅一笑！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但见梅花在一片寒冰掌影之中，突然一声清呛，身子摇了两摇，陡然间，剑光流动，从她身边爆起朵朵银花！这宛如一夜之间，寒苞尽放，一树梅花千万颗，冲破冰霜作早春！一阵急骤的“叮”“叮”金铁交鸣，逼开柏奇寒的长剑。

四周登时响起一片莺声燕语的喝采之声！

凌君毅更看得耸然动容，面上闪过一丝异色。柏奇寒面如猪肝，狼狈的疾退了六七步，只见他左边衣衫一片殷红，原来一只左手，已被梅花长剑齐腕削落。半截断手，跌落在他身前三尺的地上。梅花发鬓也被他剑锋挑断，秀发披散，右肩衣衫划破了约有三寸长一条！柏奇寒看到自己左手已断，心头一阵激动，厉喝一声：“丫头，我和你们拼了！”右手长剑一挺，正待朝梅花扑来。

郝飞鹏一闪而至，伸手抓住他的右臂，沉喝道：“你失血已多，赶快休息一会。”说话之时，手起指落，点了他左臂几处穴道。

那貌相奇丑的蓝衣人蓝豪双肩一晃，跟着郝飞鹏跃出，朝梅花逼来，口中狞笑道：“丫头，咱们来玩玩。”梅花长长吁了口气，冷笑道：“你也想请姑娘砍下一只手来么！”

红影一闪，桃花抢着掠出，接口道：“四姐，这回该我来了，你去休息吧！”凌君毅心中暗道：“原来梅花是她们四姐，那是说，她在百花帮中，身份很高了。”

梅花举手掠掠散乱的秀发，果然退了下去。

蓝豪怪眼一瞪，厉笑道：“你要找死，就是你吧！”他身上未带兵刃，一双又粗又大的手掌一抡，人随掌进，已经扑到桃花跟前。右手五指箕张，直朝桃花左肩抓来，左手如刀，同时闪电般朝桃花执剑右腕切落。一攻之中，双招同发。

桃花身形一侧，沉肩后退半步，让开对方抓来之势，长剑姚起，疾向对方左腕脉门刺去。

蓝豪一见桃花以攻还攻，挥剑刺来，心头大怒，暴喝一声，身形扑进，右手运劲若钢，硬夺桃花的长剑。左掌变招“遥叩天阙”，骈指若戟，一缕指风，直袭眉心，同时在暴喝声中，飞起左足，踢向桃花小腹。这三招全是急攻招数，力道分用，不但桃花吃了一惊，就是坐在走廊上的百花帮主、凌君毅，也同样暗暗感到惊凛。因为一个人武功再高，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手足并用，使出几种力道来，这是武术家说的心无二用。

蓝豪这一攻之中，分力合作，右手夺剑，左指遥袭，再踢起一脚，确是武林不易见到的身法。

桃花不敢硬接，赶忙收剑护胸，吸气提身，后退数尺。

蓝豪一击得手，口中一声厉笑，双掌倏合，紧接着在胸前一顿，朝前推出。他这一合一顿，推出一股排山般劲气，势如潮涌，直撞过来。

桃花堪堪往后跃退，骤见对方双掌迎面推来，一团令人窒息的巨大压力，直卷过来，心知对方不使兵刃，掌上定有过人之力，硬接不得。心念闪电一动，立即一跃而起，全身笔直而上，纵起一丈来高，但觉一股汹涌掌风，像山洪急流，从她脚下直扫而过。

桃花让过蓝豪一记强猛掌风，半空中一挫柳腰，剑演“花开花落”，寒芒流转，从空中爆出一片银花，倏生倏没，缤纷如雨，向蓝豪当头罩落。

蓝豪只觉得森森剑风，有如一片剑幕，心头也暗暗吃惊，右手扬处，仰身向空劈出一掌，晃肩闪开八尺。

桃花一剑奏功，岂肯让他缓过手来？冷笑一声，身躯由上面下，直欺而进，玉腕伸缩，弹指间攻出三剑。

三朵剑花品字形直袭蓝豪“华盖”、“将台”三大要穴。这一招快若流星，一闪即至，宛如三支长剑，一齐攻到，寒芒闪动，令人无从兼顾。

蓝豪果然厉害，遇到这等奇奥剑招，居然不避不让，面露狞笑，突然双手箕张，朝三朵剑花抓来！这一招不但出手古怪，简直惊人已极！桃花自然不肯让他抓住长剑，慌忙撤剑，急急往后退出。

她撤剑后退，虽然够快，但蓝豪是何等样人？既然抢到先机，哪里还会让桃花有喘息的机会？双目蓝芒暴射，身子跟着扑进，双掌连续劈出。这一轮快攻，双掌连环，举手之间，劲风呼啸，一口气拍出一十八掌。

桃花一着失却先机，便落下风，何况对方这一十八掌，掌掌衔接，连绵出手，根本不容她有还击的机会。

桃花目睹蓝豪奇猛的掌势，一掌接一掌攻来，尤其他两次空手朝剑身抓来，好像他手掌不畏刀剑，在这轮快攻之中，还要防他趁机夺剑，一时只以长剑护身，连连后退，被逼的哪里还有反击之力。

蓝豪一十八掌快攻，宛如闪电雷奔，来势虽然凶猛，但却很快就已过去。

桃花被他迫的节节后退，手中空自握了一支宝剑，心头已是充满怒火，此时见他掌势一缓，有机可乘，立即一声娇叱，身形一晃，施出“移形换位”身法，手中长剑，划起一道银虹，宛若神龙，飞击过去。

蓝豪攻出一十八掌之后，掌势微缓，原只是故露破绽，一见桃花果然欺身过来，不觉怪笑一声，右掌疾拍而出。这一掌他蓄势当胸，直待桃花欺近，才隔空拍出，而且劈出掌势，也和刚才一轮急攻，大不相同。刚才举手劈掌，呼啸劲风，应掌而出，势道强劲无匹，但这次凌空拍出一掌，却是形同虚招，丝毫不带破空之声。这一下两人各出奇招。端坐在走廊上的百花帮主忽见蓝豪拍出的右手，色呈蓝靛，心头猛然一凛，暗道：“蓝煞掌。”

坐在百花帮主左首的凌君毅，看到桃花欺身游进的一剑，心头也同样猛然一凛，暗暗叫了声：“神龙出云！”“神龙出云、龙战于野”怒龙盘空”，是自己家传的三招绝世之艺。母亲不会武功，当日传自己这三招剑法之时，一面画图，一面口述，不知化了她老人家多少的心力。母亲一再告诫自己，这三招剑法，威力极强，杀伤力无与伦比，非到万不得已，不准轻易使用。方才他看到梅花在一招“一树梅花千万颗”中，曾暗藏“神龙出云”，自己还以为只是偶然相似。但这回桃花使的，却明明就是“神龙出云”了！

不但剑法招数完全一样，就是欺上前进的身法，既似“移形换位”，又像“物换星移”，也是半点没错。“神龙出云”既是自己家传的武功，她们又从哪里学来的呢？就在他思忖之际，各出奇招，人影一合即分！蓝豪右手呈蓝靛，看去十分刺目，他方才举掌隔空拍出，掌势出手，人也随着一个筋斗，倒翻出去三丈开外。他这一记，原是早已存了杀心，因此掌势拍出，退的迅速绝伦。但桃花挟愤使出来的一招“神龙出云”，不但剑如匹练，身法之快，更是神速！因为她这一式极似“移形换位”的身法，欺身挺进之时，恍如神龙游走，一闪而至，使人躲无可躲。这时蓝豪已经一个筋斗，往后翻起，但觉森寒剑锋，从他身下划过，而他拍出的“蓝煞掌”，因为只是一种阴柔的劲道，不带丝毫破空之声，同样使人防不胜防。

桃花欺近之时，只觉一阵阴柔潜力，逼近身前，她心中同样充满了杀机，虽然觉出掌风有异，但却并不在意，只是提气护住全身穴道，依然欺身前进，挥剑追击。

“蓝煞掌”阴柔掌风，从她身边而过。

这原是一瞬间事，等到两人身形交错而过，蓝豪已经翻出去三丈之外，忍不住怪笑一声：“丫头，你……”他这一怪笑，突然胸腹间一阵刺痛：四周的人，这时才看清楚，只见他胸前长衫，已被桃花剑锋划开了尺许长一道，怪笑甫发，鲜血进流，连大小肠一齐往外流了出来。

蓝豪自己敢情并不知道已被剑锋开膛剖腹，等到发觉胸腹刺痛，低头一瞧，口中不觉大叫一声，往后便倒。

桃花虽有一身武功，但那“蓝煞掌”乃是旁门中极为歹毒的阴功，当

时虽然只觉得有一阵阴柔潜力，透体而过，并无异样。

但等到人影分开，她一站停下来，突然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冷颤，骤觉十指尖发麻，一阵心跳目眩，几乎站立不稳！

郝飞鹏目睹蓝豪破肚流肠，惨死地上，一时直瞧得气炸了心，目眦欲裂，一身黑衣，突然鼓起，口中大喝一声，双手如钩，纵身朝桃花飞扑过来。

桃花神志并未昏迷，一见郝飞鹏扑来，不等他扑近，手中长剑一挥，又是一招“神龙出云”，直扫出去。

郝飞鹏刚刚扑近，瞥见一道天矫剑光，挟着砭体的森森剑气，迎面袭来！他在剑术上，已浸淫数十年，自然看出桃花这一剑，剑势奇奥，竟是自己平生所未见，心头蓦然一惊，急急向后暴退。

桃花一剑出手，忽然又觉一阵目眩，连打了两个踉跄，她身后两婢，急掠而出，把她扶住。

百花帮主娇声道：“六妹！退下来。”她口中的“六妹”，自然是桃花了。

郝飞鹏被桃花一招“神龙出云”惊退，但他在暴退之际，已然反手从背后撒下长剑，正待再次欺身扑上。

菊花长剑一横，闪身跃出，娇叱道：“你要动手，自有姑娘接着，你乱闯什么？”

这时桃花已由侍女扶下，玉兰轻移莲步，走到她身边，取出一颗丹药，纳入她口中，一面向她使女低声吩咐道：“快扶她到厢房里去。”两名青衣使女搀扶着桃花朝厢房而去。

玉蕊同时掣出长剑，带着萍花、蓼花，补上桃花的位置，依然把郝飞鹏围在中间。

郝飞鹏双目尽赤，一张红脸满布杀气，咬牙切齿，沉声喝道：“很好，老夫正要领教贵姐妹剑上辛辣的绝艺。”

玉兰从容说道：“郝堂主擅闯咱们花家庄院，本来就是上门寻衅来的，我们不为己甚，原只要三位屈留几日。如今既然动上了手，刀剑无眼，这能怨得愚姐妹心狠手辣么？反过来说，若是愚姐妹闯上你们黑龙会去，只怕郝堂主没有这般好说话吧？”郝飞鹏气得哇哇乱叫，怒喝道：“好个利嘴的丫头，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老夫今天要你们识得厉害。”

菊花长剑一指叱道：“老贼，你知道身在什么地方？还敢出口伤人？”玉兰脸色微变，朝菊花摆摆手道：“七妹，你且退下去，他要花家姐妹识得厉害，我倒要看看他竟有如何厉害？”回身从使女手中接过长剑，缓步拾级而下。

菊花因玉兰身份较高，她说要亲自会会郝飞鹏，只得收剑退下。

凌君毅心中暗道：“玉兰此举，分明是看出菊花不是郝飞鹏的对手了。”心中想着，只见玉兰已经走到郝飞鹏面前，长剑一举，冷声道：“江湖上胜者为强，咱们不用多说废话，郝堂主请发招吧！”

郝飞鹏阴森了笑道：“老夫有僭。”长剑一挥，嘶的一声，剑挟森冷寒气，划起一道银光，像匹练般飞卷而出。

玉兰暗暗一皱秀眉，左手剑诀一领，右手长剑一招“月移花影”，身随剑走，巧妙地避过了郝飞鹏的剑势，一点剑影，朝郝飞鹏右肩刺去。这一剑，以攻为守，轻巧利落，了无痕迹。

郝飞鹏大喝一声：“好剑法！”回剑上挑，猛削玉兰的皓腕。

一瞬之间，接连刺出三剑，他发剑又狠又快，辛辣凌厉，不愧是剑中

老手。

玉兰白衣飘忽，连换二个方位，振腕一剑，倏地向郝飞鹏肩肘削去，剑风过处，同样起了一片啸空之声。

郝飞鹏大笑一声，右腕连挥，剑势陡地一紧，疾快无情，又向玉兰连攻八剑。这八剑，全是急攻招术，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过一剑，剑上进发的罡力，也愈来愈见强猛，但见闪闪剑光，汹涌卷出，势如壮阔波澜，十分惊人。

玉兰心知对方久战无功，业已感到不耐，暗暗心喜。但对方这一轮攻势，却是不可轻视，立时展开身法，人如春城飞花，飘飞而起，手中长剑，剑招同时一变，左挑右戳，游走封架，守中寓攻。

她连闪带架，挡住了郝飞鹏八招猛攻，口中轻笑道：“郝堂主要愚姐妹识得的就是这点厉害么？”忽的剑法一变，同样展开了一轮快攻，但见剑光指处，幻起朵朵银花，“百花剑法”，一经使展开来，碗口大的剑花，倏生倏没。宛如春风吹动，百花齐放，重重叠叠上瑶台，花影迷离扫不开！

郝飞鹏自然识得厉害，却识不得这是什么剑法。口中大喝一声，双足扎桩，不避不让，凭仗深厚内力，长剑开阔，和玉兰硬打硬砸！但听剑光花影之中，响起一阵急骤如雨的金铁交鸣，火星横飞，两条人影，霍然分开，各自闪退数步，低头检视，两人手中的百锋精钢长剑，都已碰得缺口斑斑！人影一分又合，重又打在一起。郝飞鹏剑法老辣而稳，功力深厚，每一剑罡力迸发，剑气逼人。

玉兰剑走轻灵，一套“百花剑法”，已经轻巧，再辅以“飞花身法”，进攻退守，飘忽利落，奇招迭出。两人对拆了五十余招，依然难分胜负。激战之中，但听玉兰一声清叱，人如蛟龙出水，剑化天矫匹练，朝郝飞鹏飞卷过去。

凌君毅目光一注，暗叫一声：“神龙出云！”他发现百花帮的姑娘，似乎是人人都会这招“神龙出云”，每当本门剑法无法取胜时，就使出这招剑法来。此时看到玉兰使出“神龙出云”，他自然特别注意。

郝飞鹏练剑数十年，纵然不识这招剑法，但他经验阅历，何等丰富，方才连续目睹柏奇寒、蓝豪二人，都伤在这招剑法之下，自然有戒心，大喝一声：“来得好。”举起手中长剑，朝前封出。他这一招使的竟是硬架的“力拼南天”，虽是普通招术，但在他手中使出，长剑带起一道壮阔的剑幕，像扇面般展开，足有八尺来宽，正好截住玉兰剑光。双剑交接，葛听一声“锵”然剑鸣，剑光突敛，银虹顿杳，两条人影同时暴退数尺。

这一招，依然没分胜败，但两人手中长剑，都只剩了半截。

玉兰终究是个女孩儿家，功力较逊，这一剑硬接，震得她右臂酸麻，粉脸涨得发热！

她缓缓吸了一口气，目光一抬，两道盈盈秋水，直注郝飞鹏，淡然一笑道：“郝堂主好剑法，你再接我一招试试。”

她这几句话，缓缓说来，声音柔婉，实则是借机暗暗调息。

她话声方落娇躯突然一跃而起，手中半截断剑，挥舞如风，刹那间冷芒电掣，剑气弥漫，一丈方圆，全被她断剑洒出来的剑影所笼罩，剑光流动，隐挟风雷之声！凌君毅听她说出“再接我一招试试”，心头凛然一动，双目寒星飞闪，暗暗付道：“果然是‘龙战于野’！”“龙战于野”，正是他家传的三招剑法中的第二招！

这下直看得凌君毅惊异不置！“难道百花帮会和自己有什么渊源不成？”

郝飞鹏不愧是一代剑术名家，他面对玉兰这等奇奥剑势，反而十分镇定，手横半截断剑，直等剑光近身，才蓦地吐气开声，大喝一声，挥起手中断剑，向空中堵截。

他这一招使的是“八方风雨”，虽无奇奥可言，但剑势出手，竟如鱼龙曼衍，剑影纷披，向四面八方散布开来！他练剑数十年，这一招上差不多用上了全力，刹那之间，剑风嘶嘶，细啸如涛，声势凌厉之极！双方剑光乍接，又是一阵呛呛剑鸣，两人手中握着的半截断剑，都化成片片碎铁，散落地上！这一下，直看得凌君毅悚然变色，自己家传的这招“龙战于野”，何等精妙？

居然被郝飞鹏以一招极其普通的“八方风雨”所破解！当然，这是玉兰限于天赋，对这招剑法，未能尽量发挥精微变化，而郝飞则是以数十年的对敌经验和深厚功力，孤注一掷，侥幸而致。

郝飞鹏一击得手，突然一跃而起，双脚连环踢出，把玉兰逼退数步，双脚落地之后，口中又是一声长啸，双臂一抖，趁势再次跃起。一道人影有如灰鹤一般，越过众人头顶，划空飞去。

就在郝飞鹏啸声乍起，柏奇寒同时长身纵起，紧随郝飞鹏身后朝外飞掠而去。

玉兰骤不及防，被郝飞鹏逼退了两步，此时骤睹两人连袂飞起，心头不禁大怒，清叱一声，扬手把一个剑柄当作暗器，朝柏奇寒后心打去。又转身从一名使女手中接过一柄长剑，纵身就追。这时，梅花、菊花、玉蕊三人，也身如彩凤，纷纷追扑过去。

柏奇寒终究比郝飞鹏慢了一步，身形方起，突觉一股急劲风声，破空生啸，朝身后激射而来。他凌空飞掠，无处可以闪避，听风辨位，右手长剑猛然朝后挥出。但听“当”的一声，玉兰掷。出去的剑柄虽被他挥剑击落，但他提气飞掠之势，也因这一用力挥剑，为之一泄，身形往下直落。

玉兰身形如风，一下从柏奇寒身边掠过，口中喝道：“你们截住他，我追那姓郝的老贼去。”

柏奇寒堪堪落到地上，梅花、菊花、玉蕊三人，已连袂追到。

柏奇寒眼看无法脱身，一般杀机，涌现眉宇，口中大喝一声道：“老子和你们拼了。”回身一剑，横扫过来。他情急拼命，这一剑有如匹练横飞，力道之强，煞是惊人。

梅花首先扑来，只觉那扫来一剑，势道凌厉，剑锋未到，森寒剑风已自逼人！当下一提丹田真气，全身凌空跃起，一个飞旋，让开了剑势，手中长剑，却随着飘旋的身躯，化作一片寒光，直罩下去。柏奇寒心头虽然凛骇，但却并不慌乱，力注右腕，长剑疾抡，硬封梅花下击剑势。

菊花冷笑道：“你还敢顽抗，看我也拆下你一只手臂来。”一道剑光，朝他右肩刺到。

玉蕊一下冲到柏奇寒左侧，接口道：“是啊，这种人，咱们不用和他客气了。”刺出一剑，朝他左肋划去。

柏奇寒气得面如喋血，他武功再强，终究断了一条手腕，此刻以一致三，哪有还手的余地？长剑连封带砸，只走了三五个照面，已是捉襟见肘，无法挡拒。蓦觉得右侧银光一闪，突然乘虚而入，嗤的一声，肌肤一寒，右手衣袖已被刺穿。柏奇寒惊怒交迸，咬牙切齿，长剑舞起一片护身剑幕，勉

强又打了三四个回合。只听梅花一声清叱，“当”的一声，压住了他的长剑。菊花、玉蕊两支长剑，一左一右，同时抵住了他的脖子。

梅花冷冷说道：“姓柏的，你还不弃剑受缚？”

柏奇寒双目冒火，呸的一声，一口痰沫，直向梅花脸上吐去，口中喝道：“臭贱婢，你们作梦。”梅花闪身避开，怒道：

“你是找死！”

百花帮主倏地站起身来，娇声喝道：“留他活口。”已经迟了！柏奇寒喝声出口，长剑疾沉，一下刺入自己小腹之中，一股黑血，箭一般冒了出来，人也随着往后倒去。

梅花差点溅了一身血，她急急跃开数尺，抬头道：“大姐，他死了。”

菊花、玉蕊同时收回长剑。

百花帮主微微皱了下眉，道：“既然死了，就叫人把他们埋了吧！”

梅花躬身应“是”。突听玉蕊口中惊咦道：“毒汁，他剑上淬过‘毒汁’，尸体腐烂得好快！”原来这两句话的工夫，柏奇寒中剑之处，已经开始溃烂，逐渐化成了黑水！

百花帮主急步跨下石阶，朝几人立身之处走来。

凌君毅听玉蕊说出“毒汁”二字，心头不觉一动，也跟着百花帮主走了过来。目光一注，但见柏奇寒一个身子，迅速腐化，漫延极快，已快要整个化去。流出来的黑血比墨还黑，连附近草地沾上黑血，草根也随着腐化，连泥土都蚀了下去，可见毒性之烈！

凌君毅看的暗暗惊凛不止，忍不住问道：“他剑上淬的就是‘毒汁’么？只知道这‘毒汁’究竟是什么毒，竟有如此厉害？”百花帮主轻轻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这是黑龙会的秘密。”

不知她是不肯说，还是真的不知道。凌君毅见她这般说法，也就不好再问。

百花帮主目光微抬，娇声说道：“毒汁之毒，不但敝帮受到莫大威胁，就是天下武林，迟早也会蒙受其害，凌公子化解‘毒汁’也可以说是替天下苍生避免一次毒劫。”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但绝尘山庄庄主戚承昌，当日也是这么说的。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在下自当尽力而为。”正说着之间，只见玉兰白衣飘忽，已沿着花径走了回来。

百花帮主问道：“给他逃走了么？”

玉兰躬身道：“属下追到湖边，老贼已经乘船而去。”百花帮主轻轻叹息一声，道：“此人剑上造诣极深，就是追上了，你也未必能截得住他。”忽然注目问道：“我们没有搜索到他的船只么？”

玉兰道：“搜索东北角的是陆、李二位使者，却被他们船上接应的贼党所制，据说那两个贼党一个是蓝衫公子，另一个青衣人，左手是一只铁手，武功极高。”

玉蕊失声道：“那是田中璧和侯铁手了。”百花帮主徐徐说道：“咱们虽然让他逃走了一个，但三个人截下了两个，也算不错了。”

玉兰道：“那姓柏的呢？已经擒下了么？”百花帮主朝地上一指，说道：“他剑上淬过‘毒汁’自杀身死，尸骨化成一滩黑水，如今连黑水都不见了。”

玉兰一双盈盈秋水，朝地上看了一眼，吃惊道：“‘毒汁’有这么厉害么？”百花帮主微微一笑道：“‘毒汁’虽毒，我们请到了凌公子，化解之期，

已是指日可待了。”

凌君毅潇洒一笑道：“帮主不可期望过高，在下能否化解，实在毫无把握。”百花帮主瞟了他一眼，浅笑道：“你不是说尽力而为么？”

凌君毅道：“在下纵然尽力而为，也并不一定就能找出解药来。”

百花帮主轻轻点头道：“公子千金一诺，贱妾自然信得过你，只要你尽力而为就好，唉，敝帮的生死存亡，全在你凌公子的手上了。”说到这里，回头朝玉兰道：“黑龙会的人，已经找到此地，郝飞鹏是他们黄龙堂的堂主，一个人逃了回去，决不肯就此罢休。”

从现在起，咱们庄院四周，要多派几组人巡逻，严加戒备才好。”玉兰躬身道：“属下省得。”

百花帮主又道：“黑龙会的人，既然能把‘毒汁’淬炼到兵刃上，自然也可以淬炼到暗器之上，以后大家要特别小心。”语气微微一顿，接着说道：“尤其化解‘毒汁’之事，更是刻不容缓，凌公子答应合作，自然愈快愈好。你先领他回转宾舍，看看还缺少些什么，就请凌公子着手进行吧。”玉兰道：“属下遵命。”

凌君毅朝百花帮主拱拱手道：“帮主别无见教，在下这就告退了。”百花帮主举手理了一下鬓发，凝眸深注，幽幽说道：“一切全仗公子了。”

凌君毅哪能化解什么“毒汁”？他幼受慈母教训，从未说过谎言，但此刻既不便对百花帮主明说，只好硬着头皮说道：“在下既然答应帮主，自当尽我所能，研求解药，帮主放心好了。”

百花帮主衿衽一礼，道：“如此贱妾在这里先谢了。”凌君毅慌忙还礼道：“帮主言重了。”

玉兰眼看两人尽是说着客气话，不觉抿嘴一笑，轻声道：

“凌公子请随贱妾来。”凌君毅道：“多谢帮主赐宴，在下告退。”

说完，随着玉兰走去。

百花帮主生似有些依依不舍，随在凌君毅身后，一直走了十来步，才道：“凌公子恕我不送了。”凌君毅回身道：“帮主快请留步。”这一回过身去，四目相投，但见百花帮主一双盈盈秋水，脉脉凝睇，含着无限情意，心头微微一凛，连忙转身大步行去。

两人穿行花径，玉兰走在前面，白衣袅袅，款段多姿，轻风拂面，凌君毅但觉一阵又一阵的清香，袭鼻而来。

玉兰缓步而行，直到绕过假山，才回眸一笑道：“帮主一向对人冷淡，也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今天对你凌公子，真是特别得很。”凌君毅道：“在下深感荣幸。”

玉兰轻笑道：“也只有遇上公子这样的人，才会使帮主倾心。”

凌君毅俊脸一红，道：“姑娘休得取笑。”玉兰低着头走在前面，一面低低的道：“公子难道还看不出来？唉，公子和帮主真是一对璧人，可惜……”她语气渐低，候然住口。

可惜什么？她没说出来。凌君毅自然不好问她，两人默默的走了一箭来路。凌君毅心头想着“飞龙三剑”之谜，忍不住试探问道：“在下想请教姑娘一件事。”玉兰偏脸问道：“你要问什么？”

凌君毅道：“贵帮以百花为名，独创一套剑法，施展开来，剑花朵朵，有如百花盛放，不知剑招名称，可是也以百花为名么？”玉兰美目流盼，似有惊奇之色，说道：“凌公子真是极顶聪明之人，看了几手剑招，连剑法的

名称也想出来了。”

凌君毅笑道：“姑娘，那是在下曾听家师述说过武林各门各派的剑法路数，但贵帮几位姑娘使的剑法，自成家数，而且使得剑花朵朵，有如花朵一般，和贵帮名称甚相吻合，自是贵帮独创剑法无疑。”

玉兰点点头道：“看来公子也是一位剑术大家了。”凌君毅道：“姑娘把在下看得太高了，怎敢当得大家二字？郝飞鹏精通剑术，功力深厚，已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但他还是败在姑娘剑下，惟有姑娘才当得这剑术大家四字。”

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当面奉承的，尤其是女人。只要你奉承得法，几句花言巧语，往往会使最聪明的女子，都听得心花怒放，昏头转向。玉兰是女人，当然也喜欢奉承，何况这当面称赞她的是凌君毅，女人眼中风流英俊的美少年！玉兰秋水般的妙目，闪出异样的光采，回头朝凌君毅嫣然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美齿，说道：“你真会说话。”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但贵帮梅花、桃花二位姑娘，剑伤柏、蓝两人的那一招，似乎另有奇处，不像是‘百花剑法’中的路数。”玉兰轻哦一声，赞道：“公子真是神目如电，那一招确然不在‘百花剑法’之中。”

凌君毅追问道：“只不知那是什么剑法，天矫如神龙出云，使人莫测虚实。”他故意把“神龙出云”四字，嵌在语句之中，原是存心试探对方的口气。

玉兰候地回过头来，目光注视着凌君毅，问道：“凌公子识得这招剑法么？”凌君毅潇洒的摇摇头道：“在下若是识得这招剑法，还用再问姑娘么？”

玉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公子不愧是剑术的大行家，这招剑法，给你完全说对了。”

凌君毅故作茫然不解，问道：“在下说对了什么？”玉兰幽幽的道：“它就叫‘神龙出云’。”这下证实了，她们这招剑法，正是“神龙出云”！凌君毅心头暗暗震动，哑然笑道：“在下只是看到姑娘们出手，天矫有如神龙出云，想不到这招剑法，就叫‘神龙出云’，那么这种剑法，想来也是贵帮独创的了？”

玉兰似有所觉，娇声道：“那是敝帮镇帮剑法，你问这些做什么？”凌君毅道：“在下练剑十年，从未见过这等奇异剑招，心之所好，自然想知道的详细些了。”

玉兰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抿抿嘴道：“好一个心之所好，你想知道这套剑法，是不是？若在别人来说，这是梦想，但你凌公子如有此意，却也不难……”话未说完，忽然住口。

凌君毅自然想知道这三招剑法的来历，闻言问道：“在下如何不难？”玉兰神秘一笑，说道：“只要凌公子入赘敝帮，成为敝帮驸马，护卫帮主有责，和帮主一样，就有资格练镇帮三剑了。”

凌君毅被她说的玉脸一红，心头忖道：“镇帮三剑！她们果然也只有三招剑法。听她口气，和帮主一样，才能练‘镇帮三剑’。这就是说，只有帮主才有资格练那三招剑法，玉兰是总管，只会两招，梅花、桃花等人那是只会一招‘神龙出云’。”他心念闪电转动，红着脸道：“姑娘又和在下说笑了！”玉兰道：“谁和你说笑了？贱妾说的是真话，老实说，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可多着呢。但据贱妾看，只有你凌公子，才配得上帮主。”说话之时，已经

行到中院，跨进院门。

辛夷立即趋了上来，躬身道：“小婢叩见总管。”玉兰一摆手道：“凌公子是本帮贵宾，你先该叩见凌公子才对。”

辛夷俏目一抬，看到总管身后是个唇红齿白的俊美少年，不禁呆了一呆，粉脸骤红，躬下身道：“小婢辛夷，见过凌公子。”

凌君毅含笑点头，干咳一声，道：“辛夷姑娘可是认不出来了么？”他这句话，声音略带苍老，正是潜龙祝文华的口音！

辛夷听得一怔，忽然两眼一亮，啊了一声道：“你就是祝庄主。”

玉兰陪同凌君毅跨入客堂，伸出玉腕，朝左首厢房指了指道：“这是替凌公子准备的书房。”辛夷不待吩咐，迅速的打开了两扇朱漆木门。

玉兰说了声：“请。”凌君毅也不客气，举步走了进去。这间书房相当宽敞，中间有一道楼花圆洞门，把一间长方形的厢房，隔成前后两间。

前间南首是一排纱窗，面对庭院，窗下放着一张书案。左右两边各有一口书橱，每一格中，都放满了书籍，玉轴牙签，收拾整齐，两旁还有四张椅几。后半间，北首靠壁处，放着一口叠橱，一望而知这是特别为了研究“毒汁”而新置的。上面有数十个小抽屉上都用红纸标明了药材名称。橱左还有一道小门，敢情后面还有一个房间。

玉兰一指药橱，朝凌君毅道：“这里面就是公子在绝尘山庄化解‘毒汁’取用过的七十一一种药材。除此之外，公子还需要什么药物用具，只须吩咐辛夷，立可办到。”随着话声，举步朝小门中走去，接着道：“后面是炮制室，公子要如何炮制，只管吩咐辛夷去做，当然，你要自己动手也行。”凌君毅随着她跨进门去，这房间略呈方形，凡是炮制药材的器具，果然一切俱全。

玉兰随着他看了一遍，又道：“这里缺少什么，或是公子需要什么，也吩咐辛夷好了。”

凌君毅连连点头道：“姑娘准备周到，大概差不多了。”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道：“只是还要准备些水。”玉兰微微一笑，举步行去，随手打开一道小木门，外面已是后院走廊。只见廊上放了三口水缸，上面还盖着木制缸盖。

玉兰伸手一指，含笑道：“这是三口水缸，一缸是无根水，一缸是泉水，一缸是江水。贱妾已经吩咐过，要他们每日更换一次。”凌君毅不觉笑道：“姑娘真是能干，设想周到得很。”

玉兰阖上小木门，嫣然笑道：“公子为敝帮研究‘毒汁’解药，这是贱妾份内之事。”两人退出炮制室，回到书房中，玉兰俯身打开叠橱橱门，双手捧出一个青瓷葫芦，郑重的道：“这是敝帮从黑龙会取来的‘毒汁’得来不易，希望公子能早日替敝帮研求出解药来，敝帮幸甚。”

凌君毅忙道：“姑娘仍请放在橱中，在下用的时候，自己会取的，在下既然答应了帮主，自当全力以赴。”玉兰放好葫芦，站起身，举手理理披肩长发，回眸一笑道：“但愿公子早日完成。”

辛夷端着两盅香茗，放到几上，说道：“凌公子、总管，请用茶。”玉兰道：“不用了。我还有事去。”说完，朝凌君毅福了福道：“凌公子恕贱妾失陪了。”

凌君毅道：“姑娘请留步，在下还有一事，须得向姑娘请教。”

玉兰正待行出去，闻言不由脚下一停，问道：“请教不敢，公子有什么事？”凌君毅道：“在下住在这里，暇时不知可否出去走走？”

玉兰眨动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凌君毅，似乎微有踌躇，接着嫣然一笑道：“凌公于是敝帮贵宾，照说公子要出去走走，自无不可。只是公子初来，路径不熟，敝帮又都是女儿之身。这花家庄院只有这中院一座院落，划为公子下榻之处，换句话说，也只有公子是唯一的男人。若是无人带路，只怕有些未便。”这话也是事实，百花帮顾名恩义，自然都是女孩子。一个陌生男人，若是没有人陪同，确有不便之处！但这么一来，岂非被软禁在这所院落之中了？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既有未便，那就算了；在下也只是随便问问而已。”玉兰沉吟了一下，道：“这样吧，且容贱妾去跟帮主商量商量，咱们后园，颇有花木之胜，公子治事之暇，若有兴，不妨到后园去散散步，只是此事贱妾可作不了主，须得帮主点个头才行。”

凌君毅潇洒一笑道：“那就不用了。”玉兰道：“不，这是贱妾当时没想到，也可以说是贱妾疏忽之处，公子既然提出来了，贱妾自该向帮主禀明才是。何况公于是敝帮贵宾，总不能让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好啦，贱安定啦。”说完，翩然往外行去。

凌君毅目送玉兰走后，背负双手，浏览了一下书橱中的古籍，左首橱中，放的都是经史子集，右橱中，则全是医经药典，想来是给自己参考之用的。他来回踱了几步，就在临窗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

辛夷一直垂手而立，这日寸看他坐下，从几上捧起茶碗，送到凌君毅前面，轻声说道：“凌公子请用茶。”凌君毅口中啊了一声道：“在下忘了姑娘仍留在这里。”

辛夷粉脸微红，低头说道：“公子没有吩咐，小婢不敢出去。”凌君毅道：“这里不用伺候，姑娘出去好了。”

辛夷道：“总管吩咐过小婢，公子也许要一个人思考，不准小婢惊动，但小婢要随时听候公子的吩咐，公子要小婢做什么，小婢就得立时去做。”凌君毅道：“好吧！那姑娘就出去吧！”

凌君毅一个人在太师椅静思起来，既然到了这一步，也刻想出一个计划来，探出母亲是否在百花帮中，自己是否与百花帮有渊源，还有“毒汁”的来源……

晚饭过后，凌君毅又一人呆在书房，又想着他应做的事，他要侦查“毒汁”的秘密和“飞龙三剑”的谜底，他自然要听听百花帮主和玉兰谈话的内容。过了大约两个时辰，悄悄从炮制室的小木门溜到后院走廊，他艺高胆大，目光迅速一扫，身形已经离地飞起，朝楼上扑去。身法之快，当真疾若流星，一下就扑上檐角，再一点足，便悄无声息的落到东首走廊之上，这里正好是转角上，灯光照射不到，自然较为幽暗。

凌君毅身子轻轻一旋，掠近东首窗下，便已看到两扇花格子窗并未关上，只是垂着紫绒窗帘。这是楼上一排五间中，最东首的一间，也是百花帮主和玉兰两人谈话的起居间的隔壁一个房间。

凌君毅早已察看清楚，左手轻轻一按，人已随着跃起穿窗而入，飞落屋中。就在他一手掀开窗帘，闪身而入之际，鼻中闻到一缕淡淡的甜香！这淡淡的甜香，他一闻就分辨出是百花帮主身上的香气。中午，百花帮主和他喝酒的时候，就曾闻到过这种香味。

后来在花厅走廊上和百花帮主坐的较近，轻风徐来，从百花帮主身上吹过来的淡淡幽香，更是薰人欲醉！凌君毅骤然闻到达种香气，心头不觉蓦

地一惊，一时只当自己行藏已露，百花帮主已隐身径在暗处等着：急忙刷的横移数尺，目光迅快扫动。不觉暗暗失笑。他日能夜视，这一扫已然看清房中情形，哪有百花帮主的影子？她那娇柔的声音，不是仍在外间和玉兰说话么？

这一间房，相当宽敞，三面有窗，窗上接着两道窗帘，外面一道是紫绒的，里面一道是茜纱，薄得像轻云一般！连楼板都光滑得纤尘不染，光可鉴人。陈设更是华丽，象牙雕床，流苏锦帐，菱花妆镜，七宝妆台，举凡室中椅几琴案，莫不雕刻精细，十分精雅。四面粉壁间，还张挂着几幅书画，妆镜旁，也放着几本古籍。珠光宝气的绮罗堆里，最难得的是雅而不俗！只是，这不过是目光一瞥间之所见。

凌君毅心头暗暗一动，付道：“这是百花帮主的香闺！”这错不了，除了百花帮主，谁配住这般高贵华丽的卧房。何况这间房中，散布着一层淡淡的甜香，这种香味，也只有百花帮主身上才有！凌君毅这一打量，早已身形闪动，贴着西首的墙壁，缓缓朝房门移去。这里本是一个月洞门，左右两边，备用玉钩钩起紫绒帘幕，外面还垂着一道珠箔。

起居室的灯光透过珠箔，外面的人，自然看不到房内动静；但从暗处往外瞧，却可看得一清二楚。紫绒帘幕后面，也正好可以躲一个人，凌君毅悄悄闪到帘幕后面，藏好身子。

只听百花帮主徐徐说道：“我看他说的不像假话。”凌君毅心中一动，暗道：“看来她们正在谈论我哩。”

玉兰道：“帮主之意，咱们真要通令各地姐妹，替他找寻失踪的母亲么？”

百花帮主轻哦一声道：“他假扮祝文华，混入绝尘山庄，并任由玉蕊她们弄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找寻母亲，他答应我们研求‘毒汁’解药，对我们可说很够意思，我们替他找寻母亲，也是应该的。”凌君毅听的心头暗暗感激，但也有些脸红！从百花帮主的口气听来，对自己是十分器重，也期望甚殷，但自己哪里真的能研求什么解药？

只听玉兰说道：“帮主相信他真能研究出‘毒汁’的解药来么？”百花帮主笑道：“这个我们不应该怀疑的，玉蕊已经报告得很详细了，他在绝尘山庄，不是已经化解了‘毒汁’么？”

玉兰道：“帮主说的极是，只是属下总觉得他太年轻了些，试想像四川唐门老庄主唐天纵，人家炼制毒药，已经积三百多年经验；还找不出解药来，凌公子我看他不过才什岁左右……”百花帮主没待她说下去，淡淡一笑道：“这可不能这样说，他把一盂‘毒汁’化解成清水，总是事实。”

玉兰道：“据属下推想，那‘毒汁’之毒，只怕不是他化解的。”

百花帮主惊奇的啊了一声，道：“‘毒汁’不是他化解的？三妹是说……”玉兰道：“属下认为他身边可能有专解奇毒的药丸，武林中人身边多少都带着解毒或疗伤的药物。

他那种解毒药丸，正好是克制‘毒汁’之药。”她不愧是百花帮的总管，见解也高人一等。

百花帮主点头道：“这话也不错。我看他眼睛明朗，精气内敛，根本不像身中散功之毒的样子。”她才说到这里，忽然一笑接道：“这就对了，玉蕊她们不是在江上被黑龙会的人截住的么？

据说正当危急之时，突如其来的出现了一个蒙面人，才把田中等人赶

跑，今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想到那蒙面人可能是他……”

她话声娇柔，说来还带点喜悦。

但就在她话声甫落之际，突听门外响起两个使女的声音，齐声说道：“婢子叩见副帮主。”

凌君毅听说来的百花帮副帮主，立即伸手轻轻把帘幕拨开些，凑着头，朝外望去。

百花帮主螭首微抬，轻启朱唇，说道：“来的是二妹么？”只见门帘掀处，俏生生走进一个肩披天蓝披风的黄衣劲装女郎，朝百花帮主躬了躬身道：“小妹见过大姐。”她随着话声，伸手解下披风，同时也从脸上摘下了蒙面黄纱！这下凌君毅看清楚了！

她年纪和百花帮主差不多，瓜子脸，生得柳眉高挑，风目如星。纤细的腰肢上，束着一条宽带，斜插一柄绿鲨鱼皮短剑，黑色小蛮鞋。看去英气勃勃，是一个相当精明干练的女子，她居然没戴人皮面具！百花帮主道：“二妹请坐。”

玉兰已经站起身来，朝黄衣女郎行了一礼道：“属下见过副主。”黄衣女郎点头笑道：“三妹也在这里？自己姐妹还来这些俗套干么？”

她虽是带着一脸盈盈笑容，但看来毫无半点真实感情。

玉兰道：“咱们既然在江湖上创立门户，名份所在，礼不可废。”黄衣女郎格的一笑，道：“三妹才智过人，太上才要你担当总管的职务，那也只是职务上的分别罢了，三妹倒是一本正经起来。”说着，已在百花帮主左首一把椅子坐下来。

第十八章 三日限期

凌君毅听那黄衣女郎说出“太上”二字，心中暗暗忖道：

“太上，这两个字的称呼，好不古怪？”突然他灵机一动，又暗暗哦了一声：“玉兰总管的职务，不是帮主派的，而是太上要她担任的，莫非是太上帮主？不错，这些貌美如花的年轻少女，不但个个武功高强，而且还组织了一个帮。她们自然有人调教出来的；这人，自然是她们太上帮主无疑。”

玉兰等黄衣女郎坐下，才跟着落座，面色恭敬地道：“就是太上委派了属下这个职务，属下岂敢怠忽？”百花帮主道：“二妹连夜赶来，不知太上有什么指示？”

黄衣女郎道：“太上听说黑龙会的人找到咱们这里来滋事，十分震怒，咱们这里是百花帮总坛所在，教人家闯进来，已是太疏忽了，竟然还让人家从容逃走……”玉兰俯首道：“这是属下无能。”

百花帮主道：“太上责备的极是，只是来人武功高强，三个人能留下两个，已经不容易了。”黄衣女郎举手理理鬃发，侧首望着百花帮主道：“咱们这里，三面环水，湖上、陆上都有咱们巡逻的人，贼人应该插翅难飞，难道咱们发现贼踪之后，没有派人在江边搜索么？”

百花帮主道：“我发现有人潜入，就传令下去，要他们分做四路搜索。只是黑龙堂主郝飞鹏在船上还留了两个硬点子，据说一个是田中壁，一个是

侯铁手，身手极高。陆、李两个使者，反为所制。”

黄衣女郎道：“太上要小妹赶来，就是要查力此事。陆、李二使者，不能克尽厥职，有放走敌人之嫌，咱们百花帮若是任人来去，还成什么百花帮？”百花帮主轻轻叹息一声道：“武功一道，差不得一着，陆、李两人武功不如人家，才会被来敌所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

黄衣女郎格的笑道：“大姐平日就是宽大为怀，你焉知那姓郝的堂主，不是他们放走的？”百花帮主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陆、李二人，平日忠心耿耿，怎会放走敌人？”

黄衣女郎盈盈一笑道：“就算他们平日忠心耿耿，但任由姓郝的逃走，总是事实。

若不杀一儆百，以后谁都只要说一句来人武功高强，就可以把敌人放走了，咱们为了整伤帮纪，这两人就该杀。”

她说到“杀”字，娇靥上忽然升起一片寒霜的杀气。

百花帮主淡淡一笑道：“二妹好像执法如山，动不动就是杀，就算陆、李两人有亏职守，但也罪不至死。”

黄衣女郎道：“这叫杀一儆百，小妹已经把他们处决了。”百花帮主吃惊道：“二妹杀了他们？”

黄衣女郎娇笑道：“这是太上的意思，这些护花使者，平时饱食终日，安逸惯了，若不给他们一个警告，知所凛戒，这些人就不能用了。”

百花帮主显然有些不以为然，但却勉强点头道：“太上圣明，这样做自然是对的。”黄衣女郎盈盈一笑道：“太上说的，大姐是太平盛世的帮主，处乱世，要用重典，所以好人归你大姐来做，由小妹来做恶人。”说到这里，忽然抬头问道：“对了，那假扮潜龙祝文华的人已经到了咱们这里，太上最关心的就是‘毒汁’解药，尤其目前黑龙会已经有人前来滋事，解药更是刻不容缓，他到底有没有把握？”

凌君毅听她提到自己，尤其这句太上最关心的就是“毒汁”解药，心头不觉一动，自然特别注意起来。

只听百花帮主徐徐说道：“这件事，已经遵照太上指示，全都准备妥当了。此人原名凌君毅，据玉蕊的报告，他在绝尘山庄之中，已把一盂‘毒汁’化成清水。今天我和他谈过，要他尽快研制出解药来，二妹上覆太上，请她老人家放心。”她没有把凌君毅的事全部说出来，敢情是不敢对“太上”直说。

黄衣女郎娇笑道：“太上命小妹转告大姊，限他三天之内，必须完成任务。”百花帮主机伶一震道：“什么？限他三天完成？”

黄衣女郎笑道：“怎么？三天还不够么？他在绝尘山庄已经把‘毒汁’化成清水，再照方配药，一天也足够了。”百花帮主道：

“三天时间恐怕不成。据凌君毅说，他在绝尘山庄化去‘毒汁’原也无心发现的。

要寻求出解药来，只怕还得费一番工夫，从头做起。这件事，原也急不得的，二妹回去，是否可以请太上宽限些时日？”

玉兰接口道：“帮主说的是，凌君毅一口应承，尽他所能，替我们研求解药。他在绝尘山庄已经有了初步成就，只要太上能够宽限几日，定可圆满完成。”黄衣女郎格格娇笑道：“瞧你们，大姐，三妹，好像把限他三天时间，是我出的主意，你们倒替他说起情来。大姐又不是不知道，太上言出法随。

她老人家说出来的话，就是律令，谁敢违拗？大姐还是要三妹去转告姓凌的，希望他尽快完成，莫要超过三天限期才好。”

她虽在格格娇笑，但口气却十分冷峻，看她神态，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她是在笑着说话。

百花帮主望望玉兰，点头说道：“三妹明天就告诉他，看看是否能在三天之内完成。”

玉兰道：“属下遵命。”黄衣女郎忽然展齿一笑，一双凤目望着百花帮主，问道：“小妹听说这姓凌的年纪很轻，而且还是个美男子，是不是？可惜时间不早了，不然，小妹倒想见见他呢！”

百花帮主幸亏戴着面具，不然，她一张粉脸，定会飞起两朵红云。但饶她戴着面具，还是有些羞人答答的模样，一时说不出话来。

黄衣女郎格格一笑，站起身起来道：“大姐，时间不早了，我已经把话传到，该向太上覆命去了。”说完，举手覆面纱，然后把披风扣到肩上，躬身一礼道：“大姐、三妹，我走啦。”一阵风般朝门外走去。

凌君毅目送黄衣女郎走后，突然心中一动，暗想：“听她口气，自然是回去覆命太上去了。”

这位太上一手调教出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成立百花帮，自然另有企图。他急着去“毒汁”解药，看来也并不是为了对付黑龙会在刀剑、暗器上淬毒，那么难道还另有用途？而且百花帮主等人，既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飞龙三剑”自然也出于他所传……凌君毅本来想从百花帮主身上着手侦查的两件事，如今既然发现百花帮还有一位太上帮主，目标也就随着转移。他一念及此，岂肯轻易放过？身形轻晃，迅快的穿窗而出，在屋脊上，目光向四处一扫。但见黄衣女郎投着披风的苗条人影，去势极快，一路飞行，已在十数丈外。

凌君毅一提真气，飘落地面，藉着花树掩蔽，远远尾随下去。黄衣女郎自然不会想到身后有人跟踪，何况凌君毅始终和她保持了一段距离，更是不易察觉。两人一前一后，穿行花径，有若两点流星，不多一会，便已到了花园尽头。黄衣女郎毫不停留，距围墙尚有丈余远近便已脚下一点，身形飘然飞起，越过围墙。凌君毅紧跟着腾身而起，轻轻落到墙外，举目看去，但见黄衣女郎一条人影，已在十余丈外，起落如飞，朝湖边而去。

原来这里正是都阳湖中的一个半岛，三面环水，花家庄院，座落在一座小山麓间，茂林修竹，足有一二里方圆。这原是一瞥间的事，凌君毅身轻如云，快捷如风，一路跟踪下去。

行约半里，黄衣女郎已经奔到湖边一处石岩边缘，只见她身形轻纵，跃落岩下，那里正好停着一条小舟，舟上一名青衣汉子立即运桨如飞，朝湖面上驶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看来那位什么太上帮主，并不住在这里了。”当下只得废然而返，回到宾舍，熄灯就寝。

第二天早晨，凌君毅刚梳洗完毕，便听辛夷在门口说道：

“凌公子，总管来了。”凌君毅心里暗付道：“她准是来告诉自己，三天限期之事了。”口中答应一声，举步迎了出去。

玉兰霓裳如雪，已在客堂中坐候，看到凌君毅走出，盈盈起立，嫣然笑道：“凌公子早，贱妾打扰了。”凌君毅慌忙拱手道：

“姑娘早，快快请坐。”

两人落座之后，辛夷先替玉兰沏了一盏茗茶，然后端上早餐，轻声道：“凌公子请用早餐了。”玉兰道：“凌公子还没用早餐？那就不用客气，只管请用。”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不要紧，姑娘一早枉驾，必有见教，还是请说吧！”玉兰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膘了他一眼，笑道：

“凌公子真是料事如神，贱妾确有两件事，要向公子奉陈。”

凌君毅听得一怔，付道：“她此来第一件事，不用说是三天限期之事，只不知还有一件，是什么事情。”

一面含笑道：“不敢，姑娘有什么事，但请直说。”玉兰似乎有些难以启齿，望望他，说道：“敝帮主因黑龙会一再寻衅，双方已成水火，最可虑的是对方兵刃暗器，都用‘毒汁’淬过。万一率众来犯，‘毒汁’毒性极烈，中人无救，敝帮姐妹，必有惨重死伤。因此要贱妹前来，和公子打个商量，不知能否为敝帮尽速试验，早些求出解药来？”好一篇动人的说词！

凌君毅淡淡一笑，问道：“帮主和总管之意，要在下几天研制完成？”显然，这句话问的大出玉兰意料之外！她眼中流露出希冀的神色，一眨不眨的盯着凌君毅脸上，问道：“公子看看最快能在几天之内完成？”

凌君毅爽朗的笑道：“在下既有化解‘毒汁’的前例，目前只是把几种药物重复作个试验，也许旷时耗月，耗费许多日子，依然一无所获，也许很快就可得到结果。”

玉兰紧接着道：“你说大概要多少时间？”凌君毅大笑道：

“这很难说，快则一天半日，慢则十天半月，怎么？姑娘莫非是要限期完成么？”

玉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十天半月，恐怕等不及了，贱妾衷心默祷，希望公子能尽速完成才好。”她当着凌君毅的面，实在说不出限三天完成的话来。

凌君毅道：“多谢姑娘美意，在下觉得还是姑娘规定日期，在下也好有个准则，尽快赴着完成。”

玉兰脉脉含情地道：“你要我说个日期？”凌君毅笑道：“写文章的人，要逼急了才写得出来。在下疏懒成性，姑娘规定一个日期，在下就会日以继夜，努力从事，自可加速完成。”

玉兰嫣然一笑，道：“你看三天如何？”本来就只有三天期限。

凌君毅暗暗好笑，但却皱皱剑眉，说道：“三天时间，稍嫌仓促，好吧，三天就三天罢。”

玉兰疑信参半，死命的看了他一眼，徐徐说道：“凌公子不是和贱妾说笑吧！”

凌君毅道：“军中无戏言，姑娘可要在下写下军令状来？”玉兰舒了口气道：“贱妾自然信得过公子。”

接着眼珠一转，浅浅笑道：“我看公子好像胸有成竹，倒教贱妾替你担了不少心思。”她不待凌君毅开口，又接道：“公子既然一口答应，三日之期，该不会有问题吧？”凌君毅道：“姑娘但请放心，在下说了一定算数。”

玉兰幽幽的道：“但愿如此，贱妾也可以交差了。”

凌君毅潇洒一笑，问道：“姑娘方才说有两件事要和在下说，还有一件呢？”玉兰道：“贱妾要请教公子，你到敝帮来，一路上可有同伴在后跟踪？”

凌君毅听得不由又是一怔，说道：“在下是玉蕊姑娘从绝尘山庄弄出来

的，一路上，哪有什么同伴跟踪？姑娘此言，不知是何所指？”玉兰微微一笑道：“那么贱妾再请问公子，你有没有兄弟？”

凌君毅愈听愈奇，说道：“在下孑然一身，并无兄弟姐妹。”

玉兰道：“那么有几个人，不知你认不认识他们？”

凌君毅道：“姑娘说的是什么人，能否说出来，让在下听听？”

玉兰道：“她们一行有五个人，那是万人俊、许家骅、祝靖、唐文庆、凌君平……”凌君毅听她说出前面三人姓名，自然并不认识。但听到“唐文庆”三个字，心头怦然一动，暗想道：“这人会不会是唐文卿呢？”等到玉兰说出“凌君平”来，心头更是一震，暗想：“凌君平，那不是方如莘的化名么？有她在内，那么唐文庆果然是唐文卿了，她们莫非找我来了？”

他不待玉兰说完，急急问道：“他们可是被贵帮擒住了？”玉兰微微摇头道：“是被黑龙会的人捉去了。”

凌君毅吃了一惊道：“是被黑龙会的人捉去了？姑娘如何会知道的？”玉兰反问道：“你认识他们？”

凌君毅点点头道：“其中的凌君平，是在下义弟，还有那唐文庆，则是在下一位至交兄弟，他们如何会落在黑龙会的手里，姑娘能否见告？”玉兰从袖中取出一封密柬，随手递了过来，说道：“这是黑龙会给敝帮下的书，他们认为这五个人是敝帮的护花使者，要敝帮用公子去交换他们五个人的性命。”

凌君毅看了密柬，果如玉兰所言，唐文卿、方如莘等五人已被黑龙会留作人质，用以交换祝文华。他一想到方如莘、唐文卿两人都是女儿之身，落入贼窝，如何得了？一时心头大为焦急，搓搓手道：“这可怎么好？”

玉兰轻笑道：“瞧你急成这副模样，黑龙会既要拿他们五人换回假扮祝文华的人，一时自然不会难为他们的。如今之计，只有寄望公子早日研制出‘毒汁’解药来，咱们就给他来一次突袭，才能把人救出来。”这办法本来不错，但凌君毅除了身边有一颗“骊龙辟毒珠”，哪里真的会配制什么解药？

祝雅琴已经把她的玉龙驹打发回家。那是方如莘的意见，只要在江湖上走动的人，谁都知道，玉龙驹是龙眠山庄的名驹，容易引人注目，不如打发马匹回去的好。现在祝雅琴有唐文卿和方如莘做伴，三个易钗而并的姑娘家，有了淘伴，一路上有说有笑，再也不觉得孤单。万人侵和许家骅做梦也想不到这三个英俊男人，会是姑娘乔扮的，只当祝靖(雅琴)和凌君平(方如莘)表兄弟，久别重逢，自然会显得亲密些，却也并未在意。

一行人为了去找江老大，从北峡山动身，又朝安庆赶来。五人中，唐文卿、方如莘要找的是凌君毅。万人侵、许家骅要找的却是黑龙会。这两个目的虽然不同，但关键却在江老大一人身上。

赶到安庆，已是万家灯火，城门早就关了。五个人绕到北城较为冷僻之处，才施展轻功相继跃登城垣，翻入城中。如今，他们已经潇洒的走在大街上了！

凡是看到他们的人，谁都认为这五个俊俏少年，定是到府城里来应考的读书相公，许多在街上经过的姑娘，还偷偷的朝唐文卿、方如莘和祝雅琴丢媚眼哩！万人侵、许家骅同样也生得气宇轩昂，但和方如莘三人走在一起，无形中就比了下去，成了三位姑娘的跟班。

安庆府位于长江北岸，是水陆交通码头所在，从北门通向大南门的一条直街，足有三里来长，两边店铺栉比，越近南门，越见热闹、茶楼、酒肆

和客栈，全都集中在这一带附近。兴隆园茶楼，就座落在南大街的一条横街上，三开间门面，生意也和招牌上写的一样，十分兴隆。这时候，楼上弦管丁冬，卖唱妞儿那又清又脆的金嗓子，一阵阵从窗口飘传出来！楼下的书场，更是爆满，说书先生的那方惊堂木，拍得猛响，自然正说到最精彩之处，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居然静得雅雀无声。

万人俊等一行五人，刚走近茶楼，早有一名站在门口招呼客人的伙计，躬着身陪笑道：“各位公子爷请高升一步，楼上雅座。”

跨进大门，迎面就是一道宽阔的楼梯。大家登上楼梯，举目瞧去，楼上果然雅静得多，三间敞厅，上了约有八成座。茶客们也比楼下那些褐衣短靠的贩夫走卒要高尚的多。

有的人泡上一壶茶，就闭上眼睛打盹，有的落于丁丁，正在下着棋，也有些人正在低声谈话。

万人俊目光一瞥，就皱皱眉，低声道：“咱们走错了。”

祝雅琴道：“这里不是兴隆茶楼么？”万人俊道：“自然是……”话未说完，楼上伙计已经迎了上来，陪笑道：“公子爷一共几位，请到这边坐。”

他领着万人俊，走到一处空座头前，躬躬腰道：“诸位公子爷请坐，要喝些什么茶？”大家因万人俊已经跟了过去，也相继走了过去，各自落座。

万人俊抬头道：“你给我们来一壶清茶就好。”伙计答应一声，便自退去。

祝雅琴问道：“万兄你方才只说了一半，就没说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万人俊笑道：“兄弟是说咱们走错了地方。”

祝雅琴道：“你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万人俊笑道：“这里自然是兴隆茶楼，只是咱们要找江老大，就不该到楼上来。”

祝雅琴“哦”了一声，轻笑道：“对了，江老大若是喝茶，也是在楼下，不会到楼上来的。”她这一笑，露出一口白得发光的贝齿，但她立时用手抿了抿嘴，又道：“咱们那就到楼下去找他好了。”

万人俊道：“咱们既然上来了，就喝了茶再下去也不迟。”方如苹看到表姊用手抿嘴，心里暗暗好笑，附着她耳朵，轻声说道：“表姊，你穿了男装，怎好用手抿嘴？只有女孩子笑的时候，才用手抿嘴的。你以后可得注意，别露了马脚。”

祝雅琴“噢”了一声，脸上不禁一红，正好茶博士送上一把瓷壶，五个茶盏，在各人面前放好，然后沏上了开水。

万人俊抬目叫道：“伙计。”茶博士忙道：“公子爷有什么吩咐？”万人俊道：“我要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你知不知道？”茶博士陪笑道：“公子爷要找谁？”

万人俊道：“江老大。”茶博士道：“小的知道，他是咱们茶园里的常客，手里有三条船，专走长江上下游，只要一回来，就到咱们这里来喝茶，许多客人要雇他的船，都到咱们这里来找他，公子爷可是要雇船么？”

万人俊微微颌首道：“我们是听朋友说的，江老大的船，干净稳当，所以想找他雇船。”茶博士笑道：“说来真巧，江老大今天下午才回来，方才还在楼下喝茶，小的这就找他上来。”

万人俊道：“好吧，那就麻烦你了。”茶博士陪笑道：“公子爷太客气了，小的马上就去。”说完，转身朝楼下走去。

祝雅琴道：“万兄真要雇他的船么？”

万人俊笑道：“找江老大，除了雇他的船，就没有旁的话好说……”话未说完，许家骅轻咳一声，接口道：“万兄说的是，咱们没逛过庐山坐船到大姑塘上岸，就走陆路车马颠簸，舒服得多。”他突然说去逛庐山，听的众人齐是一怔！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四旬左右的黄脸汉子，带着一个十七八岁，头挽双髻的姑娘，一前一后，正朝这边走了过来。那黄脸汉子脸型瘦削，手中抱着一张胡琴，朝几人连连拱手，陪笑道：“几位公子爷，可要听一曲么？”他笑的时候，挤出满颊皱纹，看去可怜兮兮的！

但他身后跟着那个姑娘，虽是一身青布衣裙，却生得粉面朱唇，螭首蛾眉，两截袖管，微微卷起，露出一双嫩藕似的皓腕。

怀抱琵琶，低垂粉颈，模样儿十分俊俏。

唐文卿平日很少出门，看的心里不觉生出怜悯，问道：“她会唱什么？”

黄脸汉子慌忙从怀中摸出一个黑黝黝、脏兮兮的折子，双手奉上，赔笑道：“公子爷随便点。”

唐文卿看了那个油垢发黑的折子，哪肯伸手去接？说道：

“不用了，叫她随便唱吧。”黄脸汉子喏喏连应了两声“是”，回头道：“小姐，公子爷要你随便唱，你得把最拿手的曲子唱出来。”

那姑娘低垂着头，星目流波，偷偷的望了唐文卿一眼；手抱琵琶，五指走弦，稍作调拨，丁丁冬冬的弹了起来。

接着轻启樱唇，曼声唱道：“暖溶溶玉酷，白冷冷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饭伯不待吃，恨塞满愁肠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散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唱的是《西厢记》一阙“朝天子”。不但音若笙簧，清脆甜润，如珠转玉盘，而且也唱出了崔莺莺当时的幽怨情怀，缠绵悱恻，听得人回肠荡气！

一曲甫毕，余音易畏，不绝如缕，直欲绕梁三匝！许家骅不由得鼓掌喝采道：“唱得好，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姑娘真不愧是风尘中的奇女子！”

那姑娘粉脸飞红，明眸含情，皓齿微露，浅浅一笑道：“多谢公子夸奖。”万人俊已经掏出一锭五两来重的银子，用两个指头夹着送到那姑娘跟前，含笑说道：“不成敬意，请姑娘笑纳。”

那姑娘低垂粉颈，说了声：“公子厚赐，小女子多谢了。”也用两个尖尖玉指，把银子夹了过去。

黄脸汉子连声道谢，带着那姑娘朝楼下而去。

唐文卿道：“兄弟叫她唱的曲子，怎好叫万兄破费？这银子该由兄弟出才对。”

万人俊摇手道：“唐兄这么说，就见外了，大家在一起，何用分什么彼此？”祝雅琴眼见万人俊出手大方，那姑娘只唱了一个曲子，就赏了人家一锭五两重的银子，心头不禁有气。别过头去，轻笑道：“是啊，万兄这两两银子，花得心甘情愿，唐兄何必这般认真？”

许家骅望着万人俊，微微一笑，问道：“原来万兄也看出来？”万人俊笑道：“兄弟是听许兄说出‘风尘奇女子’这句话，才看出来的。”

祝雅琴问道：“你们在说什么？”万人俊轻声道：“祝兄大概没注意她的琵琶吧？”

祝雅琴道：“她的琵琶怎样？”万人俊道：“她手上琵琶，颈细身长，分明是铁琵琶一类兵刃。”

祝雅琴听得一怔道：“什么，她的琵琶是铁的？”

万人俊道：“这类兵刃，最难使用，必须软硬功夫有相当火候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而且琵琶腹中可以暗藏机簧，只要轻轻拨动，就可发射飞针一类细小暗器，三数丈之内，休想躲闪得开。”祝雅琴冷笑一声道：“你怎不早说？我方才该试试她的。”

许家骅笑道：“万兄方才已经试过了。”

祝雅琴眼珠一转，望着万人俊问道：“万兄几时试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万人俊微微一笑道：“兄弟听许兄一说，心中还有些怀疑，当时灵机一动，就取了那锭银子，暗暗运起三成功力，送到那姑娘面前。她若是不会武功，只要手指接触到银子，手腕承受不起，就会被兄弟内力震得颤动！”

祝雅琴道：“她没有颤动？”

万人俊脸上一红，摇摇头道：“说来惭愧，她却若无其事地把银子接了过去，兄弟贯注指上的三成力道，在她手指碰上银子的一刹那，就像泄了气一般！兄弟右手竟然丝毫劲力也使不出来。那姑娘虽没说什么，但兄弟这个暗斗，可也栽得不小。”祝雅琴哼道：“下次再遇上她，我非和她较量较量不可。”

正说着之间，共见那茶博士领着一个身穿蓝布短袄的瘦小老头，从楼梯走了上来。

到得几人桌边，茶博士立时陪笑道：“就是这几位公子爷要雇船。”

那瘦小老头朝几人连连拱手道：“小老儿见过几位公子爷。”

万人俊朝他点点头，含笑道：“你就是江老大么？请坐。”

瘦小老头连连暗笑道：“小老儿叫张老实，不是江老大。公子爷要雇船，和小老儿说也是一样，他今天才回来，该是小老儿的班了。”说到这里，接着问道：“几位公子要去哪里？”万人俊道：“我们想去逛逛庐山，坐船舒适一点。”口风一转，又道：

“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想请江老大辛苦一趟……”

张老实道：“咱们船行里规定，三条船轮班休息，但客人要指定谁去，自无不可，只是这事小老儿作不了主，公子爷最好还是和江老大当面谈的好。”万人俊道：“江老大不在楼下？”

张老实道：“是，是，他下午一回来，就在茶园里喝茶，晚饭前离开的，大概回家休息去了。”万人俊心中一动，暗想道：

“黑龙会密柬上，说他和劫持假扮祝文华的逃婢案有关，要调查他的来历，可见江老大并不简单，自己何不到他家里去瞧瞧？”

心念一转，问道：“不知江老大住在哪里？”

张老实道：“不远，不远，就在八角井巷。”

万人俊道：“老丈可以领我去么？”张老实陪笑道：“公子爷要去，小老儿自当替你带路。”

万人俊道：“如此有劳老丈，咱们立刻就走。”一面朝大家说道：“许兄、祝兄四位，就在这里稍等，兄弟去去就来。”

许家骅道：“兄弟和万兄一起去，祝兄三位留在这里喝茶好了。”祝雅琴本来也想说要去，但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得笑了笑：“也好，你们走了，我们三人正好一边磕瓜子，一边闲磕牙。”

万人俊站起身道：“许兄，咱们走。”说着，就和许家骅、张老实一起

下楼而去。

出了茶园，就由张老实领路，穿过两条横街，踏上一条相当冷僻、杂草丛生的碎石路。石路两边东一幢、西一幢，都是些矮屋檐的破旧房舍。黑黝黝的，难得看到一点鬼火般的灯火。

张老实领着两人，进入一条狭窄漆黑，还有冲鼻臭气的小巷子，一路东弯西弯的走着。

万人俊、许家骅凝足目力，藉着星光，还是看不十分真切，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了一阵，看看快到巷底，眼前忽然开朗了不少，几幢不规则的破屋，围着一片空地，中间有一口八角井栏。

这里敢情就是“八角井巷”了，张老实走到左首一间小屋门口，朝着残破的木格子窗，叫道：“江老大，有两位公子爷找你来了。”

张老实摇摇头，自言自语的道：“看来他已经睡熟了。”接着提高声音叫道：“江老大，江老大，有两位公子找你来了。”过了半晌，才听屋子里有人哼了一声，问道：“谁？”

张老实道：“江老大，我是张老实，有两位公子要雇船，我领来了，你快起来开门。”

里面响起江老大嘶哑的声音道：“门没门上。”张老实攥攥眉道：“怎么，你喝醉了？”屋子里的江老大又没有回答。

张老实觉得奇怪，伸手一推，一扇木门果然应手而启，他踮起脚尖，伸手进去，推开半截的门闩，一面回头道：“二位公子请留步，江老大八成是喝醉了，小老儿先进去，点上灯盏，二位再请进去。”万人俊道：“没有关系，老丈只管请。”

张老实连说“不敢”，当先摸黑跨进屋去。只听他在黑暗中说道：“江老大，你可是喝醉了？”话声未落，“嗒”的一声，火星一闪，敢情火石没有打着，屋中依然一片黝黑。过了半晌还是不见动静，也没再听张老实说话。

万人俊觉得有点不对，忍不住问道：“张老丈，你火还没打着么？”屋里没有答话。

万人俊候地后退一步，目注屋中，朝许家骅低声道：“许兄，情形有些不对。”许家骅道：“咱们进去瞧瞧。”

万人俊点点头，一手紧按剑柄，缓步朝屋中走去。这若在白昼，一间破屋，也并无什么可怕之处。但此刻时当黑夜，无灯、无月，屋子里就显得更黑！黑暗之中，就像有鬼随在侧伺攫人。

巷底一棵大树上，偶尔传来一两声夜枭的啼声，凄厉如同鬼哭，已经使人心里有些发毛！这一举步，就听到夜风吹动残破的窗户，发出轻微而有节拍的声响，更使人觉得毛骨悚然！你说这屋子里没有鬼魅，那么张老实好端端的人，定进屋子，怎会没有了声音？万人俊自然不信有鬼，但他却也不敢大意，大踏步走进屋子，凝足目力瞧去。隐约看到床铺前面，直挺挺站着一个人，那黑影自然是一个人，只是看去不像有生气的人，因为他站在那里，不言不动，看去有些僵直！万人俊握着剑柄的掌心，不禁渗出汗来，口中喝道：“阁下是什么人？”

那黑影自然没有说话，但却信直地缓缓向前移动过来。

只听许家骅低喝一声道：“万兄小心！”就在他喝声出口之际，那僵直的黑影，突然迎面朝万人俊飞扑过来！

万人俊跨进这间诡秘的屋子，早就全神贯注，蓄势戒备，一见那黑影

扑了过来，未待许家骅示警，劲运左手，朝前格去。

但听“扑”的一声，他左手格个正着，一下就架住了对方的身子。同时他在这一格之际，已经发现飞扑过来的果然不是生人，那只是一个僵硬的死尸！这可从那人影扑到之时，仍然僵硬如故，两手下垂，毫无招式，碰到手上，如触木石，就可分辨得出来。

但一个死尸怎会自己扑上来呢？不用说，死尸后面，定然躲藏着一个活人！这原是电光石火间事，就在万人俊举手格出之际，突然寒光一闪，一支细长剑，闪电般从死尸腋下穿出，直向万人俊当胸刺来！这一剑，不但快，而且恶毒无比。但万人俊也在举手一格之间，想到了死尸后面，定然隐藏着一个活人，而且也料到那活人躲在死尸后面，必然另有杀着！因此他左手格出之后，身形已经向左旋退半步，握着剑柄的右手迅快撤出长剑。双方动作，都是异常快速，一个挺剑刺出，一个挥手发剑，先后也只不过毫厘之差！

“锵”！黑暗之中，登时响起一声划破冷寂的金铁交鸣！黑暗之中也同时闪过一道划破阴暗的星星火光！一剑交击，两人各自拔震的后退了两步，紧接着又听“砰”的一声，夹在中间的那具死尸已经扑到地上。如今：两人中间，没有了掩蔽，双方相距不到一文，万人俊已可看到黑暗中，那人穿着一身黑衣，但手中一柄长剑，却闪着生冷的寒芒！许家骅也在此时，抽出长剑，一下掠了过来，喝道：“万兄，截住他。”

就在此时，突听屋角有人轻喝一声“打！”声音虽轻，但听来甚是清脆，分明出自女子之口！随着喝声，只见几缕目力难见的乌光，带着尖细风声，分向两人激射过来。

这类细小暗器，若是她不出声招呼，尤其在黑暗之中，当真使人防不胜防，无法躲闪！

但有了这声轻喝，万人俊、许家骅同时警觉，霍然一分，向边上闪出。

黑衣人阴笑一声，道：“今晚便宜了你们。”一条人影，从两人中间飞掠而过，朝门外行去。不，屋角上同时掠出一条纤小的人影，一闪而没。

许家骅大喝一声：“好个贼子，你们还想往哪里逃？”长剑护胸，正待纵身追去。

万人俊急急叫道：“许兄请留步。”

许家骅停步道：“难道咱们任由他们逃去不成？”万人俊道：

“贼人业已远去，咱们已经追不上了，再说兄弟方才和那贼人对了一剑，觉得此人剑上劲力极强，武功高过咱们甚多。就是追上了，只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这死尸是谁？张老实生死如何？咱们也该弄个水落石出。”

许家骅点点头道：“万兄说的也是。”接着“哦”了一声，目注万人俊，问道：“万兄，你看方才那两人会是什么人？”

万人俊切齿道：“这贼人使的长剑，剑身细长，极可能是黑龙会的人。”许家骅道：“兄弟觉得这两人，可能就是茶楼上卖唱的男女。”

万人俊嗽了一声，惊奇的道：“何以见得？”许家骅道：“方才打出那蓬暗器的时候，有人低喝了声“打”，那声音虽低，但听来十分清脆，分明是个女子，以我猜想，可能就是那卖唱的姑娘。”

万人俊道：“不错，方才若不是她先出声警告，咱们非伤在她那蓬飞针之下不可。”许家骅道：“那是她手下留情了。”

万人俊大笑道：“对了，说起来，兄弟算是沾了许兄的光，她是冲着许兄，才会手下留情了。”许家骅脸上一热，说道：“万兄休得取笑。”

万人俊道：“兄弟说的是实话，并非和许兄取笑，她发射飞针，根本用不着出声喊打，喊打就是含有示警之意，而且她打出来的飞针，如果像扇面般展开，咱们也无法闪避得开。但她那蓬飞针，却是射向咱们两人中司，咱们才有既闪的机会，你说她不是冲着许兄，有意避实就虚？”许家骅道：“万兄出手就是五两银子，她也许是对万兄有情，万兄怎么说到兄弟头上来了？”

万人俊连连摇头道：“不，不，她在唱曲子的时候，就一直对许兄盈盈凝眸，脉脉传情，许兄自己纵然不觉，兄弟岂会看不出来？”他在说话之时，已在一张方桌上摸到火石，纸媒，“擦”的一声，打着火绒，燃起纸媒。

这才看清楚，桌上放着一盏油灯，伸手把灯芯剔高了些，点燃了油灯。渤黑的屋中，总算大放光明。两人目光迅速一转，只见张老实扑卧屋角地上，不知是死是活。

方人俊一下掠了过去，目光一注，就发现张老实神色不对，再一细看，更见他胸口衣衫上，赫然印着一个焦黑的掌印。

心头悚然一震，怒哼道：“好歹毒的‘黑煞掌’！”再看另一具死尸，身上穿着蓝布大褂，敢情就是江老大了。

只见他胸口敞开，身上还有几处火焰印，皮肉焦灼，显然在临死之前，曾遭严刑逼供。他们逼什么呢？那自然是劫持假扮祝文花的“逃婢案”了！万人俊叹息一声道：“黑龙会的人，虽然没有接到那封密令，但他们还是比咱们抢先了一步。”

许家骅一个箭步，抢到屋后窗下，仔细察看一阵，忽然回过头来，说道：“万兄，咱们来的时候，贼人可能还在这里逼供，那卖唱的男女，敢情是赶来报讯的了。”万人俊道：“许兄发现了什么吗？”许家骅一指后窗，说道：“这里后窗敞开着，窗槛上，还有几个脚印，可见他们有几个人是从后窗逃走的了。”万人俊点点头道：“可惜咱们迟来一步，不知这‘逃婢案’是怎么一回事？江老大究竟是何来历？如今都无从查起了。”兴隆茶楼上，自从万人俊、许家骅走后，剩下三个姑娘家品茗谈心。

方如苹一面磕瓜子，一面低声笑道：“表姐，我看你和万兄很谈得来，是么？”祝雅琴双颊骤红，啐道：“你胡说些什么？”

方如苹啞的轻笑道：“我才不胡说呢！我生得一双眼睛，难道还会看不出来？”

祝雅琴粉颊更红，急道：“你看出什么来了？”

方如苹道：“我看出龙眠山庄和黄山世家，门当户对咯！”祝雅琴道：“我也看出来了，有人一天到晚，心里惦记着表哥，嘴上挂着表哥，要是再找不到那位表哥，只怕要急疯了。”方如苹嗤的笑道：“表姐，你这就错了，急疯的可不是我……”唐文卿听得粉脸一红，说道：“三妹，我可没有惹你呀。”方如苹轻“呦”一声道：“二姐，你多什么心呀？小妹又几时惹你了？”

唐文卿焦急的道：“我哪会多你的心？你只管放心，我不会和你抢的。”方如苹低笑道：“我才不会和你抢呢，说起来我还是你们的大媒人呢，你总该记得，丈母娘拿出来的聘礼，还是我接下来，送到他手上的哩。”

唐文卿听的大羞，急道：“你……”她才说了个“你”字，就候然住口！原来正有一个身穿布衣衫的汉子，登上楼梯口，直朝自己三人走来。

这人头戴毡帽，一身装束，极似水手模样，走到三位姑娘跟前，立即双手抱拳，陪笑道：“三位公子爷……”祝雅琴问道：

“你是什么人？”那汉子道：“小的是在江老大船上打工的，方才有两位

公子爷雇了船，打发小的到这里来请三位公子的。”

祝雅琴问道：“他们人在哪里？”那汉子道：“两位公子爷就在船上。”方如莘道：“这么晚了还要上船么？”兴建那汉子陪笑道：“江老大的船上，前后共有三个船舱，收拾得干净，公子们在船上过夜，可比住客栈舒服得多了。天一亮，即可开船，既不妨碍公子们睡觉，也不用匆匆忙忙的赶着起身了。”祝雅琴道：

“是啊，他们已在船上等候，咱们就早些走吧！”

三人会过茶资，就一齐站起身子，往楼下走来。

出了茶楼，那青衣汉子拱拱手道：“小的替三位公子爷带路。”说完，当先朝前走去。

唐文卿、方如莘、祝雅琴三个姑娘不疑有他，紧随他身后而行。

这时已快初更时光，大街两边的店铺，差不多全已上了排门。平时行人熙攘的街道上，一片冷落，只偶而有一两个醉汉在街头踟躅。那汉子领着三人，脚下逐渐加决，奔行了里许光景，前面已是一片广场。这里正是南校场，足有百来亩大小，四周围以树木，黑夜之中看去一片有黝黑，黑忽忽，影幢幢，好像潜伏着不少鬼魅影子！南校场是处决重犯的地方，民间一直流传着，说南校场是鬼的夜市。据说有一个赌徒，回家经过南校场，看到路旁有几个人围着馄饨摊吃馄饨，这位仁兄赌了一夜的钱，肚子正在唱着“空城计”，也就坐下来，叫了一碗来吃，吃的时候，是虾肉棍钝，味道鲜美，吃得津津有味，那知回到家里，忽然恶心起来，大吐特吐，吐出来的竟是些蚯蚓、碎草。

另外还有一则，是个肉贩子，五更时分挑着一担猪肉进城，快到南校场，路上有个小娘子，姗姗独行，看到肉贩，就背过身子去让路。那肉贩看她身材苗条，不知她面貌如何。心知小妇人十个有九个胆子小，就想逗她一逗，走到她跟前，含笑说道：

“小娘子，前面就是南校场了，难道你不怕鬼？还是跟我一起走吧！”那小娘子娇应一声，欣然回过身来。这下肉贩子看清楚，那小娘子长发披散，一张惨白的脸上，没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肉贩吓得魂不附体，拔腿就跑。就这样，从此夜里再也没人敢走南校场了，宁愿多走些路，打方家娇小路绕个圈子，纵然穿过南校场，过去不远，就是大南门，至少也要近上里把来路，也没有人有胆大的胆子。

那汉子敢情是个心直的人，生来就不怕鬼，居然领着三位姑娘，脚下不停，笔直朝南校场奔了过来。三位姑娘家可不是本地人，根本不知道南校场闹鬼的事儿，自然并不在意，前面有人引路，她们也就跟着奔行。

正行之间，突听前面不远，传来一声沉喝：“站住！”

那汉子慌忙答应一声，停下步来。

唐文卿问道：“前面是什么人？”

那汉子颤声道：“小的不知道。”

祝雅琴道：“你不知道，就只管走，有什么事，自有我们担待。”话声甫落，突听黑暗中传来一声森冷的嘿嘿冷笑，随着这声冷笑，但见两个身穿黑色长衫的人从左首并肩缓步而奔。这两人走得极缓，但却并肩齐步，动作如一，举左足时，同时跨出左足；举右足时，也同时跨出右足。好像庙里的皂隶一般，看去虽然在动，但举止僵硬，简直如同鬼魅。

祝雅琴心头有些发毛，一手紧握着剑柄，忍不住微微却步，口中低啊

一声道：“表弟，你看这两个人是什么路数？”方如苹冷笑道：“管他什么牛鬼蛇神，咱们有三个人，也未必怕了他们。”

唐文卿接道：“待我来问问他们再说。”她挺了挺胸，跨前一步，喝道：“你们拦住去路，想做什么？”两个黑衣人走到相距三丈来远，便自站停下来，不动。对唐文卿喝问的话，恍如未闻。

这时校场右首，也同样出现了两个身穿黑色长衫的人，并肩齐步走来，到得三丈来远，也自停步。这四个人面对面的站定，就像泥塑木雕一般，双手下垂，没有走动一步，也没交谈一句话。只是板着死气沉沉的面孔，站在那里。

唐文卿暗暗攒下了眉，低声道：“三弟，这情形有些古怪。”

方如苹咭的笑道：“一点也不奇怪，这四个人，只是跑龙套而已正主还没到呢！”唐文卿道：“你看出他们路数来了？”

方如苹道：“这还用问，他们自然是黑龙会的人了。”祝雅琴低声道：“表弟，你看咱们该怎么办？要不要动手？”

她终究没有江湖经验，遇上事就显得有些紧张。

方如苹笑道：“俗语说的好，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们主儿没到以前，这四个跑龙套的还不值得咱们动手！”

唐文卿道：“对，咱们索性等他们到齐了再说，也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方如苹轻笑道：“岂止颜色？全叫他们爬着回去。”

祝雅琴本来还有点胆怯，给两人一说，不觉也笑了起来，抿抿嘴道：“不要让他们全数爬着回去，好歹也要留下一两个活口。”

三位姑娘说得很得意，不禁都笑了起来。黑暗之中，万籁俱寂，她们说的虽轻，但双方相距，不过三数丈距离，对方四个黑衣人，耳朵没聋，自然全听到了。但他们依然呆宜，没有一个开口，就是四张脸上，也丝毫没有表情，只是垂手肃立着，一动不动。

校场上，静得寂然无声，只有夜风吹过，刮得草丛间簌簌作响。

要来的，终于来了！远处已出现了两盏红灯！红灯冉冉，贴地疾移，来势相当快速，转眼之间，便到了个十丈左右。这回，有了灯亮，三位姑娘可看清了。那是两个青衣使女挑着宫灯前导，稍后是一顶黑色软轿，珠帘低垂，由两个黑衣大汉抬着如飞而来。这情形，方如苹曾在龙门劫见过一次，口中不禁低呼道：

“来的原来是玄衣罗刹。”

祝雅琴低声问道：“玄衣罗刹是谁？”方如苹道：“玄衣罗刹就是绝尘山庄的人，咱们大破绝尘山庄之时，被她逃走了。”

祝雅琴轻笑道：“那不是正好？今晚可不容她再有逃走的机会了。”

说话之时，黑色软轿已到了四丈远处，缓缓停下，两名青衣使女手挑宫灯，一左一右在轿前侍立。这回相距更近，两盏宫灯上的字也清晰可见，赫然正是“代天巡狩”四字。软轿才一停下，先前那个自称江老大手下的汉子，突然身形掠起，奔到轿前一丈来处，扑的跪到地上，说道：“小的叩见天使。”只听软轿中响起一个妇人声音，问道：“二十三号，你已经把人带到了么？”

那汉子道：“小的带到了。”这话听得唐文卿三个姑娘齐是一怔：

祝雅琴怒哼道：“原来他不是江老手下的人，我们被他骗了。”方如苹左手袖底早已暗藏舅舅给她的一管“袖珍连弩”，这时左手一抬，指着那

汉子喝道：“你不是江老大派来接我们的？”

那汉子回过头来，厉笑道：“老子自然不是。”

方如苹冷哼一声，左手再指，冷冷的道：“那你就该死！”大拇指轻轻一按，“嗒”的一声，一缕银芒电射而出，朝那汉子当胸打去。

潜龙祝文华精擅机术之学，这“袖珍连弩”是他精心设计制造，箭长不过寸，只有竹筷四分之一的粗细，但固有强力机簧发射，七八丈以内的目标，均可命中。而且发射出去的小箭，速度也比一般弩箭快出一倍有奇，箭头上还淬了龙眠山庄独有的“绿云散”奇毒，没有他的解药，天下无人能解。

但就在方如苹的“袖珍连弩”一点绿光，堪堪射到一半，忽见从软轿珠帘中，突然飞出一根极细的红线，轻轻一卷，便把小箭缠住，朝轿中缩了回去。接着但听软轿中响起一个妇人低低的声音哼道：“这支小箭，还淬了奇毒，你是什么人的徒弟？小小年纪，竟然使用这等歹毒的暗器。”

方如苹冷笑道：“你就是玄衣罗刹么，你管我是什么人的徒弟，告诉你，我这歹毒暗器，就是对付你们这群匪徒的。”

软轿中人冷峻的道：“好个狂妄的挂儿，小小年纪，居然敢在老身面前如此说话。”方如苹冷笑道：“你当我们怕你了么？”

哼，玄衣罗刹四个字，还唬不倒人。”

软轿中微晒道：“你当我是玄衣罗刹么？”方如苹道：“难道不是？”

软轿中人又道：“你这袖中匣弩，制作的相当精巧，大概可以连续发射，是不是？”

方如苹听得暗暗震惊，付道：“她只看到射出去的一支小箭，就知道我这筒箭可以连续发射，此人眼光倒是厉害得很。”

一面哼道：“是又怎样？”

软轿中人道：“很好，你要知道我老身是谁，那就不妨朝我连珠发射几支试试！”要知道她是谁，这话好不奇怪？

方如苹心中暗暗忖道：“你这是找死”一面冷笑道：“这是你自己说的。”

软轿中人道：“不错，是我自己说的，你如果不相信，就把一百二十支连珠箭，一起朝我射过来，亦无不可。”

方如苹听她一口道出自己手上共有一百二十支连珠箭，心头更是震惊，但她确实有些不信！舅舅说过，这“袖珍匣箭”，威力极强，慢说你坐在轿中，没处可以躲闪，就算你走出轿来，自己只须一按机簧，一百二十支小箭，密集如雨，六七丈方圆，全在射程之下，连飞鸟也逃不出去。心中想着，一面说道：“你这么说了，在下倒非要试试不可了。”话声一落，口中也跟着喝道：

“你小心了！”

这话是多余的，因为她左手一抬之际，大拇指已按上机，一阵骤密如雨的“嗒”“嗒”轻响，连珠般暴发。

但见她银芒连闪，一支接一支的小箭，快如流星，挟着呼啸，朝软轿中激射过去。

别说一个人只有一双手，就是生了三头六臂，也无法接得下如此密集，如此快速的连珠匣弩！

唐文卿出身于以毒药暗器享誉江湖的四川唐门，但看了方如苹的“袖珍连弩”，也暗暗惊叹不已。一时不觉技痒，玉指，三点细小的紫影，快若

流星，一闪间，夹在连弩之中，朝中投去。

第十九章 奇招克敌

“袖珍连弩”，发为连珠，朝软轿中激射过去。这原是电光石火间的事，方如苹暗暗计算，这一阵工夫，自己少说也已射出四十支以上，但连珠小箭去如流水，射入软轿，就像石沉大海，杳无声息，不见半点动静，心头不觉大惊，立时住手。

只听轿中人轻哼一声道：“你只发了四十三箭，怎么不发了？”

连发四十三箭，连软轿前面的珠帘上的珠子都没射下一颗来，好像每一支箭，都是从成串的珠箔隙缝中钻进去的。这箭还有什么好发的？方如苹越想越觉气馁，冷冷说道：“你不是玄衣罗刹，你是什么人？”软轿中人冷峭的道：“老身能收下你四十三支淬毒连珠弩，你还不知道老身是谁么？”方如苹道：“我不知道。”软轿中人道：“难道你也没听师傅说过？”

方如苹心中暗道：“看来她一定是个大有来历的人！”只听软轿中人又道：“你们之中，不是有一个是四川唐门的子弟么？别人不知道老身是谁，难道四川唐门出来的子弟，也没听说过江湖上还有老身这号人物？”唐文亲即心中暗想，“她口气托大得很，好像咱们唐家的人，都该知道她一般，但自己何以从未听娘说过？”

一面接口道：“唐门的人，非知道你不可么？”软轿中人道：“不错，普天之下，能接下你们四川唐门暗器的，也只有老身一个！”

唐文卿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不觉失声道：“莫非你就是千手观音柳仙子？”软轿中人哼了一声道：“总算你是唐门子弟，还想得起老身名号来。”说到这里，朝左右两个使女吩咐道：“好，你们打起轿帘来。”轿前两个青衣使女答应一声，把珠箔从中间分开，往两边钩起。如今大家都可以看清楚！轿中端坐着一个青布衣裙的妇人，花白头发，面貌白皙，看去不过五十许人。在她前面，搁手的横案之上，整整齐齐堆放着一叠小箭，正是方如苹射去的“连珠小箭”。另外还有三只细小的“紫蜂针”，那是唐文卿的东西。

柳仙子目光一指，望望轿前三个俊秀少年，朝唐文卿微微一笑直：“冲着你还说得出老身名号来，老身也不想难为你们，还是乖乖的跟在老身后走吧！”

唐文卿道：“你要我们到哪里去？”柳仙子道：“老身途经此地，接到当地属下的报告，调查一件案子，只要你们三个小娃儿和此案无关，老身自会释放你们。”方如苹道：“听你口气，是调查‘逃婢案’来的了？”仰仙子目光一凝，问道：“你们也知道‘逃婢案’？”

方如苹道：“我们自然知道。”柳仙子道：“那很好，你们跟老身走吧！”祝雅琴道：“你想我们会跟你走么？”柳仙子目中飞闪一丝寒芒，冷峭的道：“难道老身还请不动你们三个娃儿？”

“客气，客气！”祝雅琴冷冷哼道：“你想和咱们动手？”柳仙子脸露不屑，微微一晒道：“老身何须亲自动手？”方如苹目光一溜，看了四个黑衣人一眼，接口笑道：“就凭他们？”她笑的有些轻蔑，似是未把四个黑衣人

放在眼里。

柳仙子冷哼一声道：“无知娃儿，你们能在中条四友手下走得出十招八招，已经不错了。”

祝雅琴抢着道：“那就叫他们来试试。”柳仙子朝站在轿前的四个黑衣人挥了挥手道：“你们谁去把这三个小娃儿拿下了。”四个黑衣人中，站在左首的两人同时举步走出，齐声道：“属下去。”柳仙子口中“唔”道：“好！”

两个黑衣人身上既无兵刃，只是空着双手，比肩齐步，朝三人走来，但谁都看得出，这两人虽然身子僵直，但步履沉稳，一身功力，分明甚是精纯。

祝雅琴冷哼一声道：“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双肩一晃，抢了出去。

方如苹虽然不知中条四友来历，但她毕竟和凌君毅一起，在外面多走了几天，遇上过几件事儿，见闻较多，听柳仙子的口气，这“中条四友”好像不是等闲之辈，此时一见祝雅琴连剑也未拔，就迎了上去。心头不由吃了一惊，叫道：“表哥小心些！”

祝雅琴和她的武功，都是跟潜龙祝文华学的，祝雅琴有多少能耐，她哪会不清楚？

祝雅琴一下抢到两个黑衣人跟前，一面回过头，说道：“不要紧，我还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哩！”两个黑衣人因祝雅琴已经抢到面前，只得一齐停步。左首一个冷冷说道：“小子，亮兵刃吧！”祝雅琴道：“你们的兵刃呢？”右首一个面情冷漠，徐徐道：

“咱们不用兵刃。”

祝雅琴道：“你们不用兵刃，我为什么要亮兵刃？”左首一个嘿然道：“那么就让你先动手，你出招吧！”祝雅琴冷笑道：“先动手就先动手。”话声出口，突然欺身而上，左手一探，朝左首那个黑衣人抓去。左首那个黑衣人见她朝自己欺来，而且出手就抓。

这一抓之势，极似少林“降龙拳”中的“青龙探爪”，但招式极漫，根本不成招数，手上也不见有何劲力。就算是“青龙探爪”，也只是初学乍练，稀松得很，未必有何奇奥可言，他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口中哼了一声，右手轻轻向前挥出。在他想来，祝雅琴武功平常，自己只须用上三成功力，这一挥哪还不把祝雅琴震退出数步之外？哪知事情并不如此，他右手堪堪挥出，就碰上祝雅琴抓来的左手，这下倒像是自己送上去的一般，只觉祝雅琴五个手指，一把搭上了自己的脉腕，他虽然暗感惊异：

“这小子手法普通，怎么会给他一下子搭上了自己的脉门？”但依然毫不在乎，因为祝雅琴五指根本没有劲力可言，他挥出去的右手，依然自顾朝前挥去。

照说，以黑衣人的功力，纵然被祝雅琴扣住了脉门，但这顺势挥出，祝雅琴必被震的五指一松，连人震飞出去。哪知就在此时，这黑衣人陡然发觉不对，不知怎么的，这一咬祝雅琴毫无劲力的五指扣住脉门，刹那之间，自己挥出去的右手，竟然使不出丝毫力道，心头不禁大吃一惊！祝雅琴出手可并不慢，扣着他手腕，往下一顿，黑衣人不由自主，被她拉得上身往下一俯。祝雅琴左手一顿之后，接着向上一抬，五指一放，往前送去。黑衣人俯下的上身，就跟着向后一仰，高大身子，糊里糊涂的就一个跟斗，往后翻了出去。这一段话，说来虽慢，其实两人一抓一挥，不过才一照面的时间，快得何殊闪电？双方的人，根本连看都没看清楚，黑衣人已经一个跟斗，被祝

雅琴摔了出去。

右首那个黑衣人，本来只是袖手旁观，骤见同伴只一个照面，就被人家摔出，心头不觉大怒，口中“嘿”的一声，突然纵身跃起，双手箕张，朝祝雅琴飞扑过来。他这下来势奇快，嘿声未落，人已到了祝雅琴右侧，右手直抓祝雅琴有肩“肩并穴”，左手横打，闪电般朝祝雅琴背后左腰部抓落，一招两式，行动如风。

祝雅琴不慌不忙，身形一缩，朝左旋退半步，这一缩之势，已经避开了黑衣人抓向“肩并穴”的右手，左手轻抬，正好迎着对方朝腰部抓来的左手。轻而易举一下扣住他的脉门，五指一拢，又是往下一顿，往上一抬，再往前一送。右首黑衣人继左首黑衣人之后，依样葫芦，往后一个跟斗，摔了出去。这是因为祝雅琴毕竟是姑娘家，真力不足，只摔了他们一个跟斗，若是换上一个内力深厚的人，这一抖手不把他们像稻草人般，直甩出去一二丈远才怪！

就在她堪堪把有首黑衣人摔出，先前被她摔出去的左首那个黑衣人已经一跃而起，又复朝她身后扑到。这一下，他是老羞成；

怒，来势之猛，有如饿虎扑羊，向祝雅琴背后直袭。

方如苹眼看表姐连使两记怪招，把两个黑衣人摔出，心中暗觉奇怪，正待拍手！此时瞥见先前那个黑衣人一下欺到祝雅琴身后，心头又猛吃一惊，急急，喊道：“表哥，小心你的背后……”

祝雅琴连头也没回，她刚把右首黑衣人拍手送出，那手顺势后拍去。这一式，看去就像随随便便朝后一挥，根本不着半点力气，但奇事也在此时发生，左首黑衣人欺到她背后，十指如钩，朝她左右两肩骨缝戳下，这下要是给他戳中，祝雅琴哪里还能活命？但就在他劲贯十指，指尖快要戳到祝雅琴背后衣衫之际，但听“拍”的一声，祝雅琴朝后挥来的左手，巧妙无比地拍在黑衣人左肩之上。这一掌看去毫不着力，但使的恰好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黑衣人来势极猛，给祝雅琴一掌拍在他左肩之上，不由的身形一歪，头前身后，往右首冲出去了三四步，还是收势不住，蓬的一声，跌了个狗吃屎。

这时，右首那个黑衣人也已一跃而起，他脸如喋血，双目凶光暴射，一袭黑衣也鼓得如同气泡一般，厉笑一声，双手作势，正待朝祝雅琴扑进：却听软轿中的柳仙子冷冷喝道：“住手。”这一声沉喝，使得已把全身功力运集双臂的右首黑衣人急急把双臂垂了下去，他一袭鼓腾腾的黑衣，也像泄了气一般，立时瘪了下去。左首那个黑衣人也在此时，从地上爬起，站住身子，垂下手去。但他一双深沉的目光，流露出阴毒之色，恶狠狠的盯了祝雅琴一眼。

柳仙子道：“你们退下去。”两个黑衣人一齐躬身道：“属下遵命。”他们虽然站立的地方不同，但却同时出声，同时起步，依然步伐整齐，走到原来的地方并肩站定。

柳仙子依然端坐在软轿之中，脸色平静，两道湛湛眼神，授注在祝雅琴的脸上，徐徐问道：“你是反手如来的门下？”

原来祝雅琴方才用左手连摔了两个黑衣人跟斗，使的就是一记“抓狗式”。后来左手朝后挥出，又打了左首黑衣人一个狗吃屎，使的是一记“打狗式”，都是左手使出来的。反手如来名震武林，一生习惯使用左手，无怪

柳仙子把祝雅琴看作了反手如来的门人。其实传祝雅琴这两记手法的人，祝雅琴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这时她听柳仙子说自己是反手如来的门人，不觉心中一动，暗想：“听她的口气，反手如来一定是一位很厉害的人，自己何不唬她一唬？”心念一转，不由的抗声道：“是又怎样？”这话听得方如苹不觉一怔，暗想：“凌大哥是反手如来门下，表姐从未出过门，几时也拜在反手如来的门下了？”只听柳仙子冷冷一哼道：“令师反手如来，武林中人人敬仰，但老身一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不用拿令师唬人。再说你师傅也不敢找上黑龙会惹事，你还是听老身相劝，乖乖地跟着我轿后走一趟，老身决不为难于你，否则莫怪老身把你们三个绑起来走。”

祝雅琴道：“那你就来绑绑看？”柳仙子冷哼一声道：“无知小子……”目光一瞥轿前面两个使女，冷冷说道：“你们去给我拿下了。”两个青衣使女躬身领命，把手中提着的宫灯，就轿上插好，翻然走出，掬掬衣袖，朝祝雅琴道：“你要我们动手么？”

祝雅琴道：“你们两个一起上吧！”方如苹闪身掠出，叫道：

“表哥，这回该我来了。”祝雅琴忙道：“不用，不用，这两个小丫头，我一个人已经够打发了。”口中说着，人已朝左首一个欺了过去，喝道：“你们不出手，我可要出手了。”左手一探，朝她当胸抓去。

须知江湖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男女双方动手，男子绝对禁止朝女子当胸抓去。

但祝雅琴自己本是女儿之身，二来也想羞羞她，只要她出手封架，或是闪身躲闪，自己一样可以使出“抓狗式”，扣她手腕。左首使女一见他出手第一招，就当胸抓来，心头大惊，一张粉脸登时羞得通红，忙不迭地身形一缩，向后闪退。

祝雅琴早就算定她要躲闪的，双肩一晃，欺身直上，口中轻笑道：“你逃不脱的。”

左手原式不变，依然朝前抓去。但当她话声堪堪出口，脸色立时大变，再也笑不出来了！那是因为她伸出去的左手，突然间再也不听她的指挥，整条手臂，好像已经不属她所有！左首青衣使女却在此时，一把扣住了祝雅琴的左手，随手一扯，祝雅琴便身不由己朝前一个跟舱，她左手突然麻木若废，心头一急，咬紧牙关，右手正待拔剑！但那青衣使女动作比她还快，右手一扯之后，左手跟着闪电点出，一下点了祝雅琴右肋“乳根穴”。这原是电光石火间的事，方如苹既已知道表姐是反手如来的门下，而月。方才又亲眼目睹祝雅琴随便出手，侄把两个黑衣人像稻草人一般的摔着跟斗。这次出场的两个青衣使女，虽是柳仙子的侍女，也许武功比先前黑衣人要高，但也想不到她会失手得如此快法。

何况祝雅琴一出手，就把左首那个青衣使女吓得后退不迭，心中还暗暗觉得好笑！

青衣使女一把扣住祝雅琴左手，她还当是祝雅琴已经得手，扣住青衣使女的手腕呢。直到两人身形一错而过，左首青衣使女右腕一抖，把祝雅琴摔倒地上，祝雅琴毫无挣扎余地。

方如苹才知她反被人家制住，心头不由大吃一惊，急急一掠而出，纵身朝左首青衣使女飞扑过去，喝道：“你把我表哥怎么了？”唐文卿也在此时，看出情形不对，刷的一声，掣剑在手，跟着掠出。

左首青衣使女早已退后几步，回过身去，朝轿中柳仙子躬躬身道：“启禀仙子，这人是个女的。”柳仙子似乎微感意外，口中“唔”了一声，说道：“还有两个呢？你们一并给我拿下了。”左首青衣使女躬身道：“婢子遵命。”这两句话的工夫，方如苹和右首青衣使女已经动上了手。

原来方如苹飞掠而出，就被右首那个青衣使女闪身拦住，说道：“你要动手，就找我好了。”

话声出口，面对面，她才看到面前这青衫少年，竟是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美少年！心头不觉一怔，两片粉嫩的面颊，登时飞红！方如苹心急救人，口中喝了声：“让开！”左手一扬，呼的一掌，朝前推去。右首青衣使女一双俏眼，还盯在方如苹的脸上，骤见她举手推来，要待避让，已是来不及。左手一抢，立掌如刀，硬接方如苹的掌势。两只玉掌，掌心互击，发出“拍”的一声脆响，两人各自后退一步。

方如苹喝道：“你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右首青衣使女望着她，脉脉含情道：“你不客气，又待怎样？”这时正好唐文卿也飞身掠到。

方如苹叫道：“二哥，这丫头由我来对付，你快去救人。”右首青衣使女目光一冷，说道：“你可是看不起丫头么？”方如苹不想和她纠缠，右手锵的一声，撤出长剑，口中喝道：“你亮剑。”

右首青衣使女道：“亮剑就亮剑，谁还怕你不成？”一探手，抽出长剑。

方如苹喝道：“你小心了。”左足倏地跨前一步，长剑一摆，直指青衣使女眉心。

右首青衣使女哼一声道：“你这人很狂。”右手一抬，使了一招“手底翻云”，长剑划起一道寒光，朝前封出，但听“锵”的一声，双剑接实，两人硬拼了一招。

方如苹不待对方还手，又是一剑，劈了过去。右首青衣使女冷冷一笑，横剑硬架，又是“锵”的一声，把方如苹的长剑封出门外。

方如苹一连两剑，都被对方封开，心头不禁火发，右手连挥，剑光飞洒，接连刺出五剑。这五剑，着着抢攻。快速绝伦，使得剑风飒然，寒光进射，煞是凌厉。

右首青衣使女被逼得后退了一步，也不和她抢攻，只是见招拆招，沉稳化解。

再说唐文卿飞掠而出，听了方如苹的话，身形转动，朝祝雅琴扑去。

正好左首青衣使女从轿前退下，转过身来，口中冷喝一声：

“站住。”挥手一剑，朝唐文卿攻到。

唐文卿纵身飞扑，志在救人，玉腕一挥，长剑一招“顺风送帆”，荡开左首青衣使女的剑势，双臂一振，身发如风，依然朝祝雅琴飞射过去。她身形不停，荡剑抢进，动作原极迅速，但左首青衣使女一身武功，出自柳仙子亲手调教，也极矫捷，口中冷笑一声，宝剑倏然一转，挽剑上挑，陡地向唐文卿小腹刺来。

这一剑声出剑到，速度惊人！唐文卿双足离地不过数尺，瞥见森寒剑锋，飞袭而至，心头不觉一凛，手中长剑，疾然下沉！

双足上扬，施展“紫燕抄水”身法，一道剑光，朝下划去，同时左手拼力一掌，凌空直劈青衣使女头脸。这一剑一掌，轻巧凌厉，兼而有之。

左首青衣使女不敢硬接，连人带剑，横闪而出。

唐文卿身形一沉，剑尖在地上一顿，双脚堪堪落地。左首青衣使女一

退倏进，剑演“吞云吐月”，又自攻到。

唐文卿心头不禁有气，怒哼道：“我就先收拾了你也好。”抖手发剑，长剑青芒连闪，快疾绝伦的攻出三剑。

左首青衣使女原也不是弱手，毫不退让，人随剑走，剑随势发，和唐文卿挥剑抢攻。

两人以决打快，以攻还攻，两道剑光飞舞盘旋，交而不击，听不到剑与剑击撞的声音。但却打得难分难解，十分激烈！唐文卿杀得起性，口中一声轻叱，剑法突然一变，手腕连摇，刷刷刷，连续攻出八剑。这八剑，剑剑衔接，连绵不绝，如天机云锦，幻出一片缤纷光影，凌厉得令人眼花缭乱，目眩神摇！左首青衣使女只觉周围剑影缭绕，剑风飒然，几乎没有她还手的机会，一时被逼的紧守门户，步步后退。

端坐在软轿中的柳仙子忽然目光一凝，冷冷笑道：“天蓝八剑，这小子难道会是唐天纵的儿子？”接着低哼一声道：“春花，不用和他恋战。”左首青衣使女正在节节后退之际，顿时身形一停，挥手一剑陡然横劈面出。这一剑是硬砸的招法，但听“铛”的一声金铁交鸣，两人同时感到虎口剧震，各后退了一步。这一步后退，唐文卿顿时感到不对，自己执剑右手，在这一瞬间，竟然沉重得再也举不起来！心头蓦然一惊，左手一扬，要待打出“紫蜂针”，但左手也已沉重得抬不起来，掌心空自握着两只精巧紫蜂，自然也打不出去。

唐文卿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双目怒芒飞时，盯注着左首青衣使女，吨道：“你……”左首青衣使女已经一下掠到她面前，笑道：“你虽是四川唐门子弟，但莫要忘了我是九仙阳柳仙子的门下。”话声一落，突然骈指如戮，点了唐文卿胸前两处穴道。

没错，四川唐门，以毒药暗器驰誉江湖。不但唐门毒药，天下无人能解，就是唐门制作的暗器，精巧细密，天下无人能及，也无人能破。但三十年前江湖上出现了一个神秘女子，双手同时能发十几种暗器，不知有多少高手，栽在她暗器之下。大家因她年轻貌美，但却出手毒辣，只要遇上她，非死即伤，从无幸免，这就替她起了个外号，叫做千手罗刹。但也有当面奉承她的人，却叫她千手观音。

这千手观音成名之后，听说武林中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四川唐门”，也以暗器闻名遐迩，自成门派。

她一时兴起，居然单人双剑，找上四川，要和唐天纵比试暗器。

唐天纵属守祖训，何况来的又是一个女流，再三谦让，始终不肯和她比试。

千手观音当着唐天纵，说出唐门暗器，天下只有她能破，唐天纵也含笑点头。据说千手观音在离去之时，还露了一手、神不知、鬼不觉的在唐天纵帽沿上，钉上一支飞针。

唐天纵也许是故意示弱，不想和她计较。但等千手观音走后，他曾说：“此女一身所学，江湖上确已无人能敌，再过二三十年，咱们唐门暗器都不足与抗了。”这话，如今已有三十年了！

千手观音柳仙子的暗器手法，究竟如何厉害，也可想见了。

闲言表过，却说方如莘和右首青衣使女连打了三十余招，兀自不分胜负。此时瞥见唐文卿也被左首青衣使女制住，心头不禁又惊又急，猛地奋不顾身，踊身一纵，朝左首青衣使女扑去。右首青衣使女和方如莘动手，本已

略占上风，只是她含情脉脉，不肯施展杀手，是以和方如苹打成平手。

这时一见方如苹舍了自己，朝春花扑去，立即扭腰闪身，一下拦在方如苹身前，说道：“咱们还未分出胜负，你想往哪里走？”刷的一剑，剑光一闪，由方如苹面上漾过。

方如苹怒喝一声：“你还不让开？”挥剑朝右首青衣使女就刺。要知右首青衣使女攻出的一剑，只是虚晃了一招，但方如苹这一剑，却是朝她恶狠狠地刺去。

右首青衣使女脸色一寒，哼道：“不识好歹，你当我真的胜不了你？”随着话声，身形轻轻一闪，避开方如苹一剑，右手一挥，一剑朝方如萍左侧削来。

方如萍挥剑封架。右首青衣使女早已撤回剑去，第二剑又已攻到。

方如苹吃了一惊，一时封架不及，疾忙退了两步。右首青衣使女如影随形，跟着路上两步，一剑迎面飞西过来。

方如苹心头暗暗震惊，付道：“这丫头好快的剑法。”纵身横跃，避开一剑，挥起长剑反击过去，但她剑势未发，右首青衣使女早已闪了开去，从侧面欺来，剑光一闪，削向右腕。

方如苹一剑刺空，心知要糟，急忙收剑，正待变招，哪知就在他收剑之际，只听右首青衣使女突然一声轻叱，长剑改削为拍，朝方如苹剑身击落。这一招不但变化迅快，而且拿捏的方位十分准确，方如苹再欲闪避，已是不及，但听“锵”的一声，被她击个正着。这一剑势道甚重，方如苹五指一松，长剑跌落地上。

方如苹心头大吃一惊，急急往后跃退。右首青衣使女左手扬处，两缕目力难见的寒芒，已然打中方如苹双臂，身形闪电般欺进，剑交左手，一把扣住她脉腕，往怀中一带。

口中忽然低咦一声，死命的盯了她一眼，轻笑道：“原来你也是女的！”

方如苹双手穴道，被青衣使女飞针所制，丝毫动弹不得，口中怒声道：“你决放开我。”右首青衣使女悄声笑道：“你虽是女子，我还是很喜欢你，不会让你吃苦头的。”挟起方如苹，朝轿前走去。

柳仙子问道：“秋月，她也是女子乔装的么？”右首青衣使女应了声“是”。

柳仙子颌首道：“她们可能是百花帮的人，先带回去再说。”

先前自称水手带路来的汉子，仍然站在一旁，此时躬身道：“启禀天使，她们一共有五个人，还有两人……”柳仙子不待他说完，截着道：“我知道。”说完，挥了挥手。

轿前两脾春花、秋月立即放下珠帘。四个黑衣人不待吩咐，僵直的并肩齐步，朝前行去。两名汉子也立时抬起软轿。如今，两盏宫灯，就挂在轿前，春花、秋月却押着唐文卿、祝稚琴、方如苹三人，跟随轿后而行。

万人俊、许家骅赶回兴隆茶楼，已经快二更天了。楼下说书的，还在嘶声吆喝，不时传出惊堂木扣桌子的声音。楼上客人已经走了大半，剩下的，是些老茶客，还厮在那里，他们不到茶楼打烊，是不会走的。万人俊、许家骅登上楼梯，只一眼，便已发现唐文卿等三人已经不在座上，两人方自一怔！只见方才那个茶博士很快的迎了上来，含笑道：“二位公子爷怎么又回来了？”

万人俊道：“我们说好在这里再碰头的，他们人呢？”茶博士奇道：“二

位公子不是已经雇好船了么？”

许家骅听出事情蹊跷，不觉注目问道：“你说什么？谁雇好了船？”茶博士搔搔头皮，陪笑道：“方才江老大派了一个人来，说二位公子已经雇好了船，特地打发他来请三位公子下船去的。”

万人俊心头一急，问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光了？”茶博士道：

“两位公子走后没有多久，江老大就打发人来了，唔，大概快有半个多时辰了。”

许家骅问道：“江老大的船，停在哪里？”茶博士道：“江老大的三艘船，都停在南门码头，但两位公子若是找不到船，只要找到江记船行就好。”万人俊道：“江记船行？”茶博士道：“船行就在码头上，是一间竹篷搭的房子，平日里专供客人上下船和水手们上岸休息的所在，公子爷到了那里，一看就知。”

万人俊道谢一声，回头道：“许凡咱们快走吧。”两人匆匆下楼，朝南门码头赶去。

他们心急三人安危，时当深夜，不虞被人发现，越过大街，就施展轻功，一路加速奔行。就在他们经过南校场之时，突听渤黑的草地上，传来一声呻吟！又是这鬼地方！

两人虽在奔行，耳目何等敏锐？万人俊身形突然一停，回头问道：“许兄，附近好像有人呻吟？”许家骅同时刹住身形，侧耳听了半晌，才道：“兄弟也听到了，好像有人负了重伤。”但等两人站停了来之后，那声音就不再听到了。

万人俊皱皱眉道：“这人距离不会太远，咱们分头找找看。”

许家骅点头道：“万兄说的极是。”两人一路赶来，都怀着不安的心情。认为黑龙会把自己五人分散，必有阴谋，因此对这呻吟，也特别重视。

两人口中虽没说出来，心里都在想：“莫要是祝兄他们遭了贼党的毒手？”

南接场广约百亩，但两人奔行的是一条直通南门码头的大路，他们分头搜索，自然只须沿着两边草丛找寻就好。虽然时在黑夜，这一带鬼火也没有，黑沉沉的视线看不到太远。但两人内功不弱，凝足目力，逐步找去。

许家骅很快就看到路旁草堆中，躺卧着一个黑影。

许家骅一个箭步，掠到那团黑影跟前，低头瞧去，看清是一个水手模样的人，扑倒路旁，已是奄奄一息，口中叫道：“万兄，在这里了。”万人俊跟踪掠来，目光落到那水手身上，心头不觉一动，问道：“许兄，此人伤得很重么？”许家骅早已蹲下身去，低头察看了一阵，道：“伤在右肩似是被内家掌力击中……”随着话声，伸手把那人轻轻翻过身来，探他胸口，还在微弱跳动，不觉抬头道：“他还未咽气。”万人俊跟着蹲下，说道：“咱们快把他扶着坐起，也许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话来。”

许家骅侧脸问道：“万兄认为他是被黑龙会的人追杀的么？”

万人俊道：“今晚黑龙会逼问江老大口供，他一身水手打扮，可能是江老大船上的伙计。”许家骅点头道：“这话不错。”伸手把那水手扶着坐起，右掌轻轻按在他背后“灵台穴”上，功聚右腕，一股内家真气，缓缓度入他体内。那水手经许家骅度入的真气，带动气血，本已重伤垂死的人，缓缓睁开眼来。他那双失去神光的眼睛，转动了一下，看到蹲在面前的万人俊，目光一注，忽然张了张口，似要说话。

万人俊道：“许兄，他要说话，你得再加几分功力。”许家骅答应一声，立即又加了几成功力。缓缓输入他体内。

那水手眼中渐渐有了光彩，长长吁了口气，声音微弱地道：

“小的……总算……遇上了使者，小的……伤的……很重……只怕不……中用……了……”他把万人俊看成了“使者”！万人俊并未否认，问道：“你是伤在什么人手里的？”那水手道：“是几个……黑衣人……小的并不……认识……他……们……闯……闯进……”突然一声急喘，话声随着模糊不清。

万人俊知他已经不济，急忙说了句：“许兄快再加些劲。”

一面大声问道：“你快说，他们闯进什么地方？”那水手经许家骅全力催动真气，快要阖上的眼皮，又努力睁了睁，吃力地道：“他……他……冲……进……船……船……”张着口，已是气若游丝，再也说不出来。

万人俊道：“许兄，你放手吧。”许家骅收回手掌，那水手就颈子一歪，气绝而死。

许家骅微微叹息一声道：“咱们忙了一阵子，可惜仍然没问出头绪来。”万人俊霍地站起，说道：“已经够了，许兄，咱们快走。”许家骅道：“咱们不把他埋了？”万人俊道：“来不及了。”

许家骅道：“他只说出一个船字，咱们该到哪里去找？”万人俊直：“不是船行，便是船上，反正都在码头上，咱们只要找到黑龙会的人，也就可找到视兄三人了。”许家骅沉吟了下道：“万兄准备和他们明来，还是暗中行动？”万人俊道：“目前视兄三人下落未明，可能已经落在他们手中，咱们先要查明三人下落，自以暗中行动为宜。”许家骅笑道：“那咱们就不能像这样直奔码头上去了。”他口气微顿，说道：“此刻码头上说不走正布有贼党眼线，别说方才咱们已和贼党照过面，就算对方不认识咱们，但此时夜色已深，咱们这般急匆匆的赶去，也难免要引入注意……”

万人俊不待他说完，拦着问道：“你的意思是……”许家骅道：“兄弟认为咱们要去，不但该绕个圈子，最好还要改扮一下。”万人俊点点头，但接着又皱皱眉道：“奈何兄弟不会易容。”

黄山世家，在武林中声望素著，自然不会易容之术。

许家骅笑道：“兄弟也不会，但咱们至少也得把这身衣衫改换一下……”声音忽然一低，附着万人俊耳朵，说了一阵。

万人俊目中神采连闪，点头道：“许兄说的有理，咱们就这么办。”两道人影，飞快的向阴暗中掠去，渐渐消失不见了。

南门码头是长江北岸的吐纳口，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可说帆樯如林。沿着码头向西，濒临江边有一所竹寮，四壁都是用竹子编的，连屋顶盖的也是竹篷。在临水的一面，还写着黑漆的四个大字：“江记船行”。这所竹寮设在这里，原是接洽生意和给雇船的客人临时休息的地方，里面除了一张桌子，几把木椅，就别无他物，但水手们却把它利用上了！先是江记船行没有出门的几个水手，晚上闲着无聊，在这里打打纸牌。不论什么赌具，都像是臭肉，赌徒就像苍蝇，闻到一点气味，不用邀约，就会聚集拢来。

就这样，渐渐的连其他船上的水手也来凑热闹，人一多，纸牌不敷分配，就改推天九。

这间竹寮，无形中就成了南门码头水手们的专用赌窟。

江老大是百花帮派在这里负责联络的人，他对长江上下游各处的消息特别灵通，多半就靠这间竹寮。赌徒既是清一色的水手，只要长江江水流得

到的地方，都有船只在通行，每天有多少南来北往的船只，经过这里。水手碰上水手，尤其在赌钱的时候，大家都是知己，可以无话不谈。江老大任由他们在晚上把“江记船行”的竹寮变成赌案，不但不加禁止，而且还出于他的授意，目的也就在此；就说今晚吧，前后就有两场天九。

先是初更前，竹寮里聚了十来个水手，正在呼吆喝六，闹烘烘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五六个黑衣汉子。随后走进来的是一个脸如死灰，连眼睛也死灰色的汉子。他只挥了挥手，就有人吆喝着，叫大家站起。

“江记船行”的水手，也有六七个人，推桌而起，一言不合，立时和对方动起手来。

这竹寮地方不大，一时乱成一堆，但没有几个照面，“江记船行”的水手，就非死即伤，全被制住。其他的水手，早就吓呆了，哆嗦着听凭吩咐。一场风暴，不过顿饭工夫，就平息下来，这时已经二更多了。

敢情那些凶神恶煞般的黑衣人，早已离去。“江记船行”的竹寮里，隐隐透出灯火，隐隐又有呼吆喝六的声音传出，这是第二场了！赌徒们在赌的时候，就是天塌下来，也不关他的事，何况风暴早已过去了，自然非“继续”不可。

码头上，正有两个喝醉了酒的水手，压低着毡帽，口中哼着小调，踉踉跄跄的朝“江记船行”走来。老远就可以闻到他们身上的酒气，黄汤是灌了不少。左首一个身上，脸上还沾了不少泥浆，显然还在阴沟里打了滚，这时一脚高，一脚低，由右首那个同伴架着他走。但他同伴喝的差不多了，只是比他好一些而已！

这两个人，幸亏有四条腿，你撑我挡，才没跌倒下去。只要是船上的水手，到了安庆，没有不认识“江记船行”这所竹寮的，这两个酒鬼虽然喝醉了酒，但他们两双脚，还认识这条路，并没有走错。

“砰”的一声，竹案板门被撞开了！一阵凉风，从门外吹到屋子里，还夹杂着一阵浓重的酒气，两个酒鬼跌跌撞撞的冲进竹寮。屋子里，正有六七个水手围着桌子，在推天九，但听了这一声“砰”然巨响，几个人全部转头看来。桌面上银子堆得闪闪发光，几乎比那盏昏黄的油灯，还要亮些。做庄的是个脸如死灰的瘦小老头，手中高举着筛子，敢情正待朝下掷去。这时眼看大家回头瞧去，他一双死灰般眼睛，只向两个酒鬼轻轻一瞥，就以低沉的声音催道：“大家注意，开了。”右首酒鬼大声道：“他妈的，老胡，你急什么，慢点成不成？我还没下注哩，咱们今晚喝的酒帐，全靠在这一记上捞回本来。”他醉眼迷糊，连口齿也有些不清。也不知他叫的“老胡”是谁。

做庄的停下手，问道：“你要押哪一门？”右首酒鬼翻着眼道：“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了，你连我小朱押哪一门都不知道？”

我除了‘天门’你说我还押过哪一门？”

他一手架着左首那个醉鬼，右手颤巍巍摸进怀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锭两把重的银子，踉踉跄跄的走近桌边，往“天门”上放去。

左首那个酒鬼，一颗头歪歪的枕在右首酒鬼的肩头上，口里一面打着酒隔，一面还在哼着小曲：“妹呀妹，你头上哪来的这般香喷喷……”右首酒鬼放下银子，口里埋怨道：“妈的，老王，你黄汤灌多了，就该闭上你的臭嘴，居然把我小朱当作了你的老姘头小翠花……”

左首酒鬼迷迷糊糊的道：“谁说我……喝醉了，咱们……说好了，还……要到江记案子里去，我上次输了三十两……银子，输了……不扳，有……谁

来还……”他们说话之时，做庄的已经掷了个“七”点。

“天门”第一把，是“梅花九”，庄家翻出来的却是“短七”，吃“横”赔“天”。

右首酒鬼赔到银子，眼睛不由的一亮，慌忙架着烂醉的左首酒鬼，往壁角地上一放，道：“老王，你且在这里歇一会。”左首酒鬼一屁股往地上坐了下去，大声嚷道：“小……小朱……你……别…想赖…这……两杯是……”

小朱(右首酒鬼)放下了他，口中说道：“喝、喝，我自然要喝。”人却三步两步朝天门走来，把手中两锭银子，一起押了下去。这一副牌，庄家拿的是“鳖十”，统赔。

小朱一锭银子，变成了四锭，喜得心花怒放，瞅着做庄的，傻笑道：“老胡，早知你推烂庄，兄弟就不该在沈老头的面摊上喝酒，他猪耳朵没烧烂，硬的像嚼柴梗一样，不是老王硬拖着，我少说也得赢上几十两银子了。”做庄的一双死灰眼，盯着他，冷冷的道：“你没喝醉。”

小朱笑道：“兄弟本来就没有醉，这点酒，就喝醉了，明天还能划到贵池去么？”做庄的死灰眼睛的瞳孔里，隐隐闪过一丝寒芒，口中方自“嘿”了一声！就在此时，板门又被撞开，一个身穿天蓝长衫，腰悬长剑的中年汉子，手按剑柄，急步走了进来。几个围着桌子的赌徒，忍不住又一回头朝门口望去。显然他们并不是专心在赌钱，若是真正赌徒，此刻就算他十八代祖宗一起走进来，也不会回头的。你几时看到赌场里，有人进进出出，赌徒们会回头看的。

做庄的灰脸老头嘴里又发出低沉的声音，催道：“你们快押”。赌徒们听了做庄的话，刚刚转回头去。

那蓝衫汉子已在屋中站定，开口喝道：“你们给我住手。”

这一声沉喝，声音虽不很大，但他气势颇为慑人，五个水手装束的赌徒，不由得又一齐回头朝他看来。

做庄的灰脸老头端坐不动，冷冷问道：“阁下有什么事？”蓝衫汉子目光如电、说道：“宋老三入呢？”

宋老三，就是“江记船行”的三老板三条船的船主之一。

做庄的死灰脸上，绽起一丝话笑，淡淡说道：“宋老三不在这里，朋友找他有什么事？”蓝衫汉子嘿然冷笑道：“你们是什么人？”做庄的灰脸老头翻着死灰眼睛，冷冷道：“你看咱们是什么人？”回头朝几个赌徒皮笑肉不笑的说道：“他倒问起咱们来了，我老头子正想问池是什么人呢？”

几个赌徒哄然道：“不错！咱们该问问他是什么人，半夜三更，敢到江记船行来捣乱。”蓝衫汉子敞笑一声道：“你们这里，有江记船行的人么？光棍眼里不揉砂子，你们把宋老三他们弄到哪里去了？”做庄的灰脸老头已经缓缓站了起来，诡笑道：“老朽可以告诉朋友，宋老三他们全在船上，只可惜朋友来迟了一步，只怕赶不上他们了。”既然都在船上，怎会赶不上他们？这话好不蹊跷？

蓝衫奴于浓眉一掀，呛的一声掣剑在手，喝道：“你把他们杀了么？”做庄的灰脸老汉嘿然阴笑接道：“朋友果然是明白人，只是他们比你先走了一步，你才会赶不上他们。”

蓝衫汉子冷冷一哼，就在哼声出口之际，人已一闪而至，凛冽寒光，已经指到了灰脸老头的胸口，冷声道：“如此说，江老大和张老实都是你们杀死的了？”五个水手打扮的赌徒，候地从腰间掣出兵刃，大有一拥而上之

势！

方才右首的那个酒鬼小朱早已吓得脸色煞白，手里还拿着赢来的四锭银子，却呆呆的退到了边上。

蓝衫汉子剑尖指着灰脸老者胸口，目光迅速一扫，冷喝道：

“谁敢动一动？”他看准灰脸老头是他们的头儿。

做庄的灰脸老头本来就生成一张死灰脸，自然看不出他吃惊到什么程度。只是还算镇定，咧嘴一笑道：“朋友好快的剑法，这是峨眉‘出云一剑’！”接着朝五个水手说道：“不错，你们莫要动，这位朋友大概还有话没说完呢！”五个水手敢情是“投鼠忌器”吧，果然只是远远的围着蓝衫汉子，没敢出手。

蓝衫汉子剑尖抵着他胸口，问道：“你们大概是黑龙会的人了？”灰脸老头眨着他那双死灰眼睛，阴沉的道：“朋友说对了，只是从朋友出手一剑看来，应是峨眉派的人，怎么会是百花帮的护花使者？”蓝衫汉子神情微变，冷哼道：“是你在问我，还是你在问我？”

灰脸者头道：“你问了我，难道我就不能问你？”蓝衫汉子怒声宣：“朋友最好看看胸口抵着什么？”灰脸老头“哦”了一声，缓缓说道：“老朽早就看到了，朋友最好自己也看清楚。”剑尖明明抵着他胸口，这还会错？蓝衫汉子听他口气有异，不觉低头看去。这一看，池不禁脸色大变，原来抵在灰脸老头胸口长剑，不知何时，已经短了寸许长一截！本来寒光闪烁，三角形的剑尖，如今变成了平头，生似有人把剑尖夹断了一般！这下连躲到边上上去的小朱，也看的耸然动容。

蓝衫汉子猛然一惊，但他也毫不含糊，发观剑尖已断，反应奇快，抖手一招“顺风送帆”，一点寒光，闪电般朝前送出！依然直取对方心窝。

灰脸老头上身微仰，冷然道：“可惜朋友的长剑，已经短了一截。”他说得没错，蓝衫汉子刺出的长剑，确实是短了一截，刺到灰脸老头胸前，依然差了一寸。这回站在边上打哆嗦的小朱，已经看清楚了，蓝衫汉十一剑刺出，灰脸老头右手在胸前抬了一抬。

明明是他用手指把对方剑尖又夹断了一截！此人出手之快，当真神速已极！蓝衫汉子似是也已发觉，口中大喝一声，右腕连挥，一下使出奇招了，但见他剑光连闪，左一剑、右一剑、上一剑、下剑，连绵不绝，看去乱刺乱杀，漫无章法，买则疾快如风，令人不可捉摸！这正是峨眉镇山绝艺，驰誉武林的“乱披风剑法”。

此人不用说，准是峨眉派的门人无疑，眨眼之间，蓝衫汉子已经一口气刺出一十三剑。

灰脸老者这回倒也不敢大意，身形连连闪动，不住的盘旋游走，但仍未还手。却把旁观的小朱看得心神大震，惊凛不止。原来那蓝衫汉子刺出的剑招虽快，但每一剑都被灰脸老头右手两个指头夹了一下，蓝衫汉子的长剑，就短上寸许长一截。蓝衫汉子接连刺出一十三剑，就短了一十三寸，连同先前短了的二寸，就整整被他夹断了一尺五寸！

如今蓝衫汉子手上三尺青锋，已只剩下尺余长半柄断剑了。

灰脸老头宜等他攻完一十三剑，才冷冷说道：“朋友刺得差不多了吧？”蓝衫汉子直到此时，才想到灰脸老头的来历，蓦地后退三步，说道：“你是金铰剪饶三村？”灰脸老头阴沉一笑，指指自己眼睛，说道：“天底下只有老朽和我徒儿两人，是天生的灰眼珠，你朋本年纪已经不小，总听你师傅说过，其实早该想起来了。你既然说出老朽名号，就该知道我饶三村，

只饶三寸，夹断你三寸长剑的时候，就该弃剑逃生，这是我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三寸不逃，你可知道该有什么后果么？”蓝衫汉子愤然道：

“我不知道。”

灰脸老者阴笑道：“老朽不妨告诉你，那就是阎王已经注定你死了。”蓝衫汉子道：“我偏不信邪。”话声出口，右手一抖，半截断剑脱手飞出，左手同时扬起，似是打出了三点暗器。但就在他双手扬起之时，口中突然大叫一声，前身血流如注，往后就倒。

小朱已经看出，蓝衫汉子舱身前，少说也有十几处地方标出血来，极可能就是中了被灰脸老者夹断的十五截断剑，但他却没有看到灰脸老者出手。

蓝衫汉子倒下去了，他打出的半支断剑和三件暗器，也一齐跌落地上。那三件暗器，正是峨眉门人特有的“峨眉飞刺”！灰脸老头连瞧也没瞧他一眼，忽然转过脸来，朝小朱深沉一笑道：

“你们两个，是不是还想和老朽再赌？”

小朱听蓝衫汉子说出灰脸老头竟是金铰剪饶三村，心头更是暗暗震凛。他听说过饶三村的来历，据说他本来是一个落第秀才，穷困潦倒，为了糊口，到一处三家村里去坐馆教书。这东家家藏书甚多，除了经史子集，还有不少医卜星相，拳经剑诀之类的书籍，饶三村好像小鸡跳进了白米缸，得以饱览群书。在这些书中，竟然给他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奇书“金铰剪”。这本书上讲的是指上功夫；就叫“金铰剪”。饶三村先前只是抱着好奇之心，试着练习，哪知练了三个月时间，他两个手指，已能把竹筷子一夹而断，心头不禁狂喜，这就痛下决心，勤练不辍，就这样，江湖上多出了一个怪杰——金铰剪。

饶三村的本名，并不叫“三村”，这是后来为了纪念在三家村教书而练成的绝技，才改了名字。

饶三村生来就怪相，一双死灰色的眼睛，什么人看到他，都觉得他是个性冷酷的人，因此谁都不愿意和他接近。大凡一个生性冷僻的人，造成他冷僻的原因，就是他与别人有着距离，距离是愈来愈远的愈是没有人理他，他也愈冷僻。但饶三村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怪而不邪，江湖上也把他看作亦正亦邪，非正非邪的人。

“像他这样成名多年的人物，不知怎会和黑龙会的人，沆瀣一气的？”

小朱正感惊异之际，突听灰脸者头金铰剪饶三村已经掉过头来，朝自己说话，心头更是猛然一惊，哆嗦着道：“你……你老是和小的说话么？”金铰剪饶三村摸着他颏下一把山羊胡子，嘿然阴笑道：“老朽不但是和你说话，而且还是在和你这位装醉的朋友说话，老朽觉得该来的人都已经来了，老朽面前，两位似乎没有再假装下去的必要了。”小朱哆嗦着道：“你老这是说什么？”

小的一点也听不懂。”

金铰剪饶三村两颗死灰眼珠隐隐射出骇人的光芒，静静地瞧着他，直等小朱说完了，才淡淡说道：“你们从方家桥来的，在江边一艘客船上，点了两个水手的穴道。才剥来这两身衣服，还留下五两银子，作为补偿。但那艘船，就是老朽坐来的，他们身上的衣服，老朽还认不出来么？撇开衣服不说，你们一身酒气，那是把酒倒在衣服上，而不是从嘴里冒出来的。这点，也是你们疏忽之处，倒在衣服上的酒，还是酒香，只有从口里冒出来的，才

是酒臭。者朽一生嗜酒，岂会连这点也分不出来？”小朱听的目瞪口呆，他实在没想到自己两人会弄巧成拙，一进门就被人家认出衣服，而且这些人之中，还有金铰剪这样厉害的老江湖。

金铰剪饶三村看他没有说话，接着又道：“再说，你们这算什么易容？脸上涂些炭灰泥巴，就能掩得住本来面目？这连普通江湖人的眼睛都瞒不过，还能瞒得过老朽么？”

小朱大笑一声道：“你老果然好眼力，但在下两人也未必肯束手就缚。”原来这小朱正是万人俊，蹲在地上的醉鬼老王，自然就是许家骅了。

万人俊话声出口，锵的一声，已从贴身处拔出剑来，蹲在地上的许家骅也适时霍地站起，右手一拾，要待拔剑。但两人的剑还未拔出，突然从他们身后竹篷外面，嗤嗤连声，一下刺进来四支长剑！这四支长剑，不但刺得快如闪电，而且部位也拿捏得十分准确，剑尖交叉，两支架在万人俊的颈子上，两支架在许家骅的颈子上。剑尖交叉点，就在他们的咽喉前面，两人除了把头贴着竹篷，根本休想挣动一下，如果你还不想割破喉咙的话，只要看这四支剑，刺的又准又狠。一下子就制住了万、许两人，这发剑之人，自是剑中高手无疑。

金铰剪饶三村死灰眼一凝，忍不住问道：“徒儿，这发剑的两人是谁？”敢情连他也不知道。

突听万人俊、许家骅两人身后的竹篷外面，响起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了进来，应声道：“弟子是春花，秋月，特来向饶堂主请安的。”金铰剪饶三村居然还是黑龙会的堂主。万人俊、许家骅除了相互苦笑，一句话也说不出。

金铰剪饶三村一手摸着山羊胡子，连连点头，笑道：“不错，光凭方才那手剑法，除了柳仙子门下，确实难得一见，晤，你们只管进来。”

竹篷外有两个女子娇脆的应了声“是”，四支长剑，嗖的一声，撤了回去。

照说，四支剑尖交叉，架在两人项颈上的长剑既已撤去，万人俊、许家骅该可以活动了！但就在此时，金铰剪饶三村突然手指连弹，隔空在两人身上，各自点了四五处穴道。竹案板门启处，吹进一阵香风，但见两个豆蔻年华，面貌娟秀，胸前垂着两条乌油油大长发辮的青衣少女并肩走了进来，朝金铰剪饶三村盈盈下拜。

金铰剪绕三村一摆手道：“起来，起来，柳仙子要你们来，可有什么事吗？”两个青衣少女依言起立，由左首一个答道：“弟子奉家师之命，押送三名百花帮的花女来的。”

金铰剪饶三村“哦”了声问道：“人呢？”左首少女说道：

“弟子已经交给鄢巡主送到船上去了。”

两女身后跟着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的灰脸人，神色恭敬地躬身说道：“是，是，弟子已经把她们送到船上去了。”这人一双眼珠，果然也是死灰色的，他正是金铰剪饶三村的门人天狗星鄢茂澜，黑龙会的“巡主”。

金铰剪饶三村颌首道：“很好！”万人俊忍不住问道：“你们从兴隆茶楼把在下三个朋友骗到哪里去了？”左首那个青衣少女笑道：“你不是已经听到了，即巡主把她们送到船上去了，你们很决就可见面，还急什么？”

万人俊疑惑的道：“你说的是三个女子？”左首的青衣少女娇笑道：“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她们是女的么？”凌君毅得知方如苹和唐文卿落在黑龙会的

手里？心头自然感到十分焦灼。他目前除了只知道“黑龙会”三个字之外，连黑龙会的巢穴在哪里都一无所知，救人又谈何容易。但玉兰却透了一点口风给他，只要研制出“毒汁”的解药，他们就可以突袭黑龙会，把人救出来。凭她这句话，可见黑龙会的巢穴，只有百花帮知道。

老实说，救人之事，凌君毅不一定要百花帮协助，但黑龙会的巢穴所在，却非百花帮指点不可。这又回到“毒汁”解药的问题上来了，自己若不研制出“毒汁”的解药来，她们决不肯透露黑龙会巢穴在哪里的。凌君毅考虑了很久，兀自想不出妥善的方法来，背负双手，在书房中来回踱走了一阵，又回到椅上坐下。

忽然，他发了一个奇想，于是迅快的站起身子，走到北首一口叠橱前面，俯下身去，打开橱门，捧出青瓷葫芦，又取出一个小水盂，小心翼翼的倒了半盂“毒汁”。然后又去屋后舀了一盅清水，一同放到书案之上，接着又在药橱中胡乱撮出了十来味药，放入铁盅，研成了细末，泡浸在一个小瓷缸中。这些动作，他自然是故意这样做的。那是因为在蹲着倒取“毒汁”之时，就发现有人躲在药橱后面，偷偷的窥伺，这自然是百花帮派来暗中监视自己的人。

第二十章 九缸药汁

大白天里，派人躲在橱后监视自己。那只有一个目的，她是专门负责记录自己取过何种药物，如何炮制，才能化解“毒汁”的。由此可见他们并非监视自己行动，而是探查自己配药的情形。因此，凌君毅也只作不知，仍然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在他转身之际，已把“骊龙辟毒珠”取到手中。然后随手拿起那个盛着清水的小盂，很决把“辟毒珠”浸入水中。然后又举步走入泡制室，一手拿着银棒，轻轻搅动浸泡的药末，这样搅了约莫盏茶工夫，才行停止。

回到书房，在椅上坐下，伸手取过茶盏，轻轻喝了一口，他在放下茶盏之时，即以极快手法，从水盂中取出了“辟毒珠”，藏入袖中。

他在绝尘山庄试过，把“辟毒珠”放入“毒汁”之中，只要轻轻沾上一点，大半盂“毒汁”，立时化成了清水。因此他发了一个奇想，就是想试试把“辟毒珠”浸在水中，这浸过“辟毒珠”的水，是否对“毒汁”仍有克制作用。如果浸泡“辟毒珠”的水，仍能化解“毒汁”，那么百花帮要自己“研制解药”的事，也就获得解决了。这是无中生有的想法。他随手拿起那一盂泡过“辟毒珠”的清水，朝半盂“毒汁”中缓缓注去。清水倒入“毒汁”之中，并没有像上次用“辟毒珠”沾上“毒汁”时发出“嗤”的异响，也没有冒起黄色浓烟。但清水倒下去，显然把其黑如墨的“毒汁”冲淡！不，并非冲淡！

而是肉眼可以清晰看到，是“毒汁”起了变化！它正在逐渐化开，逐渐的由浓而淡，由淡而无！一盂清水，他只倒下去差不多五分之一光景，就把半盂“毒汁”完全化取了，化解成大半盂清水。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盂中由“毒汁”化解的清水，一双星目，也随着“毒汁”的变化，闪起异样的光

采！俊美如玉的脸颊上，也同时漾起胜利的微笑，他成功了！他对此无中生有的想法，本来只抱着试试的心理，并没寄予多大希望，但却意外的获得成功，心头自然狂喜不止！但他知道药橱后面，有一道暗门，自己虽然看不到暗门后面的她，她却正在注视着自己的举动。因此他故意装作漫不经意的把半盂“毒汁”缓缓移开，取起茶盏，缓缓喝了一口，抬首向天，作出思索模样，然后很快放下茶盏，三脚两步，奔到药橱前面，伸手拉开拍屉，这里取一些，那里取一些，胡乱的取了二三十味药材。

这回他不再用铁盅去碾，双手连搓，就把这些药物搓成了粉只听书房门外，有人轻轻叩了两下，接着响起辛夷的声音，叫道：“凌公子。”

凌君毅连头也没回，说道：“进来。”木门启处，辛夷俏生生地走入，她一双黑白分明的俏眼，望着凌君毅，奇道：“凌公子，你在战什么？”凌君毅双掌一分。洒了一蓬细碎的药粉，笑道：

“在下懒得去碾，随手搓碎了就好。”

辛夷道：“凌公子怎么不叫小婢做呢？小婢闲着没事，就是听候公子差遣的，你吩咐小婢怎么做，小婢就怎么做就是了。”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在下心里想到了，就随手抓几味药，随手搓碎了，就好去泡，还麻烦姑娘作甚？”

辛夷眼珠一转，轻笑道：“小婢如果猜得不错，这一定是凌公子家传秘方，才不愿假手外人，对不对？”凌君毅笑道：“这抽屉的药一共只有七十一味，大概你们都有一定的份量，在下拿了些什么药，用了多少份量，你们还不是一清二楚？在下想瞒也瞒不了呀！”

辛夷道：“心婢可一点也不知道。”凌君毅淡淡一笑，拍拍手上药末，说道：“姑娘既然进来了，那就帮我去洗个瓷缸，注上半缸无根水，把这些药末拿去浸了。”

辛夷答应一声道：“小婢省得。午餐洒菜已经摆好，小婢是请公子用午餐来的。”说完，拿起一大包药末，转身往后间走去。

凌君毅也取起化成了清水的大半盂“毒汁”，在转身之际，倒出窗外，缓步走出书房。客堂上，果然已经摆好丰盛的酒菜。

辛夷知道凌君毅不善饮酒，因此并未替他倒酒，却已装好了饭。

凌君毅证实“辟毒殊”浸过的水，即可化解“毒汁”？心头感到甚是轻松，因此居中坐下后，便放怀吃喝起来。

辛夷已从书房走出，一面道：“小婢已经把药末浸好了。”凌君毅点点头道：“很好。”

辛夷定到桌边，说道：“小婢替公子添饭。”凌君毅也不客气，把饭碗递过。辛夷替他装好了饭，双手奉上。凌君毅连吃了两碗，才行住箸。辛夷不待吩咐，绞了一把热面巾送上。

凌君毅随便抹了一把脸，说道；“在下需要休息片刻，姑娘不用伺候了。”辛夷膘了他一眼，抿抿嘴，轻笑道；“凌公子不是一个人到书房里配制秘方吧？”

凌君毅笑了笑说道：“在下并无什么秘方，以后泡制药物，就叫姑娘做我的助手好了。”辛夷俏脸一红，低头笑道：“小婢原是说着玩的，但公子若有什么要炒要煎，要研要筛的工作，都可让小婢来做了，不然，总管问起小婢替公子做了些什么，小婢就说不出来了。”凌君毅含笑道：“好吧。那么你吃过饭，倒有一件事可以去做。”

辛夷道：“公子要小婢做什么？”凌君毅道：“泡制室浸着的两瓷缸药末，必须随时用银捧搅动，这件事就交给你了。”说完，举步朝书房中走去。

辛夷喜孜孜的在身后道：“小婢遵命。”凌君毅刚在窗口一把太师椅上坐下，辛夷已经捧着茗碗走来，说道：“凌公子用茶。”

凌君毅道：“放着就好，你去吃饭吧。”辛夷甜甜一笑道：

“小婢吃好就来工作。”放下茗碗，翩然朝外行去。

凌君毅缓缓阖上眼皮，在椅上闭目养神，只听药橱后面，响起极其轻微的声音，敢情那监视自己的人、已经走了。

凌君毅微微一笑，赶紧一跃而起，又倒了半盂“毒汁”，放在案上。然后迅快的开启拍屉，把七十一种药材，或多或少胡乱取出若干。

双手一阵乱搓，使药物无法辨认，然后把它分成了七堆，各自放好，又回到椅上打盹。不多一回，只听一阵轻快的脚步声，走了进来，不用说那是辛夷了。

凌君毅头也不回的问道：“进来的是辛夷姑娘么？”

辛夷道：“正是小婢。”她目光一瞥，已经看到地板上的七堆药末，口中咳了一声，问道：“凌公子，这些药末，要如何处理？”

凌君毅打了个呵欠，道：“姑娘把这些药末分七缸用无根水浸泡了就好。”随着话声，站起身来，又道：“姑娘浸好药末，每一缸都用银捧搅动。在下困倦得很，要回房去休息一回，没有事情，就不要扰我清梦。”说完，转身朝对面卧室走去。

辛夷躬身道：“小婢遵命。”她遵照凌君毅吩咐，把七堆药末，分七缸用无根水浸好，然后取起一支银捧，每一缸中，都轻轻搅动了一阵。正在搅拌之间，忽听总管玉兰的声音叫道：“辛夷。”辛夷赶紧放下银捧，应道：“小婢在。”快步跨出门去，只见总管玉兰陪副帮主芍药，已经走入书房。

辛夷急忙趋上两步，单膝一屈，说道：“小婢叩见副帮主，总管。”玉兰道：“起来，你方才在做什么？”辛夷站起身道：“小婢奉凌公子之命，在泡制室搅拌药水。”

副帮主芍药问道：“凌君毅人呢？”辛夷道：“凌公子回房休息去了。”

芍药撇撇樱唇，冷声道：“他到咱们这里，是享清福来的了。”话声一顿，吩咐道：“你去叫他起来，说我是特地来看他的。”辛夷应了声：“是”，接着躬躬身，为难的道：“启禀副帮主，凌公于刚睡下去，他才吩咐过小婢，没有事，不准小婢惊动。”芍药哼道：“他架子倒是不小啊！”

玉兰道：“他不知副帮主会来，既然吩咐过辛夷不准惊扰，他总是咱们的客人，副帮主就请在书房中稍坐一会吧。”回过头去，朝辛夷使了个眼色，说道：“你快去替副帮主沏一盅茶来。”

辛夷答应一声，很快退了出去。

芍药格的一声娇笑，说道：“三妹真会做主人，也真会体贴客人。”这话带着点刺儿！玉兰脸上一热，委婉的道：“咱们把凌公于请来，为的是研求‘毒汁’解药，此事关系本帮很大，以宾礼相待，也是应该的。”

芍药走近书案前面，看了盂中的“毒汁”一眼，回头道：

“太上限他三天之内，制成解药，像这样吃吃喝睡，能如期完成么？”说着，已在椅上坐了下来。

玉兰道：“属下已经告诉过凌公子了，他答应在三天之内完成。”芍药问道：“三妹有没有告诉他，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太上要我提他首级去见？”

玉兰道：“属下觉得他既然答应三天完成，这话就不用和他说了。”芍药一笑道：“我早就知道三妹不好意思对他说出口来，所以我又特地赶来，也是为了此事。”说话之时，辛夷已经端着两盏茶走入，恭敬的道：“副帮主、总管请用茶。”芍药问道：

“辛夷，凌公子要你搅拌的可是两缸药水。”

辛夷道：“共有九缸。”芍药奇道：“什么？一共有九缸？我听玉蕊说，他第一次取了十六味药，第二次取了二十三味，一共浸了两缸，怎会有九缸了？”敢情躲在药橱后面偷窥的就是玉蕊。

辛夷道：“先浸的两缸，其余七缸，是午饭之后才浸的。”芍药听的一怔，问道：“他拿了些什么药。你还记得么？”辛夷道：

“凌公子自己在抽屉里取的，小婢进来之时，已经分成七堆，都是些细末，小婢不知道他取了些什么药。”

芍药道：“他研碾得这么快法？”辛夷道：“凌公子根本没用铁船碾压，他只用手搓了几下，就全都搓成了细末。”芍药听得脸色微变，回头看了玉兰一眼，说道：“此人能把药物随手搓成细末，一身内功，就不弱了。”玉兰道：“搓石成粉，在寻常江湖之士来说，也许难能可贵，但在副帮主面前，这点微末之技，那就不足道了。”这话明的奉承芍药，暗中实有偏袒凌君毅之意在世。

芍药格格一笑道：“搓石成粉的功夫，三妹也未必放在眼里哩！”只听对面房门呀然启开，一个清朗的声音传了过来，问道：

“辛夷，是什么人来了？”辛夷听的喜道：“凌公子，是副帮主和总管来看你了。”

“啊！”随着一声轻啊，缓步走进一个身穿青衫，丰神如玉的美少年来。

芍药只觉眼睛一亮，一双俏目，直勾勾盯着凌君毅，娇笑道：“三妹，这位就是凌公子了？”玉兰迎着道：“凌公子，贱妾替你引见，这是敝帮副帮主，特地拜会公子来的。”凌君毅潇洒一笑，转朝芍药抱拳道：“副帮主驾临，在下失迎，实在失礼，幸勿见罪。”

芍药俏眼之中，闪着晶莹光采，还了一礼，娇笑道：“凌公子一表人才，果然是人中龙凤，贱妾幸会了。”凌君毅道：“副帮主夸奖了。”芍药笑吟吟的道：“听说凌公子在绝尘山庄，只不过花十三天工夫，就把‘毒汁’化成清水，想必对解毒一道，精研有素，不知公子尊师是谁。”她一向对人冷傲，但见了凌君毅居然春风解冻，脸上红馥馥的，满是笑意。

凌君毅歉然道：“家师方外之人，一向不在江湖上走动，也不欲人知，还请副帮主原谅。”芍药嫣然笑道：“不要紧，尊师世外高人，既然不愿人知，公子也不用为难了。”玉兰暗吁了口气，心中暗道：“二妹今天怎么变的这般好说话了。”只听芍药娇“呦”了一声，又道：“三妹，你看，我们只顾说话，也不请凌公子坐。”一面又俏笑道：“凌公子请坐呀！”

三人相继落了座，芍药望着凌君毅，又道：“贱妾听三妹说，公子答应三日之内，可以制成解药，不知进行的情形如何了？”

凌君毅潇洒地笑了笑，道：“在下已经配制了九副，分九个瓷缸泡浸，至于是否能化解‘毒汁’那要看明天试过之后，方才知道。”芍药俏眼瞟着他，甜笑道：“我看凌公子胸有成竹，好像蛮有把握的。”

凌君毅朗笑一声道：“在下若是毫无把握。那就不敢答应总管三天期限了。”玉兰眼中神采一闪，还未开口，芍药已抢着说道：“这样就好，凌公子

真能在三天之内，制成解药，师傅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凌君毅心中一动，问道：“副帮主令师不知是哪一位前辈高人？”芍药格的娇笑道：“家师就是敝帮太上帮主、等你解药试验成功了，我带你晋见他老人家去。”凌君毅道：“在下替贵帮完成解药之后，只有一个愿望。”

芍药笑盈盈的道：“你说吧！”凌君毅道：“在下希望贵帮赐告黑龙会巢穴所在。”

芍药惊异的道：“你要到黑龙会去？”玉兰道：“凌公子有两个职友，被黑龙会的人掳去了。”芍药朱唇微咬，沉吟道：“黑龙会行动诡秘，他们巢穴所在，更是十分隐密，别说敝帮不清楚，就是他们黑龙会的人，只怕知道的也并不多。咱们这里，大概除了太上，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接着娇笑道：“不要紧，等我问了太上，再告诉你好了。”只要听她口气，就可知道她是太上面前的一位红人了。

凌君毅道：“副帮主盛情，在下谢了，这也不急，在下如能面拜太上，再叩问不迟。”

芍药道：“这样也好，你见了家师当面叩问她老人家，我再从旁替你说几句话，只要家师点个头，咱们姊妹一起帮你到黑龙会救入去。”凌君毅道：“在下只要知道黑龙会巢穴所在就好，至于救人之事，不敢劳动贵帮……”芍药道：“凌公子这话就见外了，你帮了敝帮的忙，难道我们就不能帮你去救人么？”她不待凌君毅开口，接着又道：“这事就这样说定了，我明天再来看凌公子试验解药，只不知你是不是欢迎？”

凌君毅道：“副帮主言重，在下试验解药，并无秘密可言，副帮主与总管若是愿意前来，在下自表欢迎。”芍药盈盈一笑道：

“好，我明天一定来。”说到这里，站起身道：“三妹，咱们走啦。”玉兰陪同芍药款步走出书房。

凌君毅送到门口，拱拱手道：“二位恕在下不送了。”芍药回过头来，娇笑道：“凌公子请留步。”

辛夷等两人走后，神秘的一笑，说道：“凌公子，小婢还是第一次看到副帮主对人有今天这冬客气过。”凌群毅笑着问道：

“副帮主平日很凶吗？”辛夷吐吐舌头，道：“咱们帮里，只有副帮主最难说话了，大家谁都不敢和她多说话，只怕话说错了。”

她忽然压低声音，说道：“听说昨天晚上，就是为了黑龙会的人逃走了一个，副帮主还杀了两个护花使者，说他们有忽职守，方才和公子说话，却是有说有笑，真像是换了一个人，小婢看得出来，今天她是真的在笑了。”凌君毅淡淡一笑道：“笑还有真的在笑假的在笑？”

辛夷道：“自然有咯，副帮主平日笑的时候，也都是冷冰冰的，和今天不一样。”初更时分，正当凌君毅盘膝坐在床上闭目调息的时候，突然有所感触！这种心灵上的感应，是内功到了相当境界，高出视听以外的一种反应。一个人在运功之际，灵台空明，一二十丈之内，即使是绣针坠地，也可清晰得如同目睹。在他感觉之中，依稀似有一条人影侵入院中！

凌君毅心头暗暗一动，凝神倾听，只觉这人行动之际，十分小心，而且贴壁而行，如果不是自己早有警兆，可能根本听不到丝毫声息。这人进入院落之后，穿过中间客堂，迅速地朝后面小屋行去。

凌君毅暗自付道：“后面小屋，住的是辛夷和一个打杂的老妈子，这人躲躲闪闪的进去作甚？”心中想着，不觉举步跨下床来，随手披了一件长衫，

正待开出门去，看个究竟。

就在此时，只听一阵细碎的衣袂飘风之声，已从后面掠了回来。这回来人似是不再掩饰行藏、直向自己房门走来。凌君毅不知来人是敌是友，但他可以断定这人是个女子！

这可从细碎的步声中，分辨得出来，而且此人轻功极高，如论身手，也当在玉蕊之上。

他本待去开房门的手，不由地停了下来，那是为了要看看对方动静，是以只是静立不动。

那人走到门口，同样的也脚下一停，但立即举手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轻声叫道：“凌相公。”凌君毅听得不自觉一怔，暗想：“这声音好熟！”心念转动之际，一手已经拉开了房门。

只见一个身穿玄色衣裙的苗条少女，当门而立，一双灿若明星的眸子，直朝自己望来。四目一对，凌君毅心头不期然生出一种微妙之感，只觉这对眼光，好像十分熟悉！

微微一怔之下，忍不住问道：“姑娘……”他只说了两个字！

那玄衣少女一声不作，忽然身形一侧，很快的闪入房中。

凌君毅迅快转过身子，低喝道：“你是什么人？”

也许房中太黑了，凌君毅内功精纯，看得到她，她却看不清房中景物，但听“嚓”的一声，黑衣少女已经亮起一个精巧的火筒，抬脸柔声说道：“有话，等我点上灯再说好么？”说着，已经走近桌前，点起烛火，然后侧过身来，轻柔的道：“我叫玫瑰。”

玫瑰，自然是花名了，不用说，她也是百花帮的人。

凌君毅并不认识这位玫瑰，但玫瑰那双清盈如水，含着无限情意的眼神，却是越看越熟悉，心中暗暗纳罕，说道：“姑娘黄夜前来，不知有何见教？”玄衣少女望着他，忽然展齿一笑，说道：“我是为你才来的，难道凌相公一点也想不起我了么？”

凌君毅尴尬的道：“在下虽觉姑娘一双眼睛，极为熟悉，但姑娘脸上戴着面具，叫在下如何认得出来？”玄衣少女娇声道：

“你不会猜猜看？”她说话之时，有意把声音也改变了。

凌君毅摇摇头道：“这叫在下如何猜得出来？”接着抬抬手道：“姑娘请坐。”

玄衣少女道：“我才不要坐呢。”凌君毅潇洒一笑，道：“在下觉得姑娘一定是有事来的，对么？”

玄衣少女嗤的轻笑道：“没有事，我会来？”这句话，声音柔婉，并未故意装作。

凌群毅有些听出来了，不觉怔的一怔，目注玄衣少女说道：

“你……”玄衣少女已经举手从脸上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嫣然笑道：“凌相公现在该认识我了吧？”这一揭下面具，登时露出一个清丽绝俗的娇美脸孔，似喜还羞，似笑还带三分幽怨！

她，正是送凌君毅彩丝囊的温婉君。

凌君毅惊喜地道：“果然是你。”温婉君眨动清澈大眼，说道：“你已知道是我了？”凌君毅道：“姑娘方才那声轻笑，在下已经听出几分来了。”说到这里，忽然“啊”了声，一个箭步，掠到门口，伸手掩上了房门。

温婉君含笑道：“凌相公不用耽心，辛夷和那老妈子，不到天亮，不会

醒的。”凌君毅缓步走近，低声问道：“万花帮三面环水，巡查极严，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温婉君举手理理鬓发，仰脸笑道：“我有她们的名牌暗记，自然是堂而皇之的进的来了？”凌君毅道：“你混入百花帮来，有何目的？”温婉君粉脸微配，膘了他一眼，幽幽的道：“我有什么目的？只是为了你被她们装在麻袋里，运到百花洲来，我……我放不下心，才一路跟了下来。”她说到最后两句，已经红透双颊，连声音也细的只有她自己可以听到了。

凌君毅心头一阵感动，伸出手去，握住了她一双柔荑，道：

“在下是有意让她们弄来的，老实说，区区麻袋，也困不住在下、姑娘何必冒此大险？”温婉君任由他握着双手，低低说道：“我知道百花帮困不住你，但我还是放不下心才跟来的，我混在她们里面，多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凌君毅轻轻握着她柔若无骨的一双玉手，柔声道：“姑娘一片心意，在下感激不尽。现在你已经看到了，在下并无危险，而姑娘混在她们里面，处境却比在下危险的多，一旦被她们发现，反而坏事，因此在下觉得姑娘还是及早离开的好。”

温婉君缓缓缩回手去，抬目道：“你认为她们把你待若上宾，没有危险么？”凌君毅笑道：“至少目前并无危险。”温婉君道：

“你若没有危险，我会夤夜来找你么？”

凌君毅听得微微一怔，问道：“姑娘听到了什么消息？”温婉君道：“她们把你劫持来此，为的是要你炼制‘毒汁’解药，对不对？”

凌君毅点头道：“不错。”温婉君道：“太上限你三日之内完成，对不？”凌君毅道：“不错。”

温婉君又道：“你知不知道太上交待了副帮主，如果你三日之内，不能完成解药，要她提你首级去见？”凌君毅道：“这个在下倒没听说。”他没待温婉君开口，接着微微一笑道，“但在下用不着三天，就可交差了。”

温婉君听的一呆，凝瞬问道：“你已经炼成解药了？”凌君毅摇摇头道：“不是，在下只是已经有了办法。”当下就把自己用“辟毒珠”浸过的水，可以化解“毒汁”之事，低低说了一遍。

温婉君道：“我听你说过，是寻找伯母下落来的，但如今既已知道伯母并不是百花帮所掳，你还替她们制什么解药呢？”凌君毅道：“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下情愿留下来，是想查明‘毒汁’的来历，和‘飞龙三剑’……”

温婉君道：“‘飞龙三剑’？”凌君毅道：“‘飞龙三剑’原是寒家家传的剑法，而在下却发现百花帮的‘镇帮三剑’竟然就是寒家的‘飞龙三剑’。”温婉君奇道：“会有这等事？哦，你查出眉目来了没有？”

凌君毅道：“还没有，但现在又发生了一件事。”温婉君问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凌君毅道：“在下有几个朋友，被黑龙会的人擒去，误把他们当作了百花帮的护花使者留作人质，要百花帮拿在下交换。”

温婉君柳眉微蹙，问道：“黑龙会擒的几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么？”凌君毅点头道：“是的。”他怕她再问下去，应了声“是的”，就攒攒眉道：“最伤脑筋的是黑龙会巢穴所在，除了太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这一岔，倒是巧妙得很。

温婉君果然没有追问被黑龙会擒去的几个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只是关切的道：“那你要怎么办呢？”凌君毅道：“只有去问太上了。”

温婉君吃惊道：“你要去见太上？”凌君毅道：“副帮主已经答应了，

等我制成解药，她可以带我去见太上。”温婉君道：“听说副帮主芍药貌美心冷，多疑善变，你可得小心些才好。”

凌君毅道：“在下自会应付。”温婉君看了他一眼，抿抿嘴笑道：“好像你很有办法，我听说百花帮主牡丹对你很不错呢，可能芍药也……”原来百花帮主叫做“牡丹”。

凌君毅被她说的脸上一红，低声道：“姑娘只管放心，在下不是那种人。”

温婉君双颊飞红，但心头却是甜甜的，低下头轻啐道：“我才不管你呢！”接着又道：“好啦，时间不早，我要走了。”凌君毅道：“我劝姑娘还是早些离开此地的好。”

温婉君走了几步，回头道：“等你问到了黑龙会的巢穴所在，我和你一起去。”说完，一手拉开房门，很快的闪身走了出去。

温婉君走后，凌君毅看看天色，已近二鼓。这就推开书房门，走到炮制室，探手入怀，取出“辟毒珠”，投入浸泡药末的瓷缸之中，返身退出，掩上门户，回转卧室候了很久。

日上三竿，凌君毅犹高卧未起。百花帮副帮主芍药、总管玉兰早就来了，她们已经在书房里坐等。炮制室中，九瓷缸药水，因凌君毅昨晚吩咐过辛夷，今天不可再搅动了，因此没有人敢去动它。其实，五更前，凌君毅早已把“辟毒珠”收起来了，现在已经快要已牌时光了！

玉兰攒攒眉，朝伺立的辛夷吩咐道：“辛夷，你夫看看，凌公子醒来了没有？”芍药摇摇手，笑道：“三妹，瞧你性子比我还急，咱们多的时间已经等了，再等一会何妨？辛夷，比凌公子再睡一会，不用去惊动他。”辛夷应了声“是”，依然垂手伺立。

玉兰自然看得出来，这位二姐平日眼高于顶，骄横不可一世，今天居然有这好的耐性，这还不是对凌公子动了情？她不禁暗暗攒了下眉，太上的脾气，她最清楚不过，凌君毅配不成解药，固然是死数，而即使制成了“毒汁”解药，太上也决不会轻易放他离开百花帮的。她早就想到以凌君毅的人品，倘能招为百花帮的驸马最好，不然的话，他的命运，就该是十分凄惨。

这一点，大姐(百花帮主)自然也想到了，只要看她前天接见凌君毅的情形，就可看得出来。自己正想如何促成他们的好事，但如今二姐也看上了凌君毅，这一来，事情就有了麻烦！正当她心念转动之际，只听凌君毅的房门呀然开启。

辛夷慌忙急步趋了过去，说道：“凌公子起来了？小婢替你去倒洗脸水。”

凌君毅伸了个懒腰，笑道：“快要已牌了，反正今天早晨也没事可做，不如睡得迟些起来。”说完又转身朝房中走了进去。

辛夷早经副帮主叮嘱，不准说出自己两人已在书房中等候，因此不敢多说，转身进去，打了一盆脸水，伺候着凌君毅洗梳完毕。又从厨下端上早餐，在客堂中摆好。

凌君毅吃毕早餐，才站起身，抬头看看天色，口中晤了一声道：“时间差不多，辛夷姑娘，咱们午时可以配药，你该去请副帮主、总管二位到这里来了。”辛夷抿抿嘴，笑道：“副帮主、总管，早就来了，现在就在书房里呢。”凌君毅故作吃惊道：“什么。”

副帮主、总管已经来了？咄，你怎么不早说？”辛夷道：“是副帮主不

准小婢说的。”

凌君毅道：“在下这不是太失礼了？”说着举步朝书房中走去。

只听芍药扬起银铃般笑声，说道：“凌公子不用责怪辛夷，是我要她不准惊动你的。”红影一闪，香风拂面。

芍药已经在书房门口现身，她今天换了一件梅红窄腰身的衣裙，胸前绣着一朵金黄色的盛开芍药，越发显得纤腰一握，婀娜多姿！一张笑盈盈的粉脸，今天也经过一番刻意修饰，柳眉如黛，桃腮施脂，打扮的娇丽如花，娇艳动人！凌君毅连连拱手道：“副帮主恕罪，在下因泡浸的药物，须至午时，才是一个对时，方能调制，早晨无事可做，不觉起得迟了。”芍药一双俏目只是盯着凌君毅脸上，笑吟吟的道：“不用说啦，凌公子少年才隽，应该跌宕风流，我看你好像拘谨得很，以后不许你再和我说这些客套话了。”玉兰站在她身后，接口笑道：“副帮主是个豪爽的人，凌公子毋须客气了。”两人把凌君毅让进书房，相继落座。

芍药含笑说：“太上听说凌公子今天试验解药，甚为高兴，曾说，如果试验成功，就要我领你去见她老人家。”凌君毅道：

“今天只是第一次试验，成功与否，还在未定之天，在下在绝尘山庄，曾一连试验了多次，均告失败，在尚未试验成功之前，副帮主怎好径读上听？万一试验不成，在下如何交代？”

芍药娇声道：“你在绝尘山庄，不是已经化解了‘毒汁’么？”

我相信凌公子一定会成功的。今天是第一次，不成也没有关系多试验几次就好，太上面前，不用担心，我会替你说。”她现在也不说三天配不成解药，提头去见太上的话了。

凌君毅拱手道：“多谢副帮主。”芍药美目流盼，瞟着他，格的笑道：“又来了，我看你真有些像书呆子。”玉兰问道：“凌公子要如何试验？可要辛夷去准备什么吗？”

凌君毅道：“不用准备什么，时司差不多了，只要倒好‘毒汁’即可开始。”辛夷道：“小婢去倒。”凌君毅道：“姑娘慢点，此物毒性甚烈，还是在下自己动手的好。”辛夷道：“小婢会做的事，公子都不让小婢来做，小婢岂不是闲着没事做了？”

凌君毅笑道：“你也不会闲着的，可把橱中所有水盂，一起拿到炮制室去，在长案上一字排开。”辛夷道：“橱里一共有一百个水盂，全要拿进去么？”凌君毅道：“九缸药汁，如果互相调配，就得试上九九八十一次，你拿八十一个好了。”辛夷道：“那就一起拿进去好了。”打开橱子，捧着一个水盂，朝炮制室走去。

凌君毅也摸出“毒汁”葫芦，随着走入、芍药、玉兰跟在凌君毅身后，相继走入。

辛夷已经依照吩咐，把水盂一个个在长案上摆好。

凌君毅揭开葫芦塞子，小心翼翼地捧着葫芦在九个瓷盂中各倒了小半盂“毒汁”。

然后放下葫芦，随手取起一支银棒，走到第一缸泡浸的药汁前面，轻轻搅动了两下，俯下头去，闻了一闻，说道：“可以了。”他只说了三个字，就放下银棒，伸手取过一个小杯，在缸中舀了一杯药汁，送到嘴边，用嘴唇轻轻尝了一下，似在辨别药味。

芍药、玉兰、辛夷三人，只是睁大眼睛，静静的看着他。

凌君毅回头道：“这九缸药汁是在下在绝尘山庄最后一次试验，化解‘毒汁’的方子，只是当时并无一定把握，顺手配制，已经记不清究是哪几缸药汁配合起来，才化解‘毒汁’的了。若不是玉蕊姑娘在当天晚上就把在下弄出来，让在下第二天再试一次，也许已可确定是哪几种药物，就不用这样重复试验，暗中摸索了。”芍药点头道：“是啊，玉蕊也忒性急了。”

玉兰笑道：“这可不能怪玉蕊，那天晚上，绝尘山庄被四川唐门联合少林和尚破去了，不然，我们就请不到凌公子了呢。”

凌君毅说话之时，已经取了一个玉匙舀起一小匙药汁，轻轻朝盛着“毒汁”的瓷盂中，缓缓倒去。“毒汁”其黑如墨，这一小匙药汁，倒入盂中，一点也看不出有何变化，芍药，玉兰都忍不住抬目朝凌君毅望去。

凌君毅却毫不在意，他早已说过，化解“毒汁”是要几缸药水混合调配的，九缸药水就要试验九九八十一次。这不过是第一次，自然不能算是无效。现在凌君毅又继续拿着银棒，搅动第二缸药汁了，接下来自然又是用小杯舀起第二缸药汁，注入第二个瓷盂之中。不用说，这第二次试验，“毒汁”依然毫无变化。这自然是凌君毅故意在芍药和玉兰面前，装模作样，试验给她们看的。其实他心里早有成竹，一定要试到某一时候，才能把“毒汁”化解。表示化解“毒汁”，必须几缸药水，互相调配，过程相当繁复。

但纵是在她们两人面前做戏，却也必须做得十分认真，这一种药汁和那一种药汁，不厌其烦地配了再试，试了再配，葫芦中的“毒汁”，每次一倒就是九盂。他先前还用小杯舀着药汁，后来这缸舀一些，那缸舀一些，一起倒在大杯之中，混合试验。一二十次下来，芍药、玉兰记忆力再好，也已弄不清他究竟这一杯是哪几缸药汁混和起来的了。凌君毅的目的，就是要她们弄不清楚。半个时辰过去，长案上试过的“毒汁”，已经倒了三十六盂。现在凌君毅双手捧了葫芦，正在第五次分注九个瓷盂的“毒汁”，然后又用小杯依次在五个缸药中舀出药汁，用银棒搅和，取起玉匙，朝第三十七个盛着“毒汁”的水盂中，缓缓注入。

这次，他心里有数，第八缸药汁，浸过“辟毒殊”，如果“辟毒殊”解毒效力仍然留在水中的话，这次当然就会成功。使他担心的是，浸过“辟毒殊”的水，又掺入了旁的药汁，是否会招效力冲淡？他动作十分缓慢，玉匙中的混合药汁，几乎是一滴一滴的注入。当然每一次试验，都是如此。

芍药、玉兰、辛夷的三双眼睛，自然也随着每一滴药汁，屏息凝神，紧盯着盂中“毒汁”，一眨不眨。药汁，第一滴落入盂中，色黑如墨的“毒汁”，仍然没有变化。

如今第二滴又落下去了。凌君毅的额上，已经渐渐有了汗水！但等到第三滴注入盂中之时，“毒汁”就像墨汁之中注入了清水一样，出现一缕淡淡的水影，在“毒汁”之中，游移不停，散得十分缓慢！这时，第四滴也随着滴下。

玉兰轻声叫道：“凌公子，且慢！”

芍药接口道：“不错，这次好像有些眉目了。”凌君毅手中玉匙，已随着玉兰的喊声，停了下来，吁了口气道：“但愿如此。”

就是这几句话的工夫，盂中“毒汁”，已在逐渐的由浓而淡，由淡而化，变成一盂清水。

芍药喜得拍手道：“凌公子，你成功了。”凌君毅仰天长笑道：“在下终于找到了解药。”玉兰一双秀目之中，神采闪动，喜形于色的朝凌君毅道贺：

“凌公子，恭喜你了。”

辛夷惊奇道：“凌公子只滴了四滴药水，就把小半盂‘毒汁’化去了，这药水一定很厉害了。”芍药忽然侧脸问道：“你这杯药水，是从哪几缸里舀出来的，还记得么？”凌君毅故意沉吟了下，回过身去，望望药缸，屈指数道：“这次是从三五六八九五个缸中舀出来的。”接着朝辛夷吩咐道：“你去把其余几缸药汁倒去了。”

辛夷依言把其余几缸的药汁连渣倾去。

凌君毅取过两只空缸，先把第三缸、第五缸的药汁，用海碗量着各取二十碗，第六缸和第九缸，各取了三十碗。然后捧起第八缸，滤去药渣，一起倒出，用银棒搅动，把药汁混和，正好满满两个瓷缸。

凌君毅指指两缸药汁，朝玉兰拱手笑道：“总管和在下约定三日之内，制成‘药汁’解药，这两缸解药，已经制成，在下总算幸未辱命。”玉兰慌忙还礼，嫣然笑道：“凌公子果然信人，贱妾这里谢了。”

凌君毅又朝芍药说道：“方是在下试配的药水，现在已经配制成功，还请副帮主当面再试一次才好。”说罢，取起玉匙，朝她递了过去。

待药从他手中接过玉匙，娇笑道：“我没有试过，真想试试呢！”说完，果然用药匙舀了小半匙药汁，走到长案前面，小心翼翼的把药汁朝“毒汁”盂中注去。这回“毒汁”变化极快，药汁倒下，立时由浓而淡，化成了半盂清水。

芍药喜道：“这解药果然十分灵效。”凌君毅看的笑道：“副帮主这小半匙药汁，至少可以化解半面盆‘毒汁’你把它倒在小半水盂‘毒汁’之中，效力自然很强了，任何解毒药物，都是逐渐消解，不能用得太猛。”芍药一双俏眼，注视着凌君毅，问道：“照你的说法，这两缸解药，可以化解很多‘毒汁’了？”

凌君毅爽朗的笑道：“太湖三万六千顷，如果太湖湖水，就是‘毒汁’有这两缸解药，大概也可以把它化成清水了。”玉兰朝辛夷吩咐道：“辛夷，你快去向帮主报喜，就说凌公子已经把解药炼成了！”

辛夷答应一声，转身朝外奔去。凌君毅道：“在下解药已经配成，这两缸药汁，就请总管检收了。”玉兰点点头道：“贱妾自会派人来取的。”说到这里，目光一指，望着凌君毅道：“只不知凌公子可否把解药药方赐告？”

凌君毅早就料到百花帮一定会向自己索取药方，不觉微微一笑道：“在下配制的解药，已足敷贵帮之用，至于药方……”他故意拖长语气，不往下说。芍药眨动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接着格的一声娇笑，说道：“这大概是凌公子家传的秘方，不愿公开了？”

凌君毅笑道：“那倒不是。在下身在贵帮，安危莫测，若是三日限期内，未能制成解药，这项上人头，可能不保。但一旦制成解药，仍可能因此罹祸，杀人灭口……”玉兰失色道：“凌公子替敝帮制成‘毒汁’解药，帮了敝帮的大忙，敝帮立足江湖，讲的就是一个义字，怎会恩将仇报？”芍药道：“凌公子这是听谁说的？说这话的人，分明是恶意中伤。”

凌君毅道：“抱歉，这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兔死狗烹，自古已然，处身江湖，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在下配制的两缸解药、只能保持在三个月内有效。在下保留药方，正是保身之道，二位幸勿以小人目之。”玉兰点点头道：“公子说的也是有理，江湖险恶，人心叵测，防人之心，确也不可没有，只是百花帮不会像公子说的那样忘恩负义。”

芍药含情脉脉道：“凌公子既然不愿把药方见告，那也不要紧，你就留着好了，难道还怕你会去告诉黑龙会么？”

只见辛夷和另一个青衣使女并肩走了近来。

辛夷躬躬身道：“回总管，帮主已在仙春馆设宴，要茉莉姐姐随同小婢前来，请凌公子、副帮主、总管同去入席。”茉莉是百花帮主四名贴身使女之一，慌忙趋上一步，躬身道：“帮主听说凌公子制成解药，特地在仙春馆设宴，为凌公子庆功，并请副帮主、总管作陪。要小婢前来相请。”芍药格的一声娇笑，说道：

“大姐在仙春馆宴客，这倒是难得得很，凌公子请呀！”

仙春馆是百花帮主住的地方，她这句话说的虽是含蓄，但暗中还是带着点刺儿。玉兰接口道：“凌公子替敝帮制成‘毒汁’解药，是嘉惠敝帮的盛举、敝帮上下，全都感同身受。帮主为了答谢凌公子大德，故设宴为公子庆功，正是以昭隆重之意。”这话说得堂皇冠冕，也是正面回答了芍药的话，两人几乎是针锋相又才。

凌君毅道：“帮主赐宴，在下实在愧不敢当。”芍药笑道：

“大姐已经设席恭候，不敢当也得当了。”一面朝茉莉道：“还不前面引路？”茉莉应了声“是”，转身走在前面带路。

芍药、玉兰两人陪同凌君毅走出院子，一路朝“仙春馆”而来。“仙春馆”湘帘高卷，门前两名佩剑使女，看到副帮主、总管陪着凌君毅到来，一齐躬身为礼。一个报道：“启禀帮主，凌公子来了。”她话声方出，只见百花帮主已从厅门内迎了出来。

她今天穿了一套银红衫裙，绣金腰带，垂着两条鹅黄丝绦，轻举莲步，缓缓行来，真如凌波仙子，使人有雍容华贵之感，不愧是领袖群芳的牡丹花。

百花帮主跨出厅门，正好迎着凌君毅。她脸上虽然戴着面具，但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脉脉含情，闪着突然光采，掩不住的喜悦之色，含笑娇脆说道：“贱妾已经恭候多时了，凌公子快请里面坐。”凌君毅和她目光一对，心头不觉升起一丝难以形容的杞绮念，望着她微微出神。这也难怪，吃冷猪头肉的圣人尚且说过：“知好色，则慕少艾。”何况百花帮主正在脉脉含情地凝睇着他。但他立时警觉过来，俊脸一红，慌忙抱拳道：“帮主隆情招宴，在下深感荣宠。”

百花帮主陪着他步入客厅，两人并肩而行，一面嫣然笑道：

“公子制成解药，对敝帮而言，这是十分重要之事。贱妾要他们准备一些水酒粗看，只不过聊表寸心，不足酬高谊于万一，凌公子也不用客气了。”凌君毅道：“区区微劳，何足挂齿。帮主这般相待，在下总觉得受遇太隆，内心深感不安。”

二间敞轩，东首一间，两边钩起紫绒帘幕，中间一张紫檀雕花八仙桌上，玉碟金杯，银樽牙箸，摆好了四副杯盏。百花帮主抬手肃客，说道：“酒席已经摆好，凌公子请入席了。”说罢，引着凌君毅在中间首位上落座。

凌君毅到了此时，已是无暇逊谢，只得和百花帮主分宾主坐下，芍药、玉兰跟着在下首落座。四人落座之后，但见一道雕花屏风后面，款步走出两行八个青衣使女，每人手上托着一个银盘，像流水般端上菜来。另有四个使女捧银壶，替四人面前斟满了酒。

百花帮主举起酒杯，说道：“凌公子为敝帮制成解药，敝帮姐妹无不感激万分，贱妾这杯水酒，聊表感谢之忱，公子请干了吧。”凌君毅只觉情不

可却，端起酒杯，说道：“在下应该先敬帮主，只是在下量浅，而且下午还要晋见太上，酒喝多了，恐有失仪之处，因此只好以这一杯为限了。”说罢，一饮而干。

百花帮主听得不觉一怔，愕然道：“你要晋见太上？”芍药接口笑道：“是了，小妹正要向大姐报告呢，早晨我来的时候，太上曾有吩咐，如果凌公子试验成功，就要我领他去。”

百花帮主颌首笑道：“太上对‘毒汁’十分重视，凌公子能在短短两日之内制成解药，无怪她老人家会召见了。”接着回过脸来，朝凌君毅说道：“太上从不接见外人，就是敝帮姐妹，能蒙她老人家召见的，也为数不多。凌公子能蒙太上召见，实在难得得很。”她把太上召见，说的如此郑重，好像是莫大殊荣。但她一双晶莹的眼睛，看着凌君毅，并无半点喜说之色，反而有些忧郁。凌君毅自然不会领悟百花帮主的眼色，潇洒一笑道：“在下得蒙太上宠召，实是毕生荣幸之事。”

百花帮主微微一笑，举筷道：“我们只顾说话，菜快凉了，请吃菜吧。”芍药眼波流动，娇笑道：“凌公子和大姐干了一杯，我们也该干一杯呀，来，我敬你。”说罢，翘着春笋般纤细的五指高高举起酒杯，一双水汪汪的秋波，只是膘着凌君毅，等着他一起干杯。

凌君毅不敢和她眼睛对望，拘谨的道：“副帮主原谅，在下实在量浅……”芍药不依道：“不成，这一杯是我敬你的，公子非赏脸不可。”凌君毅只得和她对干了一杯。

两杯酒下肚，他一张俊脸，已经蒙上薄薄一层红云，更显得唇红齿白，丰神如玉！

芍药格格地笑道：“瞧你，只喝了两杯酒，就像女孩子一般，连脸都红了，快吃些菜吧。”说着，举起牙箸，夹了一块炸鸡，朝他面前送来。

凌君毅忙道：“多谢副帮主，还是在下自己来吧！”

芍药白了他一眼，道：“我说过不许你客气，你就是这样婆婆妈妈的不好。”玉兰因凌君毅饭后还要去晋见太上，不便再敬他的酒，只和他浅浅地喝了一口，百花帮主除了和凌君毅谈些江湖掌故外，也不再劝酒，显得有些矜持。倒是平日冷傲凌人的副帮王芍药，却一直有说有笑，不住地替凌君毅夹菜，生怕他吃不饱，饿坏了似的，显得又亲切，又殷勤。

这一席酒虽是庆功宴，却因凌君毅饭后要去晋见太上，大家都不敢劝酒。酒筵，如果客人不喝酒，尽管菜肴如何丰盛，也未免显得冷落。佳肴美点，还在一道道地上，几乎只略一动筷，就撤了下去。这一席酒，当然未能尽兴，但凌君毅已经大感吃不消了，那是因为副帮主芍药情意绵绵地替他夹菜，在影迹上太亲切了，使他深感受宠若惊。再说每一道菜，他都吃的不少，肚子里也实在有些撑不下了。酒席终了，凌君毅如释重负，站起身来。

百花帮主引着大家，回到中间客厅落座，两名使女端上香茗。

芍药看看天色，起身道：“大姐，时间不早了，凌公子该去了。”

百花帮主道：“太上也许要亲自试试凌公子配制的解药，二妹带了没有？”芍药含笑道：“三妹已经给我准备好了。”

百花帮主颌首道：“如此就好，你陪凌公子早些动身吧，别让太上久等了。”芍药道：“大姐说得是！”回头朝茉莉吩咐道：

“茉莉，你速去通知船房，给我准备船只。”

茉莉答应一声，转身飞奔而去。芍药站起来，回身笑道；

“凌公子咱们走吧。”凌君毅朝百花帮主作了个长揖，说道：“多谢帮主赐宴，在下告辞。”

芍药娇笑道：“见过太上，马上就回来了，瞧你又是赐宴，又是告辞，大姐也不是外人，何用这般客气？”说罢，披起斗篷，俏生生朝外行去。百花帮主、玉兰相继站起，送到“仙春馆”门口。凌君毅回身道：“帮主请留步。”

百花帮主一双盈盈凤目，注视着凌君毅，徐徐说道：“贱妾不送了。”凌君毅和她四目相投，只觉她目光之中，含情脉脉，似有无限关注之色，心头方自一凛！只听耳边响起百花帮主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太上面前，说话务须小心，有问必答，她没有问你的话，千万不可多说。”

凌君毅也以“传音入密”答道：“在下自当谨记。”一面说道：“帮主、总管请留步了。”说完，转身随着芍药身后走去。两人穿行花径，走了一段路，芍药回头笑道：“你看大姐为人如何？”

凌君毅道：“帮主雍容端庄，不愧是领袖群芳的一帮之气主。”芍药披嘴，接着又道：“那么我呢？”

凌君毅道：“副帮主锦绣才华，襄赞帮主，真是花中之相。”

芍药轻哼道：“你只是随口掉文，根本不切实际。”凌君毅道：“这是在下拙见，副帮主幸勿见怪。”芍药道：“谁怪你了？哦，你看我和大姐谁美？”

凌君毅笑道：“副帮主国艳天姿，人间绝色，至于帮主……”

芍药眨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回眸问道：“大姐怎样？”

凌君毅道：“贵帮中人，平日都好像戴着面具，不以真面目示人，在下不曾见过帮主庐山真面目，岂敢妄作月旦？”

第二十一章 妾意如绵

芍药格格地笑道：“看来惨真有些眼光，敝帮姐妹，原来是为了在江湖上活动，怕被人认出真面目，才每人发了一个面具的。”

如今在咱们花家庄院里，大家也都戴了个面具，我就不喜欢这劳什子，绷在脸上，多不舒服？”两人说话之间，已经沿着十字雕栏，跨过石桥，但见两岸垂杨飘丝，一条小河，曲折向东。

茉莉就站在河岸上，看到两人走来，立即躬身道：“启禀副帮主，船只已经准备好了，就请您与凌公子上船吧。”江边，果然停着一艘小巧的篷船，状若梭形，中舱敞开的船篷，船头船尾，各坐一个打桨的健妇。

芍药回眸一笑道：“我先下去。”说完，轻轻一跃，宛如落叶飞絮，飘然落在中舱前，低头钻入舱中，盘膝坐下，一面招手道：“凌公子快下来嘛。”凌君毅相继跃落中舱，目光一瞥，才看清楚这艘小船的中舱，竟然小得可怜，仅容两人对面盘膝而坐。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巧的茶几，除此之外，再也放不下什么东西。

芍药仰起脸，娇笑说道：“还不快坐下来，就要开船啦。”凌君毅看清这条船的中舱，竟然这般小法，两人对面坐下，相距不过咫尺，孤男寡女，实有未便。但此刻已经上了船，不坐下去，也是不成的了，心念闪电一转，

也就腰微弯，朝后退了半步，在芍药对面的一个锦墩上坐下，口中笑道：“这船真小。”

芍药道：“这是咱们特制的快艇，船身如果再大一些，就开不进去了。”船头一名健妇在凌君毅坐下之后，立即站起身来，伸手推上了中舱的船篷。

这船篷敢情也是特别编制而成，内外两层，不但坚固，而且密得不透丝毫天光。船篷推上之后，舱中即时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所谓“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是说假如换了个人，就伸手不见五指了，但凌君毅一身修为，已臻上乘，纵然是黑夜之中，也可看得清楚，何况现在还是大白天里。就在这骤然一黑之际，但见芍药已从身边革囊中，取出一个精巧火筒，“嚓”的一声，亮起一道火光。然后侧过身去，燃亮了右首几上一盏精致的白铜琉璃灯。

凌君毅只觉船身同时起一阵摇晃，就听到水声哗哗，双桨划动，心中登时明白过来，暗道：“那健妇在开船之前，推上船篷，敢情就是不让自己瞧看船外的景物。”芍药点起铜灯，朝凌君毅嫣然一笑道：“凌公子可是觉得奇怪，干什么要拉上船篷？”

凌君毅和她面对面坐着，她这一启齿，口脂甜香，隐隐可闻不觉暗暗攒了下眉，哪敢再作刘顿平视？只是随口说道：

“大概是贵帮重地，不愿让外人窥伺了。”芍药樱唇一披，说道：

“我就知道你一直把你自己看作外人，你说，谁把你当作外人看待了？”她这几句话，说得有些生气模样，也带些娇咳，看去更是妩媚动人！

凌君毅纵然不敢看她，但就坐在她对面，想不看，也自然看得到。

芍药不待他开口，接着又道：“再说，这条船又不是为了你要去晋见太上才特地打造的。”这话倒是不错。

凌君毅在她说话之时，远远听到铁栅开启的声音，敢情船已快要驶出花园，一面问道：“那是为了什么？”芍药娇笑道：“告诉你也无妨，这是太上坐的船。”

凌君毅心中暗想：“太上坐的船，何以要如此隐蔽？”口中不觉“哦”了一声。

芍药又道：“她老人家不愿外人看到她，也不愿有人知道她老人家的住处。咱们帮中，除了我和大姐、三妹之外，没有第四个人到过她老人家隐居之处，你是太上唯一破例召见的人，可见太上对你是如何重视了。”

凌君毅道：“在下荣幸得很。”芍药一双俏眼，凝注着凌君毅，说道：“你愿不愿意留在咱们帮里？”

凌君毅心头微微一震，淡淡一笑道：“贵帮都是女子，在下如何能留下来？”芍药格的娇笑一声道：“只要你点个头，我会跟太上说的，咱们帮里，也有男的。”

凌君毅道：“那是护花使者。”芍药道：“你莫小看了护花使者，他们之中，有不少都是名门正派门下，武功也十分了得，但你凌公子若是肯留下的话，决不会派你去当护花使者。”

凌群毅故意问道：“副帮主要派在下什么职司？”芍药面上微酡，羞涩地道：“以你的文才武功，还会委屈你么？目前你不用多问，我自会跟太上说的。”

凌君毅笑道：“副帮主总得说个大概，在下好考虑考虑。”芍药粉脸更红了，轻叱一声道：“人家对你一片真心，你难道还看不出来？要不，我会

带你去见太上么？”这话够明白了！

凌君毅心头不禁猛吃一惊，男女面对面坐着，她居然剖心示爱，坦然说了出来，这叫自己如何来回答？一时只好含糊地道：

“副帮主有意栽培，在下感激不尽。只是在下几个敝友，落在黑龙会手里，被留作人质，在下既然已经知道，就是龙潭虎穴，也非去把他们救出来不可，如此在下就无法在贵帮留下来了。”芍药娇声道：“我听太上说过了，黑龙会无恶不作，日后必然为害江湖，早就有意要把他们一举扑灭。只是他们‘毒汁’中人无救，拖延了下来。如今‘毒汁’解药，已经制成，太上一高兴，说不定她老人家还要亲自出马呢？只要咱们破了黑龙会，你的朋友不就救出来了么？”正谈说之间，突听哗哗水声，愈来愈响！

凌君毅听得出来，这种水声，夹杂着激荡的回音，好像把船驶入了深旷的洞窟之中！

同时也可以感觉到小船去势也突然缓了下来，鼓浪前进，逆水行舟，转折甚多。但这段水程，只不过行驶了二十丈远近，小船便已缓缓停了下来。

凌君毅忍不住问道：“已经到了么？”

芍药娇笑道：“你耳朵倒是灵得很。”凌君毅道：“在下只是感觉到船已经停了而已。”话声甫落，只听“刷”的一声，头顶上的船篷，已经移开。

船篷推开以后，眼前依然一片漆黑，看不到天光，小船就停泊在一处黝黑的石壁之下。

凌君毅心中暗道：“果然驶入山腹窟窿中来了。”

芍药已经俏生生地站了起来，说道：“这里距岸上石崖，足有一丈多高。我先上去，替你带路。”说完，双足一点，身形凌空拔起，只一闪便自不见。

接着但听芍药的声音，从石崖上传下来：“凌公子，你可以上来了，只是小心些，这里很滑。”接着便见石崖上“嚷”的一声，亮起了一点火光。

凌君毅目能夜视，纵然没有火光，也看得清楚，口中答应一声：“在下来了。”站起身，足尖一点朝石崖纵去。他不想在芍药面前炫露武功，跃起一丈六七尺高，正好越过石崖，就朝芍药停身之处飞落。

芍药一把拉位他的手臂，说道：“站进来些，小心外头石上长着青苔。”这一拉，两个身子，几乎贴在一起。

她低下头去，呼的一声，吹熄了手中火筒，洞窟中登时一片漆黑！黑暗中听芍药低声道：“这里不准点燃灯火的，我方才是怕你看不见，脚下稍不留神，就会滑跌下去，只好打起火筒，替你照路。从这时起，只好委屈一下，走黑路了！”不待凌君毅开口，接着又道：“但不要紧，这条路我走熟了，你只要拉着我的手，就不会跌倒了。”说着，果然伸出柔荑，拉住了凌君毅的手，亲切的道：“来，我们上去，哦，还有从这里朝上再走四五步，前面是一条夹缝，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别碰破了头呀。”牵着手，举步朝上走去。

凌君毅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目能夜视，因此任由她牵手而行，口中说道：“多谢副帮主。”一面运足目力，朝四处打量。

芍药说的没错，这里有一条石缝，愈往里走，愈是逼仄，脚下也高低不平，换个人，真是非要芍药牵手而行不可。

芍药虽是熟路，也走得极为小心，一面低声道：“我说过不许你再和我客气，其实你比我大几岁，还是我的大哥呢。”说到这里，口中忽然轻“哦”一声道：“凌公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凌群毅道：“寒舍只有家母和在下两人。”芍药一双眼睛在黑暗之中，闪着光采，问道：“你没有妹子？”凌君毅道：“没有。”

芍药脚上忽然一停，幽幽的道：“我给你做妹子好不好？”她一个软绵绵的娇躯，缓缓朝着君毅胸前袭来。

凌君毅早已知道她是个任性娇纵的人，好像连百花帮主都要让她三分，自己若是惹翻了她，岂不前功尽弃？心念转动，一手轻轻扶住她身子，说道：“副帮主干金之躯，在下如何敢当？”

芍药扭动水蛇般腰肢，“哦”声道：“你是嫌我，才不肯认我做妹子的？你明明就是瞧不起人。”凌君毅道：“在下怎会嫌你。”

芍药仰起头，吹气如兰，说道：“我们这里，有许多姐妹，但却没有一个大哥，这也是缘份，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好像是我大哥一样。你既然不嫌我，我就认你做大哥了。”凌君毅道：“这个在下实在不敢当。”

芍药娇美的脸上，红喷喷，一片喜色，扭扭腰道：“我不管，我们一言为定，你这大哥，我是认定了。”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黑暗之中，虽然看不见凌君毅，但却仰起头，娇羞的轻轻叫了声：“大哥。”

芍药除了为人骄横了些，姿色本极娇美，在这黝黑的山腹中，她这声荡心蚀骨的“大哥”，钻到凌君毅耳中，不觉心头荡动，一时哪还把持得住？双臂一张，把芍药一个娇躯，紧紧抱住。

芍药哩哼一声，投入他怀中，但她毕竟是个处子，生长在花家庄院之中，从未接触过男人。这一投入凌君毅怀中，心头小鹿止不住狂跳起来，生似一头受惊的羔羊，娇躯同时起了一阵剧烈的颤抖。

凌君毅只是一个弱冠少年，血气方刚，这一张臂搂住芍药娇躯，整个人就像触电一般，就在他一颗心狂跳之际，突然发觉芍药假在他怀里的娇躯，抖得好厉害！本来女人这种颤抖对男人该是更具诱惑，更富刺激！而凌君毅却在这刹那间，陡然机伶一震，及时惊觉，慌忙松开双手。黑暗中虽然没人看到，但还是闹得面红耳赤，嗫嚅说道：“在下……该死，冒渎副帮主，还望……”芍药伸出一双又柔又嫩的玉掌，一下掩住了他的嘴巴，柔声直：“快别说啦，你也不用自责，我不会怪你的，因为我已认定你是我大哥了。”

凌君毅道：“副帮主尽管这么说，在下还是感到十分惭愧。”

芍药虽已站起，没有便在他怀里，但还是面对着面，距离极近，她举手掠了掠鬓发，娇羞的道：“不要叫我副帮主，人家已经叫你大哥了，除非你嫌我，不肯认我这个妹子，不然，你该叫我一声妹子才对。”

凌君毅道：“在下能有你这样一个妹子，实在荣幸得很，只是……”芍药截着道：“别只是的那是了，我只问你，你认不认我这个妹子？”凌君毅无可奈何地道：“认，认，副帮主这般看得起我，正是在下的……”芍药格的一声娇笑，接口道：“又是荣幸，是不是，你既然认了，那就快叫我吧。”

凌君毅道：“好，好，我叫你妹子。”“哦！”芍药欣喜地轻啻一声，笑道：“这才是好哥哥。”

凌君毅脸上还是烫烫的，慌忙催道：“我们该走了。”芍药道：“还是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这段路要捱过石缝，才会平坦。”

说着，果然又伸手拉着凌君毅朝上走去，边走边道：“大哥，待会儿见了太上，你不可说话。她问你的话，你必须恭敬的回答。

还有就是太上有个脾气，只有她问你的话，不喜欢人家问她，你有什么事，可先告诉我，让我伺机跟着说，你千万别在她面前东问西问。”

凌君毅点点头道：“在下记住了。”这条山缝果然十分狭窄，只容一个人吸胸收腹，才握得过去，而且石壁磷响，稍一不慎，就得划破衣衫，脚下也同样的忽高忽低，险陡已极。

芍药牵着凌君毅的手，她一颗心，如今全放在凌君毅身上了！一面贴壁而行，一面不住地说着：这一脚要踩的高些，那一脚落脚之处，是在底下，这里有突出的石笋，那里有一个缺口。

她从小走惯了，对这条黝黑、狭窄的石缝，说来如数家珍、其实凌君毅不用说，也看得一清二楚。就因为芍药生怕凌君毅摔跤，或是碰破了头，脚下才走得极慢。这条石缝足有数十丈余，两人手牵手足足走了一盏热茶工夫，才算通过。走出石缝，地势就开朗了不少。这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黝黑，潮湿，隐隐可闻“嗒”“嗒”滴水之声。

凌君毅心中暗暗觉得奇怪：“百花帮的太上帮主，怎会住在这种地方？”他回目四顾，洞窟至此，已到尽头，除了进来的石缝，别无通路！

芍药牵着他的手，却并未停步，直向对面一座石壁走去，到得石壁前面，只见她伸手朝壁上一个小孔中摸去。就在此时，只听石壁中有人喝问道：“什么人？”芍药答道：“我是芍药。”话声方落，旋听石壁问响起了一阵隆隆震动之声，一方大石，登时缓缓移开，露出一道门户！一道灯光，从石门中射出。

接着走出一个高大的黑衣老妇，目光森冷，看了凌君毅一眼，问道：“太上要见的就是他么？”芍药点点头，道：“他叫凌君毅。”

一面回头朝凌君毅道：“凌公子，我来给你引见一下，这位是石嬷嬷。”凌君毅慌忙拱手道：“在下见过石嬷嬷。”黑衣老妇脸上没有丝毫笑容，只是冷冷地道：“不用客气，你们快上去吧。”

芍药说道：“多谢石嬷嬷。”回头朝凌君毅道：“咱们决走吧。”举步朝石门中走去。

凌君毅随着跨进石门，这是一间略呈方形的石室，迎面就是一道石级，左首边有一道门户，里面敢情是石嬷嬷的住处。石门之内，四壁和地上相当平整，石级宽敞，显然经过人工修凿，不像方才那一段路，狭窄崎岖，艰险难行。芍药从石壁上取下一盏灯笼，点燃蜡烛，娇媚一笑道：“凌公子，随我来。”当先朝石级上走去。这回石级宽阔了，又点燃了灯笼，毋须再手牵着手走路。石级呈之字形，盘曲而上。两人脚下加快，不过盏茶工夫，便已到了石级尽头，一堵石壁，挡住了去路。

凌君毅暗自估计，少说也走了五六百级之多。芍药走到壁前，举手按了两按，只听一阵轧轧轻震，石壁上登时露出一道门户，天光照射，眼前顿时大亮！

芍药一口吹熄灯烛，把灯笼挂在壁上，抬抬手道：“大哥请啊。”凌君毅也不客气，举步跨出石门，但觉清风徐来，精神为之一爽。芍药紧随他身后，走出石门，又举手按了两按，石门缓动，关了起来。原来这石门外面就是青山，半山腰上有一座六角亭子，六根大红抱柱，围以佛字雕栏，亭外，遍山都是不知名的奇花异卉，灿烂如锦香气袭人；亭中，放着一张打磨光滑的石台，几个石鼓圆凳，颇饶古趣。石门已经移拢，由外面看，正好是一方一人来高的石碑，上面留着《百花亭记》，字迹劲秀，想是出于名家手笔。

凌君毅惊异地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芍药含笑道：“百花洲上百花谷，百花谷里百花亭。亭前白鹤白来去，山中老妇发如星。”

凌君毅道：“这诗是你做的么？”芍药轻轻摇着螭首，笑道：

“是太上做的，她老人家每次到这里来，都念着这首诗。”

凌君毅道：“太上倒是个雅人。”芍药道：“她老人家琴棋书画，件件精通，听说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位大美人呢？”

凌君毅口中轻轻吟着：“百花洲上百花谷，百花谷里百花亭……”一面问道：“这里叫做百花谷么？”芍药哦了一声，说道：

“快走吧，转过这座山腰，你就不可再说话了。”转身朝铺着石板的山路上走去。

凌君毅随着向前定去，一面问道：“为什么？”芍药道：“太上不喜欢人家问东问西，尤其她老人家已经炼成‘天耳通’，转过山腰，咱们说的话，她老人家就会全听到了。”

凌君毅道：“在下省得。”两人脚下加快，转过山腰，但见一片山谷，谷中繁花似锦。茂林修竹之间，隐隐可见画楼亭台，危崖翠嶂之上，似有长廊飞阁相通，好一片如画景色，纵非蓬莱仙境，也是世外桃源。“绝尘山庄”，那一座偌大园林，虽具花木楼台之胜，但一丘一壑，犹有人工斧凿之痕，眼前这片花团锦簇的山谷，却是因地制宜，半出天然。

凌君毅忍不住赞道：“在下若非已知此地是太上隐居之所，只要看了这片山谷中的布置，也可想到主人定是一位胸罗丘壑的奇人了。”芍药听他忽然发言，心中不觉一惊，要待阻住，已是不及，但听他说的是赞美之词，心头略略放宽了些。就在此时，突听一声冷哼，远远传了过来。这种冷哼，声音并不很高，但听来十分清晰，既似远在天际，又像近在眼前，使人不可捉摸。

芍药听得花容失色，机伶一颤，低低说道：“快走。”急步朝山谷中奔去。凌君毅自然听得出来，这声冷哼，功力极为深厚，不用说是“太上”所发无疑。自己原是看了山谷景色，无意中说了几句话，而且这几句话也是赞美之词，她何用冷哼？由此看来，这位“太上”果然生性有些怪僻，无怪百花帮主芍药都一再叮嘱，在太上面前，要自己少说话了。心中想着，人已随同芍药，朝山径中行去。不大功夫，便已到了一座精致的楼宇前面。

芍药脚下一停，回头道：“随我进来。”领着凌君毅走入一间小客室，回身道：“凌公子请在这里稍坐，我进去禀过太上，再来相请。”凌君毅道：“副帮主只管请便。”芍药没再说话，转身匆匆向里面走去。

凌君毅独自在椅上坐下，先前只当芍药进去通报，很快就会出来，哪知等了顿饭工夫，还是不见芍药的人影。心中渐渐感到不耐，站起身子背负双手，观看壁间挂着的字画。这样又过了一刻之久，才听门口响起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凌君毅立即转过身去，只见走进来的是一个身穿花布衣裤的姑娘，这姑娘不过十五六岁，生得眉目如画，额前梳着一排刘海，两条又黑又亮的辫子，分左右垂到胸前，小嘴角儿噙着一丝浅笑，看去还有些稚气。她跨进门，正好凌君毅也转过身来。小姑娘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看到凌君毅，不由得脚下一停，脸蛋儿登时飞起两朵红云。

这也难怪，小姑娘长年住在这与世隔绝的山谷之中，从未见过男人，自然更从未见过这般俊美的少年男人！这一含羞，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凌君毅见她没开口，慌忙含笑道：“姑娘可是副帮主要你来叫在下的么？”花衣少女定过神来，含羞点点头道：“你是凌公子？太上请你进去。”

凌君毅抱拳道，“那就有劳姑娘带路。”

花衣少女低着头，很快转过身去，说道：“凌公子请随我来。”走出小客室，是一条走廊，面对山谷，四面青山如屏，瀑布如练，谷中景物，尽收眼底！前面是一幢五层楼宇，中间一间大厅像是佛堂，正中长案上，供奉着一尊白玉观音，敢情这位“太上”终年长斋礼佛。花衣少女领着凌君毅跨进佛堂，走到东首一间厢房门前，仁立窗外，躬身说道：“启禀太上，凌公子来了。”

只听窗内传出一个妇人的口音道：“叫他进来。”花衣少女打起门帘，低低地道：“凌公子请进。”

凌君毅略微低头，跨入室中。这里敢情是“太上”日常的起居室，上首一张紫檀雕花锦榻，榻上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衣裙的妇人。尖瘦脸，皮肤白皙，头发略见花白，但却梳得一根跳丝儿也没有，额上戴着黑丝绒包头，中间缀着一颗明珠，只要看她坐在那里不怒而威的神气，自然就是百花帮的太上帮主了。芍药就站在她身后，垂手伺立，状极恭谨。锦榻两旁，是八把椅几，中间放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盂“毒汁”和一小瓶自己配制的毒汁解药。难怪芍药进来了这许多时光，才叫人来请，原来“太上”要她当面试验“毒汁”解药的灵效，这原是一瞥间的事，凌君毅堪堪跨入厢房：

就听芍药娇声说道：“凌公子，这就是敝帮太上了。”她站在“太上”身后，朝凌君毅暗使眼色，奴了奴嘴，似是示意他伏身下拜。凌君毅只作不解，走上两步，抱拳作了个长揖，说道：

“在下凌君毅拜见太上。”

太上端坐不动，两道冷电般的眼神，直盯着凌君毅，好像要从他脸上找出什么来一般。过了半晌，才冷冷说道：“你先坐下。”凌君毅道：“太上面前，哪有在下坐的份儿？”这原是客气话。

太上微有愠意，冷声道：“老身叫你坐，你就坐，我有话问你。”芍药焦急地朝他递着眼色，那是示意他赶快坐下。

凌君毅潇洒一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在下谢座了。”退后两步，就在锦榻左首一张椅子上坐下，抬脸道：“太上宠召，不知有何见教，在下洗耳恭聆。”太上脸上似有厌恶之色，不耐道：

“老身说过有话问你。”

凌君毅道：“不知太上要问什么？”太上冷声道：“你姓凌？”

这话就问得奇怪，凌君毅应了声“是”。太上又道：“何处人氏？”凌君毅道：“颍州。”太上追问道：“世居？”

凌君毅又应了声“是”。太上问道：“你爹叫什么名字？”这倒像是应试，要背三代履历。

凌君毅感到有些奇怪，这位“太上”似乎对自己身世十分重视，而且她在问话之时，目光冷厉，盯注着自己，也似乎有些不太友善。“这就奇了，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心念转动之时，口中答道：“先父名讳，上瑞下图。”“凌瑞图？”太上口中低低念了一句，接着问道：“你爹去世了？”

凌君毅又应了声“是”。太上问道：“去世已有几年了？”

凌君毅道：“先父弃养时，在下只有三岁，算来已有一十九年了。”太上又道：“你爹生前是做什么的？”她愈问愈奇。连伺立她身后的芍药也感到有些意外。

凌君毅道：“先父拼读为生。”耕田读书，正是书香门第。太上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

凌君毅道：“只有家母一人。”太上道：“你娘姓什么？”

凌君毅看她盘问的这般详细，心头已有警觉，同时也想起师父在临行时嘱咐过自己的话，如果有人问起母亲姓氏，不可说出姓铁来。此时听到“太上”问起母亲姓氏，随口说道：“家母姓王。”话声出口，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告诉过百花帮主，说母亲姓铁，但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了。尚幸太上听了之后，并未追问。这点已可证明百花帮主并未将自己详细情形，报告太上，不错！她（百花帮主）前晚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详情，告诉芍药。

太上脸色似乎稍霁，点点头道：“很好。”听到这两个字，芍药总算暗暗替凌君毅松了口气。太上接着又问道：“老身看你武功不弱，你师父是谁？”这句话，听得芍药又有些耽心起来！

太上面前必须有问必答，但凌君毅曾说过他师傅不欲人知，这话如何能对太上说呢？她心头一急，忙向凌君毅暗暗点头示意他快说。凌君毅这回倒是依了她，欠身答道：“在下出身少林。”

太上颌首道：“你是金刚泰门下？”凌君毅道：“不是。”

太上又道：“那是潜山大师的弟子？”潜山大师乃是少林方丈。

凌君毅道：“不是。”太上不耐地问道：“那你师父是谁？”

凌君毅道：“家师法号不通。”太上身躯微微一震，凝目道：

“你是反手如来门下？”她这句话。口气之中惊多于讶！少林门人，她不在乎，但反手如来传人，她可惹不起。不但是她，放眼江湖，二三十年来黑白两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惹得起这位说正即正，说邪亦邪的不通和尚。

这可真灵，已经和凌君毅说了半天，太上那张瘦削脸，始终其寒如冰，但这一听说凌君毅是反手如来不通和尚传人，她脸上就像春风解冻，有了笑容，笑虽很微，但笑容后面，似乎含有得意之色。凌君毅是反手如来传人，她为什么会得意呢？当然这个“得意”后面另有文章。这点凌君毅还差得远，他是想不到的，他所看到的，只是太上脸上有了笑容而已。

太上语气也缓和了，徐徐说道：“令师一代高僧，武林奇人，老身钦佩已久，可惜无缘瞻荆。凌相公是大师高足，老身真是幸会之至。”这真是前倨后恭。世上有许多阀阅门弟、显赫身世的纨绔子弟，所以能到处吃得开，就是靠山扎硬也。凌君毅欠欠身，连说不敢。伺立太上身后的芍药，听得深感惊奇，她从没听太上对入说过这样的客气话，她望着凌君毅，心中暗暗得意，不禁朝他嫣然一笑。又是一个得意的人！太上接着又道：“凌公子替老身制成‘毒汁’解药，老身极为感激。”早就该感激了。

凌君毅欠身道：“太上夸奖，黑龙会以‘毒汁’淬制兵刃暗器；中人无救，日后必然为害江湖。在下能替贵帮效劳，配制解药，也可以说是略尽在下一点心意，好使江湖同道不再受‘毒汁’的威胁，太上感激二字，在下愧不敢当。”太上点点头道：

“凌相公崇侠尚义，真是菩萨心肠，只是老身和黑龙会结怨甚深，凌相公能否把配制解药方子见告？”

凌君毅哪有什么解药方子？这一问题，他早就想到，太上一定会向自己提起，但却始终想不出较好的理由来。闻言不觉面有难色，迟疑了一下道：“这个……”芍药及时说道：“太上，凌公于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还是由弟子代他说吧！”

太上稍微转过脸去，说道：“你说。”芍药脸含娇笑，深情款款地看了凌君毅一眼，说道：“弟子也问过凌相公，凌公子说：

他在咱们这里，安危莫测，如果交出药方来，咱们可能会对他不利。”

太上居然并不生气，微微颌首道：“江湖险恶，人心谲诈，凌相公顾虑得有道理，但老身一生礼佛，创立百花帮，也只是为了对何黑龙会而已，岂会如此心狠手辣？”芍药道：“弟子也是这么说。”凌君毅拱拱手道：“太上幸勿误会，在下既肯替贵帮配制解药，岂会对贵帮有此存心？那是因为副帮主问在下方子，在下一时无以为对，只好如此说了，实则……”

太上目光一注，问道：“凌相公有什么难言之隐，但说无妨。”凌君毅灵机一动，这回却想到回答她的话了！那是他看到自己说出师父名号之后，太上的脸色，有了极显著的转变，自己何不把解药方子推到师父身上去？

这就欠身答道，“太上明鉴，这解药方子，是家师得之于位西域高僧，专解天下奇毒，在下只是依方给贵帮配制，至于这药方，未得家师同意，在下不敢泄漏，此事还望太上原谅。”这话说得入情入理，令人无可厚非。果然，凌君毅猜的没错！太上听说是反手如来的秘方，就不再追问下去，淡然一笑道：“凌相公不用为难，各派都有不传之秘，老身怎好勉强。好在凌相公已替咱们炼制了两缸解药，也差不多够用了。”

芍药道：“太上，凌公子说，他配制的两缸解药，有效期限，只有三个月。”太上道：“不错，药汁是水做的，不易久贮。”她忽然“哦”了一声，看看凌君毅，说道：“老身有一不情之请，不知凌公子肯不肯答应？”

凌君毅欠身道：“太上言重，太上有何吩咐，尽管明示。”太上蔼然道：“老身手创百花帮，帮中上至帮主，下至花女，均是老身的弟子。但本帮也有不少使者，是从各大门派中透聘而来。

凌相公艺出反手如来，人品武功，自是不用说了。老身也知道像百花帮这样一个小组织，容不下凌相公，更不敢以‘使者’一类名义来延揽凌相公。但老身内心，却极希望凌相公协助百花帮，维护百花帮，因此老身之意，想聘凌相公为本帮护法，不知凌相公意下如何？”

芍药站立太上背后，笑了。凌君毅连连拱手道：“太上厚爱，在下江湖未学，实在不敢应命。至于贵帮需用‘毒汁’解药，在下自当随时为贵帮配制，区区愚忱，还望太上垂谅。”

太上看了他一眼，说道：“老身看得出来，凌相公人中龙凤，咱们百花帮屈留不住。

但本帮护法，地位超然，和护花使者完全不同，也不用长留在帮里，对凌相公来说，也十分适合，凌相公幸勿推辞才好。”凌君毅道：“太上雅意，在下十分感激，只是在下年轻识浅，实在不敢当此重任。”

太上脸色有些异样，默默不语。这下芍药可急了，柳眉微蹙，一双俏目望着凌君毅，只是朝他暗暗点头，那是示意他赶快答应。凌君毅道：“在下冒昧，有一件事，想请太上指点。”太上唔了一声，注目问道：“凌相公想问什么？”凌君毅道：“在下想请太上指示，黑龙会的巢穴所在。”

太上脸色一变，目光凝注，问道：“凌相公要找黑龙会巢穴么？”凌君毅道：“正是。”

太上缓缓收回目光，说道：“不错，凌相公问对人了，黑龙舍行迹隐秘，大概除了他们死党，江湖上能够知道他们巢穴的，只有老身一人了。”话锋一转，接着问道，“凌相公要上黑龙会去作甚？”她说话之时，目光炯炯，直要看穿凌君毅的心事一般。

凌君毅自然也看出来，她听自己提到黑龙会，脸色就为之一变，此

日寸又目光盯注，追问自己去黑龙会作甚？“难道黑龙会和百花帮之间，有什么隐秘不成？”凌君毅心念闪电一转，说道：

“在下是听总管说的，在下有两个朋友，落在黑龙会手里，黑龙会的人把他们当作贵帮护花使者，声言要贵帮用下去交换。”

太上道：“此事老身已听芍药说过了，不知凌相公有何打算？”凌君毅道：“在下那两个朋友，是在下生死之交，义无反顾。还望太上赐告黑龙会巢穴，救人如救火，在下打算立即动身。”

太上点点头，微笑道：“凌相公肝胆照人，这份义气。老身无限钦佩。只是黑龙会高手如云，凌相公纵然艺出反手如来，但单人涉险，不仅救不了令友，只怕连你也非失陷不可……”她话声微顿，接道：“老身和黑龙会仇深似海，这二十年来，老身始终隐忍未发，一是他们‘毒汁’之毒，始终无药可解。二是老身人单势孤，自审双拳难敌四手。老身创立百花帮，也就是为了对付他们……”

凌君毅暗暗“哦”了一声。太上继道：“如今总算老天有眼，得凌相公之助，‘毒汁’有了解药，百花帮经老身二十年经营，也调教出百名女弟子。凌相公且在帮中宽待一二日，容老身略作部署，当亲自前去，了断二十年旧帐。凌相公要救令友，可和老身同去。”说到这里，不待凌君毅回答，回头朝芍药吩咐道：“芍药，你叫茶花送凌相公下山。”

芍药道：“还是由弟子送凌公子下山好了。”

太上道：“不，你留在这里，为师另有吩咐。”芍药口中应“是”，立即轻移莲步，走到门口，叫道：“茶花进来。”先前那名花衣少女掀帘走入，躬身道：“副帮主有何吩咐？”芍药道：“太上命你送凌公于下山去。”

茶花偷偷看了凌君毅一眼，双颊微晕，应了声“是”，转身朝凌君毅道：“凌公子请随小婢来。”凌君毅起身朝太上拱手道：

“在下告退。”

太上颌首道：“老身不送。”凌君毅走后，太上脸色顿时变的十分阴沉，说道：“芍药你看此人如何？”

芍药心头猛然一惊，指目道：“弟子觉得咱们决不能让他离此而去。”太上嘉许地看了她一眼，点点头道：“不错，为师第一眼看到这小子，就有把他除去之意。”

芍药吃惊道：“太上要杀他？”太上沉哼一声道：“没想到这小子会是反手如来的徒弟。”

芍药听出太上言外之音，好像反手如来的徒弟，就不能加以杀害，心中暗暗高兴，问道：“反手如来很厉害么？”

太上道：“三十年前，他大闹少林寺，反出佛门，少林寺中，已经没人是他对手，你想想看，这老怪物有多厉害？这些年，他从未收过门人，既然收了姓凌的小子，自然是他衣钵传人，为师若是把这小子宰了，反手如来岂肯甘休？”芍药试探着道：“那么太上准备如何呢？”

太上嘿然道：“老身自有主张。”探手从大袖中取出一颗白色药丸，随手递了过来，说道：“你去交给玉兰，命她暗置饮食之中，让姓凌的服下，不得有误。”“迷香丸？”芍药伸手去接，已经感到有些颤抖。

太上冷厉地看了她一眼，说道：“只有让他眼下‘迷香丸’才能使他永远归心，忠于百花帮，也可避免得罪反手如来了。”

芍药道：“太上说的是。”太上挥挥手道：“还有，去告诉你大姐一声，

明日正午，为师要在百花殿亲自选拔随行人员，着令全体护花使者暨本帮弟子，悉在清晨集合待选。”芍药躬身应是，匆匆而去。

太上要“御驾亲征”的消息，已经传遍百花帮！三十六护花使者，百花使者花女，全都人心振奋，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战斗。

天色还未全黑，百花帮主从前厅回来，脚步沉重，跨进“仙春馆”书房，她在前厅只转达了一道命令，但人却疲累得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跨进书房走到窗前一张大师椅上坐下，已经再也支持不住，一手支颐，缓缓闭上了眼睛。茉莉睁大俏眼，关心的问道：“帮主，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么？”

百花帮主微微摇头道：“没什么，我只是有些头昏。”茉莉很快的倒了一盘热茶，送到她面前，说道：“帮主喝一口热茶，也许会好些。”

百花帮主道：“放着就好。”话声甫落，忽听门口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玉兰举步走入。

茉莉躬身道：“小婢叩见总管。”百花帮主双目一睁，有气无力地道：“三妹，你来了。”

玉兰道：“帮主方才吩咐，要属下办完事儿，就到你书房里来。”百花帮主点点头道：“不错，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说到这里，目光朝茉莉一瞥，吩咐道：“你到门口去站着，不论什么人，未经我允许，不准擅入。”

茉莉躬身道：“小婢遵命。”转身退了出去。

百花帮主道：“三妹，你坐下来。”玉兰望望帮主神色，问道：“帮主身子不舒服么？”

百花帮主微微摇头道：“没有，我很好。”玉兰没有坐，接着又道：“帮主有什么事，要属下去做的么？”

“哦！”百花帮主有气无力地轻哦一声，伸手入怀，缓缓取出一颗白色药丸，向玉兰递去。玉兰目光一注，惊愕的道：“迷香丸？”

“哦。”百花帮主又轻呢了声。

玉兰伸手接过，目光一抬，望着百花帮主，不解的道：“帮主这是干什么？”百花帮主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渐渐起了雾气，幽然一叹道：“拿去给他服了。”

玉兰身躯一震，诧异地道：“要给他服下？”两人都像打着哑谜，这个“他”字，心照不宣，谁也没说出谁来。“哦！”百花帮主生似快要虚脱了一般，呢得十分微弱。

玉兰拿着白色药丸的右手，起了一阵颤抖。抬目道：“这……是帮主你的意思？”她内心颤抖得比手更厉害，连声音都带着点愤慨。

百花帮主微微摇头，惨笑道：“三妹，你错怪我了。”玉兰道：“那是谁的主意？”

百花帮主道：“这是太上的意思。”玉兰娇躯猛震，失声道：

“会是太上的意思？”

百花帮主幽然长叹一声道：“我早料到会有这一着的。”玉兰低声道：“咱们能这样做么？”

百花帮主道：“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玉兰逼紧一步道：

“帮主忍心？”

百花帮主苦笑道：“三妹，你我无力救他。玉兰道：“帮主若有此心……”

百花帮主及时阻拦，截口道：“三妹，你不能这么说。”

玉兰一怔，道：“属下觉得他是个人才，帮主你错过了可惜。”“我……”百花帮主羞涩的摇摇头。

玉兰轻声道：“小妹看得出来，你对他有了情。”

百花帮主一颗螭首低了下去。玉兰又道：“大姐真要有心，小妹甘冒万死，今晚让他……”

百花帮主眼中忽然流出两行泪水，摇摇头道：“三妹，我感激你，但这不是办法。”

玉兰道：“大姐，难道你真要让他服下迷香丸？”

百花帮主道：“三妹你是知道的，服下此丸除了永远不生二心外，对人身并无多大毒害。”

玉兰道：“不错，但也毁了他一生。”

百花帮主道：“我想不会的。”顿了顿，接着道：“我考虑了很久，太上的意思，咱们无法违背，暂时先让他服下……”

玉兰道：“大姐该知道此丸没有解药。”

百花帮主忽然笑道：“三妹莫要忘了，‘毒汁’咱们原先也没有解药。”

玉兰轻“啊”了一声。

百花帮主又道：“我方才听二妹说，他是反手如来的传人，那解药，也是他师门专解奇毒的秘方，既能解‘毒汁’之毒，自然也能解‘迷香丸’之毒了。”

玉兰眼睛一亮，又“啊”了一声。

百花帮主接着轻声道：“所以我的意思，不如先让他服下，应付过明天，慢慢再设法不迟。”

玉兰道：“原来大姐早就有了计较。”

百花帮主道：“但我还是要和三妹商量了，才能决定。”

玉兰道：“大姐想的没错，太上交待下来不照办也不和地，明天一天先就通不过。”

好在‘迷香丸’药性还算平和，除了心诚悦，永无二心，对神智并无大影响，等过了明天小妹再行设法好了。”

百花帮主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轻声道：“三妹，你的好意我很感激。”

玉兰道：“大姐这是什么话，自家姐妹还说什么感激，小妹但愿……”

百花帮主抢眼柔声道：“三妹，你放心，有我就有你的。”

玉兰只觉脸上骤热，羞涩的低叫了声：“大姐……”

百花帮主道：“三妹，不用说了，时间差不多了，你快去吧！”

玉兰道：“小妹遵命。”欠身一礼，转身朝外行去。她刚举步跨出书房，陡地住足，口中也同时惊“咦”出声！

百花帮主自然听到了，心头机伶一震，急急跟了出来，问道：“妹妹……”目光一注，不禁脸色大变，问道：“茉莉怎么了？”

原来奉命守在书房门口的茉莉，此时双目紧闭，身子倚着墙壁，好像在磕睡，这时天色还未全黑，又不是半夜里，会困倦得站着打磕睡么？

玉兰伸手拍了她几处穴道，她依然昏睡未醒，不觉黛眉微蹙道：“茉莉不像是被点穴手法所制。”

百花帮主目光凝注，一言不发，走到茉莉面前，伸也玉笋似的手指，翻起她的眼皮，看了看，又伸手抓起茉莉左手，按了一下脉息，说道：“气机流通，脉息平和，显然不是穴道受制，倒像真的睡熟了一般！”说着，用

手掌轻轻在她脸颊上拍了两下，叫道：“茉莉，你快醒醒！”

茉莉一颗头软软的，只是不醒。

玉兰心头忽然一动，迅速返身取来一盞冷茶，朝茉莉脸上泼去。茉莉身躯一颤，倏地睁开眼来。

玉兰轻哼一声道：“果然中了贼人的弹指迷香。”

百花帮主目注茉莉道：“你怎会中了贼人的迷香？可曾看清对方是谁么？”

茉莉张大双目，说道：“没有啊，小婢站在这里，什么也没有看到，方才只是……只是觉得眼皮有些沉重，就像打了瞌睡。”

百花帮主怒声道：“蠢丫头，连着人家的道儿，还不知道。”

茉莉惶恐地道：“小婢真的没看到人。”

玉兰道：“快去看看瑞香、蔷薇，是不是也中了暗算？”瑞香、蔷薇今天轮值“仙春馆”大门。蔷薇答应一声，立即朝外奔去。

百花帮主攒眉道：“三妹，你看这人会不会是……”她底下的话，没说出口，但姨首一偏，一双眼睛却朝玉兰望来，含着询问的意思。

玉兰道：“我想不会是二姐，她已经走了一会，而且此人使的弹指迷香，二姐也不谙此种手法。”百花帮主没有说出是谁来，她却说出来了。

百花帮主轻轻叹息一声道：“不是二妹就好，方才我们说的话，若是被她听去了，传到太上耳里，就不得了。”

玉兰沉吟道：“这人使用弹指迷香，潜入仙春馆来必有目的，显然不是本帮姐妹。”正说着之间，只见茉莉和瑞香两人，匆匆走入。

玉兰目光一指，问道：“瑞香，方才是你和蔷薇值班，守在门口，可曾见到有人进来？”

瑞香躬身道：“回总管，方才除你之外，并没有人进来过。”

玉兰脸色微变，挥挥手道：“你快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

瑞香躬了躬身，匆匆退出。

玉兰望望百花帮主说道：“大姐，照此看来，这人是从后面越窗进来的，他对咱们花家庄院的路径，已经模得很熟……”

百花帮主微微颌首，说道：“三妹，你快去吧，别误了正事，这里的事，我会派人查的。”玉兰应了声“是”，便自辞出。

这是第二天清晨，晨曦初升！花家庄院前进大厅前面的大天井中，已是花团锦簇，聚集了不少人。这些人，说她们花团锦簇，花枝招展，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她们全是百花帮的花女，年轻貌美，身穿花布窄腰轻装，背插长剑，打扮的婀娜俐落。每人发边还插一朵代表她名字的花朵，真如百花争艳，衣香缤纷。

这要是换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百名姑娘在一起，一群莺莺燕燕，早就吱吱喳喳的笑谈不停。但此刻这一百名姑娘，只是静悄悄地站在阶前右侧，谁也不敢说话。无他，因为今天这一大会，将由太上亲自主持；在她们心目中，太上就像神一般，至高天上，可望而不可即，太上要亲莅主持，这是何等肃穆庄严的盛典，有谁敢窃窃私语？

花能解语，但不一定要说话，因此，花女们虽没有说话，依然是美丽的。有她们站在阶前，俗大一个铺着石板的大天井，就成了花园。

花家庄院的大天井，确实够得上一个“大”字，它足有十百见方，容得下上千个人在这里操军演阵。四面围着白粉高墙，就像城墙一般！一百名

花女，站在石阶石侧，只不过占了小小一隅而已。十来级石阶，平整宽阔。阶上大厅门前，高悬着一方朱底金字的横匾，上书“百花厅”三个大字，但大家都叫它“百花殿”，不逢盛大典礼，从不开启。但今天举行的选拔随征人员的大会，显然不在大厅内举行。只要看看石阶上，放着一把高背有靠手的锦披大交椅，就可知道那准是太上的座位了。太师椅两旁另有两把锦披椅子，那是帮主和副帮主的位子，而在左边那把椅子的下首，又另有一把锦披椅子。

对这把椅子，花女们的心里，都不禁暗暗起了疑问，这会是谁的座位呢？百花帮除了帮主、副帮主，总管职位虽然不低，但在太上面前，是没有座位的。别说在太上面前，就是平常由帮主主持的大会，总管也只有站的份儿。正当大家心头暗暗怀疑之际，从两扇大门口，鱼贯走进一行人来！

第二十二章 选拔大会

这一行人，由两个蓝袍老者领头，后面是一式身穿绸长衫的青年汉子，共有三十二人，徐徐走到阶前左首站定，他们是百花帮三十六“护花使者”。三十六人中，为首的两个老者，称为左右护法，是“护花使者”的头儿。实际上，“护花使者”只有三十四，其中两人被芍药以“怠忽职守”的罪名杀以立威，尚未递补，如今只剩了三十二人。

快到已牌时光！大厅上传出三声清脆的玉磬之声。

左首两行三十二名护花使者，和右首分四行排立的花女，立时全体肃然，神情庄穆。

偌大一座天井中，静得不闻一丝声息。

这时，从左廊一道圆洞门外，由总管玉兰陪同，缓步走进一个身穿天蓝长衫的少年公子。这少年公子看去不过弱冠年纪，生得唇红齿白，目若朗星，晨曦之中，看去更是丰神如玉，隽逸不群！

一百名花女，个个都是貌美如花，正当豆蔻年华的少女。哪个少女不怀春？她们看到这位美少年，全都不觉眼睛一亮，一百双盈盈秋波，也不约而同地全朝他膘去。不，还有左首三十四位“护花使者”，六十八双目光，同样的朝美少年投去，但他们目光之中，却多少含有惊奇和妒嫉之色。

花女们早已听说帮中迎来了一位贵宾，是个俊美公子，姓凌，据说就是他化解了“毒汁”。既是贵宾身份，帮主下首那把椅子，自然是为他而设的了。三十四名“护花使者”，却不知这蓝衣少年是谁？他；门都是江湖上各大门派的后起之秀，平日也经常江湖上走动，但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少年，大家心中自然也免不了暗暗惊奇！惊奇的是总管玉兰对这蓝衫少年客气，此时已经请他在左首那张锦披交椅上坐了下来。大家都知道手创百花帮的“太上”，在武林中地位极尊，连两位左右护法，成名多年，在江湖上算得一流以上的人物，还只有站在阶前的份儿。这小于不知是何来历，居然堂而皇之在阶上给他设上个座位！

贵宾凌君毅在椅上坐下，总管玉兰就退到右首站定。接着便见四名黄衣使女分作两对，快步由大厅走出。前面两人，手上分捧一对白玉如意，后

面两人，一人捧白玉银丝拂尘，一人捧七宝镶嵌古剑。这四人走到那把交椅后面，一字排开，站定下来。大家看到这四名黄衣使女，便知太上莲驾即将出来，所有的人，俱都屏息凝神，肃立恭候。坐在阶上左首一把椅上的“贵宾”凌君毅，也适时站起身。大厅门边，已经出现了三人。

中间一个身穿黑色衣裙，头戴缎包头，面垂黑纱的老妇，正是太上，她左边的百花帮主，右边的副帮主芍药搀扶而行。百花帮主今天穿一身鹅黄衣裙，胸前绣一朵海碗大的粉红金线牡丹花，当真是领袖群芳，富贵第一！芍药穿的是一身梅红衣裙，胸前绣的是一朵金黄色盛开芍药，窄腰一握，别具天娇。两人随侍太上而行，等太上在中间交椅上坐定，才各自分两旁落座。

站在阶下左首的两个蓝袍老人，率领三十二名“护花使者”，一起躬身道：“属下左护法冷朝宗、右护法蔡良率同全体护花使者，参见太上。”说罢，一齐躬身为礼。

接着右首一百名花女，动作如一，一齐伏下身去，莺声燕语，同声说道：“帮下弟子叩见太上。”

太上端坐交椅之上，两道熠熠眼神，透过黑纱，映着晨曦，冷芒如电，朝阶下缓缓扫过，微微点了点头，算是答礼，接着右手一抬，朝坐在她右侧的副帮主芍药望了一眼。

副帮主芍药立即站起身来，美目流盼，娇声说道：“太上要我替大家引见一位贵宾……”她语气拖长，皓腕一抬，指了指凌君毅，继续说道：

“这位是少林不通大师的高弟凌君毅凌公子。”

凌君毅慌忙站起，朝阶下拱手作揖。阶下登时爆起一阵如雷掌声。显然，这一阵掌声，右首一百名花女，个个鼓得十分热烈，站在左首的“护花使者”，人数较少，掌声也只是稀稀落落的应应景而已！尤其领头两个蓝袍老者，目光打量着凌君毅，似乎有些不信！不通和尚就是反手如来，江湖上已有三十年没听到他的消息，这年轻人会是反手如来的传人？

芍药等掌声一落，接着说道：“凌公子少年男才，博学多能，此次应本帮敦请，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替本帮完成了‘毒汁’解药，今后再也威胁不了我们了。”听到这里，大家才明白，难怪姓凌的在太上面前，居然有他的座位，于是又纷纷鼓起掌来。

芍药等掌声一落，又接道：“现在先让大家看看这‘毒汁’的解药。”说完，举手朝总管玉兰打了个手势。

玉兰躬身领命，朝厅上招招手，立时有两名花女捧着两个小水盂，缓缓走到阶前，把水盂放到石阶之上。一名花女随手手掣出长剑，剑尖朝右首水盂中轻轻一沾，立即举起剑来。她这一沾，大家已可清晰看到本来寒锋闪闪的剑尖上，此刻已有寸许长一截，宛如涂了墨汁一般，黝黑无光。一望而知剑尖上已经淬上了剧毒，这下直瞧得大家凛然失色！要知一般兵刃、暗器上淬练剧毒，并不是一次就能淬得上去的。铁器不像纸张，一下就能吸入水分，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方能把毒淬到刀剑暗器上去。

所谓“淬”，就是铸刀剑时，烧红了渍于水中。淬毒药也是如此，就是把剧毒置在水中，一次又一次把刀剑烧红，淬上去。

但现在这名花女手中的长剑，既未烧红，只是轻轻的朝“毒汁”中一沾，剑尖上就已淬上了“毒汁”，何等强烈？那花女举起长剑，朝阶下徐徐展示了一遍，另一名花女已经取来了一块木板，放到地上。那花女右手长剑缓缓下垂，剑尖抵在木板之上。

她并未用力，只是把剑尖点在木板上，但剑尖触及木板，登时听到“嗤”的一声轻响？飞起一缕淡淡的黄烟，板上就像烧焦了一般，留下一个铜钱大一个焦痕。

这下凌君毅看得大感意外，心想：“这‘毒汁’不知究竟是何种剧毒，竟有这般厉害！”花女们看到沾过“毒汁”的剑尖，毒性竟有这般强烈，一时不禁个个花容失色！

那名花女不慌不忙，缓缓收回长剑，然后举剑朝左首水盂中轻轻蘸去，随着又举起剑来。大家这回更是屏息凝神，一眨不眨地朝她剑尖上看去。剑尖蘸过解药，本来黝黑无光的地方，等她举起之时，已经淡了不少，渐渐的由浓而淡，由淡而无，又恢复了闪闪寒光，锋利夺目。

大家看到这里，又鼓起一阵如雷掌声。两名花女朝太上躬身一礼，收起了长剑，木板，和两个水盂，往后退去。

太上面有喜容，隔着一层黑纱，目光一掠，徐徐说道：“大家都看到了，‘毒汁’虽毒，咱们已经有了克制它的解药，黑龙会仗着‘毒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估恶不俊，日后必然为害江湖，祸国殃民……”

凌君毅听了心中暗暗一动：“黑龙会‘毒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听她口气，好像那是天然生成的，天下会有这样奇毒的东西！”

太上眼看大家肃然静立，这才继续说着：“老身手创百花帮，就是要替天行道，替世人除害，因此老身决定在近日内誓师出发，亲自率领你们去剿灭黑龙会，为天下武林除一大害……”阶下又响起一片掌声。

太上额首续道：“但咱们人数太多，武功也强弱不等，这等劳师动众远征黑龙会，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以，兵在精而不在多，行动尤贵神速。因此老身决定选拔随征人员。”说到这里，回头道：“芍药，你替为师宣布选拔办法。”

芍药站起身来，躬身应了声：“弟子遵命。”接着从袖中取出一张白纸，目光一拾，朝阶下朗朗说道：“本帮从现在起，设置总护花使者一名，地位略同于副帮主，下设左右护法各一名，护法八名，护花使者二十四名，以上人选，均得在护花使者中选拔之。”

站在阶前的左右护法和三十二名护花使者，虽因太上在前，不敢交头接耳说话，但每人心中，却都在暗暗盘算，自己在这场选拔之中，可以担当什么职司。

只听芍药续道：“选拔办法：第一场先由三十二名护花使者，分为二队，每队十六人，一对一，以武功决定胜负，兵刃拳掌，悉听自便，比赛以点到为止，不得蓄意伤人，胜者即为初选人选。”她念到这里，口气一顿，续道：“第二场由人选之十六名再分作两队，双方仍以一对一，比较决定胜负，胜者八人，可升任本帮护法，经复试入选之护法，可竞选左右护法，以武功最高一人，当选总护花使者。”接着目光掠到右首阶下，继续说道：“本帮姐妹，除十二侍者外，可由总管另选二十名花女随行，不必再比武决定。”

玉兰躬身道：“属下遵命。”

芍药接着说道：“好，现在选拔比赛第一场开始，请全体护花使者分作两队。”三十二名护花使者本来就分两行站立，当下很决就列成了两队。

芍药又道：“现在甲乙两队，面向南北对立，各自散开，成一对一，对面站定。”三十二名护花使者依言散开，一对一站定。

芍药又道：“你们可以互相征询对方意见，使用拳掌或是兵刃，如果双

方使用的拳掌或兵刃意见不能一致，大家可以互相易位。”她此言一出，三十二名护花使者中，就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少使拳脚的人，找拳脚的，使兵刃的找使兵刃的，大家互相换了对手。

芍药等他们互相找好对手，接着说到：“这一场共有十六对人，同时举行较技比赛，因此，也须有十六个证人，每对一个证人，裁判他们的胜负，以示公允，现在请凌公子、总管、十二侍者、左右护法共同担任证人，请大家站出来。”

凌君毅只好应声站起，走到阶前，玉兰和左右护法两个蓝袍老者，一同在阶前站定。

接着站在百名花女前面的十二侍者：梅花、莲花、桃花、菊花、玉梨、玫瑰、紫薇、芙蓉、凤仙、玉蕊、海棠、虞美人。相继走出。

芍药盈盈秋波膘着凌君毅，嫣然一笑，然后抬手道：“比赛就要开始，请大家过去，每对一个证人，裁判胜负成绩。”十六名证人，依言各自走到一对“护花使者”的中间站定。

芍药又道：“我再郑重宣布一次，参加比赛的人，在比赛中，不得使用暗器，双方以点到为止，听凭证人公平裁判，除了失手误伤，不得蓄意伤人。”接着转身朝上躬身一礼，说道：“请示太上，竞技比赛，是否可以开始了？”

太上颌首道：“要他们开始好了。”

芍药躬身领命，迅速转过身去，娇声说道：“太上有渝，竞技比赛开始，现在大家预备，使用兵刃的，撤出兵刃，再听我的口令。”话声一落，但听阶前登时响起一片呛呛之声，三十二名护花使者，捉对站定，差不多全都掣出了兵刃。

只听芍药提高声音叫道：“一、二、三……”她三字出口，场中十六对护花使者立时刀剑并举，互相说了个“请”，三十二人就捉对厮杀起来。大天井中立时展开了一场好不热闹的龙争虎斗。

凌君毅担任证人的这一对，都只有二十七八岁，使的也都是长剑，一个面貌清秀，身材瘦长，看去较为斯文，另一个身材较矮，却是虬筋外露，十分健壮。这一展开枪攻，凌君毅登时看出这两个人的剑法都有相当火候。瘦长个子剑势、身法，均十分怪异，发剑之初，就一扑而前，一出即上，左右后拖，看去似骑马非骑马，双目斜视如狼。长剑似点似削，取敌咽喉。只要看他出剑阴狠，一望而知不是正派门下。他对敌的矮壮汉子的剑路，却和他外形相似，招稳力猛，使的是“六合剑”，每一刻都是大开大阖，造诣极深。两人瞬息工夫，便已互相抢攻了四五招。

矮壮汉子剑势开阖，带起一片凌厉剑风，几乎是剑剑进逼，势道威猛，瘦长个子身形灵活，窜来窜去，只是矮壮汉子左右流窜，一支长剑，蹈空抵隙，从侧还击。他不发剑则已，每刺出一剑，都是阴损毒辣，防不胜防，往往把矮壮汉子逼的连架带封，闪避不迭！

凌君毅看了一阵，发现那瘦长个子窜跃之际，始终拖着一条后腿，目光斜视，不由猛然一动，暗暗叫道：“天狼剑！”他曾听师父说过，约在三十年前，师父在塞北遇上过一个叫老狼神的怪人，摹仿狼形，独创了一手“天狼剑法”，就狂妄自大，自称天下无敌，结果被师父反手摔了一个跟斗。

师父曾说，老狼神独创的“天狼剑法”，不但剑招阴狠，身法也狡猾如狼，极尽声东击西、寻隙抵瑕之能事。日后行走江湖，遇上发剑之时，目光斜视狼顾、身法左右流窜的人，须得特别留神。“此人一手剑法使的分明是

‘天狼剑’莫非会是老狼神的传人？”

就在此时，他目光一闪，立时左手一指，中指弹出一缕指风，口中同时低喝一声：“二位请住手。”喝声出口，但听“挣”的一声轻响，瘦长个子手中长剑，起了轻微的震动。

但两人听到公证人叫出“住手”，各自收剑后跃，瘦长个子长剑受到轻震之事，旁人自然无法看清。矮壮汉子攻势凌厉，正要得手，忽听公证人举手叫停，心中觉得奇怪，不觉举目朝凌君毅望来。凌君毅朝他微微一笑道：“兄台输了。”

矮壮汉子听的大为错愕，奇道：“会是在下输了？”他自思已经快要得手，自然不肯相信。凌君毅心中暗暗感叹：“天狼剑法，果然阴狠已极，若非自己弹出一指，将对方剑尖震开数寸，只怕你此刻早已躺下去了。”一面含笑道：“不错，是兄台输了。”

矮壮汉子愤然道：“在下哪一招输了？”凌君毅伸手朝他右首腰间一指，说直：“兄台，请看看你的腰下就知道了。”

矮壮汉子低头一看，果见自己要间衣衫，已被剑锋划破了寸许长一条，一时不禁闹得面红耳赤，拱手退下。瘦长个子早已互剑入匣，潇洒地朝凌君毅拱拱手，含笑道：“兄弟公孙相，今后还请凌公子格外指教。”

凌君毅慌忙还礼道：“兄台好说。”公孙相返身退下。只听芍药娇声道：“凌公子请回座。”

凌君毅朝上拱了拱手。便自回到座位上落座。这时十六对比赛的人差不多已有三分之一停下来了。其余的人，也已进入决定胜负的阶段。刀光剑影，打得十分激烈：这场比赛，不但是各人为自己争取名誉，而且也是争取今后在百花帮的地位。人生在世，哪一个不是为名为利？何况他们本来就是江湖人，一身武功，就是为争名争利而练的，莽莽江湖，又有几个人懂得练武的目的，是为了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凌君毅自然看得出来，这些人的武功，几乎个个不弱。芍药并没有骗他，百花帮的护花使者，居然全是各大门派的门人弟子！他可以从这些人的武功路数上，看出有少林、武当、衡山、华山、峨眉等名门正派的武学，也有崆峒、冥昧、雪山等被视为旁门异派的功夫。总之，这三十二名护花使者，居然集武林正邪各派的才俊！这真使凌君毅感到无比的困惑，这些人应该个个都是出师门未久的青年，他们何以会投到百花帮来的？百花帮又以何种手段，网罗了这许多年轻高手？突然，他明白了，他们全是和自己一样，无意之中，被她们在饮食中下了“迷香九”。只有服了“迷香九”的人，看去依然神志清明，武功不失，但对百花帮却是终身称臣，永无二心。

又过了片刻工夫，所有交手的人，全已停下来了，初赛三十二人，已经分出胜负，证人纷纷退下。芍药站在阶上，指挥落败的十六名护花使者，退到原来的位置站定，然后要初赛获胜的十六名护花使者，站到中间，面向太上而立。他们不待芍药暗示，神色虔敬，朝上躬身行礼。太上颌首道：“很好，你们继续努力。”

芍药又宣布道：“现在第二场比赛开始，请初赛获胜的十六名使者入场，仍旧和初赛一样，分作两队，两人对面站定，听候我口令。”十六人依言迅速分作两队，走到天井中间，两人一对，对面站定。

芍药转脸朝右首说道：“现在仍须八位证人，我想就请八位侍者担任，你们中，请走出八位来。”当下由梅花、莲花、桃花、菊花、玉梨、玫瑰、

紫薇、芙蓉等八人相继走出，一直走入场中。

芍药娇声喊道：“好，大家准备好了，一、二、三……”这一场，十六个人中，该有八个被淘汰下来，淘汰下来的，仍然还是护花使者，而获胜的八人，却可晋升为护法。

这一战，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前程，自然比初赛那一战更为激烈。芍药口令一下，十六个人立时刀剑齐举，厮杀起来，但见场中剑锋如练，刀光如雪，随着人影腾跃，兔起鹤落，各显神通。八个证人，每人紧跟随着一对交手的人，进退游走，目不暇眨，不敢丝毫放松，穿行在剑光人影之中。有如八只穿花蝴蝶一般，煞是好看。凌君毅坐在阶上，自然看得清楚。他逐一仔细观察，看出这八对厮杀的人中，有四个人的武功，较为突出！

那是从左首数过去，第一对中使“天狼剑法”的公孙相，动如狼窜，明明是立扑过去之势，但每一剑都是抵隙蹈暇，侧面攻出，使人防不胜防。他对手是武当弟子，一套“两仪剑法”，不住的划着圆圈，已是守多攻少。第二个是第二对的蛾媚弟子，一手“乱披风剑法”，挥洒自如，看去东一剑，西一剑，凌乱得毫无章法，实则整套剑法变化繁复，令人不可捉摸。他对手使的是一套“八卦剑法”，自然是八卦门的弟子，但仅仅紧守八门，已是无法适应从四面八方刺来的剑招。第三个是第四对使“衡山剑法”的青年，不时飞身扑击，凌空飞剑，连人带剑，宛如经天长虹，看去已得“衡山剑法”的神髓，他的对手，以地对空，显然已落下风。第四个是第六对使一柄折扇，使得轻灵潇洒。他对手使的是九环刀，力沉势猛，刀光霍霍。但使扇的却能在人家刀影如山、狂风骤雨般的攻势之下，折扇轻摇，看似避敌，实则还攻于闪避之中，身法奇妙已极。凌君毅自然看得出此人不仅身法奇妙，一身内功，也相当精湛，只要看他铁骨折扇，每次和九环刀接触之际，只是轻轻拨动，使刀汉子的九环刀，就被拨荡开去，可见一斑。当然，其余四对交手的人，武功也个个大有奇观，不然，就不会被百花帮所罗致，但以他们的武功，如果和这四个人相较，就得略逊一筹。因此，凌君毅的目光，只是注意着这四人的行动，他已可断言，初赛获胜的十六个护花使者之中，这四个人，定可脱颖而出。他这一预料，果然没错！就在此时，使“狼剑法”的公孙相，一下子欺到他对手武当门人的右侧，逼得对方把挥出的长剑赶忙回剑划起一圈剑光，但公孙相的长剑，已在他回剑之际，刺入他的肋下！

证人梅花急忙喊：“停！”但是已经迟了，公孙相使的“天狼剑法”本就阴狠歹毒，一剑出手，就无法自制。

那武当门人闷哼一声，踉跄后退，一缕鲜血，已从他肋下渗出。公孙相脸上流露出歉然神色，供拱手道：“徐兄请恕兄弟失手。”

玉兰朝边上伺立的两名花女招了招手，那两名花女立即奔了过来，扶住武当门人，替他上了刀创药。这时第六对也已到了决胜关头，那使九环刀的汉子，眼看鏖战无功，口中大喝一声，刀招一变，全力抢攻，此人刀上造诣原极深厚，这一展开快攻，不但招数迅速，而且快中带稳，一时刀光大盛，劈、所、挑、削，着着指向要害。这趟刀法，确实锐不可挡！那使铁骨折扇的汉子跟着一声冷笑，折扇挥动，青衣飘飘，不退反进，迎着投入对方一片如山刀影之中，但见他身形疾转，有如巧蝶穿花，在刀光缝隙中闪来闪去，任你九环刀急如狂风骤雨，始终沾不到他一点衣角。

而他折扇却倏开倏合，怪招连出，使刀汉子一个封架不及，“拍”的一声，被折扇敲在“肩井穴”上，登时右臂一麻，九环刀当啷堕地，人也跟着

连连后退。使折扇的汉子这一着，出手实在太快，致使站在边上的证人玫瑰都来不及喝“停”。使扇汉子早已折扇一收，含笑拱拱道：“承让了。”青衣飘忽退了下去。使刀汉子脸如喋血，恶狠狠瞪了他一眼，一声不作，抬起九环刀，也自退回左首阶前。凌君毅心头暗暗付道：“这使扇子的不知是何来历？”

这时只听场中第三对证人桃花娇声喝：“停”。大家举目望去，但见和使“衡山剑法”的对手，头上发髻已被剑锋削落，满脸羞惭地退去。那衡山门人也收起长剑，一揖而退。接着第二对的证人莲花也跟着叫“停”！他们这一对是使“乱披风剑法”的峨嵋门人和使“八卦剑法”的八卦门弟子，双方可说棋逢敌手。

“八卦剑法”原是以善守著称，剑走八门，可说面面俱到，但怎奈他的对手，是峨嵋门下。峨嵋“乱披风剑法”一剑出手，就如鱼龙曼衍，变化零乱，在外人看来，剑无定招，攻无定向，极难捉摸。两人战到三十余合，八卦门弟子虽然谨守八门，但对飘洒如风，错落如雨，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乱的毫无定向的剑尖，已经难以适应！等到证人莲花喊“停”之时，他肩头、衣袖等处，已有三处被对方剑锋刺破，两人互相作揖，一齐退下。就在两人退下的同时，第三对和第八对也先后分出胜负，由证人喝“停”。

这时场上只剩下第五、第七两对，双方功力悉敌，还在激烈搏斗之中，全场所有目光，这时不约而同地全都投注到这四人身上。

第五对两人使的都是外门兵刃，一个使的子母双环，环外密布倒钩，施展开来，双环挟风，钩上闪起一片青光。另一个使的一对短戟，戟上色泛蓝光，分明淬过剧毒！最奇的是他双手却握在戟柄中间，戟藏肘后，忽而用戟柄，当作一对短棒，忽而双腕一翻，双戟突出，招式十分怪异。凌君毅直到此时才发现他招式奇特，几乎和“天狼剑”同样的恶毒。

第七对不使兵刃，是徒手相搏。一个拳指并施，尤其是他左手，骈指如戟，取的部位，记记都是人体大穴。另一个使的“八象掌”，刚柔互见，开园之间别具威力。拳风掌影带起的划空嘶啸，凌厉之处，比起刀剑也毫不稍逊，举手投足，无不隐伏杀机。只要对手沾上半点，顿有杀身之危。证人紫蔽站在一旁，神情显得十分紧张。这两对人武功全在伯仲之间，因此前面六对，次第分出胜负，他们却仍在苦战不休，僵持不下。这时但听那使子母双环的大喝一声，左环倒钩一下锁住对方戟柄，右手母环挟起迅猛劲风，一招“泰山压顶”，当头砸下，使双戟的冷笑一声，身形一矮一旋，避开对方下劈之势，一下欺到使子母环的身侧，左手戟柄从对方倒钩滑出。蓝光一闪，迎胸点出。使母子双环的对她戟上淬毒，早就存有戒心，慌忙侧身一让。却没防到使双戟的左戟出手之时，右脚也同时扫出，待到警觉，要待闪避时，已是不及！但听“砰”的一声，一个人直被踢飞出入尺开外，摔到地上，他武功终究是不弱，跌下的人，一个虎跳，纵身跃起，双环齐举，正要朝使戟的扑来！

证人玉梨娇声喊道：“停。”使双环的只得刹住身子，说道：

“咱们胜负未分，姑娘干么叫停？”

玉梨道：“你被他扫跌出，自然输了。”使双环的道：“姑娘此话不公，咱们比的是兵刃，在下虽然倾跌，在招式上并未落败，何得判在下输了？”

使双戟的笑道：“何兄要是不服，咱们不妨再打一场。”

使双环的道：“不错，咱们不分生死存亡，就不许罢手。”玉梨双眉一

挑，喝道：“何祥生，你在动手之时，被人一腿扫倒，还不认输么？”

使双环的双目通红，冷声道：“姑娘，你是侍者，兄弟添属使者，咱们职位相等，你还不配直呼何某姓名。副帮主方才公布选拔办法，兵刃对敌，点到为止，何某要请问姑娘，叶开先的双朝，又点到何某哪里了？”他居然不服证人裁判，和玉梨顶了起来。

芍药适时喝道：“何祥生，你退下。”

使双环的这回不敢再说，悻悻的退了下去。现在场中只剩徒手相搏的一对了，这两人眼看其他六对，全已分出胜负，只有他们依然缠斗不休，不觉抖擞精神，奋起全力抢攻。那拳指并出的汉子陡使一招绝学，上身猛然朝前一扑，就在他身形一扑之际，右拳捏了一个诀印，左手扬处，中指突然变得猩红如血，随着一声低啸，指风如电，直向他对手咽喉点去。

凌君毅目睹他点出的中指鲜血欲滴，心头猛然一动，付道：

“此人练的不像是言门‘珠砂指’那是旁门中的‘血影指’了！”

这原是电光石火间的事！那使“八象掌”的汉子，在和他动手之际，忽见对方目光之内，充满了森森杀机，心头已自警觉！此时骤睹对方鲜红指影，迎面袭来，指风未到，鼻中已可闻到一般淡淡的血腥气味！心头一凛，暗道：“我原无杀你之心，你倒先向我下手了。”心念闪电一动，人已飘然斜闪数尺，右手一挥，霍地反击过去。他这一掌，同样起了杀心，蓄势所发，一股强猛绝伦的掌风，扩及数尺，啸风盈耳，像浪潮般横卷过去。最厉害的是他掌风之中，挟着一股澈骨寒气，这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那使“血影指”的汉子一指落空，眼看对手这一掌来势汹涌，十分凌厉，一时不敢硬接，急忙横闪数步，让开掌势。掌风是让开了，但就在他闪出之际，突然身躯一震，机伶伶的一个寒襟，脚下浮动，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那使掌汉子挥出一掌之后，也因方才鼻中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兀自放心不下，立即运气行功，暗暗调理体内的真气。证人紫薇没有叫“停”，他们两人却自动的停下手来！在场之人，全都是武学行家，但谁也没有看出两人忽然停手的原因来！方才大家只看到使指汉子使出鲜红刺目的“血影指”，此时又见使掌汉子双目微阖，正在运功调气，还当他已经伤在指风之下！连证人紫薇也有如此想法，略为迟疑，正待宣布使指汉子获胜，幸亏她迟疑了下，还未宣布，那使指的汉子忽然身子往后一仰，“砰”的一声，倒了下去！

这下直看得紫薇大吃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她这证人，已经不知这场胜负究竟如何，不仅是她，就是站在阶上发号施令的副帮主芍药，也面现错愕，无法说得出来。

使指汉子倒下之后，就好像昏死过去，过了半晌，依然不见动静！不，他本来脸如淡金，但经过这一阵工夫，却渐渐变成了紫黑！使掌汉子经过一阵调息却缓缓睁开眼来，目光一瞥僵直地躺在地上同僚，脸上不禁飞掠过一丝傲然得意之色！只听端坐阶上的太上沉声叫道：“秦得广。”使掌汉子一听太上叫唤，慌忙趋上几步，躬身道：“属下在。”

太上道：“老身已经要副帮主宣示大家，比赛中，只许点到为止，不准伤人，你怎可使出杀手，把他击成重伤？”秦得广连连躬身道：“太上垂察，属下和他动手时，格遵比试规定，始终不敢施展杀手，是他先使‘血影指’属下只好出手反击，但属下练的‘寒丝掌’一经出手，就管不住自己了。”

“寒丝掌！”大家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凌君毅心中暗暗纳罕，忖道：“不

知‘寒丝掌’又是什么功夫？自己怎会没听师父说起过？”

太上轻哼一声道：“今天这选拔大会上，不准杀人，还不快去喂他解药？”寒丝掌”还有解药！秦得广答应一声：“属下遵命。”躬身退下，走到使“血影指”的汉子身边，伸手从怀中模出一个锦盒，取了一颗朱红药丸，纳入他口中。

“寒丝掌”顾名思义，掌风之中，必然暗藏了至阴至寒之气，难怪中掌的人身躯僵直，连脸色都冻成了紫黑。喂下解药，不过盏茶工夫，使指汉子脸上紫黑尽散，长长吁了口气，倏地睁开眼来！

他一眼看到秦得广，口中大吼一声，挺身跃起，振腕一指，闪电般朝秦得广当胸“心坎”点来！秦得广早有准备，轻轻一闪，便自躲了开去。紫薇急忙喝道：“快快住手，胜负已分，大家不准再动手了。”

芍药也适时喝道：“再遇春，你退下去。”使指汉子听到副帮主的喝声，不敢违拗，只得躬身退下。

第二场选拔赛，至此全部结束。八名护法，也经过两次淘汰，而获得当选。副帮主芍药站在阶上，娇声宣布道：“第二场比赛结果，由护花使者公孙相(使“天狼剑法”)、丁乔(使铁骨折扇)、张南强(使衡山剑法)、宋德生(使乱披风剑法)、罗耕云(使吴钩剑)、杜乾鳞(使一对判官笔)、时开先(使双戟)、秦得广(使寒丝掌)等八人获胜，应予升任本帮护法。”

场中响起一阵热烈掌声，百花帮主牡丹和贵宾凌君毅也一齐鼓掌庆贺。芍药又道：“现在请八位新任护法，站到前面来，接受太上亲自颁发护法金牌。”

当下由公孙相为首的八名新任护法，依次走到石阶前面，一字站定。总管玉兰朝厅内招了招手，但见一名青衣使女，手托玉盘款步走出，送到玉兰身前。那玉盘上，铺着黄绉，自然是八面“护法金牌”了。

玉兰接过玉盘，神色恭敬，走到中间，太上也跟着站起身来。芍药叫道：“公孙相。”公孙相急忙趋上石阶，向太上躬身来。

太上从玉盘中取过一面金牌，递给公孙相。公孙相双手接过，再行一礼，退回原位。

接着芍药依次喝名，余下的七名新任护法，也依次受太上颁发金牌如仪。大家又鼓了一阵掌。太上目光缓缓扫过八人，嘉许的道：“老身方才亲眼看到你们两场的比赛，各显身手，能够从三十二名中脱颖而出，并非侥幸获胜。江湖上不像官场，官场中有夤缘幸进，虽无真才实学，只要能钻能拍就可步步高升，江湖上却凭仗自己的真本领，要经得起风浪，因为这是玩命的地方，一着之失，便可输掉性命，所以没有浪得虚名、侥幸成功的人。老身这话，就是说：你们能从护花使者晋升护法，没有丝毫侥幸取巧，胜得光明磊落，这是君子之争。本帮护法乃是极高荣誉职衔，今后更希望大家全心全意，维护本帮，为本帮创造更高的荣誉。”她说到这里，大家鼓起一阵势烈的掌声，历久不绝。

八名新任护法同声说道：“属下等蒙太上恩典，誓以至诚，为本帮效力，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家又报以一阵掌声。

太上点点头，表示嘉许，然后蔼然道：“很好，你们且见过帮主。”八名新任护法一齐朝百花帮主躬下身去，说道：“属下参见帮主。”

百花帮主已经站起身来，回了一礼，娇声说道：“恭喜诸位荣升本帮护法，本座深为本帮庆幸。”阶前又是一阵掌声。掌声中，太上回到交椅上落

座，百花帮主等太上坐定，才跟着坐下。

太上却在此时，缓缓侧转身来，目光透过黑纱，落到凌君毅的身上，徐徐说道：“凌相公。”凌君毅心头一动，暗暗心道：

“来了！”一面慌忙欠身道：“太上有何见教？”

太上蔼然道：“老身昨天和你提过，要敦聘凌相公为本帮护法，不知凌相公考虑好了没有？”八名新任护法，听得暗暗高兴，付道：“这位坐在帮主下首的‘贵宾’还当他有多了不起，原来也不过是本帮一个护法身份。”

太上话声方落，凌君毅只听耳边响起一丝极细的声音，说道：“凌公子快答应下来！”这是百花帮主的声音，凌君毅自然听得出来！

其实不用牡丹替他着急，他已经站起身来，神色之间，显得十分恭敬，朝太上躬身一礼，说道：“属下蒙太上厚爱，敢不遵命？”这是“迷香丸”在他体内起了作用！

芍药在他站起之时，一缕秋波，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心头还有些放心不下，等到听了他自称“属下”，一口答应下来，她俏眼之中，才不觉流露出安慰的笑意！太上在蒙面黑纱之中，也有了得意的笑容，点了点头道：“很好，老身知道凌相公屈就本帮一名护法，是委屈了凌相公……”她故意拖长语气，不往下说。

凌君毅正待坐下，听了太上的话，马上一脸惶恐，连连拱手道：“属下江湖未学，太上这般抬举，实叫属下肝脑涂地，不足以报太上于万一。”这些话，要是在昨天，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说的，但如今他是服了“迷香丸”的人。“迷香丸”的作用，就是会使你对百花帮，对太上，忠心信服，永无异志。

太上又点点头，表示嘉许，接着说道：“但本帮护法是客卿的身份，地位也并不算低，尤其总护花使者和左右护法，都是由护法中产生的，每一个护法，都有机会成为总护花使者和左右护法。老身一向主张用人唯才，公平竞争，你们最高能担任什么职务，那就要看你们自己有多少真才实学了。”这话是暗示凌君毅，我只能派你一个的去，你有本领，就可以一跃而为总护花使者。

同时也等于向八个新任护法明白表示，总护花使者和左右护法，三个职位，大家都可公平竞争，总括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有本领。太上话声一落，玉兰已经托着玉盘，过来伺候。太上伸手从玉盘中取起一面金牌，徐徐说道：“凌相公请过来接受本帮护法金牌。”

凌君毅赶忙走前几步，躬身一礼，双手接过金牌。太上微微抬了抬手，说道：“凌相公仍请回座。”

她似乎对这位“护法”特别优待，你没看其他八名护法，却只有垂手站在阶前的份儿！凌君毅可不敢失了身份，躬躬身道：

“属下既然投效本帮，担任护法职务，不敢告座……”

太上没待他说完，微一摆手，蔼然一笑道：“你参加今天选拔大会，是来宾身份，纵已接受本帮护法职务，但此时仍是大会来宾，只管请坐。”

凌君毅不敢再说，只得躬身道：“属下遵命。”正待退下，芍药笑吟吟的道：“凌公子荣添本帮护法，可喜可贺。”

凌君毅慌忙答礼道：“副帮主过奖。”回身退到左首，百花帮主也盈盈站起，含笑道：“恭喜凌公子了。”

凌君毅不敢和她目光对视，拱手道：“今后还要帮主随时指示。”百花

帮主抬手道：“凌公子请坐。”

凌君毅欠欠身道：“属下真不敢当……”他还是坐了下去。

帮主、副帮主对区区一名护法，招呼得如此亲切，真把阶下八名新任护法，个个看得眼红不止！

芍药当前一站，朝左首阶前两个蓝袍老者娇声说道：“冷左护法、蔡右护法，今天这选拔大会，由太上亲临，主要是选拔总护花使者，因此左右护法一职，也得连带重选，二位在选拔之前，依例须缴回左右护法金牌。”左护法冷朝宗躬身道：“副帮主说得极是。”探怀取出左护法金牌，双手呈上。右护法蔡良也跟着取出右护法金牌，缴了上去。

芍药收起金牌，接着说道：“方才我已经宣布过，凡本帮护法均可竞选左、右护法和总护法使者，有意竞选总护花使者的人，可以自动报名参加，报名不限本人，在场之人，均可代为提名。”她说到这里，口气微顿，举手掠掠鬓发，又道：“凡经提名，或报名参加竞选的人须接受其他护法的挑战，经连番获胜，武功最高一人为总护花使者，其次为左右护法。但候选人如被挑战者击败，即行失去竞选总护花使者的资格，而由挑战获胜者接替，继续接受挑战，直至无人挑战为止。但落败的人，仍可参加竞选左右护法，其办法和竞选总护法使者同。”凌君毅心中暗忖：

“听她宣布的办法，就是说，要当上总护花使者，就得接受十场挑战，而且要十场连续获胜才成。”

芍药宣布完毕，目光朝阶前掠动，接下说道：“好，竞选办法大家都听明白了，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现在就开始接受报名，有意竞选总护花使者的人，可向本座报名。”

她话声一落，只见左护法冷朝宗首先举手道：“属下冷朝宗报名参加。”芍药点头道：“好。”

右护法蔡良也跟着举手道：“属下蔡良，也报名参加。”芍药也点点头，说了句“好”。

冷朝宗目光阴森，嘿然冷笑道：“老蔡，你这是存心和兄弟作对了。”蔡良眉心有一道刀疤，因此有三眼神的外号，这时听了冷朝宗的话，眉心疤隐隐发红，哼道：“冷兄这话就不对了，咱们缴还左右护法金牌，就是为参加竞选，冷兄可以报名，兄弟也可以报名，这是各凭能耐，公平竞选，有什么谁和谁作对的？”

芍药站在阶上，冷喝道：“你们已经报了名，就该安静些，当着太上面前，这般吵吵嚷嚷，成何体统？”她这话说得很重，冷朝宗、蔡良两人平日纵然自视甚高，但在这位副帮主面前，却一点也不敢放肆，各自默然退下。

芍药接着问道：“还有谁报名的？”阶前八名新任护法，都没有作声。他们这是聪明之处，须知每一个护法，纵然没有自动报名参加竞选总护花使者，但他们仍可向候选人挑战。挑战获胜，不就等于是候选人么？而且在目前稍作观望，正可以先看看行情。

芍药等了一阵，依然不见有人报名，她一双俏目，不由的朝左膘来，斜视凌君毅，娇声道：“凌公子呢？”凌君毅慌忙拱手道：“属下微末之技，怎敢有此奢望？”百花帮主微微一笑道：

“凌公子太谦了，这是公平竞选，谁都可以参加。凌公子既然不肯自动报名，那就算我提名的好了。”凌君毅连连欠身道：“属下不敢。”站在右首阶前的一百名花女，听到帮主替凌君毅提名，情不自禁地纷纷鼓起掌来。在

女儿国里，你生得英俊年少，总是占便宜的。

“左护法”九指判官冷朝宗、“右护法”三眼神蔡良，听到帮主替凌君毅提名，心里已经有了老大的疙瘩，这时再听到花女居然替他鼓起掌来，两人对望了一眼，各自脸上都浮起冷峻的笑容。

芍药日光环扫，问道：“还有谁提名的？”阶前没有人说话，自然没有人提名了。

芍药等了半晌，才宣布道：“好了，报名截止，参加竞选总护花使者的候选人，共有三名，计为冷朝宗、蔡良、凌君毅。”花女们又纷纷鼓起掌来。

芍药接着道：“现在已是中午，大会暂告休息，大厅已经准备好酒饭，大家可以进去用膳了。”太上首先站起身来，由百花帮主牡丹、副帮主芍药陪同，进入大厅，四名黄衣少女相随而行。

总管玉兰朝凌君毅指抬手道：“凌公子请。”凌君毅道：“总管先请，在下目前是候选人身份，自该和冷、蔡二位同行。”

玉兰点点头道：“公子说的也是，那么贱妾就先走了。”说完急步跟了进去。“左护法”冷朝宗目光深沉，阴恻恻向凌君毅冷笑一声，道：“凌公子请啊！”大步当先，朝里走去。“右护法”蔡良自然也不会让他，紧随冷朝宗往里就走。凌君毅看出两人对自己敌意甚深，但也并不在意，潇洒地一笑，就随着两人身后走去。

大厅上，正中间一席，坐的是太上、百花帮主、副帮主。左上首一席，是三位总护花使者候选人，下来是八位护法和二十四名护花使者。右上首一席，是总管和十二侍者，再下来十席，是花女们的席位。席上自然有酒，但大家都不敢多喝，一来是太上就坐在上面，二来是下午还有一场龙争虎斗的竞赛。谁也不愿把自己喝醉了，错过这机会。这顿酒饭，大家都吃得有点匆忙。饭后，帮主、副帮主伺侍太上，进入大厅左首一间布置华丽的厢房内休息。护法、护花使者，也各自散去。凌君毅和大家都不熟，一个人背负双手，站在廊上。

只听身后响起一个娇柔的声音叫道：“凌公子。”凌君毅不用回头，就听出是玉兰的声音，这就含笑道：“总管辛苦了。”

玉兰媚笑道：“今天这场大会，事情是不少，但都是她们做的，我不过齐开口罢了。”眼珠左右一转，接着压低声音说道：

“午后是总护花使者的竞赛了，我看冷朝宗、蔡良两人对你敌意极深，你可要小心提防些。”凌君毅点点头道：“多谢总管关照，在下看得出来。”

玉兰凤目凝注，幽幽地道：“八名新任护法，你方才已经看到过他们的武功路数了，但冷朝宗、蔡良两人，你并不熟悉，他们两人，为人阴狠，对你既存敌意，你就不可不防……”她说到这里，忽然改以“传音入耳”说道：“冷朝宗外号九指判官，擅长指功，最厉害的一招是九指同发的‘鬼箭锁喉’据说江湖上从未有人能逃过他这一招的。蔡良出身关外长白派，擅长‘无影神拳’出拳无声，令人防不胜防！”话声倏住，原来玉蕊、玉梨两人，款步走了过来。玉蕊和凌君毅一起同行，自然较熟，这时含笑招呼道：“凌公子，恭喜你啊，制成了‘毒汁’解药，大功告成，又荣忝总护花使者候选人，本帮姐妹都希望你能顺利选上点。”两人走到距石阶三丈来远，便自停步，相距一丈，对面站定。芍药站在两人中间，问道：“两位使兵刃，还是拳脚？”

冷朝宗道：“属下一向不用兵刃，凌公子要使兵刃，亦无不可。”

芍药转过脸来，一双星眸，脉脉含情望着凌君毅，问道：

“你呢？”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冷兄既然不使兵刃，兄弟自然也徒手奉陪了。”

芍药轻轻攒了下眉，接着肃然道：“太上一再吩咐，今天的比赛，是竞赛为主，双方点到为止，谁也不准施展杀手，二位莫要忘了。”这话表面听来，虽是说的堂皇，实则明明是限制九指判官冷朝宗，不得施展“锁喉功”！九指判官冷朝宗多年老江湖，哪会听不出来？深沉目光，不觉朝凌君毅望了一眼，心头暗暗忖道：“这小子凭着一张讨女人欢心的脸蛋，当真交了桃花运，不准施展杀手，倒不如拱手让他的好，这还有什么比头？”但心中想归想，口上还是恭敬地道：“属下遵命。”

芍药道：“好，你们可以开始了。”说完，脚下后退了几步。

九指判官冷朝宗身上依然穿着蓝袍，并未脱下，那是他自恃身份，没有把凌君毅放在眼里。凌君毅同样穿着长衫，也没有脱卸，站在场中，青衫飘忽，意态从容，真如玉树临风，十分飘逸！这时观战的人，已从两边围了过来，花女们看他面含微笑，站在那里，十足是个读书相公模样，哪像是临场和人搏斗？在场之人，只有王蕊在船上看到过凌君毅的身手，其余的人，莫不暗暗替他担心！

九指判官冷朝宗身形瘦小，但他一双阴沉的目光，此时渐渐凝聚，宛如两道冷电，直注在凌君毅的身上，左足前跨半步，双手化掌，缓缓提到胸口，一望而知全身真气，已经聚集双掌，有如引弓待发。凌君毅并未拉开架势，还是方才那样，文绉绉地站着，丝毫没有准备。

九指判官冷朝宗等了半晌，看他依然没有动静，忍不住沉声道：“凌公子准备好了么？”

凌君毅含笑道：“冷兄但请赐招。”他依然连架势都没拉开，口中漫不经心地说着！

芍药探深地膘了他一眼，意思自然是嗔怪他太以轻敌了些，你简直不知道冷朝宗的厉害！

九指判官冷朝宗似是已被凌君毅这般轻敌激的狂怒冲心，仰天怪笑一声道：“兄弟那就有僭了。”声细猿啼，听来刺耳之至！

就在他话声出口之际，身形一晃，直向凌君毅的身前欺来，动作快如雷奔，一闪间就到了凌君毅的左侧。左手横臂出掌，立掌如刀，所向肋下，冲来的身子一个轻旋，已经又旋到了凌君毅的身后，右手五指箕张，闪电般朝脊梁抓下。

这一击当真行动如风。而且虚实互相呼应。他练的原是鹰爪门的功夫，心思阴毒，出手更是毒辣，明明面对面较技，他却一下转到人家背后下手。这一抓真要给他戳上，怕不被他抓上五个窟窿？芍药看他出手就下毒手，微脸不禁变了颜色。哪知冷朝宗出手虽快。凌君毅却也不慢，就在他五指尖风还未抓落之前，身形一旋，跟着朝左转了过来。

左手指处，轻轻一托，就托在冷朝宗右手关节之上，一下把抓落之势，朝外推出，右手随着一指，朝他当胸点去。冷朝宗没想到凌君毅应变如此之快，尤其右手被对方封出，门户大开，心头大吃一惊！匆忙之间，左掌护胸，急急朝后跃迟，定睛看去，凌君毅还是站在原处，青衫飘忽，脸含微笑，好像和没动手一般。

冷朝宗心头怒恼已极，一退之后，又直欺而上，挥手一掌，迎面拍出。一掌出手，立有一股强猛潜力，随掌而生，罡风激荡，带起了呼啸之声，势

道相当惊人！凌君毅面上虽仍含着微心里却是暗暗惊凛，付道：“此人一身功夫，果然非同小可。”心念转动，一提丹田真气，身子离地飘起，横向一侧飞闪出去。

九指判官冷朝宗个子瘦小，行动如风，右手拍出之际，人已跟着扑到，向前直冲的身子停也不停，一个转身，右掌化爪，横抓过来。变招之速，显然早已算准凌君毅不敢硬接自己一掌，必然横闪而出，因此他劈出的掌势虽极凌厉，仍然以爪为主。凌君毅堪堪飘闪出去，脚下还未站稳，五道尖风，已然袭到肩头，九指判官这一抓，看去除了快速绝伦之外，也并无异处。但实则在他五指一转之间，却暗藏了三个变化，不管你凌君毅用拳掌化解，或是纵身闪避，都难逃出那三招变化之内。这正是鹰爪门中一记极为厉害的擒拿手法。两旁观战的人，虽没看出一抓之中有许多变化，但看他由掌变爪，一下就抓到凌君毅肩头，不禁全都替凌君毅暗暗担心，怕他这一下难以化解得开。这原是电光石火间事，九指判官五指如钩，快要抓落，眼看对手凌君毅还没有出手化解，只当自己这一记来势奇快，对方根本招架不了，心头正在暗暗冷笑：哪知就在他五指快要触到凌君毅长衫之际，但见凌君毅右肩一沉，忽地一个转身，明明就在面前的人，竟然消失不见。这一下，谁也没看清凌君毅是如何闪出去的，不但脱出冷朝宗的爪影，而且已经到冷朝宗的身后，花女们原在替他担心无法化解冷朝宗的鹰爪手，此日寸一见他居然闪到了对手的身后，一百双玉掌，不约而同使劲地拍将起来。

九指判官冷朝宗一抓落空，心知要糟，立即挫腰纵身，向前跃出八尺，疾快无伦地转过身来。但见凌君毅依然站在原处，青衫飘忽，脸上也依然挂着笑容。最使他难堪的是一百名花女，使劲地替凌君毅鼓掌。冷朝宗暗暗切齿：“这些臭丫头，这小子不过脸蛋长得俊些，你们就一股骚劲地替他鼓掌！”

一双冷厉目光，盯注着凌君毅，嘿然干笑道：“不通大师一代高人，难道凌公子只学会他的闪避身法？”

凌君毅脸上笑容，忽然敛去，说道：“冷兄要在下如何？”冷朝宗道：“咱们是竞赛总护花使者，自然要一招一式，分个胜负，像你这般躲躲闪闪，打到几时去？”

凌君毅道：“要分胜负，还不容易？冷兄只管使来好了。”这话托大已极！冷朝宗怒哼一声：“好！”左手扬处，呼的一声劈了过来，他在这一掌上，只不过用了五成力道，但一股掌力，已如暗潮汹涌，朝凌君毅身前撞到。

